



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

第四卷

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

第四卷

一八六八——一八八三年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58年·北京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BRIEFWECHSEL

IV. BAND: 1868--1883

DIETZ VERLAG BERLIN, 1950.

根据民主德国柏林狄茨出版社1950年德文版译出

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

第 四 卷

李 季 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書店出版

(北京朝陽門大街32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56號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开本 850×1168公厘 $\frac{1}{32}$ · 印張 22 $\frac{7}{8}$ · 插頁 5 · 字數 551,000

1958年3月第1版

1958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14,000 定價(5) 2.20元

統一書號 1002·11

目次

一八六八年

一〇八九	恩格斯致燕妮·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一月三日 1	
一〇九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一月三日	連同 伊林諾·馬克思附啓	2
一〇九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一月六日	3
一〇九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一月七日	4
一〇九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一月八日	5
一〇九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一月八日	6
一〇九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一月十日	10
一〇九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一月十一日	11
一〇九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一月十四日	13
一〇九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一月十六日	14
一〇九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一月二十三日	15
一一〇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	17
一一〇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二月一日	18
一一〇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二月二日	19
一一〇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二月四日	22
一一〇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二月十一日	23
一一〇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二月十五日	24
一一〇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二月二十日	25

一一〇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二月二十日25
一一〇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三月一日26
一一〇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三月四日27
一一一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三月六日27
一一一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三月十日28
一一一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三月十三日29
一一一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三月十四日30
一一一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三月十六日32
一一一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三月十七日33
一一一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三月十八日34
一一一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三月十九日34
一一一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三月二十三日36
一一一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三月二十五日37
一一二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39
一一二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四月十日41
一一二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四月十一日42
一一二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四月十七日44
一一二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四月十八日45
一一二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四月二十日46
一一二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四月二十一日46
一一二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四月二十二日47
一一二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四月二十六日50
一一二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四月三十日52
一一三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五月四日57
一一三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五月六日58
一一三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五月七日60
一一三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五月十日61

一一三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五月十五日63
一一三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五月十六日64
一一三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五月二十二日65
一一三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五月二十三日67
一一三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五月二十五日69
一一三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五月二十七日69
一一四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六月二十日70
一一四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六月二十二日71
一一四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六月二十三日72
一一四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六月二十四日73
一一四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六月二十四日74
一一四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六月二十五日74
一一四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六月二十六日75
一一四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六月二十六日76
一一四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六月二十七日77
一一四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六月二十八日77
一一五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六月二十九日78
一一五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七月二日79
一一五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七月二日80
一一五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七月四日80
一一五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七月七日81
一一五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七月十日83
一一五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七月十一日84
一一五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86
一一五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七月二十三日87
一一五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七月二十九日89
一一六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七月二十九日90

一一六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八月四日92
一一六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八月六日94
一一六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八月十日95
一一六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八月十二日96
一一六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八月十三日97
一一六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八月十四日]98
一一六七	馬克思致在布列得林敦碼頭的恩格斯	倫敦	
		一八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98
一一六八	恩格斯致在倫敦的馬克思	布列得林敦碼頭	
		一八六八年八月二十二日99
一一六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八月二十六日 100
一一七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八月二十八日 101
一一七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102
一一七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九月一日 103
一一七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九月九日 103
一一七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九月十二日 104
一一七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九月十六日 105
一一七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九月十六日 106
一一七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九月十八日 109
一一七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九月十九日 110
一一七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九月二十一日 112
一一八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九月二十三日 113
一一八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九月二十四日 114
一一八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115
一一八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117
一一八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117
一一八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九月二十六日 117

一一八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	119
一一八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九月三十日	……	120
一一八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十月二日	……	122
一一八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十月四日	……	123
一一九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十月六日	……	124
一一九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十月八日	……	125
一一九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十月十日	……	126
一一九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十月十二日	……	128
一一九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十月十四日	……	129
一一九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十月十五日	……	130
一一九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十月十八日	……	131
一一九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十月二十二日	……	133
一一九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十月二十四日	……	135
一一九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十月二十八日	……	137
一二〇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十一月四日	……	137
一二〇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十一月四日	……	138
一二〇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十一月六日	……	139
一二〇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十一月七日	……	140
一二〇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十一月八日	……	141
一二〇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十一月十日	……	142
一二〇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十一月十三日	……	143
一二〇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	143
一二〇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	145
一二〇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十一月十八日	……	146
一二一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	147
一二一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	148
一二一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150

一二一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	150
一二一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	151
一二一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	152
一二一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十二月五日 ……	153
一二一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十二月六日 ……	154
一二一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十二月八日 ……	154
一二一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十二月九日 ……	155
一二二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十二月十日 ……	157
一二二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十二月十一日 ……	158
一二二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	160
一二二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十二月十四日 ……	162
一二二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十二月十五日 ……	163
一二二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	164
一二二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十二月十九日 ……	166
一二二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	167

一八六九年

一二二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一月一日 ……	168
一二二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一月三日 ……	169
一二三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一月十三日 ……	169
一二三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一月十九日 ……	172
一二三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一月二十三日 ……	173
一二三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一月二十五日 ……	174
一二三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一月二十六日 ……	174
一二三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一月二十八日 ……	175
一二三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一月二十九日 ……	176
一二三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一月二十九日 ……	178

一二三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二月十三日	178
一二三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二月十五日	179
一二四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二月十七日	179
一二四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二月二十一日	180
一二四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二月二十四日	181
一二四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二月二十五日	182
一二四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三月一日	183
一二四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三月二日	186
一二四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三月三日	186
一二四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三月三日	188
一二四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三月四日	190
一二四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三月五日	190
一二五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三月七日	192
一二五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三月十四日	194
一二五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三月十五日	195
一二五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三月十八日	196
一二五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三月二十日	197
一二五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三月二十一日	199
一二五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201
一二五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201
一二五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四月二日	203
一二五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四月四日	204
一二六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四月五日	205
一二六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四月六日	207
一二六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四月七日	208
一二六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四月七日	209
一二六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四月八日	209

一二六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四月十四日	210
一二六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四月十五日	211
一二六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四月十六日	214
一二六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四月十九日	215
一二六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216
一二七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216
一二七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217
一二七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五月一日	217
一二七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五月二日	218
一二七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五月七日	219
一二七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五月八日	219
一二七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五月十日]	222
一二七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五月十四日	223
一二七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五月十九日	224
一二七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224
一二八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226
一二八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六月十六日	227
一二八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227
一二八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六月二十六日	229
一二八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六月二十七日	230
一二八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七月一日	231
一二八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七月三日	232
一二八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七月六日	234
一二八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七月十四日	237
一二八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七月十七日	238
一二九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七月十八日	239
一二九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240

一二九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七月二十二日	242
一二九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七月二十四日	244
一二九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七月二十五日	245
一二九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七月二十七日	247
一二九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七月二十九日	248
一二九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七月三十日	249
一二九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八月二日	251
一二九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八月三日	252
一三〇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八月三日	253
一三〇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八月十日	254
一三〇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八月十二日	256
一三〇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八月十六日	258
一三〇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八月十六日	258
一三〇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八月十七日	259
一三〇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八月十八日	260
一三〇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九月五日	261
一三〇八	馬克思致在曼徹斯特的恩格斯	漢諾威		
		一八六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263
一三〇九	恩格斯致在漢諾威的馬克思	曼徹斯特		
		一八六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264
一三一〇	馬克思致在曼徹斯特的恩格斯	漢諾威		
		一八六九年九月三十日	266
一三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267
一三一—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268
一三一—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268
一三一—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十月三十日	269
一三一—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十一月一日	271

一三一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十一月六日	273
一三一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十一月九日	274
一三一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276
一三一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十一月十七日	277
一三二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279
一三二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281
一三二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	287
一三二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	291
一三二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十二月四日	293
一三二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十二月九日	295
一三二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十二月十日	298
一三二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301
一三二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302
一三二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303
一三三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304

一八七〇年

一三三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七〇年一月九日	307
一三三二	燕妮·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七〇年一月 十七日前后]	308
一三三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七〇年一月十九日	309
一三三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七〇年一月二十二日	311
一三三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七〇年一月二十五日	312
一三三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七〇年一月二十七日	313
一三三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七〇年二月一日	315
一三三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七〇年二月九日	316
一三三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七〇年二月十日	伊	

	林諾·馬克思附函	317
一三四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七〇年二月十一日	320
一三四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七〇年二月十二日	322
一三四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七〇年二月十七日	325
一三四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七〇年二月十九日	327
一三四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七〇年二月二十一日	329
一三四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七〇年二月二十二日	330
一三四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七〇年三月五日	332
一三四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七〇年三月七日	334
一三四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七〇年三月九日	335
一三四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七〇年三月十日	336
一三五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七〇年三月十三日	336
一三五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七〇年三月十六日	338
一三五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七〇年三月十九日	339
一三五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七〇年三月二十一日	341
一三五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七〇年三月二十四日	342
一三五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七〇年三月二十六日	344
一三五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七〇年三月二十七日	345
一三五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七〇年三月二十八日	346
一三五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七〇年四月十三日	347
一三五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七〇年四月十四日	348
一三六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七〇年四月十五日	352
一三六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七〇年四月十九日	355
一三六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七〇年四月十九日	356
一三六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七〇年四月二十一日	357
一三六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七〇年四月二十八日	358
一三六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七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361

一三六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七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 363
一三六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七〇年五月一日	…… 363
一三六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七〇年五月七日	…… 365
一三六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七〇年五月八日	…… 368
一三七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七〇年五月十日	…… 371
一三七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七〇年五月十一日	…… 373
一三七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七〇年五月十一日	…… 374
一三七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七〇年五月十五日	…… 376
一三七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七〇年五月十七日	…… 379
一三七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七〇年五月十八日	…… 380
一三七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七〇年五月十九日	…… 381
一三七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七〇年七月五日	
	燕妮·馬克思附函		…… 382
一三七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七〇年七月六日	…… 386
一三七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七〇年七月七日	…… 388
一三八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七〇年七月八日	…… 389
一三八一	燕妮·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七〇年七月十 二日?]	…… 390
一三八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七〇年七月二十日	…… 391
一三八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七〇年七月二十二日	…… 393
一三八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七〇年七月二十八日	…… 398
一三八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七〇年七月二十九日	…… 400
一三八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七〇年七月三十一日	…… 401
一三八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七〇年八月一日	…… 404
一三八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七〇年八月三日	…… 406
一三八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七〇年八月三日	…… 407
一三九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七〇年]八月四日	…… 411

一三九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七〇年八月五日	411	
一三九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七〇年八月八日	412	
一三九三	燕妮·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七〇年八月十日]	415	
一三九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七〇年八月十日	416	
一三九五	馬克思致在曼徹斯特的恩格斯	藍茲給特 一八七〇年八月十二日	418	
一三九六	伊林諾·馬克思致在曼徹斯特的恩格斯	藍茲給特	一八七〇年八月十二日	419
一三九七	馬克思致在曼徹斯特的恩格斯	藍茲給特 一八七〇年八月十五日	420	
一三九八	恩格斯致在藍茲給特的馬克思	曼徹斯特 一八七〇年八月十五日	420	
一三九九	恩格斯致在藍茲給特的燕妮·馬克思	曼徹斯特	一八七〇年八月十五日	424
一四〇〇	馬克思致在曼徹斯特的恩格斯	藍茲給特 一八七〇年八月十七日	425	
一四〇一	燕妮·馬克思致在曼徹斯特的恩格斯	藍茲給特	[一八七〇年八月十八日前后]	427
一四〇二	恩格斯致在藍茲給特的馬克思	曼徹斯特 一八七〇年八月二十日	428	
一四〇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七〇年八月二十二日	430	
一四〇四	馬克思致在曼徹斯特的恩格斯	藍茲給特 一八七〇年八月三十日	431	
一四〇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七〇年九月二日	431	
一四〇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七〇年九月四日	433	
一四〇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七〇年九月六日	435	

- 一四〇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七〇年九月七日…………… 437
- 一四〇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七〇年九月十日…………… 439
- 一四一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七〇年九月十二日 …… 441
- 一四一一 燕妮·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七〇年九月
十三日前后]…………… 443
- 一四一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七〇年九月十三日 …… 444
- 一四一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七〇年九月十四日 …… 445
- 一四一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七〇年九月十六日 …… 447

一八七一年

- 一四一五 恩格斯致在布來屯的馬克思 倫敦
一八七一年八月十八日…………… 448
- 一四一六 馬克思致在倫敦的恩格斯 布來屯
一八七一年八月十九日…………… 449
- 一四一七 馬克思致在倫敦的恩格斯 布來屯
一八七一年八月二十一日…………… 450
- 一四一八 恩格斯致在布來屯的馬克思 倫敦
一八七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451
- 一四一九 馬克思致在倫敦的恩格斯 布來屯
一八七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452
- 一四二〇 馬克思致在藍茲給特的恩格斯 倫敦
一八七一年九月八日 …… 452

一八七三年

- 一四二一 馬克思致在倫敦的恩格斯 曼徹斯特
一八七三年五月二十三日…………… 454
- 一四二二 恩格斯致在曼徹斯特的馬克思 倫敦

	一八七三年五月二十四日	454
一四二三	馬克思致在倫敦的恩格斯 [曼徹斯特] 一	
	八七三年五月二十五日	455
一四二四	恩格斯致在曼徹斯特的馬克思 [倫敦 一八	
	七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456
一四二五	恩格斯致在曼徹斯特的馬克思 倫敦 一八	
	七三年五月三十日	457
一四二六	馬克思致在倫敦的恩格斯 曼徹斯特 一八	
	七三年五月三十一日	459
一四二七	恩格斯致在倫敦的馬克思 藍茲給特 [一八	
	七三年]八月十二日	461
一四二八	馬克思致在藍茲給特的恩格斯 [倫敦] 一	
	八七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462
一四二九	恩格斯致在倫敦的馬克思 藍茲給特 一八	
	七三年八月三十日	463
一四三〇	馬克思致在藍茲給特的恩格斯 [倫敦] 一	
	八七三年八月三十日	464
一四三一	恩格斯致在倫敦的馬克思 藍茲給特 一八	
	七三年九月三日	466
一四三二	馬克思致在藍茲給特的恩格斯 [倫敦] 一	
	八七三年九月九日	467
一四三三	恩格斯致在哈洛格得的馬克思 [倫敦] 一	
	八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468
一四三四	馬克思致在倫敦的恩格斯 [哈洛格得] 一	
	八七三年十一月三十日	470
一四三五	恩格斯致在哈洛格得的馬克思 倫敦 一八	
	七三年十二月五日	472

- 一四三六 馬克思致在倫敦的恩格斯 [哈洛格得] 一
八七三年十二月七日 474
- 一四三七 恩格斯致在哈洛格得的馬克思 倫敦 一八
七三年十二月十日 476
- 一四三八 馬克思致在倫敦的恩格斯 哈洛格得 一八
七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477

一八七四年

- 一四三九 馬克思致在藍茲給特的恩格斯 賴德 一八
七四年七月十五日 478
- 一四四〇 恩格斯致在賴德的馬克思 藍茲給特 一八
七四年七月二十一日 480
- 一四四一 馬克思致在藍茲給特的恩格斯 [倫敦] 一八
七四年八月十四日 481
- 一四四二 馬克思致在倫敦的恩格斯 卡尔斯巴德 一八
七四年九月一日 483
- 一四四三 恩格斯致在卡尔斯巴德的馬克思 倫敦 一
八七四年九月五日 484
- 一四四四 馬克思致在倫敦的恩格斯 卡尔斯巴德 一
八七四年九月十八日 486
- 一四四五 恩格斯致在漢堡的馬克思 倫敦 一八七四
年九月二十一日 488

一八七五年

- 一四四六 馬克思致在倫敦的恩格斯 卡尔斯巴德 一
八七五年八月二十一日 492
- 一四四七 馬克思致在倫敦的恩格斯 卡尔斯巴德 一

八七五年九月八日 496

一八七六年

- 一四四八 恩格斯致在倫敦的馬克思 藍茲給特 一八
七六年五月二十四日 498
- 一四四九 馬克思致在藍茲給特的恩格斯 [倫敦] 一
八七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499
- 一四五〇 恩格斯致在倫敦的馬克思 藍茲給特 一八
七六年五月二十八日 502
- 一四五一 恩格斯致在倫敦的馬克思 藍茲給特 一八
七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504
- 一四五二 馬克思致在藍茲給特的恩格斯 [倫敦] 一
八七六年七月二十六日 505
- 一四五三 馬克思致在藍茲給特的恩格斯 卡尔斯巴德
一八七六年八月十九日 507
- 一四五四 恩格斯致在卡尔斯巴德的馬克思 藍茲給特
一八七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509
- 一四五五 馬克思致在倫敦的恩格斯 倫敦 一八七六
年十二月十一日 511
- 一四五六 恩格斯致在倫敦的馬克思 [倫敦 一八七六
年年底] 512

一八七七年

- 一四五七 恩格斯致在倫敦的馬克思 布来屯 一八七
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513
- 一四五八 恩格斯致在倫敦的馬克思 布来屯 一八七
七年三月二日 515

一四五九	馬克思致在布來屯的恩格斯 [倫敦] 一八	
	七七年三月三日	516
一四六〇	馬克思致在布來屯的恩格斯 [倫敦] 一八	
	七七年三月五日	517
一四六一	恩格斯致在倫敦的馬克思 布來屯 一八七	
	七年三月六日	518
一四六二	馬克思致在布來屯的恩格斯 倫敦 一八七	
	七年三月七日	519
一四六三	恩格斯致在倫敦的馬克思 布來屯 一八七	
	七年五月二十七日	521
一四六四	馬克思致在布來屯的恩格斯 [倫敦] 一八	
	七七年五月三十一日	523
一四六五	恩格斯致在倫敦的馬克思 藍茲給特 一八	
	七七年七月十五日	524
一四六六	馬克思致在藍茲給特的恩格斯 [倫敦] 一八	
	七七年七月十八日	526
一四六七	恩格斯致在倫敦的馬克思 藍茲給特 一八	
	七七年七月十九日	527
一四六八	馬克思致在藍茲給特的恩格斯 [倫敦] 一	
	八七七年七月二十三日	529
一四六九	恩格斯致在倫敦的馬克思 藍茲給特 一八七	
	七年七月二十四日	532
一四七〇	馬克思致在藍茲給特的恩格斯 [倫敦] 一	
	八七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534
一四七一	恩格斯致在倫敦的馬克思 [藍茲給特] 一	
	八七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538
一四七二	馬克思致在藍茲給特的恩格斯 [倫敦] 一	

	八七七年八月一日	539
一四七三	馬克思致在藍茲給特的恩格斯 [倫敦] 一	
	八七七年八月八日	542
一四七四	馬克思致在藍茲給特的恩格斯 諾易那 一	
	八七七年八月十七日	543
一四七五	恩格斯致在諾易那的馬克思 藍茲給特 一	
	八七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545

一八七八年

一四七六	馬克思致在力特罕普吞的恩格斯 [倫敦]	
	一八七八年九月十七日	548
一四七七	恩格斯致在倫敦的馬克思 力特罕普吞 一	
	八七八年九月十八日	550
一四七八	馬克思致在力特罕普吞的恩格斯 [倫敦]	
	一八七八年九月十八日	552
一四七九	恩格斯致在倫敦的馬克思 [力特罕普吞]	
	一八七八年九月十九日	554
一四八〇	恩格斯致在倫敦的馬克思 力特罕普吞 一	
	八七八年九月二十一日	555
一四八一	馬克思致在力特罕普吞的恩格斯 [倫敦]	
	一八七八年九月二十四日	555

一八七九年

一四八二	馬克思致在伊斯特本的恩格斯 [倫敦] 一	
	八七九年八月四日	557
一四八三	馬克思致在倫敦的恩格斯 聖·奧賓 一八	
	七九年八月十四日	557

- 一四八四 恩格斯致在聖·海利尔的馬克思 伊斯特本
一八七九年八月二十日 559
- 一四八五 恩格斯致在藍茲給特的馬克思 伊斯特本 一
八七九年八月二十五日 561
- 一四八六 馬克思致在伊斯特本的恩格斯 藍茲給特
一八七九年八月二十五日 563
- 一四八七 恩格斯致在藍茲給特的馬克思 伊斯特本
一八七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564
- 一四八八 馬克思致在伊斯特本的恩格斯 藍茲給特
一八七九年八月二十七日 565
- 一四八九 馬克思致在伊斯特本的恩格斯 [藍茲給特]
一八七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566
- 一四九〇 馬克思致在伊斯特本的恩格斯 藍茲給特
一八七九年九月三日 567
- 一四九一 馬克思致在倫敦的恩格斯 藍茲給特 一八
七九年九月九日 567
- 一四九二 恩格斯致在藍茲給特的馬克思 倫敦 一八
七九年九月九日 568
- 一四九三 馬克思致在倫敦的恩格斯 藍茲給特 一八
七九年九月十日 570
- 一四九四 恩格斯致在藍茲給特的馬克思 倫敦 一八
七九年九月十一日 572
- 一四九五 馬克思致在倫敦的恩格斯 藍茲給特 一八
七九年九月十一日 573
- 一四九六 馬克思致在倫敦的恩格斯 [藍茲給特] 一
八七九年九月十四日 573
- 一四九七 馬·馬·巴列致恩格斯 [倫敦] 一八七九

年十月八日 連同恩格斯致馬克思的附啓 574

一八八〇年

一四九八 恩格斯致在倫敦的馬克思 布列得林敦碼頭
一八八〇年九月十三日 575

一八八一年

一四九九 恩格斯致在伊斯特本的馬克思 倫敦 一八
八一年七月七日 576

一五〇〇 馬克思致在倫敦的恩格斯 阿戎忒厄 一八
八一年七月二十七日 577

一五〇一 恩格斯致在阿戎忒厄的馬克思 布列得林敦
碼頭 一八八一年七月二十九日 578

一五〇二 馬克思致在布列得林敦碼頭的恩格斯 阿戎
忒厄 一八八一年八月三日 579

一五〇三 恩格斯致在阿戎忒厄的馬克思 布列得林敦
碼頭 一八八一年八月六日 582

一五〇四 馬克思致在布列得林敦碼頭的恩格斯 [阿
戎忒厄] 一八八一年八月九日 583

一五〇五 恩格斯致在阿戎忒厄的馬克思 布列得林敦
碼頭 一八八一年八月十一日 585

一五〇六 馬克思致在布列得林敦碼頭的恩格斯 [阿
戎忒厄] 一八八一年八月十六日 587

一五〇七 恩格斯致在倫敦的馬克思 布列得林敦碼頭
一八八一年八月十七日 588

一五〇八 恩格斯致在倫敦的馬克思 布列得林敦碼頭
一八八一年八月十八日 588

一五〇九 馬克思致在布列得林敦碼头的恩格斯 [倫敦] 一八八一年八月十八日 590

一五一〇 馬克思致在布列得林敦碼头的恩格斯 [倫敦] 一八八一年八月十九日 明信片 592

一八八二年

一五一一 馬克思致在倫敦的恩格斯 文特那 一八八二年一月五日 593

一五一二 恩格斯致在文特那的馬克思 倫敦 一八八二年一月八日 594

一五一三 馬克思致在倫敦的恩格斯 文特那 一八八二年一月十二日 596

一五一四 恩格斯致在文特那的馬克思 倫敦 一八八二年一月十三日 598

一五一五 馬克思致在倫敦的恩格斯 [文特那] 一八八二年一月十五日 600

一五一六 馬克思致在倫敦的恩格斯 馬賽 一八八二年二月十七日 601

一五一七 馬克思致在倫敦的恩格斯 阿尔及尔 一八八二年二月二十一日 明信片 603

一五一八 馬克思致在倫敦的恩格斯 阿尔及尔 一八八二年三月一日 604

一五一九 馬克思致在倫敦的恩格斯 阿尔及尔 一八八二年三月三日 明信片 606

一五二〇 馬克思致在倫敦的恩格斯 [阿尔及尔] 一八八二年三月八日 607

一五二一 馬克思致在倫敦的恩格斯 [阿尔及尔 一八

- 八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明信片 609
- 一五二二 馬克思致在倫敦的恩格斯 [阿尔及尔] 一
八八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610
- 一五二三 馬克思致在倫敦的恩格斯 阿尔及尔 一八
八二年四月四日 明信片 612
- 一五二四 馬克思致在倫敦的恩格斯 阿尔及尔 一八
八二年四月十八日 613
- 一五二五 馬克思致在倫敦的恩格斯 阿尔及尔 一八
八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615
- 一五二六 馬克思致在倫敦的恩格斯 蒙的·加罗 一
八八二年五月八日 617
- 一五二七 馬克思致在倫敦的恩格斯 蒙的·加罗 一
八八二年五月二十日 619
- 一五二八 馬克思致在倫敦的恩格斯 [蒙的·加罗]
一八八二年五月三十日 621
- 一五二九 馬克思致在倫敦的恩格斯 阿戎忒厄 一八
八二年六月九日 明信片 622
- 一五三〇 馬克思致在倫敦的恩格斯 [阿戎忒厄] 一
八八二年六月十五日 明信片 623
- 一五三一 馬克思致在倫敦的恩格斯 [阿戎忒厄] 一
八八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624
- 一五三二 馬克思致在倫敦的恩格斯 [阿戎忒厄] 一
八八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明信片 625
- 一五三三 馬克思致在倫敦的恩格斯 [阿戎忒厄] 一
八八二年七月四日 明信片 626
- 一五三四 馬克思致在倫敦的恩格斯 阿戎忒厄 一八
八二年八月三日 627

- 一五三五 馬克思致在倫敦的恩格斯 [阿戎忒厄] 一
八八二年八月十日 630
- 一五三六 恩格斯致在阿戎忒厄的馬克思 大雅穆斯
一八八二年八月二十日 632
- 一五三七 馬克思致在大雅穆斯的恩格斯 阿戎忒厄
一八八二年八月二十一日 632
- 一五三八 馬克思致在大雅穆斯的恩格斯 洛桑 一八
八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634
- 一五三九 恩格斯致在洛桑的馬克思 大雅穆斯 一八
八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635
- 一五四〇 恩格斯致在洛桑的馬克思 大雅穆斯 一八
八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636
- 一五四一 馬克思致在倫敦的恩格斯 味薇 一八八二
年九月四日 明信片 638
- 一五四二 恩格斯致在味薇的馬克思 倫敦 一八八二
年九月十二日 639
- 一五四三 馬克思致在倫敦的恩格斯 味薇 一八八二
年九月十六日 641
- 一五四四 恩格斯致在味薇的馬克思 倫敦 一八八二
年九月十八日 643
- 一五四五 馬克思致在倫敦的恩格斯 巴黎 一八八二
年九月二十八日 644
- 一五四六 馬克思致在倫敦的恩格斯 巴黎 一八八二
年九月三十日 644
- 一五四七 恩格斯致在文特那的馬克思 [倫敦] 一八
八二年十一月三日 646
- 一五四八 恩格斯致在文特那的馬克思 倫敦 一八八

- 二年十一月六日 646
- 一五四九 馬克思致在倫敦的恩格斯 [文特那] 一八
八二年十一月八日 647
- 一五五〇 恩格斯致在文特那的馬克思 倫敦 一八八
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649
- 一五五一 馬克思致在倫敦的恩格斯 [文特那] 一八
八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651
- 一五五二 馬克思致在倫敦的恩格斯 [文特那] 一八
八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653
- 一五五三 恩格斯致在文特那的馬克思 倫敦 一八八
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653
- 一五五四 馬克思致在倫敦的恩格斯 文特那 一八八
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655
- 一五五五 恩格斯致在文特那的馬克思 倫敦 一八八
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656
- 一五五六 恩格斯致在文特那的馬克思 倫敦 一八八
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657
- 一五五七 馬克思致在倫敦的恩格斯 [文特那] 一八
八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659
- 一五五八 恩格斯致在文特那的馬克思 [倫敦 一八
八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明信片 660
- 一五五九 恩格斯致在文特那的馬克思 倫敦 一八八
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660
- 一五六〇 馬克思致在倫敦的恩格斯 文特那 一八八
二年十二月四日 661
- 一五六一 馬克思致在倫敦的恩格斯 [文特那 一八
八二年十二月八日] 明信片 662

一五六二	恩格斯致在文特那的馬克思 倫敦 一八八 二年十二月八日	663
一五六三	恩格斯致在文特那的馬克思 倫敦 一八八 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665
一五六四	恩格斯致在文特那的馬克思 倫敦 一八八 二年十二月十六日	666
一五六五	馬克思致在倫敦的恩格斯 [文特那] 一八 八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668
一五六六	恩格斯致在文特那的馬克思 倫敦 一八八 二年十二月十九日	668
一五六七	恩格斯致在文特那的馬克思 倫敦 一八八 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671

一八八三年

一五六八	恩格斯致在文特那的馬克思 倫敦 一八八 三年一月九日	673
一五六九	馬克思致在倫敦的恩格斯 [文特那] 一八 八三年一月十日	674
人名索引	676

一八六八年

一〇八九 恩格斯致燕妮·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一月三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八年一月三日。

亲爱的馬克思夫人：

很久沒有回您的信，務請原諒。但耶穌聖誕節是一整年中除了營業之外我也感到一只脚站在資產階級里面的唯一的时期，在曼徹斯特这里便有許多宴会应酬的事，既浪費時間，自尋煩惱，而腸胃也遭了殃。現在算已过去，我又开始松了一口气。

目前不能找到較大的箱子，必須把收藏处原有的拿来应用，深为抱歉——但下次我会选用較好的。

附上錫柏尔最近的信。此信和早前寄給摩尔的一封信，請即寄还；每月的邮班只有两次，我必須于八日写信給錫柏尔，这可怜的人看到人家在思念他，一定非常高兴。不管他怎样患病，确实尽了他的責任。“巴門报”上剪下来的东西就是他写的。摩尔因“科倫报”的事件所想到的，尽可告訴我；他如認為最好我为此事写信給梅[斯納]，我可以这样做，而且馬上把“巴門报”的剪頁寄去。

何夫斯特騰的“我懺悔”一書，最有趣。他到处嗅着的，自然只是李卜克內西。無論如何，那些先生們現在是企圖絞杀这部書，同时并加以掠夺。

这几天，我要写信給小威廉。庫格曼再也沒有消息。不知道那許华奔的論文是怎样处置的。

梅斯納从現在刊印的文章中可以作出一个極好的广告，耶穌聖誕節已过，正好登报。特别是要求經濟学者們实行自衛的那些

地方也可登出来。

希望摩尔没有再生脓疮。不过他終久要摆脱这个毛病，必須有点动作，否則一切都沒有办法。要用全副精力去消灭脓疮，才能够爭取時間，完成第二卷。如他再服白砒如何？

竭誠問候摩尔和全家，并恭賀新禧。

您的弗·恩·

一〇九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一月三日 連同
伊林諾·馬克思附啓

一八六八年一月三日。

亲爱的弗利特：

恭賀新禧！

我弯着身子睡在床上許久了，三天来才又坐起。你可以从我三个星期沒有抽烟这桩事看出此病的侵袭是恶性的！脑子仍旧昏昏沉沉。希望几天之內能再恢复活动力。至于砒剂，我完全反对。

附上“观察者”（雷士納替我从工人联合会偷来的）。

錫柏尔給我的东西特附上，此外，我再也沒有接到他的信。

梅斯納总可以跟“巴門报”嘗試一下。这并沒有害处。你将剪頁寄給他时，只說这东西偶然落在你的手中，不要使他知道“我們的”活动。也要使他注意“将来”最近的东西。

我想从瑟勒麦处探听关于农業化学方面最新而又最好的（德文）書是什么？还有矿物肥料家和氮肥料家之間所爭論的問題，現在情形怎样？（自我最近研究这一点以来，德国出現各种各样的新东西。）他对于反对利比喜的土地耗竭說的較新派德人，知道一些情况嗎？閱行农学家夫拉斯（閱行大学教授）的冲积土說，他知道嗎？我关于地租一章，对这个問題最近的情况至少要有些認識。瑟

勒麦既是专家，自能予以判断。附上烏尔卡特的刊物两份和“报告”一份（有关于克卢塞勒特的論文）。

祝朋斯夫人、穆尔和瑟勒麦新年愉快。

你的摩尔

[伊林諾·馬克思附啓]

坏孩子，你为什么不回我的信？——我猜，你和刺猬又在閑游了。——

愚蠢的，

盛怒的矮子——

祝新年愉快。——

一〇九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一月六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八年一月六日。

亲爱的摩尔：

如果你不願意服砒剂，那就吃点别的藥品吧，使你的病不致繼續發展下去。你近来和阿倫或另一个医生商量过嗎？我新近到谷謨拍特处，沒有遇着，但一有机会，将和他談談。

你并没有将“观察者”和两份烏尔卡特的刊物寄来。反之，庫格曼今天却将該报和“符騰堡国家公报”寄給我了（我把后一种寄上，你如不直接寄給梅斯納，望擲还，我将寄去）。这两种报上了鈎，是奇怪的。我現在也要替庫[格曼]給“許华奔的水星”写点东西。

瑟勒麦将向你作出近年的报告概要。夫拉斯的書，他不知道。

巴黎出現一个自称施穆勒維芝（史馬尔孙！）的自然科学家。这打击了聪明的以法蓮。

奧地利參謀本部关于一八六六年战争的正式报告第一分册証

明奧地利軍事組織的安排不足以同时对普魯士和意大利作战一点，有下列天真的地方：在此等状况之下，使它得避免这样的一种战争，是国家外交政策的事！

关于普魯士的第二分册中極明白地表现，当二十八日，尤其是二十九日晚上，柏涅得克准备用优势的武力攻击王太子的零星縱队，当时把他赶到山林中去，并夺取他的大炮，几乎有絕对的把握。这只驢子不干，遂在此次战役中失败了。

祝好。

你的弗·恩·

一〇九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一月七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八年一月七日。

亲爱的摩尔：

杜林的論文和“观察者”奉还。前者最有趣。整篇論文表現狼狽和恐惧。人們看到这个善良的庸俗經濟学者被击中要害了，他除了这样說外，就不能說什么了：說要到第三卷出版才能够批判第一卷，說由劳动時間决定价值，并不是無可爭議的，說有人对于由劳动的生产費决定劳动的价值一点，頗發生疑虑。你看，关于这一类，你总沒有受到充分的教訓，并在决定点上，对于伟大的麻克劳德沒有加以反駁！加以字里行間都表現怕遭遇一种罗雪尔式的討論。这个家伙完成了那东西是高兴的，不过确以沉重的心思付邮的。

庫格曼和小威廉的信明日奉还。所抄陆軍中校修柏特的信如有什么材料我用得着再做一篇論文給許华奔，請附在来信中。

我也可以替維也納方面写点东西，关于“国际評論”，也許要問一問利希脫，他当懂得那里的情形。

小威廉的报太好了——一切都完备，只是沒有保証金，所以不能出版！此外，关于奥地利代理人的叫喊，要威[廉]去維也納，才会适当地消灭的。

对于畢士烈、留伊斯等以及“两周評論”的关系，情形怎样？
多多問候夫人、小姐們和被鍾爱的博士〔1〕。

你的弗·恩

〔1〕 保罗·拉法格。

一〇九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一月八日

一八六八年一月八日。

亲爱的弗利特：

我从庫格曼同样接到“国家公报”和“观察者”。今天将你寄的“国[家公报]”奉还。庫[格曼]寄给我的那个上校的信的抄頁，也一同寄上，他是介紹这整个东西的。“符騰堡国家公报”現有充分的供給。依我的意見——特别是考虑到出卖一点——奧地利現在最为重要。注意：你如有忍耐性，还要多写一些方子。小燕妮是一个深識內情的人，她以为你在这种活动中，从“不同的”观点，并用不同的面具，發展了巨大的戏剧才能，甚至是喜劇方面的。

我还老是有些疲憊，不大适于写作，但一經完全复元，这几天內将讓小威廉挨几下打。特别是因为他把我的意見和他自己特有的混为一談。

杜林（柏林大学講師）的作品是很有礼貌的，尤其因为我十分严厉地斥責过他的老师“凱立”。杜[林]对于各点显有誤解。但最滑稽的是他把我和斯泰因并列在一起，因为我运用辯証法，而斯泰因在笨拙的三段論中，用一些黑格尔范畴的突变，把一切最瑣屑的东西，不加思索地混合起来。

波克海姆的“寶貝”，你已經收到嗎？

職業的詩歌似乎只是最干燥無味的詞句的一種假面具。例如我們的佛萊利格拉一家。卡[特]和青年的谷物投机商克留克尔往游巴黎（新婚旅行）。但这个貴人同时要“營業”，便讓他的配偶单独住在巴黎一个大旅館中两三天。卡特和全家都感觉这样得体。她欢天喜地写信說，在旅館中大家称她为“小姐”（当她同克留克尔一起过夜之后），一切侍者甚至門房对她都友善地“点头”。还不止于此。后来克留克尔（在省区作过營業的短期旅行后）和卡特同返倫敦，全家对于“蜜月”要延迟半年，竟是狂喜，因为營業“先于一切”。蜜月对于一个詩人只是一种詞藻，可以在生子的前后迟早“举行”的（此等事实是佛萊利格拉的兒子在我家告訴我的）。卡特似乎甚至讀过克罗倫的小說，因为她从巴黎描写自己为“活寡妇”。

美国佬将为約翰·牛弹奏一种悅耳的琴。你对于俄罗斯人最近的大言夸张，有什么意見？

愚蠢的矮子看了你的信不禁狂喜。她正在体育学校，表現着卓越的成績。

祝好。

你的卡·馬·

一〇九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一月八日

一八六八年一月八日。

亲爱的弗利特：

关于社林。他几乎肯定地接受“原始积累”的一篇，这个人很不錯。他还年青。为凱立的信徒，与自由貿易論者直接对抗。此外，又是大学講師，所以堵截他們大家的道路的罗雪尔教授受到脚踢，他并不認為不幸。他的說明之一很明白地映入我的眼帘。即由劳动時間决定价值一点，在李嘉圖自己既是“不确定的”，便使这

些人也不怀疑。但对劳动日及其变化一經作出确切的結合，他們即恍然感觉到一种非常不舒服的新的發光体。我相信杜林是因对罗雪尔怀有恶意，才来討論这部書的。他怕自己也罗雪尔化，这很可嗅得出来。这个家伙沒有感觉到書中的三种基本新因素，很是奇怪。一、以前的一切經济学預先認剩余价值的特別片段及其分为地租、利潤、利息的固定形态为已知的，我和这种經济学相反，首先討論剩余价值的一般形态，在这种形态中，一切还没有划分，可以說是在溶液中。

二、商品既有使用价值和交換价值的两重性，那表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也必定有两重性，像斯密和李嘉圖等只是单纯地分析劳动，必定到处弄不明白，而一般經济学者竟沒有例外地不注意这种简单的情形。在事实上，这就是批評的理解的全部秘密。

三、劳动工資第一次被当作后面隐藏着一种关系的不合理的現象形态描写出来，而且恰把劳动工資中的計时工資和計件工資这两种形态描写出来。（在高等数学中常有这样的公式，对我是有用的。）

关于杜林君对价值决定所作的輕微的反对，他在第二卷看到資產階級社会中的价值决定是怎样很少“直接”生效之处，会觉得奇怪。在事实上，沒有一种社会形态能够阻止社会支配的劳动時間以一种或他种方法調整生产。但这种調整不是由社会对它的劳动時間自覺的直接的支配实现出来——这只在共有财产中才有可能——而是由商品的价格运动实现出来的，如你在“德法年鑒”中完全恰当地說过的。

关于維也納。我将維也納的各种报刊寄上（內中的“新維也納日报”是波克海姆的，必須寄还，其余的应加以保存），你会看到两件事：第一，維也納在目前作为銷貨地点，是何等重要，因为那里有新的生活；第二，書在那里是怎样討論的。我找不到利希脫教授的

地址。李卜克內西的信中有此項地址，信也許在你那里。否則請写信給李卜克內西，要他寄給你，然后不必經過他，將論文直接寄給利希脫。

我覺得小威廉并不完全誠實。就是把我的書名或我的名字仅仅公开地提一下，他（我为着他必須騰出許多時間去补救他在“奧格斯堡一般新聞”上所表演的愚行）至今也找不出時間來！他忽視“將來”上的事件，不过是不肯投入困難中，以免損害他的独立的偉大身份。他連在自己的朋友倍倍爾直接支配的工人報（曼亥謨的“德意志工人之聲”）上說一句臨終的話，也沒有工夫！總之，我的書如果被弄得全無聲響，確是小威廉的過失。第一，他沒有讀過此書（雖則他在給小燕妮的信中嘲笑利希脫，因為后者相信要做廣告，必須懂得一部書），第二，在他讀過或宣稱讀過此書之后，又沒有工夫了，雖則自我替他找到波克海姆的援助以后，他有工夫每星期寫兩次信去；雖則他對於因我介紹而獲得的并因我送去的斯特洛的錢，不給股票，只是要求后者的地址，以便能夠背着我直接去詐取，并和對波[克海姆]一樣，用書信滾滾不斷地去進攻！總之，小威廉裝作重要，特別是公眾對他不當減少接觸。人們如果不察覺這一點，必定是半裝不知道，但對待他是要小心的。講到他的奧地利的職業，非到實現，不能相信。第二，如果真有此事，我們不加勸阻，在必要時，只是對他說明——如我在他遷入布刺斯的“北德意志報”時所說的——他如果再行妥協，一有必要，即公開地棄絕他。他當時遷往柏林，我當着証人的面，說過這一點。

我以為你對於附上的“新自由新聞”（維也納），也可直接把論文寄去。瑪克斯·佛里德蘭得博士（拉薩爾的表兄弟和死敵）是現在的共同所有人，我因他的關係，對老的維也納“新聞”和“奧得報”擔任過較長時期的通訊。

講到“國際評論”，福克思（英國某報派他往維也納去訪問，并

找联系)在几天前从維也納来信,要求我給喜尔柏格写封介紹信。我将此項信寄給他,同时在信中对喜尔柏格說,种种情况妨碍我們写信,今年定要有所动作云云。

“两周評論”。畢士烈教授是秘密操縱此报的三头之一,曾对他的至友拉法格(他时常邀后者至家就餐)說,他在道义上确信批評是可以登載的(这完全以他为轉移!)。拉法格当即把批評交給他本人。

关于匹阿。你将在今天的“泰晤士”上看到匹阿送給法国民主义者論飞尼主义的文件(在四星期前出現的)。事态是如此。法国政府对于国际协会已經开始調查(我們在巴黎的通訊員被搜查),認它为非法的結社。我們的杜滂所写关于飞尼主义的信,可能同样送交英国政府了。匹阿君老是喊着,我們的“协会”不是革命的,而是波拿巴主义的等等,却怕事势有这种轉变,并且力求迅速造成一种外貌,好像他对这事件有什么办法,并且“正在活动”。

关于柏涅得克。我可以把那个分册保留几天嗎?你已經两次显示自己的特长,第一次为战术的預言家(在塞巴斯拖堡的事件中),第二次为战略的預言家(在普、奥的事件中)。但愚昧——人类往往流于愚昧——是不能預先看到有理解者的理解的。

关于脓疮。問过医生。沒有新的意見。那些先生們所說的一切可以归結为:要依照他們的处方生活,就必須是食利者,而不是像我这样的一个穷鬼。当你看見谷謨拍特时,可对他說,我(一直到写信的此刻为止)的身上——即血中——感到一种刺痒。这种病我觉得今年还没有完全过去。

問候朋斯夫人。

祝好。

你的摩尔

一〇九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一月十日

一八六八年一月十日。

亲爱的摩尔：

今天本要写封詳細的信給你，但被一个塞爾維亞人和一个窩雷啓亞人羈住几个鐘头，破坏了我的計劃。加以昨天有前独裁者葛革來訪，他为着可笑的和平同盟奔走，荒废了我一个晚上。幸而瑟勒麦偶然來到，他对这块化石般的联邦共和国不禁目瞪口呆；他認这样的事为不可能。但那头笨牛無思慮地重复同一語句，真是笨上加笨，并丧失了与常識世界（更不要說正确的思想）的一切接触点。除瑞士和巴第施郡外，世界上还没有这种东西。同时，他旋即相信你对他要求援助所作的第一次答复的真理，就是我們住得愈远，彼此的交接愈少，便愈能相安。他承認布林德在伏格特的事件中行为卑怯，不过說他是一个善良的人。他甚至威胁着，要你与布林德和解！他以为伏格特不是政客，是一个很好的、善良的人，只是在白天写作，沒有思考所写的是什么——我們两人只要和伏格特接触一点鐘，便会与之飲酒結交；他承認伏格特是一个波拿巴主义者，但沒有被收买。我对此回答道：一切波拿巴主义者都是被收买的，并無例外，他如能指証一个沒有被收买的人來，我就可認伏格特可能未被收买，否則不能承認。这使他惊异起来，但終于發見一个人——路易·班堡格！此外，他說，伏格特的情况常是很不好，他的妻是一个百倫高地的农家少女，他使她生了一个孩子之后，因道德上的理由才娶过来的。狡徒伏格特欺騙这只驢子，似乎十分巧妙。当瑟勒麦和我对他說明，伏格特就是做自然科学家，也沒有成績，你看他是怎样怒不可遏地叫道：伏格特沒有做过通俗化嗎？这不是功績嗎？

我对于維也納方面只要有任何可能，馬上会替它写点东西。之后替“两周評論”写作，不过首先要知道，是否能由此写一篇較长的論文，或只能作一点短短的报告，登在“两[周]”的后面。对于这一点要探問畢士烈——短的报告几乎沒有用处，畢[士烈]自己不能由此得到此書的梗概。

这几天，我履行对小威廉所作的諾言，将提出答辯；我們对这个小人物願加以督促。我有利希脫的地址。

李卜克內西、庫格曼和錫柏尔的信奉还。

竭誠問候。

你的弗·恩·

一〇九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一月十一日

一八六八年一月十一日。

亲爱的弗利特：

“格克”〔1〕在倫敦这里奔走了許久。也到过波克海姆处，他的說法和在你那里的完全相同，只因他懂得阿諛我們的波[克海姆]的虛榮心，遂有較好的成就。他于榨出波克海姆十股錢以及同样地喝到各种酒后，便無影無踪了。——要懂得他在倫敦的繼續活动，还有下面一件临时發生的事。你知道，克列墨早已被免去国际委员会秘書的职务，并因此怀怒，好久就辞去了委员会的委員，而上次大会也沒有再当选为委員。再当选的是阿德格君。又因我的提議，会长的职务被取消(每年的)，而代以每次會議所选出的主席。阿德格对此事極不滿意，在原則上和我們是疏远的。好了！“格克”君經過卢柏慈，跟阿德格(他把“格克”介紹到倫敦工联委员会)和克列墨相勾結。他們指派一个倫敦委员会，以俾尔斯为会长等等。总之，这件事是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当創立时，“格克”

也把貴人布林德介紹进去了。)那些家伙真不要脸,上星期竟邀我参加他們的第二次会。亞卡利阿斯(上星期六,在“蜂房”上写了一篇很坏的文章)指斥“格克”及其同党。

我将真实的情况和酒精的升华写給你。前天第一次出外,而且到了不列顛博物院,虽然我还不能写作。但左胸部的下面,昨天有新的爆發。南拉通在巴黎即对最大的脓疮也用酒精治疗,依照我亲身的經驗(除按照病情,开刀或打針之外),这对于病人是最迅速和适意的方法。缺点只在酒精蒸發迅速,必須时常換藥。

在博物院除翻閱目录外,不做什么,然也看到杜林是一个大哲学家。他写了一本“自然的辯証法”反对黑格尔“不自然的辯証法”。因此有那么些眼泪。德国的先生們(除去神学的反动派)相信黑[格尔的]辯証法是“一只死狗”。在这方面費尔巴哈在良心上負有許多責任。

法政府对于国际工人协会的巴黎委员会开始起訴(認為非法的結社)。这我倒很快意,因为这件事阻止并打断了驢子們对一八六八年大会准备的綱領的討論。杜滂关于飞尼党人給他的巴黎通訊人所写的,的确有些不謹慎的地方,波拿巴現在極悲哀地伏在英政府的胯下,又把这东西送到唐宁街来了。

在奧政府直接或間接的共同活动之下,普洛剌持一奧斯騰、根次和閔斯德伯爵的真相都依次刊布出来了,这是突出的。烏尔卡特的無知現已成为痼疾,他只知前两人。他的“全部知識”也很显明,对于一八二八年等毛奇的土耳其战争竟茫然無知,这本来可以供給他很出色的材料的。此外,毛奇現時还有重要性,当我在柏林时(在拉薩尔处),他是公然反俄的人,这自然是指_{在普魯士王国疆界之內}。

望写信給波克海姆,請他将我本来要报告你的两本俄文小册子的意見告你。我尤其望你看看农奴的解放,将其中的精华相告。

从附上的“法兰西报告”中你会看到法政府和克卢塞勒特将军发生了直接的争论。

如果你能在十六日送小杜西一个棉线团，我十分高兴。这是她的生日，而这一无所长的小家伙却喜欢一切中国形式的东西。

英政府对“爱尔兰人”报起诉，我倒很高兴。这张报在实际上不是飞尼党人的，而只是要取消〔2〕。这些约翰·牛是何等的牛啊！

问候丽子夫人。祝好。

你的摩尔

附上“赫尔曼”上面的“新语言学”一节。

〔1〕 葛革。

〔2〕 指取消爱尔兰与英格兰的联合。

一〇九七 恩格斯致马克思 一八六八年一月十四日

曼彻斯特，一八六八年一月十四日。

亲爱的摩尔：

再附上两个五镑。

S/K 92566 和 93517. 曼彻斯特，一八六七年一月十四日。

我不知道能否完成论文。星期日进餐时，左眼结合膜的一根小血管忽然裂开，自此以后眼睛十分敏感，现在在灯下写作完全不可能；但我想马上会复元的。

不要忘记订阅“两周评论”上的论文四十一——五十单篇本，以便我们能予以传播。

竭诚问候。

你的弗·恩·

一〇九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一月十六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八年一月十六日。

亲爱的摩尔：

我剛才發覺你給我的一切信都放在家中另一件上衣的口袋里（連你那值得尊敬的主要秘[書]最近的信也在內，這我特別感謝），因此我必須憑記憶作復。

你昨已收到“法蘭西報告”，也收到“維也納日報”。

我把普魯士的報告寄給你，並附有專門的說明。或者寧可說，只須看看內中所記錄的六月二十八日晚上的陣容，便可確信柏涅得克是在兩平方哩的範圍內集中六個軍團（騎兵不在內），而王太子只有第五軍團、又第六軍團的一旅，與之對峙。柏[涅得克]倘若于十九日對准斯泰因麥茲（第五軍團）突進，後者必定退回山那邊，衝向第六軍團，柏[涅得克]便可于三十日至少用四個軍團安然攻擊並逐退那些衛隊和第一軍團，此後謹慎的腓[特烈]·卡爾一定自行警戒，不肯輕進。他有五個軍團至少是和六個軍團對峙；當王太子的三個零星縱隊一被擊敗，叫他撤退的命令是一定要下的，因此這種戰役即帶一種完全不同的性質。普魯士人如果稍微謹慎一點，奧地利人終究要被擊敗，這從數字的比例上已經表現出來了。但普魯士的無賴們竟被迫把他們渺小的制度毀滅了，而勝利的不是改編和俾斯[麥]，却是人民。

克盧塞勒特（在倫敦也扮演為飛尼黨人）及其民軍計劃，比德意志人還要癡狂。美國戰爭——雙方的民軍——不過證明民軍制度對於錢和人有完全聞所未聞的犧牲，因為這種組織只是站在紙上的。美國佬倘若不用幾十萬人的設防軍去和南方的民軍相對峙，他們的情形當怎樣？在北方組織之前，此等民軍當已進入紐約和波士頓，而且借民主派的幫助，發出媾和的命令，於是西方也可

以表演分离的。說这种話的人是对的：主要之点是在有好軍官，而士兵又信任这些軍官，但在民軍制度中，两者絕不可能！人們对民軍制度到处所感触到的，是突然获得大批的人，并比較容易加以訓練，特别是在敌人的前面。然最后这一点并不是新的东西，老拿破仑也能够用三个月的新兵組成团，带向前敌；不过还要好的团干部，同样再要与瑞士、美国民軍制度不大相同的另一种东西。当战争的末期，美国佬团的干部仍有很多的缺点。自采用后膛槍后，純粹的民軍才真正达到末日。这并不是說，在普魯士和瑞士的民軍制度之間，[沒有]任何种合理的軍事組織——在哪里呢？这以每次的情况为轉移。只有一种共产主义設施和教育的社会，才能接近民軍制度，而且也只是接近。

关于維也納的各报，我有些陷入困难中；我固然时常看到“新自由新聞”，但这整个园地，我很生疏。你对此以及“两周評論”，有什么意見？这事件是值得深深加以考虑的。

希望你又能坐下来，沒有什么新的火山爆發。谷謨拍特笑你厭惡砒剂，說那一定使你愉快，并确信对你沒有較好的方法。但你如完全不願服这种藥，只好服酸性的东西，并当繼續不断服，他再度开出从前处方的硝酸盐，这大概是你願意服的。

竭誠問候你的夫人、小姐們和拉法格。

你的弗·恩·

在此恭恭敬敬祝賀愚蠢的、小矮人的生日，暫時为她的健康干一杯啤酒。棉紗他們替我丢在厂內，要到明天才能寄出。

一〇九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一月二十三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八年一月二十三日。

亲爱的摩尔：

你从附上的废料中可看到小威廉沒有做的是什麼。这几天我

將對他作應有的譴責。他有一種有趣的意見，以為我們當“利用”他在薩克遜當地所創造的地位，即親自替他出馬！他的小報今天寄來了，我還沒有來得及看。

希望你終於擺脫這種頑強的膿瘡。但你終於會看出，再也不能任聽此病自然發展下去了，至少每日要在露天作堅強的運動，必須經常“放棄”夜間的工作（當前一項一經再着手實行的時候），以便恢復你的工作能力。否則第二卷永不會出現的。

附上給斯特洛的股票。

關於維也納方面的論文，我真正陷入困難中。除“新自由新聞”和“維[也納]日報”外，我不知道別種報，特別是利希脫手中的，在幾乎不認識讀者群的當兒，不知從何着手。這是最重要之點。勞拉寫信說，教導那些人都很容易，但困難之點正在於把握準確的東西。我要把全書再看一遍，以便明白這一點，並很希望知道你的意見。

小威廉也有一種好的期望，就是我為着他和他的小報一方面的讀者，應從這部書把馬克思和拉薩爾間的差異原來在什麼地方，斷然弄清楚。這種期望引起我一種想法，是否好替工人們作一個六印張內外的小冊子：“馬克思與拉薩爾”；在這個範圍之內寫出來，並且也對工人們發揮必需的正面的東西。這種小冊子以非常的廉價出賣，馬上會強迫拉薩爾派人出來對抗。不過這也需要時間。

你不能責望我細看波克海姆的俄文小冊子——至少是在此刻。我在店中有許多事要做，回家晚，八點鐘前不能幹什麼，而且必須很有規律地生活，因為好些時候以來，睡眠不良，結果，早晨常是非常疲倦，這是生平從未見過的。加以到處還老是有些不可避免的紛擾，而且我有絕對的必要去作體育活動，以便恢復睡眠。每一種俄文小冊子要耗費我一、二星期的工夫，在必要時，要重新深入

工作，而辞典又是那么坏。真值不得劳神。

关于“两周评论”，下次再谈。我对于这一点还在思考。我在第一篇论文中对货币制度——对英国十分重要——只能约略提及；否则它把我的整篇论文占去了。如做第二篇的话，也还可以谈到。你以为怎样？

竭诚问候你的夫人、小姐们和拉法格。

你的弗·恩·

——〇〇 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

一八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

亲爱的弗利特：

昨天我第一次再出门，在一、二天之内，疤痕会痊愈的。自这种猛烈的袭击后，我自然仍旧软弱。

希望你的不舒服只是娱乐周暂时的结果。无论如何，你千万不要为着我或任何人或任何事，忽视你的健康。

上星期的“星期六评论”登出了一篇关于我的书的随笔。我还没有看到，也不知道是谁写的。波克海姆曾把这事实告诉我。

讲到李卜克内西，切不可再加以逼迫。这个青年，如从前有一次在伦敦表现出来的，很喜欢装成“保护者”。他上次给你的信也有这种神情。他显出自己十分重要的样子，在必要时，没有他，并不管他，我们也可以开辟自己的道路。他刊出序言是何等慷慨啊！其实几乎所有报纸在几个月前就已登载过了。而我的书分送昆特姆和“人民报”的编辑各一本，也是由他促成的！最好是用冷淡的态度去对待他。此外，我相信此书他还没有看过十五页。“佛格特先生”并不是繁难的读物，在当时他经过一年之后，仍旧没有翻过。他的格言是教人者，而不学习。

关于“拉薩尔派人”，我要在第二卷中才討論工联和合作社等等。因此我想，那时才涉及“拉[薩尔]”，然如有更直接的机会，还是現在先干。

关于对維也納人的工作方法，我的头脑如复元，下次将写給你。

附上庫格曼和刻特貝尼的信，閱后請寄还。我还没有作复。伟大的科佩尔尚未来此地。

你那味道絕美的紅色酒如果送点給我（又加一些萊茵葡萄酒或摩塞耳葡萄酒），对我現在的状况是有益的。

波兰人卡德从日内瓦来信，願担任法文翻譯者，該处似有書商可以承印。我讓妻把此信寄給希利，以便他在巴黎可以借此推动事件的进行。卡德絕對不适宜于翻譯，只好利用去吓吓摩西。

在两三个星期內我絕不会工作（这就是說絕不会写作），至多看看書，等伤处完全痊愈时（就在眼前，我想只是一、二天的事，那个腐烂点在行走中受到磨擦和刺激），便多跑跑路。要是还有第三个妖怪冲出来，那就糟糕。

現在祝我的亲爱的青年安好。

你的卡·馬克思

——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二月一日

一八六八年二月一日。

亲爱的弗利特：

希望你并没有生病，因为本星期你没有来信，也没有将庫格曼和刻特貝尼的信寄还（我需要这些信作复）。我上星期二去博物院，并散散步。星期三爆發一顆新疮。比較小，因生在左腎的上部，并不妨碍我的就坐。但走起路来要磨擦，又促进發炎，实在有害。

我相信这个怪物本星期会逐渐死去的。自经过无数次的失望以后，我迫不敢希望没有后继者。这个坏东西才见鬼啦。

附上希利的信。照此信看来，在巴黎的事情很糟，正和有关摩西的一切事情一样。我觉得列可侣也不是适当的人。至于在日内瓦的那个波兰人，自然谈不到。当你替“两周评论”写的论文寄来时，拉法格即把它译成法文，送登“法兰西报告”。

附上福克思从维也纳寄给我的维也纳剪页，由此可以看出拉萨尔和德里支在那里是怎样猖獗啊。同时无赖伯尔拿·柏克以大人物的姿态在那里出面。他现在成了仿倣俾斯麦派的“大德意志论者”。

你给法兰克福“交易所报”的论文如还有一份，请寄给我。

祝好。

你的卡·馬·

佛莱利格拉的行乞继续在進行，现在所获的已超过三万二千达列。

一一〇二 恩格斯致马克思 一八六八年二月二日

曼彻斯特，一八六八年二月二日。

亲爱的摩尔：

我缄默的原因是想同时在信中说明送酒的事。但替我装酒的人遭遇了一桩不幸的事故，至少将卧病两个星期，所以我至今没有来得及办这件事；如有可能，明天将自己动手来装。你会获得很好的一八六三年红色酒和一八五七年的莱茵葡萄酒；至于摩塞耳葡萄酒，只剩几瓶，而且在摩宁吞街，我不能让人去装。

我也追求过“星期六评论”，费了许多气力，才获得此项报告。你要是没有看到，我可抄寄给你——内中没有什么东西，不过总是

一种好的标志。

除掉年終結賬和營業再度兴旺时的加倍忙碌外，我还担任席勒院的主席，現在要从事于沒有希望的奔走，因为建筑基金的事必須在两星期內解决，而一切工作都加在我的身上。但我还是要替“两周評論”写东西。关于貨幣的事件对英国虽也十分重要并有趣，但这一次我認为把它放在后面，較为适宜，否則会失去重点，并且須有一种冗长的解释，因此使英国人仅認为一种討論單純貨幣本身的事件，而他們的習慣却会想像这和信用貨幣等等糾纏在一起的。你对此的意見怎样？

刻特貝尼的意見是要你在“萊比錫圖解报”上作些圖解，这个意見是十分出色的。这种宣传最深刻地打入平常人的心目中。并給了对此所需要的一切东西。这个人本来也可用，很願意干，对于一切場合和一切事件都有热心干預的要求。对于一个匈牙利人說来，是虛榮但不愚蠢的。你当时对德意志的奥地利人的評判是很对的。

波兰人卡德的签名对我的确成为一个不可解的謎。Cwi…ch-iewicz，这不是我的手迹知識、也不是我的語言学所能解决的。他当然决不宜于做一个翻譯者，而希利所写的又很糟。当列可侶单独要三至四千法郎，願做主要工作的摩西也还要他的一份，而你要著作权的报酬，从何处去找一个出版人呢？而且讓这些人“濃縮”和“法文化”嗎？摩西对于絕對剩余价值的形成一章，能力所及，与其說是將一頁縮成一行，宁可說將大摻其水，成为二十卷。这你自己会了解的；如果一个人以严格的辯証法为德国科学写作，后来在翻譯中——特別是法文的翻譯中——却落入拙劣人之手。

我对于“法兰克福交易所报”和对其他一切报一样，是寄給梅斯納的，从那时起，即沒有得到他的消息。我曾写信給他，他应从各种論文中編出一种广告。

我不喜欢李卜克内西的小报，早已达到极点了。内中不过是一种隐藏的南德意志的联邦主义。关于瑞士和普鲁士军事史的论文系按照格龙(卡尔)的意思，在“欧洲的联邦”上制造出来的，几乎每一句话都是错的。加以这个小报上没有一点东西，他既和汉诺威的各邦独立主义者以及南德意志庸俗的落后工人结合很密切，便攻击柏林“将来”的人员，而刽子手至少知道他们和这个无赖是同样的好材料。此外，我还只收到该报三期。

普鲁士人是怎样怀疑各新的省份的不忠实，可以从军队的分屯和组织上显示出来。例如三个汉诺威的步兵团和两个骑兵团驻在威斯特华伦或维则尔，而在汉诺威便只有两个汉诺威步兵团和三个骑兵团，但此外，在威斯特华伦有四个步兵团和两个骑兵团。在什列斯威—好斯敦，除一个团外，所驻的固然是本地的各团，却还有从旧的各省来的两个步兵团和两个骑兵团。在黑森，名义上固然驻有三团黑森的步兵，但内中的第八十二(第二黑森)团是由威斯特华伦人组成的！而且拿骚人往驻黑森，黑森人往驻拿骚，这两种人的一部分和旧的普鲁士团往驻马因斯。法兰克福终于是由蓬麦伦的步兵和莱茵的骑兵维持秩序的。

伟大的博洽德似乎接近了他的发展途径的目标。你知道，许多年来，他已经把自己牧师的意向，从美丽的斯泰达尔夫人转移到更美丽的许华奔夫人。这位夫人因健康不良的关系，每年被送德国的浴场，然后再接回去，而丈夫要顾到妻的健康，必须留守在家中。于是博[洽德]亲自带她走动，如许[华奔]和诺而兹一天告诉我的，“往哥尼斯堡行加冕礼”——，我对此自然问道：“谁的加冕礼？”我为着加冕礼，嘲笑这只长角的驴子虽足有半点钟之久，并且肥胖的诺而兹也大笑不止，这头牛竟没有察觉。但这个牧师医生使病妇和丈夫时常分离之后，突然证实病妇变成孕妇，并将在四月间分娩。这个高等牧师必定是在奇怪的方法中犯了何种不谨慎或不智的

事，够了，这只长角的驢子突然明白了，他抛弃这里的家宅，迁往柏林，当整个行猎的季节，虽仍旧留在这里，却卖出他的猎馬，脫去俱乐部会员的会籍，并非常仇視这个高等牧师，当后者为着东普魯士在这里發动一种征募，并送七百鎊給“将来”时，这只长角的驢子竟投入普魯士領事的怀抱，还同后者一起替官厅委员会征集了約三百五十鎊。一般俗人对此大有流言，上面的事虽完全只在秘密中传播着，然这个高等牧师的地位十分动摇，許多人說及他，居然表示輕蔑。他也不复显得那么愉快而幽雅了。我很想知道这件事怎样發展下去。（注意：这件事中的人名不要对他人提及。）

竭誠問候夫人、小姐們和拉法格。

你的弗·恩·

一一〇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二月四日

一八六八年二月四日。

亲爱的弗利特

收到“藥瓶”，至为感謝。

我的左臂下和左臂上还有两个沒有完全雕謝的苞蕾。不过它們不再妨碍我的行动。我感觉一般也要好一点。

你对于貨幣理論說目前不再深入，只大略提及一下，这問題有新的論証，我完全贊同你这种意見。

附上福克思从維也納寄来的信（务請寄回）。你看，你的文章在“交易所报”上發生怎样的作用。最好也許是讓維也納自己去干。那里注意到我的書，这就够了。全部活动很不成熟。当人們考虑到帝国的主要部分仍是农業占优势时，看到这种矮小的形态，真是滑稽。統治維也納的是金融，而不是大工業。同时这种喧囂声作为酵母，也沒有害处。

庫格曼已把杜林的“縮小的凱立們”寄來。我原認杜林對我的表示，只在使他人惱怒，這是对的。十分令人注意的一件事是這個柏林的誇張者對穆勒、羅雪爾等持那樣粗野的腔調，而他對於我的討論却是誠惶誠恐，小心謹慎的！據他的意見，除凱立外，李斯特是十九世紀最大的天才。我今天在博物院看到“資本與勞動”的另一個小冊子，他在“罵”拉薩爾。這幾天，我把他的作品寄給你看看。

本年畢竟不會有戰爭。那些傢伙對於國內的狀況都有些害怕。同時，俄羅斯人不會令人缺乏刺激劑的。如不能造成德、法相斃的局面，他們就沒有戲唱了。

科佩爾於星期日来這裡，星期三將再來。他來此是替漢諾威王办好金錢的事件。他是一個快樂的青年。庫格曼強迫他的表兄弟洛特細爾德鑽研我的書。

瑟勒麥的信對我來說沒有多少新的東西。然特致感謝。祝好。

你的摩爾

郵寄書籍處的箱子鎖上了，報紙的剪頁要到明天才能寄出。

一一〇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二月十一日

曼徹斯特，南門七號。一八六八年二月十一日。

恩格斯致摩爾先生的備忘錄！

我已收到你的和你那可敬的秘書的信，特將維也納的剪頁和邁耶的信奉還。這在衛登麥爾家是一種可怕的災禍！我的意思是給“辯論”送一篇論文去（經過利希脫），打鐵要趁熱。本星期就發出。法蘭克福“交易所報”的“專家批評”是非常快意的！這些維也納的文人盡是由各種環境中生長出來的猶太人，他們完全知道這種喧擾，他們正確地注視奧地利以外的德文報，這是很明顯的。

杜林很有趣。对罗雪尔、穆勒等的攻击，自然是他所要求的東西——但那种狼狽的評論腔調和这种小册子的冲撞的神气是怎样不同啊！

我也不相信会有战争，理由就在和平同盟認為它是不可避免的；無論如何，沒有大的联盟，薩多瓦已經使波拿巴不能对德意志开始作战。因为他在最好的場合，只能获得奥地利（英国和向来一样，甚至比向来更甚些，在軍事上是不算数的），普魯士和俄罗斯都反对他，所以这事件很糟。意大利也不能干什么，他对这件事实在不相宜。他会被打倒。甚至伟大的卡尔·叔耳茨——前学生將軍綽号“屁”的——已經把这一点秘密告訴俾斯麦了。

現在快七点，我还没有进晚餐。必須先跑回家去，所以今天不写了。

你的弗·恩·

一一〇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二月十五日

一八六八年二月十五日。

亲爱的弗利特：

自昨天起，我又被迫看家，因为左肩胛骨下面的怪物恶毒地發展出来了。这臭东西似乎不会停止活动的。

我从波尔多接到一切結婚的文件。因此大为担心。四月一日要举行婚礼，还没有替劳拉备办一点东西。究不能把她和女叫化一样送到世界上去。我已經写信到荷兰去，但没有回音！

我只写这几行，因为今天書写的姿势不方便。

你接到重要的小威廉后来的报纸嗎？自最初两期后，我没有听到或看到什么。

祝好。

你的卡·馬·

一一〇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二月二十日

一八六八年二月二十日。

亲爱的弗利特：

同时附上維也納報的一種有趣的剪頁，這是由福克思寄來的。

波克海姆已經把李卜克內西寫給他的信告訴我了，但我必須馬上把信寄回給他。下面是信中的摘要：

“請告訴馬克思，昆特燻博士写好了一长篇批評，并在一次演講中，从純粹科学的观点，用極力推荐的方法，提及过这种著作。請再告訴馬克思，我們的報現出一千三百份，平均分布于整个德国，他当催促恩格斯供給它一篇关于‘資本論’的論文。我自己現在沒有工夫从事于这样的一种工作。”

你如認為值得給該報寫一點東西，最好这次把論文寫得長一點(用摘錄)，使它也可作几期登出。波克海姆大概會把他送到那里的“俄羅斯的亡命者”的原稿給你的，如果你沒有該報的話。

附帶說一句，昆特燻博士在羅雪爾保護之下，現在(或過去)自行出版一種經濟學的定期刊物。

講到健康狀況，天天在變化中。

祝好。

你的卡·馬·

一一〇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二月二十日

曼徹斯特，南門七號。一八六八年二月二十日。

亲爱的摩尔：

本星期你必須完全把我看作是不能工作的。因棉花突然涨价

的結果，我在營業中的工作多得可怕，從早晨到晚上七點休想出賬房間，而在晚上八點前沒有進餐的機會。你懂得，這樣還能做什麼。希望該死的膿瘡已經消滅了。竭誠問候你的夫人、小姐們和拉法格。

你的弗·恩·

一一〇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三月一日

一八六八年三月一日。

親愛的摩爾：

整個上星期，從早到晚在營業中勞苦地工作，絕對不能做什麼。我想現在是過去了，本星期大概又會恢復正常的生活。

附上梅斯納的來件。他的草稿自然絕對不能用。我將看看，是否能替他亂湊一點較好的東西。可惜現在我已將論文送給他了，否則很可從那里找出一些來。

我將替小威廉寫點東西，從原文摘要困難的，但對他的讀者漫談一些主要之點。我對這種小報也只看過三期，這可能是由考·斯特魯威編輯的。自小威廉本人擔任後，他的南德意志原始內容的聯邦共和主義（這個人是認真的）又突破一切，充分發揚了。這個傢伙甚至刊登卡爾·格龍的東西！

你的膿瘡情況如何？希望這畢竟是最後的一次。

葛革君固執己見，要把“歐洲聯邦”送給我（這個傢伙想我會替他找一個經銷處，因此有這種誠心）。這種報既是在同一時候，并用同一聲調、以德、法文出版，把你的書在上面登載一下，並不壞，葛[革]且已允許介紹你的或我的論文。你以為怎樣？

竭誠問候你的夫人、小姐們和拉法格。

你的弗·恩·

一一〇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三月四日

一八六八年三月四日。

亲爱的弗利特：

你从附上的废料可以看出，在后天以前，要是付不出七鎊五先令，我的“财产”当被查抄。

左臂下的脓疮骚扰现已成为一种残余，大概馬上会消灭的。

今天因头痛剧烈，只写这几行給你。

要防范梅斯納私自写出無聊的东西来。这只驢子原来只把报上的东西寄回了。

附上栖·迈耶的废纸，务請寄回。

祝好。

你的卡·馬。

一一一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三月六日

一八六八年三月六日。

亲爱的弗利特：

收到十鎊，至为感謝。

梅斯納允許的“社会民主党人”沒有寄来。由此証明他并不是守信的。例如确定給巴黎的份数也沒有寄去。可敬的摩西老在那里說謊，直至“法·兰·西·报·告”現在終于指明，他因許多賠償等等的結果，馬上会完全退出舞台。

爱喜和夫的濫調，沒有看到，因許久以来，就沒有見過“将来”。他的兄弟既是書商，而且特別干經济学一方面的業務（这个兄弟是杜林博士某些著作的出版人），所以这已經是爱[喜和夫]对同一題

目作講演的充分理由。

我的头很痛。但当脓疮的最后痕迹完全消灭的时候，它大概就会逐渐“匿迹”的。

昨天又写信往荷兰，因为事情会达到燃眉的境界。老拉法格已令在波尔多完成必要的結婚啓事等等，并送来全部文件。他期望下月初在此处举行婚礼，然后一对新人去巴黎旅行，接着他也要去的。关于啓事，我們这里还不敢采取必要的步骤，因为妻对于劳拉至少最需要的东西，还没有准备。善良的佛萊利格拉备办这一切是很方便的，但他也正是“貴人”。

只要这件事办妥后，整个家务負担会大大地減輕，因为拉法格簡直是和住在我們家里一样，而用費因此显見增加。

关于“批評”一項，我以为你在照顧李卜克內西之后，应听任德意志人去干，只須推动英国人。第一，一种英国批評在德国的回响比起反轉过来的回响要大得多，第二，終于要拿这东西去弄錢，这里是唯一的地方。

麻克劳德君对于他那可怜的、炫学而迂腐的銀行著作，竟印第二版了。他是一只很自夸的驢子，对于每种东西作無味的重复，一、写成代数式，二、写成几何式。我在邓克尔出版的分卷⁽¹⁾中已經偶然打击了他一下。他的“大”發見为：信用是資本。

祝好。

你的卡·馬·

[1] 馬克思一八五九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学批評”。

———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三月十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八年三月十日。

亲爱的摩尔：

不要忘記把梅斯納的來件寄还，否則我無法作复了。

荷兰人如不馬上写信給你，我将看看能干什么，这总是要費点力的。

營業中的風暴已开始平息，我晚上也重新工作了。你关于“两周評論”所說的完全对，內中所載，以后在德国可以再利用的。这部書应尽可能迅速地加以推动。但你懂得，晚上要到七点半至八点才吃到晚餐，也就做不了多少工作。

附上小愛喜和夫的來件。——你会看到，除他的兄弟外，他还有講經濟学的“理由”。

俄罗斯人又把土耳其的事件延期了。当他們沒有鐵路的時候，我总不相信他們的任何种严肃的行动是严肃的。加以他們內部發生一种非常的飢荒。

俾斯麦的光荣等等的支出开始在生产。一八六四年——普魯士的人口为19,250,000。一八六七年——各老的省份为19,668,000。按照向来的比率——每年增加250,000，应当为两千万。所以比率减少一半。在閔斯德、民登和科不林士（除其他地方外）行政区的人口确实减少了。最大的增加在柏林和杜塞尔多夫行政区。

你的弗·恩·

——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三月十三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八年三月十三日。

亲爱的摩尔：

挨內恩的信我还是沒有，無从給梅斯納。今天要想准备一个广告，但被扰乱了。

附上維也納的來件。已經写信向小威廉查問。我想，大体我会接受，但表示这事件必須保持秘密，“以便我在‘維也納新聞’的其他联系不致被打乱”。

关于你的書同样有两篇論文寄給威[廉]，对工人們是完全通俗的(就是威廉也会懂的)。

同时对他灌輸他的任务，使他在国会批評新的工商業条例(內中也有工厂立法)。利用这个机会替这部書作广告，是太好了，我确信这也会尽量实现，因为就是御用的經濟学者也必定从書中找材料。

从昨天起，我又恢复工作能力——在一方面，晚間回来較早，在另一方面，我發見，从前因飲了一种大概被汉防己子(cocculus indicus)毒化的啤酒至两个星期之久，以致整晚被麻醉。昨天偶然更換啤酒桶塞子，嗅出异味，遂找出我的消化不良的原因。

脓疮怎样了？

你的弗·恩·

——一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三月十四日

一八六八年十一月(1)十四日。

亲爱的弗利特：

从本星期初起，我的右臀部的脓疮和緩了(还没有完全消灭，因此行路困难)。不管怎样，我跑到博物院，因为这样长久关闭并躺在家中(这种情况已經超过四个月，不过当然有些間断罢了)，要使我發狂的。然因此种种，我确信現时的發疹只是最后的余痛。順便說一句，在博物院內，除其他外，对老卯勒(巴威的老枢密院顧問，他以希腊摄政者之一的資格，已經占重要的地位，并首先——远在烏尔卡特之前——指斥俄罗斯人)有关德意志的瑪尔克、村落等等情况的最新的著作，勤苦地加以研究。他詳細証明土地的私有财产到后来才發生等等。威斯特华倫大地主的無聊的意見(墨塞耳等)以为德意志人每个人是各自为政地定居下来的，以后才組成

村落、区等等，这完全被駁斥了。現在有趣的恰恰是：在某個期限內（德意志起初是每年）重行分配土地的俄羅斯方法，在德國某些地方直保持到十八世紀，甚至到十九世紀。我所提出的亞細亞或印度的財產形態在歐洲到處構成發端，這個見解在此處（卯勒對此并無所知）得到新的證據。但就俄羅斯人講，即在這一方面，一種創始的要求權的最后痕迹也都消失了。他們所保留的，就是現在還固守着而他們的鄰人早已一掃無余的那種種形態。老卯勒的書（一八五四和一八五六年等各版）是用真正德意志的學識寫出來的，不過同時用更隱密的和易讀的方法，這是南德意志人（卯勒出自海得爾堡，但這東西還更適合于巴威人和提羅爾人，如福爾麥拉叶和夫拉斯等是）優于北德意志人的地方。老格林（法律的考古史料等等）也到處受到斥責，這就是說，在事實上而不是在言語上。此外，我已考察過夫拉斯等關於農業的東西。

附帶說一句，你必須把杜林的作品寄還，使我得同時對我的書的校樣進行工作。你從杜[林]的作品中當已看出凱立的大發見是什麼，即人類在農業中是從較劣的土地達到較優良的土地。有一部分是由于從垦植無水的丘林等地下降到潮濕的低地。特別是因凱[立]君認卑濕地和這一類的地為最豐產的土地，是必須首先开垦的。末了，因英國在美洲的殖民是自可憐的新英格蘭開始，這里，特別是馬薩諸塞，為凱立的典型土地。

你為這部糟糕的書費盡氣力，十分感謝。挨內恩的信，我沒有找到，但你寫信給梅斯納說，那信已給我，也就算了。我從維也納接到同樣的信，不過稍有改變。特將福克思寄給我的關於拉薩爾的剪頁附上。除大流氓伯·柏克外，在維也納有魯協，這個流蕩者在那裡為着哈慈費爾德的金錢（如我們的約·菲·柏克寫信給波克海姆所說的）——附上的維也納有關拉薩爾生平的文章就是他寫的——頌揚易齊施為上帝的兒子，而老淫婦為聖母。

荷兰方面还老沒有消息，婚期已决定四月八日（我費了气力，才对拉法格把事情这样推延下去）。此外，我于本月十七日（下星期二）約須付五鎊水費和煤气費（也是最后的催償）。講到荷兰人的事，我覺得除非我——不先期通知——再亲自突击外，榨不出什么东西来。但在現時，实在談不到。

杜林和“秘密顧問”瓦根涅(Wagner)〔2〕之間發生爭吵，前者譴責后者窃去他的手稿，或我所知道的关于工人合作的东西（这是波克海姆告訴我的），你已看到这种新聞嗎？

祝好。

你的卡·馬·

我已从卯勒的書看到：关于“日耳曼的”財產等等的历史和發展的意見的轉变，是从丹麦人而来的，他們似乎从一切角落里研究过考古学。但他們虽是这样推动着，到处总有些停滞。并缺乏正确的批評本能，尤其是缺乏标准。使我最为惊异的是，卯勒时常提起非洲和墨西哥等等作为例子，对于克勒特族絕無所知，因此把在法兰西的公共財產的發展也完全归入日耳曼的征服者的名下。“好像”——布魯諾君会說——“好像”我們还没有从十一世紀取得一本完全共产主义的克勒特族的（威尔士）法典，“好像”法兰西人近年来沒有在各地掘發具有克勒特族形态的原始区！好像！但这事件是完全简单的。老卯勒于德意志和古羅馬的情况外，只研究过东方的（希腊-土耳其的）情况。

〔1〕 三月之誤。

〔2〕 原信作 Wagner。

——一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三月十六日

一八六八年三月十六日。

亲爱的弗利特：

附上庫格曼所接到的一个年青的俾勒斐德厂主〔1〕的信。他

以为我从前必定是一个縫紉机的厂主，这一意見特別有趣。但这些人要是知道，我对于这一切东西是懂得怎样少啊。

也有一个不可避免的問題，即現在怎样办？这些家伙願有奇迹治疗的方子，而对于已經比較明白指示的火治疗和鉄治疗，却看不見。

多尔佛斯(在亚尔薩斯)篡取一种虛伪的名譽，真是特別！这个騙子远在布立格茲等这种英国人之下，他和工人們所訂的契約——只有墮落的無賴才能訂立此等契約——使他們在实际上构成他的农奴殖民地，他实实在在也把他們“当农奴”般看待，并和任何人一样，干脆予以掠夺。这头牛新近把涉及“应围在牆壁里面的私生活”的出版法中討厭的节段提到立法机关。因此他的博爱的魔术也就到处显示出来了。

英国人現在对待在爱尔兰的政治犯或仅为嫌疑犯或简单拘留者(如“爱尔兰人”的皮哥特和“新聞”的薩力凡)的方法，在事实上是超过大陆——俄罗斯除外——所提供的一切例子。这是一些狗啊！

祝好。

你的卡·馬·

(1) 考斯道夫·迈耶。

——一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三月十七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八年三月十七日。

亲爱的摩尔：

昨晚为着你的煤气等等的五鎊，还沒来得及詢問出納員，他就跑开了，我又不能从任何地方借到一张鈔票——現在特附上，希望此項迁延沒有引起你的重大的麻煩。我对自己的事情只要弄得稍

微明白一点，这几天会再有錢寄上。拉[法格]已經布置住所等等嗎，他不能帶新夫人到他那備有家具的房間去住嗎？

茲將校樣和杜林的東西寄給你；今天早晨我忘記帶這雜貨了。急忙中。

你的弗·恩·

——一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三月十八日

一八六八年三月十八日。

親愛的弗利特：

收到五鎊，感謝之至。

勞拉和拉[法格](結婚後)將先去巴黎旅行，然後在這裡(如果找得到，約在灌木茂盛的平野⁽¹⁾)租住宅，拉法格還要經過最後的考試(他已在巴托羅繆醫院經過了其他考試)，再去法國一些時候，於是遷居美國，他的父親有房屋和莊園在那裡。

higid, hid, hiwisc 這種字從何而來(人們在英文中稱 hida 為土地，在耕種上，這種土地用犁就夠了)。更有德文字 *Wiffa*。(這是確定土地的一種標志——即宣布土地是被圍，然不過一種標志，並沒有真正圍起來——建立了，我們稱這種標志為 *Wiffam*。)

祝好。

你的卡·馬·

(1) 罕普斯忒灌木茂盛的平野。

——一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三月十九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八年三月十九日。

親愛的摩爾：

附上兩張二十鎊鈔票，共計四十鎊，希望至少足夠最迫切的需

要。小劳拉去美国作蜜月旅行，我却沒有想到。婚期为四月八日，是星期三；倘若是星期五、星期六或星期一，我容易来参加典礼。

老卯勒的著作很出色；然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这种东西已有很多的材料存在着，而一般教授先生是怎样不知道就中取材啊。

那盎格罗薩克森的文字，我将尽力找出来，但这里既沒有盎格罗薩克森文字典供我应用，必須将就其他来源，不过在盎格罗薩克森文特殊的大字彙中，此等来源是很有問題的。尤其要确定正确的拼字法。講到 Wiffa 这个字，要問：它在何处出現，因此使人知道它是具有北德意志語的音变，或南德意志高地語言的音变。它如果是南德意志語，你必須比較格拉夫的“老标准德語字彙”、斯麦勒的“巴威字典”或瑞士的斯达尔德的書。格林的“法律的考古史料”中沒有这个字嗎？

此地倒霉的席勒院可詛咒的事件（当时是谷謨拍特推我进去的，后来他不再过問），現在終於达到一种危机，到星期三，这件事即有分晓。我在这几天內必須大大地努力干一下——我正忙碌中——因此难得騰出工夫来做那英文的論文。从下星期三起，我有闲，当首先把它弄好不誤。关于此地的事件，一切希望是存在的，即不管博洽德和其他德意志的各私派怎样，我——一切都系于我——要把这事情好好地做到底。因为四年来我参預其事，成敗都使自己身当其冲，所以必須干。

你对于脓疮既沒有說及，我認為大概已經消灭，不再發生了。

这里最有誠心讀你的書的人是撒·穆尔；他在徹底地研究，已超过六百頁，并繼續勤勉地苦干。

竭誠問候。

你的弗·恩·

据“泰晤士”的消息，普隆普隆当举行俄、普、法同盟的仪式。

这个波拿巴的情况似乎一天一天变坏了。愚蠢的普鲁士人在所吞并的地方之一不断地逮捕并搜查住宅。校样和杜林的东西今天或明天寄上。

——一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三月二十三日

博物院，一八六八年三月二十三日。

急忙中。

亲爱的弗利特：

我以为劳拉定将收到四十镑的事告诉你了。但她坚称我没有委她做这件事。因此误会了。

整个上星期，我有了许许多多的血玫瑰；左肩腋窝的废物特别顽强而困苦地消灭了。就一般讲，我觉得好得多，在事实上可认为痊愈，我有把握说这件事已近尾声。

同时我把施维泽尔的东西寄上，但用过后，务请寄还。梅斯纳写来几行，向我愚蠢地报告他已通知施维[泽尔]，非至我有表示，不得继续于他的摘录！是怎样笨啊！我已马上试作补救。不管施[维泽尔]的次要动机是什么（例如使老哈慈费尔德恼怒等等），必须允许他干这件事。他虽到处弄出错误，却刻苦钻研过这部书，并且知道重点所在。这种“误用的意识”总还比一个海村的“公正的意识”或一个小威廉的“高贵意识”有用些！黑格尔曾忘却举出懈怠乃是“高尚意识”的重要因素。

关于各种各样事件的详情，下次再写。

祝好。

你的卡·馬·

一一一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三月二十五日

一八六八年三月二十五日。

亲爱的弗利特：

昨天本要在博物院写信給你，但突然極不舒适，因此只好把手中一部最有趣的書丟开。眼前忽然像有一朵黑云遮住。头痛得怕人，而胸部也受到压迫。我緩步走向家来。空气和陽光頓使人感觉快意，到家后睡了一些时候。照这样的情况是要我抛弃原来的一切工作和思考至若干时之久的；但即使我有旅行的資力，对我來說也是困难的。

关于卯勒：他的一些書是非常重要的。不仅是原始时代，即有关帝国的自由都市、具有特权的大地主、公家权力、自由农民和农奴間的斗争方面后来的整个發展，也都赋予一种嶄新的形态。

在人类史上和在古生物学上的情形一样。近在眼前的事物只要經過某种成見造成盲目的愚昧，变成原則后，甚至連最重要的人物也看不出来。后来当时候到来时，人們对于到处暴露出来的以前看不出来的东西的痕迹会觉得奇怪。对于法兰西革命及其相連的啓蒙时代的第一次反动，自然是把一切东西都看做中古的、浪漫的，甚至像格林这样的人也不能免。第二次反动是越过中古去看每种民族的原始时代，这和那种社会主义的趋向正相适应，虽則那些学者絕沒有想到两者是有連帶关系的。于是他們在最古的时代中發見最新的东西，十分惊讶，而講平等的人們所达到的一种程度，甚至要使蒲魯东看見害怕。

我們大家为这种成見造成盲目的愚昧所拘束，是怎样厉害啊：恰恰在我自己的地方，即在罕斯呂克，古德意志的制度直到最近的年代，仍繼續存在。我現在記得，我的父亲以律師的資格，对我談

及此事！其他証据是：如地質学者，甚至最优秀的如居維叶，怎样把某些事实完全倒置起来，像格林这样一批有力的語言学者因被墨塞耳（我記得他很高兴地認為在德意志人中永沒有“自由”存在，只有“空气造成奴隶”）等所控制，竟把最简单的拉丁文句子譯錯了。例如塔西佗的人所共知的句子“*arva per annos mutant et superest ager*”，意思是：他們（經過抽籤，因此在后来的野蛮人的一切法律中也有抽籤）更換耕地（*arva*），并且留有公地（*ager* 和 *arva* 相反，是公地），格林等譯为：他們每年耕种新的田地，并且老是剩着（沒有耕种的）土地！

同样，“他們单独并隔离地耕作”这句话便証明为德意志人自古以来，和威斯特华倫的大地主一样，在单独的庄园中經營农業。但在同一节中更說：“他們不是以我們的方法，用集在一起的和互相連接的建筑去建立村落：而是每人用一种沒有开垦的空地圍繞他的住所”，这样的日耳曼原始村落形态，仍存在于丹麦各处。斯干的那維亚对于德意志的法学及經济学自然必定和对于德意志的神話学一样，十分重要。我們从那里出發，才能够再解释我們的过去。此外，甚至格林等也在凱撒时發見德意志人总是以同宗的組合定居，而不是单个人定居的：“他們是按照血統和亲族居住的。”

在德文和北欧文中的一般不过是指公地，特別不过是指从公地分离出来的私有财产，如果老黑格尔知道这一点，他当怎样說呢？于是可詛咒的邏輯范畴，原来出自“我們的交际”。

夫拉斯的（一八四七年）“有史时代的气候和植物界，两者的历史”，是很有趣的，特別是指出在有史时代，气候和花卉的变迁。他是达尔文以前的达尔文主义者，甚至認物种起源于有史时代。但同时是农学家。他以为农民很喜欢的“湿度”在耕种中——并和耕种的程度相适应——丧失了（因此植物也从南方移往北方），結果

出現了树木少的大草原。耕种最初的作用是有益的，終于因树木的砍伐等等，荒废了。这个人不仅为化学家、农学家等等，同样为渊博的語言学家（他著了一些希腊文的書）。总结起来是，耕种如听其自然發展，而不加以有意識的控制（他是市民，自然不談到这一点），后来即成荒地，如波斯、美索不达美亚等和希腊是。所以不知不觉又有社会主义的傾向了！

这个夫拉斯对于德意志民族来說也是有趣的。最初是医学博士，后来做視察員、化学及工艺学教师。現在是巴威兽医組織的首长、大学教授和国家农業实验場等等的場长。看起来他在最近这些事業中已达到高齡，但还仍然是快乐的青年。在希腊、小亚細亚和埃及，游历很广！他的农業史也是重要的。他称傅立叶为此等“虔誠的和人道的社会主义者”。講到阿尔巴尼亚人等等，是“各种奇耻大辱的通奸和强奸”。

对于农業中新的和最新的东西正确考察一下，实有必要。物理学派和化学派是对立的。

請将庫格曼的工厂主〔1〕的信寄还，不要忘記。

没有什么比能在这里看到你更使我高兴的了。

你的卡·馬·

附带說一句！爱得加的种植者的帽子又找着了，你这一次可以把它帶給丽子夫人。

〔1〕 考斯道夫·迈耶。

一一二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亲爱的摩尔：

給“两周評論”的論文，可惜非至星期二不能弄完。糟糕的席

勒院事件耗費我一整个星期，直到昨天，才终于把它了結。我要是沒有成功——我的主要传令員的一些愚行又把一切弄成問題了——当大丢其丑，在整个曼徹斯特的面前变成笑柄；若于營業中被人打一記耳光，在这里自然是一个人所能遇到的最坏的事情。于今却是一大胜利，并給予一个如願相償的机会，使我能够好好退出，不再正式参加；現在得充分向这一方面进行。这件事使我不能完成那篇論文，不禁加倍恼怒；当然，我本可将它馬馬虎虎弄成，然这里却很要注重質量。

瑟麦勒有了一种很好的發見： C_nH_{2n+2} 級碳化氢的沸点定律，而且确是四个同質异性級中的三个，关于第四个，还是很少分析出来的。

我于星期三晚九点到你家来，如果可能的話，还会早一点。

附上的論文是从那个角落里来的呢？俾斯麦的一封信也使人开心。

竭誠問好。

你的弗·恩·

关于 Wiffa, 我沒有找着什么。反之，你在 higid, hiwisc, hida 中，如果不是三个不同的字混在一起，至少是把其中的两个混在一起。

盎格罗薩克森文的 hiwisce, 旧薩克森文和旧南部高地德文的 hiwiski, 旧佛里斯兰文的 hiskthe, 旧北欧文的 hyski, 新北佛里斯兰文的 hiske = familia (家庭)。

Higid 可能是盎格罗薩克森文的 hegian 的分詞，这个動詞是指筑篱圍繞。

hide, 現在有些地方还表現为土地的尺度，是否由此作成，或和 hide cutis, 盎格罗薩克森文的 hyde 有联系，我沒有盎格罗薩克森文的字典，不能加以判断。

——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四月十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八年四月十日。

亲爱的摩尔：

附上小威廉和錫柏尔的信，請把第一封寄还。可怜的錫柏尔情况似乎很不好。我大概将在十天之内去看看他。

再附上給梅斯納的一种广告草稿；你以为怎样？时至現在，这个广告用不着急迫了，他因复活节的集市，也不能登广告的。

小威廉的小报四至十四期，我昨天寄給你了。这种报蠢得可怕。一个家伙住在英国这样久，有你、我的書，应当从工人們供給他的材料中确切另写点东西出来，而不是单纯完全照抄。这种报具有整个联邦主义的斯特魯威的性質，它把算在我們方面的一些反联邦主义的章节結合在一起，这就發生了一种滑稽的作用。

我回来后，發見此处有这样一堆工作，直到昨天，才能看到谷謨拍特。附上处方一紙；在最初的四、五天中，你只須日服两次，以后是三次，在餐后一点半至两点。此外，要生活舒适，多多运动。谷謨拍特笑你硬說砒剂使你变成愚蠢。

关于議會言論自由的表决，可由下列一点加以解释，即俾斯麦事先說过，他替普魯士謀取和平，将对这一点讓步。所以决不是如我們所想像的，为市民勇敢的証据！

威[廉]对美国的协定所說的，从头至尾，自然都是無聊的。

不幸我对杜西要作一訃告。可怜的刺猬在它的窟中咬了一个圓洞，把它的头藏在里面，因弄得那样不得法，昨天早晨去看，已經悶死了。但願它的尸体安靜地躺在葬所，而第二个刺猬有較好的幸运。

在我离开的三天中，利物浦的那些家伙把棉花从十辨士提高到十三辨士，欺騙抬价，每磅不下三辨士。因此我有許多工作要做。幸而中間有些节日，使我能利用去完成对畢士烈論文的摘要。我馬上干起来，幸于今天結束了。竭誠問候你的夫人和小姐們。

你的弗·恩·

婚礼在此处是隆重举行的；那些狗打上綠領带，为六个小孩开一个茶会，把拉法格的玻璃水池用作酒杯，而可怜的刺猬是最后一次的被灌醉。

一一二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四月十一日

倫敦，一八六八年四月十一日。

亲爱的弗利特：

首先对于不同类的、很值得敬重的刺猬，表示一般的吊唁，而小杜西且表示特別的吊唁。

鴉片烟的处方今天收到，很好。在臂下的疮，自你去后，变得十分累贅。

关于現在巴黎的一对青年，有最令人滿意的消息。他們显然非常快活。拉法格把和倫的小册子和关于法兰西財政的另一小册寄給我。后一本沒有意义，前一本将在这几天寄給你。我写信給拉法格說，“在这样一个紧要的关头”，他还有工夫想及我，并把刊物寄給我，这深切証明，“他必定是屬於一个較欧洲人种为好的种族”。我們时常是互相“嘲弄的”。

“动产信用史”都看过了。关于这个问题真正的精华，在事实上，我于許多年前在“論壇”上已写得較好。这个作者熟習此項業務。他自己是巴黎的銀行家。但他除官方的材料外，实际上并無

其他材料，关于信用，在他的报告中是自行供給的和在交易所记录所記的事实。秘密材料只能靠法院的途径提供出来。尤其使我惊异的是：真正的詭計都溶化在交易所的証券交易中，在这一方面實質上一直是伪装的，自劳以来即沒有新的东西！在海峡的这边或那边都沒有。在这些事件中有兴趣的是实践，而不是理論。

附上庫格曼的信（請寄还）。自你离去后，我写了信給他。不过因左臂的关系，現在动笔困难，特把佛萊利格拉給我的信附去，使他因此接到充分的書面的东西。我也对他說过，关于从前的詢問，無論如何，在几天之內当予答复。然在日期上，他“弄錯了”。这不会很近的。

請趁下次郵班，把施維澤尔的文件寄給我，不要忘記。

你从今天的“泰晤士”（電訊）上会看到，我們在日內瓦尽力获得一种完全的胜利，劳动時間从十二点减至十一点，而劳动工資提高百分之十。事情的發生如下。你几乎还没有离开，日內瓦的代表即来此間。工人们派遣使者来倫敦，来到这个可怕的飞姆法庭，这种事实有决定的力量，和从前巴黎青銅業工人的罢工一样。企業家相信倫敦的力量和战斗金庫。这会对英国和大陆的工人们指出，只要他們真正有必需的資金等等可供应用，他們在我們方面具有何等的力量啊。

威廉和錫柏尔的信奉还。你的草稿不是在你那流利的風格中写成的。我的左臂今天特別疼痛。当此病过去，将把你的草稿和我的粗率修改寄上。

孩子們囑竭誠問候。在事实上，为着她們的緣故，我願意你住在倫敦，而不是住在曼徹斯特。

問候朋斯夫人。

你的卡·馬·

一一二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四月十七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八年四月十七日。

亲爱的摩尔：

用商人的話來說，和倫的小冊子“仍在等待中”。

在証券交易中，理論的沒有興趣，又沒有新的可供描寫，這是一定的。一切都在虛偽的炫示下，溶化于欺詐之中，除方式外，不能有什么交換。此外，“动产信用史”的秘密材料可以并且也許在帝國滅亡的時候，即使沒有法庭的干涉，也會出現。

日內瓦光榮的勝利，我于星期六晨已在各報上看到。當愚蠢的庸人把國際協會看做是這事件真正的杠桿和担当者，而全部榮譽現在都歸于它的時候，這事件便更美麗了。你應已看出它的居間人是警察長官坎珀利阿君和高貴的、嚴肅的阿馬德·葛革。阿馬德君在我們的力量面前想已發生新的敬意。此外，在這種事件後，我願意知道，人們在德國不讓國際協會受到騷擾，還要等多久的時候。

附帶說一句，工人的事業進行得很好。最初是比利時，其次是日內瓦，現在為波倫亞——這事還沒有加罪于國際，倒使我奇怪起來——沒有地方再表現停頓了。

施維澤爾的東西你應已收到。

明天擬寄給你——我把它們放在賬房間，忘記了——一、小威廉的一張新的小報，二、愛喜和夫續出的悲歌，三、“將來”編輯部關於伏格特的奇異論文的一紙宣言，你會由此看出，那是怎樣的臭傢伙。

我的時間有限，對你的書的摘要，比我從前所想的，工作要多些，既做這種工作，總也要弄得很妥貼，而不單是為着這個特別目

的。下星期在營業中有休息，我想將有較多的工夫，我如果在晚上四至五點離開，那一整晚便帶有另一種工作的性質。

庫格曼的信奉還。他用分裂和壓榨海綿等方法除去子宮肉瘤，很使我發生興趣，他那時必定會更詳細地親口告訴我。但利用這種肉瘤使微耳和變成共產主義者的企圖，很像一種子宮外妊。即使微[耳和]在政治或經濟學上有認識和理論的興趣，這個善良的市民也太忙碌了。

此外，你在往游大陸之前，自然先來這裡一趟，並且要踐約，帶杜西回來。

手臂現在又可以休息嗎？庫格曼推薦砒劑，然你也許還有一些顧慮。瑟[勒麥]當時服此藥很多，從沒有感到絲毫不利之處。

竭誠問候夫人和小姐們。

你的弗·恩·

一一二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四月十八日

一八六八年四月十八日。

親愛的弗利特：

直到今天還在休息，不能離開。手臂發炎，化膿很多，以致它不能擔負一點東西，就是運動也受妨礙。今晨化膿已完全停止。單純的傷口結疤迅速。我今天又將外出。現希望借砒劑的幫助，使這討厭的臭瘡告個結束。

附上的維也納來件，是福克思寄的，鉛筆記號也是他劃的。

星期二我必須付學校五鎊，又替杜西付體育學校一鎊五先令。如有可能，請立刻將此數寄給我，為着孩子們的緣故，十分高興。

出游的事還有周折。庫格曼所作的結論太急促了。我從前只

写信对他說，几时会前去。

附上柏克的呼吁，又表現是怎样缺乏紀律。我們在倫敦各工
联中已經从事募集，巴黎的人們也有同样的行动，因为他們現在才
通知我們，以后仍需要款項，倘若他們于同一日从日內瓦来电，那
一切都弄妥了。

祝好。

你的卡·馬·

一一二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四月二十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八年四月二十日。

亲爱的摩尔：

附上五鎊鈔票两张，借以滿足教师的要求。

日內瓦人的迟鈍懶惰正像那些人。此外，在同盟罢工結束之
后，世界各处的人还应当帮助日內瓦人付清罢工时所負的債，这也
是一种天真的企望。我在这里从沒有遇見这样的事。因为当同盟
罢工繼續时，人們只是要求予以維持。

“維也納报”对于一种因工業目的所形成的故意的紛乱，似乎
表示尊崇，这种紛乱显然是从那天然的、簡直沒有办法的紛乱中移
植过来的。但人們总是趋向一种决定性的資產階級的傾向——这
种报也不再报告工人的會議，只是加以教訓。

竭誠問好。

你的弗·恩·

一一二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四月二十一日

一八六八年四月二十一日。

亲爱的弗利特：

收到十鎊，至为感謝。

昨天我又出去散步，現在小燕妮正好來了，借口你會寫信託她管制我，因此又逼着我出去。

手臂已復元，只是痊愈的地方有些發癢。許多年來，我現已有一種特別的觀察，就是當我患膿瘡時，小便完全是清潔的，而在平常的狀況之中，尿中有石灰汁，或其他沈澱。在實際上，那種礦物的沈澱現在又出現了。谷謨拍特對此也許知道加以解答。

附帶說幾句！現在威廉也將他的小報送給我。這個人是怎樣的操守堅定啊，稱我的“伏格特先生”為一本“有勞績的書”，而不是說，內中有許多不好的笑話。於是普魯士人追捕“忠于自己君主的”漢諾威人！於是關於償清南德意志的報紙，和愛得加·鮑威爾對峙，以為如果這樣繼續下去，“一切”有體面的人（鄉村貴族、牧師、民主主義者、黑森選帝侯等等）都會聯合起來，反抗普魯士。可憐的威廉啊！

布林德又干了他的一種大突擊。他借自己一封卑躬屈節的信，榨出胡阿勒司一種答复，今天也登在“法蘭西報告”上面。對這個小丑滑稽的舉動，給他當頭一棒，正是時候了。

祝好。

你的卡·馬·

一一二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四月二十二日

倫敦，一八六八年四月二十二日。

親愛的弗利特：

我又開始工作，而且情形良好。只是要限制工作時間，因為大約三個鐘頭後，就會開始耳鳴頭痛。我願簡單向你作一桩“小事”的報告，這是我單純瀏覽自己關於利潤率的一部分手稿，突然想到的。因此簡單地解決了最困難的問題之一。它所涉及的是怎麼會

發生這種現象的：貨幣、或黃金的价值下降，則利潤率上升，貨幣的价值上升，則利潤率下降。

假定貨幣的价值下降十分之一。而在其他狀況不變之下，商品的价格將上升十分之一。

在相反的方面，貨幣的价值上升十分之一，而在其他狀況不變之下，商品的价格將下降十分之一。

當貨幣的价值下降而勞動的价格不在同一比例中上升時，那它是下降，剩餘价值率便上升，因此其他一切狀況不變，則利潤率上升了。後者這種上升——當貨幣价值的下降運動繼續存在時——是由勞動工資的單純下降得來的，而這種下降是由於一種情況，即勞動工資的变化只能逐漸適應貨幣价值的变化。（在十六世紀末和十七世紀是如此。）反轉來說，如果貨幣价值上升，勞動工資並不以同一的比例下降，剩餘价值率以及因此而——在其他狀況不變之下——利潤率便下降了。

貨幣价值下降而利潤率上升，貨幣价值上升而利潤率下降這兩種運動，在此等狀況之下，都只是起於一種事實，即勞動的价格還沒有和新的貨幣价值相平衡。在勞動价格和貨幣价值平衡之後，這種現象（及其說明是早已知道的）便停止了。

然難關即從此開始。一般所謂理論家說：勞動价格和新的貨幣价值相適應，例如它因貨幣价值下降而上升，那利潤和勞動工資兩者都表現在這更多的貨幣中。所以它們的比例是同一的。利潤率中並沒有發生變化。在另一方面，研究价格史的專家用事實予以回答。他們的解釋只是一些空談。整個的難關就在把剩餘价值率和利潤率混淆起來。我們假定剩餘价值率不變，例如百分之一百，在貨幣价值下降十分之一時，勞動工資從一百鎊（假定為一百人的）上升為一百十，而剩餘价值同樣上升為一百十。同一勞動总量從前為二百，現在表現為二百二十鎊。所以勞動的价格如和

貨幣的價值相平衡，剩·余·價·值·率不會因貨幣價值的任何變化而發生提高或下降。但是假定不·變·資·本部分的因素或某些因素，因勞動生產力增加的結果，價值下降了（這些因素就是勞動的生產物）。此等因素價值的下降如大於貨幣價值的下降，則貨幣的價值雖下降，它們的價格仍會下降的。它們的價值下降要和貨幣的價值下降相適應，它們的價格才不會變動。我們願選定最後這一例子。

例如一個特別工業部門的資本是 500，其組成爲 $400c + 100v$ （我想在第二卷中，不寫 $\frac{c}{400}$ 之類，而寫 $400c$ 等等，因為這可少些麻煩。你以為怎樣？），所以在剩餘價值率爲 100% 時，我們有 $400c + 100v = + 100m = \frac{100}{500} = 20\%$ 利潤率。貨幣的價值如下降十分之一，勞動工資因此上升爲一百十，而剩餘價值是相同的。不·變·資·本的貨幣價格如仍舊一樣，它的組成部分的價值，因勞動生產力增加的結果，下降十分之一，所以現在： $400c + 100v = + 110m$ 或 $\frac{110}{510} = 21\frac{29}{50}\%$ 利潤率，約上升 $1\frac{1}{2}\%$ ，而剩餘價值率 $\frac{110m}{110v}$ ，始終是 100%。

不變資本價值的下降較貨幣價值的下降如果更爲迅速，則利潤率的上升當較大，如果更爲遲緩，則利潤率的上升當較小。但如果不·變·資·本有任何價值的下降出現時，同一數量的生產工具不是值從前的四百鎊，而是值四百四十鎊，則這種利潤率的上升會長久繼續下去。

但特別在真正的工業中，勞動的生產力因貨幣價值的下降，貨幣價格單純的增加以及對於加多的貨幣額作一般的、國際的爭奪，受到一種衝擊，這是一種歷史的事實，從一八五〇至一八六〇年是特別可証實的。

相反的例子可在類似的方法中發揮出來。

在一種場合，利潤率的增加和貨幣價值的下降，在另一種場合，利潤率的下降和貨幣價值的增加，對於一般的利潤率發生作用

至何种程度，一部分是系于这种变化所出现的特别生产部门相对的范围，一部分是系于这种变化的持续性，因为特别工业部门中利润率的起跌，要传染到其他部门，是需要时间的。这种震动历时如果相对地短，那它就是地方性的。

最后把“报告”和拉法格寄来的“黄矮子”^①寄给你。

祝好。

你的卡·馬·

一一二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四月二十六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八年四月二十六日。

亲爱的摩尔：

关于利润率和货币价值的事件，十分精巧，并十分明白。我只是不懂，你怎能认 $\frac{m}{c+v}$ 为利润率，因为m并不单独落入生产它的工业资本家的钱袋中，即商人等等也必须分配；除非你在这里是总共计算整个营业部门，而不管m将怎样分配于工厂主、大商人、零售商人等等之中。我很想知道你对于这一点的发挥。

你应已看到小威廉现在也頌揚高貴的雅各·味涅带！他们两人十分相似，正和一只驢子与另一只驢子一样。我现在看够了，不再写东西给他，让他独自去丢丑罢。

$400c + 100v + 100m$ ，写起来很便当，正和写400鎊3先令4辨士一样。

你已看见诚实的俾斯麦和他的国会议员间的亲善关系开始消失了；这些人要官吏对债务的管理负法律上的责任，大鄂圖自然不能忍受。他因此不替他们组织艦队。

^① (Nain Jaune)——巴黎的一种期刊的名称。——譯者

美丽的威廉已把他的堂兄弟佐治的土地和财产没收了，他陷在醉态之中，为着给这种醉态以一种正确的表现，普鲁士君主的佐治财产管理委员会是由科慈将军和政府顾问周騷尔嘿林^①（一字不差）组成的。

燕妮受着最严格的义务限制，拖着你去散步，这是她很好的地方，我希望她对于你借口工作所隐藏在身体上的疏懒，不要害怕；当着这样美丽的天气，闷在家里是你的一种羞耻。希望没有发生新的脓疮的痕迹？

在关税同盟会里面，老洛特细尔德的座位紧靠在小威廉的一边，在他们的后面是所谓“人民党”的整个驢子群。

你不能收集一些矿物的沉淀，送来加以分析吗？我还没有看到谷謨拍特。

在新近的妇女选举会中，博洽德的全家男女（仅博[洽德]的妈妈没有去）自然都出了席。谷謨拍特和博[洽德]发生一种美妙的争论。博[洽德]不仅在医生的、职业的礼仪上损伤了他，并在一切伦理上损伤了他（因为谷[謨拍特]在一个和他友好的家庭——博[洽德]是这一家的医生，这一家有一小孩死于猩红热——里，对于博[洽德]允许其他孩子和跟死去的孩子友好的孩子们去看尸体，表示惊讶和疑虑，而博[洽德]自有“理由”宣布这种猩红热是不传染的）——他把这件事提出于此地的医学社，但他不会胜利，因为委员会尽是由驢子们组成的，他对于这一点预先应该加以考虑。

那一对青年夫妇几时再回来，你们已经找到一个住宅吗？

竭诚问候大家。

你的弗·恩·

^① 这是一个姓，但同时又有酸鲱鱼的意思。——译者

一一二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四月三十日

倫敦，一八六八年四月三十日。

亲爱的弗利特：

关于所討論的例子， m (剩余价值)比生产部門本身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数量大些或小些，沒有关系。例如如果 $\frac{100m}{400c + 100v} = 20\%$ ，而且因貨幣价值下降十分之一的結果 $= \frac{110m}{400c + 110v}$ (以不变資本的价值下降为前提)，則資本主义的生产者虽只取得他自己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半数也沒有关系；因为他的利潤率 $= \frac{55m}{400c + 110v}$ ，即比以前的 $\frac{50m}{400c + 100v}$ 要大。 m 在这里保存着，为的是使这公式本身从性質上表現利潤是从那里来的。

然你当認識利潤率發展的方法。因此我在最一般的特点中向你指出这种过程。你知道，在第二卷中，将在第一卷所發揮的前提之下，描写資本的流通进程。所以有出自流通进程的新的形态的規定，如固定資本和流通資本、資本的周轉等等。末了，我們在第一卷中是以承認下列一点为滿足，即在从一百鎊变成一百十鎊的出卖进程中，它們是在市場上發見这些因素，遂在其中从新实现出来。但我們現在要探討这种發見的条件，即各种資本、資本部分和收益(= m)相互作社会的錯綜交織。

在第三卷中，我們于是达到剩余价值轉变为它的各种形态和彼此分离的成分。

壹、自我們看来，利潤首先只是剩余价值的一种別名或另一个范畴。因为經過劳动工資的形态，全部劳动表現为偿付了的，它的未經偿付的部分必然不像出于劳动，而是出于資本，不像出于資本的可变部分，而是出于全部資本。因此剩余价值取得利潤的形

态，而在两者之中并没有数量上的差异。这只是同一东西幻想的现象形态。

还有在商品生产中所消耗的资本部分（对商品生产所付出的不变和可变资本减去固定资本真正使用的部分，而不是固定资本消耗的部分）现在表现为商品的成本价格，因为就资本家讲，使他耗费的商品价值的部分是商品的成本价格，反之，商品中所包含的无偿劳动，自他的观点看来，不加入商品的成本价格中。剩余价值 = 现在表现为商品出卖价格超过它的成本价格差额的利润。我们如称商品的价值为 W ，它的成本价格为 K ，那末 $W = K + m$ ，而 $W - m = K$ ，故 W 大于 K 。成本价格的新范畴对于后来的发展在细节上是十分重要的。这从一开始就很明白：即资本家可以在商品的价值之下（只要超过商品的成本价格）出卖商品，而能获得利润，这对于了解竞争所促成的平衡，是一个基本的规律。

利润对于剩余价值如果首先只是形态上的差异，那在另一方面，利润率对于剩余价值率马上呈出真实上的差异，在前一个场合是 $\frac{m}{v}$ ，在后一个场合是 $\frac{m}{c+v}$ ，从开始起即显出 $\frac{m}{v}$ 大于 $\frac{m}{c+v}$ ，利润率自小于剩余价值率，否则 $c=0$ 。

考虑到第二卷所发挥之点，便有下列一事，即我们不是以随便的、例如一星期的商品生产物去计算利润率， $\frac{m}{c+v}$ 在这里所指的是一年中生产的剩余价值对一年中预付的（有别于周转的）资本的比例。所以 $\frac{m}{c+v}$ 在这里是一年的利润率。

我们于是首先探讨，在相等的剩余价值率中，资本不同的周转（一部分是系于流通资本部分对固定资本部分的比例，一部分是系于流通资本在一年中的周转数等等）是怎样改变利润率的。

但假定有这种周转，而 $\frac{m}{c+v}$ 为一年的利润率，我们来探讨关于剩余价值率的变化甚至无关于它的数量，它[本身]如何发生

变化。

m , 剩余价值的数量既是 = 可变资本乘剩余价值率, 那么, 我們如称剩余价值率为 r , 利潤率为 p' , 而 $p' = \frac{r \cdot v}{c+v}$ 。我們在这里有 p', r, v, c 四个量, 只要掌握它們中間的每三个量, 便可求得其中未知的第四量。这包含利潤率运动一切可能的例子, 这是就此等利潤率不同于剩余价值率的运动、在某种范围内, 甚至不同于剩余价值量講的。以前的人自然都不能解释这一点。

这样發見的規律——例如对于了解原料价格对利潤率的影响, 十分重要——始終是正确的, 不管剩余价值后来在生产者等人中間是怎样分配的。这只能改变現象形态。当 $\frac{m}{c+v}$ 作为社会生产的剩余价值对社会資本的比例处理时, 这些定律是可以直接应用的。

貳、在壹項中作为运动——不論是一定生产部門中資本的运动, 或是社会資本的运动, 而它的組成等等經過此等运动, 即發生变化——所討論的, 現在將視為不同生产部門中所投的資本量的差异。

于是發見: 在假定剩余价值率, 这就是說, 剝削劳动相同时, 而价值的生产、因此剩余价值的生产、因此利潤率, 在不同的生产部門中是不同的。但竞争从此等不同的利潤率中形成一种中等的或一般的利潤率。把它簡化为它的絕对的术语, 它不过是资产階級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每年的), 而在資本社会的范围中, 以預付的資本为比例罢了。例如如果社会資本 = $400c + 100v$, 而每年由此所生产的剩余价值 = $100m$ 时, 社会資本的組成 = $80c + 20v$, 而生产物的組成(百分数的) = $80c + 20v \parallel + 20m = 20\%$ 的利潤率。这是一般的利潤率。

在不同的生产方面所占据的和組成不同的資本量中間的竞争

所爭取的，是資本主義的共產主義，即隸屬於每個生產方面的資本量以它在社會總資本中所占部分為比例，攫取總剩餘價值中一個約數的部分。

當每一生產方面（在上述的前提之下，總資本 = $80c + 20v$ ，而社會的利潤率 = $\frac{20m}{80c + 20v}$ ）每年商品生產物的出售為成本價格 + 20% 的預付資本價值的利潤（預付的固定資本加入每年的成本價格中是多少，或是否加入，并無關係）時，才能達到上面這個目的。但商品的价格規定和它的價值必定有差異。只有在資本的百分數組成 $80c + 20v$ 的生產部門中，價格 K （成本價格）+ 20% 的預付資本，才和它的價值一致。在組成較高之處（例如 $90c + 10v$ ），這種價格便超過它的價值，在組成較低之處（例如 $70c + 30v$ ），便低於它的價值。

這樣平衡的價格在資本量之下，按照它們大小的比例，平均分配社會的剩餘價值，這是商品的生產價格，市場價格就是以它為搖擺的中心的。

有些天然獨占的生產部門的利潤率雖高於社會的利潤率，但此等生產部門是在這種平衡進程之外。這以後對於地租的發展是重要的。

在這一章中，現在繼續發揮一些不同的投資中間不同的平衡理由，這正是庸俗人認為利潤許多起源的理由。

還有改變的現象形態，而對於價值和剩餘價值繼續有效的和從前發揮的諸規律，在價值轉變為生產價格之後，現在採取這種形態。

叁、在社會的進步中，利潤率有下降的趨勢。第一卷對於資本組成的變化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所發揮的，已經表現這一點。這對於向來為一切經濟學的蠢材不容易了解的問題，是最大的勝利

之一。

肆、向來所討論的只是生產資本。現在由於商人資本出現一種改變。

按照向來的假定，社會的生產資本 = 500 (五百萬或五十億，沒有關係)。而且確是： $400c + 100v \parallel + 100m$ 。P' 為一般的利潤率 = 20%。現在假定商人資本 = 100。

所以這 100m 合計為 600，而不是 500。因此一般的利潤率便由 20% 降為 $16\frac{2}{3}\%$ 。生產價格 (為簡化起見，我們在這裡願認定全部 400c 都加入每年生產的商品量的成本價格中，而固定資本也完全計算在內) 現在 = $583\frac{1}{3}$ 。商人出賣商品得到 600，我們如不計算他的資本固定的部分，那他對他的 100 因此實得 $16\frac{2}{3}\%$ ，正和生產資本家所得的一樣多，換句話來說，他對社會的剩餘價值占有 $\frac{1}{6}$ 。商品——成批地，而且是在社會的標準上——是依照它們的價值出賣了。他的 100 鎊 (固定的部分不計) 對他只是作為流通的貨幣資本。這個商人或由單純的欺詐，或由商品價格動蕩中的投機，或為真正的零售商人的勞動工資——雖則這不過是可憐的不生產的勞動——在利潤的形態之下，多吞去一些。

伍、依照我們的假定 $16\frac{2}{3}\%$ ，現已將利潤降到它實際所表現的形態中。現在這種利潤分裂為企業利益和利息。生息的資本。信用制度。

陸、剩餘利潤轉變為地租。

柒、末了，我們達到諸現象形態，這是庸俗人視為出發點的：地租出自土地，利潤 (利息) 出自資本，勞動工資出自勞動。但從我們的觀點看，這事件便表現得不同了。那種外表的運動是明白的。還有向來為一切經濟學支柱的亞丹·斯密的無聊的東西，即商品的价格出自那三種收益，因此只出于可變資本 (勞動工資) 和剩餘價值 (地租、利潤、利息)，現被推翻了。整個運動發生在這種表面

的形态中。最后，因为那三种（劳动工资、地租、利润（利息））是地主、资本家和工人三个阶级收入的来源——阶级斗争为其结果——这种运动和全部臭事的分析就都溶解在这中间了。——

我們的一对青年配偶患了很重的相思病，于上星期回来了。他們的住所在普麟洛茲山，今晚将迁入。

附上庫格曼等的信。希利所心願的事件已出現，不过不是在他所要求的孩子幼稚的方式中出現的。我在几天之內，就滿五十岁。如果那个普魯士少尉对你說：“服役已經二十年，仍旧是个少尉”，那我可以說：年届半百，仍旧是个赤貧者！我的母亲說得怎样对啊！“倘若卡列尔弄到資本，就不怎样怎样了！”

祝好。

你的卡·馬·

脓疮仅右臀部有一点極小的痕迹，但大概会無影無踪消灭下去的。

厄涅斯特·琼斯因朋克沒有精神、沒有热忱的辯护方式，已經丢丑。然朋克强迫老驢子布蓝衛尔抛弃所保持的伪善，并除去其卑鄙的狗精神，这一点他至少获得胜利。

一一三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五月四日

倫敦，一八六八年五月四日。

亲爱的弗利特：

我今早接到施維澤尔的信和剪頁，特附上。他既以一个工業区的工人代表的資格来向我接洽，我自然要回信。

我的意見是，德意志人可能忍受减低生鉄的关税，而工厂主們对其他物品也要大喊几声。这种意見是以在中立的市場上平衡英国和德国的輸出为根据的。附上一个向比利时輸出的便条，作为例子。

但同时依我的意見，現在要在党的利益上来利用这个問題，并不使英国人获得任何种新的便利。

所以我的提議是：

一、在国会調查德意志鉄矿生产和制造的状况之前，不減低关税。但此項調查不像資本家先生們所願意的那樣，仅限于商务部和“了解实情”，同时要扩充到所說的部分的工人状况，尤其是工厂主先生們只因“保护”工人，“要求”保护关税，此外，并已發見“鉄的价值”只是“由劳动工資和運費”构成的。

二、在調查鉄路怎样濫用它們的独占的方法之前，在由法律的条規規定它們的運費(和人)的運費率之前，不減低关税。

現在願意立即知道你的意見，同样地，請立刻把附件寄回。

你的故乡的商务部对于国际工人协会增加的勢力和危險性，發出嗟嘆声，很好。

祝好。

你的卡·馬·

一一三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五月六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八年五月六日。

亲爱的摩尔：

無論如何，我祝賀这半百之年，此外，我也和它相距不远了。然我們在二十五年前，具有何等的青年热忱，我們自豪，到了这个时期該早已杀头了。

庫格曼、畢希納、希利、列可侶、施維澤尔的信和“易北菲尔报”奉还，还有錫柏尔夫人寄給我的有关你的書的一些东西；他自己似乎不再能写信，他現在巴門，要往哥德斯堡。

利潤的問題很好，但我还要再深思一下，以便从一切方面領略这种重要性。

关于施維澤尔。这个無賴只是利用这件事作为再咬我们的机会。你这一次给他解答，看出在开始时即有抵抗！这个家伙在捉住小指之后，不对全手行刺，这自然無足輕重。我觉得事情沒有疑义的是，德意志的铁工业缺乏保护税，尤其是可以忍受减低生铁的关税，每百磅从七个半格罗兴减到五个格罗兴（每吨从十五先令减到十先令），并且同样有其他的减低。铁的輸出每年增加，的确不仅輸往荷兰。那些在五十年代的投机風潮中所兴起的、远离煤塊并依靠产量不足的、坏铁矿的单个鍛铁厂，是要被毁灭的。不过这些厂大半已經破产，如果还有复兴的能力，那一条铁路靠近它們，比一切保护税更有用。（恩格斯契行有这样一个厂，在我兄弟的工厂下首，相隔五百步——煤塊必須从栖格堡用車子运去，有两个半德哩——它的停閉是不足为奇的。这种厂發出保护税的呼声，并被認為它有必要的証据，被提出来了。）

易北菲尔—巴門的商务部是世間最討厭的保护税机关，因此臭名昭著。加以那一带的主要工业依靠輸出！但那里老是有一批沒落的行業，因此也就有嗟嘆声。

此外，关于調查的事，你的計劃極好，我很贊成。講到铁路，德意志的运输費較他处为廉，因为貨物的交流是德国的主要業務，非这样不可。这些費用仍可压低，各政府也有权力干此事，但最紧要的事是在管理和運費上有更大的集中和平衡，并且依照宪法，这已經应归国会处理的。铁業中人关于運費高昂的叫喊总归是沒有根据的。

李卜克內西将工商業条例寄給我，我答应給他一些批評的解釋。与腓特烈·威廉第四治下的退步比較起来，这是一种进步，但是何等官僚主义的杂乱啊！为着娱乐，我将这东西寄給你。

無法避免的来伯尔·綽拉斯昨天来了，以致妨碍我不能动笔。我問及摩耳刀迫害犹太人的事件；他嘆嘆气，但这事件似乎不十分

厉害：我們必須忍耐，因為我們猶太人沒有權力；他像是喜歡入俄籍或奧籍。突然中止了他的談話。那個霍亨索倫朝人是一個愚蠢的青年，政府在“書記們”（表演官僚主義的衰落貴族）的手中，就這樣來箝制猶太人。

多多問候你的夫人、小姐們和拉法格夫婦。

你的弗·恩·

一一三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五月七日

一八六八年五月七日。

親愛的弗利特：

對你的邊注極為感謝。就必要的講，我已把它們加入給施[維澤爾]的信中。我的信寫得十分冷淡，他不會“拿出來給人看”的。

我現在要向你懇求其他報告。但對“兩周評論”的工作十分迫切，如果要被打斷的話，你可以把報告推遲一下。

我就喜歡把第二卷中的例子和第一卷中的貫串起來。

在一八六頁對您們的工廠所提出的材料——解釋剩餘價值率是完全足夠的——利用到利潤率上，卻有必要：

一、缺少關於工廠建築物的預付資本的材料以及對此的清償基金百分率的材料。關於貨棧的也是如此。兩者如付租金，請指明出來。又貨棧的辦公費和人員的費用，也請照辦。

就蒸汽機講，計算每星期的損耗有怎樣的百分率，沒有舉出來，而對蒸汽機預付的資本，也不明白。

二、這是真正的問題。您們怎樣計算流通資本部分（就是原料、輔助材料、勞動工資）的周轉？預付的流通資本有多少？我對於這一點如果獲得詳細的答复或圖解——即預付的流通資本的周轉計算——十分高興。

为着好玩，我明天把愚蠢的烏尔卡特的东西寄給你。

祝好。

你的卡·馬·

一一三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五月十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八年五月十日。

亲爱的摩爾：

关于工厂的报告，你当时直接从亨利·厄門收到了——那是高·厄門的紡紗厂，和我無关，而青年厄[門]并且特別被禁止对我說及什么。你如写信到盆德勒柏立的布立治窩忒工厂（私人的事件），給亨[利]·厄[門]，他大概会把你所願要的相告，不过你必須对他說明，他所給的材料是一八六〇年的情况，从那个时候起，又有許多兴建了。近似的情形，我可以告訴你，一种一万紗錠的工厂建筑物，連地价在內，費四至五千鎊（这里也許估計得較廉，因为这只是一層的貨棚，那里的地面如果不是含煤的，几乎没有什么花費）。建筑物的耗損率（五〇〇至六〇〇鎊为地价，要减去） $7\frac{1}{2}\%$ ，利息在內。在三六〇〇鎊中，地租（为3%）18鎊 + （3000的 $7\frac{1}{2}\%$ ） $225 = 243$ 鎊的房租价格。

这种工厂是沒有貨棧的，因为高·厄[門]只是經過我們、或對我們、或經過一个代理人對他人賣出，因此付出2%的售貨額佣金。这种售貨額假定为一三〇〇〇鎊，即有二六〇鎊为貨棧費的补偿。

关于流通資本周轉的計算一点，你所理解的东西，我不很知道。我們只計算总的周轉，这就是說，每年出售的数目。我如果正确了解你的意思，那你是要知道，流通資本部分在一年中周轉多少次，換句話來說，營業中有多少流通資本。但这在几乎所有的場合，都是各不相同的。一个業務繁榮的紡紗主差不多总有些剩餘

的資本(除掉他擴充業務或正好在這個時期以後),另行存放起來,以便利用時機,補充廉價的棉花等等。如果可能并值得的話,他就從事信用放款。人們可以認定,一個紡紗主在機器中投資一〇〇〇〇鎊(建築物除外,這他可以租賃,并且大半也是租賃的),只要有固定資本的 $\frac{1}{5}$ 至 $\frac{1}{4}$ 為流通資本即敷使用,所以對於一〇〇〇〇鎊固定的、投在機器中的資本,有二〇〇〇至二五〇〇鎊流通資本就夠了。這是此地平均的假定。

此外,我不計及蒸汽機。亨·厄[門]對於這一點顯然憑想像寫出一種完全荒謬的東西給你了。蒸汽機每星期的損耗二〇鎊,即每年一〇四〇鎊!加百分之一二·五的利息,而蒸汽機的費用為八三二〇鎊,這是不合理的。全部機器所費不能超過一五〇〇鎊以至二〇〇〇鎊,高·厄[門]要在兩年之內扣除他的全部機器,這的確和他的個性相像,不過這不是商人式的。你對於這一點也可以問他。但恐怕哥特夫里君早已私自保管此等老的清算賬簿,而亨[利]·厄[門]也就不再能幫助你了。

瑟勒麥也許將於星期三或星期四訪問你。皇家學會已經邀他在星期四演講他那關於 C_nH_{2n+2} 沸點的報告,并參加討論會。那里的主要化學家佛郎克蘭既曾對瑟[勒麥]的一切著作加以攻擊,所以這是一大勝利,如果還有幾次這樣的邀請,他便是一個生活已經解決的人了。這個人在此地十分可憐的地位只因此才得保持,這使我大為歡喜,因為學會供給他以化驗室和他的理論工作所需的資料。他的確是我長時期以來所認識的最好的人中之一;他完全擺脫了成見,這種擺脫幾乎表現是天然的,然必定以許多思索為基礎。加以他特別謙虛。此外,他又有一種很好的發見。你從他的書二六四和二九七頁看到,丙基醇和因索丙基醇是兩種同質異性的化合物。丙基醇至今沒有能夠純料地制出,所以俄羅斯人已經提出主張,說它并不存在,只有因索丙基醇是存在的。瑟[勒麥]

在去年秋季的自然科学家集会上回答他們說：到下一年秋季，他当已把它制出来了，而且他也干的十分对。

本星期我終于不再参加會議和这一类的事件，将替“两周評論”进行写作。但我还老是不知道怎样着手。我从貨幣轉变为資本开始，是明白的，但还絕不明白怎样开始。你以为怎样？

竭誠問好。

你的弗·恩·

一一三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五月十五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八年五月十五日。

亲爱的摩尔：

錫柏尔于本月九日去世，你大概已經听到消息了。我的母亲来信告我，他在不久之前的一天对他的妻說，她应去睡觉，她便照办，但突然听不到他的呼吸，跳起来一看，他死去了。我将他的妻的报告两份寄上，請轉寄一份給佛萊利格拉。

附上天狼星的复印照片六张。

还有关于科伯斯現在活动的一点东西。

你已看到伊柏真逸的訴訟嗎？綽林斯基的信在实际上是沒有先例的。人們看見奧地利人还老是站在他們的一七八九年的前面。我今晚把有关的“将来”寄給你。据說伊柏真逸在她的“严重的監禁”中，口銜香烟，接受群众的訪問，并且是愉快的。

竭誠問候。

你的弗·恩·

附帶說一句！“两周”上的論文都是署名的。如果这是規矩，那就很糟，因为这样便容易看穿。無論如何，我要知道，論文是否必須署名，因为这在写作上当有許多改变，而且的确要赶快，我現

已准备好,可以着手进行了。这一方面你对于我的問題怎样答复?

一一三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五月十六日

一八六八年五月十六日。

亲爱的弗利特:

我一星期的沈默,也許已由瑟勒麦对你解释过。在陰囊上的两顆脓疮也許甚至使薩拉(Sulla)發生困恼了。不管这个人具有更甚于帕尔麦斯頓的沈靜,是怎样为他的神秘的、但的确是無聊的疾病所侵袭,已經可由下面的事件显示出来:他在临死的前十天,令把一个邻邑的上尉抓来,在他变成殭尸的前一天,令在他的身边把此人勒杀。

加以我有各种各样的憂慮。例如本月二十八日,有屠商处一张十五鎊的期票到期等等。我寄往荷兰的急迫催款信,沒有回音。

末了,我为一种幻想所迷醉,此时来一个再版,以便得到第一版的錢。但我算賬忘記了东家——我不是指“人民的东家”,而是指一般的德意志人。

可怜的錫柏尔!他的早死有几分是自行准备的。虽是这样,他却是一个忠实的人。我們糟糕啊——但尼尔斯、华尔夫、施兰姆、衛登麦尔、錫柏尔、韦尔特!至于那些活死人,絕不用提及。

講到“两周評論”,我对于这一点早已考虑过,并早和拉法格(和畢士烈真正打交道的人)約定,你用一个随便拟定的名字出面,但必須告訴我們一声。畢士烈自己不知道这人是誰。他也完全不在乎。这东西如果用你的名字刊出,除其他外,在德国的作用必定会大大减弱的。

你在最后的一次信中有一点弄錯了。一八六頁所用的記錄你自己在一个深晚把它写在我的仍旧保存着的筆記本上。在另一方

面，俄人厄門的記錄主要是关于技术方面的。

此外，知道所預付的流通資本——就是在原料等等和劳动工資中所預付的，有异于周轉的流通資本——有多少，对我的确是主要的事件。我有充分的报告，一部分是由工厂主或者国会检查委员会的委員或私人經濟学者交来的。但到处只是一年的計算。坏处就在凡实践上有趣的和理論上必要的东西，在政治經濟学中是大大地分歧的，所以絕不能像在其他科学中一样，找着必要的材料。

我从爱喜和夫接到柏林各报的剪頁，并把此地各报的剪頁寄去作为交换。我們也通过两次信。但現在附上的信表現波克海姆上次訪問柏林，已經有一半探出爱喜和夫对有关斯提柏耳的事表示承認。也許是由于純粹的愚蠢。因此，他投身政治經濟学这个他認為中立的地帶。此外，他似乎是鬼鬼怪怪的，在相当看过經濟学后，曾对波[克海姆]說，在大約六个月之內，他将以維也納代替柏林。

“厄森报”对国际工人协会有高視闊步的指斥。

斐利在接受沙龙命令时所作好战的演說，你看到嗎？我对于帝国的財政重新鑽研过了。巴当給必須作战，我觉得只有这一点是明白的。祝好。

你的卡·馬·

一一三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五月二十二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八年五月二十二日。

亲爱的摩尔：

瑟[勒麦]曾对我說及一种脓疮，但同时是两颗对峙，而且都在成双成对的地方出現，的确是太厉害了。我希望它們已經过去，而

砒剂会继续加以镇压的。

关于期票的钱，我寄给你。

你从梅斯纳听到什么消息吗？如果没有，便是询问出卖情形怎样的时机了，他在复活节集市之后，对你这个营业中的参加者，负有开账的义务。于是你也可以回到梅[斯纳]所要求的广告上去，这个人仍旧期望我的答复。

“两周”上的论文是作为一个英国人写的——我是这样了解你的意思。此外，我对于起首还老是弄不好。要使读“评论”的英国人明白辩证法，真难到可诅咒的程度，我究不能用W—G—W之类的方程式去和这批普通人周旋。

我上次信中所需的材料，你现在有了吗？如果没有，请提出你的问题，我将看看怎样办。

瑟[勒麦]说，你已允许马上来这里，至为欢迎。更换环境对你比其他一切更有用。本星期和下星期初，我们的房子由于大扫除和粉刷，要经过革命，但你如能于下星期末来，那很好；你知道，在圣灵降临节的一星期中，我总另有许多工夫。不要忘记，你会允许带杜西同来。

爱喜和夫终于结束了他关于危机的講演。在柏林的抵押危机是这整个演说的核心和结尾。这个可怜的家伙最后似乎也已經使“将来”的訪員生厭了，所以他只十分简短地并令人不易明了地对此问题报告了一下。

李卜克内西这一次干了很大的无聊的事。首先，他因在南德的联邦主义者、极端拥护教皇者等等的抗議書上签名，完全和他們同流合污，其次，他在自己一套說教中已經失去一切有結果的东西，故卤莽的拉斯刻可以对他說——并且說得很对——把許多星期以来在一切民众大会中常講的一套說教，再說一次罢。狡猾的施維澤尔一心做純粹的工人代表，已經使他完全相形見绌了。

你当已看到，那种小报也是在做不可能的事，变成更蠢的了。
波克[海姆]的来件奉还。

你的弗·恩·

一一三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五月二十三日

倫敦，一八六八年五月二十三日。

亲爱的弗利特：

在我看来，你害怕把像 $G—W—G$ 等这样简单的形态介绍给英国“评论”的庸俗人，似乎是走错了路了。相反地，你如和我一样，被迫去看拉罗、斯宾塞·赫伯特、麻克劳德等诸君在“韦斯敏斯德评论”等等上面所写的经济论文，那你一定看到，一切经济学上琐屑之点堆得齐整，并且也会知道，它们的读者也就尝够了，而他们且极力用伪哲学或伪科学的隐语去美化这种渣滓。那种虚伪的性质使事件（它本身=0）更不容易懂得。恰恰相反。妙处就在使读者神秘莫测，使读者费尽脑力，才终于心安理得地发见，这些艰深的字句只是通常话的假面具。加以“两周”的读者和“韦斯敏斯德评论”的读者一样，可以自夸为英国（自然也为其余的世界）最聪明的人。此外，你倘若看到詹·哈·斯忒林君不仅在书本中、而且在报刊上敢对公众提及“黑格尔的秘密”——连黑格尔自己一定也不懂的——那你会理会到詹·哈·斯忒林君可算作大思想家，而你真是太拘束了。人们要求新的，在形态上和内容上都要新的。

依我的意见，你想从第二章开始（然你不要忘记，在某个地方提一笔要读者注意，在第一章中所描写的价值和货币的渣滓是新的），可利用下面的东西作为入门，这自然是在你所认为适当的形态中。

湯·托克在他对于流通货币的探讨中阐明，货币在当作资本

时流回到它的出發点（貨幣流回到它的發行处），在仅当作流通貨幣时并不流回。除其他外，詹姆士·斯杜亚爵士在托克之前早已确定了这种分別，这只是供后者作为对抗所謂流通論的爭論，即按照流通貨幣原則的宣传者的說法，發行信用貨幣（銀行鈔票等等）当影响商品的价格。反之，我們这位作者把貨幣——它执行作为資本的职能（“执行資本的职能”——亚丹·斯密）——这种特有的流通形态作为他对資本本身性質的探討的出發点，并首先作为他回答下列問題的出發点，即：貨幣这种独立的價值形态怎样轉化为資本？（正式的術語是“变成資本”。）

杜尔閣(Turgot)說：一切种类的營業人員“有一共同之点，他們买进是为着卖出……他們的买进是一种預付，这会回来的”。买进是为着卖出，这在事实上是一种交易，貨幣在这种交易中是作为資本而履行职能的，这种交易以資本回到它的出發点为条件，而与卖出是为着买进相反，在这种交易中，貨幣只需作为流通貨幣而履行职能。卖出和买进，此等行为不同的順序，使貨幣表現两种不同的流通运动。它們后面所隱藏的，是在貨幣形态中所描写的價值本身不同的行为。作者为闡明这一点起見，对于两种不同的流通运动給予下列的形态等等。

我相信你如采取此等形态，你为自己、为讀者，都使这桩事容易多了。

关于你信中的其余各点，以后回答。脓疮还剩一顆，馬上也会消灭的。本星期三，我在約一百名德意志工人代表中演講（大概有一点一刻之久）劳动工資（特别是这种工資的形态）。当日我很不舒服，大家劝我打电话去通知，不能前往。然这不好，因为这些人中有一部分是从倫敦很远的地点来集会的。所以我去。事情进行得很順利，而我在演講之后，反比以前舒服些。

我对我的家庭医生拉法格已大为讓步，故还没有再到博物院

去。但在最近几星期中，我在家也許沉思得太多一点。

如有可能，将于下星期（約为星期六）帶小杜西来曼徹斯特。然你必須把旅費寄給我，并另有一些先令，使我好留給妻使用。

自然，小杜西几乎每天使我記得旅行的事。

附上李卜克內西的新东西。

祝好。

你的卡·馬·

一一三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亲爱的摩尔：

你必須于星期五前来，因为我星期六下午有閑，到那时我們家中的一切都弄妥当了。

附上二十鎊鈔票和五鎊鈔票各半张，其余的两个半张馬上由另一信封寄出。在星期五以前，請讓我知道，你們乘那一次車来。你可以从金士·克洛斯乘新（密特兰）綫車，經過德斐州最美丽的部分。

9.10从倫敦出發，2.15达到曼徹斯特。

11.30从倫敦出發，5.45 达到曼徹斯特。

3. —从倫敦出發，8.5 达到曼徹斯特。

你的弗·恩·

一一三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五月二十七日

倫敦，一八六八年五月二十七日。

亲爱的弗利特：

收到二十五鎊，謝謝。

星期五 11.30 从金士·克洛斯出發。

祝好。

你的卡·馬·

——四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六月二十日

一八六八年六月二十日。

亲爱的弗利特：

我一回到倫敦——我們的旅行是美滿的——即發見整束的催款和恫吓信。这些人是在我“在旅行中”的借口之下被打退的。但我的回来好像有电报报告那些家伙。如果可以小比大的話，那老尼布尔（作史者之祖）說过，西里西亚战争的事实仅借民众的口头电报立即由欧洲传到亚洲。这种天然的电报在債权者中所發生的作用，似乎更加迅速。催逼的信有各种各样，几乎都不能延迟到一个星期；但最坏的是附上的星期二要付的废料，因为不付就要公开地断絕煤气的供給。

国际于本星期二开过会。当时有文件落入我的手中，不可避免地要取消关于大会的決議。第一：司法大臣巴刺宣布大会不得在布魯塞尔开会。第二：布魯塞尔和味未委员会刊印的宣言对这个大臣挑战。第三：得·帕蒲和樊得豪騰的信說我們經過大会的延期，必定毀灭比利时的团体。人們將認此为对政府的一种讓步等等。

至于現在此处的維星尼尔，还有匹阿等卑鄙的陰謀，我絕沒有談及。他們自然散布謠言，說我們是在波拿巴的严厉命令之下工作的。

他們以为在最近这次會議中，可望發生大毀謗，因此對我們派来旁听者。当我在宣讀有关文件之下，撤回我的決議时，他們竟大失所望。我使这事件轉变：取締外国人的法令絕不是对抗国际的

特別威脅。這是一般的。但國際在這樣的立法之下，倘選擇布魯塞爾做開會的地点，便得對比利時政府讓步。事情現在是相反的。在比政府直接恐嚇并挑釁之后，我們如使布魯塞爾大會延期等等，現在必定對它讓步。同時在攻擊我的決議的人（阿德格等）沒有知道情形改變之時，持一種英雄的腔調來攻訐我，我對於這種腔調開了一些十分輕蔑的玩笑。能夠發生的唯一危險是廉價的殉難和嘲笑。勞夫人幾次對我大呼“听呀，听呀”，并且也用敲桌子的方法表示她的贊成。無論如何，我使發笑的人們轉而嘲笑阿德格等，而撤回決議表現不是他們方面的勝利。

炎熱使我十分生厭。我將令購買谷謨拍特的藥，因為不管怎樣示范地節制飲食，接連幾天，我“嘔吐”了（布林德夫人的方式）。

祝好。

你的卡·馬·

附帶說一句！小杜西幾乎厭惡這裡的家庭，狂熱地贊頌曼徹斯特的家，并且公開宣布一種志願，尽可能地迅速回轉去。

一一四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親愛的摩爾：

急忙附上十鎊鈔票一整張。明天再寄你十鎊，大概可應付最迫切的和最緊逼的需要。

論文進行得順利，本星期准可弄完；但我滿意于量的方面遠過于質的方面。這樣第二篇論文或會使全篇結束。把拉法格的名字寫在下面，你以為怎樣？

明天再詳。

你的弗·恩·

一一四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六月二十三日

倫敦，一八六八年六月二十三日。

亲爱的弗利特：

十鎊收到，至为感謝。

可惜小杜西和小燕妮两人都很不舒服——咽喉炎和呕吐。病情今天如不好轉，我必須請一个医生。一星期来，我們的阿倫突然患麻痺症，所以不能出診。

維星尼尔为着反对杜滂和楊恩，在这里的法兰西支部爭吵，詆毀两人為“波拿巴主义者”。当我离开时，他参加了总会的一次會議（他是沒有权利与会的），并在“蝉”（布魯塞尔的报）上写了一种荒唐的报告。这正是对大会地点的討論。

拉法格不能署名，因为他是法兰西人，加以是我的女婿。就写亚·威廉茲或这一类的名字罢。撒姆·穆尔如署名，那最好。

祝好。

你的卡·馬·

亚丹·斯密一段美妙的东西昨天偶然落入我的手中。他在說明劳动是成本等等之后，虽也有經常的矛盾，但近于說对了；他同样說明：“也許可以認定，資本的利潤只是特种劳动——监察和領導劳动——的工資的一个不同的名称。然它們是完全不同的，是受完全不同的原則支配的，对于这种假定的监察和領導劳动的数量、艰苦或灵敏，不成比例”；此后他突然轉变过来，并且要發揮工資、利潤、地租为“自然价格組成部分”（就他看，这种价格=价值）。于是除其他外，有下列美妙的东西：

“当任何商品的价格不多不少，足以支付它的生产、制造和送往市場所費的地租、劳动工資和資本利潤时——按照它們的自然率——这种商品于是依照它的所謂自然价格出卖了。它的出卖恰

为它的所值，或恰为送它往市場的人真正所花費的；因为就普通語言講，任何商品的成本虽不包含再出卖它的人的利潤，然他出卖的价格如不允許他获得在他的邻近的一种通常的利潤率，那他在營業中显然是損失了；而他在其他方法中运用他的資本，是可以获得这种利潤的。”（在“邻近”有利潤的存在作为这事件解释的理由！）“此外，他的利潤是他的收益，是他的生計相当的基金。当他把商品加以制造并送往市場时，他預付工人們的工資或他們的生活品；在同样的方式中，他对自己預付自己的生活品；就常規講，这便适合于他从出卖他的商品中，可以合理希望获得的利潤。要是商品对他不产生这种利潤，那的确可以說它們花費他的东西，沒有偿还。”这种使利潤挤在成本——因为已經預先消耗了——里面的第二种方式真是美妙的。

对这个人來說，小便器官和生殖器官在精神上也是完全一致的，他从前說过：

“当資本一經累积在个別人的手中……工人对于材料所加的价值……分解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付他們的工資，另一部分是付他們的雇主所預付的材料和工資的全部資本的利潤。”

一一四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六月二十四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八年六月二十四日。

亲爱的摩尔：

附上 S/K 60115 和 60116 号的五鎊鈔票两张。昨天为着席勒院的泥水作，有了一种糾紛，以致离开貨棧，沒有把鈔票寄給你，而且非至很晚，不得休息。今天又有各种各样的事妨碍我詳細写信給你，否則只好牺牲今晚要完成論文的时间；昨天原来就沒有写一点。

关于咽喉炎，你要小心。现在这的确是流行病，不过大半是无妨的，然趁白喉症在这里还没有成为流行病的时候，快些请个医生来诊断一下病情，总归要靠得住些。

你的弗·恩·

一一四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六月二十四日

倫敦，六月二十四日。

亲爱的弗利特：

可惜，两个女孩子的病都证明是猩红热，而小杜西特别属于十分恶性形态的。

祝好。

你的卡·馬·

一一四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亲爱的摩尔：

今天早晨接到你的消息，既你的女孩子们患猩红热，当时我们这里从来没有比这更惊慌的。这事件整天盘旋在我的脑袋中；希望一切顺利，据我从一种医学报告看，此处这种病今年所经过的一切病例，都是非恶性的。你请了怎样的一个医生，这样的病不是好玩的；你可使用我的财物，有什么需要，请来信或来电，使你尽可能地得到。

昨天寄给你两张五镑钞票，号码为S/K 60115 和 60116，没有挂号。

请让我时常知道情形怎样。当我把信念给丽子听时，她大为

、惊恐；她極爱杜西，并整天念着她。現在我們善良的小燕妮也同患此病。你真遭了巨大的灾祸。

在此等状况之下，我絕對不能提及其他事件，当这种情况存在的时候，你对它們也不感兴趣的。附寄几行給杜西消遣，并且是受丽子之命写的。不要讓我們得不到消息。

你的弗·恩·

一一四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六月二十六日

倫敦，一八六八年六月二十六日。

亲爱的弗利特：

收到十鎊，感謝之至。

孩子們的病情相当地良好。（小杜西看了你的信十分高兴。）我們的医生是邻居爱尔兰人科尔克洛博士，他在这一带特別以猩紅热医生見称（在我的孩子們从前讀書的学校中也是如此）。当紧急的时候，这就是說，一有絲毫可疑的轉变出現，拉法格会从他的医院請个医生来。一直到現在为止，还没有必要。

你如再寄一点錢給我，十分高兴，因为那二十鎊的最大部分已零星偿付了最迫切的小債。

拉法格对畢士烈說过，一篇論文馬上就来。畢[士烈]說，必須及时达到，以便在八月号刊出。

我的脑袋自然大为騷动。我既不能做什么正經的事，便替爱喜和夫写好那种东西。明天会寄去的。

祝好。

你的摩尔

小燕妮对杜西說，現在她不是从前較高的中国人物，而是一个地方化的（爱尔兰的）人物，因此也不再表示对皇帝应有的敬意了。

杜西对此回答道：我从前是倾心于一个人，现在是倾心于一个民族。

一一四七 恩格斯致马克思 一八六八年六月二十六日

曼彻斯特，一八六八年六月二十六日。

亲爱的摩尔：

我于写信给你之后，昨晚为着询问猩红热的事，还到过谷谟拍特处，但发见他的家中充满了病人和撒洛蒙们，不能好好和他接触，所以今天再去看他并问过他，因阿伦生病，是否能另荐一个医生。他以为主要的事件是要有一个人，虽不过分敏锐，一定要住在附近，当紧急时，每天能来三、四次，并且随时能被请来。他认拉法格在这种场合是可以完全正确处理的，你如愿要另一个援助者，那阿伦最好，在你的邻近的医生中，他可以介绍你一个的。此外，新鲜的空气和充分的新鲜空气是主要的事件；他自己所写定的规则，通常是用醋加水洗涤，并用氯化石灰将房屋消毒；但这一切不要让人从老远来指挥。在这样的急性病中，药品究没有多大的价值。

第二次的十镑是五镑钞票两张，于前天寄上，你当已收到。现再附上五镑，号码为 S/K 46795，下星期将再寄点给你。

此外，谷谟拍特证明今年这种病症例外地温和，使我大为安心。

丽子恐怕你们疑心杜西是在这里带了病菌回去的，叫我十分认真地写信给你，在这里，一切都是完全健全的。

竭诚问候你的夫人、两个病人和劳拉与拉法格。

你的弗·恩·

一一四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六月二十七日

倫敦，一八六八年六月二十七日。

亲爱的弗利特：

收到五鎊，謝謝。

孩子們的情況很好。咽喉的化膿和腫脹已大為改善，醫生今天特別囑咐替她們預備一頓豐滿的午餐（她們至今只飲紅葡萄酒和利比喜肉汁）。她們進餐後，胃口好了。空氣，科爾克洛預先就吩咐要注意。沒有用氯化石灰，而是用了其他（新的）消毒劑，因為他認這首先對於肺有妨害。幸而我們的屋子建築如法，特別是孩子的房間四方八面都有空氣流入，非常充分。

請告訴麗子夫人（杜西向她問候），這裡從沒有要使曼徹斯特擔負責任。猩紅熱和麻疹在倫敦現在是流行病。杜西也許是在佛郎克蘭教授的女兒處受了傳染。

竭誠問候麗子。

你的摩爾

今天接到一種奇怪的公文。我被傳喚于下星期三到聖·判克刺斯教區委員會去說明我的動產為什麼不當被扣押的原因。就是這可詛咒的委員會不管我是否願意，曾選擇我為“聖·判克刺斯教區委員會的警察”，我不擔任這種職務，並不作就職宣誓，曾往曼徹斯特。我今天將這種傳喚告訴科爾克洛醫生，他說，這是一種光榮，大為聖·判克刺斯的平常人所寶貴。我當告訴他們，我是一個外國人，他們應當向我的屁股接吻。

一一四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亲爱的摩爾：

你昨天的來信把我們大家心上的一塊大石頭移去了。前天、

甚至昨天，家中的一切还是十分苦悶的，今天又愉快了，而我的胆气也完全不同了。

論文已完成。你說得对，用撒姆署名，是适当的。我今天將告訴他，同时并把这論文給他看一看，且作些德語特有的注釋。只是立即要讓我知道，論文是否还可保留几天，大約至星期三晚为止；否則我可于星期一寄出。第二和結尾的一篇論文（第一篇至絕對剩余价值的結尾为止）至本月底也可完成，因为我从前不易离开这里，两篇論文是連接写成的。我将首先把关于普魯士軍事术语彙編的論文寄給“将来”。

祝賀聖·判克刺斯的警察！只是要替你办好一套有价值的装备，一件紅睡衣，一頂白睡帽，一双拖鞋，一条短褲，一根陶制的长烟管，一个陶制的大啤酒杯。拉法格做你的侍从，可以自行發明一种制服。你看，判克刺斯的庸俗人是怎样坚持你当为教区牺牲自己。并且你对着这种长年的、令人感动的和什么也吓不退的依恋，將繼續以“吻吻我”的冷淡的否定相拒嗎？但“共产主义者就是这样”。

竭誠問小燕妮的好，并告訴她，她現已患过一次热病，我想她大概作过謔語；这比佛萊利格拉胖子所發揮的更有意义，并更有詩趣。同样竭誠問候你的夫人和拉法格夫妇。

你的弗·恩·

一一五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六月二十九日

倫敦，一八六八年六月二十九日。

亲爱的弗利特：

杜西和小燕妮竭誠問候。可怜的燕妮虽然失眠，并且也有点咳嗽，但医生是十分滿意的。他今天說：如果孩子們的病好了，必

須馬上离开倫敦，送往海濱。（也許可以和麗子在一起會集？）

今天从德国接到易北菲尔的報紙，特附上。信封上自称为作者和贈送者的腓·什納克博士，我記得一八四八年有他的名字，但沒有亲自看見过。他的論文很草率。

在周末前，你如把論文寄給我，还来得及。

我很疲憊，因为最近这个时期的激动完全妨害了我的睡眠。

祝好。

你的卡·馬·

今天接到庫格曼的信。有四頁論猩紅熱。狄茨根从彼得堡來，往游萊茵，將于聖靈降臨節去訪問他。

一一五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七月二日

倫敦，七月二日。

亲爱的弗利特：

首先十分感謝論文。

第二对两张半截五鎊鈔票，同样致謝。同时接到房东一封催款信，明天（在两张第二个半截來到时）將首先付清三月二十五日过去一季的余数。

附上爱喜和夫的信。梅斯納本应把福黑尔的废料寄給我。这些家伙开始發泄他們的憤怒，这是好的。

孩子們的情况良好。自然極其疲弱。小杜西的咽喉也还有一点小脓。就大体講，医生是很滿意的。她們几时能到开敞的地方去，他要在几天之内才能决定。

昨天在买一枝鉛笔时，發見上面有俄文金字：“俄罗斯黑鉛”。不过在这种俄文之后刻有一个德意志人的名字叫做狄奧多·斯圖尔，即 Теодоръ Шталь。我在这里的零售中發見这种情形，还是第

一次。波克海姆会認这后面是有謀叛的。

竭誠問候丽子并小孩的好。

你的卡·馬·

一一五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七月二日

一八六八年七月二日。

亲爱的摩尔：

附上两张五鎊鈔票的第二个半截，号碼为 S/K 11185，曼徹斯特，一八六七年一月十四日，S/K 79542，曼徹斯特，一八六七年一月十二日。

我已写信給波克海姆，令找一本新的俄文書：“土地和自由”，一个德意志血統的俄人地主在書中指明，自实行农民解放以来，俄罗斯农民的公社財產破坏了，而俄罗斯的大小农業也是如此。这書据說有許多統計的証明。交換价值侵入此等原始的公社中太深，自取消农奴制以后，这种农民解放似乎是不能維持了。

希望明天再接到你的好消息。同时竭誠問候两个病人、你的夫人和拉法格夫妇。

你的弗·恩·

一一五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七月四日

一八六八年七月四日。

亲爱的弗利特：

現在报告你，收到了(昨天)最后的两个半截鈔票。

对于瑟勒麦的两本小書，同样致謝。

孩子們的情形良好。昨天白天一部分時間，她們在接待室的

樓上，小燕妮甚至在接待室游息。医生現在只是隔天来一次。昨天沒有来，今天才能期望看到他。

今天的“赫尔曼”上載有佛萊利格拉在科倫受款待。只是飲酒之类。沒有什么好事情，不过变戏法，佛[萊利格拉]換过九次地方，暗示这种变换有政治上的动机！

奥栖泥的兄弟又来这儿。他被指斥为背叛飞尼党人，他是他們的代表。告發人是那格尔上校和他当时（飞尼党人活动的时期和他往美国之前）在这里寄居的法国女房东。他替自己洗刷的方法，令人想起班涅，他会很快地离开倫敦的。

倍斯特对捷克人的行动似乎不清楚。

祝好。

你的摩尔

一一五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七月七日

倫敦，一八六八年七月七日。

亲爱的弗利特：

孩子們情形良好。她們昨天第一次在空曠敞野的地方游息了半点鐘。脫皮还是很厉害。要等这种病痊愈后，她們才能出游。

最近几天，我被面包商、干酪商、資产稅、以及上帝和魔鬼非常紧迫地催促着。

你記得，此地的德意志工人教育联合会紀念六月暴动已有十八年左右了。但法兰西人（他們在这里的团体現在作为国际的法兰西支部而存在的）在最近几年才参加此項紀念会。那些老的領導者——我所指的是渺小的大人物——总是远远地站着的。

今年在各公共集会中，来了匹阿君，并朗誦一种所謂巴黎公社的宣言（这种婉轉的說法是与匹阿适合的，他对于这一道絕不亚于

布林德)，內中宣传暗杀波拿巴，如几年前他給学生們的信中所說的。法兰西支部得到其他叫囂者的助威，对这一着予以欢呼。維星尼尔把它刊在比利时的报“蝉”和“善戏弄者”上面，并把匹阿說成是“国际”的領導。

于是我們接到布魯塞爾委員會的來信，恰在現在困难增加的情況下(查勒羅事件)，它展開大肆宣傳。內容：這種示威運動有毀滅大陸整個協會之勢。法兰西支部是否從沒有超出舊的、煽動民眾的語法等等之外？如此等等。試想，我們的人同時在巴黎被拘禁。我們昨天已經發表宣言(在布魯塞爾刊印的)，否認上面說及的匹阿和国际有任何種關係。

在事實上，我認這整個事件(自然是依靠法兰西支部的大愚行為背景的)是各舊黨派、一八四八年的共和主義驢子、特別是那些渺小的大人物——他們因此在倫敦有代表——的陰謀。我們的協會是他們眼中的刺。他們在費盡氣力反對協會的工作之後，毫無效果，下一着最好的棋自然是和它妥協。匹阿正是有信心來擔當這件事的傢伙。那些自命不凡的人因此推他出來干。

這個妒忌的富于戲劇性的作者和一八四八年以前嘈雜喧鬧的人，這個一八四八年的宴會演說者是何等滑稽可笑啊，他現在扮演著布魯特斯，但卻站在安全的距離上！

此地的法兰西支部如不中止它的愚行，必定會被驅逐出國際。國際協會因大陸的種種情況，開始變成一種嚴肅的力量，正在這個當兒，大家不能聽任五十個粗野漢——一切民族的叫囂者在這樣的公開機會中，團集在他們的周圍——使它受到危險。

祝好。

你的卡·馬·

一一五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七月十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八年七月十日。

亲爱的摩尔：

附上五鎊鈔票两张，號碼为 S/K 93518 和 19，曼徹斯特，一八六七年一月十四日，借此去和緩干牛酪商和其他急迫的債权人吧。

你关于病人的好消息已在这里引起普遍的大欢乐。

希望你们在实际上能使法兰西支部安定下来。在这个民族中好像又有充分的紛乱，的确会使一种或有的革命再度陷入污泥之中。只要对这些家伙一看，到处是蠢事。

講到匹阿，不要忘記布林德。布刺德佛德的席勒联合会（这就是說布琅涅博士）曾向此地的席勒院接洽，要在該处、这里和利物浦組織“旅英的德意志名人演講”，这件事我相信告訴过你。我馬上对那些人说，这整个事件是以卡尔·布林德为中心的，在我看来，他們应当审慎考查这种計劃，即可自行征实。上星期，布刺德佛德来一信，更有报告。他們已向哥德斯屠克教授、瑪克斯·米勒、卡·布林德和阿·魯格接洽！前两人只在保留他們的時間和健康的条件之下，接受邀請，但后两人立刻毫無条件地接受了，魯格馬上还問及，一种历史的或哲学的題目是否会更适宜。总之，炸弹爆發了，这些先生接到答复，这里对于哥德斯[屠刻]和瑪[克斯]·米[勒]是完全同意的，但对于布林德和魯格，便談不到了。因此，这种企圖也归于失敗。

我觉得倍斯特近来又愈加可疑了。当今年春季，俄罗斯人不管他們的鐵路还没有完成，竟真正企圖使东方事件爆發，我觉得只能解释为，当一个帕尔麦斯頓出現的时候，他們願馬上加以利用，当作奥地利的总理大臣。有一种意見認為他本来对捷克人說过，

他获得种种计划，在普鲁士和俄罗斯之间，对奥地利解体的场所有约定，就此等计划讲，波希米亚不会成为俄罗斯的，而是由俄人牺牲的。

“普鲁士一八六六年战争的结束”（美因的战役）已看过。据此，南德意志人比大家所相信的和知道的，还要蠢些；此外，这种过错是平均分配的，所以巴威的大卡尔和黑森的大亚历山大一样，至少表现是一只同样的大驢子。

竭诚问候你的夫人、小姐们和拉法格夫妇。

你的弗·恩·

一一五六 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七月十一日

伦敦，一八六八年七月十一日。

亲爱的弗利特：

收到十镑，至为感谢。我马上付了三镑五先令的税，三镑给干酪商（此外，许多星期以来，我是付现钱的，因为他恰和那个茶叶商人一样，不肯再赊欠了），一镑十先令给药商。我欠了面包商十七镑，这个人总是和我们友善的，现在自己窘迫得要死。我这样来压榨你，自己都覺得討厭。唯願能找到任何一种直接的出路！

小燕妮虽还十分软弱，然孩子们的情况至今良好。在这里家庭中充满的气氛，并不适宜于养病。我的妻也没有复元，因此而易怒。

附上：

一、庫格曼的信：我已马上回答，然撒尿的小人福黑尔所想要的信却没有写。

二、有体面的福黑尔的批评；又，在“中央文学报”上的另一种批评。两者请寄还给我。

三、狄茨根的信，他对于我的書也写了一篇論文。

撒尿的小人福黑尔的滑稽戏就在把我作为巴斯夏的学生，你在它的整个笑話中看不出来嗎？巴斯夏在他的“和諧”中說：“如有誰对他解释价值的决定是由于劳动時間，为什么空气沒有价值，而金剛鑽有一种大价值，他将把这人的書投入火中。”我現在既成就了这种非常的艺术品，福黑尔必定証明，巴[斯夏]宣布价值“沒有尺度”，我在实例上接受了这种意見。

巴斯夏君怎样推論金剛鑽价值的方法，是采用了下面一种真正旅行商人的語言：

“先生，把您的金剛鑽讓給我罷，先生，我很願意；因此您把您一整年的劳动讓給我。”現在这个營業朋友并不是这样回答：“我的亲爱的，我如被迫工作，您将懂得，我当做其他事情，不买金剛鑽”，而是說：“先生，但是您不需一分鐘就得到手。——好呀，先生，您試尽力找到同样的一分鐘。——但我們应当合理地交換相等的劳动。——不，您对您的服务、我对我的服务，作合理的估价。我不强迫您：您为什么要强迫我呢？您給我一整年，或者您自己找一粒金剛鑽。——但这强迫我作十年劳苦的搜寻，至于也許終于要失望，还没有計及。我觉得在別样的方法中运用这十年，較为聪明、有利。——如果我只要求您一年，这正是为什么我相信是对您的服务。我替您节省九年，这正为我对这种服务給予这样一种价值的理由。”

这不是那个神气活現的旅行酒販嗎？

此外——德意志的巴斯夏信徒所不知道的事——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决定的，不是他們所花費的劳动，而是他們对購買者所节省的劳动（小孩子的話語，对于交換和分工的关系乱說一頓），这种不幸的語法和他的旅行酒販范畴的任何其他东西一样，同样不是巴斯夏的一种發明。

老驢子施馬尔慈是普魯士捕捉煽動者的人，他說（見一八一八年的德文版和一八二六年的法文版）：“一般說起來，別人的勞動對於我們，除節省時間外，從沒有生產別的什麼東西，全是這種節省時間構成勞動的價值和勞動的價格。例如細木工替我做一張桌子，侍者把我的信送往郵局，將我的衣服拍去灰塵，或替我做必要的事情，這個人和那個人一樣，替我履行完全同種類的一種勞務：這個人和那個人一樣，節省我許多時間，這是我自己對這些工作必須花費的，又，我要獲得這些技能，必須犧牲的時間，也包括在內了。”

這個老施馬尔慈是重農主義者的後裔。他說這一點是對亞丹·斯密的生產和不生產勞動作爭辯，並且從他們的原則出發，以為只有農業產生真正的價值。他在加內的著作中發見這種東西。另一方面，在重商主義者的後裔加涅爾的著作中也有類似的東西。也同樣是對亞丹·斯密那種分別作爭辯。後裔們從兩種觀點所作的爭辯，還沒有具有絲毫價值的觀念——而巴斯夏就是抄襲了這種爭辯！這正是德國最新的發見！可惜沒有一種報能把斯[巴夏]這種剽竊揭穿。祝好。

你的卡·馬·

一一五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

親愛的摩爾：

我從杜西的信中斷定十鎊確收到了，也推知兩個病人現在大致不錯，因此送往海濱愈早，便愈好。此事不可遲延，特附上鈔票二十五鎊（一為二十鎊，一為五鎊）。我幾時前去，還沒有確定，最好是把到同一個海水浴場的企圖打消，使女孩子們的健康不致因此受到妨礙。

我相信你新近說过，波克海姆目前倘若不是自己金錢緊迫，大概願意預付这一百五十鎊。他此時也許準備照辦，或者就是一百鎊罷？對着這種糟糕的會，每年確切切切將百分之二十的利息投入深淵中，真是一種純粹的愚行。波[克海姆]只要能替我們弄一百鎊，內中的五十鎊在必要時，于一八六九年一月或二月付還，余數于七月十日至二十日付還（最好是這全部數目干脆于下年七月才付還），那一切便容易安排了。他只須擔負義務，對借款于九月付一百鎊，我以後僅把余數寄給他。因此，我自由取得一百鎊，現在已經可以寄給你。這一類的事如辦不到，那你懂得，當一百七十五鎊的笨重木頭壓在我的頭上時，我很受拘束，特別是當我不知道決算怎樣結束，那是可以經過三至四個星期的。

和波[克海姆]考慮這件事罷，看是否有辦法，這樣，我們至少在目前脫出一切危急狀態，並且又獲得時間了。

各小冊子和報章，昨已奉還。這個逞欲的波洛陶博士是誰？他竟把性愛的一個這樣敏感的器官顯示出來。

瓊斯對當曼徹斯特的候選人或當雕茲柏立的候選人一事，陷在最大的困難中。雕茲柏立的人們已經對他發送一種請求書，有兩千選舉者簽名；他要求再有一千人，因為要有六千選民。現在曼徹斯特這裡的人們壓迫他是否接受任務。

竭誠問好。

你的弗·恩·

一一五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七月二十三日

倫敦，一八六八年七月二十三日。

親愛的弗利特：

收到二十五鎊，感謝之至。孩子們大概將于下星期同拉法格

夫妇往海滨。从昨天起，拉法格成为“王家外科专校的会员”，有杀人和畜的特許权。他在四、五个星期之内，将往巴黎。我們因此很困难，因为我的妻至少还要替劳拉弄二十鎊服装費。

我觉得同波克海姆办不成事情。他昨天和我談到他陷在“缺錢”的困难中等等。荷兰方面的人們旅行去了，内中我本来也只用得着奥古斯德·菲力普斯。然我将轉念头，怎样并在何处借一借，因为这是绝对必要的。以百分之二十的利息出借的方法，在事实上只出現于波克海姆所利用的这样的会中，如果人們在償还期前死去，那些人預先付出的資本便丧失了。

关于这个逞欲鷄奸的波洛陶博士，我不知道多少，只晓得他也在拉薩尔主义者中（施維澤尔的一派）“干”。最滑稽的是这个“法兰西的东西”竟对莫斯科的同道表示殷勤。

我的書构成全德工[人]联[合会]綱領中的一个討論之点，你当已看到了。

我已把杜林的一种废料寄給你，不管怎样炎热，你可以看一下，或把你对此的感觉告訴我，这一定不会頂費神的。可是确有些較無聊的东西。

上星期在拉法格处看到畢士烈教授。当你的論文寄到时，畢[士烈]已經不在。他回来后，即接到論文，并寄給苏格蘭的亨利(1)·摩黎(“两周評論”的主編)，我們还没有接到以后的消息。

这样炎热的天气，您們怎样生活？我的一切思考力都因此丧失了，沒有谷謨拍特的藥，我簡直受不了。

祝好。

你的卡·馬·

(1) 应为約翰。

一一五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七月二十九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八年七月二十九日。

亲爱的摩尔：

李卜克内西的来件奉还。和施維澤尔弄成了怎样的一种僵局啊。他当承認的：一、是你，二、是国际工人协会！我觉得小威廉又已不能抑制他的癖性和愚行。此外，你看施[維澤尔]已經拿你的書信去夸口了。

关于李[卜克内西]因努連堡和瑞士工人所允許的事件，我在發表意見之前，將靜待表演。

現附上庫格曼的一封信。刻特貝尼要是沒有一點誇張的話，对开尔的事件是很卓越的。無論如何，我已坐下来，以尽可能的柏塔的方式，急急忙忙写成附上的一紙废料，頗适合这种猪仔报，并立即請你評注，因此我們可以直截了当地寄出，打铁是要趁热的。我們不可輕視这种詭計，正和对錫柏尔介紹的权謀一样。金开尔們、佛萊利格拉們和布林德們之类將怎样大为憤怒；但你知道，庸俗人相信他的“园亭”，并使梅斯納十分感动。你的夫人也会大开玩笑——我相信为着可能發生失望的緣故，你最好暫時对她保守秘密，而以完成的报使她吃一惊。

因畢士烈不在，使論文延期發表，而我获得一点時間来写第二篇，这是好的。我的眼睛在夜間工作还是容易受刺激，至第二天整天疼痛。

竭誠問候你的夫人、小姐們和拉法格夫妇。急忙中。

你的弗·恩·

一一六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七月二十九日

一八六八年七月二十九日。

亲爱的弗利特：

我希望你的眼疾并不严重。一个人在这里或那里可以發生小血管的破裂，以后并没有任何特别的影响。你和谷謨拍特談过这件事嗎？

可惜家人要到下星期才往海滨。这确是拉法格家的过錯，他家要同去，并共同租一个住所等等。因拉法格对他的医院的关系（許多星期以来，他在院中以家庭医生的資格工作），不管我的咒咀、怒罵、有时甚至叫喊怎样，把事情一天一天拖延下去，一直要到下星期初，那时我妻也将和其余的人同去。当然劳拉方面要援引这个情况，即她馬上将完全和家庭分离了，如此等等。杜西（对于你的信狂喜，我相信，你的六封信她都背誦得出来）的精神又十分充沛。小燕妮却不是这样，她也有各种各样的憂虑等等。我如打定主意，現在也許有把握在大陆方面借到一笔債（在必要时，特别要你作担保），那我一定要去，并把小燕妮带走。不过这也許是一年中最好的出游时节，家里会沒有一个人。

这里，关于匹阿、法兰西支部和总会，發生各种各样的謗議。这一点明天再說。現在只講下列各事。施維澤尔在他对全德工人联合会汉堡會議的第二綱領中有一点論国际工人协会，另一点論我的書。除其他外，这种綱領也登在“将来”上。另一方面，在努連堡开会的工人联合会的主席奧·倍倍尔已給总会發来請帖。我們当派代表前去（亚卡利阿斯会去）。加入国际工人协会和采取我們的綱領，已經是靠得住的了。末了，我們已接到維也納的邀請，那里举行奧地利的工人友爱典礼，也在九月初。我們已把全权証寄

給在維也納的福克思，代表我們出席。——关于小威廉和施[維澤尔]間的私人談判，除掉前者信中所写的外，我別無所知。反之，我从另一来源得知，小威廉因和南德意志的小圈子結合太密切，在工人中失去信用，而施維澤尔这只狡猾的狗的影响，却按照同一比例增加起来了。因此，威[廉]看出自己必須和施[維澤尔]訂立一种契約。后者現已入獄，此外，他十分机巧，为着“大不敬”，讓普魯士法庭判决褫夺貴族的称号。現在講到我——我是指总会會員的資格——在各种有組織的工人团体中必須持一种無偏無頗的态度。他們以誰为領導者，那是他們的事，不是我的事。我为德意志的秘書，凡站在工人团体的主席等等的正式地位上和我接洽的，我必須一律答复。在这种意义上，我也已經写信給施[維澤尔](时常把一只眼睛放在整个通訊可能付刊的一点上)。对着这里一八四八年的老民主主义派的陰謀，在德国的德意志工人中能够显示影响，正是最恰当的时机了。

你这可怜的人挟着一只疼痛的眼睛，現在也要灌溉“园亭”，在事实上——加以还当如此炎热的天气——是最可怕的。

我的評注限于

第二頁，我在上面加入 1x。事实是这样！政府对我們不派市檢察員，而派了柏林一个特殊的家伙(聖·保罗君之类)。当这一着也沒有見效时，在第二級法院对这些檢察还增加科倫县知事为檢察。柏林內閣被激怒了，終于对我們發出一种布告，把我們的一切触犯公布于世，結尾宣告我們的机构应于本季末关闭。我退出来了，因为股东方面还企圖和普魯士政府和解，这也是白費气力，如以后所表現的。

第三頁 (2x)。临时政府曾用書面邀請我回法兰西，自庸俗人看来，这里也許正好把它加进去。

又第三頁 (3x)。普魯士人在由司法的途径不發生效力之后，

即用穆夫提的命令〔1〕来驅逐我，这就民主主义的庸俗人看，加入也很好。

末了，封面不写“一个德意志的国民經济学者”，而写“一个德意志的社会主义者”，不是好一点嗎？两者都是討厭的，不过前者究竟更討厭些。

关于这里，明天还有一些要說的。

祝好。

你的摩尔

〔1〕 即警察局的命令。

一一六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八月四日

一八六八年八月四日。

亲爱的弗利特：

眼睛怎样了？

你大概当已收到爱喜和夫的东西。“将来”上刊有“經济学的書信”，对我的書有贊美詞。在事实上，这些書信大部分是从那上面抄下来的。在“社会民主党人”上，由主持者方面要求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理事会对我作一种荣誉的邀請，参加八月底的汉堡大会。

我于几天前写信給梅斯納，以便終于得知何处与怎样。

庫格曼写了几行信給我，由此知道汉諾威的商会和工艺专科学校訂了几本我的著作。

同时，我在实际上受私人經济——或如英国人所称的，家庭經济——的煩扰更甚于政治經济学。我的房东已經催逼过，并很討厭地住在倫敦一些时候。我也同样被迫开出各种数目較小的期票，如此等等。

法兰西的猪支部对我们作了一些美妙的誹謗。匹阿派的人在“蝉”上对总会刊布一种弹劾。他們的导管是臭名彰著的維星尼尔。我們对于这种不信任投票简单通过提出于議事日程。于是法兰西支部的會議因此發生毆打。杜滂、楊恩、拉法格、佐安尼、拉薩錫和其他人等都退出这个流氓派。他們对抗我們，虽显示“人民的主权”，然这种無賴現在总共也許只有十五人。我們是“鎮压者”，“猎取名望者”等等。除掉这些斯皮該尔柏格們在比利时的地方小报上所干的这一点点誹謗外，他們自然無路可走。沒有比这种下賤人表演雅各宾俱乐部，更为怪誕的。

附带說一句！摩西的論文終於出現了，就是自馬索尔的“独立的道德”換成一身政治报的新皮之后，旋即刊印此文。列可侶的“合作”在政治报上同样受到挫折，現在将同样刊載。

我的妻子星期一先往藍茲給特去布置住所。这一批人明天追踪前去。

拉法格明天才有闲。在这时期中，他做聖·巴托罗阿思的家庭医生助手，是怎样疯狂地工作着啊。例如昨天从早晨九点至晚上十一点。男性或女性通常的体格發生病痛，他便在那里訓練自己。

杜西竭誠問候你和丽子。誰要是願听，这孩子便对他說，她准备去曼徹斯特游玩。同时她在这里被嘲弄，遂有“可怜的被輕視的民族”〔1〕的綽号。祝好。

你的卡·馬·

你怎样翻譯 *graval*〔2〕，使有別于 *sand*① 和 *flint*〔3〕？怎样翻譯 *peat*〔4〕，使有別于 *bog*〔5〕？此外，在“可怜的被輕視的国家”中，对于泥炭土質或多或少的輕微分別，也許还出現六个不同的名

① 沙子。——譯者

称。

末了，在这炎热中，你怎样开始生活？我最喜欢吊在空中的一根树上。

再者。现在德意志人成群地加入“国际工人协会”，它的主要地点暂时至少要加以改变——虽则到处不容易找到——，我的计划是下年把总会迁至日内瓦，我们这里只作为不列颠分会履行职务。这种提議如由我们发出，我觉得是一种聪明的策略。同时对巴黎等处的驢子們指出，我们对于这种适意的专政，無所畏惧。你以为怎样？

- (1) 爱尔兰民族。
- (2) 砂砾。
- (3) 燧石。
- (4) 泥炭。
- (5) 湿地。

一一六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八月六日

一八六八年八月六日。

亲爱的摩尔：

我在炎热天干什么？还不是烦躁，并时常要喝水。今天下雨，天气闷热，充滿着湿气，因此加倍地討厭，出汗不止，全身是湿的。

我于上星期五把丽子和馬·厄楞带往布列得林敦碼頭，星期一又回来；我明天和穆尔再去，我本当休假，在那里呆一个星期，但查理患風湿症，病倒了，我除自己的外，还要做他的工作，談不到离开。

爱喜和夫的小册子証明我几乎不相信他的事，即他准备报告客观的事实。你的确已替他把事件弄得容易了。这事件会有很好的效用。现在講到迁往日内瓦一点，令我想起中央局迁往科倫的

旧事。我对这种政变定当認真考虑一下。第一，您們为着几只驢子的緣故做这件事，他們这样有价值嗎？而且把事情交給一班人，这些人固然具有極善良的意志，也有好的本領，不过并没有領導这样一种运动的才能。第二，倫敦总是亡命者的麦地那，人們对它具有尊严的敬意，而对日内瓦便只有一种很成問題的敬意，当迁移一經开始，誰能担保蒲魯东主义者不貫徹一个已經視為国际礼貌的問題，把这个机关再迁往布魯塞尔或巴黎呢？末了，人們有一个自由的地方可应用时，絕不应把这样的中央机关安置在可被驅逐的地点。

这种事業的規模愈大，便愈重要，你应保持手中，并且这事業現在在德國开始發展，我不相信柏克有領導它的才能。

傳記于星期五从紐約寄給庫格曼了。現在法蘭西各報對你的書同時也有東西出現，很好。注意，我在“兩周”上的論文，你至少要弄二十至三十份另刊來（必要時，我們自然給錢），這些東西必須很好應用。無論如何，默不作聲的局面現在是過去了，這書的開路雖也遲緩，然現在却是確切可靠的。

graval 是砂砾。關於愛爾蘭的泥炭土質的等級，我沒有術語，你必須去問一個東佛里斯蘭人。

波克海姆已經催我記着“到期的日子”。

竭誠問候海水浴的一整群。

你的弗·恩·

一一六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八月十日

倫敦，一八六八年八月十日。

親愛的弗利特：

附上“兩周”的主筆約·摩黎的信。畢士烈盡了他最大的力

量，但摩[黎]君觉得这东西不合口味。这没有什么！

家眷幸运地住在海滨，这对她们都是十分必要的。

你关于总会迁往日内瓦所说的很对。在布鲁塞尔的人们不顾及我们，并且反对我们，他们提议迁移，借以用文书证明他们对权力原则的英雄式的抵抗，这总是可能的。在这种场合，我们的代表至少必须作赞成日内瓦的表决，因这坏处比较小。

祝好。

你的卡·馬·

一一六四 恩格斯致马克思 一八六八年八月十二日

一八六八年八月十二日。

亲爱的摩尔：

从根本上来详细研究摩黎君的意向，即使只证实那个卑鄙的渺小的私派性质，也是值得劳神的，我们通常以为只存在于德意志的，也在这里发展繁荣起来了。摩[黎]不管畢士烈的力量而加以拒绝，自有他的理由。这在根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像你所发挥的东西，摩黎君具有一切理由阻止它在世界上传播给公众。这不是主义；那是打击他的脑袋的，故以没有地位相推诿。我并不因此顾虑我们不能把书提到英国公众之前，不过一条最容易和最简便的路是被截断了，我们必须去寻找，一直到获得一条新路为止。同时，法文论文将履行它们的任务，并让“两周”的先生们看得见，那是好的；如仍能强迫摩黎君刊登这些东西，那就很美妙。

后天我也许要往布列得林敦码头住十天（姓名住址：朋斯君，约克州，布列得林敦码头，柏林敦场三号），因为查理又复元了；但可能中间还有什么事情发生，在这种场合，我会写信给你的。从星期五到星期一，我和穆尔都在那里；我们从事十分有趣的地质学的

研究。

丽子囑竭誠問候。

你的弗·恩·

一一六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八月十三日

一八六八年八月十三日。

亲爱的弗利特：

我希望这几行字在你出游之前，还能达到，因这有延迟的危险。

第一，我必须寄钱往蓝兹给特，使她们能再住一个星期。你上次寄赠后，还延迟了几个星期才出游，并且要付清一些较小的家庭债务，在另一方面，我妻必须从当铺取出表和其他物件，以便她能有体面地在浴场出现。

第二，一个零售商应得六镑几先令，本星期必须付清，因为这个家伙要关店了。

第三，我为着国税，已接到两次传唤（八镑）。如你知道的，地方税已付清。这些款项、我是绝对不能推托的。

房东现在不幸在伦敦，我有一张十二镑的期票本月二十五日要付清，我对于这另外两种迫切的款项，也许还能及时从德国收到钱。

我已写信往阿姆斯特丹和亚亨给我的表兄弟奥古斯德和卡尔·菲力普斯，以便探问他们是否回来了。在沒有确切知道这些人回家之前，为着借款竟往大陆，那完全是白花钱。

一星期来，我没有合过眼睛，著名的哥第萨⁽¹⁾的波克海姆前天来辞行，说我当摆脱黄疸病。他企圖从奥本海姆榨出一千镑，分点出来维持我。

急忙中。

你的卡·馬·

(1) 巴尔札克的同名小說中一个人物。

一一六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八月十四日]

亲爱的摩尔：

我們的出納員今天下午沒有鈔票，我明天將寄錢給你。不要為着“壓迫”煩心，我惟願多有一些可供壓榨，不過也要想到，我們在六個星期之內，要付出一百五十鎊和利息，據波[克海姆]說，連利息共一百六十五鎊！！我相信你會下決心往荷蘭，用這樣的利息去借錢，我們是不能“要”的。

福黑爾使我大笑不止。正是這個青年的高貴的大胆妄為。庇護式的導言，其次為一種完全初步的東西的批評（並且為什麼！），你在書中是陳述各經濟學者的意見，所以只是總括一下——他從你自己的著作中很聰明地插入指頭。他的自白也很好，現在這一代、包括福黑爾在內，對於雅各或約瑟，也不知道什麼，所以你的判斷証實了，即現在這一代“也真正沒有學到什麼”。此外，這個傢伙的鹵莽是可笑的。他直截了當地假定，他的讀者大眾不知道什麼，沒有學到什麼，甚至於除福黑爾這樣的臭文外，也不願讀什麼。這一點這個人是對的。

竭誠問好。

你的弗·恩·

一一六七 馬克思致在布列得林敦碼頭的恩格斯

倫敦 一八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倫敦，一八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亲爱的弗利特：

我妻昨天从藍茲給特归来，孩子們仍在該處。約一星期來，我

既呕胆汁，加以这里又有霍乱症流行，妻主张我至少也去蓝兹给特海滨住两三天。所以我于今天起程。

收到二十五镑，至为感谢；今天确知十二镑的期票是八月二十八日到期。我至今没有接到大陆方面的消息。

关于人寿保险的钱，你最好是于到期日寄给我本人，以便付交那些人。因为他们必须把我签字的借据交还我。关于系勒的处理，在实际上要使我受窘了。

祝好。

你的卡·馬·

一一六八 恩格斯致在伦敦的马克思 布列得林敦码头

一八六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布列得林敦码头，一八六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亲爱的摩尔：

收到“灯”和伯·柏克的东西，至为感谢。愈是细看拉萨尔悲喜剧的详情，那滑稽的方面便表现得愈显著。这个人是在不可抑制的自我回忆、永久的自我冥想上毁坏了。“我怎样炫示自己？”是一句无穷无尽的重复话。可怜的易齐施男爵啊！滑稽的事是在一个崇高的顷刻，他竟委托他的另一个我吕斯托夫，在必要时代替自己同美丽的海伦娜同床共寝——他很知道，这很少危险——，和在另一场合一样，那匹阉马把他的生殖器用枪弹射击碎了。可怜的易齐施！被一匹阉马射击成为“阉马”！他的嘴被塞住了，而且现在还是如此，这你会觉得总是十分滑稽的。

赛列！这是整个事件的印象。瑟罢士梯安·赛列是这种悲喜剧唯一的、有价值的编史者——这种糟糕的光景逃避了他的眼睛，他会上吊啦。同时十分有趣的是，“拉[萨尔]的遗嘱的继承者”宣布

这个人为一个贵族、背叛者和牧猪狗，并且对于我们在他当时反对他自己和施維澤尔而刊出的一切作品，必須占为己有。無用的臭家伙。

我星期三或星期四从这里返曼徹斯特，然后花一个星期去看我的母亲——也許在俄斯坦德。我还在期望她的信，然她絕不知道我在何处。

对保险公司借款的有关偿还款項，从开头起，你如沒有脱离全部事件而推給波克[海姆]，我当然只把錢寄給你，所以我首先向他接洽，是为着知道要付的确实数目。他既是此款担保人，自然只能同时表示要把款項寄去。至于把錢寄給系勒驢子一事，我从沒有想到，如我曾写信告你的。我想在这个时期——下星期末——之前，到倫敦来看你。

你的弗·恩·

一一六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八月二十六日

倫敦，一八六八年八月二十六日。

亲爱的弗利特：

德意志方面还老沒有“供給”。完全依靠半允許的事情，这自然是愚蠢的。但当人們落到水中的时候，便抓住每一根繩索。本星期五是十二鎊期票到期的日子，这我曾写信告訴你了。今天沒有接到什么，为着不要在家拒絕支付，刚才就商我的面包商，他說，至明天晚上，“也許”可找到錢，不过只能借几天。我同时接到我的房东的廢紙条子，特附上一閱。正在这个时候，一切方面都向着一个人突击。这要使人發狂了。

柏克的廢紙請带来或寄还給我。他反对拉[薩尔]的理論的、政治的、經濟的駁議抄自你的軍事問題的小册子。

这个柏[克]經過他的勒克列利事件，對我們有一大勞績。他配做拉[薩爾]的“遺囑指定的繼承人”。

我接到出席全德工[人]聯[合會]大會（八月二十二至二十五日，在漢堡）的邀請書，這是由會長施維澤爾和德意志各區二十名工人以上（理事會會員）署名的。我在回答時必須顧慮到後面這些人。我說明我的不去是由于有國際工人協會總會的工作，看到他們對大會的綱領顯出每種“嚴肅的”工人運動的出發點——爭取充分的政治自由的鼓動、規定工作日和工人階級的國際合作——使我不勝歡喜。換句話來說，我慶賀他們已經拋棄了拉薩爾的綱領。他們是否察覺這種談話，還要等着看。施維澤爾是整個拉[薩爾]派中唯一的一個頭腦，的確感覺得到。但他認為適當的事，是把這一點表現出來，還是裝傻，我們會看到的。

你的卡·馬·

一一七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八月二十八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八年八月二十八日。

親愛的摩爾：

我在這裡發見你二十五日的信，如昨天所允許的，特附上五鎊鈔票兩張，十鎊一張，除以後再付外，房東先生大概因此會感到安慰的。

我每日期望母親有一封信來，報告她達到俄斯坦德，以便馬上前去；我到倫敦，無論如何要來看你，但到那裡能否停留一天，還是疑問。——

急忙中。

你的弗·恩·

一一七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倫敦，一八六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亲爱的弗利特：

收到二十鎊，至为感謝。

杜西今天大为恐慌，狄啓昨天还十分有趣地在歌唱着，后来竟死在籠中。它被極慎重地埋葬了。

杜滂已接到那不勒斯的委託書，为該处支部的代表。如我們从意大利的报告看到的，自門他那的事件以来，該处的内部出現一种普遍的反动，特别是工人的集会和結社权几乎都消灭了。

我們的老的人員幸而坐在巴黎的監獄中。那里的委员会派一个代表往布魯塞尔；但在另一方面，各种职业团体派了八、九个代表。我們的人已从獄中来信，說这些职业团体的人“在政治上是妥协的”，所以他們不能再回来。巴黎的警察憑借怎样的手段，你可以从下列一事看出来，即一位先生自称为倫敦的“尤金·杜滂”，到每个入獄者的妻子处，暗中探听她們的口气。这是一个警察代理人，然这种滑稽剧到处失敗了。亚卡利阿斯做我們的代表，今天往努連堡。他从那里轉布魯塞尔。他在这两个場所，都是“泰晤士”的通訊員。

在匹阿君和維星尼尔君領導下的所謂法兰西支部派一个代表往布魯塞尔，以便——可怕呀——控告我們！

附带說一句！穆尔如果还在那里，請告訴他，他对国际工人协会的經常費，在星期二以前，能够付給我便好。我們在布魯塞尔的代表少，現在能够筹到的每一先令，将用作加派一个代表之資。下星期二是今年大会前我們最后的一次会。

祝好。

你的卡·馬·

一一七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九月一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八年九月一日。

亲爱的摩尔：

附上穆尔繳的国际会費五鎊，你要把給他的收据交我。

我痛苦地等待母亲的一封信，报告她达到俄斯坦德和她的住址，可以前去住几天，但一無动静。在后天以前如沒有消息来，此事便难有希望，因为忠厚的高特弗里德下星期要离开。我一得到信，对于即来倫敦的事，馬上会有电报相告的。

拉[薩尔]的無聊的东西我当带来，現在瑟勒麦的手中，看过后，或由他寄給你。

琼斯在这里替工人开露天大会，但表现得十分温順，他的竞争者亨利已經对此加以斥責。他于星期六晚上称葛萊斯頓为“各劳动阶级的大領袖！”我亲自听到这种說法。他又太狡猾了。

你的弗·恩·

一一七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九月九日

倫敦，一八六八年九月九日。

亲爱的弗利特：

一百六十七鎊于九月八日付清，接到收据，并收回借据。

附上論国际工人大会的“泰晤士”，又“每日新聞”两期。后者你必须馬上寄还。

你从“泰晤士”的第一篇社論中可以看出，把我們的报告单独送給它，并用几句话表达这个目的，是何等良好的策略。

急忙中。

祝好。

你的卡·馬克思

一一七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九月十二日

倫敦，一八六八年九月十二日。

亲爱的弗利特：

大会幸而今天閉幕，就所得的消息講，在星期四以前，它还只有尚可忍受的妥协。不过人們必須常怀戒心，要遭遇一件窘迫的事，因为比利时人构成絕大的多数。托雷君和其他巴黎人要将总会移往布魯塞尔。他們对于倫敦十分妒忌。蒲魯东主义的“强健的比利时人”和法兰西人（一八六六年）在日内瓦和（一八六七年）在罗散十分刚复地宣传反对工联等等，現在極端狂热地加以贊成，这是一大进步。这些“强健的比利时人”尽管夸口夸嘴，并没有預先考虑什么。例如“每日新聞”的通訊員为着或有的會議地点，找了三天，徒劳無功，直到偶然遇着楊恩和斯忒普尼。在事实上，并没有預先租定这些地点，而“强健的比利时人”要倫敦总会担負此項費用，然他們和法兰西人却欠了总会三千法郎。（为着他們的二百五十个出席者等事。）此等費用現在将由代表中的私人募捐筹措。

我深深陷入困难中。自你到这里以来，劳拉即生病，我妻迫不得已，向她借得十鎊，因为我們完全空虛，只能支付非常的費用。

我没有听到荷兰方面一点消息，因此必須把这种沉默看做故意的。在事实上，我不知道应怎样着手。

附带說一句！我們把罪犯这个名詞改为牺牲的判決者，是一种幸运。

在萧回来时——他是由穆尔出錢派去的——后者接到他的收据。

祝好。

你的卡·馬·

一一七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九月十六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八年九月十六日。

亲爱的摩尔：

我的右手患風湿症，加之已經写了一整个下午，故只能簡單塗上几句，并且十分拙劣。

附上十鎊鈔票一张。如果没有别的办法，当波克海姆回来时，你的确必須强迫他作任何种突击。你懂得，我自己現在頗为紧迫。为着結算的事，你給梅斯納写过信嗎？現在一切方面的工人在爆發，死一般的沉默馬上会終止，第二版不用再长久等待了。給書登一次新的广告，現在正是时候了。你想好一种广告，我把它寄給梅[斯納]，因为我还欠了他的信債。但不要施延。还有，把載有布魯塞尔的德意志人決議的“泰晤士”和昨天的“民主周刊”等等寄給梅[斯納]，必須对这个人保持温暖。你如果没有做的話，就做罢（我在这里不能再找到“泰晤士”的有关期数）。于是在你处的交换价值也会逐渐源源而来的。

“泰晤士”对亚[卡利阿斯]报告所載的东西，你在这里如很好利用，摩黎君会惊奇的。此地各报对于报告也有頗为充分的摘录（然大半出自“每日新聞”）。

大会的經過还好。公开地解决胡說八道而悄悄地解决事务的方法，已經显示輝煌的效果。总会仍在倫敦，而蒲魯东主义者又只有決議是一种得意之作，即他們是蒲魯东主义者，此外并没有別人是同道。

“将来”关于魯意等等的一期，你两次提起，也要寄給梅斯納。你如願意，我可以办理这一切。

摩西·赫斯使我觉得十分有趣。

但現在有一个問題：把你的書的內容對工人作一種通俗的簡短的描寫，不是一種迫切的需要嗎？如果不干，那會出來任何一個摩西依樣葫蘆，并弄走了樣。你以為怎樣？

愛喜和夫的來件也奉還。

人們一離去，就發生了蠢事。當我不在時，席勒院委員會的人們因布刺德佛德方面的策動，邀請豬仔伏格特在這裡演講。“他在一八五九年即成為一個受雇的波拿巴主義的代理人，我認為這是被証實了的，為着不對這個人間接參加一種信任投票起見”，我自自然然馬上宣布退出席勒院。那只豬仔明天會來的。

你的弗·恩·

一一七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九月十六日

倫敦，一八六八年九月十六日。

親愛的恩格斯：

十鎊收到，謝謝。我在後面將詳細談談錢的事件。首先講“一般的”。

單獨把報告送給“泰晤士”的策略已經見效。除深被激怒的利未外，它已強迫倫敦的一切報紙說話。“泰晤士”本沒有登載亞卡利阿斯的努連堡報告。接到了我的報告，它才上鉤。昨天的“廣告晨報”（為布林德所苦惱）有第一篇社論，擁護國際，反對“泰晤士”。“明星”宣稱大會是一種“成功”。起初攻擊我們的“標準”，在昨天的一篇社論中也匍匐于工人階級的面前了。它對資本家加以打擊，對於土地問題自己作出鬼臉。“討論報”惋惜英格蘭人、德意志人和比利時人（如關於土地的決議所指出的），隸屬於“共產主義派”，在另一方面，法蘭西人又不斷產生“蒲魯東的可笑的演講”。

人們很不滿意于亞卡利阿斯，下星期二將爆發一種于他有益

的暴風雨。彈劾的各點如下：

他几乎絕沒有參加大會，然隨即在“泰晤士”上表現自己為領導的靈魂。他竟把總會的建議據為自己的私有物，把它們所獲的贊賞歸到自己的名下。他尽可能地壓下他人的演講詞，並且為着諂媚“泰晤士”，改竄了杜滂演講詞的結論。此外，雷士納有一種不快的心情，他（雷士納）朗誦了我的書的一些地方，而亞卡利阿斯在“泰晤士”上却把它壓下不提，即對書的決議也僅在他的通訊的高壓之下，才得加入，末了，並改竄德意志對於戰爭的決議。他說，一種歐洲戰爭是一種內戰，去代替原來德意志的決議所說的：“在法、德之間的一種戰爭是有利於俄羅斯的一種內戰”。他把後面這一點完全刪去了。反之，他替德國人和英國人提出比利時人的無聊的東西，即用同盟罷工去反對戰爭。

在另一方面，他因自己的報告，有了勞績。事件的全体會向他表明，他將來只應以報告員的資格出面，然總會要付給他旅費，而“泰晤士”付給他稿費。但他永不會再被指派為代表。這就防止派別的衝突了。

雷士納說，大會几乎全是比利時人包辦（加上法蘭西人），我們在會中的代表雖是這樣少，所貫徹的主張却這樣多，正由於比利時的工人不管他們布魯塞爾的領袖們怎樣，在一切決定點上，都和倫敦一致。據說摩西對抗蒲魯東主義者，已作過最精采的演說。托雷十分憤怒，竟不出席宴會。不獨這裡的總會再被委任，而且由我們清洗的會員表也被通過了。維星尼爾在四個星期中就把他對托雷懷疑的證據送給一個去布魯塞爾的委員。大會已經附有條件，此等證據如果是空洞的（它們確是空洞的），要把他當作誹謗者，開除出協會。法蘭西支部的代表對總會提出一種控訴，除其他外，內中也有一種溫和的要求，即總會的法蘭西會員由法蘭西支部委任。已被列入單純的議事日程中（正和我們在總會中對這些家伙的訴

苦所处置的一样)。

李卜克内西在努連堡干了一桩完全無聊的（并且甚至違反規程的）蠢事，竟堅請把柏克的空談作为国际工人协会的綱領。孙納曼說得对，这是一种混乱。但威廉君願意把民主主义的妄談拿給“人民党”！

梅斯納在前几个星期写來几行。要在几星期之內才能清算。他似乎認為一直到現在，还没有利潤可得。我今天將“泰晤士”、李卜克内西的刊物和“将来”寄給了他。你必須作出广告。我不能替自己的書做广告。你自己如写一个小册子作通俗之用，也是好的。希望这書現在能行銷！

講到錢的事件，我的确不能这样混下去了。这使一切工作不能进行。我覺得最好是你写信給波克海姆，并对他說，能否在何处替我筹得錢，因为我于偿付貸款协会和其他堆积的債務后，又有特別的支出，現在十分窘迫，除其他外，劳拉馬上要往巴黎，須替她办嫁装。（而且在事实上，这是一种增加困难的原因！）我已經对波[克海姆]充分考察过，知道他必定相信，我在某种限度之內，有一种固定的收入，不过因書等等的收入还没有到手，故陷入特別困难中。他必定相信，你是背着我写信給他。你自然必須予他以保証，或者宁可說予以允諾。

伏格特正在英国，而国际有这样动人的局面，这很好。他是熟悉內情的。

祝好。

你的卡·馬·

一一七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九月十八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八年九月十八日。

亲爱的摩尔：

我想您們不能貫徹故意排除亞卡利阿斯于大会之外的企圖，他当代表，也是不可少的。否則最好的办法是不这样容忍他，并且如拉[法蒂]所說的，自有各种人会斥責他的。

关于你的書的通告(广告)，硬說你自己不能做，这是荒謬的。我要是寄一种广告給你，而你不中意，你还是要自己动手。請重新着手这件事，并把从前允許的广告寄給我。我願寄給梅[斯納]。但我們必須稍微支持这个人，使他的好意不致銷沉下去。

講到錢的事情，你如告訴我，波[克海姆]回来了，我很願写信給他。但关于这件事，当时借款是怎样进行的，你必須告我。你的人寿保險是多少，保險費多少，保險单还有效嗎？或可能以同一的方法得到一种新的借款，或对保險单本身得到一种預付。你如完全不讓我明白这一切，我怎样替你筹錢呢？高[特弗里德]·厄[門]在十月底以前，很难回来，然我如对他取得協議，那我馬上可有一些現款，一切都以这一点为轉移。我对他如弄不成功，那我自己的情况便很不穩定。但在決定之前，这可以拖到本年年底，到那时还有三个半月呢。

自俾斯麦离开美丽的威廉后，后者会流于傲慢的。进入战争是愈加明白的事。虽是这样，我相信今年干此事已太晚了。購買馬匹和真正的动員，在法国比在普魯士需要更多的時間，不管一切准备和夸张怎样，我不相信法国人对此所需的時間会在六个星期以下。內地的馬匹既不敷用，那真正动員的开始、即有某种决心發动的开始，会由向外国大購馬匹表明的，这馬上就公开了。战争中

必須的馬匹的全數，現在也早已得不到了。所以小路易必須有五至六個星期的預備，這就到十月底，從事於一種冬季戰役，特別是驅使現今的巨大人數，的確只能在萬不得已的緊急的場合。如沒有完全特別的動機，那一直至三、四月，我們頗為安穩，到那個時候是可以發生某些事故的。

然路易早已沒有他所需的這許多人。他迫不能用六十五萬人以上去充實他的隊伍（憲兵部隊、都市守備兵和一批其他有警察權的軍隊是在軍隊的名冊中共同出現的），至於機動的守衛軍，就是紙上也大半是沒有存在的。要完成一種改革的軍事制度，至少要六、七年，而他的制度才有一年。路易如果能夠避免戰爭，我不相信他現在願意作戰，因為每月的遷延使他的戰鬥力比普魯士的有更強大的推進。

勞拉又好了罷？竭誠問候。

你的弗·恩·

一一七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九月十九日

倫敦，一八六八年九月十九日。

親愛的弗利特：

附上施維澤爾的信，又來自厄森的一封信，連同“社會民主黨人”六期。在下星期二以前，我必須把這一切東西收回。我對於狡猾的施維澤爾應怎樣答复呢？你從全德工人聯合會大會的辯論中（在“社會民主黨人”上面）可以看出，“正確的”拉薩爾派人出來了，他們的會長先生用一個必要的大會去創造工聯以及同盟罷工的規則，是離開了拉薩爾的軌道。他以放棄自己的職位相威脅，才獲得允許，從事這種煽動，而與德[意志]工[人]聯[合會]無關。他的目的自然是对李卜克內西等搶先一步。此外，他看出，在德國要是

發展一種建立在工聯上面的真正的工人組織，他的勉強造成的私派聯合會馬上會垮台的。他最近在一篇社論（一〇四期）中指出為拉薩爾所發明的總計為：“建立用公債維持的生產協會”，這是一字不差地從路易·菲力普時代步社在“工場”上所領導的法國天主教社會主義的綱領中抄來的。我必須用外交策略去答復，並願知道你的意見。

“伏格特”、這里沒有了。但我昨天已寫信給李卜克內西，請他無條件地報告他所訂的（也許有一百五十）冊數。

如果下星期二總會開第一次會議，將有狂風暴雨般的場面。杜滂對於亞卡利阿斯也很憤怒，因為他簡直好像沒有參加大會一樣。我將竭力保護亞[卡利阿斯]去防止“積極的”步驟，不過這一次不能像去年對抗福克思和卡忒等那樣偏袒他。

一個波爾多的商人是拉法格的朋友，講英國話，經瑞典和丹麥旅行，在這里通過。他對拉[法格]說，該處各高級社團中多談到我的書，我覺得不很可能。

小勞拉稍微好一點。他的痛苦和某些自然的發展進程有關。他們要於十月初離去，這不大適宜，因為嫁裝中換洗衣服等部分還無法備辦。

高貴的哥第薩今天回來了。

借款的情形是：你在一定的期限內借到錢。未到期之前，你如去世，錢數不用償還。在另一方面，到了期，要用規定的利息償付。因此事情即告結束。這不是什麼人壽保險。你也接不到保險單，只收到錢，出一張欠款單。這自然要送回給我的。這種特有的形態也使整個事件花費很多。這確是借款中最壞的和最貴的一種。

依我的意見，一種遲延的戰爭對於波拿巴有利的唯一情況是，俄羅斯便愈加麻痺了，至少對於軍事行動是如此。有一件事是確切的。在整個法國，人們相信戰爭就在眼前。

关于广告的事，我去信問梅斯納，首先要看他怎样回答。

胖子伏格特的情形怎样？

祝好。

你的卡·馬·

“国民輿論”对于布魯塞爾大会的报告，除其他外，有如下的一节：

“我这里必須提及倫敦总会所編纂的总报告。在事实上，提及是我所能运用的唯一字眼，因为我不充分熟習法律，可找出那些触犯法兰西法律的辞句予以删除，內中可能已經含有这种辞句。”于是說到有关“法兰西政府”的地方。“批評在这里有时是粗魯的，而且常带諷刺。我重說一遍，我对此不能加以判断；但必須承認，大众比您們的通信者更少畏惧；我不予引用的一切地方，是由疯狂的鼓掌接受的。”

那里有十二个法兰西的报告者。

“解放”和“布魯塞爾報”完全用二十年前攻击我們的同一方法攻击大会。

那里有一个俄罗斯人当新聞記者。他說，將把有关大会記載的俄文各报寄給总会。

一一七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九月二十一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八年九月二十一日。

亲爱的摩尔：

施維澤尔的来件奉还。这个人竟是一头牛，相信你定能因这样的一封信受到誘惑。他既使你成为“欧洲”一般的領袖，那就是对你微微地暗示，你的国土并不特殊地在一個特定的地方，所以原来不在这个世界上。他指派你为教皇，因此你应封他为德意志的皇帝，并由是踢了威廉一脚。無論如何，你的手中据有这封信，是

很有价值的。

我以为你尤其要使这个紳士注意，他的工人大会要是一种真正的工人大会，而不是他的汉堡大会的一个单纯的重版，才有意义；所以施[維澤尔]要顧到，也要有拉[薩尔]分子以外的别人参加，才有意义。一直到現在，不像有趋向这一方面的样子，而施[維澤尔]也似乎不采取这个步骤。他是否“能”和威廉及其他人等“友善”，全無关系，在这样的事件中，他必須和他們共同进行。关于規程，你可以写信告訴他，不在乎書面所写的是什麼，而在怎样实行。

这个家伙显然要排挤小威廉、倍倍尔等，而自己要想依賴你的一点書面的东西。他必定很着重这一点，否則决不会写那封信給你，使它永远落在你的手中。你說得对，他看出用拉薩尔的几句话再也行不通，自己必須發展出来。

我如果没有弄錯的話，你也曾將“霧月十八日”的册子一同給了小威廉。那里面也可以收集一点东西，我再沒有这种册子了。

我已写信給哥第薩。

西班牙的事件可以使全部战争的叫囂終止。無辜的伊薩伯拉是路易所有的唯一可靠的同盟者，一种革命如在西班牙得到胜利，那整个情况便具有另一种性質。这事件大概很快就会决定的；我相信这無辜的人是完了。

你的弗·恩·

一一八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九月二十三日

倫敦，一八六八年九月二十三日。

亲爱的弗利特：

你从附上的东西可以看出，李卜克內西要由我去排除施維澤尔，正和施維澤尔要由我去排除李卜克內西一样。我已回答威廉：

只是不要卤莽！他如果做得机警，施[維澤尔]自会取更温和的“比例”，或者使自己归于毁灭。全德工人联合会的解体使拉萨尔主义自身作一恐怖的终结，虽则它还可苟延残喘至某些时候。

特附上施[維澤尔]在“社会民主党人”上面关于事变的报告。

西班牙的革命（它具有和一八四八年那不勒斯革命同样的意义）给予欧洲的事件一个新的转折点，并且特别像一个从机器上下来的神，把可恶的德、法战争难解之结斩断了，这我完全和你同意。

斯特洛刚从大陆来。下次再写罢。

你的摩尔

“泰晤士”给亚卡利阿斯两个半基尼一栏的报酬，对他大加称赞，并作有利的提议。请把威廉的信寄还给我。

一一八一 恩格斯致马克思 一八六八年九月二十四日

曼彻斯特，一八六八年九月二十四日。

亲爱的摩尔：

现在来谈施维泽尔的卑屈的信！当这个家伙写信给你的时候，显然知道有什么事故要发生。就一方面讲，放弃严格的拉萨尔的惯例，对他并不是完全不适宜的，不过就主要的事件讲，丧失那“结实的”组织和独裁的表演，的确是他的不幸。拉萨尔私派大言炎炎，好像它是在德国的“党”，这自然是完了，这个私派将逐渐死去；在右派家乡的山岳地带，它会瘫痪下去，到很久的时候。

此外，如威[廉]正确感觉到的，这也是他的联合会的生死关头。那更好。这些家伙的小资产阶级、人民党、联邦主义的瘫痪症也不值一文钱。如果政府看到工人不为所利用去对抗资产者，即加以逐斥，这倒是好的。然任何一种形态总找得出的。

但威[廉]是何等的一个同志啊！他和施[維澤尔]结成一种

同盟”，还不到四个月，現在他們又爭吵起來，也太不可捉摸了。這
一點施維澤爾是預先料到的——曾“增加”卓越的青年“去監視”李
卜克內西！

你要無條件地發表的聲明是怎樣的一種聲明？內中有“人們”
的美麗的說法，這就表示威[廉]對抗施洗禮者，而施洗禮者對抗威
廉！南德意志的民主主義者一經使誰具有他的形象，誰就永不能
再脫身。人們以為威[廉]寫了信給斯特魯威。

什勒菲爾(老的)再出現于西里西亞。我把“將來”上面的一些
奇異的事附在這個回來的社會民主主義者的名下。

你要是去努連堡！你當受補償，而且以後可能重新開始受到
痛苦。我告訴你，那個傢伙老是不能分別你和斯特魯威。

關於全德工人聯合會的解体，威[廉]現在可以刊出我的小冊
子裏面的有關地方，內中對拉薩爾派的先生們的這一切都預先說
過了。你以為怎樣？我可替他把这渣滓弄妥當，因為我這裏還有
几本。

你的弗·恩·

一一八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倫敦，一八六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親愛的弗利特：

無論如何，我尽可能迅速地替李卜克內西寫那件東西。否則
這個傢伙會自己動手，那你可以相信會一場糊塗的。我覺得你對
于伯爾拿·柏克(當他還是“人類的主席”時，曾痛罵我們)的臭貨
小冊子裏面從你的小冊子中偷去的并在痛苦的經驗之後接受的東
西，也提一下，要好些。斯特洛把那個小冊子帶往布刺德佛德，你
如馬上寫信前去，即可得到它。

对这种“拉薩尔主义”“开始”踢一脚的时机已經来到了。人們对伯·柏克的臭貨小册子絕不須要默不作声。

烈火般的小威廉所說的“呼吁”是：我（就是用国际协会的名义，因我为它的德意志秘書）因德意志工人在各种大会的決議中已經改变了他們对我們的关系，自然必須写几行給他們。然这用不着过于急迫。在这一切事件中，“欲速則不达”，而我們的小威廉在六七年中，对于这件事是人所共知地从不“急迫”的。

講到施維澤尔，我有一种感觉，任何一个轉变点是在何处进展中。因此我对他的回信虽已完成許多天了——（我在信中以教書先生的审慎态度，特別对他正确指出一种私派运动和真正階級运动的条件不同之点）——然却保留在手中。自他的工联組織大会的这种新企圖在柏林有結果地出現以后，我現在才答复他。施[維澤尔]的确从我处获得一种經驗，即回答他的信的时间常是和它們的“热情”成反比例的。

“霧月十八日”、威廉还只有一本。

伏格特在席勒院的演講怎样了？

你的卡·馬·

当布魯塞爾大会时，布朗基繼續出席。在一本关于一八五七年的蓝皮書中，調查委員會的主席、庇尔的老妇人私派中最討厭的饒舌者卡德衛尔問狄克孙（利物浦一个倒閉的銀行的主任經理），这銀行的股東是否大都为不懂得銀行事業的妇女、牧师和其他人等？狄克孙答道，絕不如此，他們大都是“商人”，但他極漂亮地加上一句：

“他們中間的大多数是生意人，是商人；但認商人对于他們自己的業務以外的其他任何業務能下一种判断至何种程度，頗成問題。”这不是美妙嗎？

附带說一句！穆尔必須从他的流通圖書館里把福斯德的“論

交換”寄給我，因為這裡的圖書館中沒有。我馬上會寄回的。

一一八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倫敦，一八六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親愛的弗利特：

在星期六以前，你能寄五鎊給我嗎？一個商人剛才來我處說，他破產了，至星期六如不能從他的債務人籌得某種數目，他會有巨大的損失。

你的卡·馬·

一一八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親愛的摩爾：

附上所需的五鎊，計鈔票一張。

西班牙的事件進行必定順利，因為那個政府很少報告好的消息。雖是這樣，邊界發出的電報還沒有被截斷，却是奇怪。這指明那無辜的女人只要願意，可以好好去馬得里的。

你的弗·恩·

一一八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九月二十六日

倫敦，一八六八年九月二十六日。

親愛的弗利特：

收到五鎊，至為感謝。這些可憐的小商人是一個不幸的階級。我妻馬上把錢送到催眠人的家中。這個人本人曾經“破產”（而他

在同行中是一个十分有体面的人)；他的妻流着眼泪，替他收下錢。这些小商人中的一大部分、即最大的部分，要經過無产階級的一切困苦，并加上“恐惧”和“可尊敬的奴役”，而又沒有較好的工人那种足以补偿的自信心。

附带說一句！工联当权者中向来的爭吵——在事实上，許多年来，这种爭吵使它們停頓下去——終于隱藏起来了。倫敦工联委员会(阿德格等)、倫敦工人协会(扑特等)和联合工联(我相信中央地点現設在斐尔德，它是年年更換的)終于融洽，采取共同的行动。这是資产階級对抗工联的政治运动产生的結果。

我把施維澤尔刊物的最近几期再轉寄給你，因为你替威廉写論文，也許用得着。把它們保留在曼徹斯特，不过要妥当，在必要时可再找到。我不相信施[維澤尔]对于当前的打击有什么感觉。要是这样，他对于那“結实的組織”难得如此眉飞色舞地喋喋不休。我相信普魯士政府已經确定对“国际工人协会”作这种决定性的打击。至于施[維澤尔]对我写出“热情的友誼的”書信，可以簡單解釋为在努連堡的決議以后，他怕我可能公然出面贊助威廉而反对他。自汉堡事件后，这样的一种爭論畢竟是不好的(这个蠢材曾写信請我亲自去汉堡，“以便接受应得的荣誉”！)。

他們停止在高級官宪認可之下的活动，这对德意志工人階級是絕對必要的。一个这样官僚主义訓練出来的种族必須修畢一种“自助”的完备的課程。在另一方面，他們無条件地具有一个优点，即在比英国人發展得多的时代环境中开始运动，既是德国人，肩膀上就有能够总结的头脑。亚卡利阿斯充滿了国会風度和机警的称誉——特別和在布魯塞尔的法兰西人比較——这种風度和机警是領導着努連堡大会的。

西班牙人的事还是表現大有疑問；然我覺得至多是暫時被压下去了。我有一点不懂，即那些領袖們沒有照料“無辜的女人”离

开西班牙，去訪問波拿巴。后者自己对于国事沒有插手进去嗎？

祝好。

你的卡·馬·

施維澤尔最可笑的行动之一——但他無条件地是因他的队伍的成見和为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会长，被迫出此——是不断地用主人的話發誓，而且每次在对真正工人运动的需要作新的讓步时，誠惶誠恐地辯白，这种讓步并不同唯一超度众生的拉薩尔的教条相矛盾。汉堡大会从本能上完全正确地感觉到，全德工人联合会是拉薩尔私派的特別組織，它为工联等所造成的真正的工人运动所毀伤，并因正式参加同一运动而丧失它的特点，这种特点即組成它的有关体面的事件和它的存在的理由。

一一八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倫敦，一八六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亲爱的弗利特：

附上爱喜和夫的信，連同“社会民主党人”和“国民报”两种。

你由此可以看出，“醉醺醺的”舒尔慈-德[里支]能給施維澤尔的舞台詭計以暂时的重要性，施[維澤尔]的全体大会只是(减去十二人)由拉薩尔派人組成，而施[維澤尔]相信在他对全德工人联合会独裁的地位上，用很簡單的方法，即可造成对德意志工人階級的独裁。这是十分天真的。

我們唯一实践的問題是：我現在是否已經应發表一种呼吁？就总会的地位講，它必須表現沒有偏頗。是否还要等待，直至一、施[維澤尔]的表演愈加显出沒有結果，二、李卜克內西等真正有了一点組織，这不是比較好嗎？

我觉得总会的力量大都以此为轉移，即不要不合时宜，沒有确

定效果，即縛住自己的手，在它的行动中宁可仿效俄罗斯的外交策略。

你如果也具有这种意見（而且在两三天之内，你必須予以說明），我可以簡單写信給威廉和爱喜和夫說，总会的大多数宣布反对每种公开的呼吁，要等待加入国际工人协会分子借他們的組織，保証作一种后盾。

你的卡·馬·

同时，对于即将毀灭的拉薩尔主义还更可以暗中作弄一下，例如已由你的論文所干的。

一一八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九月三十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八年九月三十日。

亲爱的摩尔：

自从你以德意志秘書的資格和施[維澤尔]联系以来，你在他和小威廉之間，除掉以完全的中立态度——至少在正式出面一点上——加以观察外，我看不出能有別种方法。就我所知，在汉堡的拉薩尔派人已經接受您們的綱領，那就不能再要什么了。人們必須听任施[維澤尔]自己去毀灭；我們倘若亲自在德国，那又有点两样了。

我从以前的“社会民主党人”上面已經看出他願将那“紧密的組織”轉入工联；現在要等待他是否成功，我不相信他会成功的。工联的事件系銀錢交易，在那里，独裁是自行消灭了。代替并不是这样簡單的，如那个蠢材相信的。

如果总会直接或間接受到攻击，或协会的原則受到損伤，它能够并可以袒护那一派。它当时对于巴黎的人們也是这样做的。

此外：一直到現在，小威廉的組織是什么，努連堡決議的結果

又是什么？各联合会真正加入，付了会費等等嗎？我对此一無所知。关于施[維澤尔]的同盟罢工組織，威[廉]願意干什么？他还要組織什么？我对于这一切也同样很不明白。

还有：你和总会如發出一种反对拉薩尔派人的宣言，会有什么实际的效果？我以为很少，至多不过使这个私派本身团結得更紧密罢了。斥責他們是什么？你們沒有站在威·李卜克內西的下面嗎？当那些家伙信任施[維澤尔]时，当李[卜克內西]和施[維澤尔]互相爭吵时，一切联合的宣传是純粹的愚行。

在著作上对拉薩尔的摊子加以攻击，是完全不同的一件事。但比如要予以放逐，那只能使本来离散的私派再团結起来。

你如一定要写信給施[維澤尔]，我对于他的独裁的借口偶然也要指导他一点。他会首先把提議寄給你的。

附帶說一句！愛喜和夫的信並沒有附入。

伏格特。我对此不能写信相告，因为瑟勒麦在海滨，我自己自然沒有提出問題。昨天临时得知演講不够弥补用費，伏[格特]一年来虽时常作同一演講，然說得很笨拙，并不接气，屢次重复，如此等等。演講之后，某些人和他坐在餐室里，但忠厚的伏格特被一神論的教士斯泰达尔(韦尔特的〔1〕兄弟)、一个無聊的老語言学教师加利斯和另一个家伙以人猿进程的問題盘問得他疲于視听，立刻潜逃了。据說他在这里很怕羞，并不善于交际，然在布刺德佛德很受贊揚，且占上風。他对台維孙有一些表示，引起后者以后的批評，說他只是个完全卑鄙的家伙，什么都可以做的。詳情、我还可听到。他一定不会再来。

你的弗·恩·

你也許馬上会听到波克海姆的消息，否則会从我听到一切事件的神經事件〔2〕。

〔1〕 恩格斯在这里显然遺漏一个字；这是涉及韦尔特的首长的兄弟。

一一八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十月二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八年十月二日。

亲爱的摩尔：

波克海姆把他的事情办得非常好。上月底，对于酒账的七十二镑款子已到期，这是查理、谷謨拍特和我从他取得的。但要到本月初，我才能換得錢。所以我昨天把錢送給他，并問他是否能向何处替你筹一百镑，或者他对于酒账一直到二月还可以不付。然他已付了，甚至連其他二十八镑都預付了。我想，我們对于第一期至少因此松一口气。

但現在你也要进行第二卷，并且使你的肝脏活动起来。

西班牙事件的經過，到現在为止是輝煌的。“朝代”已經在那無辜女人的陰道中斷送了。所以至少有朝代的更換和被选举的君主，还要加上国民會議。这一切都是波拿巴君边界上的十分美丽的事件。还可以有更好的出現呢。

施維澤尔的东西今晚奉还，昨天因为疏忽忘記了。替自己和佛利慈竭弄几个美滿的小位置的举动，很好呀。加以这整个事件是不能实行的。在“联合会”中有来源不同的三种独立的势力！一、委员会由同業会选出，二、会长由普选权选出，三、大会由各地方选出。所以到处是冲突，这会促进“迅速的行动”。由普选权选出来的人为普遍信任的人，当然地位最好。拉薩尔怎能从法兰西的宪法中采取这些愚行，而施[維澤尔]怎能把它們当作到处永久可用的样本，这是幼稚的。只要有拉薩尔派人参加进去，这整个事件就会瓦解，如也有別人参加，这个摊子便消灭了。

邮局要关門了。

你的弗·恩·

附上显貴的哥[第薩]曾从你那里拿去的庄严的收条,以便对你証明他是一个認真的商人。

一一八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十月四日

倫敦,一八六八年十月四日。

亲爱的弗利特:

你同时会收到的一个小包中有:

一、爱喜和夫的两封信,一封是从前忘記寄出,一封是今天收到的;

二、李卜克內西的信;

三、波克海姆的信;

四、約·狄茨根的手稿和信;

五、俄国人但尼尔孙从彼得堡的来信;

六、雷士納的信。

这些信(除手稿外,你必須寄还)的大部分既是剛才收到,所以急迫中只写出下列各点:

对第五号。听到我的書有俄文翻譯在彼得堡出版,我自然非常欢喜。你一方面把該信寄还,我即把那些人所願望的东西(就我能够办到的講)寄去。

对第四号。請把手稿看一遍。我的意思是,約·狄茨根如把他的全部思想在二印张中总括起来,并用他为制革匠人的名义刊出,那是最好的。他如依照他所拟定的篇幅付排,那因缺乏辯証法的發揮和循环不已,他会丧失体面的。看过后,請写你的意見来。

对第三号。要了解哥第薩的信,須作簡短的說明如下:他要对大斯拉夫主义的民主主义运动写作;我因此把你在“新萊茵报”对巴枯宁的論文給他。他和你在公众的面前出現的計劃是荒誕的;

但对此不必忙，因为他的 25 印张长久没有精细地写出来。

第二，他不顾我的警告，和屎博士、即厄拉德·畢士坎蒲保持若干书信的往来。自后者在“威塞尔报”和“奥格斯堡”直接攻击我和国际后，如你看到的，他要把他和畢士[坎蒲]最近的通信在李卜克内西的刊物上发表出来。这个忠厚的哥第薩啊！他在这些信中以我的庇护者资格出现，并让自己受畢士坎蒲的阿諛。我曾立即写信给他，我对这一类的说法必须竭尽全力加以抗议。为较可靠起见，我马上写信给李卜克内西，叫他在任何情况之下，不得刊布波克海姆和畢士坎蒲的通信。

对第一、二号。我已寄了一篇論瑪·希爾士的小論文（为着“国际”的缘故）给李卜克内西，作为他的政治概要，同时对畢士[坎蒲]为“威塞尔报”和“奥格斯堡”的通讯员，也砍了几下。

对第六号。我为摊付最迫切的债务，已费去一百镑（内中约有三十五镑是为劳拉用去的），手中只剩一些必要的数目，以免绝对空虚。我还有约一百镑的债务，下次当寄上一张项目单，使你知道我这方面没有不必要的支出。今天从雷士纳接到一张条子，特附上。他的夫人病得要死，你如能使我得摊付他一点，十分高兴。

急忙中。

你的卡·馬·

一一九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十月六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八年十月六日。

亲爱的摩尔：

雷士纳的信和賬单奉还，又附上五镑。我将看看，至少对这个賬单逐渐偿付。

其他东西、我还来不及看，今天非常忙碌。明天把各信奉还。

竭誠問候你的夫人和小姐們，連同拉法格在內。

你的弗·恩·

一一九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十月八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八年十月八日。

亲爱的摩尔：

这几天我因商業勞苦工作，令人可怕，故今天才能把各信寄还。

对施維澤尔是一种特有的事件。这个家伙比他的一切敌人合起来更狡猾并更活动，虽則这一次他的确是太狡猾了——就“科倫报”看，現在真正出面的工人集会到处駁回“大会”强迫他們接受的会长，这些自行指派的家伙，上至施[維澤尔]，将察觉，如有真正的事情出現，强迫真正的运动去接受他們的私派作領導的這些策略和企圖，再也行不通了。

你为德意志的秘書，自然必須和稍有教育的联合会交接，只要不在单个的工会中构成反对联合会，那当在两者之中加以选择——或者它們两者都能加入嗎？您們应当有英国的先例。重要之点只在使施[維澤尔]和他的人时常記着，他們是和德意志的秘書、不是和卡[尔]·馬[克思]通信，而你应留意这一点。

俄文翻譯十分可喜；只要这件事稍有进展，必須把它登在报上。

狄茨根的手稿，我还不能够过目。

哥第薩会愈加有趣的。三十印张在目前是沒有危险的；因为它要以四国文字同时出版，大概还要經過一百年。他是犹太人，不能离开欺詐，他在畢士坎蒲处灼伤了手指，活該。

小威廉也不坏。关于許华奔人的事，似乎是金錢关系，把他和

他的人羈絆在联邦主义者的中間。更詳細地研究一下，以后这一切都落在我們的身上了。我已經使他注意，在革命的行动接近的当兒，我們的人如为一个党的利益起見而醉心于大普魯士和奧地利联邦主义的大德意志間腐朽的对抗，这完全违反我們党的利益。这头不幸的牛还老是不能看出，他的两方面的整个对抗是一种愚行；我曾想，西班牙的革命一定已經使他明白一些，但沒有踪迹。

关于施[維澤尔]的大会过程及会后的效果，詳情还没有看到，因为我收到“将来”是很迟的。

竭誠問候。

你的弗·恩·

一一九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十月十日

倫敦，一八六八年十月十日。

亲爱的弗利特：

收到五鎊，謝謝。我已給雷士納八鎊。此外，他的賬单有一个頗为重大的錯誤，然在我妻干預之前，他已經改正了。

附上施維澤尔的信和“社会民主党人”一份，这是他放在信中送給我的。在星期二以前，你必須把信寄还，同时写出你的忠告来。姑息現在再也不行了。因此，你确切知道，事件的情形怎样，有如下述：

我曾写信給李卜克內西，我不能采取行动；施[維澤尔]至今沒有表現对于此举的正式动作；我的方面的干涉只能使拉薩尔派人团結一气等等。

关于施維澤尔，我对于他前次的信，还没有回答，他現在大概是願意得到答复的。他的工联大会既是近在目前，我曾以为最好是等待“事情的經過”，并且偵察他的行动。我現在自然必須打破

沉默。

講到施[維澤尔]的信的事件,他的心中感觉不完全舒适,这很明显。“显然的”說法虽只是为对抗李卜克内西等而發,然他以“公开战争”相恫吓,是愚蠢的。他断言沒有人願意如此,是不正确的。他于努連堡事件后,在“社会民主党人”上暗示他的联合会“不”加入国际工人协会,故他所謂和国际工人协会一致,是有某种矛盾的。这整封信尤其显示施[維澤尔]还不能抛弃要有“他自己的工人运动”的固执意見。在另一方面,他在德意志現今一切工人領袖中無条件地是最有才智和最精壯的人,而李卜克内西在事实上,只是由于施[維澤尔]的压迫,才想到有一种独立于工人运动以外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运动存在着。

我的計劃是不用外交策略,只是对施[維澤尔]的活动,真实說出我的意見,并使他明白,他必須在“私派”和“阶级”之間加以选择。他如果願意和“努連堡的大多数”成立一种合理的諒解,那我为“德意志的秘書”,准备以我視為合理的条件,予以帮助。他如果不願意,那我只能容許对他的煽动保持一种必要的客觀的無偏無頗的态度。但我所不能允許的是,当我認為有利时,而不以我私人的資格,立即公开攻击拉薩尔的迷信。

施[維澤尔]的美丽的和真实的拉薩尔派意見是“两个組織只能有害”,而他比別人先来一着,所以他們即使不在法律上、却有几分在道德上負有和他“一致”的义务。

你知道阿德格君为拆尔息的候补者,我不相信有成功的希望。自我提議断然取消“国际工人协会的会长”、因而也干脆取消阿[德格]的“会长”职位以来,最近一整年,他对我們十分冷淡。現在他想由布魯塞尔大会再当选,希望我們写一封信給他的选举委员会,支持他的选举。我們同意他的要求,只因这是对国际有益的一个步驟,并且同时使国际映入倫敦工人的眼中。

当你上次在这里时，你曾看到关于一八四四至一八四五年的爱尔兰土地状况的蓝皮书。我后来在一个小的旧书店偶然看见关于一八六七年的爱尔兰租佃权的报告和证言。（贵族院。）这是一种真正的发现。当经济学者先生们对于地租是支付自然的土地差额，还是仅支付对土地所投资本的利息这一点看作纯粹的独断论争辩时，我们在这里便有农民和地主间的一种生死的实际斗争，即地租除支付土地的差额外，也当支付非地主而是佃农在土地上所投资本的利息至怎样的程度。人们只有在争执的独断论的地位上提出争执的事实和真正的对抗——这构成它们隐藏的背景——才能把政治经济学转变为一种实证的科学。

祝好。

你的卡·馬·

一一九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十月十二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八年十月十二日。

亲爱的摩尔：

施維澤尔的来件奉还，謝謝。我对于处理这件事，完全和你同意。但他将不愿和“他自己的工人运动”分离。他的野心超过他的力量，或如意大利人所說的，他要放出比自己的屁股更高的屁，他将在这种内部的矛盾中为弄垮自己而工作。

依我的意見，規程对于这种目的是不合理的，不过到結局这無关輕重。

为着攻击拉薩尔的迷信，你不要去掉結尾的句子，它会对这个家伙發生作用，他原来知道这整个摊子是一种欺騙。

我在城內不能写信給你，現在快八点鐘，这里的邮局要关门，我不能再写了。

丽子的像片照得奇形怪状，但还是五个坐像中最不坏的一个。

你的弗·恩·

一一九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十月十四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八年十月十四日。

亲爱的摩尔：

今天的“科倫报”說，厄森的工人（矿工）刚才幸运地終止同盟罢工，都反对施維澤尔的行为和他的地方大人物的徒众，并被激怒，要求罢工款項的詳細賬目。来源这样可疑，而征候却标明出来了。这全部煽动败坏在金錢一点上；拉[薩尔派的]領袖們在这上面是大流氓。

还有，格拉德巴哈的棉花厂主們看出工作時間太长，自行組織一个协会，要由十三点鐘首先減为十二点（十月十二日的一期）。你看你的書对于資產階級也發生了怎样实在的影响。

威[廉]本星期的小报又是怎样愚蠢的一期！把你对希尔士的文章停刊，使他好插入一篇胡說八道的論文，它的結論是資產階級的社会，或如他說的，“这个社会”是由“这种政治”决定的，而不是相反的。如果你用干草叉去宰制自然等等。几乎每一篇論文都充滿無聊的东西。

人們如果可以信賴烏拉的呼声，那狡徒厄涅斯特現在这里似乎确有把握，在三个自由主义的候选人中，特别是他到处被人用这种呼声相款待的。如果弄得好，这不是由于他的狡猾、也不是由于他的誠实，而是由于群众的本能使他得以通过。保守党人不能找到一个相当的人，据說他們要在这里提出何尔（倫敦的銀行家）那樣的一个人；这个人如果从事此道，必定是把許多錢投入無用之地。

柏林因本年夏季酷热，有很多高等学校下午完全停課，而早晨則加长一点鐘的課。結果反出乎意料之外，青年学生的进步極大而迅速，据說这件事現在将以更大的規模，予以試驗。

西班牙的將軍統治，似乎是很快結束了。耶穌会會員的解散和修道院一部分的解散早就指日可期了，而且似乎是半因財政的緊急才被迫如此的；反之，对于軍官和下級軍官諸君过渡到叛变方面的報酬，来得十分迅速。而人民的被解除武装，似乎也只是時間的問題。同时，在这样的一种运动中，小的手腕实在不济事，这些只在一种騷动后，一个將軍做了伊薩伯拉的大臣，方可用以排除困难的。

竭誠問候。

你的弗·恩·

一一九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十月十五日

倫敦，一八六八年十月十五日。

明天或后天，拉法格家动身去巴黎。这将大大减少我們家中的用費。

我已写信給巴黎的亚·佛郎克。因为我知道，我遺留在他处的反蒲魯东的書本，在最近几星期中还在出售，我在信中要求这整个事件的賬单，并使佛[郎克]君記着，他和福格勒只是我的代理出卖人，而一切印刷費是由我付出的。我在前几天因此获得下面的答复：“先生，我有光荣报告您，我于一八六五年十月二十一日購買了亚·佛郎克这所房子，沒有資產和債務。——当时有您的小册子‘哲学的貧困’九十二本在書架上，我保持它們，听您的指示。——关于您应得的可能的余額，您必須向福格勒君或我的前任者的遺產管理人巴索君接洽，后者的地址是巴黎，逢第路五十八号等等。

並·佛郎克的房子現在的所有人佛·微威。”

我現在將予拉法格以全權，取出九十二本書，讓他在他的朋友中出賣。關於其餘的（是一千五百本），我予希利以全權去着手進行。我不知道福格勒藏在何處，但他的前同事施在布魯塞爾還有一個書店，該處有少數青年律師屬於我們的協會，我可加以指揮。我如果還可以弄到幾文，倒是好的。

附上“社會民主黨人”一束，請你寫一點邊注（關於工聯事件的），因為我沒有工夫通看一遍。給施[維澤爾]的信已發出。又附上“燈”的最近一期和關於普隆-普隆的小冊子，據說這是沙拉寫的。

附帶說一句！我已和畢士烈碰頭。摩黎（科學部分的編輯）這位助理編輯聲明，發揮是不可辯駁的。不過這種論文給一個雜誌，太枯燥了。畢[士烈]要求我把這種作品通俗化，而不犧牲科學的論點。這頗為困難。然我願意試一下。他尤其希望有一種較長的引論，內中要有關於我的過去的情況和書在德國所發生的影響。這自然必須你做。但這需要時間，等我把論文主要的部分寄給你。這全部渣滓當登在“韋斯敏斯特評論”上。

祝好。

你的卡·馬·

你看過“阿·司雷德：土耳其和克里米亞戰爭”嗎？“bosh”似乎是土耳其語，因為司雷德說：“bosh lakerdeh”（空話）。

一一九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十月十八日

一八六八年十月十八日。

親愛的弗利特：

這是房東（不幸他暫時住在倫敦）在好些時候以前寫給我的

信，特附上。他昨天来找我，但因家中声称我已外出，自然不再相見。坏处就在这个人因臭味恩德事件的結果，专靠他的房租生活；此外，并不接受期票。否則房子的压迫决不会这样紧急的，因我只欠他一季的租金。雷士納也催我还清他的債務的余数，他的夫人病得要死。一般說来，情况是恶劣的。

昨晚在总会的英国人一致承認——太迟了——我对于他們那种使我極感兴趣的选举結果和对改革同盟的錯誤政策的批評，是一字一句預言中了。現在的議院〔1〕是自帕姆〔2〕命令下的选举以来最坏的。錢袋子从沒有装得这样滿的。厄·琼斯倒下来完全應該。关于布刺德罗的事，他曾作通份拉薩尔式的夸口。上星期日在克利夫蓝大厅他的团体的會議中，貼出一张招貼，內容如下：伟大的破坏偶像者，人民的救主，再会。布刺德罗君，聖·司蒂芬司的無畏者万岁！

法国的情况十分严重，即就拉法格最近的信看，也是如此。政府要强迫那些家伙到街上去，以便后膛槍和来福炮得“建树奇迹”！你有看到一种成功的巷战的任何种机会嗎？沒有預先的鞭撻而軍隊即叛变，我覺得不大可信。

畢希納的作品使我發生兴趣的地方只在內中征引了达尔文主义方面有关德意志研究的最大部分——叶革教授（維也納）和赫克尔教授。据此，作为原始形态的細胞被抛弃，反之，不成形的、但有收縮力的蛋白小塊却是出發点。这种假設后来由坎拿大的發見（后来又在巴威和其他某些地方）証实了。原始形态自然必須追踪至那在化学上是可以制造出来的一点为止。人們对此似乎是在准备中。

畢〔希納〕对英国这一道知道的并不精密，除其他外，也表現在他把欧文放在达尔文的門徒之列一事上。

波克海姆給你的信，你曾寄給我，这样我又得到重看他亲自写

的东西的享乐。这个蠢材现在弹劾爱喜和夫为“搬弄是非者”(1)和“写长书信的人”。何等的自知啊!

关于爱尔兰的选举,唯一有趣之点是在董加芬,柏立在落选的奥·顿诺凡的保护之下,出现于该处。(同样在牧师的保护之下。)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者有反对他的普遍呼声,因为在对都柏林的飞尼党人的第一诉讼中,这个流氓为政府的检察官,散布这样的诽谤(在对付六月叛徒的宪法党的方式中),连伦敦各报也谴责他。

祝好。

你的卡·馬·

我相信这蠢材是去波尔多去了!在实际上,这样的营业旅行是必要的,以便减轻他脑袋中的热病。

(1) 英国的下议院。

(2) 帕尔麦斯顿。

一一九七 恩格斯致马克思 一八六八年十月二十二日

曼彻斯特,一八六八年十月二十二日。

亲爱的摩尔:

小俄罗斯人厄门的命运,你可以从附上的条子中看出来,他借口现在必须成为法定的人,一星期来,几乎占住我们的账房,出来时从没有别的样子,总是醉醺醺的,便到他的未婚妻那里去。整个账房既变成一个酒店,即谈不到工作,因此我现在才写信给你。

“社会民主党人”上面的大会讨论,我还不能够看,那也是很无聊的。此外,施[维泽尔]表示这对他的私派是很厉害的。不仅全德工人联合会是新建的——地址在柏林,并有新的规程,内中对于旧规程只打算在结社法上有改动——而且每一详细之点也表现,全德工人联合会在新工联中当(只是公开的)和我们的秘密老同盟会在公开的联合会中所担负的任务一样。工联只应构成唯一造福

的拉薩尔教会的表面上的党，但这个教会始終是唯一造福的。当爱喜和夫在柏林建立一个特別的联合会时，他将受最慈悲的寬容，但要以他的联合会对全德工人联合会取“友善的”态度为前提。施[維澤尔]和他的联合会始終是“这个党”，而其他联合会可以前去并加入，否則总是异教徒和背教者。

此外，这个家伙在一般政治局势和对其他各党地位的理解上，比其他一切人要明白得多，而在叙述上也要巧妙些。他称“一切对抗我們的旧政党为一种唯一反动的群众，而它們的差异对于我們几乎沒有重量”。他的确承認，一八六六年及其結果消灭了小王的統治，葬送了正統的原則，动搖了反动势力，驅策了人民加入运动，但他現在也肆意非难其他結果和賦稅的压迫等等，而对俾斯麦所持的态度，例如比李卜克內西对前王公要“正确”——像柏林人所說的——得多。你当已看到，他引証黑森的选帝侯像历史的官宪——在旧的共知的事件中——并在最近一期报上令一个忠誠的汉諾威人歌唱归尔甫人連續不断的呻吟。你对于最后这一点如向威廉說出真心話，那是好的；他允許这一类的污浊的东西在一种报上出現，要我們加以支持，这对我們是一种奢望。

反蒲魯东的作品至少可令寄一部分到倫敦来，这少数最后的册子是無法补充的。我自己就沒有。关于一八六五年以来卖出的册子，应向微威要求說明。此外，你虽現在才追踪到这东西，的确很好。这畢竟有一种可能性，再弄到一些。

作品登在“韦斯敏斯特”上，很好。不要錯過時間，使論文还能在一月号出現，并尽可能地快些寄給我，以便着手做我的。这些家伙沒有他們的“文章”的語法，即不能对一种新的科学發揮作簡明的叙述，这很好，然他們的文章不仅使作品更不明了，并且也还要更枯燥。但我一定也要問畢士烈君，容許写多少张。我寄給你的作品，在“两周”上的一定是一印张，但在“韦斯敏斯特”上的約一印张

半。就地位講——并且因这里只有一篇論文是可能的——就当考虑是否要完全屏弃書的一些部分，而且是那些部分——例如我不相信能够扯入蓄累一章而不致使主要的事件大为紧縮。

达尔文的第一卷“馴服”看过了。新的只在詳尽一点上，而且也不很重要。

竭誠問候。

你的弗·恩·

一一九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十月二十四日

一八六八年十月二十四日。

亲爱的弗利特：

附上

一、庫格曼的信。內中有些有趣的。無論如何，我要写信給他，禁止他将来再使用一切特有的尊敬的語法。

二、李卜克內西的信。这头牛似乎完全發疯了。几星期以来，他就写信給我，有若干本“伏格特”听我处理。和向来一样，这在李[卜克內西]就叫做事情完了。再也不提及。相反地，送来一批愚蠢的提議。我要坚决答复福黑尔，因李[卜克內西]不能答复这个人，而福[黑尔]在萊比錫的某些酒店中是被傾慕的人。李卜克內西“暂时”并頑强地放弃对施維澤尔的攻击。在另一方面，好像他沒有要求过我，为着尊重他，請“暂时”攻击施[維澤尔]。我要从米刻尔和我的私人通信中作成一种“詩文选集”，供他使用，因为他觉得米[刻尔]是“危险的”。我要把佛萊利格拉反金开尔的詩寄給他，因此他可以牺牲金开尔，和佛[萊利格拉]恢复友誼。末了，我要使布刺德佛德某个斯特洛迈耶——（他所指的是斯特洛）——做克麟密特紹的厄涅斯特·斯特斐斯特公司（紡織公司）的代理人。还有

什么？幸而这一次他不再給我委托的光荣，替萊比錫一个所謂消費社在此处城內購買英國芥子样品，并与那一家店發生“联系”。这全部事務的結果是——芥子和事務報告的報酬——一句話：芥子好極了！！在實際上，這是英國經濟學者所稱的卓絕的“消費的需要”。

波克海姆的仇俄（我曾灌輸這東西給他，作為最溫和的病症去消耗他的過剩的生活力）採取了危險的尺度，現在和老菲·柏克發生爭執，因為後者和巴枯寧友善，並寫信給波克海姆，不該在他的書信中攻擊巴[枯寧]。波[克海姆]以為其中有一種危險的莫斯科人的陰謀。他相信他在威廉的周刊上作“卓絕的猛烈攻擊”，會使拜占庭——因此也使巴枯寧——發抖的。他在給柏克的胸前帶有鐵甲的信中，以他那通常文雅的聲明，保證對柏克的友誼和（附帶說一句，很不重要的）金錢上的幫助，但從今以後，彼此通信，不要談及政治！

所謂法蘭西支部的十二個粗野人上星期二又在匹阿——宣讀他的一種富於戲劇性的革命宣傳檄文的主席——主持之下，在倫敦開了一個公開會議：還有大招貼如下：

法蘭西共和國

國際工人協會的法蘭西支部等等。其次為巨大字體的菲力克斯·匹阿。在討論的各點中是法文的，除其他外，有：三、表決是否贊同宣言（由匹阿宣讀的並由他自己製造的存在於虛無飄渺中的巴黎公社的宣言）並抗議對政治事件的冷淡態度，如在布魯塞爾對國際工人協會最近的大會所表現的。

但這下面便是英文的（並且也作為傳單分發過）：一切民族的民主主義者被邀請等等。“目的在決定國際工人協會是否應為一個政治的協會。”

在倫敦的各報上如果討論或提起這是我們的公告，那上星期

二，人們即予我以馬上公開否認這些傢伙的全權。幸而沒有人注意他們。

但今晚開分委員會，訊問証人關於這十二個人中之一人從前為誘拐者和娼妓主，另一個為賭徒，第三個為此地裁縫罷工中企業家的特務等等。根據規程“道德一條”，這些先生們也許會被驅逐出會。當有關和他們這樣的青年的一切政策不為人所理睬時，他們自然加倍憤怒。

問候朋斯夫人、約利邁耶和欽格·柯爾。

你的卡·馬·

一一九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十月二十八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八年十月二十八日。

親愛的摩爾：

急忙中把庫格曼和威[廉]的信件寄還。慶祝教授的職位。威[廉]的信在實際上是有趣的。對你作種種指令，這種混雜因此使你也有點事做。我也慶祝斯特洛替斯特斐斯特的貨物做代理人，然我絕不相信他有商業的斯特斐斯特的氣味。

麗子和她的女友綽爾頓夫人(胖的)倉卒到林肯郡後者的親戚家去了，要到星期五、六才回來。我正因女僕生病自然也必須去；但有厄楞幫助我們。

竭誠問候大家。

你的弗·恩·

一二〇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十一月四日

一八六八年十一月四日。

親愛的弗利特：

星期五我要付水費，還有杜西再入文特波坦(體育)等等。在

后天以前，你如能寄几镑给我，十分欢迎。

俄罗斯人〔1〕的手稿怎样了？请看一下，然后把你的意见写给我。这可怜的家伙一定诚惶诚恐地等待我的答复。

匹阿终于成就了巨大的一掷。他已把他的德意志人——韦柏君赶出普法尔次。

急忙中。

你的卡·馬·

附上爱喜和夫的信。他相信施維澤尔已在这里告发他。没有这么一回事。他的被告发（这不应使他知道）是波克海姆。为着洗刷这一点，同时为着解释爱〔喜和夫〕对俾斯麦的暗示（在他给威廉的周刊所报告的演说中）在事实上所能引起的嫌疑，我写信给他，他在这里的总会中被告发，应把他的辩护辞寄给我。

〔1〕 约瑟·狄茨根。

—二〇— 恩格斯致马克思 一八六八年十一月四日

曼彻斯特，一八六八年十一月四日。

亲爱的摩尔：

我现在写得不多，务请原谅。自一个较长的时期以来，不仅我的右臂患一种讨厌的风湿症，而且右手的前三指也是如此，所以一些时候以后，动笔就十分累赘，晚间几乎不可能。我希望这种病消灭下去，反之，我需要酒精，这是外用的。

依照小威廉的陈述，西班牙人现在不知道他们是处在什么地位上，那他们已表示毫无希望。市民和工人的一致——但市民也应看出，他必须允许工人这桩和那桩事情——，只不要有六月的屠杀，因为接着就是十二月二日的事变——，这确是纷乱的顶点。如果市民现在不愿“看出”，那工人必定看出，他必须对市民让步。这

是这件事能具有唯一可能的意义。加以一桩可笑之事，即西班牙的状况及其宗教的和世俗的巨大的乞丐无产阶级，甚至和薩克逊的情况不相上下。至于农民，自然完全談不到。

多多問候。

你的弗·恩·

穆尔告訴我，在維也納，几乎所有工厂的工人都是摩拉維亞人和波希米亞人，而最大部分是捷克人。这說明了当地运动中的許多事件。真正的維也納人不进工厂，而做馬車夫、家僕或这一类的事。

一二〇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十一月六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八年十一月六日。

亲爱的摩尔：

爱喜和夫的信和狄茨根的手稿奉还。我因那收拾房間的婦人的緣故，曾將手稿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便把它完全忘記了。

对这东西下一种完全确定的批評是难的；这个人不是天然生成的哲学家，加以又是个半自修者。他的来源（例如費尔巴哈、你的書和关于自然科学的各种通俗的無价值著作）有一部分从他的术语中馬上看得出来，但不能說他此外还讀过什么。术语自然仍很紛乱，因此缺乏精密的觀察，并且常是在新的說法中重复着。辯証法也在里面，不过多在一鱗半爪的形态中，而不是連貫为整体的。把自在之物描写为思想之物，如果确切知道是他自己的發見，那作为思想的产物，是很出色的，甚至是有天才的。內中有許多机智，不管文法上的缺点怎样，显示了一种重要的写作才能。就整个講，仅憑一种显著的本能，以如此不完美的預备研究，竟思索出如許正确的东西来了。

如前面說过的，重复、一部分是术语缺乏的结果，一部分是不习惯于逻辑训练的结果。要把重复之点都弄掉，是难办到的。这个人愿意把他的作品断然付印，我不知道限制为两印张，对他是否是最好的，这一定会成为他的一种巨大工作，因为他的重复，自己是不知道的，然我也不知道两印张是否会引起任何注意。六——八印张较好。他毕竟不愿把它登在一种定期刊物上。

波克海姆来信问，我是否同意他把我在“新莱茵报”的巴枯宁论文重刊在李卜克内西的小报上，并且说这篇论文“在它的范围内非常适合于他”。我回信说，我们打算把我们以前的论文等等集合起来出版，并已和一个书商在交涉中，但我不知道这事现在的情形怎样，因此已写信给你了。此外，我不确切知道他所指的是那一篇，本有好多篇，而他只说到一篇。他并重复着他对巴枯宁和爱喜和夫等的胡说。

爱喜和夫的彻底的辩护使我发笑。

竭诚问候。

你的弗·恩·

一二〇三 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十一月七日

伦敦，一八六八年十一月七日。

亲爱的弗利特：

五镑收到，谢谢。

我（和这里的全家）因你们那里流行伤寒病，都很害怕。这东西是很会传染的。希望马上再得到情况的报告。

我今天要看到可咀咒的波克海姆，阻止他重刊你的两篇论文（这是论巴枯宁对斯拉夫人的宣言的），却不可能。只是我会对他讲，你是巴[枯宁]的一个私人的老朋友，这事件绝不可牵涉到冒犯后者。波[克海姆]完全郑重其事，在事实上相信，他是履行一种政

治的使命。他把俄文著作中关于农业解体的主要章节替我翻译出来，并且也把俄人杜多-费罗提关于这个问题的法文著作给我。后者——总之，这是一个完全浅薄的家伙——说，俄罗斯的公社因禁止农民离开土地，才产生出来，这是十分错误的。这个东西直至最细微的特点是和原始日耳曼的公社绝对相同的。在俄罗斯人中所添加的（这在一部分的印度公社中也是有的，这不在旁遮普，而在南方）是一、公社的领导机关非民主主义的性质，而是家长的性质，二、对国家的纳税连带负责等等。由第二点发生出来的是一个俄罗斯的农民愈勤勉，他因国家而被剥削便愈多，不仅是赋税，还有实物的给养，在不断的军队通过时，有马匹的供应等等，还有国家的递送差使等等。这整个腐朽的东西正在崩溃中。

我认为狄茨根的发挥——如不就费尔巴哈等等来看、总之，如不就他的来源来看——完全是他的独立的工作。此外，你所说的一切，我完全同意。关于重复的事，我将对他提及一些。他恰恰没有研究过黑格尔的著作，这是他的一种不幸。

伟大的韦柏在“德意志革命鼓动等等联合会”的名称之下，连同匹阿领导下的法兰西的迈尔们和其他流浪者开了一个会，用一种宣言教导美国佬替西班牙共和国居间调停。

我们的黑人保罗·拉法格有一桩不幸的事，法国人绝不尊重他的英国证书，要他受五次新试验的夹鞭刑，而不是如他所期望的那样，至多只受一或二次试验。劳拉太太问候你。

你的卡·馬·

一二〇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十一月八日

十一月八日。

第二次信。

随后的信件。

刚才从波克[海姆]处回来。和預料的相反，我已使他不在他的庇护之下重印你的两篇論文。

你的卡·馬·

一二〇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十一月十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八年十一月十日。

亲爱的摩尔：

費神办理对波克海姆的事件，至为感谢。这个家伙是何等的一个“笨汉”，你可以从附上的他写给我的信中看出来。

撒拉的病有一种很順利的經過，这是一种單純的伤寒热病，通常称为胃的热病；谷謨拍特預期不致再复發，到本星期末，她大概会痊愈的。至于傳染，谷[謨拍特]也認為不危險，因消毒可以加以防止。

丽子在林肯郡一种家长式的农业劳动者那里，他們的景况良好——有园地和馬鈴薯地，有收穗权，并且收获很丰，此外，还有相当的工資。不过流动短工制度愈加得势；他們如你在你的書中所描写的一字不差地說明了这一点。这些有土地的家长式的农业劳动者自然是沒落的残余，現在已經把他們的孩子們送到流动短工中去了，同时他們又替在邻近流动短工中工作的妇女的嬰兒們組織托兒所。

在雅各·格林的西班牙的传奇中也出現一种传奇：黑蒙斯京的来諾尔特(来那尔多)的兒子梦塔尔班的康德·克拉罗斯和大卡尔的女兒印蕃庭有一种恋爱的关系，这个伯爵把他們帶到一个丛林的花園內，他們即住在那里。

从腰以上，他們有不断接吻的愉快，

从腰以下，他們有夫妇敦倫的恩爱。
老雅各尽选些这样天真質朴的东西。
多多問候。

你的弗·恩·

一二〇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十一月十三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八年十一月十三日。

亲爱的摩尔：

将那可怜的五鎊寄給你，我近来真有些慚愧，但当时的确不能多弄到一点，今天特繼續附上另一个五鎊；单是五鎊对你不济事，我是明白的。

朋友厄涅斯特·琼斯現在受到譴責，是因为他变成伯賴脫和葛萊斯頓的馴良的僕役，和这里的貝黎及雅各·伯賴脫完全一样。今天下午有两种大招貼在一切牆壁上出現，一种黑的，一种紅的，一种是新近由“民主主义者”（这是什么？）从“人民报”重印的章节中刊布出来的，他斥責那辱罵和压迫貴族是資產階級的詭計、并宣布劳动对抗資本、痛罵曼徹斯特的自由派为工人最坏的仇敌，你知道这都是从他的旧方式出發的。这东西紧接在选举之前，是可以使他顛复的。

你有忒諾“一八五一年十二月的巴黎”一書嗎？能把它寄給我嗎？如果沒有，我去訂一本。家中一切人都好。多多問候。

你的弗·恩·

一二〇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倫敦，一八六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亲爱的弗利特：

五鎊收到，謝謝。

几天以来，我又开始患脓疮病。这臭东西总是在这个时候發作，我立即再服砒剂。这大概会截断它的向前發展。

我随后(宁可說同时并行)把拉法格寄来的“巴黎报”上有趣的剪頁寄上。你必須寄还，因为小燕妮收集这东西。

又附上“剃头者”关于犹太法学者亚·爱因和倫——通常是以亚·伊·和倫的名字見称——領導下的經济学人民會議的美丽剪頁。这头牛(此外，是实际熟習証券交易的)在好些时候以前刊印了一本关于巴尔干的書，連“經济学者”也說(虽則“泰晤士”郑重地談及这書)，这显然只是替小孩子們写的。

講到“經济学者”，你听到下面的事，大概会觉得奇怪，即依照“两周評論”上的吞噉的先例“經济学者”一字不差地說过：“并不存在与这些詞联系着的任何意义的供求律”；不論在事实上或傾向上，市場价格决不和普通認為支配它們的規律一致。

伟大的畢希納已經把他“关于达尔文学說等等的六次演講等”送給我了。当我在庫格曼家时，那書还没有出版。而他(畢[希納])現在給我的已是第二版了！像写这样的書的方法是巧妙的。例如畢[希納]說(而且凡是看过朗格無价值的書的人本来也知道的)，他关于唯物論的哲学一章大都抄自所說的朗格的書。这个畢希納用哀怜的同情心，輕視亚里斯多德，然他显然仅从道听塗說中認識后者！不过使我完完全全感觉有趣的，是偶然从喀巴尼思的著作(一七九八年)中所取出的下面一节：

“当人們(在喀巴尼思的著作中)讀到像下面的語句：‘腦子是确定从事思索，和胃从事消化，或肝脏从事分离血液中的胆汁一样’等等，人們相信几乎听到卡尔·伏格特在說話。”〔1〕

畢希納显然相信喀巴尼思是抄袭了卡·伏格特的东西。其实恰恰相反，要猜想到这种进程，也出乎畢希納的批評才力之外。就是喀巴尼思本人，也似乎只是从朗格的書中才認識的！这是严肃

的学者呀！

巴黎有鬼怪出現。波当事件使人真正想起路易·菲力普統治下的宴会运动。于今只是沒有国民軍，而步發（就残忍的表演出現講）現在最初的时期，即已准备好，然在当年二月，要到最后才出台，并且是在一个沒有內閣的时刻，在当时的状况之下是沒有政府存在的。此外，这不是对付街市防守的工事。除掉韦柏—匹阿的驅逐命令外，如不是由于軍队的出卖和背叛，或分裂，我看不出巴黎会有一种成功的革命出現。

我已經（因为一星期前的星期日，科勒特邀我和家眷到他那里去；我已多年沒有亲自看見他）使烏尔卡特派人有一种新的不安，現在科勒特和烏尔卡特之間正在严肃地辯論着，即一八四四年底尔的銀行法規使俄政府在貨幣市場的某些状况之下，会强迫英格蘭銀行破产。不管我的外交策略怎样对抗科勒特，然我对于他有关爱尔兰的胡說，不能安然忍受，遂把我对这个问题的意見最决切地打击了他一下。杜西在体育学校并非正式的。她問候朋斯夫人。

祝好。

你的卡·馬·

〔1〕 着重号是馬克思加的。

一二〇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倫敦，一八六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再啓。

第二次信。

亲爱的弗利特：

实践既較一切理論为好，請求你把您們經營对銀行家等等有

美的營業的方法十分詳細地(举例)告訴我。

一、在購買(棉花等等)中的方法。仅关于做这些事的貨幣的方法；期票；期票的时期等等。

二、在出賣中。期票對您們的購買人和您們的倫敦通信人的關係。

三、涉及您們在曼徹斯特的銀行家的關係和商業往來(流水賬等等)。

你的卡·馬·

第二卷的大部分既多是理論的，我將利用信用一章有效地揭露欺騙和商業道德的真相。

一二〇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十一月十八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八年十一月十八日。

親愛的摩爾：

你對於工廠區的選舉有什麼話說？無產階級又一次非常丟丑了。曼徹斯特和索爾福德送出三個保守黨人以對抗兩個自由主義者，還有那個軟弱的貝黎也在兩個之內。波爾敦、普勒斯吞和布拉克本等處幾乎盡是保守黨人。在亞士吞，彌[爾納]·紀卜生幾乎是碰了壁。厄涅斯特·瓊斯不管有怎樣的歡呼，無一處發見蹤跡。無產階級到處做各正式黨的附屬品、尾巴和盲從投票的群眾，而一個黨籍新的選民獲得力量的地方，那就是保守黨人。各小城市、各半腐朽的選舉區救了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但地位會轉變過來：保守黨人對各大城市將有更多的議員，而自由黨人只有不相等的代表。

這裡的選民從二萬四千幾乎提高到四萬八千，而保守黨人的選民從六千提高到一萬四千至一萬五千。自由黨人有許多浪費，

亨利君多所损伤，但不能否認的一件事是，工人对保守党人的选举更多于后者单纯百分率的增加，他们相对的地位已经改善了。就整个讲，这是好的。如现在的情况所表明的，葛萊斯頓获得一种微小的多数，必须保持活动，而改革案必须改革；他有了一种大多数，便和平常一样，不活动了。

但对于英国的无产阶级始终是一张悲惨的贫穷证明书。教士表现一种出乎意料之外的势力，而在尊严面前所表现的卑鄙也是如此。没有一个唯一的工人候选者有丝毫的希望；但蠢汉閣下或任何一个暴发户的势利之徒却心满意足地获得工人的投票。

倘若没有这种并行的经验，我对于自由主义的资产者的咆哮当十分高兴。博洽德的女婿曾不得不替自由党人作苦工，我为好好地寻求快乐起见，昨天对博洽德大放加农炮。

你的弗·恩·

一二一〇 恩格斯致马克思 一八六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亲爱的摩尔：

我于上星期日寄了点钱给你，本可于星期一早晨收到。但因我们的出纳员的愚蠢，你至今天还没有收到。我寄的是二十镑。

就军事上讲，巴黎那些家伙现在如果发难，是没有丝毫希望的。人们不能这样简单地摆脱这种波拿巴主义。没有军事暴动，不能干什么。依我的意见，至少要机动的守衛軍再一次站在人民和军队之间，才敢发动一种政变。波拿巴愿意看到一种尝试，是确切而显明的，然革命者倘若使他如願相偿，便是驢子。还有新的武器，一、很容易变成无用之物（針除外），二、落入叛变者手中的武器即能使用，如没有特别火藥，也没有价值，因为这种火藥不像旧

式的子彈一樣，可以自行製造的。可是因為這個緣故，他們恰巧要在現時發難嗎？這種狀況繼續下去，對於波拿巴每天都更為有害，加以沒有特殊的動機可以發難。波[拿巴]自己也會防備，不給予這樣的一種動機，即革命者能夠單獨運用的機會。

蘭開夏選舉的秘密是英格蘭工人仇恨愛爾蘭人。那個可詛咒的木菲已經替保守黨人鋪平了道路。同時愛爾蘭的國立教堂是破壞了。否則如我說過的，是恰恰出現了。“曼[徹斯特]先驅”已經宣言，保守黨人即使在外表上居少數，然他們的确是多數，因為他們代表人民中的多數。

你星期一早晨如沒有接到二十鎊，請馬上來電。我在星期日不能掛號，而且一封掛號信從星期六晚上到星期一早晨都放在郵局里，也認為不安全。

你的弗·恩·

蠢材的信、請寄回，我必須向他指明他所弄出的文法上的錯誤是什麼。

一一二一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倫敦，一八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親愛的弗利特：

第一個半截鈔票今早收到了。

附上兩信，一封是科勒特的，另一封是瓊斯的。

關於科勒特的，我對於這些可詛咒的烏爾卡特派人竟灼傷了手指。你知道——我相信至少已經寫信告訴你了——我只是為着開一個惡作劇的玩笑，對於一八四四年庇爾的法規及其對俄羅斯有效的作用，予他們以一種新的不安。（此外，這事件在某種限度之內是正確的。）現在烏爾卡特要把這些信中的一封信用我的名

字，刊在他的下一期的“外交評論”上。我如果不許用“我的名字”，那一定会引起他們的怀疑。所以我陷在窘迫中。唯一自慰的地方是除一个小小的私派外，沒有鬼去看“外交評論”。而在他們一方面，烏尔卡特派人也自伤其手指。他們为予这件事以更多的分量起見，要公然指出我是“資本論”的作者，他們如果認識这書的話，这在他們的心目中正是一种極討厭的东西。

講到厄涅斯特·琼斯，我觉得他是非常厚顏的。我当以选举代表的資格（为格林維基）替他出面！我回答他說，我看他沒有絲毫希望：

一、銀行家兰格力是当地的候选人，沒有得到他的允許，穆勒和俾尔斯都不能够竞选。

二、“国际”的总会不干預选举的事。我們絕不能反对銀[行家]兰格力出来，因为——这是实在的——銀[行家]兰格力及其星期日同盟，自布魯塞尔大会以来，和我們有一种友誼協定。（我們的集会在事实上是在他們的地方以內。）

三、他（琼斯）現在在倫敦不得人望（而且正是这种場合。）“梭諾尔咨报”的論文“陣营中的叛徒”等等已經损伤了他。

我剛才收到此地工人教育联合会秘書的信，特附上。这表現从巴黎和德意志来的拉薩尔派人——他們和施維澤尔有秘密的結合——利用雷士納因妻病不能出席，从这里替施維澤尔騙得一种反努連堡派的信任投票。我为联合会中人所共知的會員，自然因此要負責任——我觉得这就是全部行动的目的所在。我馬上写信給斯拜尔，分析理由，在此等状况之下，我必須宣布退出联合会。

你的卡·馬·

可詛咒的施維澤尔年紀还太輕，不足以欺騙我。

一二一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V/J 71968——一八六八年一月七日，曼徹斯特，十鎊。

T/N 14065——一八六八年二月二十六日，倫敦，十鎊。

第二半截。

第一半截由上次郵班寄出。

十一月二十三日。

亲爱的摩尔：

今天才能把上面的东西寄給你，但有一个好消息相告，自今天和棉布業的高特弗里德作过談判后，也許有所成就，將对他的契約延長几年。如果可行，我的打算为三年，在我一方面，最后一年不負工作的义务。这件事要是成功——至迟到明年二月底必定大体决定的——那我們將渡过一切难关，而我对于你还負的一百鎊債務，可以直截了当地付清，事情便可在一种穩固的基础上好好安排，因此，这种債務的压迫，至少在这契約期間不会再见。

丽子昨天突然很不舒服；我起初以为严重，但她睡得很多，因此也好得多。这是脑充血。杜西的信使她非常喜欢，等她复元了，会回信的。

前面說过的畢希納奇怪的檢定度量衡的标准計，对我还是十分神秘。你不能将那書寄給我們嗎？

忒諾的“十二月二日的巴黎”怎样了？

竭誠問候。

你的弗·恩·

一二一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亲爱的摩尔：

各信奉还。琼斯的的确是厚颜的，并且在每一方面都失算了。他要找另一个选举他的小地方，会遇到困难。像他那样资望的自由主义者，有的是，而且太多了，他近来和这种人是同流的。甚至伟大的博洽德博士已经对他说过（如果人们可以相信博[洽德]博士的话），他怎能和伯赖脱及葛莱斯顿同流合污，因为他在五年之内必定会攻击他们的。

此外，这里没有新闻。我终于让丽子受谷谟拍特的诊治，她向来不愿这样做，并且说她没有毛病。谷谟拍特今天大概会来。再说，她今天好了一点。

你的弗·恩·

畢希納的書收到了，謝謝。

一二一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亲爱的摩尔：

請你对于附上的問題，完全确切地考虑一种答复，并馬上来信，使我于星期二早晨能够接到。

一、还清你的一切債務，得到一种無望無碍的新开始，你需要多少錢？

二、有三百五十鎊，对于一年中平常的、有規律的需要，是否足够（我是把生病和不能預見的事件的格外用費除去的），这就是說，你因此無需負債。如不够，可把另外所需的数目告我。一切的前提是，所有旧賬預先付清。這個問題自然是主要的問題。

我和高[特弗里德]·厄[門]的談判有一个轉折点，他願意于我的契約終止时——六月三十日——購買我的权利，就是，我如担負义务，在五年之内不作竞争的營業，并允許他把厂繼續維持下

去，他即給我某種數目的錢。這正是我對這個人所願意要的。但近年來，出入相抵既然總是不好的，所以我便發生一個疑問，即這種贈送是否使我們得維持許多年的生活，而沒有金錢上的顧慮，甚至假定有或然的場合，我們經過一切事變，再往大陸，或有另外的用費，也能如此。高[特弗里德]·厄[門]送給我的數目（在他送給我之前，我早就確定只專用它作為你的必需的補助費），五、六年內使我每年得給你三百五十鎊，而在非常的場合，還可增加一點。但倘若時時再堆積一種數目的債務，必須由另外的資本來清償，你知道，我的一切布置便被推翻了。我們的生活費不是單獨出自收入，而且也——從開頭起——有一部分是出自資本，正因我的計算必須站在這一點上，故頗為複雜，必須嚴格遵守，否則我們會失敗的。

請你就事件的真相縝密地寫出來，我對高[特弗里德]·厄[門]再怎樣進行，全系於你的答复上。所以你每年經常需用的數目，自行決定罷，我們會來看看怎樣辦。

在上述五、六年之後會發生什麼，我自己簡直還不明白。如果一切仍舊不變，和現在一樣，那我的確不能再每年給你三百五十鎊，或再多些，但至少總還有一百五十鎊。不過到了那個時候，總有許多改變，而你的文字上的活動也會使你獲得一點收入的。

竭誠問候你的夫人和小姐們。附上的照片，請寄一張給勞拉。

你的弗·恩·

一二一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倫敦，一八六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親愛的弗利特：

你的過大的好意使我完全驚愕不止。

我讓妻將全部賬單拿出來，那知負債的數目比我所想的大得

多，竟是二百一十鎊（內中約有七十五鎊是要給當舖和利息的）。而且醫生診治猩紅熱病的賬單還沒有計算在內，這個賬單他還沒有送來。

近年來，我們每年所花都多于三百五十鎊，此數是完全必需的，因為一、拉法格近年和我們同住，由於他在家，費用大增；二、由於賒欠的制度，一切開支都太貴。我要在完全還清債務的時候，才能貫徹一種嚴格的家務管理。

近幾個月來，這裡家中的狀況是怎樣的不適意，你可以從小燕妮背着我受聘於一個英國人的家庭，做補習教師一事看出來。這事將從一八六九年一月開始。我後來承認這件事，但附有一個條件（這家的主人是門羅博士，他的夫人因此來我家和妻商量），聘約只在一個月內有拘束力，一個月以後，每方都有辭退之權。我雖覺得這事很糟糕（這孩子幾乎整天要教小孩子）——這我真用不着對你說的——但在這種保留之下，我還是允許她，因為小燕妮有了一種職務，心思即分散，特別是脫出了這個徒然四壁之家。許多年來，我妻——可由種種情況來解釋，但因此實不快意——完全喪失了她那泰然自若的心情，孩子們因她的悲嘆、易怒和壞脾氣，煩惱至死，雖則別的孩子也不會在一種更愉快的方法中忍受這一切。但也有一定的限度。把這一點寫給你，自然是不愉快的。然要向你解釋我為什麼不絕對阻止小燕妮的步驟，這實有必要。

你的卡·馬·

一二一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十二月五日

倫敦，一八六八年十二月五日。

親愛的弗利特：

附上

一、施維澤爾的信，

二、格洛高〔1〕矿工〔2〕的信，

三、俄人塞諾—索羅尉尉池（反葛革的小冊子的作者）的信。

施維澤爾決心要做德意志的裁縫王！祝他一路平安。他有一點是對的——即威廉的無能！他要求努連堡派人——在謀叛的懲罰之下——必須歸到他的領導之下，這在實際上是很狂妄的。

威廉變得越來越傻了。是何等的豬仔報啊！盧高的來件表現他對國際的事務至今沒有做過。而且他在對我們玩弄美妙的詭計。他在自己“安適的”方法中宣布“國際工人協會”沒有什麼花費，所以每個人無須納費，即可加入。柏克對於這種荒唐的事，從瑞士發出怨言。

祝好。

你的卡·馬·

〔1〕 巴克曼和楊尼克尔。

〔2〕 應為盧高。

一二一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十二月六日

一八六八年十二月六日。

親愛的弗利特：

在最近一個星期三（后天）以前，你能寄我三鎊嗎？因為煤氣的付賬等等到期，我答應在那日付清的。

祝好。

你的卡·馬·

又是羅和伯賴脫一伙人！

一二一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十二月八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八年十二月八日。

親愛的摩爾：

附上五鎊，卢高和施維澤尔的信奉还。关于施維澤尔一定要走到这一着，我从早前的实践中頗为明白。这个紳士不願放弃那“結实的”組織和站在領導名义上的裁縫王，在他只是忠厚的李卜克內西是否服从他。他正确估量了后者，我以为不坏，但他忘記，他自己具有大得多的理解力，而在他的同类人中竟和李卜克內西一样，完全是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臭东西。他的信心所發出的声响，并不悅耳，通常是从監獄中放出来的；自他时常应用这一手，并正在他的俾斯麦时代十分有效地应用以后，他不應写信告訴你的。

卢高人的信使他們都有体面。李卜克內西这只驢子在自己的小报上討論这些工人的状况，超过二十篇論文，人們在此处才明白看出不名誉之点在那里。此外，穆尔說，类似的——只不过沒有这样官僚主义的紛乱——情况在英国的煤矿中是存在的。

塞諾-索罗尉尉池的信，你并没有附在来信里面。

急忙中。

你的弗·恩·

我今天从十二点半一直到五点在办公室受到無謂的煩扰。

一二一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十二月九日

倫敦，一八六八年十二月九日。

亲爱的弗利特：

五鎊收到，至为感謝。

我曾忘記把俄罗斯人的信附入信中。今特附上。另有齐格法里·迈耶的信。（他所說及的德魯力是一个懶惰的青年，从前在倫敦，并想挤入总会。他曾在紐約公开的出現，使齐·迈耶佩服。迈耶写信給我們，应任命德[魯力]为我們的代理人；我回信說，德[魯力]君对这种地位曾讓克列墨、哈勒克等“介紹”給我們。我們不願意要他。）

终于有这个“蠢材”再出面的卡片。这封信很足以表现他的特点。希利领他到拉法格等处。你知道，人们在巴黎要到一季开始，才能够迁居。所以拉[法格]和劳拉一直到两星期前（他们那时已找着住所，我们将他们的箱柜等寄去了），仍住在有家具的房子里面，很高。波[克海姆]和希利去访问他们，他所说的第一句话是：“现在，我失去呼吸了。我不愿常是这样高升！”而他的评注寄给我了！此外，他已经保持了“不上升”的话。拉法格已买了忒诺的书，但由邮局寄伦敦，花费大，托波克海姆在返波尔多时把书带回。然而他再也看不见了。

我在这个时机，突然想起关于波[克海姆]的另一个故事。在拉法格起程之前不久，波[克海姆]请他和我的家人晚餐（劳拉没有去）。当“先生们”回到波克海姆的工作室后——先生们是拉法格、波克海姆和我——他述及这个人或那个人关于我所说的或刊布的各种各样的谣言。我让他继续说一些时候，但拉法格怒不可遏地把自己的坐椅摇上摇下。末了，我打断他并对他说：一般地说值得注意的是谣言在世间是怎样传布的。恩格斯和我据有一种关于亡命者情况的形形色色的档案，这一点我们最能谈论。例如当他——波克海姆——从瑞士来英国时，有人报告我们说，他是普鲁士X伯爵（我现在恰恰不记得这个名字）的代表，这个伯爵自己是普鲁士的特务，又把他派到瑞士等等。波克海姆激怒得和炸弹一样。“他从不相信在伦敦的任何人知道这件事的一些什么云云。”于是开始枝叶扶疏地陈述这整个事件，他于激昂之余，吃下的开水特多，而白兰地酒还更多。我们在这种过度刺激的状态中，回到太太们那里去喝茶，波克海姆马上脱口而出地说，我已引起了他生平最奇异的惊讶。于是把同一事件接连说上三遍，使他的夫人大怒，因为一切种类的妇女都在其中表演一个角色。他后来还两次写信给我说：我的确对他开了玩笑，他大概有一次自己将关于他的胡说八道

告訴我了云云。但我始終是嚴肅的。(我們是于伏格特事件的時候, 从希利由巴黎寄來的一封信中知道這件事的。) 必須受罰啦!

順便說一句! 許久以來, 有一件事對我始終是一個謎: 當三年的棉花荒中, 英國人从何處得到一切棉花, 甚至对限制生產所需的棉花? 不能从官場的統計中把這一點弄明白。不管从印度等處的輸入怎樣, 如果計算到对大陸(有一部分甚至对新英格蘭)的輸出, 便表現有一種巨額的短少。留給國內消費的是沒有, 或幾乎沒有了。解答這件事是簡單的。現在証實(這对你也許已是熟知的事實, 但對我是新鮮的), 英國人在內戰爆發的時候, 一字不差地約有三年的存貨(自然是就限制生產講的)。所以內戰倘若不爆發, 會造成怎樣美妙的失敗啊!

一八六二、一八六三和一八六四年的棉紗和棉制品的出口 = 1,208,920,000 磅(變成紗), 而供給(進口)(變成等量的紗) = 1,187,369,000 磅。在第一次報告中, 也許是忽視了在棉制品中所含有的過量重土。雖是這樣, 然結果大約表現為全部國內的供給是由現成的存貨應付的。

祝好。

你的卡·馬·

一二二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十二月十日

一八六八年十二月十日。

親愛的弗利特:

附上的信看后請即寄回, 因為我要把它送還給庫格曼。

庫格曼的信中本來沒有什麼特別的事, 我因要回信, 沒有一并附上, 他在信中論及那信的“寫信人”夫壘因德博士說:

“我在一個很有理智的同業、布勒斯勞的講師中, 已經替您⁽¹⁾

获得一个有希望的学生，在德勒斯登是最年轻的。他告诉我，对于劳动问题写过一本小书。在他刊布他的著作之前，我推荐他〔2〕去读您的书。他经过自己的深思熟虑，达到马尔萨斯的见解一点。——附上的信请马上还我，因为还要回他的信〔3〕。——夫奎因德现在正从事于一种划时代的工作〔4〕，这是特别有关正常和病理的骨盘的发展以及一般有关骨骼的发展的。他在德勒斯登对此作过演讲，引起激动。教授和枢密顾问诸君对于他的天才的发明，竟以一种威风凛凛的妄自尊大的态度，加以接受，这使我不耐烦。我们在我们分组会议的结束时起来表扬夫奎因德的成绩，并要求和我同意的人起立。整个分组的人都站起致敬，但人们十分阴险，竟把这种致敬的事从会议录上抹去了。当我想要求从新加入时，夫奎因德自己出来干预，不愿如此。我相信他现在是后悔的。这件事可以用去了解他的书信。当他的著作出版时，无论如何，恩格斯必定会仔细研究的。”

（你似乎对一切都必须尽力看呀。）

你的卡·马·

〔1〕 库格曼的原信是：“如我希望的，已替你”。

〔2〕 库格曼的原信没有“他”。

〔3〕 库格曼的原信是：附上的信，请同样马上寄还我，因为还要回他的信。

〔4〕 着重号是由马克思附入的。

一二二一 恩格斯致马克思 一八六八年十二月十一日

一八六八年十二月十一日。

亲爱的摩尔：

急忙中把两信奉还，只要信封容纳得下；我本要在账房写信给你的，但被事阻住，现在这里的邮局快关门了。

蠢材是非常可爱和圆通的。这个绅士似乎必定到处用这种势

利之徒的标准去测量。你如果看见他，可问问他，和赫尔施·克里密南君是否有亲戚关系，此人住在哪里。（这个人生存着，并自己写明一字不差地住在勒谟堡。）你然后再问他勒谟堡怎样拼法？波兰文为 Lwow，小俄罗斯和大俄罗斯文为 ЛЬВОВЪ，即 Ljwow，或 Löwenstadt von lew-Löwe，犹太人翻译它为 Löwenberg，省写为 *Lemberg*。

这里发生最美满的危机，而这一次是纯粹的（虽也只是相对的）生产过剩。差不多自两年以来，纺纱厂主和工厂主将这里卖不出去的商品自出运费，送往印度和中国，委托寄售，使那些商品充斥的市场加倍充斥。现在这一着早已走不通，他们便到处破产了。我们的胖子诺而兹为最初的牺牲者之一，不尽由于委托寄卖，多由于一般的营业组织的衰弱——那四兄弟把金钱完全吃尽了。

我称这种生产过剩为相对的，是由于它因棉花价格总是涨价，才变成生产过剩。两便士的差异便足以吸收留在那里的全部商品。奥尔良中等棉花现在每磅是十一便士，在战前因时期不同，为六便士半、七便士、八便士。所以还老是高出旧价百分之六十至八十。

你关于一八六〇至六一年的棉花所说的，并不完全这样恶劣。一八六〇年的收获是向来最大的，而战争爆发时的存货也比以前多些。我们在一八六一年、甚至一八六二年即靠此生活，而最高的价格是在一八六三年才出现。然这也以它事为转移——南方各港口受到有效的封锁等等。但三年的存货绝谈不到，这夸张得太大了。你如果愿意的话，我可按照正式报告，替你把这东西收集拢来（即按照利物浦经纪人协会的报告），在我脱离商业之前，无论如何是会弄好的。此外，你在瓦茨的作品中也可看到许多东西。

我每天在期待接到和高[特弗里德]·厄[門]的契约草案。

你的弗·恩·

一二二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亲爱的摩尔：

信封如容納得了，我把迈耶和塞諾的信奉还，否則賬房間我有較大的信封，明天从那里寄出。

在迈耶的来件中，关于波希米亚人和中国人的对比，使我覺得有趣。否則他的虛偽的雅各—格林的体裁有些太討厭了，妙处就在用神秘的累贅的話尽可能地少說些，而这少数話又說得不明白。

塞諾替一个俄罗斯人写出很坏的法文，对他的小册子，必須大大地予以帮助。蠢汉如果知道你和一个俄国人通信！你可以回答他：一、Serno（塞諾）这个名称是陽性，在大俄罗斯文中为不可能，因为O是中性的尾語，反之，在小俄罗斯文的男子用O結尾的很多，那个人絕不是莫斯科人，而是小俄罗斯人；二、他是 Schwebelbande（流氓派）中生成的一員：Serny—сѣрный—就是 schwefelig，出自 sera，即 Schwefel，Solovjevič（索罗尉尉池）就是夜鶯之子。我对这些人的小报所急欲知道的，特别是他——塞諾——对一种科学發揮了什么，因为他在罵法国人的無知。同时这样一种法文机关报总是很好的，比比利时的蒲魯东主义者的报纸好得多。

蠢汉的事是很美妙的。

你所指的棉花事件是什么，我現在才懂得；这也有关紗和布的存貨，你的确把它們除外了。可是还有一个可注意之点，你为合理地解释这事件起見，必須把一八六一年扯进去，而一八六〇年四百万的巨大收获逐漸加入了。厄力孙公司的人員在他們的統計中如果沒有一种确定的營業目的，我不懂那个公司怎能除去这一点。一

八六〇年美国的大丰收于一八六一年紙上封鎖的时期运来英国，这是后来全部生产的基础。我要看看，至少把有关原棉必要的东西寄給你。这自然不改变下列一事，即如沒有美国一八六一至六二年的战争，一种完全巨大的崩潰必定出現，而且这一次是由于純粹的、真实的和赤裸裸的生产过剩。

掺入瓷器陶土去增加重量(这种瓷器是在德裴州和斯塔福州，这是优良的陶土，而 china 在这里是指瓷器)，是一八六三至六四年以来才發生的。这是許多年来的一种秘密，少数人才这样干。新近有一人因此被判損害賠償一千零六十鎊。我一脱离商業，希望高特弗里德因掺入滑石粉——这是他当作棉紗出賣的——的緣故，也馬上要亲受此等賠償之罰。当棉紗的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用酸面粉調浆而掺入滑石粉的时候，杜西大概会詛咒棉紗的。

砒剂已發生如此效力，并且还在發生效力，使我十分高兴。

我願將同高[特弗里德]·厄[門]的臭事弄清楚。这只狗不在眼前，我即不能加以信任，必須依照一切警惕的規則行事。一直到現在，契約草案、我還沒有看过一次，他推到律師的身上，但我以为他自己还在空想造成一桩能够使我恼怒的事。幸而我手中有他的一封信，他亲自向我作有关的提議，我已写出一种备忘录，这是要給律師作为根据的。但我現在已經察覺，他認為适意的是，我還沒有和他完全弄清楚之前，从營業中取出錢来——他因此拿住我，并可以夾制我的。如果我获得草案，并覺得他作得适当，我即寄許多錢給你，使你得还清債務，并能保留一点現錢在手中，于是从新年起开始一种新的布置。我自己可能到你那里呆几天，不过不可使蠢材等知道此行。

竭誠問候你的夫人和小姐們。

你的弗·恩·

一二二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十二月十四日

一八六八年十二月十四日。

亲爱的弗利特：

上星期六晚上，收到武諾（巴黎和各省区）和波当訴訟审讯的来件。現在把武諾（巴黎）和波当的来件寄上。在几天之内，你也会收到武諾（各省区）的来件。这整个东西，你亲自带来，因为家中除我外，沒有人看过。

在武諾（巴黎）的来件中——各省区的还没有看——除一些细节外，我很少發見新的东西。書在巴黎和全法国所造成的巨大激动指出一种很有趣的事实——即在巴当給之下生长出来的一代对自己生存中的政制的历史，絕無所知。那些人現在擦擦自己的眼睛，好像是从云霧中掉下来了。人們如果可用小比大的話，那就我們講，不是以我們的方法完全如此进行的嗎？在德国現在認為特別新奇而传播的是，拉薩尔只是我們的彗星之一，他沒有發見“階級斗争”。

甘必大現在是法兰西的獅子，我覺得他的演說沒有特別的东西。他的态度使我想起米雪尔·得·部耳日的态度。这个米雪尔也是因一种政治的訴訟揚名的。他在二月革命的前几个月宣言他从“民主主义”的信仰中退回来了，因为这种主义时常变成一种“蠱惑主义”。在二月以后，这自然不妨碍他以老共和主义者的資格显达于世，并对波拿巴、不論好坏，有卓越的服务，特别是在財政部长的問題上。他和共和主义者“普隆普隆”也多少有点联系。

再細看“温和的共和主义者”——即在立法机关中的人們——在第十分区市长职位的辯論，真使我感觉愉快。我不相信，在全世界的历史中，人們能够再發見一种类似的悲喜剧，至少不是如此純粹实现出来的。法兰克福或斯圖加特的議會不能与此相比。只有

法兰西人懂得把它上演，無論这是一个国民代表大会，或是一个完全牧猪狗的尾巴国会。

关于棉花的事件，我是从商業部的报告中得到一八六一年等等的輸入和輸出表的。和我有关的唯一事实确是沒有听到过的，即在三年之中，沒有替国内制一点东西（我是指从这三年新輸入的原料中或只在补偿存貨中）。

这里的書商亚瑟（柏林的温忒·得·林登街的支店）曾来信，他們要几本“伏格特先生”在柏林应用。你知道，恶魔般的威廉对于我几个月前的一封很急迫的信，除掉說他把交給他的三百本分散了，还有一些在柏林外，并沒有回答什么。我今天去信从新催他答复。

小杜西得知你可能来我們这里相見的消息，不禁狂喜，就是全家也無不如此。但杜西是您、丽子夫人和“被判决的”民族狂热的党徒。你必須写信給我，說明几时来。

祝好。

你的卡·馬·

在巴尔扎克“乡村牧师”中有下面的一句話：

“工業的生产物比起它在貨幣中的成本价格来，如沒有加倍的价值，商業是不能存在的。”你以为怎样？

蠢材既已發見塞諾，对后者沒有那么严厉了。他所惊异的只是塞[諾]求我而不求他。

一二二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十二月十五日

倫敦，一八六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夜，下半夜。

亲爱的弗利特：

附上的文件不管怎样笨拙，請你認真研究一下。并用法文写

下你的評注，至迟于下星期六寄还！

巴枯宁君——在这事件的后面——十分謙和地要把工人运动放在俄罗斯的領導之下。

这种臭貨存在两个月了。老柏克今晚才用書面把它告訴总会。蠢材这一回是对的。如老柏克写的，这个社应以有缺点的“唯心論”来补偿我們的协会。俄罗斯的唯一心論啦！

我們的总会今晚对这一文件發生大憤怒，特别是在法兰西人中。我早就知道这臭东西。我認它为产出即要死的，由于顧及老柏克，願讓它安然死去。

但这件事比我所想的要严重些。顧及老柏克一点、再也不能允許了。总会今晚已議決——在巴黎、紐約、德国和瑞士——公开驅逐这个打入的組織。我受命起草驅逐的命令（为下星期二而作）。为着老柏克的緣故，我惋惜这整个事件。但我們的协会不能因老柏克而走上自杀的途径。

你的卡·馬·

斯特洛从杜塞尔多夫写信給我說，他的兄弟尤金在汉堡突然死去了。

关于曼徹斯特等处棉花破产的事，你能将“衛报”寄給我嗎？

一二二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亲爱的摩尔：

收到忒諾和波当訴訟的來件，至为感謝。我看完后一种，馬上把两者奉还。你那里可以保存省的來件，我对于两者都已向書商訂購，因为这样的一种东西是必須备置的。完全忘記革命的或反革命的原因，是每种胜利的反动必然的結果；在德国新近的一代对

于一八四八年除“十字报”的呻吟外，絕無所知，这种呻吟从一八四九至一八五二年是由一切报纸繼續下去的，那里的历史突然停止于一八四七年年底。——第十分区市长职位的处理真是非常之美，我从沒有看过这样完全的东西。

尤·斯特洛的訃告，我偶然在“科倫报”上看到。死于关节風湿病。

日内瓦的文件是很天真的。老柏克永不能讓党徒从事鼓动；在他們三两成群的地方，他必須在他們中間；你倘若及时予以警告，他大概定会退回。現在他对于自己好意的企圖發生坏的效果，会感到惊愕。国际不准从事这种欺騙，是很显明的。竟有两个总会，甚至两个大会；这是国中之国，从第一个刹那間，在倫敦实际的总会和日内瓦理論的、“唯心論的”总会之間，必定發生冲突。在国际中不能有两个职务上的国际組織体，正和不能有两个总会一样。此外，誰給您們以权力去承認一个未經过委任的所謂中央委员会，而它那些屬於同一民族的會員們自己（在規程的第三节中这个“自己”是去掉的，而且是出于良好的理由）組織为他們国家的民族委员会！这些先生們除自己外，沒有基本會員，想要国际担当發委任書給他們的机关。国际如拒絕这样做，誰会承認这个“前驅組織”——換句話來說，这个“中央委员会”为它的代表呢？国际的总会至少經過三次連接的选举，并且举世都知它是代表成千成万的工人的；可是这个“前驅”怎样呢？

即使我們願意不管这种选举的形式，构成这个前驅組織的名字代表什么？这种組織要求“予以特殊的使命去研究政治和哲学的問題等等”？这沒有疑义地一定是科学，他們代表科学。在他們中間，我們現在找得着一些人、他們的一生是被公認為从事于这些問題的研究的嗎？恰恰相反。至此刻为止，沒有一个人的名字敢于对一个科学家的名称提出要求。他們为社会民主主义的代表既

沒有委任書，為科學的代表，更少千百倍的权利。

其餘各點，你在你的評注中已經標出來了。我和你一樣，認這東西是產出即要死的、純粹日內瓦的地方產物。只有當您們出來反對它過於猛烈，因此予以重要性時，它才適于生存。這些人挾着他們的僭稱，潛入國際，我以為最好是安靜而堅決地擯棄他們，此外并說明，他們已經選擇了一個特別的地方，大家在靜待他們會弄出什麼來，又說明，一個協會的會員又做另一個協會的會員，目前在它是沒有什麼阻害的。這些傢伙除掉胡說八道外，簡直沒有其他活動的區域，那他們相互間馬上會無聊死的，而且他們對外既找不到出路（在這些條件之下），可以期待這個攤子不久確會垮台的。但你对這種俄羅斯人的陰謀如果作激烈的處置，那你是無用地攻擊庸俗落后的工人（特別是在瑞士的）中間為數極多的俗物同志，并且損傷了國際。人們對一個俄羅斯人（而且這裡是他們的四個，婦女沒有計算在內），絕不可喪失自己鎮靜的態度。

比這種理論的綱領更可憐的什麼東西，我從沒有看過。西伯利亞、口腹之欲和青年的波蘭女子使巴枯寧變成一头十足的牛。

關於我的旅行，在新年前大概不會實現，那可詛咒的契約草案還老是沒有完成。

竭誠問候。

你的弗·恩·

一二二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十二月十九日

倫敦，一八六八年十二月十九日〔1〕。

親愛的弗利特：

謝謝你的評注！當那晚寫信給你時，我是激昂的。但第二天早晨已經有轉變和決定，完全在你的忠告的意義上，用外交手段去

对付这件事。

忒諾的“省区”要好得多。它对我們包含許多新的細節。巴黎人倘若多相持一、二天，那帝国便完結了。在农民中的运动（共和主义的），比我們所知道的要大得多。

附上賴得律-罗兰的机关报“晨鐘”。得雷克呂茲是他的坏灵魂、旧式的共和主义者和驢子。这人是临时政府的委員，领导比利时人陷入里斯廓·托的陷阱中。所以是背叛者或 Urass⁽²⁾。大概是后者。

工人們要以一种宴会款待勒·約翰遜，他們的愚行被我們阻止了。此議出自昆宁斯萊，他是一个無賴。这个人为着游玩，前往美国，并且为着倫敦这样招待勒·約[翰遜]，是由秀厄德收买的。几年前写信給“泰晤士”說，工人們在政治上是滿意的，并不要选举权——正是这个工人。

当此耶誕节周开始时，你如能寄我几鎊，十分欢迎。

祝好。

你的卡·馬·

(1) 信首印有“国际工人协会倫敦总会”字样。

(2) 也許是 Urias (烏利阿史)之誤。

一二二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一八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亲爱的弗利特：

我只告訴你——因为我馬上要进城——接到了你的优美的耶誕节礼物。你可以想像家中是怎样的欢乐啊。

祝好。

你的卡·馬·

一八六九年

一二二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一月一日

一八六九年一月一日。

亲爱的弗利特：

恭賀新禧！

你从附上的拉法格的信中会看到我已接到一种特别的新年礼物——外公的尊严。

在巴黎刊印的“鐘”和“喧噪”两期一并附上，你看那里流行着一种傲慢的論調。人們因此和普魯士反对派的語言作比較！这种小报——甚至陆許福也在它的人員之列——是波拿巴政制最特殊的产物。在另一方面，它現在是最危险的武器。

你从附上的“先驅”中也可以看到在巴塞爾的誹謗。这些可詛咒的家伙——我所指的是我們在那里的發言人，具有一种特别的才能，要使国际工人协会对企業家和工人的每种地方的爭执負責。加以他們誤認每种手段为战争状态，例如組織工联是。他們叫喊得更响亮。地方政府出来干涉。所以最小的事件变成重要的事件。于是一般对国际工人协会、特別对倫敦总会提出伸訴，在最短的时間內要付出瑞士的战費。因此老柏克来信說，我們不应和在日內瓦的事件中一样，再行“受窘”云云。然关于这一点和俄罗斯人的国际插戏，下次再詳。

全家特致新年的敬礼。杜西以为可怜的弗利特在这个年节必定感觉頗为懊丧的。

再会。

你的卡·馬·

一二二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一月三日

一八六九年一月三日。

亲爱的摩尔：

恭賀新禧！并对巴黎的新年礼物致以最大的祝賀。你和你的夫人对这样一种新的尊严要是不笑逐顏开，我以为是不可能的。

我从“先驅”上还不能完全明了巴塞爾的事件，很想知道所允許的追加，同样想知道巴枯寧事件以后的經過。巴[枯寧]在“鐘”上所刊布的演說辞是十分愚蠢的。这个家伙似乎很久以来即沒有学到什么东西。由此我知道他还老是和赫尔岑同謀，真有趣。赫尔岑現在完全失敗了，否則他不致放弃“鐘”。此外，这家伙現在写出一种特殊的法文，这是完全討厭的——而且此人是住在一个說法国話的国家！巴枯寧的法文要好得多。

寄来“鐘”和“喧噪”，謝謝，在事实上很傲慢。現在在將軍們中擲下奥尔良的几百万，是很值得企望的。

竭誠問候并庆賀全家。

你的弗·恩·

一二三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一月十三日

倫敦，一八六九年一月十三日。

亲爱的弗利特：

接到“将来”，謝謝。（忒斯馬和佐治·楊恩！）

我因一种鼻塞病，把写信給你的事一天一天拖延下去了，約自两星期以来，眼、耳、鼻和整个头部都在真正的戒严状态中。然在这种可詛咒的霧天，既还没有直接解除病痛的希望，我不願长久等待。在曼徹斯特您們那里也是这样美丽嗎？这里現在自杀的事盛

極一時，並不奇怪。只有愛爾蘭人，甚至在七個日規區的，也說，“他不是要自殺，而是要殺別人”。

恩麥李治的青年托·季姆波綸是萌芽中的工廠主，到你那裏來過嗎？他要什麼，我不完全明白。他最初對我說，願做一個技術人員至若干時，假定為半年，或者在一個工廠中做一個普通工人，以便研究英國工廠勞動的組織等等。現在只在一個供給農業機器的工廠中呆過兩個星期。季姆波綸畢竟只是要探出英國工廠的秘密？這一點，他是不会容易成功的。

關於“國際的事故”，現在作一簡短的報告。

a. “社會主義的民主主義國際同盟”：一八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總會一致議決如下：宣布同盟有關國際工人協會的規程的一切條文為無效；二、不承認同盟為國際工人協會的支部組織。（由我編纂的）判決所舉的理由是完全保持在法律的形態中，證明另有企圖的同盟規程和我們的規程等等有矛盾。一種最後的審查的理由——老柏爾必定由此看出他的愚蠢——是布魯塞爾大會關於和平與自由同盟已經預先決定這個問題。大會對着這個同盟——國際協會是願意承認它的——宣布：同盟既堅持和國際協會一樣，具有同一原則，並追求同一目標，它便沒有“存在的理由”，末了，這種審查的理由指出，“日內瓦前驅組織的許多人員”已經在這種意義上于布魯塞爾自行投票表決了。

同時，我們從布魯塞爾、盧昂和里昂等處接到來信，宣言無條件地擁護總會的議決。沒有一種聲響同情日內瓦的前驅組織。這種組織的行動不完全誠實，已經明白表現于下面的事件中，它在預先爭取獲得布魯塞爾的人們等等的同情之後，才將它的創立和行動報告我們。我們雖還沒有接到日內瓦對我們的“判決”的答复，但我認為這件事會了結的。無論如何，那種企圖是失敗了。

b. 關於巴枯寧：

随后附上他的信，要懂得此信，你必须知道下列的事情：首先是这封信和我们有关“同盟”的“音訊”相左了。巴[枯宁]还在作如意的幻想，以为人们会听他安然为所欲为。还有俄人塞諾从前和波克海姆通信，是决切反对巴枯宁的。我在对塞諾的回答中願利用这个青年作关于巴[枯宁]的报告人。但我既不信任俄罗斯人，所用的形式是：“我的老朋友(我不知道是否仍旧如此)巴[枯宁]在做什么等等。”俄人塞諾赶快把这信报告巴[枯宁]，而后者即利用它作为一种感情用事的开端。

c. 关于老柏克：

这个人是很偏执的。他首先于十二月二十一日从日内瓦寄給我們一封四頁关于巴塞尔事件的信，但沒有一桩唯一的詳尽的事实。然我們应馬上行动。同时他写一封信給雷士納說，我們(总会)在日内瓦事件中已經“受窘”了，这不可再度發生。或像他一字不差地說的(在給雷士納的信中)，“总会和上帝一样，只存在于愚人的信仰中嗎？”在日内瓦的人们談到我們，只是聳一聳肩膀等等。

楊恩因此写信答复柏[克]，指出他的四頁长信沒有内容。他怎能相信用这样的空談从倫敦取得錢呢？

柏克在他的十二月二十一日的信中大概有一种更詳細的报告。我們所接到的不是这样的东西，而是“先驅”。你已亲自看到，“先驅”在事实上只有关于織带工人“終止”关厂停工的报告，但后来的冲突怎样發展下去，絕沒有說明。总之，一直至此刻为止，除“先驅”所載的外，我們不知道以后的情形。不仅工联对此不能采取步驟。就是用总会的名义对这事件公布一点什么，也不可能。我們不能够指摘巴塞尔盘剝者的答复，沒有一切情况的認識，便向世界呼号嗎？

总說一句，总会于八天之前議决，同样斥責柏克以及培勒(日内瓦的法兰西通訊人)，一直到現在，沒有將巴塞尔事件的材料报

告我們。而且目前这事有了終結。我替老柏克惋惜。但他必定察覺，我們虽尽可能地长久不作一切直接的干涉，然我們还是有指揮之权。

d. 卢昂、伟恩等处的罢工(紡紗業)：

約有六、七星期之久。这事件的有趣之点是，好些时候以前，工厂主(和紡紗厂主)在亚眠开一个全体大会，而以亚眠市长为主席。有某个名維达里的暗中操縱者居英国很久，这里因他的提議，議决在英国对英国人作竞争等等。即为法国的棉紗等等在英国建設棧房，不仅在那里出卖，而且出卖給和英国直接貿易的海外商人。只是由于較低微的工資(和英国的比較)，在法国本国(以現存的关税为前提)将抵抗英国的竞争，人們已經承認这一点之后，在英国作竞争一举应由再行减低工資，予以实现。在事实上，自这个亚眠大会以后，卢昂和伟恩等处即开始减低工資。因此發生同盟罢工。我們經過杜滂，自然把此地營業的不良情况(特别是棉花業)告訴那些人，因此也把此时筹錢的困难情形告訴他們。同时，如你从附上的信(伟恩的)里看到的，伟恩的罢工已經終止。我們把前欠巴黎銅業工人被关厂停工时的二十鎊，暫時寄給卢昂的罢工工人，那里的冲突还在繼續。此外，这些法兰西工人的行为比瑞士人要合理得多，同时在他們的要求上也要謹慎得多。

希望你的头不像我的一样，因患感冒而可耻地笨起来。

你的卡·摩尔·

一二三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一月十九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九年一月十九日。

亲爱的摩尔：

我答复这样迟而且少，务請原諒，我們家中近来只有灾难。当

撒拉还没有十分好的时候，丽子却患一种猛烈的慢性胃炎，我早已替她诊治过，但这几乎还没有过去，又因脚趾受伤，结果脚和腿的淋巴腺发起炎来，这原来可能是很讨厌的，不过现在比较算是过去了——在她还不能起立之前，马丽·厄楞从她的父母家来此，住了几天，病回去了。这是什么病，我要到明天才知道，因为谷谟拍特那时才来，他怕的是猩红热；然至今并没有发疹的痕迹。此外还有各种各样愚蠢的邀请，而不能辞退——账房并有许多工作，你懂得我很不安静。

竭诚问候夫人和小姐们。

你的弗·恩·

你已经及时接到酒、同样接到“社会民主党人”和忒诺等等的东西罢？

一二三二 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一月二十三日

伦敦，一八六九年一月二十三日。

亲爱的弗利特：

我们都希望摩宁吞街八十六号的情况再好转。猩红热似乎是在整个英国猖獗起来了。然谷谟拍特对于马丽·厄楞的诊断也许是不准确的。杜西竭诚问候她和朋斯夫人。

反之，在我们家里是伤风和咳嗽占优势。在我、情形很坏，用布林德夫人优美的话来说，我几乎有两个星期不断地“呕吐”。昨天第一次才再外出，今天试抽了一枝雪茄。

附上的照片是小燕妮送你的，她也咳得厉害。她要求把毕希纳的书寄还，因为她已研究过达尔文的著作，现在也要认识认识伟大的毕[希纳]。十字形的徽章（在小燕妮照片上的）是波兰一八六四年起义的徽章。

报告收到酒等等的責任是由杜西担負的，并且相信这在事实上已經履行了。

附上波克海姆两种来件。我已介紹他在“将来”上写“俄罗斯的书信”，因此他对他那“过剩的精神”有所寄托，就不会完全来煩聒我的耳朵了。我們会看到的。

从“金融市場評論”看到諾而茲对于一鎊付出七先令六辨士。这个忠厚人的情形怎样？

竭誠問候全家。

你的摩尔

一二三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一月二十五日

曼徹斯特，南門七号。

一八六九年一月二十五日。

亲爱的摩尔：

急忙中只告訴我們大家終于又复元了，幸而谷謨拍特对于猩紅热的說法是敲錯了警鐘。我和高·厄[門]的契約草案現在已經接到，今天必須詳細看看，以便把这件事尽可能地迅速解决；因此今天只写这几行。等我把自己的道路看清，一切都放心了，不致再怕失敗时，我即来倫敦住几天。

竭誠問候您們大家。

你的弗·恩·

自燕妮咳嗽以来，你已馬上將教課的协定撤回了罢？

一二三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一月二十六日

曼徹斯特，南門第七号。

一八六九年一月二十六日。

亲爱的摩尔：

厄涅斯特·琼斯于今午两点鐘死于肺炎。他从星期四起患

病，星期五起，医生們即說無救。

这又是老人中的一个！

你的弗·恩·

一二三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一月二十八日

一八六九年一月二十八日。

亲爱的弗利特：

厄·琼斯的消息在我們家中自然引起深刻的惊愕，因为他是少数老朋友中之一。

今天从柏林接到一份“先驅”和一本小册子，特寄上。作者兼送者在邮件封面上写的是农業作業学的講師。

小燕妮的咳嗽大致痊愈了。我在近几天来，又受强烈的袭击，但今天似乎变成湿性感冒，因此也就终止了。

李卜克内西来信，瑞士和德意志反对柏克（我們的老人）的举动就在眼前，柏[克]如和巴[枯宁]破裂，并抛弃他的独裁的行动，才能免去公开的非議。人們对于他的錢財的管理和用錢的报告，很不滿意。李卜克内西願我以私人的資格写信給柏克，因为他是很倔强的。但这件事有困难。威廉将于五月去維也納。“伏格特先生”最后的五十本寄存在庫格曼处，听我一方面的指示。

革尼事件使我覺得非常有趣。我把这种猪仔案件詳尽地研究过；除伟大的爱德华茲以外，在这市政厅的审理中沒有發見新的东西。

你几时来这里，必須早几天告我，以便能在一个晚上邀畢士烈教授来。

祝好。

你的卡洛·摩尔

一二三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一月二十九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九年一月二十九日。

亲爱的摩尔：

我終於能对你写封較詳細的信。

从前說及的季姆菠綸，一直沒看見。就你的敘述講，这个家伙显然不过是要在工業上作偵探罢了。

男性和女性的巴枯宁集团(巴[枯宁]也想消灭他們的差异，即性的差异)大概仍是靜悄悄各不相同的。这事件的确是俄罗斯式的狡猾，但开始得笨拙，狐狸尾巴显露得明明白白，而工人們恰恰不能在这种方法中捕获到的。老柏克現在也不能离开这种“組織”，他正是要入圈套的人。我欣然相信，他原来也做了愚蠢的事，只願我們对于此事有一个較威廉为好的消息来源，因后者并不能看到事实的真相。順便說一句，自新年以来，威[廉]不再把他的小报寄給我；他要是相信我自己会买，那就弄錯了。我十分欢喜每星期不必預先咀嚼一种教訓，即在恢复联邦議會、盲目的归尔甫和黑森忠实的选帝侯之前，并对邪恶的俾斯麦作严厉的合法报复之前，我們不可以干革命。

巴塞尔事件十分漂亮。事态在瑞士的进展都好。情况的重要性就在那里的一切都公开表現出来，而在其余的大陆上多少会被压下去。这已經很好。那里經過人民的直接立法也还具有一种意义，即资产者在立法議會中的直接或間接統治当遭到对抗。瑞士工人一直到日内瓦的罢工都沒有以自己政党的資格存在着，只是作为急进的资产阶级的尾巴，所以他們也只选急进的资产者到議會中去，在另一方面，被选的农民也容易被受教育的资产者操縱。对于各小邦这样完全是好的，当無产阶级一經大量地加入运动，并

开始統制这种运动时，它自然馬上会变成多余的，并發生妨碍。

在巴塞爾的罷工中，从奧地利一直到特默斯發的捐款，是美滿的。老柏克在他的討厭的演說中是怎样忽視这件事，实不可原諒。

刚才看过伏格特的小册子，他讓馬起源于跳蚤。要是这样，那写这本小册子的驢子又起源于什么呢？

今天将“社会民主党人”等等連同一些“将来”奉还。

还有五十本“伏格特先生”在庫格曼处，很好。当伏格特再到柏林演講时，庫[格曼]必須送一部分前去，并在各报登出广告。我打賭，这会驅走他的。

撒姆·穆尔現在热心研究你的邓克尔出版的第一分卷，他理解得很好。他完全把握了貨幣学說等等中辯証法的东西，以为就理論講，这是全書中最好的部分。

我和我的忠厚的高特弗里德的事件，还会拖得很长久。此时如有何种可能，我于下星期四晚来倫敦，住到星期日晚上为止。

照片很令人欢喜。

谷謨拍特拿去畢希納的書，这几天我去拿，那位夫人变得愈加鄙俗，我真有些討厭。

大家必須讓拉薩尔派人懂得，煽动完全不同于我們忠厚的威廉及其人民党的作牛馬苦干。这很討厭，因为他們似乎完全包围威[廉]和倍倍尔的两翼，而群众非常之蠢，領導者尽是流氓。

明天将以一种巨大的仪仗行列埋葬琼斯于天狼星⁽¹⁾长眠的墓地上。这个家伙死了，真是可惜。他的資產階級的说法只是伪善的，在曼徹斯特这里，沒有人能够在工人中代替他。那些人又将完全解体，而資產者要来指导。加以他在政治家中是唯一有教育的英国人，在基本上是完全站在我們一方面的。

順便講到畢士烈。給“韦斯敏斯特”的論文，情形怎样？打鐵要趁热呀。

我也有些伤風。在这种天气，总不能沒有毛病的。希望你現在也好一点。

竭誠問候你的夫人和小姐們。拉法格君和嬰兒情形怎样？

你的弗·恩·

那个俄国人馬上登出“卡·馬克思的著作第一卷”，这也是好的。

(1) 威廉·华尔夫

一二三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一月二十九日

一八六九年一月二十九日。

亲爱的弗利特：

爱喜和夫的兄弟願意重印我的“霧月十八日”（并給予報酬）。

我以为这必須写信給梅斯納，多少要征求他的同意（他不喜歡小册子）。他写信說，除他外，沒有人可印这东西，因为职务的关系，他既是我的出版人，并願始終这样干。所以在小小的改动之后，这东西要直接送給他。

問題是：你能否替我找一本“路易·波拿巴”？在天狼星的遺物中沒有一本嗎？

你的卡·馬·

一二三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二月十三日

一八六九年二月十三日。

亲爱的弗利特：

收到“将来”，謝謝。

附上卢高的来信，連同那些人的規程等等。我在目前为着我

的書很忙，在事實上是經過許多星期的感冒發熱中斷工作後，才重新開始，你的時間如沒有同樣被占去，能對附上的文件替我寫一篇簡短的報告（如有可能，寫英文的，報告總會），那就很好。這些忠厚的盧高礦工是在德國和我們直接聯繫的第一種人，我們必須公然替他們出面。祝好。

你的卡·馬·

當你不再使用這東西時，請即寄還給我。

一二三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二月十五日

一八六九年二月十五日。

親愛的弗利特：

接着寄上衛斯特柏立等等的借款的文件。小書、你可以保留，但附上的英文信必須寄還。我已對波克海姆說過，我需要這報告給在荷蘭的一個相識者。

不要忘記，尽可能地快些將福斯德的“外國交換”寄來。我看過後馬上奉還。這裡找不到此書。

祝好。

你的卡·馬·

一二四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二月十七日

一八六九年二月十七日。

親愛的摩爾：

我雖不知道報告對您們的主要之點何在，但下星期二將為你弄好。盧高的來信奉還。

為着衛斯特柏立的事件，深致感謝。給波克海姆的信奉還。

对于此事，将问一问我的股票经纪人。

附上著名的哥第萨对巴枯宁的摘要，连同短评。你看，我们对们所征引的俄文主要的有力章节都只存在于他的幻想中。同时，大斯拉夫主义却颇为讨厌地被浓塗艳抹，特别表现在对波兰人的威胁上。俄罗斯帝国的解体也有一个适宜之点，即大俄罗斯仍应为斯拉夫联盟的中心。

你的弗·恩·

一二四一 恩格斯致马克思 一八六九年二月二十一日

曼彻斯特，一八六九年二月二十一日。

亲爱的摩尔：

烟斗、今晚马上就会试用的，谢谢。报告附上。文件本身明天奉还。此等从中古继承下来的骑士扈从的身分——中古的欺騙在“衣服的编制、阅兵服役的编制、山寨和举行礼拜后的阅兵式”中还依附在他们的身上——在一切德意志的矿山中是有效的。

李卜克内西的小报既是这些卢高人的官报，你看过这种报告之后，可把它寄给威[廉]去翻译，但必须明白提出条件，叫他分刊不可超过两期以上。否则便绝没有目的了。原文、你如再要用，他可还你。

我从威涅尔听到普鲁士的警察坏蛋在汉诺威愈加变坏了，拆信完全是日常的事，特别是在萨克逊服役的汉诺威军官们的信被拆阅了。这简直是斯提柏耳也要用四十万达列秘密基金所当着手的事，此项基金是普鲁士的议会从以前王公的收入中替他表决的！

你的弗·恩·

一二四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二月二十四日

一八六九年二月二十四日。

亲爱的弗利特：

收到报告，至为感谢。它是非常明白的。除勾去结尾的句子（宁可说是其中的一些字）外，我没有加以改变。昨天在总会念过。被通过。首先将送到“泰晤士”（宁可说由亚卡利阿斯带去）。它如不登，即送“每日新闻”。然后把英文报的剪页寄给“将来”、“社会民主党人”和威廉。卢高这些可怜人的满足在英文报上表现出来，会变成伟大的。

附上决议等等六件。因此，事态就是这样。我们西大会的（布鲁塞尔的）决议，负有刊布布鲁塞尔决议案的义务。借口日内瓦的决议构成纲领的一部分，我们对于伦敦总会提出、由日内瓦大会采纳的部分，同时予以刊布；对于法兰西人在日内瓦提出、并同样采纳的修正案等等——无聊的东西——则去掉。这一部分是由我草成的。在另一方面，我对于一八六八年决议的起草，没有参加。我的唯一的、一字不差的一句话是最初想到“关于机器的效能”。

巴枯宁对于库尔兰和里窝尼亚的“斯拉夫的”兄弟的要求是巨大的。而他对西里西亚的要求也不坏。

福斯德的“交换”怎样了？

梅斯纳是一个漂亮的家伙。当你来伦敦访问的前几天，我寄了一本“路[易]·波拿巴”给他。并请立即登出广告。至今没有回信。

威廉始终是现在这个样子，没有改变。关于他写信告我，已寄五十或六十本书给库格曼的事，在事实上，库格曼只收到六个整本！

祝好。

你的卡·馬·

一二四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二月二十五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九年二月二十五日。

亲爱的摩尔：

我刚才寄給波克海姆一张一百六十二鎊十先令的匯票，內中一百鎊是付清他的預付，六十二鎊十先令是給你的，連同你所用的二十五鎊，为八十七鎊十先令，等于三百五十鎊的四分之一。当三月初，或只要我有可能，在三月內再寄你八十七鎊十先令，然后于七月初再寄等等。

我希望那种报告登在英文报上，不过确信不会如此，至多只剩着“蜂房”可登。在最好的場合，那些家伙会大加删节的。

決議还没有看。一八六七年的洛桑決議为何不一同刊布，驟然看起来，只是令人惊讶的。

注意。关于錢的事，我只在两者中有一种选择，或是經過波克海姆，或是用一种方法寄出，这在此处的賬房間会引起謠言，我宁取較小的坏处。在将来自然不会再有此事出現的。

报告中結尾的句子自然只是为着李卜克內西的报和讀者群打算的。

福斯特的“交換”今天由环球包裹快遞处寄上，像这样一本不能补偿的書，由邮局寄書处邮遞，不大安全可靠。在星期六晨以前，你如沒有收到，必須向奇蒲賽第一百五十五号或利登哈尔街一百五十号环球包裹快遞处交涉。你最好是由同一途径寄回。环球就是經過邮务列車，对于較多的書籍遞送，也是最便宜的途径。

为着書本的事，我对于威廉馬上要干一下，并無条件地要求解答。对梅斯納也是如此。这个家伙显然有了疑虑，但爱喜和夫既已准备付排，他必須决定是否願意。

这里除雨外，別無所有。

附帶說一句。我為着巴[枯寧]，已寫信給波[克海姆]，他應當提出一個問題，即當這個斯拉夫群宣傳他們的斯拉夫的統治時，我們西方人和這些傢伙共同前進，究竟有無可能，你明天去拿錢，他大概會念給你聽，但此外，我對他說過，他對此應和你討論一下。

竭誠問候全家。

你的弗·恩·

一二四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三月一日

倫敦，一八六九年三月一日。

親愛的弗利特：

附上“燈”兩份和“晨鐘”一份。

對於錢十分感謝。星期六已由波克海姆付出。他把你的信，又把他的答復先後念給我聽了。他証明了似乎你錯用了冠詞（這在你大概是時常出現的），很為夸耀。

在同一个星期六晚上收到福斯德的書。這書在他的當時的確是重要的。第一，因為內中充分發揮了李嘉圖的學說，並且較李嘉圖的為好——關於貨幣、匯兌率等等。第二，因為人們在這裡看到，英格蘭銀行、調查委員會和理論家這些驢子怎樣逐漸造成英格蘭是愛爾蘭的債務人的課題。不管怎樣，匯兌率不斷地對抗愛爾蘭，而貨幣從愛爾蘭輸入英格蘭。福斯德替他們解決了這個謎：就是愛爾蘭紙幣的貶值。布萊克在他之前的兩年（一八〇二年）的確就完全闡明了名目上的和實際的匯兌率間有這種差異，此外，配第對此曾說過一切必要的話，不過人們在他之後又忘記這件事了。

愛爾蘭的特赦是這個類型中曾經有過的最渺小得可憐的。尤其是被特赦的人中的大部分幾乎都坐滿了刑期。一切囚犯自會帶

着释放証离开監獄的。第二，主要的罪魁被留下，“因为”飞尼主义是“美国的”来源，那更加有罪了。恰因这个緣故，人們要释放美国佬的爱尔兰人如科斯忒罗，并把盎格罗的爱尔兰人禁錮起来。

曾有一座山既为一只老鼠所弄倒，这个全才的内閣也会如此，的确在每一方面是如此。

我从前把朴洛克和諾克斯（这个卑鄙的倫敦警察判事官以前是“泰晤士”的人，在海德公园的騷乱中是很显露头角的）关于处理在英格兰的爱尔兰“罪犯”的报告寄給你了。这些“罪犯”中之一在“爱尔兰人”上面指出約翰·牛前所未聞的無耻和諾克斯这头牛的謊言。

劳拉的健康状况既不如我們所想的完全那样好，我打算下星期往巴黎住几天。我曾把此事写信告訴拉法格。因此有一个不相識的人，即一个警察代理人到家詢問馬克思君是否已經来到。他有“一件事相告”。書信的秘密在巴黎是被遵守得何等美滿啊——至今仍是如此！我現在不去了。

拉法格对于五种考試(法文的)免去三种，并得到許可，審可說得到指示，将其余的两种在斯特拉斯堡受試。同时，我覺得他似乎很受政治上的吸引，这是糟糕的，因为他的朋友尽是布朗基主义者。我将予以警告。他應該首先接受他的試驗。

你从附上的宣传品中可以看出他的党派。他們所缺乏的是二百五十鎊的保証金。这事件有一种好处。它把拉法格从墨伊林解放出来了，情形如下：

“我为着保証金，和墨伊林談过；他答应拿出来，但当人們不願指派他做总編輯时，他在最后的頃刻間拒絕了。他沒有直接說出，但有显明的表示。特里敦对我說过：墨伊林是一个外交家，此外，他并具有佛社的头脑；因此，人們[永不]可和他爭吵；必須探索他的意志，找出他要什么，以便一直对他加以防禦。”

关于我的反蒲魯东的書，拉法格来信說：

“布朗基有一本，他借給他的一切朋友。特里敦看过，很喜欢看到摩尔怎样袭击蒲魯东。布朗基对您具有最大的敬意。……他对于蒲魯东找着一种为我所知道的最美妙的字眼，称之为湿度計。”

約翰·牛經過阿拉巴瑪条約中的讓步，这样美妙地受窘后，山姆大叔終于还在他的屁股上踢了一脚。这完全是在美国的爱尔兰人的工作，如我从美国佬的各报中看到并且自己深信不疑的。畢士烈教授也許看出，在美国的爱尔兰人并不=○。

祝好。

你的卡·馬·

你是研究比較語言学的人，对于十五世紀初期一种苏格兰編年史有关洛司舍公爵（罗伯第三王之子）之死的下列摘要，也許找得出有趣的形态：

“由于她的死，她的兒子大衛，即洛司舍公爵遭遇了大厄运：因为当她在世时，他被控制在道德的藩篱以內和可尊敬的工作中；自她（即王后安那柏拉）死后，他开始干一切种类的無耻勾当：奸淫幼女、貴妇人和尼姑，以遂其放縱的肉欲。君主听到他的大胆的無耻行为，終于写信給他的兄弟奥尔巴尼公爵，把这个兒子洛司舍公爵监禁起来，加以正当的和高尚的教育。奥尔巴尼公爵得書很是欢喜，把洛司舍公爵拘留在丹梯和聖克特·安德魯之間，并带往福克兰，把他关在一个尖塔里面，可是不給飲食。据說一个妇人可怜这个公爵，将面粉从尖塔的槍眼中送下去，因此得延长他的生命至几天之久。当此事被發覺时，这个妇人付出了她的生命。另一个妇女用同样的方法把自己的乳汁挤在一根长管内送去，發覺后，更残酷地被击毙。这个公爵断絕了一切人間的接济，終于因飢火中烧，忍受不了，不仅吃尖塔中的塵埃糞秽，就連自己的手指也吃掉，至

为惨苦。他的尸体葬在倫敦，以后許多年中常有怪事出現；直到末了，雅各第一王开始征罰謀杀他的人，怪事才不复出現。”

“泰晤士”似乎不登那种报告。但在終审时，“广告晨报”因阿倫的愚蠢，刊布出来了。

一二四五、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三月二日

一八六九年三月二日。

亲爱的弗利特：

你必須把卢高的小書寄給我，或者将你所征引的規程章节譯成德文，这更好。

我将自己来翻譯这东西，因我認威廉不适宜，也不願单独交給他。

你的卡·馬·

附帶說一句！一个公家會計检查員在給葛萊斯頓君所写的一个小册子中証实，各人寿保險公司至少有十分之一（人寿保險的整个營業在名义上的資本是一万万鎊）是破产了，还值不到它們所印的廣告的紙張。

資產者先生們对这件事將說什么？他們对于預料（在二十年內外）工联的破产是何等愉快啊。

他們將一声不响。

一二四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三月三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九年三月三日。

亲爱的摩尔：

你看，無論如何，我劝阻你往游巴黎，是怎样对啊。把自己交

到这种流氓的手中，是純粹的愚行，特別是那里沒有人抗辯，而保安律仍繼續存在。拉法格應馬上決定去斯特拉斯堡，參加他的考試；這一着解決了，他便可以做點什麼。他從墨伊林之下解放出來，是非常有價值的；這個陰險家的確已經使他陷入煩惱中。拉[法格]關於布朗基所寫的，很漂亮。

如穆爾告訴我的，畢士烈在新近的“兩周評論”上寫了一篇關於社會問題的文章，這真是紛亂極了。

舊蘇格蘭文的章節在語言學上對我新鮮的一點只是現在分詞 havand = 它證明這種形態在英格蘭久已消滅，而在蘇格蘭則十五世紀初期仍然存在。

俄文的錯誤確實是我弄出來的。我對於俄文的變化有些遺忘。

盧高的來件今天由郵局寄書處奉還。我自己也不復知道所征引的是那些地方，也不能告訴你，但我在小冊子中做了一種記號，引文在那里，你也許可以看到的。

關於人壽保險公司的小冊子叫做什麼？必須找來一看。

小威廉對您們作反對施[維澤爾]的伸訴。這會變成一件有趣的故事，因為施[維澤爾]不容易讓人捉住。此外，這種爭執會是美妙的；你沒有再收到“社會民主黨人”嗎？愛喜和夫現在正應隨時依次替我們保留。他（的確不是別人）在“將來”上所寫的一些文章，過幾天寄給你。

同時，也被李卜克內西支持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哈張克列弗、在厄森以九百六十票的大多數當選，這勝過行政區長官和國民自由派的候選者共同所得的數字，在漢諾威（我相信是在策勒）也有一个人有當選的希望。

此外，威[廉]現在似乎愈加活動起來，在薩克遜且有成就。這只驢子如果放棄他的愚蠢的南德意志聯邦主義的和歸爾甫的事

件，在拉薩尔派領袖們中所流行的反施[維澤尔]的猜疑下，他就是有些愚行，仍能有点作为，因为施[維澤尔]的黑良心也把自己解除武装了，而正处于情形危急之中。不过他挟着他的人民党和他的复辟的狂态，在北德意志的工人中引不起兴趣。

滑稽的事是，他現在突然要去柏林，这就是承認他能不陷入危险中。

此外，您們以总会的資格，对这个問題是可以表示意見的——即使双方的参加者同意的話——，我却理解不到这一点，除非他們双方为着工联等等的組織和領導的緣故，表示願意服从仲裁的判断。

你的弗·恩·

一二四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三月三日

倫敦，一八六九年三月三日。

亲爱的弗利特：

克立斯品再度出現！

我們有价值的威廉有特殊的处理方法。

他首先重印“新萊茵報評論”上亚卡利阿斯关于“倫敦裁縫業”的論文，既沒有問过亚卡利阿斯，也沒有提及“評論”为他所征引的来源。于是写信給亚卡利阿斯，說願将那論文印成小册子。他所得到的答案是，在此場合，必須有一个第二章，因为威廉在抄写的狂态中所忽略的一件事是，自最近十九年以来，情形完全改变了。

但威廉有第二次的进軍：

他写信給亚卡利阿斯，应把載有你关于“德国农民战争”論文的各期“評論”寄給他。

所以威廉是不要使你預先知道，又不要提起“評論”，重印你的

論文。

幸而亞[卡利阿斯]昨晚在總會告訴我了。我對他說，我應寫信把事情轉告你，他暫時不要寄什麼東西前去。

就這事件的本身講，我還有剩下的一本，可寄威廉。我也相信——即使我們以後要共同出版我們混合的論文的話——威[廉]的小報重印論文，對於我們沒有妨礙，而重印的直接效果當是很好的。

但無論如何，不可允許威廉把論文當作對他的原始投稿，而不是從“評論”上面轉印的。

你的意見怎樣，請馬上來信。

另一奇事。你也許已在“奧[格斯堡]—[般]新[聞]”上看到，我倆表現為奧柏文特在維也納出版的一種工人報上的撰稿者。

事情是這樣的：

約當新年前的四星期，奧柏文特令威廉寫信給我，他願出一種年鑒，因此要求我的傳記。我當把必要的材料寄給奧[柏文特]。我簡簡單單寄點事實和文件（科倫的訴頌等等）給他。對於這件事以後即沒有消息。

幾個星期後，奧[柏文特]來信說，年鑒沒有成功。在另一方面，他將把那些東西刊在他出版的一種報上。已經有六至七千訂戶是可靠的。要求我參加工作。我忘記回他的信，今天會動手的。

此外，我們在維也納如插入一隻腳，我認為是好的。

祝好。

你的卡·馬·

附帶說一句！德意志的商人牛是什麼意思？

一、是在運費外的報酬之下？

二、是在對償還中的經手費之下？

一二四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三月四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九年三月四日。

亲爱的摩尔：

关于論文的事件，你以为怎样好，就怎样去做吧。不过在我一方面，不相信論文在李卜克内西的小报上一栏至两栏地分期登載会有什么效果，因为它要分作两年才能登完。在另一方面，他如願替工人們印成廉价的小册子，那又不同，这是可以發生效力的。因为他曾和施[維澤尔]爭执过，我当向他提議，把我那軍事問題的小册子最后的部分刊在他的小报上，或者他也向梅斯納接洽：将剩余的数目出卖，願給什么价錢（他对于此事，曾由穆尔問过我，我自后沒有机会写信給他，也就沒有答复这一点）。但他如重印論文，也必須指明来源。我自己沒有一本，你也不能把你的寄去，我們必須保留一本！

你的弗·恩·

一二四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三月五日

一八六九年三月五日。

亲爱的弗利特：

附上的文件是昨天达到的（虽則日期为二月二十七日）。你看过后，必須馬上寄回，因为我在下星期二要把它提交总会。“同盟”的先生們为使这种工作有所成就，已經費去很久的時間。

他們倘若替自己保留着在法兰西、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無数的群众”，在事实上我們是欢迎的。

巴枯宁以为：我們如果批准他的“激烈的綱領”，他就可以大吹

大播，那怕只使我們受一点点窘都是好的。反之，我們表示，这样，人們会詆毀我們为反革命者。此外，我們如准許他們加入，他会准备在巴塞尔大会上和一些無賴結合起来。我以为当在这个方針上予以答复：

按照規程第一节，凡“爭取同一目标，即各劳动階級的保障、进步和完全解放”的工人会都得加入。

同一国家不同的劳动者部分和各国的工人階級的發展步驟既必然很不相同，那么，实际的运动必定也在很不相同的理論形态中表現出来。

国际工人协会所引起的行动的一致，經過一切国家支部不同的机关意見的交換，末了，全体大会上直接的討論，对于普遍的工人运动也会逐渐造成一种共同的理論的綱領。

因此，关于“同盟”的綱領，总会沒有作批評的考察。它沒有探討这是否为工人运动一种适当的、科学的表現。它只要問，同盟一般的傾向对于国际工人协会一般的傾向——完全解放各劳动階級——是否有矛盾！

只是綱領第二节有一句話：“它尤其要造成各階級政治的、經濟的和社會的平等”，这是可加以斥責的。“各階級的平等”，一字不差地加以解釋，不过是“資本和劳动的和諧”的一种注脚，这是資產階級社会主义者所宣传的。构成国际工人协会最后的奋斗目标，不是邏輯上不可能的“各階級的平等”，而是历史上必然的“鏟除階級”。這句話出現于綱領中，然連貫起来看，显出它只是一种筆誤。這句話可以引起严重誤会，人們会从綱領中予以刪除，总会对于此事不用怀疑。

如以此为前提，即符合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則，讓每个支部对它自己的領導負責。所以将同盟的支部轉变为国际工人协会的支部，便沒有对抗的毛病。

这一着一經完成，依照規程，新加入的支部按国度、地址和人数向总会送出一种統計表。

最后这一点——他們的群众的人口調查——会特別使那些先生們發痒的。你对于这种答复草案如認為有什么地方要修改，請于回信时写出来。

关于李卜克內西的事，我后来又考虑过。在那猪仔小报上重印一着不行。由威廉印成小册子是一种幻想。我写信給爱喜和夫，問他的兄弟是否願将此物廉价出版，你以为怎样？总会很需要錢，在这个場合，你能將报酬給它嗎？我还有第六分册的一种本子，“农民战争”在內（除我的裝訂的“評論”外，那是完全的）。我可把这种本子寄往柏林。对于这一点，望即来信。

此外，威廉应重印軍事問題小册子的最后章节。和梅斯納打交涉（威廉必定赤裸裸地表示出来！——加以梅斯納对于这几点是有过敏感的）不可能。

祝好。

你的卡·馬·

一二五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三月七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九年三月七日。

亲爱的摩尔：

对于那个俄罗斯人和他的扈从的答复，完全必須如此。那些家伙自己不敢要求您們把那綱領作为您們的，只想間接引誘您們作一种理論的批評。愚蠢的俄罗斯人的圈套，在此国度內的确沒有人鑽进去。此外，那些人的倒退是完备的，并且是完全的。这种强迫那些家伙的轉变，現在讓您們檢閱他們的斗争力量，这是令人十分愉快的事，而其效果就像一吊桶冷水浇在他們說空話的头上

一样。

关于“农民战争”的事，依我的意见，为着礼貌上的缘故，预先请梅斯纳办理，他如无意把它印成通行的、廉价的小册子，再和爱喜和夫接洽，总还来得及。你为着“雾月十八日”还要写信给他，那此事即可同时解决。梅[斯纳]对于“雾月十八日”如不赶快动手，或者怀有恐惧，那就迅速把东西交给爱喜和夫。否则时间浪费，机会丧失了。

我在查理处发现一本“雾月十八日”，当即予以没收。重看一遍，马上看出此书有毫不[·]迟[·]延[·]、用法文出版的必要。这比单是德文的，会有完全不同的销路，并且马上使你在法人中获得一种声誉，直截了当地促成你的书的翻译。试试看，你对此事可以找到谁，但无论如何，须向着这个方向走去。在布鲁塞尔印刷，会大量地流入法兰西。

在“农民战争”发行之前，请将这种本子寄给我，以便我把排印的错误改正，并看一看是否还须加一篇序言等等，或者替庸俗的落后工人做一些注解。我不完全确切知道，西班牙的柏根洛特是否即杨恩夫人的柏根洛特。我是指听说后者到美国去了。

关于奥柏文特：盎革斯泰因曾向我们接洽，你已写信给他吗？这个家伙现在还有一种报在维也纳。和奥[柏文特]作非必要的争执，最好是想法避免。这两个人彼此的关系怎样，威[廉]也介绍过盎[革斯泰因]，后者现时在干什么，他对于这些必定会给我们报告的。

在汇兑率或汇兑实践中给予的报酬，我不清楚。在运费中叫做对通常运费的一种附加，例如人们对于每吨运费付三十六先令，而此项附加为百分之十，所以在实际上是三十九先令六辨士。——你把那一段给我，也许会找得出来。

对于偿还中的经手费也是一种很不按规律表达的术语，而那

一整段在这里也有用。經手費，这就是說經紀人的佣金，也許只是指簽發人一張不予支付的匯票的兌取額。

“奧格斯堡一般新聞”又載滿了在日內瓦的國際消息。克羅斯曼似乎已經接近柏克。這是完全有用的。

巴塞爾的情形怎樣？柏克對於這一切事件寫了三、四個小冊子，但似乎永不會送一個來。

瑟勒麥為着改變手續，又一次把面孔灼傷，他所準備的一瓶溴化磷在他的鼻子面前爆炸了。但情況還好，此外也沒有什麼傷害。

你的弗·恩·

一二五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三月十四日

倫敦，一八六九年三月十四日。

親愛的弗利特：

你從附上的梅斯納的信可以看到“路[易]·波拿巴”的事件情況怎樣。梅斯納既直接對我（口頭上）說過，他只是有時隨意印印小冊子，這你用不着知道，所以為着“農民戰爭”的事，你如直接寫信給他，我是歡迎的。如不成功，我在“國際的”關係上和愛喜和夫有接觸，我當寫信給他。

李卜克內西具有團結德國最愚蠢的人在自己身邊的才能。例如“民主主義的目標和德意志的工人”的作者是。人們對於這種作品在思想甚至只能用南德意志的方言去讀。這頭牛請求工人們使他得擺脫俾斯麥，於是允許滿足他們以“充分的擇居及遷徙自由權”和其他社會主義的要求！令人恐怖呀！

那個“將來”的人的機敏更顯得狡猾，並更帶北德意志式，這是無窮無盡的。不過在他看來，結果也是工人們應甘心情願地替民主派的先生們火中取栗，暫時不要加入像工聯這樣的娛樂中。這

些先生們如果是直接革命行动中这样热血的朋友，他們为什么不树立榜样，只是写些小心謹慎、躲躲閃閃、循規蹈矩的“将来”上的文章呢？像这样的东西要引起革命的热情呢！这是沒有激励作用的！

对日内瓦的答复發出去了。我在法文本中所持的論調还要冷酷些，并带几分諷刺。幸而英国人沒有察觉出来，他們自然只看到我的英文翻譯。

除报告你的正式書信外，那些先生还有給亚卡利阿斯的四頁私人信，据此，只因柏克、巴枯宁和写信者培勒的努力，才得避免直接的破裂。不到几个星期，他們的“革命的”綱領在意大利、西班牙等国所發生的作用，要胜过“国际工人协会”的綱領多年的宣传。我們如果拒絕他們的“革命的綱領”，那我們在“革命的”工人运动各国（按照那种列举，这是：法兰西，他們在那里有两整个通訊人；瑞士（1），意大利，那里的工人除屬于我們的外，只是馬志尼的尾巴；西班牙，那里的教士多于工人）和工人阶级發展迟緩的各国（即英国、德意志、美国和比利时）間要引起分裂。所以一方面是火山性的、火成的工人运动，另一方面是水成的工人运动間的分裂。

許衛士的人們代表革命的类型，真正有趣呀。

老柏克真正相信巴枯宁已經發明一种“綱領”，必定是怎样愚蠢啊。

你的卡·馬·

一二五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三月十五日

一八六九年三月十五日。

亲爱的摩尔：

梅斯納的信奉还。今天只写下面一点点：

我早就有这样的意見，必須把“波拿巴”原来和你在“評論”上关于一八四八年二月至一八五〇年这个时期的三篇論文印在一起；但想到这会丧失許多時間。不过梅[斯納]自己既然在拖，我現在还要这样做。因此，整本書会有相当篇幅——約有十至十二印张——并且較为完备。

你如馬上写信給梅[斯納]，的确还有充分的时间。

明天再詳。

你的弗·恩·

丽子患支气管炎和重伤風，躺在床上，今天略好一点。

一二五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三月十八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九年三月十八日。

亲爱的摩尔：

我为着“农民战争”写信給梅斯納。

威廉在薩克逊似乎占优势，就“社会民主党人”（这几天我送还給你）看，也是如此。在另一方面，人們必須放任拉薩尔派人，他們發展一种完全不同的活动，并且知道从他們有限的資金中做多于“人民党”十倍的工作。即当施維澤尔坐牢的时候，“社会民主党人”上面也沒有干过像威廉所做的这样的蠢事。

但威廉也許要說，汉諾威的各邦独立主义者在策勒第一次选举过程中被打敗，在第二次选举过程中对国民自由派的俾斯麦的蒲郎克投票，因此对抗工人約克，把他选入国会！但这对于威[廉]沒有关系。

赫胥黎在“两周評論”上著名的論文除对孔德主义开玩笑外，几乎沒有什么东西。据說孔德主义者对此十分憤怒，如穆尔的一个地質学朋友从倫敦写信給他的，打算給予一种电閃雷鳴式的答复。

我提議在“波拿巴”之前，把“新萊茵報”上的論文印出，并譯成法文，你以為怎樣？

對於卡斯提勒的著作，深致謝意。我昨天才能開始翻閱。顯然是隱藏的波拿巴主義的黨派著作。但卻有巨大的進步，六月的叛亂現在是按照它的真相，普遍理解的。

托尼·墨伊林是最動人的。這個一八六九年的人直截了當地命令，每個人的所得不應在二千四百法郎以下！我對於這個天真的醫生挾着這些不可救藥的主張，笑得前仰後合。拉[法格]現在如果還重視墨伊林什麼的話，他的夫人一定要加以嘲笑的。

我本來還要告訴你一件很長的故事，但目前不能想起，現在並且必須回家，以便聽一聽谷謨拍特對於星期日以來臥病在床的麗子的事怎樣說。

你的弗·恩·

一二五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三月二十日

一八六九年三月二十日。

親愛的弗利特：

我們都希望你在下次的信中有關於麗子夫人健康狀況較好的消息相告。杜西特別托你代致最熱烈的慰問。這是一種可詛咒的天氣。小燕妮也不能擺脫傷風的毛病，幾天以來，我又陷在傷風和咳嗽的紛亂狀態中。

孩子們下星期（星期五或星期六）往巴黎拉法格家。勞拉的情形是：在足月之前的兩三星期生產了。結果，使她在一、二星期前不能離床，並且只是費盡氣力，才能脫離危險。

我打算歸化英國，以便可以去巴黎旅行。如不去，我的書的法文版絕不會有結果。我在那里是絕對必要的。按照帕爾麥斯頓的

法律，人們如果願意的話，在半年之內又可以脫去英國籍。這種法律對於歸化人于歸化前在出生國犯了法，並不保護他返回這個國家。除去這個場合外，歸化人是和英國人一樣對待外國政府的，如果辦好了必需的手續，在事實上，我看不出為什麼不應得到波拿巴君的許可，往游巴黎。

我對於瑟勒麥的“化學”第二版，非常感謝他。明天將重看第二部分，開始以有機化學（並且認定在這裡去尋找改作之處）作為星期日的享樂。

關於“路[易]·波拿巴”的事，我不主張把“評論”上一八五〇年為止的文字在它之前印出來。在一方面，我不願給梅斯納以拖延的新借口。在另一方面，由於補綴後來出現的事實，很容易把這一部分加以整理，然要有時間。得·帕蒲在布魯塞爾找“路[易]·波拿巴”的法文出版人，徒勞無功。那些先生們所要求的是，要做這樣的工作，須作者方面出錢。

關於墨伊林真正庸醫的神奇藥物，現在巴黎的布朗基在拉法格處開了一個很好的玩笑。他說，法國對於它的大人物，常是忘恩負義的。例如這個墨伊林已經把百年來的謎在一種完全前所未聞的簡單方法中解決了——而巴黎始終在干它的業務，好像絕沒有發生什麼一樣。

卡斯提勒是六月叛徒，因此被解往開云，自大赦後回來了。他的書的第一版，寫得極有信心。同時政府收買他，遂促成這個第二版對忒諾著作的對抗。其中所改變的是，一、論調一般更是資產階級的，有時是自命不凡的；二、刪去反十二月派人的地方；三、對於波拿巴裝飾了幾句輕微辯護的話。不管這一切怎樣，基本沒有改變，如你所說的，是一部很值得感謝的著作。波拿巴君如果把修史的事推回到十二月二日以前去，那就很好。各黨派的鬥爭，它們的相互的：“原來你，布魯特斯！”會因此有助於阻礙一八四八年和

以前的老牧猪狗从事“革命的手艺”。——我把味穆勒尔的小册子加上少数边注，由市邮局寄給畢士勒去看，这也曾（連同卡斯提勒的著作）寄給你过。他寄回給我，并有附上的一封短信，这信既愚蠢，又带一种老师式的僭妄。我觉得：实証哲学和对于一切实証的無知具有同一意义。——另一附上的条子是波克海姆替我的“荷兰亲戚”帶給我的。

关于“矿工联合会”的报告，我昨天發見在上星期三的“社会民主党人”上完全刊登出来了。“将来”是否登載，我不知道。这种报告也許沒有达到单独适于社会政策的那种高度和明哲的阶段。本星期我还没有接到李卜克内西的消息。

附带說一句！在不久之前，这里替厄·琼斯举行群众游行运动。这事件是由以前的改革同盟克勒星衛尔支部發起的。它的领导人衛斯吞、琉克拉夫特等是我們总会的會員。典礼委员会曾把特拉法加广场——群众会在此处听到演講——的五个主席职位之一献給我。我非常客气地婉辞了。但在另一方面，我不能拒絕的是替我自己和朋友们对这种运动的費用出点小款。下星期二必須征集起来。你和穆尔如果願出一点，必須于那个时候交付。

再会。

你的摩尔

他越来越显示出一种“白色的”黑人^①的形象。

一二五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三月二十一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九年三月二十一日。

亲爱的摩尔：

丽子的病例是肋膜炎，但經過显然是迅速的——上星期二，渗

^① 按馬克思的綽号“摩尔”意即黑人，——譯者

出物才現于右肺，今晨已經完全消灭了。她今天第一次再起床。經過一种特別的猜測，我已經于星期日把肋膜炎的診斷提出于谷謨拍特之前，他检查一下，無所發見，以为是支气管炎（这也是存在的）連同肺炎，当現在証实为肋膜炎时，他自然有些不快。当他不能找出此症时，我自然不主张它是存在的。

可怜的小劳拉必定有了一个困苦时期！十个星期的产床生活的确不是好玩的，然这已过去，总算好啦。当杜西和燕妮去那里时，必須为我竭誠問候她，也問候拉法格。

关于卡斯提勒的說明，对我很有用处。撒洛蒙尼斯·畢士烈的智慧品，茲特奉还。这是較高等的胡說八道。这种孔德主义将逐漸在增高的力量上証实那个玻涅对黑格尔信徒的批評，即他們要能够对一切东西写作，用不着知道什么东西。

在德国自然力的轉变、特别是热度的轉变为机械力等等，引起一种極無味的理論动机，此外，这种理論由于拉普拉斯的旧假設有某种必然性，也已經是要出現的，不过現在是用所謂数学的証明为先导了：就是世界会越来越冷，宇宙內的温度会愈加平均，因此最后有一个时刻出現，使一切生命都不能生存，而整个世界是由冰冻的、互相圍繞旋轉的球体成立的。我只是在等待教士們指斥这种理論为唯物論的最新發明。人們不能想像有什么比这更愚蠢的。依照这种理論，在現存的世界中，既是温度变成其他的力，那比其他的力能够变成温度的，必定愈加多些，那末，原来的酷热状况漸漸冷却，自然絕不可解了，并且是無聊的，除非以一个上帝为前提。牛頓的第一种推动变成第一种热。虽是这样，此項理論被視為唯物論最精美的和最高的圓滿点，而这些先生們却更喜欢构成一个世界，从無聊开始，以無聊告終，而不是在此等無聊的結果中看出一种証据，即他們所謂自然力一直到現在，自己只是一知半解的。但这种理論在德国的流行令人可怕。

“将来”还没有看。

明天将寄一镑邮票给你，作为对厄·琼斯的群众运动的費用。

竭誠問好。

你的弗·恩·

一二五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亲爱的摩尔：

你大概必定患了一种討厭的傷風，所以今天沒有接到你向例的星期日来信。附上倫敦聯合銀行的匯票一紙，計八十七鎊十先令，供三月至六月之用，又邮票一鎊，这是給游行开会的費用，星期一我忘記寄出。

本星期我頗为精細地看了荷兰文和佛里斯兰文的东西，發見內中有十分可爱的語言学的材料。snieuntojowns，你能够猜出这叫什么？滑稽的是，西佛里斯兰人現在在許多場合所說的，正和英国人所写的一样，例如 great, hearre(听)等等是。不过在大多数場合，这是偶然的，而較新的材料，恰在同一地方的旧佛里斯兰文中大都是不同的。

丽子又复元了。

竭誠問好——小姐們去巴黎嗎？她們給小劳拉写些什么？你已經是一个永不会做奴隶的不列顛人了嗎？

你的弗·恩·

一二五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一八六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亲爱的弗利特：

收到匯票和邮票，至为感謝。上星期二，我已經付給琉克拉夫

特了。你已看到上星期六的“泰晤士”关于游行运动的简短报告吗？内中说，有一个德意志队（“我们的人！”）手持红旗，上面写着：“一切国家的无产者，你们联合起来！”〔1〕在英文中叫做：“一切地方的穷汉，染污你们自己！”

如你正确地猜想到的，我是伤风狂和伤风蠢。

孩子们于星期五晚上离开了（这是耶稣殉难节，为英国人所畏惧的）。我们今早接到她们的信。她们幸运地达到巴黎，不过经受了风暴的航程。

我还不是生而自由的不列颠人。只要永远过得去，总要抵抗这样的玩意儿。

像有荣誉的威廉对伏格特书本事件向前发展的方式，世间没有比这更有礼貌的。库格曼因我的慫恿，为此事写了一封信给他。对第一封信没有回音，再去信，便接到附上的一种废料，简括起来就是：我（李卜克内西）已通知是六十本，然只有六本达到，那您必须知道，我时常扯谎，而事情因此就有它的终结。但卡·希尔士如从柏林将数字通知您（他自然不知道我已通知库格曼），那又当别论，这事件应当加以研究。

这个家伙所认为无聊胡说的东西，也从希尔士给库格曼的一封信中显露出来了。希尔士在信中对库格曼说：“李卜克内西所心願的，大概不外要您将有关的书在汉诺威流通，以便对该处的民主党揭穿伏格特君等的行为。”所以威廉对于我曾要求事件情况的报告以及还可处置的书本的确切所在，是要瞒住希尔士。

库格曼来信说：“李卜克内西和施维泽尔中间的口舌之争，使我想起来路和厄克，要少于长老约瑟和法学教师犹大。然我几乎认为法学教师和修道士，他们两人发恶臭了。”

关于这种口舌之争，我（今天）接到倍倍尔的信，特附上。威廉自那封说及六十本书的信以后，自己不敢写信给我——一直要到

再行等待。

这是些奇怪的家伙！他们首先使自己处于一种境地，詭計多端，以致对他们的鞭撻無可避免。于是我要以从机器上下来的神那样进行干涉，当施維澤尔的大会接受他所提出的承認“国际”綱領的決議时，我当好好地加以拒絕！自努連堡大会以来，威廉等对于“国际”的事件沒有采取过一种唯一的步驟，完全沒有做什么事，以致可怜的卢高的人们認為必須直接向倫敦交涉，那么，这一着更有必要。我認倍倍尔是有用的并干練的。他只是有一种特別的不幸，把威廉君看做他的“理論家”。

內中也表現那些家伙的疏忽和懶惰：他們至今沒有报告我一种唯一的事实，足以証明对施維澤尔叛逆罪等等的控訴。美妙的有办事經驗的人啊。

魯意的报在一星期前的星期日一期上載有对我们的決議和“国际协会”一般的大頌揚詞。

我接到了在栖格堡受适当委任的鞣皮匠人狄茨根的一封信。我一經答复，即把它寄給你。狄茨根思想的作品在梅斯納处——他保證后者的印刷費——出版，名为：“一个手艺人所叙述的脑力劳动等等。”

祝好。并問候丽子夫人和两个伴侶。

你的卡·馬·

(1) 馬克思修改为染污您們自己！

一二五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四月二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九年四月二日。

亲爱的摩尔：

好些时候以来，一只眼睛慢性發炎(輕微的)，故今天不能多

写,而且也只能做最需要的工作。

“丈夫思索,妻子掌舵”。昨晚整理了一堆“将来”给你,并有伯·柏克关于拉萨尔的东西,但今晨房间被扫除,我把它忘记了。此外,“将[来]”的文艺栏上载有卢高的事件。

威[廉]的愚蠢盖过一切。倍倍尔的恐惧的呼号真正动人。你在“将来”上会看到他在汉诺威的朋友们,即各邦独立主义者在吕涅堡的选举中对抗约克(拉萨尔派人),对国民自由派人投票的。无赖们对抗工人,大家都一致,但这并不动摇李卜克内西。我对于大的辩论是十分紧张的。

关于“伏格特”的事,我如处于你的地位,当直接写信给柏林的希尔士。于是你终于达到正当的来源处。

丽子较好,但还不能出外,并将大大地进补。拉法格夫人情形怎样?

竭诚问候。

你的弗·恩·

一二五九 恩格斯致马克思 一八六九年四月四日

曼彻斯特,一八六九年四月四日。

亲爱的摩尔:

阿蒲列加司和阿德格对罗德·琼斯自认为拟议中的“国民新闻”的共同所有人和理事,是怎样一回事?而罗德·琼斯突然授予自己一个这样领导的职位,又是怎样一回事?听说他将为这个创造中的工人小资产者的报的编辑。关于这一点的消息,愈早给我愈好,啓尔曼这驢子拿着计划书在这里挨户兜卖。

我的久拟迁移的正式大本营,昨天终于由多維街搬到摩[宁吞]街八十六号,丽子大为高兴,她昨天也是第一次再出外。

你关于小劳拉健康状况所听到的，为何在信中絕不提起。

竭誠問候。

你的弗·恩·

snieuntojown 是什么，你显然沒有弄明白，我願說給你听，就是星期六晚。但是怎样的？这是現在的問題。

一二六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四月五日

倫敦，一八六九年四月五日。

亲爱的弗利特：

你的 Snieunt (后面跟着的字母，我看不懂) 后面接着 jown，我弄不明白。我只能按照語源学，对你解释为 *lucus a non lucendo* (1)，而在丹麦文中 *snoc* 是旋轉，*jeon* 是平面的。

我祝賀你有魄力截断了多維街的臍帶。

劳拉又完全复元了。小燕妮“为着事务的緣故”，明天或后天回来。杜西在巴黎至少住两个月。你从附上的信可以看出，她很喜欢拉法格家最幼的富施特拉。

威廉、倍倍尔和施維澤尔間的口舌之爭，結局并不十分坏；因为在一万一千张票中，有四千五百张放弃对施維澤尔投票，这恰恰不是这位先生的胜利。

关于“国民”的事，柏林的恩格尔博士和布梭太諾博士也在它的共同工作者之列出現，所以它是一个死胎，或者像老韦尔納說的，是“躺着的死东西”。罗德·琼斯的职业是一个老裁縫，在一八四二年的一次罢工中已經出面。許久以来，就是合作的宣传者和大腹便便的人。阿德格和阿蒲列加司两人具有調解的狂癖和可尊敬的热忱。我們在总会相当地洗刷了阿蒲列加司的头脑。特别是关于阿德格共同工作的事，那从沒有超过計劃書上面的，而且人們

在这里嘲笑他那一方面只有同样書面上的支付諾言。

波拿巴主义的(直接和部斯特拉巴共同編輯的)“人民”因日內瓦新施行恐怖主义(在印書工人罢工的时机中)的緣故,在第二期上指斥我們的“国际”,同时并嘲笑我們沒有力量。倘若方法实在的話,把火山的爆發維持在一个同时这样触目并狭小的戰場上,自然是很好的。但“国际”时常这样直接陷入困境,像柏克等所干的那樣,沒有准备,沒有顧慮到战时財庫,沒有考虑欧洲好的或坏的營業时期,于是便受累了。我把“人民”有关各期于明天提出于总会后,会寄給你的。

奥柏文特已把他的报的計劃書送給我签字。每月出版两次,每季报費四十五个克羅截尔。我如把签字表送回去,那訂的是你一份,穆尔一份,波克海姆一份,我一份,我們要送三个戈尔盾的总数。单独的一——我所指的是一份——絕不能寄錢去。

附上“灯”、“鐘”和“警鐘”。

請把“将来”寄来,以便我得知国会的一点情形。

如有可能,也請把爭論棉花价格的曼徹斯特各报寄来。那位曼徹斯特自由派的代表先生,据說在斯它克波尔特等处的工人們中宣传或令人宣传,以便他們因此要求直接由政府在印度生产棉花,这是另一种形态的保护稅。

祝賀丽子夫人恢复健康。

祝好。

你的摩尔

希望你的眼睛發炎已經痊愈了。

(1) 沒有光的丛林。

一二六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四月六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九年四月六日。

亲爱的摩尔：

李卜克内西又有了愚蠢的幸运。六千五百对四千五百票的表决虽不是威廉的直接胜利，却是施[維澤尔]一种巨大的失败。“科伦报”说，施[維澤尔]大吃一惊，他虽预先宣布，如有任何一种较大的少数投票反对他，他将引退，但却十分谨慎，并没有这样做。

无论如何，施[維澤尔]对于裁缝王的权威的政治运动是受了损伤，而他在自己的联合会中的地位大为动摇。他还不是独裁者，但想这样做。特殊的拉萨尔主义的解体进程已因此开始，并且必定是迅速发展下去的。以六五〇〇：四五〇〇，或是分裂，或是放弃“结实的”组织和施[維澤尔]的领导。而在这种情形之下，李卜克内西的愚勇发生了良好的效果。他如同意在此等状况下的一种新的停战，虽则这已经是双方的第三次例子，贱民好斗而易和，但我也不能不承认它是坏的。

“将来”随即寄上。可惜上面对于国会有关工商业条例的辩论，报告得很坏。朗诵了施[維澤尔]关于社会主义的要求，而以一种声明作结束，即他是为着营业自由，一直和瓦根涅、米刻尔等等一样，比这更滑稽的东西是没有的。这完全是小孩子的胡说八道。倍倍尔的要好得多。

我今天把伯·柏克的东西寄给雷士纳。听说最近的“两周”有关于此事的一篇论文。

我将把有关施[維澤尔]和李[卜克内西]的“将来”寄给你，上面的材料如果稍微多一点的话，一定马上就寄；我猜李[卜克内西]对此即刻会有报告的。

你的弗·恩·

一二六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四月七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九年四月七日。

亲爱的摩尔：

杜西和小威廉的信奉还。后者对忠于他的原則，对一切事实表示最大的輕蔑。誰認事实稍微重要，“加以顧慮”，誰就是一个崇拜結果的人，是一个俾斯麦的信徒。所以当施維澤尔的“污秽的事物”像黑莓一样廉价，他对此并没有給我們一点事实，因为按照人民党的原則，对这一切事实只有一个重要之点，即威廉宣布它們为“污秽的事物”。因此結果也是，施[維澤尔]的污秽的事物非常之大，而对他的摩擦便按照同一比例一齐消失了。这个家伙的邏輯是和一种希望同样有趣的，就是他希望还老是由你来宣布，他应被称为光明的天使，而施維澤尔当被称为魔王。

他願以一个半格罗兴出卖一篇足有四五印张的論文，并且明白保證：沒有利潤，也是好的。“那位代表曾經說过：人們挾着武器和面包，一直去到中国。至于鞋子，他沒有談及。”威廉沒有說过，当人們以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成本价格出卖东西时，誰應該担負这种損失。

我还没有写信給梅斯納，对于李卜克內西冒险干的神奇事件，也不能責望他去做。威[廉]如果首先以一种了解的实在情况，考虑印刷費，确定一种合理的价格，并保證他能筹集印刷費，那我不能拒絕他刊印这东西；請对他說一声，他如能立即履行这些条件，并写信給我，我們然后願布置以后的事情。

Snieuntojown 是 sun-jown-to-jown，是 Sonn-abend-zu-abend（星期六晚）。

这个字使我伤足了脑筋，总之，这在西佛里斯兰文中是很困难

的东西。

貝黎对于由国家帮助种植棉花的煽动，在这里还没有十分公开地显露出来，使报纸上对此得不到一点重要的記載。但我下次将把普勒斯吞罢工的一些摘要寄給你，这是由企业家直接煽动，以便引起那里的工厂普遍的停顿。他们自己对于减时或完全停工不能一致，同时有些人要继续开工，另一些人对此发生愤怒，所以在他们中间恢复共同行动的唯一形态是一种罢工，因为对于减少工资的提議，沒有工厂主会反抗的。这些家伙对于每磅紗或布失去一至二辨士，显然有两年了，却不願停工或减时，最好是現在宣布减少工资百分之十，这就是說，每磅节省十分之一至六分之一辨士，成为一个严重問題！

竭誠問候。

你的弗·恩·

一二六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四月七日

一八六九年四月七日。

亲爱的弗利特：

附上小威廉的信。看后請寄还。关于“农民战争”，我应怎样回他的信？

斯特洛刚来了。再会罢。

你的卡·馬·

一二六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四月八日

一八六九年四月八日。

亲爱的弗利特：

我遵照你的意旨，今天馬上写了信給小威廉。我加上一句，价

格要超过成本才好，那怕只有一点点，以便将剩余去支付会员的个人会员证（每张一辨士）。因洛桑和布鲁塞尔决议的结果，凡代表们的委任书是由不纳帝国租税的人发给的，代表们即不准参加大会。

在“将来”上所載的，我最喜欢高等法院关于普鲁士臣民集会自由的决议。这压倒了法兰西的法院。这个渺小的啓耳喜曼连同他的渺小的批评家，是好的，并且是成功的。这个啓耳喜曼在几年前曾证明灵魂不死。然无论如何，他的著作并不是不死的。

附上的信表现了莱茵省的工人中对于巴门和易北菲尔会议的论调。施维泽尔已经忘却，当罗伯斯庇尔觉得自己的事业稳固，或可用断头台答复的时候，便不理睬控诉。但受贿赂的人决不以不受贿赂的人为模范的。

祝好。

你的卡·馬·

一二六五 恩格斯致马克思 一八六九年四月十四日

曼彻斯特，一八六九年四月十四日。

亲爱的摩尔：

索林根的信奉还，内中也解释了李卜克内西“在索林根和部晒得创办联合会”的夸张话。索林根的联合会已经存在，而部晒得的是由索林根人创办的。

“外交[评论]”上面关于克里特叛乱的论文，是许久以来内中最好的一篇，而乌尔卡特致佛阿·帕夏的信也是如此。但关于布纶诺在希腊报告中的声明，怎样老是不宣布来源，这就是说：此项报告或是写在一种官书中，那就不大可靠（除非是一种希腊的）；或是由私人的途径达到乌尔卡特的手中。假如以后要加以征引的

話，知道这一点是有趣的。这种声明和我向来所主张的完全一致，就是俄罗斯在通往黑海和拍罗脱的两条铁路没有完成之前，不预备作战。他们现在和发狂一样筑路，和发疯一样借款——自三年以来，约有四千七百万镑！这大部分是将来的战费。

依照这些讨论，倍斯特的确似乎是奥地利的帕尔麦斯顿，这中间也就伏着一种因素，使之加速行动。

爱喜和夫现在不寄“社会民主党人”给你吗？看一看施[維澤尔]近来在他自己的报上持什么态度，倒是最重要的。

你当已读过“两周评论”上对拉萨尔的一篇文章，并且看到你在文章中被视为拉萨尔的社会主义和其他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父亲。这个拉德罗是谁，如能使这个家伙在“两周”上对你的书写一篇文章，那总比没有的好得多。——孔格雷夫对赫胥黎的答复，是我曾经看见的东西中最无聊的、最愚笨的和最窘迫的：如果这是孔德主义者最大的智慧，那他们可直截了当地让人把自己埋葬起来。

我的眼睛还老是不能多用，昨晚就灯光看书太多，今天感觉又不大如法；因此带住。我们于星期六接到杜西一封很愉快的信。

竭诚问候你的夫人和燕妮。

你的弗·恩·

一二六六 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四月十五日

伦敦，一八六九年四月十五日。

亲爱的弗利特：

小燕妮于星期三回来了，很健康。她们的回航遇着大雾，船几乎搁浅。

你从附上的威廉手条首先可以看到他对我询问他斥施維澤尔

的“污秽的事物”的答复。在“政治上的”，只有附上的两种有关选举的事。你必须把这条子寄还，因为在威廉方面要索回，这似乎就构成他的全部的政治“控诉材料”。

拉法格已把他的“共产党宣言”的法文翻译寄给我，我们当通看一遍。今天把稿子邮寄给你。首先是这件事不用急。我并不愿拉法格过早地灼伤手指。这东西如果迟早要在法国付印，那个别的部分、如关于德意志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当大加减缩，因为它们在那里是引不起兴趣的。

现在回到对威廉的商业上去。我如写信前去，你在什么条件之下，愿把“农民战争”给他。他写信给你，说亚卡利阿斯（不知道这件事）报告他，你愿把这东西寄给他，而他没有履行你所提出的条件。他更来信对我说，他欠亚卡利阿斯三十达列有半年，我当预为付还，因为他“以名誉为誓”，在一个——无定的——时期内偿还。我绝没有这种企图，因为我已把比此数更多一点的钱借给我的朋友杜滂了。

拉德罗是律师，“旁观者”的一个主要的撰稿者，主张合作社的人，为孔德主义者坚强的、坚决的仇敌。因为和畢士烈、哈礼孙等共同工作的关系，他公然退出我们的“共和”。他曾将他的小册子送了几本给我，是琼斯·罗德或罗德·琼斯——像那个裁缝时常这样称呼的——的朋友。自我看到“两周”有关的期数后，几天前把我的最后自用的一本“资本论”送给他了。（领收证附上，第一号。）我自然知道他能读德文书。同时寄去一信，他在论文中首先让拉萨尔在德国宣传我的原则，其次让我在英国宣传拉萨尔的原则，我在信中开了一些玩笑。（答复第二号。）我希望经过这种媒介，我的书得在一种英文报上提及。拉德罗同样是李嘉图的大崇拜者，这在穆勒已经把一切弄脏的今天，要算是例外的了。

今天偶然发见我们家中有两本“拉摩的侄子”，特寄一本给你。

这唯一的杰作将重新给予你以享乐。老黑格尔对于这書說道：“他們自己覺悟的和自己流露的意識的分裂状态，是对存在以及对整体的迷惘和对自己的一种譏笑；同时它是这整个迷惘还辨認得出的痕迹。……它是一切关系的自行破裂的性質，并且是同一关系的有覺悟的破裂。……在回到自身的那一方面，一切事物的虛浮是它特有的虛浮，或者这是虛浮……为激动的自我意識，但知道这是自己的迷惘，而在同一事物的这种知識中，它已經直接超脫这一点了。……这个世界的每一部分在其中所表現的是，这一部分的精神宣布出来了，或者由它对精神說及，并說出它是什么。这种公正的意識（这是狄德罗在問答体中給自己的任务）每一刻都具有一种不变的性質，并且是一种未受教育的缺乏思考，不知道它同样是干反面工作的。但迷惘的意識是反面的意識，而且的确是絕對反面的意識；这种概念是这种意識中的主要东西，它集合思想，此等思想对于誠实性相隔很远，而总念的語言因此是巧妙的。所以从自己并超过自己精神的說法的内容是一切概念和实在的反面，是对他自己和他人的一般的欺騙，而說出这种欺騙的無耻状态正是其中最大的真理。……这种說法对那安靜的意識——它誠实地把善和真的曲調置于声調的相等性中，这就是說为这种曲調作譜——表現为‘智慧和癡狂的一种蠢态’等等”（接着是从狄德罗引出的地方）。

比黑格尔的評释更有趣的是朱理斯·札囊君的，这你会在这小本子的摘要的附录中找到。这个“海中的紅衣主教”在狄德罗的“拉摩”里面失去道德的要点，因此由于下面的發現，使这事件有了条理，即“拉摩”的整个反面是出自他的厭煩，不是一个“生成的貴人”。他在这种基础上所堆积的科策部的垃圾，是在倫敦以动人的表情演出的。从狄德罗到朱理斯·札囊确是生理学者所称的退步的变态。这是法兰西革命前和路易·菲力普下的法兰西精神！

关于布綸諾的声明的来源，我将問一問科勒特。如果这东西出現于英国“蓝皮書”里面英国的雅典公使館的一封信中，我絕不認為奇怪。布綸諾类似的东西，我在一八三九年的一本“蓝皮書”关于叙利亚—埃及的事件中看見过。

爱喜和夫时常将施維澤尔的东西較大的数量寄給我。他也許馬上就要来。

吞噉君关于資本和劳动刊印一本厚厚的書。我还没有看到，只从“每日新聞”上的撮要中知道他說，資本的消灭在远的将来，是以和劳动分离的势力，逐漸消失的。

对于你的眼睛要当心啊。

祝好。

你的卡·馬·

一二六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四月十六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九年四月十六日。

亲爱的摩尔：

拉德罗的两件和“污秽的事物”两件奉还。你只将威[廉]給我的几行寄来，并没有把給你而和你有关的寄来。威[廉]所能做的如不过如此，那他在巴門的經過不比这更坏，却是奇怪。我在几天之内，把“将来”关于大会的报告寄給你，此等报告刊出很迟，由此表現施[維澤尔]的联合会的基础已有强大的准备，即沒有威[廉]，反抗也是会爆發的。

拉德罗的通信很有用处。

收到“拉摩”，至为感谢，这会使我得到許多享乐。我为着终于使眼睛早日复元，現在几乎絕不看什么东西，而我的工作也只限于眼房間的。

威[廉]要是相信，我对他这样無定的說法，便把“农民战争”寄

去，以便他以后突然来叫喊，如不送多少多少錢去，最后的書頁即不能付排，那他就大錯了。他的信恰恰是愚蠢的，而他对你期望付以報酬，是無耻的。

这里拿薪俸的警署推事福勒即当时把飞尼党人縛在一起，带至法院的，他已經放弃了他的职位。这就是說，他遺弃自己的妻子，連同两个孩子，和四季治安法庭庭长的妻子米倫（死去的富裕的銀行家布魯克斯的女兒，她有权支配的財產价值有八万鎊）潜逃了，而在她一方面也留下五个孩子給她那亲爱的丈夫。这在市民中引起了大驚駭。

祝好。

你的弗·恩·

最后这件事只是用字源来解释：fowler（福勒）来自fowl = Vogel（鳥）。

一二六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四月十九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九年四月十九日。

亲爱的摩尔：

李卜克內西的信奉还。我为着“农民战争”的事，已用严格的商業方式写信給他，会听到他对于报的亏空和小册子印刷基金的充裕怎样調和起来。

拉法格的手稿在这里，我还不能看，并且也相信，他首先应經過他的考試。

科倫伟大的忒斯馬現在这里，在谷謨拍特和博洽德的面前，用忒馬的名义自我介紹，但已經承認是忒斯馬。“将来”有一期載有因侵吞通緝他的事，你如能把这一期寄来，請照办，否則我必須写信給司乃得。

你的弗·恩·

另一个奇怪的人祝贺博洽德为“‘新莱茵报’的编辑”，后者会因此人亲自写信给你的。

一二六九 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伦敦，一八六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亲爱的弗利特：

约自十二天以来，我受我那老肝病的折磨，十分可怕。我狂吃谷谟拍特的旧药，但至今没有结果。因此，精神方面完全麻痹了。这种状态是逢春发生的。如果不能安全度过，此后便要出现脓疮。所以请问一问谷谟拍特，他是否知道替我开一张任何新的方子？一星期来，我没有抽烟。这就足以对你说明我的情况。

替博洽德找报告，我要在几天之内才能从杜滂得来。“将来”我找不着。

附带说一句！那个新的“低级斯提柏耳”现在编辑“赫尔曼”，叫做或自称海涅曼“博士”，假装来自曼彻斯特。你知道他的什么吗？易北菲尔有价值的“喜尔曼”已经写信给我。我于星期一把他的信寄给你。他埋怨李卜克内西再度对施维泽尔停战，因此丧失了胜利的果实。值得尊敬的喜尔曼是一八六七年施维泽尔的对工人候选者。因此有那么些眼泪。

祝好。

你的卡·马·

一二七〇 恩格斯致马克思 一八六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曼彻斯特，一八六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亲爱的摩尔：

对于你的肝脏尤其有用的，是换一换空气，改变向来的生活方

法。因此馬上做一件正确的事，即立刻乘火車来这里住一、二星期。我頗有許多閑暇的时间，我們可以踏踏實實地一起跑跑路。于是你也可以讓谷謨拍特診察并医治，但为着顧到你的“情况”，可不邀請他“吃茶”。这样，你在短时期內又会新鮮活泼，适于工作，而在少数星期之內能够做多于这种状态中几个月的工作。所以明天請把电报寄到貨棧告我乘那次車来，并于晚間来此。这是最簡單的方法，确能治好你的病。

你的弗·恩·

一二七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一八六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亲爱的弗利特：

承邀請，至为感謝。但我此刻絕對不能离开。妻咳嗽很厉害，我要加以看护；她如适宜于旅行，她即往巴黎接杜西。我也許携杜西同来。

此外，本星期要处理国际的事件，沒有我是不能进行的。

末了，我虽情况不好，必須弄完一些稿件的頁数，因为不是对付一个新的对象，而是在一个固定的题目中間干，停止了以后，总难得接下去。

然不管这一切怎样，我如不比較好一点，自然必須中止工作。

明天再詳。

你的卡·馬·

一二七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五月一日

一八六九年五月一日。

亲爱的弗利特：

附上致我們的比利时秘書的信，你从附上的法兰西的支部机

美报“蝉”上会看懂的，这个支部在布鲁塞尔组织一个类似的机关，在日内瓦组织另一个（将来委员会），一共不过几打人，是在匹阿领导之下的。

我妻还是很不舒适，但打算能于下星期二前往巴黎。

现又恰在托马斯之前，这就是说，在邮局关门之前。我想明天终于能够详细地写信给你。

祝好。

你的卡·馬·

一二七三 恩格斯致马克思 一八六九年五月二日

曼彻斯特，一八六九年五月二日。

亲爱的摩尔：

你如果不是让我等待“明天再详”，那我早已写信给你了。

我希望你的夫人在美丽的天气中好了一些，旅行不会使她受到损伤的，更换空气对于这种由喉头刺激所引起的咳嗽，大都有很好的效力。

你可以想像，你要带杜西来的消息在此间引起何等的欢欣，你现在已经允许了，无论如何，必须把她带来。但她也许要在你来的几天才能来，那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可以在车站接她。你为着健康上的顾虑早点来，这是可以的。你的情形怎样，没有写明，我要是处你的地位，不管其他一切，来得越早越好；在每天可以治疗的时候，你为什么要让这病变成慢性的，因此长受痛苦呢？

竭诚问候你的夫人和燕妮。

你的弗·恩·

“蝉”并没有寄来。

一二七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五月七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九年五月七日。

亲爱的摩爾：

你的肝病似乎恶化了，以致看不到并听不到一点消息。情形怎样，你們几时来？你的夫人又好了嗎？

威[廉]沒有回信。我完全以營業方式写信給他，所以他不能再說謊話了。他如不馬上回答，我們必須看看，給愛喜和夫去印罢。这人，这就是說，威[廉]⁽¹⁾似乎也不会有信来的。

一批“将来”今天付邮，比利时的信奉还，謝謝。在大陆上的人們似乎到处信賴国际怎样开始發动罢工，却絕不想到怎样充实一般的战斗金庫，这是奇怪的。

希望明天那多多激动的“明天”終于会来到，而你也“終于”讓我听到你的稍微詳細的消息。

威廉在关于工商業条例的辯論中，只表演一个十分可怜的角色。一切提議不是出自施維澤尔，就是出自倍倍尔，威[廉]乖巧地緘口結舌，因为这里是要有确切認識的。如果施維澤尔証明禁止星期日劳动=工人消費的增加=工資的提高时，也是好的。

竭誠問候。

你的弗·恩·

(1) 威廉·愛喜和夫

一二七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五月八日

一八六九年五月八日。

亲爱的弗利特：

你对于我的頑强的沉黙的主要点解釋得对，即由于肝病。然

却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偶然事件。首先是我妻很不舒适。当病略好一点时，她即于本星期二去巴黎，但达到那里时完全聋了。巴黎竟恶作剧，完全依照伦敦的天气转变。这里下雨，那里也是如此等等。第二是爱喜和夫来此，现在还在这里。而且的确带来一个第三者，即一个柏林工程师兼商人和银行家。为着一个已在东普鲁士被特許的銀行的發行事宜，在这里找名单，似乎也可成功。末了，發生了比利时的屠杀。自一切角落里都涌现宣言以后——你从附上的各报会看到的——总会对此真正重要的事件說話，畢竟是必要的。我被推为宣言的編輯人。我要是拒絕，这事即落入亚卡利阿斯的手中，他对于这样指示的文書是不相称的。所以我只好担任。以我現时的肝病状态来草这种英文的东西——因为这一类的文件須有某种修詞的体裁——已經很困难，加以以后还要把它弄成法文，真是痛苦！但“紧急不顧禁令”，我把它写成法文。我起初本想把这东西的英文原文寄給比利时人，但我們的比利时秘書伯納特（出生为法人）在集会登記的長老⁽¹⁾（本星期二）面前說明，比利时人只是半懂英文，并且完全不懂法文，如讓他們去翻譯，那不如把这东西留着不寄去。因此我只好讓步。你会享有在两种文字中看到这东西的快乐。我对德文的翻譯不解意，所以讓給亚卡利阿斯君，此外，他还获得一种金錢上的利益。

人們要是用今天寄給你的“外交評論”上烏尔卡特君那样的法文去款待公众，那無論有無肝病，法文的写作的确是非常容易的。一种这样的胡說八道——就是伟大而显貴的哥第薩的原本样子也不能和它相比！

自我妻出游后，我本可以馬上來你处，而且我把这可詛咒的行尸走肉早些安排之后，的确有時間起程的。可是小燕妮乐得母亲去巴黎，短时期不在家，便完全來支配我，并放縱起来。所以我必須留在家中！講到小燕妮，她以为你無所不知，因此希望从你知

道：阿尔卑斯山俱乐部的“厄克塞尔西阿”君为什么不娶“克拉刺·味勒·得味勒太太”？

关于那个法国人——博洽德讓他的第二个女兒来問我——我花过許多時間，現在才知道他是一个流浪的無賴，在“螢”——一种很低級的猪仔报——中的确只有一个低微的位置。这报把消息通知那医生的教士或教士的医生。

請把关于曼徹斯特的海涅曼博士——“赫尔曼”上的“低級斯提柏耳”——的事告訴我，不要忘記。

講到威廉。爱喜和夫为着“穆內·穆勒”已給亚卡利阿斯十鎊的報酬（我相信爱喜和夫是挖了自己的荷包），并以信任的口吻告訴我，“穆內·穆勒”这东西付排了，現在却放在萊比錫的印刷人处不动，他恰恰要求两倍于威廉君所确定的印刷費。所以你的步驟在預感上是正确的。梅斯納在两个多星期前来信說，他要着手干，但沒有这一类的东西。这就太过火了一点。

据爱喜和夫的报告，德国現在流行着信用的欺騙，并表現財政的腐朽，就各較高的階級講，其他的一切都不在意了。关于柏林的工人情况，他說明他們是至德国中最穷困的。就是达到那里的人也馬上被城市的情調和“廉价的”小享乐完全腐化了。俾斯麦、邓克尔、舒尔慈-德里支和瑪克斯·希尔士博士在这一方面都互相爭执，要获取优势。

老哈慈費尔德的虱子麦德是从前流浪的临时演奏者和演說者，是一头完全屬於流氓無产階級的牛。

哈张克列弗甘为施維澤尔的俘虏。爱喜和夫十分贊美倍倍尔。

在波士頓的哈尼——現任馬薩諸塞民主国（这些人还老是正式称“民主国”，而不称“共和国”）內务部的副秘書或这一类的职务——寄来一鎊會員費給国际的总会，同样有一封信，內中很关切

地探問你。他又說我該送他一本“資本論”。他希望在紐約找到翻譯的人和出版者。

一个法国人翻譯过黑格尔和康德的各种著作，写信給拉法格，願把我的書譯成法文，但需六十鎊的報酬——这是何等的梦想，此外，他并提出一个書商。

此地波拿巴主义者的机关报“国际”竟無耻地宣布“国际”总会的主持不复在倫敦；領導权現轉移到巴黎“一个地位很高的人物”的手中去了。

为着充实比利时人捐册的事，您們如也能从曼徹斯特替我們寄一点东西来，而且的确馬上就寄来，那就很好。

附带說一句！国会調查委员会的委員在关于农業兒童僱用的报告中（两卷先出，报告一和口供紀錄），对于他們先行寄出的摘要，有掠夺公地工人的各种事件，完全和我所說的意旨相符。

竭誠問候丽子夫人、欽格·柯尔或科尔和約利迈耶。

你的摩尔

(1) 罗馬上議院議員的称号。

一二七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五月十日]

亲爱的摩尔：

信和两种来件均收到。感謝之至；急切附上一鎊邮票，作为我們这里給您們比利时捐款的明天會議之用。爱尔兰的小册子在这里引起巨大的激动。請問一問爱喜和夫，“农民战争”能否由他的兄弟付印。梅斯納显然有些畏惧。

我們这里發生了最美丽的工業危机，不管怎样减少工作時間，还老是生产得太多。工厂主对于减少工作時間和停工要趋于一致的唯一方法是——工人的一种罢工。两个月以来，現正在这一方

面有計劃地活動着。在普勒斯吞的是第一次的嘗試，現在跟着來的是東蘭開夏的減少工資百分之五。工人如接受這一點，那一种新的減資又來了，如此繼續下去，一直到他們同盟罷工，因為只有取決於此事。这个种类的罷工，忠厚的瓦茨在他的小冊子中絕不提及，這是有良好理由的。

您們几時來？

你的弗·恩·

一二七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五月十四日

一八六九年五月十四日。

親愛的弗利特：

我妻要到下星期才回來，所以我不能于适当的時機到曼徹斯特。

愛喜和夫子昨天離去。關於“農民戰爭”，他的提議是，由他的兄弟來付印，在下屆書商市集時，于扣去他的經手費和費用後，把余數付給“國際”。他說：就他的兄弟講，你可視此項提議為確定的。

講到“伏格特先生”，李卜克內西在柏林被捕時，留下的一切都是亂七八糟的，他被驅逐時也沒有整理。所以他也“記”不起“伏格特”是怎樣處置的。愛喜和夫終於發見，一個舊書商自兩年以來，把這書列在他的出售書目中。这个家伙叫做基普夫邁耶，他前去接洽。這人將一切都賣去了，“同樣記不起”這些書怎樣落入自己的手中。所以李卜克內西對我們所說的，如用溫和的話表達出來，一切都是詩。

此地的豬仔報！它們不僅像一個人一樣，把我們比利時的文件的每一個字壓下不提（反之，在它們上星期故意全部刊出一些無

聊的、依瑟瓦尔的意旨作成的、也許是由布魯塞爾特別委員會的“警察委員”草拟的文字后)，而我們給美国劳动联合会的宣言（由我起草、本星期二通过的）虽反对美国和英国間的战争，它們也同样像一个人一样，压下不登。因为內中有这些流氓所不喜欢的东西。

祝好。

你的卡·馬·

一二七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五月十九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九年五月十九日。

亲爱的摩尔：

在这种坏天气下，你上星期沒有来，我的确要祝賀。但这一次你一定要来啊。

关于“农民战争”，面談罢。

关于比利时的宣言，很好，致美国人的还要好。我是在“蜂房”上看到的。

請把一八六六年普魯士陸軍參謀部的报告两分册带来，我必須把它們和奧地利的比較一下，因此会發見普魯士美妙的夸张。

您們几时来，請讓我立即知道。同时，肝病大概也好了一些罢。

邮局关門了。

你的弗·恩·

一二七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一八六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亲爱的弗利特：

杜西和我妻子星期三由巴黎回家，我打算明天和杜西来曼徹

斯特。同时，此事曾因一种經濟上的阻碍，几乎成为不可能。

燕妮、杜西和太太前后往游巴黎，以及因此作的必要配备，自然促成我的另外支出。第二，由于种种状况有一种不幸的凑合，汲于我十四鎊的总数，这是绝对不可避免的。杜滂是此地的人員中最干練的一个，不仅失業，而且他的妻病得要死。他是一个十分謹慎的人，除極端紧迫外，从不向任何人借錢，并且很有責任心，随时偿还。因此我借給他六鎊。旋来了雷士納，因妻子久病之后死去，陷入大困难中。我自己在一个长久的时期中是他的債務人，更不能予以拒絕。又是五鎊。末了，有价值的李卜克內西写信給亞卡利阿斯（在对此事写信給我，沒有成就之后），要向我接洽一种預付。我对亞[卡利阿斯]說明，我已經拒絕了威廉。但亞[卡利阿斯]嘆起气来——而且这事是确实的——說我如不預付他至少两鎊去清償所欠的房租，他是会被驅逐出屋的。这一点也照办，同时写信給威廉，他須还我。所以十四鎊脱离了荷包。虽是这样，我的手中还有十五鎊。但昨天城內某个德倫格勒（这名字就是預兆），持有紐約的喜慈克君一封信，这人于十三年前借給我十五鎊，因侵吞款項，突然离开倫敦（他运送移居国外人去紐約）。現在重新出現，提出旧的金錢要求，由于他亏空款項，我本認為这是了結了的。然在此期間，他已和海村君友善，我尤其要履行契約，如拒絕償付，后者会准备来对我搗亂的。所以我被挤干了。

福克思于五天肺病后，在維也納死去了。遺下他的家眷，陷在困苦之中。关于此事的書信由維也納寄到了我这里。福克思的母亲（笔名彼得·福克思，真名是彼得·福克思·安德烈）是一个富有的妇人，但半因他娶了她的侍女（現在老了），半因他的無神論，完全遺弃不顧。我現已向她接洽，并威吓她說，如不給东西，將替她的兒子在倫敦公开地募捐。

梅斯納于一星期前寄了一印张“霧月十八日”給我，并在信中

說，現應“迅速”進行。但第二印張還沒有來。他似乎要把這件事尽可能地延長下去。

祝好。

你的卡·馬·

一二八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親愛的摩爾：

附上所允諾的三張五鎊鈔票的第一個半截，其它的半截附在另一信中，我于郵局關門後才發出，所以要于第二次郵班達到。您們星期二乘那一班車來此，請即告我，以便我到站迎接。

尤斯頓方場 九點開 二點 到

一〇點開 三點 到

一二點開 五點三五分到

欽格·克羅斯，大北

一〇點開 三點一〇分到

一二點開 六點 到

聖·判克刺斯，密特蘭

九點開 二點四〇分到

一〇點開 三點 到

我希望您們至遲于三點鐘達到，我們還可共同進餐。天氣也已經改變了，顯得美麗而溫和，我不再坐在火爐旁，今天第一次坐在打開的窗子旁邊。

竭誠問候你的夫人和小姐們。

你的弗·恩·

一二八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六月十六日

一八六九年六月十六日。

亲爱的弗利特：

前天乘过五点钟的火车后，准确达到。在曼彻斯特（我所乘的火车路线）必须买曼替士镇的车票。那立刻可到我的住所。圣·判克刺斯是较远的一站，更在城内。

昨晚已出席国际。巴黎有信来。我们的人有三、四个（繆拉、發林等）被捕。他们写信给我们说，蠢小子的诡计破坏亭榭等等，是由警察的代理人执行的，大家安然听任他们去攻击没有参加的公众。这是针对公众，要引起一种“流血事件”。

你们的行李箱今天寄回。你在箱中会找着你的一同旅行的信袋，同时我的一个笔记本子却留在曼彻斯特。

竭诚问候全家。

你的摩尔

一二八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曼彻斯特，一八六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亲爱的摩尔：

不知你们那里是否也像我们这里一样，有十分美丽的天气，但阳光离开我们很快，就是最长的日子，也必须于下午四点钟点起瓦斯灯来。加以当人们不知道是日間还是夜間的时候，只有鬼去写读。

杜西很活泼愉快。今晨全家去买过东西，明晚她们要去看戏。“赫尔曼”和“多罗塞亚”，她全都看过，但因单纯的庸俗人的胡说八道，费过不少气力。我现在给她看新版的“厄达”，内中有些美丽的

故事；以后她可讀旧版的“厄达”里面的“西古特”和“谷德綸歌”。同时她很勤勉地練鋼琴。我又和她同看丹麦的英雄传。

拉薩尔派的半陰陽人系和完全女系已經結合起来，这就是威廉的整个成就！他已經探出了正确的东西。施[維澤尔]自然会再当选——这事件是在輕率中干出来的——于是他又是普选权的当选者。威[廉]对于这种結果也保持一种頑强的緘默。

你寄給我的东西是一个完全奇怪的“鷄奸者”。这确是極端违反自然的暴露。这些鷄奸者开始在估量自己，并發見他們在国内形成一种势力。只是缺乏組織，但此后，这种組織似乎是已經秘密存在的。他們在一切旧的、甚至新的党派中，有从罗西格[?]到施維澤尔这样重要的人在內，那他們的胜利是不能免的。現在叫做：“对身体前面的窟窿作战，对身体后面的窟窿保持和平。”我們已經太老，在这个党胜利之中不必怕要把身体做胜利者的献礼，这真是一种幸运。但年輕的一代呢！此外，如果一个青年男子走出来，把秽行变为一种理学，并且請求：干，如此等等，这也只在德国是可能的。可惜他还没有勇气公开地自認“这个”，在公众之前，还老是必須“从前面”作战，也不是“从前面直入”作战，如他有一次由于疏忽而說的。但只是等着，直到北德意志的新刑法承認屁股权，那他就完全改变了。我們这些可怜的人是习惯于从前面行动的，带着我們对妇女具有的幼稚的傾爱，那时我們就糟了。当施維澤尔需要什么的时候，这个特别的绅士誘致关于高等和最高等鷄奸者的人物，为他的精神上的同道，的确不难的。

瑟勒麦于星期末經過格林斯必和鹿特丹前往德国住四星期。

这里的棉花工厂从今晨起停止罢工，奥尔丹們又已出現。所以生产过剩再也沒有限制了。

邮局关門了。竭誠問候。

你的弗·恩·

一二八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六月二十六日

一八六九年六月二十六日。

亲爱的弗利特：

收到九十鎊鈔票的第一半截，特此通知并致謝。

附上給杜西的信两封。必須答复短肘的科勒特。

可惜爱喜和夫的信明白表現他的兄弟是畏首畏尾的，特附上。現在应怎样办，望来信告知。

最后的校样终于收到，并已寄轉去，序言也同样寄去了。現在証实拖延是出于两种理由，一、萊比錫的威根君是排印人，二、梅斯納君方面，对这个萊比錫人配合不来。在事实上他相信我已直接从萊比錫接到最后的頁数几星期了。德意志的懶惰病！

高貴的威廉深深保持緘默。

天气今天终于好轉了。

我已接到美术协会于七月一日在墨星吞博物院开坐談晚会的邀請。这只是一年一度，整个倫敦的貴族从宮廷以下至某某等都参加。小燕妮将看到这一群。

再会。

你的卡·馬·

当重行整理我的書架时，洛士佛科的“回想等等”小的旧版本又落入我的手中。匆匆翻閱一下，發見：

“重量是身体的一种秘密，創造出来去掩飾精神的缺陷。”所以斯騰剽窃了洛士[佛科]！

更美妙的是：

“我們是充分的強健，足以担負他人的憂患。”

“老年人喜欢給予良好的教訓，因此得到安慰，他們更不能表現不好的榜样。”

“君主造人和造硬幣一樣；是依照自己的意志規定它們的價值；而人們被迫按照它們的行情、不是按照它們真正的價格去接受它們。”

“當負擔脫離我們時，我們便以一種信念來諂諛自己，即脫離負擔的正是我們。”

“謙恭是心靈的不經意與怠惰，和貪名譽是它的活動與熱忱一樣。”

“我們對於厭倦我們的人，常加以原諒，而對於我們厭倦的人却不能加以原諒。”

“情人們集在一起不覺得討厭的事，是他們老是談到自己。”

我於本星期三參加了厄克塞忒大廈的工聯會。畢士烈回憶六月的日子（那是六月二十四日）等等，真正作了一次有名的極端凶莽的演講。各報自然把它殺掉了，這就是說，壓下不登。他對此犯了罪，談到英國的新聞記者，十分鄙視。

一二八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六月二十七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九年六月二十七日。

親愛的摩爾：

急忙附上鈔票的第二半截。請用我和杜西的名義對燕妮的兩封信致謝。我明天或星期二再詳細寫信給你，并把愛喜和夫的信奉還。但在德意志的工人中，他們如找到一個出版人，而此人即不能生存，這是一件臭事。

我們大家竭誠問候您們大家。今晚在茶會中，撒姆·穆爾被宣判，由杜西享以食品，她給他一塊塗上糖漿的奶油麵包，并把糖漿塗在他的鬍鬚上。這是最新的新聞。

你的弗·恩·

一二八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七月一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九年七月一日。

亲爱的摩爾：

烏拉！今天对甜蜜的商業宣告結束，我是一个自由人了。因此，我昨天也和可爱的高特弗里德把一切主要的事件办妥；他已完全讓步。杜西和我今晨在原野中作长距离的散步，借以庆祝我的第一个自由的日子。此外，我的眼睛好得多，稍加爱护，大概馬上会完全复元的。

清算和律師們大約还会使我稍微紧张几个星期，但这不致再像向来一样，要丧失許多時間的。

畢士烈似乎真正在自我改造。你試想，当他那晚在你那里时，英国的報紙对他还怀有何等的敬意啊。

爱喜和夫的信奉还。威〔廉〕現在似乎躲在他的后面来求原諒。同时，在施〔維澤尔〕和威〔廉〕之間的斗争又宣布出来了，而在全德工人联合会中有反抗的事發生。但我們应祖护威〔廉〕和人民党，这畢竟是一种良好的責望。讀物或其他东西对于威〔廉〕如果有点帮助的話，那应介紹“宣言”关于工人党的地位的讀物給他！这种爭論的确会表現一些有趣的胡說八道，我很想知道它的經過。施〔維澤尔〕对于他的队伍像一群羊一样讓他兜售的期望，的确是巨大的。

我認定你在星期日已經收到鈔票的第二半截。

爱尔兰的代表們在穆尔的提議中的行动又是可怜的，布魯司君又有趣地丢丑了。

就爱喜和夫的報告看，为着把你的書通俗化起見，究竟是否应写信給梅斯納，我很感疑惑。你对此有何意見？無論如何，当五个

格罗兴的书已经不行销的时候，八至十个格罗兴应更难进展。这里只有一——二印张的小册子卖两个半格罗兴的，能有办法，这是要做的一种工作，却不能给梅斯纳。你以为怎样？你或者愿意把它保留作为当面的口约？因为你总是要到德国去访问梅斯纳的。

燕妮大概和她的高贵的门罗们到海滨去了？

我们竭诚问候你们。

你的弗·恩·

一二八六 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七月三日

一八六九年七月三日。

亲爱的弗利特：

你从埃及的监禁中逃出来，特致最大的祝贺！

我对于这件事的光荣，已“多喝了一杯”，但是在深夜，而不像普鲁士的宪兵们是在日出前。

附上威廉的内容丰富的信。你会看到他突然以我的监护人自任，我“必须”做什么，一切和每一种都替我规定好了。

我必须去参加他们的八月大会，必须在德国工人中露面；必须马上把国际的卡片寄去（在它对此事两次询问，经过三个月，没有回答之后），必须修改“共产党宣言”！必须前往莱比锡！

他在同一信中抱怨不能偿还那两镑（这是我交给亚卡利阿斯转他的），却要献纳我往德国的旅费，这不是极端天真吗！老是原样子啊！

他对于你似乎怀有道德上的愤怒。我已经回信，说他误解了你的信。这个人完全不了解，意志和业务的执行绝不是极端对抗的，如他在他的报纸的管理中所采取的，而他人如不愿招致嫌疑，也只好这样做。

我們的威廉是多血質者和說謊者。所以在描写对施維澤尔的胜利中，确又大大地夸张一下。然無論如何，这事件也有一点影子。施維澤尔在他自己的联合会中如果不發生震动的話，他是不会退到哈慈費尔德的教堂中去的。在另一方面，他是因他那最后政变的愚笨表演，促进了一般的解体。我希望，因这事件的結果，德国的工人运动終于脫出拉薩尔的幼稚病阶段，而它的残余会墮落为單純的私派信徒的孤立状态。

現在講到威廉的各种“絕對命令”的事，我以下列的方式予以答复。

我在德意志工人中露面一点，觉得絕對沒有必要，我并不出席他們的大会。他們如果真正加入“国际”，并已有了一种像样的党的組織——努連堡會議已經指出，單純的諾言、傾向等等是怎样不可信啊——逐漸会找到机会的。尤其要明白理解的是，这种新組織对于我們不得为“人民党”，和不得为拉薩尔教堂一样。我們現在倘若来，那我們說起話来，必須反对人民党，这对于威廉和倍倍尔是不适当的！他們——不可思議——如果自行承認这一着，我們必須把我們的重量直接投在反对施維澤尔等的天秤上，而不是要表現这种彻底的改变为工人自己的自由行动。

关于“宣言”的处理一事，我們只要看到他們大会的決議等等，一定会加以考虑。

他应保留他的两鎊，并不要为我的旅費操心。我称赞他們反对柏克的事。

对上面的事就只有这許多。——

至于梅斯納，最好是我和他面談。此外，你如有工夫（特別是不妨碍你的眼睛）完成一点东西，那么，有稿件去进行交涉，比沒有要容易些。就我所知，梅斯納喜欢五印张而不太喜欢二印张的書，如他自己对我說的，小册子愈小，它們的販卖便愈麻煩。

你对于有道德的葛萊斯頓和奧味梭得的清教徒伯賴脫以及革尼等等的行为有什么意見？

布魯司因摩耳德关于射击的宣言也是美妙的，这件事并不像曼徹斯特各报所报道的那样無罪。所以治安条例用不着宣讀出来。只要無俸給的官吏中任何一个猎狐者对軍官喃喃說一下，予以刺激，就够了。而且这也不是必要的。兵士們可用他們的来福槍自衛(判断它的必要，取决于他們自己)。但武器条例也应取消，而每个人对兵士自衛，可以使用他自己的来福槍。

革尼事件或內閣在这事件中所持的态度，同样在摩耳德事件中所持的态度，末了，大臣和拉木达的欺詐以及反对工联提案的其他牧猪狗；已把葛拉德士吞和伯賴脫的威望，在倫敦的工人中确切破坏了。

劳拉患病两星期，躺在床上，現在該复元了。他們已把住所退租，于十月迁至空气較好的地方去(蒙馬特耳或那一帶)。

竭誠問候您們大家。

摩耳

一二八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七月六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九年七月六日。

亲爱的摩耳：

威廉的信奉还。他叫你一切必須，必須，必須，簡直是發瘋了。但常是老一套。当他和施[維澤尔]陷在爭执中时，老是向你呼号，予以帮助。这事也会愈来愈多的。

希望你为着巴塞尔大会，已經对他說出眞話，就是眞正贊成的人的代表才准出席。他和倍倍尔为着形式上的欠缺，必受排斥，这是糟糕的。

講到我的信，他對於“是非難而不是金錢”的嗟嘆，和俾斯麥的抱怨恰恰相反：當他的捐稅被拒繳的時候，他說，我的先生們，我們要求的是麵包，您們給我們的是石頭。使威[廉]君十分“憤怒的”一點，是他在同一信中怎能對我說，他有錢刊印“農民戰爭”，而沒有錢辦報的問題。還有一層，一年半前，這報就已經“巩固”了，現在却還是入不敷出，這是怎樣一回事？威[廉]君對於這一點完全默不作聲，只是在道義上懷怒，說我使他想起當時由他答應給我、并自願立刻送出的股票，正因這個緣故，我現在自然也不會得到，因為威[廉]說我“自然收到了”。提及股票只有一個目的，即引起威[廉]對於報的情況發表意見；威[廉]及其同事是以放蕩的態度來處理這件事的，印刷人或其他一個債權者扣押這報，只要報生利，馬上可以逐出他們的，這件事，我頗為清楚。威[廉]君在這裡倘有一些股東，而他們在法律上的權利能對他有利，在這種場合，他是十分適意的。這個蠢材倘若以令人滿意的方式答复我（不過這是不大可能的），他也会獲得錢；但提出自相矛盾的單純的要求，而對於他從前的游惰情形既不道歉，甚至對報的狀況也一字不提，我自不高興。所以我們不願遷就威[廉]。

他的勝利的叫喊過早到怎樣的程度，你今天寄給我的四份“社會民主黨人”就表明出來了。施[維澤爾]確也大大地說謊，不過他似乎暫時保住了那些普通的群眾。同時他還在走下坡路，如果他遇到的敵人不是威[廉]而是另一人，更會使這種進程加速。但威[廉]現在作為他的“演說詞”而刊印的誇張的胡說，是簡直不會有多少幫助的。然倍倍爾對施[維澤爾]單刀直入，找出他一些討厭的事實，據此，施[維澤爾]對於交給斯提柏耳的歸爾甫基金取得他的一份，這是很可能的。

然無論如何，威[廉]的組織如果不和人民黨完全分離，而對於這些人如果至多不過站在一種松懶的聯誼關係上，那對他也無從

着手。他要把国际的名称刊在他的小报上，于是同时为人民党和国际工人协会的机关报，也好！德意志小资产者和欧洲工人的机关报！

人们对于“现今的国家”既不可接受它对工人的让步，也不可自行强迫它让步，这是威[廉]一个美妙的观点。因此他在工人中会做出多到可诅咒的事情来。

我对于梅斯纳不能及时为你完成什么东西。在清算结束之前，我每星期至少要到城内去跑两三次，预料下星期次数还要多，因为我必须严密地监视这件事。我的眼睛的确好得多，但如不愿再把它弄得更坏，毕竟需要爱护。加以还有一堆的其他金钱事项、我的私人出纳事务等，现在必须通盘打算，作一次整理，这也很花工夫。恰恰在这一特别的场合，我也很愿意预先听一听梅斯纳的意见，因为你说过，他对于这种东西有些感觉困难，要慎重从事的。

请告诉燕妮，所说的啤酒在这里一经出现——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我将答复她。

杜西说，她明天要写信。她现在看德文译本的塞尔维亚“民歌”，似乎很中意，并且已经解除我在马丽·厄楞处的钢琴教练，这对后者大有利益。当天气好而我不须进城时，我们每晨散步几点钟，否则当天气许可时，在晚间散步。

我对于特里敦的小册子发生兴趣，主要的是在第二部分，因为关于第一次革命较新的事件，我不知道。在第一部分的确有很大的纷乱，特别是关于中央集权和分权的；然“文艺复兴时代”暂时延期了，那些人自己马上要争吵起来，这已经算好的。滑稽的是下面一种意见，说巴黎对法国的独裁，在第一次革命中失败了，现在还可直截了当地再演一次，并能有其他的结果。

布鲁司为着摩耳德事件的宣言的确已经证明，向来对于英国的立法在这一方面的意见是完全错误的，并且人们在这里是完全

站在普魯士的觀點上。使工人知道此事，也是好的。

希望你對於勞拉的健康，能馬上給我較好的消息。遷移的確是很合理的。

竭誠問候。

你的弗·恩·

一二八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七月十四日

一八六九年七月十四日。

親愛的弗利特：

上星期二晚上抵巴黎，本星期一（七月十二日）又離開了。我完全化名，達到目的；在第厄普上岸，首先經過稅務官和警察，他們方面沒有干涉，可怪的是有些無辜的人（內中有個美國佬，頭髮很黑，被誤認為意大利人）的護照被查問，而法蘭西的先生們須按照最新的規程，提出他們的名字。我在巴黎以亞·威廉慈的名義住在聖·普拉息德路備有家具的住宅（離拉法格家最近的街道）。

小勞拉經過一種真正危險的病症。現正在復元中，明天和保羅等往第厄普，將有一個月的海水浴，以後也許會來英國。我到巴黎的任務是因老拉法格的一封信，去視察情況，於是（從巴黎出來）和兒子商談之後，寫信給老子。拉法格因勞拉的健康狀況，注意力自然完全集中在家事上，然已最嚴肅地允許，當勞拉完全恢復健康時，即採取必要的步驟。老人在給巴黎方面的書信中也犯了錯誤。我將看看他現在怎樣回我的信。

小家伙已離開巴黎（他在這裡的一切集會等等中是化名的）往布魯塞爾，而在此等狀況之下，他的離去，我並不覺得不愉快。因此，那報也“延期”了。

我既沒有看到希利，也沒有看到任何別人，純粹限于家庭中，

我是多少在巴黎閑蕩着。他們住的(聖·澤門等处的郊外)地段沒有多大的改變,並且沒有修建加造。始終是狹小而發臭的街道。反之,在森的另一方面,改變得很多,那里的變化是從盧佛爾的前面開始的。

婦女們似乎已丑得多了。

熱不可當,特別是在火車上。

刺斯帕萊作了簡短的演說,要求釋放他的選舉委員,最為動聽,使民主主義的反對派(這算定是不能調和的)大為憤怒。他談到司法的不公平。忽然中斷了。接着又說:您們否認那由復古政府對我所犯的不公正的罪行嗎?否認那由這個可笑的路易·菲力普對我所犯的不公正的罪行嗎?等等。他不願有刑罰。要焚毀民法典和刑法典;人們暫時應把對官吏的刑罰改為罰金(即扣俸),並從警察總監先生開始,即為着他的“非常無度的狂飲”。此老的說法和虛偽的青年人冗長的胡說形成一種非常的對照。政府也於次日釋放了他的委員。

立法會的會議相對地十分激烈。波拿巴因此延期開會了。

小杜西對於自己停留在曼徹斯特的計劃,也必須寫信告我。什拉蒲斯是一個最可愛的小傢伙,囑竭誠問候她。

老孩子,再會。

摩爾

我致意朋斯夫人。

一二八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七月十七日

一八六九年七月十七日。

親愛的弗利特:

這裡熱得死人。您們那裡也是這樣嗎?

附上愛喜和夫、威廉和佛利慈竭的一堆東西。

誠實的威廉——常是和藹地指揮對他生疏的人——自然是指示佛[利慈竭]要求我向此地的工聯借三百鎊！而他担保归还！把我陷在必須拒絕佛[利慈竭]的困難中，有什麼用處！

此外，人家寫給他的信，似乎从不詳細地看一下。我曾寄九百張會員証給他，并說每一張証的年捐為一辨士。我對於這九百張會員証中的五百張不收費，任他處置，因此那些人即能以代表的資格出席大會。他現在問我是否要付固定的年費？

施維澤爾被迫開始把麥德投入“社會民主黨人”和“國際”的爭執中，這最明白地確切表現他是在何等困難的條件下，回到哈慈費爾德的懷抱中。因為他深深知道這種動作對他是怎樣危險啊！

此外，老驢子柏克在拉薩爾教會的這種解体進程中，不根據事實，審慎考察，而使“國際”非必要地正式干預其事。這頭老牛不斷的活動，造成許多損害。

家庭詩人佛萊利格拉有“強盜”和“海盜”——矮子維也納斯——之作，使我覺得十分有趣。

竭誠問候您們大家。

你的摩爾

一二九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七月十八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九年七月十八日。

親愛的摩爾：

旅行的經過如此順利，令人欣慰。

承寄來各件，至為感謝。書信明天奉還。

國際如攻擊施[維澤爾]，的確要加以考慮，是否于他有益。

在拉薩爾欺騙的腐朽中所發展的，是一種非常醜惡的東西。

佛利慈竭要从施[維澤尔]取得一千八百达列,后者既加以拒絕,你就該替他筹三千达列!这个家伙显然和施[維澤尔]一样,是一个大流氓。从初时起,拉[薩尔]即已灌输一种受贿的性格,而这种性情愈来愈發揚了。但施[維澤尔]如果不是从普魯士人取得金錢,是从那里来的呢?

在佛利慈竭及其同志們参加国际工人协会之前,英国工人应替他筹四百五十鎊,这种期望真妙呀。我立刻完全相信,是威[廉]使佛[利慈竭]直截了当地来麻煩你。

两年前給我的那封有名的信,你早已看过。他不能并不可能有别样的行动,証据就在这种赤裸裸的主张上。他說他和同志們对于人民党除名称外,沒有共同之点,这也好!对这个人是没有办法的!

热嗎?厉害呀。昨天有半夜是躺在地板上,因为实在太热,無法上床。写这几行,已滿身大汗,其热可知。

附上庫格曼的信。他的計劃,你以为怎样?卡尔斯巴德对你的确最适宜,但同时燕妮在汉諾威嗎?这是怎样一回事?

你的弗·恩·

一二九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亲爱的摩尔:

整个家眷,包括杜西在內,出發去看威尔士亲王路过。在这炎热之中,恭喜全家。

威[廉]怎样搞的?竟公然对施[維澤尔]确切地說,国际工人协会的总会对待該施[維澤尔]所考虑的,恰和他、威[廉]一样。他如果像我所假定的,沒有你的許可,即这样做,那就太过火了一

点。

施[維澤尔]不敢宣布投票的数字，这表现他在群众中也丧失了許多依附者。此外，就以辯論家講，他实胜过他的敌人全体。对“紅色”共和国的玩笑是很好的，而他利用威廉的“人民党”，說威[廉]对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出卖工人，也是很好的；威[廉]对于这两件事不予答复，他在这一次的爭論中簡直显得比向来还要不行。例如恰当現在，为着太平洋铁路，重刊許华奔迈尔“民主主义通訊”上对美洲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頌揚，是何等荒謬啊！

威[廉]怎能告訴施[維澤尔]，說他应被逐出巴塞尔大会呢？

波拿巴君似乎完全丧失了理解力。錯誤接連不断地出現。最初是对他們伪装讓步的报告，旋即突然延期开会，現在是这个滑稽的内閣。他倘若曾作安排，就是对最愚蠢的法国人也表明，他要在一切世人的面前，嘲弄法国，而不能把它改善。这完全是使他的大部分人、他的部长和地方行政长官、他的法官和軍官〔1〕对他發生迷惘的方法。这些家伙的整个忠誠既是由于收买，并且受到向来的結果的限制，所以他們比起一八一四和一八一五年老拿破仑的元老院和立法院来，还要相差得远些。因为在路易君之前失敬，确是容易的。

“霧月十八日”到底在哪里？我沒有看到并听到什么。附带說一句！你必須寄我一本給查理，我曾拿了他的一本（旧版），作过这种允諾了。

你的旅行計劃現在怎样？燕妮的信中說，她当于星期六回来，那馬上要决定，你几时出發。在我这一方面，清算还老是拖长下去。昨天說至少两个星期，据我的解释：至少是三个星期。恐怕我要固守在这里至八月二十日。

庫格曼送回給我的传记，我将为“将来”的文艺栏修改一下，并寄給他。你如願預先再看一遍，請通知。

在炎熱的面前告個結束，并竭誠問好。

你的弗·恩·

(1) 从“兵士”改正过来。

一二九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七月二十二日

一八六九年七月二十二日。

亲爱的弗利特：

威廉用国际总会的名义發布逐出令，真是極端無耻。我已写信給他，我私人 and 这种可耻的事件絕不相干（老淫妇哈慈費尔德要把我牵涉进去，沒有比这更热心的），尤其因我已决定同样反对拉薩尔私派和“人民党”。我补上一句說，威廉可以指出（这是反对施維澤尔的），只有在巴塞尔的真正會員的代表（依照布魯塞尔大会的議决）才准出席。他在上次一期报的一段中也做到这一着。

他在催促我采取正式步驟去反对施[維澤尔]，沒有达到目的后，竟厚顏無耻地强将我牵涉在这一丑行中！在接到最近的周刊时，我馬上写了一封極粗野的信給他，叫他回忆，他怎样时常使我陷入窘境，并直接声明，他如再有类似的大胆妄为，我即公开否認。（大胆妄为，直接說謊，因为总会对于施維澤尔等的事件从沒有討論过一次，更不用說作出決議。）

施[維澤尔]大为激动，事情現在系于他怎样發勁一点上。威廉君如果第三次把我糾纏在丑行中，我将“抛开”他。这个家伙并不能以和我們共患难来作辯护。他自行負責去做他的蠢事，当他認為有利时，便出卖我們，只要不知所措，沒有别的办法时，便和我們一致。

大約有六天的光景，我的左臂發生一顆强大的脓疮，在“这种炎熱中”，真不愜意。

我还有另一件“家庭的”不惬意事。从好些时候起，我察觉每星期给我妻的钱都不够开支，虽则费用并没有增加。我既绝不願再負債，而我本星期一給她的錢，昨天已經又“完了”，遂要求解释。于是妇女的愚行暴露出来了。她在替我开給你的賬单中，約瞞去七十五鎊，現在力求从家庭用費中逐漸償还。我問为什么要这样？答道：她害怕說出这样大的总数！妇女显然是时常需要监护人行使职权的！

小燕妮昨天回来了。現在半年虽已滿期，門罗夫人还没有付賬。苏格兰的居民把錢袋握得紧紧的！

关于旅行的事，我不知道怎样办。你懂得我对这件事的目的只在于小燕妮以一种几乎不可少的娱乐。但庫格曼患病，便把一切都改变了。即使我打算作一次旅行，也不去卡尔斯巴德做他病中的同伴。現在这孩子在庫格曼夫人处做伴侶。此事絕不能有什么結果。怎样办，請把你的意見告訴我。

施維澤尔君發見日內瓦委员会特別是由工人組成，这种發見是好的！巴枯宁和施維澤尔是枢密院顧問！

波拿巴的动蕩的組織在那些將軍中馬上会引起对他的叛变。在普魯士和俄罗斯之間，似乎沒有完全“表演的”爭执存在着。我于星期一已經写了一封强迫而粗魯的信給梅斯納。

劳拉、拉法格和兒子現住在第厄普。我从巴黎給老拉法格的信已經發生了心中所願有的效果。

祝好。

你的摩尔

李卜克內西的信和佛利慈竭的信同样明白表現，可爱的威廉为着金錢的緣故，曾把后者介紹給我。

德国人一般对于我們的財力具有何等意見，你也可以从附上的庫格曼的信有关布拉克的一节看出来。总会欠了五个星期的房

租，并欠了它的秘書的賬。奇怪的意見！

傳記的事實，我用不着看。這似乎是庫格曼的一種狂躁症。

一二九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七月二十四日

一八六九年七月二十四日。

親愛的弗利特：

我今天只能寫幾行給你。瘡病在完全化膿中，因此很痛，但馬上也會過去的。必須再開始服砒劑。

今晨接到李卜克內西的廢料一紙，特附上。更不可思議的是什麼，是愚蠢的無恥，還是無恥的愚蠢？這個紳士發出正式的謊言，那關於總會沒有提過的決議的謊言，在他的口中竟吐露出來，而在施維澤爾的口中就成為最可斥責的東西。他為什麼到洛桑去和怪物施維澤爾回復和好？而他的行動的理論呢！那就是，當威廉君覺得方便時，他有权“隨意”使用我的和總會的名義。還有這個紳士的勇氣！他主張反對拉薩爾，並且贊成“真正的”、反對“虛偽的”拉薩爾的信徒！他一方面的布拉克責難施維澤爾只是把拉薩爾對公債的理論作為煽動的方法，而不相信是萬應藥方。他把我牽涉到“鬥爭”中！我是在“這可恥的事件”中寫信給他的。

祝好。

你的卡·馬·

考斯道夫·克列姆博士的“工具和武器，其起源及形成”，一八五八年出版，在我的書第一卷出版之前，可惜我不知道有此書。我在“工作進程”和後來在“分工”的標題下所指的東西，在這里有豐富的材料的證明。

一二九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七月二十五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九年七月二十五日。

亲爱的摩尔：

你不要为着七十五鎊急白了頭髮，高[特弗里德]一經将下次分期的款項付給我，这就是說，当清算一經完成，契約一經簽訂，我即把它寄給你。只是要当心，这类的事将来不可再出現，你知道，我們的計算是紧切的，絕不能有浪費的余地。我从七月一日起对一切費用也写賬，以便看一看花錢的毛病是什么，并且知道在急迫时必须从何处紧縮起。

新的脓疮指出你必须立即再服砒剂。不要迟延时日。你应该把手臂下的病例作为一种警告，因此开始服药。服砒剂絕不妨碍你的其他生活方式，应繼續有三、四个月的安静日子以便終于摆脱这种病症。

講到旅行，我如处你的地位，只要燕妮准备好，而你的脓疮治愈，就馬上捆行李起程。你可以完全随意决定旅行計劃，同样可以訪問上面提起的庫格曼。在这种方法中——不讓你的旅行時間和你的浴場沐浴時間同时出現，或只有一部分是合在一起的——你对卡尔斯巴德的事，最好是从那里經過。朋友庫格曼在他的健康状况中，無論如何，是一个强烈的患疑心病者，在卡尔斯巴德一定是一个稍带愁苦的浴場伴侶。我在八月十五至二十日之前，簡直不会有閑工夫，那我們要想有任何結合的行動，便是發痴。我如早一点有閑暇，那还可以看一看应怎样办。

我一定要逼迫門罗夫人。燕妮應該前去，并直爽地对她說，自己需要錢用。門[罗]夫人也許期待呈遞一种正式的賬单：門[罗]夫人致馬克思小姐，为着半年的教課等等。但燕妮的訪問如果不

济事，我要是处在你的地位，应该写一封客气而严肃的信去。对这种苏格兰人必须表示人们懂得事务是什么，她们于是会更敬重一个人。

勇敢的威廉的无耻真正超出可能的境界。还要对你证实，他是“在你的书信的限度内”，干了他的说谎事件！加以他使用他那本来讨厌的术语“负债”，对你的好心肠作最后的债务的伸诉，这证明他的良心是怎样坏啊。这个蠢材要求我们和整个国际在他对施维泽尔事件的一切变化中，应共同来干，当他讲和时，即一同讲和，当他痛殴施维泽尔时，即一同痛殴，并允许他于认为“必要”时，即用国际的名义说谎。此外，他要为大会规定，谁应该准许出席，谁应该不准。

他在伏格特的事件中曾“任听！”你防御，并且是“出自党的顾虑上”，这也好。这个人的表现真正有几分是恳切的了。

工厂监察员的事件是何等腐败！政府的确要予以实施，但李卜克内西在彻底了解工人的利益上，已加以阻止，因此使这些人不致受贿！俾斯麦由李卜克内西阻止了！这怎样讲！至于这种政策的狡猾，绝不用谈及。

“雾月十八日”昨天收到，谢谢。这书有适当的布面而没有排印的错误，读起来好得多。序言很好。它和书本身同样不会使威[廉]欢喜。对待民主主义、尤其对待社会民主主义的方式，绝不是他的甘露，而是对着他的头浇上一盆冷水。此外，他现在不能说，他没有煽动的著作；我们要看他对此怎样着手。

我现在看西尼耳君“关于爱尔兰的记载、谈话和文章”（一八四三至五八年）。有种种事实和一些美妙的供状，然就整个讲，只有特殊的趣味，因为它是由一个这样“可尊敬的”人发表出来的。而对我的价值就在有这两卷，一八六八年出版。我不相信对你会有什么新的东西。

施[維澤尔]倘若不是有这样坏的良心,并干了新近威胁国际的蠢事,那他的确会接受李卜克内西的驅逐令,并因这事件質問总会,而您們便必須否認威[廉]君的行为。但威[廉]为什么不避免用国际工人协会的名义去驅逐施[維澤尔],为什么不在那种威胁中抓住施[維澤尔],并抓紧后者的錯誤,逼迫总会,必須对施[維澤尔]的威胁說几句话?这个家伙真笨。

关于布拉克的事件,也是好的。这些拉薩尔的僕役老是为錢呼号,并且只是为錢呼号。依我的意見,国际工人协会方面在德意志人自行付出經常会費至一个时期后,那怕只寄去一文,也是不合算的。自从并經過拉薩尔所传播的堕落德性,的确是必須鏟除的。

庫格曼和威[廉]的信奉还。你为着你的旅行,大概会自行写信給庫[格曼]。請把后者給我的信寄还,使我能予以答复,而不致由他向我發出什么医学上的空談。

杜西在讀“革次·奉·柏力兴根”,以后我給她“挨格蒙特”。在这炎热中,跑路已經逐漸停止了,今天会凉爽一点。

大家竭誠問候你們大家。

你的弗·恩·

一二九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七月二十七日

一八六九年七月二十七日。

亲爱的弗利特:

請看一看附寄各报中的“先驅”,特別是由我划有綫条的第一〇五和一〇六頁。

你会看到老柏克不能离开搬弄是非的境地。他用他的語言分类的体系来推翻我們的整个規程和規程的精神,并把我們对真正国家和民族关系的自然生长的制度轉变为一种武断的語言关系的

人为的造作。原始的反动的、对于大斯拉夫主义者有价值的勾当！这一切是由于我們認“国际”在德国壮大之前，允許他临时为他从前的通訊者的中心。

我对于他企圖在挨塞那哈大会上以德国的中心自居一事，曾立即加以干涉。

倍倍尔从他的工人教育联合会方面給比利时人寄来二十五达列。我今天已認可他的寄数，并乘机把柏克的幻想計劃告訴他。

我促他注意規程第六條，这条只承認全国中央委员会直接和总会联系，如这一点在警察監視之下为不可能，那每一个国家的地方团体負有直接和总会通訊的义务。我对他分析了柏克的主张沒有意思，末了并說，挨塞那哈大会——关于国际的事——如果接受柏克的提議，我們应馬上認为违反規程，公开宣告它为無效。

此外，倍倍尔和李卜克內西从前自动写信給我，說他們通知柏[克]，不承認他，而直接和倫敦通訊。

柏克本人是沒有危險的。但如人們由瑞士报告我們的，他的秘書勒密是由巴枯宁君强迫他接受的，是巴枯宁的一个工具。这个俄罗斯人显然要做欧洲工人运动的独裁者。他应注意。否則他会正式被驅逐的。

你的摩尔

我一接到梅斯納的書本，即送給曼徹斯特的朋友們和查理·罗斯根。

一二九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七月二十九日

一八六九年七月二十九日。

亲爱的弗利特：

附上庫格曼的信。

手臂好了一点。正开始服砒剂。

“蜂房”現在撒母耳·摩黎的支配之下，自从这个时候起，关于我們會議的报告中一切反资产阶级的东西都被勾銷。而我在总会上次会议中关于羅馬和德意志的遺囑繼承人权和当然繼承人权的全部發揮也遭遇同一的命运。

当我留在倫敦〔1〕时，那些人干了蠢事，就是收入布琅德勒·奥布賴恩社的五个社員，那些家伙是愚蠢無知，并好爭吵，又夸示他們的私派的秘密智慧。

祝好。

你的卡·馬·

小燕妮收到了她的“小款項”。这可爱的孩子对于“自己的所得”觉得完全欣幸。

〔1〕 显是巴黎之誤。

一二九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七月三十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九年七月三十日。

亲爱的摩尔：

老柏克必定是完全發疯了。他怎能發布命令，說工联应为真正的工人結合，并为一切組織的基础，而其他联合会只应是临时性地存在于它的旁边等等。在各种真正的工联还絕沒有存在的国家中，一切都会出現的。而且是何等紛乱的“組織”。在一方面，每一業集中在一个全国的中心，在另一方面，每个地方的各業又集中在一个地方的中心。人們如果願意使無穷的爭吵永远繼續下去，那必須施行这种制度。但在基本上，这不过是旧德意志庸俗的落后职工罢了，他在每一个城市願意救住他的“同業公会”，而这个东西作为工人組織的統一。如果还有更多的这一类的提議出現，那在

埃塞那哈大会的时期会有美妙的爭辯。

国际的計劃自然沒有別的目的，不过是要在德語流行的地方，巩固柏克的領導罢了（他已合并了亚尔薩斯的陸尔豪熿，参看“先驅”第一〇九頁“在巴塞爾之下”）。这种美妙的組織以日內瓦为頂点，但在这事件的本身中，于德意志的法律面前擱淺了，因为柏[克]和通常一样，是打算錯了。他把这东西和語言中央委员会一般化，所以要把日內瓦的工人置諸巴黎之下，安特衛普的工人置諸阿姆斯特丹之下（如果不是日內瓦也应指导整个法兰西和窩倫民族的比利时，然在自由的日內瓦，人們也很像这样幻想过），这确只有一种目的，即增强他对德語范围内摄政职权的要求。但应决定这些事件的是埃塞那哈大会，而不是国际的巴塞爾大会，这是很好的。

此外，我絕不願主张，我已正确了解柏克的計劃；在那里所流行的德語和邏輯中，意識和理解一般都消失了。

胖子巴枯宁坐在后面，是完全明白的事。这个可詛咒的俄罗斯人在实际上如果想站在工人运动的領導地位，从事陰謀詭計，那对他作一次适当的懲罰，并提出一个大斯拉夫主义者是否能为国际工人协会会员的問題，正是时候了。人們很容易捉住这个家伙。他不要幻想，以为能够对工人扮作世界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对俄罗斯人表现为热烈的民族主义的大斯拉夫主义者。波克[海姆]恰可以随意干他的，对于前者的一些示意，要完全配合起来；波[克海姆]会确切懂得那种露骨的示意。

你当已看到忠实的施維澤尔是怎样願在大会上也討論“由人民的直接立法”。这将是美妙的。

英国在几乎四十年的政治的工人运动之后，才有一种唯一的工人报，却又为像撒·摩黎这样的一个資产者所收买，这究竟是一种耻辱。但可惜的是，工人領袖的一部分必然墮落，似乎成为無产

階級運動中的一種定律，雖則這一點在普遍性上——拉薩爾已經把它在德國發展出來了——究沒有在何處出現。

杜西現在讀沙克改訂很好的菲爾杜錫的著作；一直到此刻為止，她很中意，但要完全讀完這巨大的本子，恐怕就有点兩樣。

下星期末，我想終于和討厭的高特弗里德办好手續，于是我約有兩星期的自由。你如願作出一種旅行計劃，請告我，我們可以在德國何處相遇，你如願意的話，也可在荷蘭相遇，或共同從倫敦出發。我必須于八月底去俄羅斯坦德和我的母親相會，約在二十或二十五日前後，杜西能于此時留在这里，和麗子做伴嗎？你以為怎樣？

你的弗·恩·

我和高[特弗里德]·厄[門]的事一經就緒，即寄錢給你，可能更早一點，這就是說，他如早付的話。請用喬裝的手筆，附一點東西給杜西；她會奇怪，是從哪里來的？

一二九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八月二日

一八六九年八月二日。

親愛的弗利特：

我的整個旅行計劃因庫格曼推翻了。在他去卡爾斯巴德之前，我如到他家去，那他一定用盡一切方法把我帶往這個無聊的和昂貴的地方——或者我會破壞他自己的計劃的實行，這是他為着健康的緣故，必須執行的。

因此，我已寫信給他，說我為着家事，必須于八月底往荷蘭，當他回到漢諾威之後，我也許還有機會去看他。在事實上，我不知道有什麼別的方法。關於延遲旅行的事，還說到：

第一，拉法格的家眷也許即來倫敦。

第二，我現在如离开这里，那总会对于巴塞尔大会必要的工作便完全完蛋了。

杜西似乎要在曼徹斯特生根了。你不在的两个星期也正是一种似有理由的借口。那画片是从一个本地的(英国的)海水浴場送她的。

附上倍倍尔和威廉的信。

希望你在旅行中也来倫敦。

你的摩尔

我至今沒有看到梅斯納为“霧月十八日”登出广告。他的格言是：誰走得慢，就走得穩。

一二九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八月三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九年八月三日。

亲爱的摩尔：

威[廉]和倍倍尔的信奉还，更附有倫敦联合銀行的一百鎊匯票，希望把賬永远还清。

如杜西对我說的，燕妮在九月間既然还是有閑，那你的旅行的确可以延迟到这个月。我老是想，你因燕妮的緣故，只限于四个星期，你必須在此期中旅行。

施[維澤尔]和萊比錫人之間的爭吵会是美妙的。关于倍倍尔受归尔甫人賄賂的非难，以及施維澤尔派在大会上用棍棒武力攫取胜利的威胁，可期待有美妙的事件出現。

威[廉]对葛革向大会的呼吁，共同签名，这样使自己去受“社会民主党人”的攻击，是何等愚蠢。但威[廉]現在絕不能缺少他的小资产阶级的共和主义者。

如果律師們弄好的話，我的文件要于一星期后簽字。所以在

星期三——即本月十一日——之前，我絕不能离开。然無論如何，我在前去或回来的途中，將到倫敦來看你。

竭誠問候您們大家。

你的弗·恩·

我一直到現在，盼望“霧[月]十八日”的广告，也是徒勞無益的。

一三〇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八月三日

一八六九年八月三日。

亲爱的弗利特：

一百鎊收到，至为感謝。我現在將密切注視事件的过程，使类似的錯誤等等不致再現。

我並沒有复元。手臂的病已达到結疤的最后阶段。我認其他不舒适的情况是由于天气，它方面，是由于狂吃谷謨拍特的肝病藥所致。

昨天总会开了一个悲喜剧式的會議。对于會員証、房租和未償清的秘書薪水等等的催促信，紛然杂陈。总之，是国际破产，所以还看不出我們怎能派遣一个代表。在另一方面，日内瓦来信是法語一方面的，很客气地恳求总会發出一种三国語言的通告，要求一切會員（而且确要赶快）募集資金，以便在日内瓦購買一所房子（作开会用的），只花五千鎊，便变成“国际”的財產。这些青年每人一辨士的年費还没有繳納过，这不是他們的一种謙虛的期望嗎？

德語領袖的柏克寄来二百八十五辨士，作为他的“無限量数”。

这事的要点是：地方委員會（中央委員會包括在內）付出的款項太多，并为着全国或地方的需要，對他們的會員征費太重，故对总会所剩無几。錢常是有的，但用以刊印对西班牙人的無聊的宣

言等等，并作其他蠢事。我們对于下届大会，将被迫用書面或口头宣布，我們不能这样把总会維持下去；但在他們給我們繼任人之前，請付清對我們的債務，我們的秘書通訊費用的最大部分如果不是由私人担負，这种債还要大得多。

我只要看到有住在任何地方的人，他不能使我們陷入困难中，我一定欢天喜地願总会离开这里。这件事是恼人的。

祝好。

摩尔

畢士烈于七月二十四日結婚了。

一三〇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八月十日

一八六九年八月十日。

亲爱的弗利特：

我对杜西的事陷入很大的困难中。拉法格們特別來信，說下星期二或星期三來這裡。杜西狂愛的富施特拉也會來，我如不告知，她以後要埋怨我的。如告訴她，那她在如約留于麗子夫人處和想念富施特拉之間的感情，將發生悲慘的沖突。我讓你按照自己的判斷去處理這件事罷。

法蘭西的警察報“國際”上載有“普遍的獨裁權”論文一篇，反對國際工人協會，這是由法國接二連三的許多罷工引起來的。耶路撒冷這篇論文的結論如下：“無論如何，人們現在知道，在适合于同盟的意旨的時候，那怕社會生活歸于停頓，還是用一句唯一的話阻止一切，這全以它為轉移。如有一個野心的部長懂得爭取它的好意，那大家知道，他對不利于己的敵人會做出什麼事來。我們完全確信，這個部長一經達到目的，要做的事沒有比用激烈手段殲滅這個同盟，還更急迫的。我們不知道他有無成就；但我們此刻宣布

这个国际同盟的确是普遍的独裁权。我們等待它的金庫充盈的时候罢。”这个家伙如果要等待那个时候，他可以老等下去。

威廉在附刊中重印的演講部分（在柏林講的），是于愚蠢之中使用一种不可否認的狡猾，去整理这东西的。此外，这是很美妙的！因为人們只可利用国会为鼓动的工具，永不可在那里作什么合理的鼓动，并作有关工人利益的直接鼓动！勇敢的威廉的幻想是，俾斯麦“喜欢”用对工人友善的說法，他便不應該反对真正的工人规划，这的确爽心悦目！“好像”——如布魯諾·鮑威尔要說的——瓦根涅〔1〕君在国会中不是于理論上替工厂法說話，而在实际上却加以反对，“因为它们們在普魯士的状况之下是沒有用的”！俾斯麦君如願意并能够替工人真正做点什么，“好像”他一定不强迫在普魯士本国实行現存的立法！仅因这一着在普魯士出現，那自由的“薩克逊”等等必定跟着来的。然威廉沒有把握到的是，現在諸政府固然对工人吊膀子，但深深知道，它們唯一的支柱是在资产階級里面，因此它們虽用对工人友善的話去恐吓这个階級，却永不能真正进行反对它的工作。

这头牛相信将来的“民主主义的国家”！私下时乎是立宪的英国，时乎是资产階級的美国，时乎是糟糕的瑞士。“它”对革命的政策沒有观念。他对民主主义的實力所給予的証据——依据許华奔迈尔的說法——是：到加利福尼亚的铁路建筑起来了，同时，资产者經過国会把大量的“民地”送給自己，所以这种土地上的工人被剥夺产权，而这些资产者为着压低工資，輸入中国的賤民，末了，并制造一个“财政贵族”的新階層。

此外，我發見威廉的無耻，在布刺斯的事件中插入你和我的名义。我曾直接反对他和布刺斯混在一起，同时并用响亮的声音对他宣布：这事件如果引起非議，我們一定公开地否認他的行为。

下列的章节是出自但尼尔·笛福的“一个貴人的回忆”，也許

使你發生興趣。

一、講到紅衣主教黎塞留在里昂的閱兵，他說：

“法国的步兵和我此后所看到的德意志和瑞士陸軍中的步兵比較，不配稱兵士。在另一方面，想到薩服雅和意大利的軍隊，那他們却是好軍隊。”

二、講到考斯道夫·阿道弗開始干涉德意志的臭事：

“最初，他們（德意志耶穌教徒的王公）願意和他結合，但終于覺得自己沒有勇氣和這個皇帝接觸，他們對他的權力抱有這樣正當的戒心，寧願瑞典人獲勝，如能在另一人的委任下來做這種工作，一定是很歡喜的；但他們和真正的德意志人一樣，更情願被救，而不是自救，所以迂延不決，互相談判。”

我希望下星期一看到你。

祝好。

摩爾

請把我遺留在您們那里的袖珍小冊帶來，不要忘記。內中有些筆記。同樣不要忘記帶有價值的杜林的東西。

〔1〕原稿作瓦格涅。

一三〇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八月十二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九年八月十二日。

親愛的摩爾：

關於什納匹，我把事實直告杜西，已經斷然處置了困難問題，她是否因此發生矛盾，我不知道，不過可惜她現在別有心境，從前已經使她吃過大苦頭的那顆牙齒，自上星期五以來又不斷地大痛特痛。她至今是以驚人的英雄氣概忍受此種痛苦的，但睡眠的減少和腦筋長久的緊張發生了作用，她今天顯得有些疲倦。她說，您

們从前不願她拔掉那顆牙齒；我今天叫麗子陪她——因此事不能提前进行——到此地一个头等牙医处去看病，并告訴她，服从医生的判断。这个医生經過較長時間的診察后說，他希望保全痛齿，但至星期六早晨如痛仍不止，必須把它拔去。無論如何，不能使这孩子每半年忍受这种持久的、损伤神經的痛苦一次；她的一般的健康所受的損失，比这整个牙齒的价值要大得多。同时我想我能馬上报告較好的消息。

我必須馬上到席勒院去一次，看在挨塞那哈發生了什么事故。两党似乎于星期六和平分离了，这样至少可以避免普遍的相砍事件。

烏尔卡特派是怎样愚蠢而卑鄙，可以从他們絕不提下面一書表現出来：

“在保加利亚的寄居”，第二十八团前上尉聖·克拉耳和查理·布魯菲著，一八六九年出版。

这部書是由两个人写的，其中的聖·克[拉耳]是以前克里米亚的軍官，懂土耳其文、波兰文、俄文和保加利亚文，在当地住过三年，另一人住过一年半，他們至今仍在那里。这書写得極為生动并明确，比我所知道的对这种对象的其他任何書，更有价值。这两人对于英国人显然沒有成見，虽則他們在經濟和政治的問題上自有他們的疙瘩。但他們能够观察。他們——至少是布魯菲——是以基督教友人的姿态而来，然改变了他們的意見，完全有利于土耳其人。但因他們發見土耳其的政府制度中也有他們的疙瘩（虽則他們和烏尔卡特也有些共同之点），而烏尔卡特派人就是从自己的观点出發，也覺得这部書比他們的整个“自由新聞”更有价值，故不能提及它。內中的事实比烏尔卡特派人的一切胡說八道对我更有价值，而描写君士坦丁堡的俄罗斯和法兰西的政策，能使短臂的科勒特对这两人發生妒忌的。这書描写得很好，使人們能够看，而且看

得有趣味，在这里比十年中的“自由新聞”所使用的玄妙的語法更有用处。

前天和高[特弗里德]·厄[門]办完交涉。一切都签过字。终于完全摆脱了这个紳士。

我們大家竭誠問候。

你的弗·恩·

一三〇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八月十六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九年八月十六日。

亲爱的摩爾：

昨晚接到一个电报，知我母亲要到星期三晚上才往俄斯坦德。我現在必須等待家中的一封信，报告較詳細的消息，也还有其他理由，明天必須留在这里，所以今天打了一个电报給你，我要到星期三才来。同时，拉法格們如果来，全家客滿，恐怕沒有我的住处，倘是这样，我想知道你的附近可有安身的地方。

杜西的牙齒拔去了；牙医生發見有一顆牙齒的三个根都發炎，只有拔去才好。現在沒有痛苦了。

我想于三点半乘內地車来，八点五十分到倫敦。

竭誠問候。

你的弗·恩·

一三〇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八月十六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九年八月十六日。

亲爱的摩爾：

紛乱愈趨紛乱！家中新来一电，我的母亲稍有不適，明天不往

俄斯坦德，我要到星期四才得知詳細情形。这样看来，俄斯坦德之行既是不定，我决意于星期四晚上——如没有什么事故發生的話——和杜西及丽子往爱尔兰，在那里住十至十四天。我母亲至迟星期四必定有信来，只有此信可以改变这件事，但我看不出什么情况有造成这一着的可能。

竭誠問候。

你的弗·恩·

星期四再詳。

几乎把主要的事件忘記了：附上鈔票十鎊，五鎊是穆尔、五鎊是我对国际所納的費。請把給穆尔的收条直接寄到曼徹斯特，牛津路，多維街二十五号，撒·穆[尔]。

鈔票號碼：y/D 69237，曼徹斯特，一八六八年一月三十日。

一三〇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八月十七日

一八六九年八月十七日。

亲爱的弗利特：

这里一切都准备好，只等你来。你的車票或是只买到星替士鎮站（靠我們这里），或是买到聖·判克刺斯站，但至少应在星替士鎮站下車，不要忘記。

拉法格君在原則上从不报告他达到的日期，所用的口实是，如有偶然的迟延出現，可免發生恐慌。这也是一种原則！

我希望可怜的小杜西現在又好了。

附上施維澤尔的文件，你在途中可以解悶的。

你的卡·馬·

另寄書四本（“波拿巴”）：送給一、查理，二、瑟勒麦，三、穆尔，四、谷謨拍特。

一三〇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八月十八日

一八六九年八月十八日。

亲爱的弗利特：

接到你的信有些失望，因为大家都希望今晚在这里看到你。如果不是这时期內發生新的事件，游爱尔兰的計劃倒很美丽（丽子和杜西对于“被判决的”[民族]在自然界方面是可以發生惊异的）。拉法格的家眷今晚抵此，是今天十点鐘从第厄普起程的。

十鎊收到了。但在星期六之前不能寄出收条，因为分委员会这一天才开会。錢在快要关門之前来到，非常适宜。

杜滂昨天报告，法兰西的（或巴黎的）工联主义者（青銅手艺人）付还四十五鎊，这就是說，送还給他。这种錢是几年前經我們的介紹，由此地的工联半借半送給他們的。（从前因我們的指导，已由巴黎送二十鎊往卢昂。）我已做到一点，即由这里派代表到工联去，通知收到它們付来的錢。——此外，巴黎的工联主义者行动很有礼貌。同样，路易·紐迈尔昨天从挨塞那哈来信，內容如下：

“挨塞那哈大会議决，要求德意志的工人加入国际工人协会，作为中央會員，取得會員証。我既由日內瓦的約·菲·柏克任命为‘国际工人协会’的‘維也納新城’及其附近的德語支部的代理人，特請予我以現应怎样行动的詳細訓令。謹致社会共和主义的兄弟敬礼云云。地址：奥地利，維也納新城市的‘維也納新城周刊’編輯路[易]·紐[迈尔]。”

这对老柏克是一种打击，特别是对“語言組出納处”是如此。但因私人友誼的关系，人們不能笨拙地弄坏这件事的本身。

你还記得萊比錫的维尔納（装書工人），我曾从曼徹斯特写信給他。从那个时候起，他切切实实地替我們做了工作。

昨天也有的里雅斯德的一个(意大利的)組加入。巴塞羅納的一个組也加入；我把这个新組的机关报的样张附上。

波兰工人(木匠等等)在波森——如札俾基所指出的——因他們的柏林同行的帮助，胜利地結束一次罢工。这种对資本先生的斗争即使在次等的罢工形态中，对于了結民族的成見，也比資產者先生們的和平演講不同。

关于杜西的健康状况，我希望接到她几行。竭誠問候丽子夫人。

摩尔

美国工联会长錫尔維斯突然死去(四十一岁)，真是可惜，而且恰在工联大会集会之前，他为着这个目的，縱橫美国，加以鼓动，差不多一整年。他的工作的一部分会因此丧失的。

一三〇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九月五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九年九月五日。

亲爱的摩尔：

昨天中午从俄斯坦德回此間。我于晨六点一刻抵倫敦，看到七点半有車来这里，即搭上，因有一整夜几乎絕沒有睡覺，不好做什么。我又想你和燕妮旅行去了，到这里才知道恰恰相反。你对旅行这样迁延，我覺得有些奇怪，不能認為单是由于巴塞尔大会的緣故，于是我必須自問，不是为着錢的关系嗎？当你要求七十五鎊时，我寄你一百鎊，以为你可把余数作为旅費，但我既沒有明白說出这一点，也許有其他的用途，如果是这样，你需要多少，可于明早(可能的話，在十点鐘前)来电。因我們明晚大概要往都柏林，我于十一至十二点去城內料理錢的事件，还可一并办理。

我在恩格斯契行呆了几天。在德國的人們总是越来越愚蠢。

工人运动威胁他们，的确更为逼近，而他们却和这种运动吊膀子，并有一切种类的万灵药，但他们对此的理解力不十分锐利，并且是相反的。例如我的兄弟这位先生愿用“分期偿还劳动”的方法解决社会问题，和他对工厂设备、建筑和机器等等分期偿还一样，而且如他对每磅纱确在价格上抽出一个格罗兴，去帮助老的、病的和残废的工人！当我向这个好人解释这件事是怎样无限地天真和荒谬时，他大吃一惊，终于答应去阅读你的书。关于普鲁士的矿工救济金，他给我“恩格斯统计杂志”上的一篇论文，据此看来，萨克逊法令最刺目的无耻在那里并没有出现，但其他一切正是如此。

德意志最大的伟人，无条件地是斯特劳斯堡。这个家伙快要做德意志的皇帝了。人们所到之处，大家只是谈斯特劳斯堡。此外，这个家伙并不十分坏。我的兄弟和他有交涉，对我十分生动地描写他的状况。他很幽默，并有些天才的特质，无论如何，比起铁路大王哈得孙来，是有无限的优越处。他现在购买一切可能的工业设备，并且到处把工作时间马上减为十点钟，而不减少工资。此外，他具有一种明白的意识，以为他的终结将为一个完全可怜的人。他的主要原则是：只欺骗股东，而对于交货的人和其他工业家予以方便。我在科伦看见他的挂像，绝不坏，并且快活。他的过去全不明了，有些人说他是一个研究法学的人，另有些人说他曾在伦敦开过一个妓院。

小威廉现在深深地堕落了，他连下面一句话也不肯说，即拉萨尔是抄袭了你的东西，而且确是抄错了。因此对整个传记是把墨丸割去了，他于是再把它重印出来，这只有他能知道。

又那糟糕的“行囊”、绝不是“先驱”，他会指派它为瑞士庸俗的落后工人的机关报！这是一个美丽的集团。试把埃塞那哈大会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民主主义社会的、或社会民主主义的加民主主义社会的工人党的辩论比较一下。利廷豪森是它的预言家！

威[廉]对于“露月十八日”还老是不提起。他对那里一定也有些“溜过”，那是“可以损伤”他和别人的！

我們大家竭誠問候您們大家。

你的弗·恩·

附上的圖形是奖励动物学家伏格特的。李卜克內西能經過他的朋友葛革加以介紹。这前面是民主主义的，后面是社会主义的，所以完全是正宗的和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

一三〇八 馬克思致在曼徹斯特的恩格斯 汉諾威

一八六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汉諾威，一八六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亲爱的弗利特：

今天接到家中两种不愉快的消息。小的什納匹身体很不好，在我們离开的短時間內，体重減去一磅半。庫格曼主张就商于倫敦的著名兒科医生衛斯特博士，他相信此人是拉法格前就業的医院(聖·巴托罗阿思)的教授，我今天已依照此意去信倫敦。——第二，劳拉又有孕，这对她自己和拉法格同样是不幸的。

我們来这里一星期了。我們在比利时(布魯日和呂提施)呆了几天，然后往科倫。从該处到涵格堡訪思想家狄茨根。从栖格堡往波恩，于是乘輪船往馬因斯。这次航行使小燕妮为之狂喜。可惜为一个不速之客所扰乱。在波恩，我曾于晚上訪哈根。他不在家。于第二天早晨我們將离开的剎那間来了。他借口陪我們到罗兰慈厄克，吵扰我們一直到馬因斯。我們在此处斯圖姆夫家留了一天，他有極可愛的家庭(女兒和姊妹)。乘机順便到威斯巴登。延姆斯除外。到亚亨，在卡尔·菲力普斯处住过一天。

此行經過比利时，在亚亨小住，再溯萊茵河而上，我确信必定

会发生猛烈的反对牧师的行动，特别是在天主教的地区。我决定在这种意旨上由国际去工作。那些狗在觉得适宜的地方，即对工人问题献殷勤（例如主教刻忒勒在馬因斯，以及牧师们对杜塞尔多夫大会等等是）。我们在事实上曾于一八四八年替他们作了工作，他们只在反动时期享受了革命的果实。

凡我经过的地方，人们都不知道我的“路[易]·波拿巴”。我很不客气地通知梅斯纳让他知道这一点。但至今没有答复。

李卜克内西为着你的“农民战争”又写信给我，要作为宣传品刊印出来。此书这一次既是在挨塞那哈中央局的指导之下出版，我劝你作一些必要的改正，并且直截了当地把稿寄去。我在几天之内大概会和威廉见面，请即来信，把你的意见告我。

关于我的书，鲁格写了信给纽约的卡普，费尔巴哈在类似的意旨上——有相当的差异——也写了信给他，他又把此事告诉我们在圣·路易的迈耶。

小燕妮还没有接到她的雇主回去教课的要求。这事情有些討厭。在一方面，这样快就在此处生活下去，是困难的。在另一方面，更換环境，对这善良的孩子很有益处。她现在显得十分容光焕发。

竭诚问候朋斯夫人和小杜西。

祝好。

你的卡·馬·

一三〇九 恩格斯致在汉諾威的馬克思 曼徹斯特

一八六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亲爱的摩尔：

对爱喜和夫的事既没有成就，威[廉]刊印“农民战争”，总比絕

不付印好些。所以我馬上要把这东西通看一遍。此外，威[廉]本人可以因此写信来，他对我的最后一信，还老沒回答，我看不出为什么要去迎合他。

拉法格所具有的医学知識，比我所預料的要荒唐些。你的确必須竭全力加以干涉，否則真正會發生不幸的。

我們于一星期前的星期四，很平安地从爱尔兰回来了，我們游过都伯林、威克娄山、基拉尼和科尔克。大家都很高兴，而两个妇女回来比去时还要更傾向爱尔兰了。就大体講，天气是好的。据报載，您們那里的天气現在比这里的还要坏些。

特梭赤的“爱尔兰生活的写真”表現爱尔兰为什么这样“人口过剩”的全部秘密。这个忠实的人用实例証明，爱尔兰农民耕种土地的平均的情况是，对每噸十至十五鎊的一种付款，是在一至四年完全付清的，租典的价值从一先令增加到二十先令，从每噸四先令增加到二十五至三十先令。这种利潤完全落入地主的錢袋中。

特梭赤君由于他对西尼耳的适当的評論——后者得把它們發表出来——又美妙地受支配了，特[梭赤]对自由主义的西尼尔說，他倘若是爱尔兰的农民，一定也成为佩带子的人〔1〕！

我本来要从恩格斯契行去訪問狄茨根，但往栖格堡的公路恰被水冲毀，聯絡几乎中断了。

燕妮如不能对門罗們写信，我当去信把事情弄妥。

爱尔兰的商業在最近十四年来大大地增加了。都伯林的港口令人不复認識。我在琴茲吞的碼头上听到很多意大利的、塞爾維亞的、法兰西的、丹麦的或挪威的語言。的确有大批的“意大利人”在科尔克，如滑稽剧中所說的。但就这个国度本身看来，确是人口减少，人們会馬上想到人实在太少了。也到处遇到戒严。王家的爱尔兰士兵身边佩着腰刀、各处还有佩手槍的，手中公然拿着警棍，成群結队到处跑，在都伯林有一个駕車的炮兵中队穿过城市中

心——我在英格兰从沒有看見过——兵士到处都是，到处都是。

爱尔兰人中最坏的事件是，他們如不做农民，即可被收买，并跌到資產階級里面去了。在大多数的农民民族中，这簡直是慣例。不过在爱尔兰特別坏。因此，报纸也是卑鄙到可怕的地步。

穆尔在提罗尔，下星期大概就会回来的。

你或将去汉堡，看看梅斯納？如果是这样，你同样可对他提起，我在写关于爱尔兰的东西，可以及时給他。

竭誠問候燕妮和庫格曼。

你的弗·恩·

杜西和丽子囑为問候。

[信的背面頁上有]

馬克思博士先生。

(1) 爱尔兰的秘密結社社員。

一三一〇 馬克思致在曼徹斯特的恩格斯 汉諾威

一八六九年九月三十日

汉諾威，一八六九年九月三十日。

亲爱的弗利特：

你的信昨晚收到。

今天接到倫敦关于什納匹的健康状况較好的消息。只要小孩的情况許可，劳拉和拉法格願意离开倫敦。在此等状况之下，我覺得杜西立即回倫敦是必要的。她如不准备在劳拉回巴黎之前，赶去看看拉法格家人，劳拉会深深責备她的。

我剛才和四个拉薩尔主义者的代表团閑談了一点鐘，他們是由圣德工人联合会此地的支部派来的。我自然持一种十分保留的态度，并且运用外交手段，不过也委婉地报告那些人以必要的事

件。我們像好朋友一樣分別了。他們用聯合會的名義，請我到他們那里去演講，我自然加以拒絕。

星期日來了另一個布藍士外喜的代表團：布拉克、波和斯特、斯皮爾(Spier)^{〔1〕}。我對這些人是不大愉快的。

李卜克內西來信說，他因普魯士人的緣故不能來。

但是一、由這條路往漢堡是兩天，而不是四點鐘，二、單是旅費約需另行支出四十達列。我既不願、也不能做這一着。

我必須結束此信，因為郵局開門到一點一刻為止（第一次），現在已經是一點十分了。

我將和梅斯納談一談你的書的事。

你的卡·馬·

〔1〕 原信作 Spiers。

一三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九年十月二十二日，星期五。

親愛的摩爾：

急忙中附上照片，燕妮可以從中選擇一張。因溫度劇烈變化的結果，我患一種厲害的流行性感冒，但開始在好轉。

威克飛爾德的書是由巴特征引的，作為“愛爾蘭的一瞥”，並且同樣作為“愛爾蘭的素描”，兩卷，一八一二年或一八一三年出版。

楊的書叫做：“愛爾蘭游記”，兩卷，出版期沒有注明。

藍克的小說很漂亮。

竭誠問候。

你的弗·恩·

一三一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一八六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亲爱的弗利特：

收到照片，至为感谢。

我也同样患厉害的流行性感冒。

我已訂了亚·楊的書，为着威克飞尔德的緣故，将写信給同一人（阿丹茲）。

就拉法格的来信看，巴黎人心大为激昂。

有人从彼得堡寄一部厚五百頁的关于俄罗斯农民和工人状况的書給我，是夫勒洛夫斯基著的，可惜是俄文。此人对此部書工作了十五年。

伟大的巴枯宁必須去那不勒斯做代表，参加一个無神論者的大会，这是为着反对天主教的总会而举行的。

祝好。

你的卡·馬·

一三一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亲爱的摩尔：

就大体講，我的流行性感冒因限制喝酒，晚間呆在家中，并飲加檸檬和蜜糖的亚麻仁茶，幸而被制止了。

我幸运地在我的流通圖書館中發見威克飞尔德的書，这就是說，在書目中看到它，在实际上却找不着。但正在寻覓，我会再写信告你的。它是四开本两厚册。总之，我發見这里有一整批东西，

特別是一五〇〇至一八〇〇年这个时代的，很有用处，有些并且很重要，所以威[克飞尔德]的書如出現，楊的書如找得到，我几乎只要用完全新的材料即可。薩德勒(Sadler)⁽¹⁾的东西也在这里。

講到夫勒洛夫斯基——这个名字不是斯拉夫文，特別不是俄文，除 Flügelmann (領隊者)、Flotte (艦隊)和 Flankirowat (側面攻击) 等等外，沒有一个俄文字是用且起首的。——你大概用得着哥第薩；因为人們虽可以在三个月之內学得俄文，能看这样一本書，但你現在对此沒有時間。讓哥第薩把它看一下，內中如有什么，明年夏季我如完成爱尔兰的作品，也許能再在这書中采取一点俄罗斯的东西。从爱尔兰到俄罗斯，只是一步。

附上你从汉諾威寄来的第二次信的信封，可以表現普魯士人注意的痕迹，你既是在邮局关門的十分鐘前才把信投邮，我不解那些人那能有時間来做此事。从那里到開車，他們的确还可有一段幽会的时间。

人們从爱尔兰的事件中可以看出，当一个民族征服了另一个民族时，它自己有怎样的一种灾难。英格兰的一切秽行是起源于爱尔兰的佩尔⁽²⁾。我还要看一看克倫威尔的时代，不过觉得有一点是确实的，即在爱尔兰如果沒有軍事統治并創造一个新貴族的必要，在英格兰的事情也当有另一种轉变。

你的弗·恩·

(1) 原稿作 Sadleir。

(2) 英格兰人首先征服的爱尔兰部分。

一三一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十月三十日

倫敦，一八六九年十月三十日。

亲爱的弗利特：

附上波和斯特的信和葛革的东西，看后务請寄还。

塞諾把自己从活弄到死，是自然的。但直至最后，他和巴枯宁的关系是不好的，而后者竟馬上沒收他的文件，这是一种不自然的發見。順便說一句！我們的法兰西日內瓦委員會秘書对巴[枯宁]討厭死了，并且抱怨因他的“专制”，使一切都解体。巴[枯宁]君在“平等”上表示德国和英国的工人沒有个性的需要，因此接受我們的权威的共产主义。在另一方面，巴[枯宁]代表無政府主义的集产主义。無政府的确存在于他的脑袋中，其中只有一种观念占有地位，即巴[枯宁]必須坐第一把交椅。

要理解葛革和波和斯特的信，你必須知道，一部分在瑞士、奥地利和德意志的庸俗的落后工人（宁可說是他們的代表），对于巴塞爾大会有关地產的決議，是在大喊救命呀。

威廉及其同志們对于許华奔迈尔和他們其余的对人民党不友善的扈从所作的咆哮，給予答复，那种愚蠢和軟弱（被較为聪明的施維澤尔所利用）是令人毛髮悚然的。一直到現在，这些驢子中沒有一只会突然想到去問一問那些自由主义的咆哮者，在德意志的农民小产业旁边，是不是有构成过时的封建經濟基础的大地产存在着？在一种革命之中，人們就是只要完結現有的国家經濟，是不是必須毀灭那种大地产？而且是不是能在一七八九年的陈旧的方式中实现这一点？决不能。这些驢子相信許华奔迈尔，以为土地問題只对于英国具有直接实际的兴趣！

土地和劳动同盟的形成（此外，也直接由总会發起了）——工人党因此完全脱离了資產階級——可視為巴塞爾大会的一种結果，土地的国有化是出發点。亞卡利阿斯被任命为专任秘書（在名誉秘書布恩之旁），因此受到報酬。

上星期日，英国工人階級因爱尔兰的囚徒举行示威运动，我受总会的委托，写几句话給它。在現今的工作之下，我对此不感兴趣，但这是必須做的。倫敦各报描写这种示威运动，完全不正确。

这运动是卓越的。

竭诚问候丽子夫人和星期日的客人。

你的卡·馬·

普魯士人对于我从汉諾威給你的信，拆得不好，半由于時間不够，半由于他們沒有找到什么，在發脾气。

一三一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十一月一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九年十一月一日。

亲爱的摩尔：

那种有关地产的決議發生了真正的奇迹。自拉薩尔开始他的煽动以来，第一次强迫德国那些家伙想一想向来認為完全多余的事。人們从波和斯特的信中明白看到这一点。我觉得这封信也并不坏，不管它怎样卖弄風情，浅学末見，但內中却有某种健全的人民的幽默，并且用那催眠术，它馬上击中目标。此外，那些人忘記除对大地产的主要事件外，也还有各种农民。一、佃农，他对于土地属于国家或属于大地主，是無所謂的；二、土地所有人，第一是大农，而日工和僕役要冲破他的反动的生存，第二是中农，他也是反动的，但为数不很多，第三是負債的小农，他是受抵押宰制的。除此以外，人們可以說，無产階級在目前对于提出小地产的問題，是沒有兴趣的。

我們的紳士葛革現在被他自己的人認為太富于共产主义的色彩，而予以驅逐，真是滑稽！忠实的拉登多尔夫藏在后面。倍斯特在紙面上固然是共产主义者，但人們对他說，金錢对于这样的目的不是丢掉，而是一般为着德意志的革命，他是容易捉住的。我們現在大概还当保持这不幸的革囊的生命，只是說它消灭得愈早愈好。

关于德国的事情，你可以把一些特征写給我，以便稍微知道一

点目前的状况。

普魯士人因破坏策勒的郎根扎擦紀念碑，又从事于一种奇怪的普魯士詭計。世間从沒有什么东西，比米刻尔君对此的質問更为卑屈的。綸利用这个机会証明，在普魯士，长官一种职务上的命令足以使一个軍人破坏每一种司法上的判决。

塞諾似乎真正表现为一个端正的俄罗斯人，使我抱歉。尤其使我抱歉的是葛革对塞諾的优美的法文的意見，然我們对此也看到过样品。

“蜂房”現在十分厚顏而愚蠢，表現一种资产阶级的色彩，这是一种真正的幸运。像昨天那样的一期猪仔报，我还没有见过。在葛萊斯頓面前这样的卑屈以及那种完全庇护资产阶级的、博爱的論調，必定使这个报馬上焦头烂額，并使一种真正的工人报成为必要的了。正当工人从他們自由主义的醉态中觉醒的时候，他們唯一的报纸却愈加资产阶级化，那是很好的。但撒姆·摩黎不致如此愚蠢，把十分笨拙的家伙安置在那里，使资产阶级的石灰粉刷刷得这样浓厚而显著。

在倫敦的飞尼党的示威运动只是再度証明，报纸正式公布的东西有怎样的价值。这里集合几十万人，举行倫敦自多年以来所仅見的最动人的示威运动，并且因为这是为着公正的利益，而全部倫敦的报纸竟沒有例外地描写这件事是一种乞丐式的失敗。

在波爾敦的紡紗工人現今罢工的机会中，一个紗厂主恰恰对撒姆·穆尔說：我們并不注意减少工資約百分之五的事，我們所要的和願意實現的，是减少生产（所以就是罢工）。

威克飞尔德的書，这里还老沒有找着。我在需用它之前，尤其要对于那基础——即一六〇〇至一七〇〇年的历史——作一种較詳尽的考察。

因此对于我的爱尔兰作品的来源，也不缺少滑稽剧，我在此間

的外國圖書中發見“雅各·味涅帶的‘愛爾蘭’”！

竭誠問候。這裡的天氣壞透了。

你的弗·恩·

一三一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十一月六日

倫敦，一八六九年十一月六日。

親愛的弗利特：

茲將“開路者”一份、“人民國家”一份和“社會民主黨人”數份寄給你。

你從“開路者”上會看到，海村相信我寫了“資本論”，只是要使他不懂。

施維澤爾——對抗李卜克內西的恐懼，利用他的民主主義的朋友們——做作起來，好像對於地產的爭議構成拉薩爾的信條中的第一句話！是何等不要臉啊！此外，波和斯特在“人民國家”的一期上為此對他有良好的服役，我找不到這一期。不知道你是否接到“人民國家”。

波和斯特的被捕是好的。

有身份的人擔憂王后今天的行列，沒有比這更可笑的。一切都用警察監視，和在法蘭西一樣。全部警報是由一種愚弄的行動產生出來的。特別是有些煽動者開了玩笑，自許多星期以來，即出現一種傳單，要求俄斯坦德飢餓的工人成群結隊地涌在王后之前，不讓王后通過。

我的家眷剛從看熱鬧回來。群眾中是冷冰冰的。太太們和牡牛一樣發狂了，並且極端抑鬱地凝視着。

我偶然找到一卷書，內有關於愛爾蘭的各種各樣的小冊子，這幾天將寄給你。卷內有恩索爾（我在“資本論”中也征引過他的東

西) 各种辛辣的作品。他是英国世系的政治經濟学者 (当他出生时, 他的父亲还住在英格兰), 为耶穌教徒, 虽是这样, 却是一八三〇年以前最坚决的主张英爱分离者之一。他自己在宗教的事件中既是無所謂的, 故能以滑稽的姿态去对抗耶穌教徒, 防护天主教。这一卷中的第一个小册子是亚塔尔·鄂康諾的。我对此本来有更多的希望, 因为这个鄂康諾在一七九八年表演过重要的角色, 我并在科柏特处發見的“政治目录”中看到 he 关于卡斯尔累的经济的好文章。杜西必須把科柏特的作品看一遍, 內有关于爱尔兰的文章。

本星期杜西和我因整理我的工作室, 花費三天工夫。这間房簡直弄得乱七八糟, 不成样子。

祝好。

你的卡·馬·

杜西竭誠問候您們全家。

一三一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十一月九日

曼徹斯特, 一八六九年十一月九日。

亲爱的摩爾:

“樊得微尔”論摄政之职的胆量是極大的。这个帝国如此的表现, 我倒沒有料到。但人們可以看見挟着勇气、能够貫徹的是什么, 而我們的基多們和威廉們簡直就不会以此为模范。

“改革”在力量上是薄弱的, 也和“晨鐘”及“回忆”一样, 現在要求原諒, 不免有点饒舌。但这些家伙是昏乱的。而刺斯帕萊特別如此。現在已有要选出一个临时政府的意見, 如果作为对抗波拿巴的一种玩笑是好的, 否則自然毫無意思。据說波拿巴又病了, 他在体質上似乎也真正完結了。

施維澤尔馬上抓住巴塞尔地产的決議, 并且装作他和拉薩尔

老是宣传这一点，这种转变是極端無耻的，但和威[廉]之类的紳士們比較起来，却是很机巧的。这个流氓充分理解到在理論上总要說得正确，并且知道当一个理論的要点發生出来，那些紳士即沒有办法，他們对着他到底願意干些什么。此外，我在这里沒有看到“人民国家”。

我不曾相信凱立君的书是这样一种有趣的讀物。我發見他很容易讀他的自然科学的掠夺史，并且供給許多笑料。我不能認这个人十分愚蠢無知。除其他外，他分析碳，就是这种碳是由碳酸和碳渣組成！同样，水分解为汽。地質学証明，植物、甚至羊齿在任何种动物存在之前，便久已存在了！至于金屬的分析，对于他是一件小事——用服尔塔电池“分析”金屬所由成立的錫和銅。并且更有成百的其他东西。同样有他的历史的惨杀案件。这个家伙幻想，在南兰开夏和其他地方，在洛森得尔的森林中（一个稠密的工業区），租金总额所以昂貴，只因这里的土地生产谷类，非常丰富！我替你作了一堆边注等等，一經看完地租的理論，即将我的意見写出来，并将書寄还給你。他自然和李嘉圖一样，用一种同样無聊的荒唐無稽的話，去說明地租的起源，又后者对于地租怎样發生的想像是荒謬的，和一切經濟学者所想像的方法沒有两样。不过这和地租的理論本身沒有关系。你从他所称的“最好的土地”中可以看出，即按照他自己的說法，就是現今北方諸邦也只是例外地对耕种，所謂最好的土地，有利可圖！

邮局要关門了。竭誠問候您們大家。

你的弗·恩·

“樊得微尔”明天奉还。

一三一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一八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亲爱的弗利特：

本星期，左臂的腋窝里（和在曼徹斯特一样）和小腿上發見一些可疑的东西。馬上又服砒剂。此外，杜西現在强迫我每天于一、二点鐘之后，和她作一次較长的散步。今天終於挾着法兰絨的短外衣，第一次实行起来，因为在这种状况中如患伤風，是不适意的。

你对于法兰西人的勇敢有些惊奇，而說到我們忠实的德意志人，不免鄙視。我們是怎样冒险，你会从附上的狂文中看出来。

佛萊利格拉按照他的習慣，又在斯圖加特照了几打形态不同的像，讓当作偶像等等豎立起来。这个克拉孙-卡拍尔曼式英雄的最成功的聖徒像是——一字不差——他像獅子一样騎在駱駝上的一个图形。这对于海涅的战胜獅子的駱駝，确是一种斥責。

李卜克內西下星期要在監獄中散步三个月，并且已經寄了一封失望的迫切催錢的信給波克海姆。

我为法兰西人憂虑的是在头脑的紛乱达到可詛咒的地步。賴得律-[罗兰]的传单完全是一个僭夺者的传单。他似乎真正要接受海村所提議的对法兰西的独裁。在另一方面，“将来”是如此善良，提議在临时政府中給巴黎沒有人認識的阿可拉斯君一个职位，因为他要求法国人不要一七九三年的陈旧的人权和公民权，而接受約·雅科比博士先生的綱領。彼此互助啊。但我發見老雅科比自己对于自行宣示的一种职位，沒有好好实现出来。在汉諾威事变的机会中，他必定不要求普魯士的上士政府——因为普魯士現在是一个“軍国”——抛弃那無用的、同时費用浩大的裝飾品如国会、民事法庭和这一类的东西嗎？在适当的道德憤怒声的深处作單純沉默的包涵，並沒有鼓励的作用。

俄羅斯的先生們在好些時候以前——如波克海姆在一种莫斯科報上看到的——對着高麗旁邊的一個島實行射擊，作為消遣的玩意兒。英國各報對於此事，一字不提。事情如果這樣繼續下去，這些先生們馬上會占領日本的。

愛爾蘭最近的集會很好，牧師們被扼住領口，逐出講台了。我不提出關於愛爾蘭的綱領，因對此沒有正當的動機，（為着取得決議）已令加入下星期二的議事日程的，有：

- 一、英國內閣在愛爾蘭大赦問題中的行動！
- 二、英國工人階級對愛爾蘭問題的態度。

祝好。

你的卡·馬·

一三一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十一月十七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九年十一月十七日。

親愛的摩爾：

我希望砒劑和運動已經把發覺的“可疑的東西”迅速打退了。但我同樣希望你最終使這種時常重新復發的病症告個結束，必須開始一種較為合理的生活方式。當你使一種合乎規律的消化成為不可能的时候，你自己便使你的血中毒了。作起工來，的確完不成你在經常的狀況下所完成的同一數量（和質量）。

“在庸俗人面前的家庭幸福”這種朴素的戲劇是真正迷人的。言談和詩人的拙劣（只是為醉醺醺的卡爾·貝克拙劣的無聊的東西所打斷），或者家庭的強逼，讓這樣的東西刊印出來作為“給朋友們的手稿”（所以在公開上是給非朋友們的），人們不知還有什麼比這當更可驚異的。但一個高貴的佛萊利格拉怎能讓一個柔和的瓦勒斯洛德的勇敢的文詞刊印出來：詩人佛[萊利格拉]對於這個世界的財物也有所需求（經過乞求），這我不完全清楚。當這些話說

出来的时候，我本来可以在这家庭中看到那些面孔的。

賴得律[-罗兰]君計算到的的确不是別的东西，而是独裁。小路易·勃郎也重新出头了，好像絕沒有發生过什么事故——別人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呢？像现今这样的时刻，真正發生的事件，絕不能从資產階級的報紙上看出来，就是革命的報紙也不足以說明这一点。紛乱的确很大，不过危机的确也还没有十分逼近。然在巴黎的一个將軍說过：“我們固然还有一个皇帝，但帝国不复存在了。”

俄罗斯人在亚洲的进展是順利的。喀什噶尔汗从前受中国人的宰制，現已独立，他們此时已經巧妙地对这个汗作战。如果降服了这个人，那他們直接接触到那些已在英国保护下的国家（俾路支、喀什米尔），而且离英国的边界不过二百哩之譜。你当已看到凡貝里关于布哈拉（按照条約，这里对俄国的商品征关税百分之三，对英国商品征关税百分之四十！）、阿富汗等处的欺詐行为的报告（英国各报是从“奧[格斯堡]—[般]新[聞]”轉載的）。因約翰·牛自己的傲慢，它的愚蠢便越来越增加了。

爱尔兰人最好的玩笑是提出奧頓諾凡·罗撒为替拍累立的候选人。这一着如果成功，那葛萊斯頓便被夹在一个老虎鉗中。而且現在意大利又有大赦。

关于国际的辯論等等，我希望下星期日能在“蜂房”上看到詳細情形。可能有什么文件，請寄給我。上星期日的“蜂房”对国际沒有記載，但对阿柏昆公爵女兒的婚礼确有紀錄。

普梭德加斯特的“克倫威尔的殖民地”是絕版了。你如馬上向旧書店为我購到，至为感謝。巴特的“爱尔兰人民”，倫敦沒有出現。其他爱尔兰的小册子，例如洛塞卿的和利福德卿的，都找不到。这是我的書商从他的倫敦代理人所得到的答复，他并告訴我，英国的書業一般不能办理在爱尔兰出版的書籍事宜，因为通常在都柏林沒有一个通訊員，要在倫敦才有。我現在将直接写信給都伯林

的达菲。

我在这里还找到許多关于爱尔兰很有用的东西。烏尔弗·吞的“回忆等等”，这是指書目上的。当我向圖書館要求这些作品时，和威克飞尔德的一样，便找不到。某一个老家伙必定曾經搜集这全部东西，并大量地收去，所以这一整堆是藏在某个地方。無論如何，这些書必定找得到的。

資产階級聰明的思想家是哥德温·斯密，他有“爱尔兰的历史和爱尔兰的特性”。爱尔兰由天意注定为一种牧場，預言家雷翁司·得·拉物格尼預言：爱尔兰的人民是可以被毀灭的！

关于凱立，我今天本想写作，但被打断。总会趁最近写下去的。
竭誠問候太太和小姐們。

你的弗·恩·

一三二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一八六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亲爱的弗利特：

今天由書籍郵遞部寄一包东西給你，內有一、爱尔兰的小册子目录一卷（特别是恩索尔的有点价值），二、“社会民主党人”和“人民国家”，三、“关于巴塞爾大會的報告”，这有三份，給你、穆尔和瑟勒麦。我不知道是否已經寄过一次。如果是这样，这几份可送別人。

你的委托，我将注意。

“蜂房”借口收到亚卡利阿斯关于上次會議的報告太晚，把它完全压下不登。然真正的理由是因它

一、不願意指出总会于下屆會議中开始討論爱尔兰的問題；
二、因为報告中含有他（就是扑特君）討厭的土地和劳动同盟。
扑特君为这个同盟的委員會候選人，大大地失敗了。

本星期二，我开始討論第一点，即不列顛內閣对爱尔兰大赦問題的態度。約說了一点一刻，大受欢迎，于是对于第一点提出下列的議案。

議决，

葛萊斯頓君在对爱尔兰要求释放被监禁的爱尔兰爱国主义者的答复中——这种答复包含在他致奧社君等的書信中——故意侮辱爱尔兰民族；

他把政治的大赦和同样輕蔑稅政的牺牲者及其所屬的人民的条件結合起来；

他与自己負責的地位直接相反，公然热烈地贊揚美国奴隶主的叛变，現在却走进来对爱尔兰的人民宣传消極服从的原則；

他对有关爱尔兰大赦問題的整个态度是那种“征服政策”真实的产物，然葛萊斯頓君曾对那种政策作激烈的攻击，因此驅逐他的保守党敌人下野；

“国际工人协会”的总会对于爱尔兰人民进行他們的大赦运动所持勇敢的、坚决的和慷慨的态度，表示敬佩；

此等決議应传达到“国际工人协会”的一切支部及和它有联系的欧美一切工人团体。

赫黎斯(奧布賴恩派人)宣布予以支持。但主席(琉克拉夫特)指出時間到了(我們只能留到十一点鐘)；因此延期至下星期二。然琉克拉夫特、衛斯吞、嘿尔茲等，事实上是整个會議在非正式的方式中临时宣布他們的同意。

另外一个奧布賴恩派人——弥尔納——說明議案的用語太軟弱(这就是說，不是充分演說式的)；此外，他要求凡我对論証所說的一切，都应采納在議案中。(这是美丽的事件！)

星期二既要再行辯論，你对于这些議案願意有什么變更或增加，說給我听，或写信来，現在正是时候了。在后一場合，例如你对

整个欧洲——如意大利——的大赦还要加入一段，請馬上把这东西写成議案的形式！

总会上次會議中的偶發事件。荷力奧克君——每个人都成为他自己的克倫威尔——出席，他走了之后，讓衛斯吞来提議。暫時宣布，他应首先取得他为国际工人协会的會員証，否則他本人不能被提出的。他的目的只是借此取重，并且能于下届大会中以代表的姿态来露头角！关于許可他加入的討論，至为激烈，因为我們中間有他的許多朋友，他也可以做被得罪的陰謀家，来多多戏弄我們。你对于这种要采取的策略有什么意見？

附上李卜克內西的废料一紙，他也在致波克海姆的信中大大地埋怨我們在精神上和物質上都不支持他。附上的威廉第二封信，是他給波克海姆的，請寄还。

“国际”的支部在丹梯建立起来了，同样新支部也在波士頓（新英格兰）出現。

脓疮还没有完全被克服。

祝好。

你的卡·馬·

关于路·勃郎：当列可侶在这里时，也到过路·勃[郎]处，并在他的訪問之后对我說：这个小家伙只要想到必須回法国，就吓得屁滾尿流。他觉得在这里做沒有危险的“小伟人”，非常之好，而且如他对列[可侶]說的，对于法兰西人的一切信任是絕對丧失了。

一三二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亲爱的摩尔：

我希望亚卡利阿斯会强迫扑特对于这件事重行考虑一下，正是为着土地和劳动同盟的緣故。

对于其余的欧洲的大赦作一种增加，我相信只会减弱決議案，因为除俄罗斯外（它孤立起来，本是很好的），因归尔甫人謀叛的宣判，也必須把普魯士除外。在另一方面，我对于語法还有一点敲推：第二段牺牲者之前要加上被监禁的或这一类的字，因此人們一望便完全明了所指的是誰。

第三段要問人們是否能談到一种直接相反的立場，又我一定說“轉而”去代替“走进来”。

第四段用“关于”，我觉得比“对有关”要直接些。

丽子因提出決議案，立即向你致謝，然星期二她自己不能旁听，又不免恼怒起来了。

关于荷力奥克的事是糟糕的。这个家伙是急进的資产者和工人之間的一个純粹的中間人。問題在：总会的組織是否怕为这样的流氓所淹沒？您們如接受荷[力奥克]，那还会有許多人要来，如果事情变得較为重要时，就会如此。时局如較为动蕩，这些先生們的确也会出席會議，并爭取領導权。就我所知，荷[力奥克]君对于工人階級本身从沒有做过絲毫事情。从开头起，一切理由都是反对接受他加入的，但經過会引起总会分裂的斥責，而他的加入对于总会的体制也許很少改变，那就好了！虽是这样，我不能想像一个工人的会有这个青年在內是好的。

我在收到你昨天的五鎊之前，已經寄了几行冷冰冰的东西給威[廉]。这个人的确太無耻了。他最初是用种种方法侮辱我，我然后还当在精神上和物質上去支持他，并寄論文給他的小报，他并且一句話不說，便对我停送此报。你如写信給他，使他懂得，他要我的論文，当直接写信来，那我会感謝你的厚意。替威廉君擦皮鞋的人，还是沒有的！各信奉还。

对爱尔兰的小册子和报告，深致感謝，給穆[尔]和瑟[勒麦]的两件，我将照办。

列可侶何時在倫敦？你的書的法文翻譯，情形怎樣？自我回
這里以後，沒有聽到此事的一點消息。

現在來講凱立。

我覺得這整個爭議的問題絕沒有直接觸及真正的經濟學。李
[嘉圖]說，地租是較豐產的土地收穫超過生產最少的土地收穫的
余額。凱立所說的也完全相同。

續篇即由第二次郵班寄上！

你的弗·恩·

所以地租是什麼，他們的意見是一致的。只有地租怎樣并因
何起源，就有爭執。李嘉圖對於地租因何起源的過程的描寫（凱立
的書第一〇四頁），和經濟學者們一切類似的歷史分析，同樣是
沒有歷史根據的，并和凱立特有的亞丹及夏娃的大魯濱孫故事一
樣，同書第九六和以下各頁。在包括李嘉圖在內的舊經濟學者中，
這一點還有幾分可原諒之處，他們絕不願有歷史的知識，在他們的
整個見解中，和十八世紀其餘的啓蒙者同樣是沒有歷史根據的，他
們所謂這樣的歷史余論，老只能是在合理的方法中去介紹起源于
此并起源于彼的一種說法，而原始人好像總是像十八世紀的啓蒙
者那樣思想和行動的。但凱立要發揮一種特有的歷史的理論，把
亞丹和夏娃當作美國佬的邊疆居民介紹給我們，便不能要求人們
相信這一點，他沒有這樣的諒解。

倘若不是李[嘉圖]在他的天真中把豐產的土地簡單指為“肥
沃的”，那麼，這整個爭論的問題便等于零。據李[嘉圖]說，最肥沃
的和地位最好的土地是首先被耕種的。完全像一個許多世紀以來
從事耕種的國家中一個空想的市民必定對這件事所了解的一樣。
凱[立]現在緊緊抓住“肥沃的”這種字眼，把本身最豐產的地帶首
先被耕種的主張，寫在李[嘉圖]名下，并且說：不對，恰恰相反，本
身最豐產的（亞馬孫河的山谷、恒河的三角洲、熱帶的非洲、婆羅洲

和西伊里安等处), 現在甚至還沒有被耕种, 最初的移殖者总是首先耕种能自行排水的地带, 即高地和山坡地带, 因为他們不能有別种样子, 但此等土地在本質上是較为貧瘠的。而且李[嘉圖]說: 肥沃的和地位最好的, 他說這話, 沒有注意自己的說法不精密, 而人們在這两个由“和”連結起来的形容詞中可以提出一种辯駁的。不过凱立在書中第一三八頁作出一个圖形, 并且主張, 李[嘉圖]把他的最初的移殖者放在山谷中, 而凱[立]却把他們放在高地上(在圖形中是放在赤裸裸的岩石尖和四十五度的不切实用的山坡上), 那是簡單地嫁罪于李[嘉圖]。

凱立的历史的例子是有关美国的, 这是書中唯一可用的东西。他是美国佬, 要能鑽研居留地本身的进程, 并且从头追究起, 所以他知道得很清楚。虽是这样, 內中的确也有許多經不起批評的东西, 当首先予以淘汰。但他一涉及欧洲, 就开始虚构, 并受到窘迫。凱[立]在美国的事例上, 也并不是公正無私的, 这是由于他挟着一种热忱, 力求証明沒有开垦的土地的無价值, 甚至是消極的价值品質(这种土地每亩的价值約減十元), 并且称許社团的牺牲, 它們在自己确切的毀灭中, 为人类造福, 开垦荒地。如果是在一个有巨大的土地經紀業的国家中来講这一点, 那它会造成一种滑稽的印象。此外, 这里沒有任何地方提起大草原地带, 而且这本来是很容易忽略过去的。荒地消極的价值品質的全部历史及其一切計算上的証实, 在美国本身就有最好的反駁。倘若是这样, 那美国不仅必定是最貧穷的国家, 而且相对地每年更为貧穷, 因为老是有更多的劳动浪费在这种沒有价值的土地上。

現在講他对地租的定义: 作为地租而收取的总数, 是对所耗劳动的价值的利息, 減去(支付地租的土地)生产力和运用同一劳动能够取得的新土地的生产力两者間的差額——第一六五和第一六六頁——这在某种限度內, 在各地, 特别是在美国, 可能有它的是处。

但在最好的場合，地租究竟是一種複雜的東西，有許多其他情況參入其中，即在此等場合，也只在本來相等的狀況下，僅對於兩種彼此相鄰近的土地能夠適用。地租中也有所耗勞動的價值的利息，李嘉圖知道這一點，和他一樣好。當凱立解釋土地本身更劣於無價值時，那地租自然必須為所耗勞動的價值的利息或者如第一三九頁上所說的，是贓物。凱[立]在從贓物到利息的過渡上，對於我們簡直負了未加說明的債。

我覺得各國、甚至同一國中地租的起源，絕不是李[嘉圖]和凱[立]所了解的一種簡單的進程。如曾經說過的，在李[嘉圖]，這是可以原諒的，這是從漁民和獵戶到農業方面的歷史。這却不是經濟學上的獨斷論，但凱[立]要從他的學說中造成一種獨斷論，並對世界證明這種獨斷論，這簡直屬於凱立君的研究以外的完全別樣的历史研究。地租的出現，甚至有些地方是在李嘉圖的方法範圍內，別的地方是在凱立的方法範圍內，還有其他地方是在完全不同的起源方法範圍內。人們也還可以對凱立提及，既要計算到熱病，而且確是熱帶的熱病，那經濟學便相當地停止工作了。除非他以下列一點去理解他的人口理論：即當人口增加，過剩的人口將被迫去耕種最豐饒的、這就是說，最不健全的地帶，此外，他們或是成功，或是倒斃，而他却因此在自己和馬爾薩斯之間造成和諧了。

在北歐洲，地租的起源既不是李嘉圖式的，也不是凱立式的，而是單純出自封建的捐稅，後來經過自由競爭，使這些捐稅達到它們準確的經濟的水平。在意大利又不相同，參看羅馬。要算出老的耕種土地上的地租有多少為真正原來的地租，有多少為其中所含的勞動的利息，是不可能的，因為在每一場合都不相同。除此以外，一經證明，土地中即不含有勞動，也可以發生地租，那也完全無關重要。在曼徹斯特的舊特拉福德，有個漢符理·得·特拉福德爵士的祖父滿身是債，他不知道有什麼出路，然他的孫兒子還清

一切債務后，每年還有一種四萬鎊的收入。我們現在約減去其中從建築工場來的一萬鎊，還有三萬鎊是農業財產每年的價值，這在八十年前大概收入二千鎊。如果再把三千鎊算作其中所含的勞動和資本的利息——這是很多的——還剩下二萬五千鎊的一種增加，或包括改進在內的從前價值的五倍。而且這一切不是因為其中含有勞動，而是因為勞動含在附近的其他東西中，因為這種地產緊靠在像曼徹斯特的一个城市，牛奶、奶油和果子在那裡都得到善價。在大規模中同樣是如此。從英格蘭變成輸入谷物和家畜的國家的時候起——而且在更早的時候——人口的密集是決定地租各自增漲的一種因素，完全無關於在英格蘭土地上總計所投入的勞動。李嘉圖的地位最好的土地是把注重對市場的關係一點包括在內，而凱立却不理會它。然當他要說：土地本身只有一種消極的價值，而地位却有一種積極的價值時，那他就因此承認了他所否定的東西，即土地正因可以壟斷，具有或能具有一種和所投入的勞動無關的價值。但凱[立]對於這一點，一聲不響。

在開墾的土地上，土地所含的勞動是否經常獲得報酬，這同樣無關重要。我在二十多年前，曾提出一種主張，以為在現今的社會中，一種能夠保持六十至一百年的生產工具，是不存在的，一個工廠、一種建築物等等在它的存在的終期，沒有補償它的生產費。我也還是相信，在主要之點上，它有它的完全正確性。如果凱[立]和我兩人都是對的，這既不證明利潤率，也不證明地租的起源，只是證明，即依照資產階級自己的標準來測量，它的生產也是腐朽的。

對凱[立]作了這種邊注，會使你够受的。它們是雜亂無章的，因為我沒有摘要。關於歷史的、唯物的、自然科學的裝飾品的東西，那它的全部價值=兩根樹的價值，即生命的樹和知識的樹的價值，這樹、他的確不是為他的亞丹和夏娃種的——他們必須在邊疆森林地上苦幹——而是在他的天堂的工作中為他們的後代種

的。那种無知与膚淺在这里只能和允許他初次写出这样东西的無耻行为,来作比較。

你不会要求我去看其余的各章。那是最純粹的胡說,而文法上的錯誤沒有比它更多的。当我进城时,即将書寄給你,因为这里的邮箱不大,不能投入。总在星期一或星期二。

威[廉]的报的确可耻。关于自由共同生活团体的牧师的胡說八道,我还不願談及,但一切有关他們联合会等等的消息,在刊出之前,老是一、二星期的旧事。施[維澤尔]于九日在萊比錫召集了一个会,并送去庆祝胜利的电报,十日即登在“社会民主党人”上面。十二日,“社会民主党人”载有李卜克內西接到銀行家佛郎克尔的一千达列。一直到十七日,沒有答辯!!我們对于这样的愚行和迁延,要担負責任。

杜西这几天会接到一封信的。

竭誠問候。

你的弗·恩·

一三二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一八六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亲爱的弗利特:

本星期、我不很舒适,手臂下的病还老是累人。因此对你的关于凱立的評注,沒有早些致謝,他的書、我昨天也收到了。

当我写反蒲魯东的作品时,还完全接受李[嘉圖]的地租理論,然即从他的(李[嘉圖]·的)观点看,我也已經分析了其中的錯誤之点。

“李嘉圖以资产阶级的生产为决定地租所必需作前提,将地租的概念运用于一切时代和一切国家的地产上。这是把资产阶级生

产关系当作永久范畴的一切經濟学者的錯誤。”蒲魯东君自然馬上將李[嘉圖]的理論轉变为平等的、道德的語句，因此在李[嘉圖]的有定的地租中，“为了一种更大的利益，發見造成地主和佃农間的矛盾的一种巨大的地籍簿，……而且它的終極結果將为土地所有的平等云云。”

除其他外，我对此批評道：

“任何种由地租构成的地籍簿，只有在現存的社会关系之內，才有一种实在的价值。我們現在已經証明，由佃农付給地主的租金只有在工商業大半發达的国家中，才極近所說明的地租。此外，这种租金还常含有对地主为土地所付出的資本的利息。地产的地位、靠近城市以及其他許多情况对于租金發生作用，并改变地租。……在另一方面，地租不能作为一种地产丰产程度的經常标准，……現代的化学应用可以时时刻刻改变地产的性質，而地質学的知識現在正开始推翻从前对相对丰产的全部估价，……丰产不是一种这样单纯自然的性質，如人們能够相信的：它和現存的社会关系有一种紧密的結合。”

关于美国本国耕种的进步一点，凱立君对于最熟習的事实都不管了。例如英国农業化学家約翰斯通在他的关于美国的評論中分析：新英格兰的农業侨民迁往紐約州，是离开較劣的土地去就較好的土地（所謂較好，不是凱立所指的首先耕作的土地的意义，而是在化学上、同时在經濟学上的意义），而紐約州的农業侨民最初住在內陆湖的彼岸，例如住在密执安，他們迁出这一州，是离开較好的土地去就較劣的土地等等。維基尼阿的移殖者对于他們的主要生产物——烟草——在地位和丰产上最有利的土地，耕种得十分討厭，必須推进到俄亥俄去，如此等等，这里的土地对于同一生产物（如果不是对于小麦等等的話）要較劣些。移民的国籍在他們的定居上也是發生效力的。挪威和我們的高山森林的人民爭取威

斯康星崎岖的北方森林地，而美国佬却住在同一地方的大草原等处。

大草原、在美国的和在澳洲的一样，实际上同为凱[立]的眼中釘。就他的意思講，是要一种土地不絕對为森林所长滿，而本質不是肥沃的，即一切为自然的草地。

最美妙的是凱立的两大結論(关于美国的)和他的独断論站在直接对抗的地位上。第一，那些人因受了英格兰恶魔般的影响，不在新英格兰优良的模范土地上从事于共同的耕种，却分散到西部較劣的(！)地产上去。所以是从較好的到較劣的土地上的进展。(此外，附带說一句，凱[立]对抗协作的分散都是从威克飞尔德处抄袭来的。)第二，在美国南方的不幸是，奴隶主(凱[立]君为和諧論者，在他从前的一切著作中本来是替他們辯护的)过早地把較好的土地拿去耕种，而把較劣的漏掉了。所以不当做的事是，从較好的土地开始！凱[立]自己对于这个例子如果确信真正的耕种者——在这里是奴隶——既不是因經濟的理由、也不是因他們自己的其他理由去决定，而是由于外来的强迫，那他当能用五个指头算出，这种状况也發生于其他的国家中。

依照他的理論，欧洲的耕种当从挪威的山地出發，由此达到地中海各国，而不是从相反的方向进行的。

凱立企圖用一种最無味的和幻想的貨幣說去对一种討厭的經濟状况施行魔术而予以鏟除，这种状况是他認為时常改进的“土地机器”，和其他一切改进的机器相反，它不使它的生产物——至少是分期的——廉价，反而涨价了(这是决定李嘉圖的状况之一；他所看到的也不超过約自一七八〇至一八一五年的英格兰的谷类价格的历史)。

凱立为和諧論者，首先証明在資本家和工資劳动者之間沒有对抗。第二步是証明地主和資本家之間的和諧，而且这一着的确

出現，当时的地产在那里是作为正常而提出的，它还没有發展出来。殖民地和老的文明国中間决定性的大差异是，文明国的民众是因地产而被排除于土地之外，不論这种土地是否丰产并是否被耕种，至于殖民地的土地，相对地說起来，还能为耕种者自己所有——这种状况是不得对奴隶提及的。它在殖民地的迅速發展中，絕不得表演何种任务。这种討厭的“财产問題”、而且的确在它的最討厭的形态中，对于和諧要打去一条腿。

关于故意曲解一点，是因在一个生产發展的国家中，土地自然的肥沃对于剩余价值的生产是一种重要的状况（或者像李嘉圖所說的，影响利潤率），現在有相反的下文，据此，在自然的最肥沃地带，也必定有最丰富的和最發展的生产，例如在墨西哥必定高于新英格兰，我对于这一点已在“資本論”第五〇二和以下各頁中答复了。

凱立唯一的勞績是，他同样片面地主张从較劣的土地进展到較好的土地，而李[嘉圖]恰有相反的主张。然在实际上，肥沃程度不同的土地种类是同时被耕种的，因此，在日耳曼人、斯拉夫人、克勒特人中对此有各种小塊土地很細心地分配給各区人民，这种分配使后来分析公地發生許多困难。可是講到历史进程中这种耕种的进行，有时——按照种种状况——是这两个方向同时并进，有时在某个时代是这个方向或那个方向占优势。

关于投入土地的資本所得的利息构成等差地租的一种成份一点，其情况恰为：地主收到这种有关資本的利息，然此項資本并不是由他、而是由佃农投入土地中的。这种为整个欧洲所知道的事实，在經濟学上竟不存在，因为在美国的租佃制度还没有發展出来。但这件事在这里是以另一种形态出現的。佃农投入的資本，终于在土地的价格中取得的，不是他，而是土地的投机者。美国首創者和土地投机者的历史，令人在事实上想起那些常有的最大的

惨状，例如在爱尔兰所發生的是。

然現在是凱立滾开！奧頓諾凡·羅撒万岁！

本星期二的會議是火熱的、激烈的并凶猛的。那个蠢材先生或魔鬼——像人們称呼那个家伙的一样——是宪章主义者，和哈尼的老朋友，为着事前的顧慮，带来了阿德格和阿蒲列加司。在另一方面，衛斯吞和琉克拉夫特沒有出席，因为他們是在一个爱尔兰的跳舞会中。“梭諾尔咨报”在星期六的一期中登出我的決議案，同时并摘要刊載了我的演說詞（像亚卡利阿斯所能干的一样好，但他不是速記者），而且即在第一頁，紧接着他的起首的社論之后。这似乎使那些諂媚葛萊斯頓的人吃了一惊。因此，阿德格的出現和蠢材一种冗长的演說，对于弥尔納（自己是爱尔兰人）是当头沉重的一棒。阿蒲列加司坐在我的旁边，因此不敢說反对的話，他甚至加以贊成，而良心上显然有些苦悶。阿德格說，如果要投票表決，他当贊成決議案。但一致总归要好些，作一些小小的修改，即可达到目的云云。我正要使·他·陷入·困境，遂·声明·他·于·下·届·會議·中·当·提出·他的·修改·处！我們·最·靠·得·住的·許·多·會·員·虽·沒有·出席·上·次·會議，我們·对抗·着·唯一·的一·票，本来·可以·通过·这种·決議·的。至·星期二，我們·会有·充分·的力量。

祝好。

你的卡·馬·

一三二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亲爱的摩尔：

凱立对于美国开拓史的唯一領域——人們·必定·相信·他·对此·有些·知識——也是糟糕的，这真妙極了。这样看来，这个家伙在根本上絕沒有什么东西了。

在替拍累立所作的选举是一种事業。它使飞尼党人跳出了無聊的陰謀詭計和制造小冲突,走入行动的軌道,这在外表上虽是合法的,然比起他們自暴动失敗以来所做的事,要革命得多。在事实上,他們是采取法兰西工人的行动方式,而且这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唯願这件事和所拟定的一样,也会繼續进行下去。这种新的轉变在庸俗市民中引起恐惧,并使全部自由主义的报纸發出刺耳之声,正是这一次击中要害的最好的証据。“律师报”以惊愕的語調評論道,一种政治犯人的选举,在不列顛帝国中沒有先例,这种报把它标志出来了。但更坏的是,除英格兰以外,有何处不是把这种情况放在議事日程上! 誠实的葛萊斯頓必定覺得討厭死了。

但你現在当看一看“泰晤士”。在一个星期中有三篇社論要求政府或勉励自己对于爱尔兰的民族报纸的越軌行动加以制止。

您們明晚的辯論及其結果,沒有可怀疑的地方,我渴望知道。使阿德格陷入困难中,很妙。我希望,除他以外,布刺德罗出来代表薩得克,这个人被选要好得多。此外,英国工人如果不以替拍累立的农民为模範,那他們的情况就不好了。

我在这里的自由圖書館和茶坦姆圖書館(这是你知道的)还發見了一批很有价值的材料来源(除掉間接报告的書籍外),可惜既沒有楊的書,也沒有普棧德加斯特的書,也沒有英政府所整理的布勒通法律⁽¹⁾的英文版。在另一方面,威克飞尔德的書又出面了。也有老配第的各种东西。上星期,我狂讀老約翰·台維茲爵士(在詹姆士統治下的爱尔兰的检事长)的論文,不知道你看过沒有,这是主要的来源,無論如何,你总遇到它們被征引百把次了。人們不能到处找到原文的材料,这是一种真正的耻辱,然从此等材料所看到的比从改訂者所得是無穷地多,凡原文簡單明了的东西,都被他們弄得錯杂紛乱了。原文明白表現爱尔兰的土地为公有财产,当一六〇〇年还是在全盛中存在的。厄耳斯得关于沒收喪失的土

地的法庭上有双方律师的辯論，台維茲君在其中作为一种証据而提出的是，土地不屬於单个的所有者(农民)，因此推論起来，或屬於已經沒收它的主公，是从初时起，或屬於君主。比这种法庭上双方律师的辯論更为美妙的东西，我从沒有看見过。土地的分配，每两三年从新开始。他在另一个小册子中，完全精确地描写族长的收入等等。我从来沒有看見这件事被征引过，你如能应用的話，我把它的詳情寄給你。此外，我将哥德温·斯密君好好地掌握住了。这个人从沒有讀过台維茲的書，因此提出最荒謬的主张替英国人掩飾。但我将抓住这个家伙。

我今天不能看到高貴的路易·波拿巴仪式的演說，反之，只看到忠实的普勒服-拍拉多尔的甜蜜的希望，他幻想他又在路易·菲力普的統治下，而宪政的千年庆典今天开始了！这是不可救藥的！

我今晚要游說帶多，回答杜西今天才到的信；但这个流氓在雨雪交加中跑了出去，以便逃避这种义务，現在邮局关門，所以杜西必須忍耐到明天。不过她对于茶坦姆監獄的奧頓諾凡·罗[撒]一定想得更多，而不大念及她自己的老青年，他湿淋淋、污浊浊、剛才回来，并和被判决者一样，幽禁在后面的地窖中。

竭誠問候您們大家。

你的弗·恩·

(1) 古爱尔兰的法律彙編。

一三二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十二月四日

一八六九年十二月四日。

亲爱的弗利特：

決議案不管阿德格有怎样不断的文体上的修改，是一致通过

了。我只有一点对他让步，即删去第一段中“侮辱”前面的“故意”字眼。我为此的口实是，一个总理大臣公开做的每一件事，必定被認為自行有意做的。真正的理由是，我知道，就事情講，承認第一段，以后一切反抗一定是無效的。我寄給你两份“国民改革者”，內中有关于头两次會議的报告，对最近一次还没有报告。这种报告也不好，并有許多直接的錯誤（由于誤解），但比亚卡利阿斯在“梭諾尔咨报”上的报告要好些。报告是由赫黎斯写的，你在“国民改革者”前一期上也会看到他的“通貨万应藥”。

除掉約翰·牛的蠢材和老是以外交家的姿态出現的阿德格以外，英国的代表們行为極好。星期二开始討論英国工人階級对爱尔兰問題的关系。

人們不仅要在这里对种种成見作战，并且也要和都伯林的爱尔兰的代表人物的愚蠢与鄙陋作战。“爱尔兰人”（皮哥特）不仅从“梭諾尔咨报”上知道此等討論和決議——这是它所訂閱，而时常加以摘录的——并已由一个爱尔兰人于十一月〔1〕十七日將它們（決議案）直接寄給它了。一直到今天，故意一字不提。当我们为三个曼徹斯特人〔2〕作辯論和請願的时候，这只驢子的对付也相似。“爱尔兰”問題必須排除其余的世界，完全单独討論，对于英格兰的工人对爱尔兰同情，特別必須保持秘密！这是怎样的一头牛！与“国际”对峙，而国际在整个欧洲和美国是有机关的！本星期，它已正式接到外国秘書們签名的決議。这东西也送給“人民”了。“我們”会看到究竟的。那个蠢材訂有“爱尔兰人”，并且将万無一失地利用这种机会去嘲笑这些“慷慨的”爱尔兰人。

然我对皮哥特将开一次玩笑。我今天写信給亚卡亚阿斯，叫他将签名的決議等等寄給爱尔兰工人协会的主席爱撒克·巴特。巴特并不是皮哥特。

为对你解释附上的阿蒲列加司的信，特作如下的說明：

他在上次會議中的行動很好，会后，他拉我坐在他的旁邊，報告下面一件事：眾議院一個著名的議員寫信給他說，自己受貴族院一個著名的議員（李赤飛爾德卿！）的委托，詢問：他對於在巴塞爾的取消一切私有財產是否贊同？他的答复是決切贊成阿蒲列加司的議會保護者對他的關係。他（阿蒲列加司）要對那些人作一種決切的答复，我當替他將“理由”簡單地寫出來，而且在第二天就要。我除掉還老是手臂下面痛，星期二晚上會議后，因討厭的霧天，使傷風感冒加劇外，並十分忙碌。所以於星期三寫信給阿蒲列加司說，我受到阻礙，不能如約，但他如接到回信，我當隨時予以支持。他以英國人的執拗態度，不同意這一着，寫來此次附上的一封信。我不管舒服與否，迫得於昨日寫了密密的八頁信給他，他對於地產及其取消的必要，要寫起來，對此當有長時間的咀嚼。那個人很重要，因為在兩院方面，是被正式承認的英國工聯代表。

又附上布拉克的一封信。我並沒有什麼事反對波和斯特，只是對庫格曼說過，我認他具有一點卡替來那式的生存方法。庫格[曼]以他的通常的機敏，夸大其詞地告訴布拉克了。

杜西對於帶多的信至為感謝，並問候大家。

祝好。

你的摩爾

〔1〕 原信誤作十二月。

〔2〕 一八六七年在曼徹斯特被殺的愛爾蘭革命者。

一三二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十二月九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九年十二月九日。

親愛的摩爾：

登在“國民改革者”上面的報告，的確也把一些無聊的東西放到你的口中了。沒有這一點，簡直不成。如我看到的，“蜂房”不理

这整个討論。这就叫做公开出版，完全像古希腊剧描繪的“为精神、情緒和公开出版”一样。

对“爱尔兰人”的事件，我已有一半料到了。爱尔兰还老是一个神聖的島，它的热望絕不可和其余罪恶世界的世俗的階級斗争混在一起。这有一部分的确是由于那些人中正直的癡狂，但有一部分也同样的确是由于那些代表人物打算保持他們对于农民的統治。加以一种农业民族老是必須从城市的資产者中获得它的文字上的代表和它的理論家，于是都柏林对于爱尔兰，頗像哥本哈根对于丹麦一样（我所指的是天主教的都柏林）。但这些先生們把整个工人运动看做純粹的异端，而不讓爱尔兰的农民知道社会主义的工人是他在歐洲的唯一的同盟者。

本星期，“爱尔兰[人]”也是很可怜的。当它在取消人身自由保护律的第一次威吓中，願意这样撤退的时候，从前的武器鑼璫声当场就听不見了。現在甚至有一种恐怖，本来也还有政治罪犯会被选举出来！在一方面，爱尔兰人受到警告——而且完全是对的——不要在违法之中被引誘；在另一方面，他們当被隔离，不得去做唯一合法的事，这件事是适当的，并且具有革命的性質，只有这件事对于选举猎取位置的律師們的因袭習慣，能予以破坏，获得結果，并能使英国的自由主义者有所感动。皮哥特在这里显然怀抱恐怖，以为他是可以被压倒的。

此外，你当記得，虽則、或正因宪章主义者也把取消爱尔兰和英格兰的联合写在他們的旗帜上，鄂康尼仍老是怎样嗾使爱尔兰人去反对宪章主义者。

向阿蒲列加司提出的詰問是寶貴的。人們看到这些虱子貴族和議員們是怎样幻想已經把整个工人运动放在荷包中，因为阿德格及扑特和他們吊膀子，而“蜂房”被收买了。这些先生們还会奇怪的。同时，就表面上看，一种新的选举不会馬上出現，这是好的，

这些先生們必定首先出丑。阿蒲列加司和布拉克的信奉还。

你从附上的索林根寄来的詢問，会看到我当做的一切是什么。怎样办呢？我要是寄五十至一百达列給那些人，不大中用，再多，我不能冒险，因为这却是永远丢掉的金錢。你的意見怎样？

第三党忠厚的先生們相信他們就要坐在內閣大臣的座位上，却完全大大地丢丑了。他們对于福揆德·得·拉·洛克特君知事的申辯，完全浮泛地予以同意。如果現今的大臣所做的都对，在这种方法中，我看不出更換內閣究竟是否必要的。在另一方面，路易确切相信，他現在又已用紅妖怪吓住市民，运用空話，可以脫身了。这件事的糾紛，十分美妙。

普魯士人是怎样的無賴。巴黎几乎还没有吹出一陣伪立宪的風，他們馬上就作小小的讓步。欧楞堡接受代表們的代表費，而官吏們利用国家的公費等等。坎普豪瀚欺騙議會，每年有八百六十六万多，这至今必須依法去償还債務的，除掉政府和議會議决当分期摊还外，他現在反而把这种摊还取消了。愚蠢的自由派人从前自行要求这一着，現在必須予以贊成。

中国的市場在逐漸扩充，它似乎要再挽救棉業，至少至某些时候之久。不管許多商品已經运去寄售，然那里的报告还是非常之好，而且从那个时候起，这里又發生一种突变，工作又忙起来了。这自然会使得棉价上涨，而全部利潤落入进口商的荷包中。不过他們在这里的工作至少沒有損失。

我和高特弗里德現在完全弄清楚了。他昨天付出我的錢最后的余数，現在我們大概要彼此以背相对了。

竭誠問候。

你的弗·恩·

布拉克对于应当确切知道的人竟怕下批評。也似乎是好意胜过决心。

一三二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十二月十日

倫敦，一八六九年十二月十日。

亲爱的弗利特：

首先是关于索林根的事件。（这里必需两文錢嗎？我相信只需一文。）

这些人曾以他們的恳求来麻煩我、总会和巴塞尔大会等等。他們自己承認，他們的生产合作社只有一种地方上的利益。他們怎能期望外国——正当罢工等等有国际花費的牺牲之际，正当成百的法国和英国的生产合作社艰难窘迫之际——为他們花費一文呢？他們看到柏克热誠的呼吁對他們已有用处了。

在另一方面，这些索林根人是你和我在萊茵省的支持者。他們（领导人）隶属于同盟会。当拉薩尔得势时，同一卡尔·克来因乘易齐施侯爵在科倫之际，對我們——“新萊茵报”的編輯者——祝飲，而易齐施被迫逆来順受。还有一層，他們的合作社是巩固的，并已保持多年了。因普魯士立法的無聊，使他們必須固定它的資本，因此縮小了它的流通資本。于是当萊茵的資產者發生憤怒时，便議決破坏合作社，一部分是出卖它的股票，一部分是抽出一切商業上（不是对股票的）所建立的預付。

所以这件事畢竟具有一种普遍的重要性，而對於我們并具有一种私人的重要性。

我所提議的如下：

你将五十达列作为股份寄給那些人，同时說明，他們自己必定看得出，你在曼徹斯特的英国資產者中替他們干不出什么事体来。同时并对他們說，我在倫敦尽了一切可能，替他們努力，沒有效果——这是事实。最后，你可對他們說，我将試試看，能否在德國的資產者中替他們找到錢——我会馬上去嘗試的。因此，我将立即

写信給汉堡的麦克——这事、你自然不告訴他們。麦克干一下，这是可能的（他是百万富翁，并且对“資本論”从头至尾，有“訂正的注释”，这是他亲自指給我看的）。这些人出两千达列，不算什么。他們自然会首先派一个人到索林根去察看这东西的内容。这种業務如果不适于生存，那不当而且也不必予以支持。不然的話，我确信这些人（麦克等）会拿出錢来的。

講到爱尔兰問題。本星期二，我沒有去总会。我虽已担任开始此項辯論，但在这种霧天和我現今的健康状况之中，我的“家庭”不准我去。

关于“国民改革者”上面的报告，不仅替我插入一些無聊的东西，而且正确报告的东西，竟被弄錯了。但我不願意抗辯。第一，我一定因此得罪报告者（赫黎斯）。第二，我不參入其中，这一切报告都沒有正式的根据。如更正其中的某些东西，那就無异承認其他都是对的。而且像它再制造出来的一切，都是錯誤的。此外，我有理由不把這些报告变作反对我的法律上的証据，不过我从改正小节的时刻起，这一着便实现了。

下星期二，我怎样提出这件事的方法是：完全不管一切对爱尔兰的“国际的”和“人道的”正义的說法怎样——在国际會議中，这是自然的——摆脱他們和爱尔兰現今的关系，是英国工人階級直接的、絕对的利益。而且这是我的最充实的信念，所据的理由，有一部分是我不能报告英国工人本人的。我早已相信，由英国工人階級势力的增长去打破爱尔兰的統治制度，这是可能的。我常在“紐約論壇”上发表这种意見。然更深刻的研究現在使我具有正相反的信念。英国的工人階級在摆脱爱尔兰之前，永不会做出什么事来。杠杆必定是安置在爱尔兰。因此，爱尔兰問題对于社会运动，一般是十分重要的。

台維茲的書，我已經擇要地看过許多。我对于这書本身只在

博物院走馬看花般瀏覽過。你如將有關公共財產的地方抄給我，至為感謝。你必須替自己找到台維茲所編的“卡籃的辯論詞”（倫敦，佩忒諾斯忒街二十二號，詹姆士·達菲）。當你在倫敦時，我本願將它給你帶去。現在它在總會的英國會員中周轉，天知道我幾時再見着它。它對於一七七九至一八〇〇年的時期（聯合），是有決定性重要的，不僅因為是“卡籃辯論詞”（尤其是法庭上的；我認卡籃是十八世紀唯一的大律師（人民律師），具有最高貴的品質，而格刺坦却是議會中的流氓），並因你會在書中找着關於聯合的愛爾蘭人（^①）的一切來源。這個時期在科學上和戲曲上是最有趣的。第一，一五八八至八九年的英格蘭人的劣迹，重演於一七八八至八九年（也許還增大了）。第二，在愛爾蘭運動的本身里面，容易指証階級運動。第三，畢得的無耻的政策。第四，使英國的先生們很生氣的是指証愛爾蘭失敗了，因為在事實上，從一種革命的观点看來，愛爾蘭人對於英王和教會的民眾是走得太遠了，在另一方面，英格蘭的英國反动派（如像在克倫威爾時代）是將根基建立在愛爾蘭的征服上面。這個時期至少必須在一章中描寫出來，對於約翰·牛是一種縛柱示眾之刑！

附上法文的东西，——并和佛萊利格拉的相对比！

你如把下一季的錢尽可能地早些寄來，十分歡迎。

附帶說一句！杜西擔任了一樁傻工作，綉一種沙發墊子，送你們作耶穌誕節禮。我不相信她在新年之前會完工。她不許媽媽、小燕妮和倫迅綉一針，因此幾星期來不做別的事情。然這是一種大秘密，你自然不可稍微表示對此已有所聞。否則杜西一定要吃掉我的。

問候麗子夫人。

你的卡·摩爾·

我寄給你的法文东西，是高卢人的——半波拿巴派，半反对

派——真笨。“度中爸爸”的驕橫會使你驚訝。而在這樣的事態中，那淫婦歐貞尼敢前進嗎？她必須絕對被絞殺的。

順便說一下！“資本論”的翻譯在進行中。然刻勒現在把它中斷了。他要使“霧月十八日”先出版，並相信這在現今的狀況之下原有可能，而且對於法蘭西是重要的。

講到現今的愛爾蘭運動，有三個重要的因素：一、反對律師、職業的政客和花言巧語的人；二、反對牧師的強迫命令，他們（那些重要的）如像在鄂康泥的時代以及一七八九至一八〇〇年，是叛逆的；三、在最近的集會中出現了反農民階級的農業工人階級。（一七九五至一八〇〇年的類似的現象。）

“愛爾蘭人”是因飛尼黨人的報被壓制才出現的。它在長時期中對飛尼主義持反對的態度。“愛爾蘭人民”等等的盧比等是有學問的人，他們把宗教作為無足輕重的小事看待。政府把他們關在監牢內，於是皮哥特等出來。在那些人出獄之前，“愛爾蘭人”才算得是一點東西。它現在雖從那些“凶暴的被判決者”的演說中撈取“政治資本”，但它是知道這一點的。

〔1〕 秘密結社。

一三二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一八六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親愛的弗利特：

恰在郵局關門之前，我看見索林根人的信躺在我的旁邊，所以昨天忘記附寄給你了，現在照辦罷。

又附上畢士烈送給我的一種樣張，但沒有續刊。這份有照片的報——巴黎——屬於小燕妮，看後務請寄還。

祝好。

你的摩爾

为着“蜂房”，作出各种决議，首先只是把它登記在我們的記錄簿中，有机会然后予以公布。

一三二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亲爱的摩尔：

附上我从台維茲的書和其他書中关于一六〇〇年頃的爱尔兰地产所發見的材料。不过邮局馬上要关門，今天必須簡單地說几句。

关于索林根人的事，都是对的。我倆对于那些人具有特别的兴趣，这也是我初时的意見。下星期，我也許要去巴門，因为我的母亲十分願意我再在家过一个耶穌誕节，我恰好向索林根进發，亲自去看那些人，很有可能。

不正确的报告的更正自然沒有办法。这每星期必定会出现的。

我对于卡籃的書，在这里可得到一种也許完备得多的版本，不过也确要弄到那新的版本。目前，我对于在一六六〇年以前的旧历史还有的是事要做，这一点一經弄完，一七八二至一八〇〇年的时期自然会为我的主要兴趣所在了。但要首先把这件旧东西弄完，因为我特別發見，从一一七二年起至一六〇〇年的原始状况，到处都完全描写錯了，我才逐渐找到原来的来源材料。

还没有从普梭德加斯特听到什么消息嗎？那書是我馬上不可缺少的，否則会感到極不方便。

明天再詳。

你的弗·恩·

一三二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亲爱的摩尔：

附上所想望的匯款。我这一次已能寄出一百鎊，因为在最后的清算中發見一种小錯誤，于我有損，高特弗里德閣下以后必須补偿我——这在耶穌誕节正表欢迎。

可詛咒的吉刺达·坎布梭息和鬼火一样跳到我的面前。我必須获得这个家伙，因为他是在英国人来到时关于爱尔兰状况的第一种外国的、即真实的来源，而我所看到的引文使我推测还可以找到一些。这書叫做“被征服的爱尔兰”，没有什么地方找得到，但使我發生兴趣的第一部分是在卡謨登的“不列顛”的法·兰·克·福(!)版本中，别的版本中有沒有，我不知道。这里自然沒有这种版本，自由圖書館的一种英文版中沒有吉刺达的著作，在流通圖書館的另一种版本中，可能含有这种材料的第三卷是遺失了，所以我的唯一希望在茶坦姆圖書館，明天将去看看。此外，这种猎取来源的行动比起在可詛咒的交易所猎取的消息来，是完全另一种滋味的。

配第的“爱尔兰的政治解剖”和“爱尔兰的政治考察”是两种不同的著作或只是两种不同的版本？这里有后面一种。

我这里有揆因的書較后的一种版本，而你所有的，因年代的关系(一八四六年)，可惜很少用处。

我对于每个时期的研究将近完成时，即馬上把它記下来。此外，这种联系，在脑子里还更为清楚，一般并具有一种更为直觉的概念，而且还可加以改变。这是我在寻找来源次序的坚苦工作中为什么要这样按照历史时代去編制全体的理由。一直至一六〇〇年为止，我差不多都弄好了。

此外，我在看坎諾的“格蘭特向里士滿進軍”。格蘭特是一只執拗的驢子，對於自己和他的軍隊很不自信，對於比他弱一半的李，在許多天的正面攻擊、使之削弱，並使在原来的位置上固定不動之前，從不敢施行最簡單的側面策略。他相信一種簡單的算術習題，即當他喪失三個人而李只喪失一個人時，則李的人比他的當更少。像當時這樣殘酷的屠殺，沒有別的地方出現過。在森林中整天以散兵作戰，喪失很多的生命；森林區域使包抄十分困難，這就是格蘭特唯一可原諒處。

竭誠問候夫人和小姐們。

你的弗·恩·

一三三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倫敦，一八六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親愛的弗利特：

收到一百鎊，至為感謝。昨天因斯特洛突然來到，不能寫信報告。這個可憐的人在五月間又吐過血。從那個時候起，他為着健康的緣故，必須在瑞士等處閑蕩着，看起來很憔悴，並且很煩惱。醫生們勸他結婚。斯特洛從這裡回到布刺德佛德，希望你把“烏爾寧”的叫做什麼鷄奸的書寄給他。

只要他一離開（他星期一走），我就親自進城去找普·梭·德·加·斯·特的書。上星期因天氣太壞，我在還沒有治療的情況下，不敢冒險前去。然隱約記得，普[梭·德·加·斯·特]的書是在引論中，而且的確——我覺得是如此——在幻想的、經不起批評的、樂觀的晨曦的色彩中描寫盎格羅-諾曼時代的。所以必須把它找來，以便你還可看看其中的第一個時期。我們的愛爾蘭決議送給了和我們有聯繫的全體工聯。只有一個工聯——皮革匠人的小分會——提出抗議，以

为是政治的，而且不在总会的活动范围之内。我們派一个代表团到他們那里去加以解释。阿德格君現在察出，不管他怎样作过一切种类的外交式的反对，投票贊成決議案，对他是何等有用啊。因此，薩得克有三至四千爱尔兰的选民已經允許投他的票。

你从附上的“平等”——必須寄回給我——中可以看到巴枯宁君是怎样的驕橫。这个青年現在指揮国际的四个机关报（“平等”、罗克尔的“进步”、巴塞罗纳的“联合”和那不勒斯的“平等”）。他企圖經過和施維澤尔的联合，在德国获得立脚地，借諂媚“劳动”报，在巴黎生下根来。他相信开始和我們作公开爭論的时机来到了。他装作真正的無产階級主义的守护者。然他会惊奇的。我們将于下星期（幸而总会于新年后延会至星期二，所以我們在分委员会中沒有英国人感情的干涉，可以自由行动）送一封威胁的信給日内瓦的法語联合委员会，那些先生們（此外，內中一重要的部分、也許是最大的部分反对巴枯宁）既然知道，我們依照上次大会的決議，在必要时可以停止他們的职务，他們会再度考虑这件事的。

我們的信所注重的主要点是：瑞士的法語支部對我們唯一的代表是該处的联合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对它的要求和責难已經由它的秘書培勒私自對我們轉達了。他們絕對無權讓他們的职务轉入“平等”（對於我們是一種不存在的東西）的手中，并責望总会和这个代表作公开的說明和爭論。总会的答复是否在国际支部的机关报上刊布出来，这完全取决于总会，只有它是直接對大会負責的。在这个机会中，将打击某些陰謀家，他們是要篡奪一種不屬於他們的权力，并由他們私自指揮国际。

哥薩克人关于那种报告所叫喊的事，情形經過如下：

布魯塞尔大会曾議決，“只要它的（总会的）財力許可”，我們對於罢工等等的报告当“用几种文字”刊布出来。但有一个条件，我們方面至少每三个月从联合委员会接到报告和文件等等。我們現

在既沒有接到这种报告，又沒有印报告的資財，此項議決自然变成了死文字。在事实上，因許多国际报的創辦，彼此互相交換（“蜂房”为英国罢工等等的記錄者），使此事成为多余的。

巴塞尔大会把这个問題再提出来。大会看待布魯塞爾对于报告的議決好像沒有存在的一样。否則它当簡單委托总会予以执行（如果弄不到資財，也仍是死文字）。所涉及的报告具有另一种意义（不是和从前一样总計罢工等等，而是对于这种运动作近于一般的考察）。然大会对于这一点沒有付表决。所以对这个问题現在沒有決議。但經過对“平等”的公开答复，向公众說明，布魯塞爾的議決从前不能实行，一、因會員們沒有付出会費，二、因联合委员会沒有履行它的职务，这样做便是一种美妙的政策！

关于施維澤尔，懂得德文的巴[枯宁]居知道施[維澤尔]及其徒众不屬於国际。他知道施維澤尔公开斥責李卜克內西建議总会做公断人。所以他提出問題来，比他的朋友菲·柏克更为卑鄙，后者为德語組的主席，主持日內瓦的联合会，在那里予他們以必要的报告。巴枯宁的目的只在从施維澤尔找个把柄。但他还会看到究竟的！

我对于得·帕蒲（向布魯塞爾中央委员会的提案）写了一封有关此事的詳細的信。

当这样一个俄罗斯人立定脚跟时，事态馬上就不堪設想了。

波克海姆現在研究土耳其的东西。

你将回德国嗎？

祝好。

你的卡·馬·

一八七〇年

一三三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七〇年一月九日

曼徹斯特，一八七〇年一月九日。

亲爱的摩尔：

恭賀新禧！

我在巴門因不斷的大吃大喝，把胃弄坏了，于星期四日午回到此間。那些人、这就是說，小市民在那里是太幸运了。战争的危險現在終于消灭，路易·拿[破仑]借他的賢明的讓步，再度光輝灿烂地显示了他的杰出的聰明，俾斯麦又有工作能力，信任恢复了，商業必定复兴，于是一八七〇年对于德意志的紳士必定是一个非常**有福气的年**。我不解那些人每年怎能老是丧失更多的理解力。

老裁縫兼革命將軍汉內貝恩再看到我，很是高兴。他也还有一全份“新萊茵报”，用紅封面装訂起来，知道这件事，心中确是愉快。他囑問候你，他有两个很漂亮的女兒。

我没有去索林根，的确由于下列的理由：

一、我在假期中很难得有一天閑空，能够离开。

二、我自己如沒有一种較大的数目加进去——这是不可能的——究不能对这种營業要求作一种良好而詳尽的审查，并且

三、我是党友，必須相信那些人的某些話，不能像一个**完全的**生人一样，对于提出一切文件和担保品，可以严格地坚持着；同时**麦克**得到我往那里的报告，也許不打算派人前去，因此使我担負一种責任，这是我宁願摆脱的。

我現在等待你的回信，然后写信給那些人。

倘若不是这样劳劳碌碌，并挂念丽子——我离开时，她不舒服，在这整个时期中又没有消息——那我在回程中当会再到你那里来的。

在这整个时期中，几乎没有看报，然我看到，哈慈费尔德经过麦德，又放逐了施维泽尔；这必定马上和施[维泽尔]断绝关系的。详细的情形，我大概要由你从报上得来。

在科伦访问克来因，谈了顷刻。他十分冷淡，这些人庸俗化了，我们似乎严重地妨碍了他们。他们现有一个反极端拥护教皇联合会，基利提和比利提（依照亚发尔特的翻译，叫做基利特和菲利斯特）自然在内。

竭诚问候。

你的弗·恩·

一三三二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七〇年一月
十七日前后]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很少有一个包装的篮子像昨天那样及时到达的。篮子一打开，五十个纤细的人排成队伍，站在厨房中，而阿伦博士和他的助手——一个年青的苏格兰医生——正来替可怜的摩尔施行手术，动过手术后，摩尔和他的两个挨斯叩雷彼就可以饮用贵重的布纶柏格酒了。这一次的病情又很不好。一星期来，我们对于向来时常有效的一切药物、敷药和 Vasilecimo [?] 等等都用过：只是完全无效。疮疖不断地发展出来，痛不可忍，但没有破口，并不流脓。必须开刀，摩尔终于决定采取一个不可避免的步骤，请一个医生来。在患处一种很深的截入之后，他立即感觉大为轻松，今天早晨虽还免不了痛苦，但就大体讲，是好得多了，希望几天之内就会痊愈的。

不过我现在必须提出他的真正的罪状。他自从德国回来后，特别是在汉诺威的出征后，就不舒服，不断地咳嗽，他不自己爱护并增进健康，开始拚死学俄文，更少出外，饮食没有常规，手臂下首先发生脓疮，后来已经肿得很大，并且变硬了。亲爱的恩格斯先生，多少年来，我是怎样时常默默地愿您来这里！！许多事都变样了。我现在希望他对于目前这一次教训，会引以为戒。亲爱的恩格斯先生，您现在写信给他，请勿提这些。他此刻很容易发脾气，并且要十分恼怒我的。但您对您将心事倾吐出来，便觉得轻松多了，因为我完全没有力量去稍微改变他的生活方式。他如再来曼彻斯特的话，也许让谷谟拍特严肃地和他谈一次。谷谟拍特是他所信任的唯一医生。在我们家内，现在有一种十分普遍地轻视一切药物和一切医生的风气占着优势；然医药毕竟是必要的灾祸，没有这些即活不下去。劳拉送给我们第二个新年礼物，您说怎样！我希望这种急迫的拍子要告一个终结；否则人们马上可以唱道：

1, 2, 3, 4, 5 — 6 —————

10 个小黑人！

[没有署名]

—三三三 恩格斯致马克思 一八七〇年一月十九日

曼彻斯特，一八七〇年一月十九日。

亲爱的摩尔：

希望你那可鄙的脓疮经过开刀以后，现在又好些了。这毕竟是一种讨厌的毛病。最好仍坚持用砒剂治疗，直到一切病征都完全消灭，然后至少还要继续服三个月。这几天，我将到谷谟拍特那里去，征求他的意见，但你对于砒剂间断了多久，几时再开始服用，请预先让我知道，以便我能回答他的第一个问题。

我以为你終久也必定明白，就是为着你那第二卷書的利益，也必須把生活方式改变一下。这样反复不断的間歇，你将永不能完成了；在戶外多做运动，迟早会阻止你發生脓疮的。

可惜，現在寄酒沒有从前那样方便，因我再不能指揮貨棧的打包人。必須等待，像对布綸柏格酒一样，直到找着一个現成的包装箱子，或用其他方式，要靠偶然的机会。因此，我今天寄給你的小箱葡萄酒，为数有限。那是凄萧的一只旧奶油箱，容积那样小，不能装入五瓶以上，而且板子薄，也不能載运更多的重量。然下次你会接到足够的数目的。

彼得-波拿巴的事件是巴黎新年中一种出色的貢獻。路易有决定性的灾难。小市民幻想着，只要高貴的奧利未掌握政权，就好像十八年来慢慢地尽力建立起来的全部腐敗和污秽的一層建筑馬上会消灭，他們現在从这种幻想中極端粗暴地惊醒过来了。这个波拿巴、这些將軍、地方官、警察和十二月社員的立宪政府呀！这些家伙、特别是資产者的恐怖，沒有比普勒服-拍拉多尔登在星期一的“泰晤士”上面的信表現得更为显明的。

这件事的坏处只在陆許福因此获得一种完全过分的盛名。但那些正式的共和主义者也簡直太無价值了。

对約翰·伯賴脫要予以祝賀。这可怜的家伙在他的新的崇高的位置上竟不知道要怎样办，不管怎样的审慎，他还是允許爱尔兰人以自由土地，并打开了牢門。不过对于后面这一着如有絲毫企圖去征实他的話，那自然只是于第二天收回他的成命。講到自由土地——伯賴脫的意思，是和自由貿易那样的——那負重債的地产法院已經施行了。

我終於在此地一个圖書館發見普梭德加斯特的的一本書，希望能够設法取得它。爱尔兰的旧法律現在必定也要出版，这是我的幸运，或者也是我的灾难，我也要在此中涉猎一下。愈加探討这件

事，便愈加明白，爱尔兰因英格兰的侵入，使它的全部發展倒退，要被抛回去几百年。而且这是馬上从十二世紀起的；于此自然不要忘记，丹麦人三百年的侵入和掠夺已經使这个国家大大地退轉去了；不过此等动作已經停止一百多年了。

近年在爱尔兰的探討中，也稍有較多的批評，特別是皮特里考古的东西；这个人使我必須也看点克勒特-爱尔兰文的东西（自然有譯文在旁边），这东西并不見得很难，不过我不深入，語言学的無聊的东西，我已尝够了。我如得到那書，这几天就会看到旧法律的处理是怎樣的。

我祝賀你的俄文进步。你会使波克海姆迷惑起来，这也就够好了，我的俄文差不多都已忘記，当你再忘記你的俄文时，我便可以重新开始学习了。

竭誠問候你的夫人和小姐們。拉法格的拍子真是快得可怕。

你的弗·恩·

一三三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七〇年一月二十二日

一八七〇年一月二十二日。

亲爱的弗利特：

我今天只写这儿行給你，因为左臂上敷了藥膏，而且有綳帶，不听我的指揮。

这种病是一种膿腫，和腺有关系。旁边还有些小东西，昨天經過挤拔弄好了。今天一切都有極好的进步，医生十分滿意。

昨天收到葡萄酒，对我大有好处。

你不要幻想，以为我在几个星期之內学了許多俄文，我不好說像你忘記的那樣多，只能說，即使你再忘記三倍，我的仅和你残存的一样多。我是才开始学的人呀。

赫尔岑死了。恰恰約当我学完“监牢等”字的时候。

“国际”發生各种各样的事，特别是有关巴枯宁陰謀的。不过太长，現在不能写了。

巴黎的运动是有趣的。奥利未既然也是自由貿易論者，依照英国庸俗人——这种人时常忘記对他允許的东西——的性情講，这个人自然必定为真正的法国人所厭恶。

問候丽子夫人和其他一切人。

你的摩尔

你对于“将来”的自作聪明有什么意見？它只想借此使自己从純粹政治的陣营中挤出来！

附带說一句！我还有李卜克內西給你的一张小紙条，是当你离开英国时寄来的。然混在紙堆中，一时找不着。下次再寄罢。

一三三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七〇年一月二十五日

曼徹斯特，一八七〇年一月二十五日。

亲爱的摩尔：

知道这一次只是一种腺的脓肿，而不是脓疮，使我大为輕松。腺的侵入(腋下的)在你的坚决反淋巴性的热情中，是次要的，这没有什么重要性。由此所引起的长久的拖延是你把这病当作脓疮看待，这就是充分的解释。

普梭德加斯特的書終于收到了——而且老是这样——两本一齐来；就是斯密父子公司也弄来一本。我今晚会看完的。这書的重要在对于沒有刊印的記錄有許多摘要。它現在絕版了，并不奇怪。人們引誘隆曼公司列名于这样的一本書上，它必定非常憤怒，因为在英国的銷路确是很少（繆狄沒有一本），所以这个公司会尽可能地馬上毀版，但大概还有一种可能是卖给爱尔兰地主們的

联合会（为着同一目的），的确不会印第二版的。这个人关于盎格罗-诺曼时代所说的，正确的所在是，这个时期对于爱尔兰人以及离界线有些距离的盎格罗-爱尔兰人来说，是大致继续了征服前旧的游惰生活，而这个时期的战争带有一种较多的安适的性质（只有少数例外），而没有那种决定性的满目荒凉的性质，这是在十六世纪出现的，后来即变成常规了。但他的理论认为爱尔兰人、特别是爱尔兰妇女，非常亲切可爱，马上和缓了怀有很大敌意的移入者，这正是纯粹爱尔兰式的，正和爱尔兰的观测不認識度数的区别一样。

关于吉刺达·坎布梭息的書，出了一个新版：“吉刺达·坎布梭息著作”，約·瑟·布魯厄編，倫敦，隆曼公司一八六三年出版，至少有三卷；你可以替我打听价格多少，而載有爱尔兰的、同样被征服的爱尔兰的風土記的，是全部还是某卷，是否可买到廉价的旧書？

我对着克倫威尔，不失体面，但也还要大看这个时期的英国史。現在这没有什么妨碍，不过占去时间。

得看到法文各报，十分感谢，并有兴趣，明天連同一些“将来”奉还。后面这种报对于讀者和作者一样，使他們的心緒愈加沉闷，愈加难堪。

邮局要关门了，再会。竭誠問候您們大家。

你的弗·恩·

一三三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七〇年一月二十七日

一八七〇年一月二十七日。

亲爱的弗利特：

我还老是在治疗和室内监禁中。因在脓肿——它差不多有一

个蛋大——的附近，有小的脓疮，使这病颇为复杂。但在几天之内，一切都会很好的。

医生们有怎样不同的意见，这是奇怪的。馬的孙博士任职于爱丁堡一个主要的医院中，现在并且于他的业务之外，还有伦敦一个医院这个部门的聘约，他说，他们在这两个医院完全反对用砒剂去治脓疮，但此药确可治皮膚發疹。当我受他的监护时——至本星期为止——自然服他的药。这一着——一經停止，我将经常服砒剂三个月，因为必须借此告个结束。

附上李卜克内西重要的便条。你如写信给他，附带告诉他（关于附在给我的信中致你的废料），一、当一切报如果像他的一样，对“雾月十八日”谈这许多，这就是说绝不谈及，那没有人听见说过，并不奇怪；二、在萊比錫如果找不到此書（我以为这是騙局），那人们用不着写信给我，应直接写信給梅斯納。

附上約·雅科比博士致庫格曼的信和后者的便条。这件事的关系是：庫[格曼]在“将来”十八期的附刊上（一月二十二日）看到雅科比的演說，表示自己委身于社会主义，而在同期的正张上講开会的事件，施維澤尔借助他的棍棒衛兵，夺得主席的职位，于雅[科比]的演說完畢后，除其他外，責备后者剽窃我的說法。庫格曼以常有的热忱，馬上写信給雅科比，祝賀他，同时責备他，說他征引各种各样人的說法，恰恰不征引我的，而供給他以真实内容的正是我。因此有雅[科比]的答复。

滑稽的事只在雅[科比]于会中回答施維澤尔时說，我自己“在我的著作中利用我的前輩的著作，不計其数”。我对于每个人在發展上只要有点滴的貢獻，即本着責任心予以征引，而由此所發生的結果是，雅[科比]可以从我取得一种新信仰的材料，而不征引我的話。此外，我不是七十年代的雅科比的“前輩”。一个單純的通俗化者和平庸化者是沒有“前輩”的。虽是这样，雅科比和阿諾尔

德·魯格一样，轉到共产主义来，很美。靠“自由”再也行不通了！

茲將“民主新聞”的最近一期寄給你。這種報還不值什麼，不過它屬於我們的人，可以對“蜂房”保持均衡，尤其是它只需半辨士。你和穆爾必須每人各訂十二份，因為總會的會員也要有相等的預約。還有，您們兩人中之一每星期或每兩星期可為這小報寫點關於蘭開夏等等的十分簡短的報告，寄給我轉去。

祝好。

你的卡·馬·

一三三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七〇年二月一日

一八七〇年二月一日。

親愛的摩爾：

昨晚我才接到有關的“將來”，因此今天才能將雅科比的東西奉還。這個老猶太人為什麼不提起你，十分明白；他是一個蠢材一樣怕羞，但必定知道，施[維澤爾]於當選會長之後，就要當場切面責他的剽竊；不過一個這樣狡猾的老傢伙在他的愚蠢之中總是想像還可以好好混過的。如果有這種轉變可以如此繼續下去，那我們馬上會從萊茵的成語中排去那個老主宰，依照這種成語的說法，這個主宰“有奇異的寄食者”。

我將盡力為“民主新聞”找到補助費。十二份預約不能成功，因為我們這裡的工廠群眾絕對不需此物。我也不知道從這裡有什麼可報告的。

我將以有關的問題報告威[廉]；猜他在他的小報上從沒有說及過“霧月十八日”。萊比錫找不到一本的話，確是謊言，除非整個版本都出賣了。附帶說一句，此書和你的“資本論”的法文翻譯，情形怎樣？

我会将“农民战争”寄給威[廉]，但序言要到全体排印时才写。登在文艺栏，可以延长到半年或半年以上，写一篇序言，沒有意思。

在訥累的葬礼中，不管考·夫卢龙怎样，沒有發生事故，这是一种真正的幸运。佩斯的憤怒表見波拿巴主义者極大的失望。人們最好的願望無过于能将巴黎整个革命的群众，在巴黎以外、尤其在只有几条通路的要塞围墙以外的敞野中当场捕获。用六樽大炮架在墙的通路上，一团步兵分作散兵，一旅騎兵用以追奔逐北，在半点鐘之内，这整个沒有武装的群众——少数連發手槍，某些人可在衣袋中放射的，算不得什么——要被驅散、截杀或俘虏。但既有六万兵在手，甚至可把他們驅入要塞中，于是占据要塞，在宋最利最的敞地上和涅宜的大路上用霰弹集歼、并用騎兵踏踐这些群众。二十万沒有武装的工人从敞野出發，要征服六万兵士占据的巴黎！絕妙呀！

法文各报今晨收到。至为感謝。

你看过“土地和自由”(俄文的东西)的一种完全的譯文嗎？我現在有一部，你可以应用的。

竭誠問候你的夫人、燕妮和杜西。

你的弗·恩·

一三三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七〇年二月九日

曼徹斯特，一八七〇年二月九日。

亲爱的摩尔：

你是不是又病了，或是因苦干再生了病，否則会听到你的消息的。

可詛咒的事件：

“爱尔兰的古代法律”。——塞察斯·摩尔著。——第一和第

二部，都柏林为女王陛下印的，文具事务所出版，第二部在三、四星期前出书，听说将重印，这完全使我安定了。问题在能否于伦敦找到一本旧的？

陆许福被安安静静地扼住了。奥利未显然愿有一种冲突，街市防塞的企图大概会作为“白色工作罩衫”的诡计证实出来。奥利未如不愿有冲突，那波拿巴在他的背后是愿意有的。

竭诚问候。

你的弗·恩·

一三三九 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七〇年二月十日
伊林诺·马克思附函

一八七〇年二月十日。

亲爱的弗利特：

上星期六，我第一次再外出，但因这种可诅咒的雾天的关系，头腺马上发炎。关在家中许多星期之后，身体自然易受外感。我们这里吹来一种东北风，在此等状况之下，使监禁延长了。然我希望本星期内，头腺会再复元的。

小达琴斯 (Dakyns)〔1〕(地质学者)星期日来我处。我已邀他于下个星期日再来。苏格兰的便帽是对他的菲力克斯·霍尔特这个流氓装束的唯一记号。他和向来一样愉快，杜西很喜欢看到他。

关于新的东西——如爱尔兰的法律等等——在这里很难找到旧货。

劳拉今天来信，除其他外，告诉我们，自去年六月以来，巴黎的激昂情绪不断地在增长。特别是自路易·纳累的凶案以来，在工人阶层中的妇女变成疯狂的了，你知道这在巴黎是什么意思。

发疯的青年夫卢龙是已故的夫卢龙的小儿子，死去的这个人

曾做学院常任秘书，在他的几达百年的生命中，常和当时的每一个政府保持关系，故轮流做波拿巴主义者、波旁王室的拥护者、奥尔良派、再做波拿巴主义者。当他的晚年，因疯狂地反对达尔文，还引起人们的注意。

講到拿破仑第一。在你所有的“鐘”的一期上，有关于这个英雄悲惨的行动的一种选刊，我不复知道是出于那一种纪录。小燕妮想要这种引文。她在門罗家对此有一种爭論，那里的人要否認此等事实。

我对于夫勒洛夫斯基的书看过最初的一百五十頁（西伯利亚、北俄罗斯和阿斯脱刺罕占有这些頁数）。关于俄国的經濟状况說出真話的，这是第一种著作。这个人是他所称的“俄罗斯乐观主义”的决切的仇敌。我对于这种共产主义的厄尔多刺多从没具有很丰滿的意見，不过夫[勒洛夫斯基]却是超出一切期望之外。在事实上，这是奇怪的，無論如何，是一种变化的指标，故在彼得堡能够刊印这样的一点东西。

“我們中間很少無产者，但我們的劳动階級的群众是由劳动人民組成的，他們的命运比每个無产者的命运要坏些。”

这种描写方法完全自出心裁，有时大都还想起蒙提尔。人們看見这个人到处是自己旅行和观察。对于地主、資本家和官吏極为怀恨。不要社会主义的原則，不要土地的秘密主义（虽則贊成公有财产的形态），不要虛無主义的浮夸。到处有些善意的閑談，然对于那些人——此項著作是为他們而作——的發展阶段是适合的。無論如何，这是你关于“工人階級的状况”的著作出版以后最重要的書。俄国农民的家庭生活——連同可怕的毆妻至死、烧酒和妾——也描写得好。当你現在将公民赫尔岑幻想的謊話寄給我时，这对于我可說来得正巧。

你会記得，在巴枯宁的陰謀下面的“平等”攻击总会，提出各种

各样公开的質問，还加以威胁。我所草拟的一种信件因此發到日内瓦的法語委员会，并同样送达对我们通訊的其他一切法語委员会。結果，巴枯宁的整个私派退出〔2〕“平等”。巴[枯宁]自己将住所安置在武辛，而在瑞士、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兰西繼續他的陰謀。在我和他之間，現在就連停战也終止了，因为他知道我在最近日内瓦事件的机会中，指責他并猛烈攻击他。这头牛在事实上幻想我們是“太資产階級化了”，因此不能懂得并尊重他的关于“繼承权”、“平等”、以及由“国际”排除向来的国家制度的崇高計劃。就名义講，他的“社会主义民主联盟”是取消了，但就事实講，它是繼續存在的。你从附上的法語委员会秘書亨·培勒致楊恩的信的抄頁（这你必須寄还給我）中会看到，在日内瓦的人接到我們的信件之前，那种灾祸已經出現。然这一点却巩固了新的事态。比利时“委员会”（布魯塞爾）正式宣布完全贊成我們出来反对“平等”，但該会的秘書欣斯（得·帕蒲的内兄，不过和他爭吵过）寄了一封信給斯忒普尼，他趨附巴枯宁党，抱怨我支持在日内瓦工人中的反动派等等。

你从寄給你的“馬塞雷茲”的一期中，已經看到卡·布林德君替自己在該报上面所作的一种宣传，据此，該布林德曾被派到巴黎作“公使”，和叔耳次將軍（瑞慈的声音不很响亮）同行，后被波拿巴逐出巴黎，現在仍是如此！同时，他曾为德意志国民會議的議員！

問候丽子夫人和朋友們。

卡·馬·

[伊林諾·馬克思附函]

我的亲爱的恩格斯：

你将那种广告寄給我，十分感謝。这个位置对我很适宜，当不失掉时机，加以爭取。我相信你将予以介紹。

謝謝，并竭誠問候您們大家。

再會。

杜西·

(1) 原信作 Dakin。

(2) 由“被逐出”改正过来。

一三四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七〇年二月十一日

曼徹斯特，一八七〇年二月十一日。

亲爱的摩尔：

你在腋腺疮癬之后又發生頸腺疾病，使我不特別滿意。無論如何，它是指出淋巴系統不完全正常。这病如果不馬上过去，我定要問一問阿倫，他对于我的腺病曾有一个十分正确的处方。你的显然确是慢性的，而我的是最急性的，不过最好是仍旧努力診治一下。

我替李[卜克內西]写了点东西，作为“农民战争”的序言，特附上。此外，既是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一八六六年——这是向来不談的——那要說什么，我們必須意見一致。其他的評論是同样欢迎的。

还有小威廉的答复。完全是个威廉。他絕不知道“霧月十八日”是出版了。在另一方面，我当馬上将我的住址寄給他。因为他已不再把他的报寄給我，那我必須原諒他是認我已搬家了。現在唯一的贖罪是把从十月一日起的全部“人民国家”补足擲过来，打到我的脑袋上！

請尽可能快地将这两种文書寄回，以便我能将有关的东西寄給小威廉，并从他获得安靜。

今天已将我这里所有的全部“鐘”、“灯”、“馬塞雷茲”和“潮头

者”等等由环球包裹公司寄还给你。“鐘”的有关册子也在內。小燕妮既收集这种东西，最好是她集有这一切。我这里只保留“馬塞雷茲”一期，內中有臭棉花的东西，我想要克魯迈尔(Chlorineier)〔1〕对此再加以試驗。

达琴斯願意在耶穌誕节前到你那里来，他为着你的住址，曾写信給穆尔。但后者对人情世故和情况的評判并不总是沒有缺点的，竟对他描写你在家如何不可亲近，我馬上就說，这会完全非必要地把著名的达琴斯吓住了。我上次本要預先将达琴斯的住址給你，却忘記了，但穆[尔]馬上說他不致把这样無聊的东西塞进达[琴斯]的脑袋中。

所引的夫勒洛夫斯基的句子是我完全沒有字典能懂得的第一个俄文句子。那書的俄文名称是什么？我将找来。我願意送給你的，不是赫尔岑的，而是貴人利利达尔(Lilienthal)〔2〕的“土地和自由”的德文翻譯，內中也描写了自由对农民的不好的結果，以及农業生产的衰敗。我在一年前就写信告訴你过，自此以后，波克海姆也找到此書，我相信，并将其中的章节翻譯給你了。我把它看一遍，即寄上。

培勒的信同样奉还。巴枯宁迁往忒辛，这就好。他在那里干不出多少祸害来，然这是在日内瓦的事已过去的一种証据。像这样野心的、虛荣的沒有能力，在每种运动中既是存在着，那在它的方法中集合起来，于是又在它的激动世界的幻想中泄露出来，在基本上是好的。这馬上会在世人面前表見那一切都是屁啊。这比限于私人胡說八道基地上的爭斗要好些，在这里，凡要有所作为的人永不能胜过那些整天結党营私的人。但必須注意那些家伙，使他們不得在任何地方占据地盘而不遇着抵抗。人們大概簡直要把西班牙和意大利讓給他們，至少在目前是如此。

上面所說的陆許福，或像丽子所說的，罗施福，現在消声匿迹

于監獄中，這倒很好。那個小報已經是十分好的，不過它如排除其他一切東西，我便失去興趣。它起源于第二帝國，這整個品種還老是藏在各部分中。當陸許福宣傳資產者和工人之間的和諧時，他是很有趣的。在另一方面，運動中那些“嚴肅的”領袖的確也是莊重的。這真令人驚奇。從其他階級對無產階級輸入首腦，一直到一八四八年，自此以後，似乎是完全干涸了，而且在一切國家中都是如此。工人們似乎愈加必須自己來干。

顯貴的哥第薩在干什么？我沒有聽到、也沒有看到他的什麼。他還是沒有營業嗎？

竭誠問候。

你的弗·恩·

(1) 瑟勒麥(Schorlemmer)。

(2) 正確的寫法是:Lilienfeld。

一三四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七〇年二月十二日

一八七〇年二月十二日。

親愛的弗利特：

阿倫昨天來訪。沒有什麼，不過是簡單的傷風。然他勸我繼續室內的監禁，直至俄羅斯的風停止的時候，“這風吹在任何人的身上都沒有好處。”

你的序言很好。我不知道要改什麼或加什麼。關於一八六六年的討論，我是一字一句同意的。人民黨和施維澤爾及其無賴衛士對威廉的兩重打擊，很美妙！

現在講到原諒威廉一點，人們永不知道，是他故意說謊，還是在紛亂的面前，一切都和一個磨坊水車輪一樣在他的腦袋中亂轉。事實是我從漢諾威寫信給梅斯納，囑將書寄給威廉、“將來”和施維

澤尔，并囑他立即登出一种詳細的广告。还有一層：威廉的朋友波和斯特和布拉克在汉諾威訪問时，看到新版本，并且告訴我，他們对于一种較廉价的民众版的版本，和梅斯納意見一致。梅斯納对于此事曾有信給我。我同意这种版本当为两千本，內中的一千依成本价格卖给波和斯特等。而他們的义务就在推銷这一千本書。自此以后，即沒有听到这件事的消息。我們現在要試驗威廉一下。請写信給他，他当去信質問梅斯納，“霧月十八日”既沒有在“人民国家”、也沒有在“将来”上登广告，是怎样一回事？同时，不管我从汉諾威的委托怎样，他和“将来”的威斯都沒有接到書本，又是怎样一回事？得到梅[斯納]的答复，我同时一定获得机会，和他認真談他的游惰性。

你对于法文急进报纸所作的評語，我完全同意。蒲魯东为帝政时代的社会主义者，不是徒劳的。我所确切相信的是，第一次的冲击虽出自法国，然德国对于一种社会运动要成熟得多，并且将远超过法国人。后者如老是自認为“被选择的民族”，那就是大錯，同时并是自欺。

順便說一句！小燕妮昨天在門罗家听到密語說，約翰·牛·伯賴脫君并不如报纸所报导的在乡下，而是在城內一个神經病医生的監視之下。腦軟化症又發作了。科柏特批評道，在卡斯尔累自杀的时机，英国处在它的最危急的时代之一里面，竟由一个疯子来統治。当爱尔兰的危机之际，現在又出現同一現象。

部未里觉得这种純粹輝格主义〔1〕的結晶，这种有关奧頓諾凡的处理为违法，这是奇怪的。部[未里]看見人們在分配职位之中，对他表示冷淡，遂發生憤怒。

夫勒洛夫斯基的書的名称是：

“俄国工人階級的状况”，聖·彼得堡的坡尔耶可夫出版。一八六九年。

夫勒洛夫斯基的書使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除其他外，是他对于农民直接稅的爭論。这完全是服榜元帅和布瓦歧尔培耳的再生产。他也觉得农民的状况具有旧法国君政时代（自路[易]十四以来）的类似性。他和蒙提尔一样，对于民族性有很多意見——那个“正直的蒙古人种”，“不管他的醜態怎样，那理想的烈性酒”（他把这酒去和爱尔兰人相比），那“干練的、享乐的、活泼的鞑靼人”，那“多才的小俄罗斯人”等等。他是善良的俄罗斯人，教訓他的农民必須做什么，以便将所有这些种族对他们所怀的仇恨扭轉过来。除其他外，他援引一种真正俄罗斯的殖民地[怎样]从波兰迁移到西伯利亚，作为仇恨的例子。这些人只懂俄文，对于波兰文連一个字也不知道，但自視為波兰人，对于俄罗斯人怀有一种波兰人的仇恨等等。

他的書中不可駁辯地表現，現今的状况在俄国不能再維持下去，农奴的解放自然只是加速了解体的进程，而一种可怕的社会革命就在眼前。人們在这里也看到現在俄国学生等等中成为时髦的学校青年虛無主义的真实的基础。附带說一句，被放逐的俄国学生的一种新殖民地形成了，他們在綱領中宣布反抗大斯拉夫主义，而以“国际”去代替它。

夫勒洛夫斯基在专门的一章中指出，外国种族的“俄罗斯化”是一种純粹乐观的欺騙，即在东方也是如此。

利利达尔的書，你用不着寄还。哥第薩有俄文和德文的。他前天通知我，他回来了。他的妻从前告訴我的妻，他已找到了新的位置。但他在最近的信中并没有提起，使我奇怪。

欣斯致斯忒普尼的信的抄稿奉还。我在答复中对这个家伙已加以相当的斥責。除其他外，下列各点表見他的报告是怎样确切。他說，我們在关于巴塞尔大会的报告中，把对繼承权的討論压下不發表。巴枯宁也許使他确信这件事，他的手中虽有我們的报告，并

很懂英文，可以看一下，但他相信这件事！他说到“我的”信寄往日內瓦，其实我没有片纸只字寄去！我关于巴枯宁活动的规劝，是在我致布鲁塞尔的信中，内中除说及总会致日內瓦的信件外，是作一般的报告，并说明为比利时指派一个新秘书（马赛鞋匠塞拉利尔）。他埋怨我们引起日內瓦的危机，然在我们的信达到之前，如“平等”所指出的，此项危机的结束已在一星期以上。比利时的总会不管欣斯的说法怎样，宣布和我们完全一致。

老柏克也和其他巴枯宁主义者一同宣布退出“平等”的编辑委员会，这就奇怪。同时，他在他的“先驱”上所提出的，和巴[枯宁]在“平等”上所宣布的恰恰相反。老糊涂！

祝好。

你的卡·馬·

(1)自由主义。

一三四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七〇年二月十七日

曼徹斯特，一八七〇年二月十七日。

亲爱的摩尔：

已經将必要的話写給威[廉]了。我现在很想知道他将怎样掙扎出来。

夫卢龙在柏尔微尔，“三点鐘之內，已占据整个郊外”，比他关于他在那里的英雄事業的信更为可笑的，我倒长久沒有见过。起初他要求屬下跟着他前进，这是卓越的，但只有一百人同行，而这些人馬上也消失到六十人，并且繼續减少，直至他终于单独“和一个青年”在戏院中被砍劈。

伯賴脫的病很奇怪。他从前有过这样的一种發作，必須在乡下住两年，以捕鱼为乐。

在波兰轉变的俄罗斯人的事件，是完全爱尔兰式的。我必須

获得夫勒洛夫斯基的书，可惜目前没有工夫来看它一遍。

欣斯的信奉还。这信显然只是对你写的。

昨天在尽是保守党人、商人、工厂主和棉布印花主人等十一人中大嚼一顿美味。这些人一致同意于下列各点：

一、在兰开夏这里三年以来，工人常是对的，企业家常是错的（减少工作时间与减少工资并行）；

二、秘密投票现在必然要保护保守的选民；

三、英国在二十五年之内会变成一个共和国，威尔士亲王如果不很得人心的话，也许还会提早些。

当这些人的党一退出政府，他们怎样便具有这种理解，当这个党一加入政府，他们怎样又突然丧失这种理解，这是滑稽的。

附带说一句！你知道，在摩道特太太的离婚诉讼中，她和“另一个某人”有犯罪的关系，这人就是威尔士亲王。

所以葛莱斯頓这座山已经把他的爱尔兰的老鼠幸运地带到世界上来了。在事实上我不知道保守党人怎能反对这种提案，它和爱尔兰的地主明白有关，而后者的利益终于在爱尔兰有经验的法学家的手中。虽然如此，就是这种稍微限制驱逐的自由也有结果，非常的迁徙已停止，而变农地为牧场的事也中断了。但忠实的葛莱斯頓如果以为继续存在的进程中具有这种新展开的景色，即消灭了爱尔兰的问题，那就很有趣的了。

人们能够得到有关这种提案的印刷品吗？这对于我很重要，因此可以研究单个附带条款的讨论。

自从政府接管电讯以来，这东西怎样归于失败的情况，您在伦敦是想不到的。葛莱斯頓的演说，昨天此地的报纸只登了最初的三分之一，而且也确是些纯粹无聊的话。最快的电报比平常要迟到二十四点钟，所以要想知道什么，必须等伦敦的报纸寄来。这里打往诺定昂的一个电报，星期四交出，至下星期一才达到。

你知道，普魯士和奧地利的歷史學家因巴塞爾的媾和，發生一種大爭論，到現在已有三、四年了，因為濟柏爾主張，普魯士必須媾和，它在波蘭被奧地利出賣了。他現在對於此事又有一部長歷史，從奧地利的案卷中抄入他的歷史雜誌內。每一行字都證明，像俄羅斯一樣，不僅普魯士和奧地利互相對抗，而且同時和一七九二年的法蘭西對抗，兩者加以利用、欺騙並控制。這個愚蠢的濟柏爾絲毫沒有察覺，竟在它們同樣深深陷入這種欺騙、違約和卑鄙的全部移行中，力求歸罪於一方：證明奧地利畢竟比普魯士要邪惡些。像這樣的牛是從來沒有的。他的憤怒不是對俄羅斯，不，只是對奧地利，就是這裡明白表現、如同白日一樣的俄羅斯政策，他以幼稚的動機加以解釋，如惱怒奧地利的言行不一致是。

然夫勒洛夫斯基的書似乎確切顯示，俄羅斯勢力的崩潰在很短的時期內，必定出現。烏爾卡特當然會說，這書是俄羅斯人叫寫的，借以迷亂世人的耳目。

我對杜西於我命名慶祝日所賜的普魯士教育大臣的尊號，特致最大的謝意。

你的弗·恩·

一三四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七〇年二月十九日

一八七〇年二月十九日。

親愛的弗利特：

在這種天氣中晚上出去，對我雖仍舊很不相宜，然昨晚我到了哥第薩那里。因為他曾寫信給我，有很重要的事相告，而這文件也實在不能延不給我。那是什麼？關於俄國事情的一封長信，一種不可以言語形容的渣滓，他用此去替“將來”造福，但沒有登出，對於他“說明”這種方法如何迫切的信，也沒有回答。還有這裡“赫爾

曼”的編輯人來信要求他寫反俄的文章。據此，俾斯麥對於卡特科夫的攻擊，似乎大為憤怒。

末了，卡特科夫的報上有一篇論文表示他對於巴枯寧一、因某種金錢事項有些懷疑，二、稱之為他的西伯利亞的通訊人，三、責其于出西伯利亞後，或被送往該處的不久之前——我不能確切記憶——對皇帝尼古拉上了一封極恭順的書。哥第薩對此將送一份抄稿給我，我會報告你的。

哥第薩又有業務，但在城內還沒有新的事務所。此外，他要使業務從新發展起來。

昨晚雖不舒服，然今晚又要進城。我被邀出席分委員會。在實際上，事情是重要的，因為里昂的人們將理查驅逐出會，但當取決於總會。理查向來是里昂的領袖，一個十分年青的人，很活動。除掉他的屈從巴枯寧並有一種和此相結合的過度聰明外，我不知道他有什么可譴責的地方。我們上次的通告似乎已經造成許多激動，而在瑞士和在法蘭西一樣，已有追逐巴枯寧主義者的事情發生。然一切都有它的限度，我將留心，不要發生不正當的舉動。

葛萊斯頓的演說最好的部分是那長的引論，他說，英國人“有益的”法律在實行上也老是表見相反的效用。這個傢伙願意供給怎樣的更大的證據，表明英格蘭不是被召喚來做愛爾蘭的立法者和管理者的！

他的處置是美麗的補綴工作。主要的事件就在以訴訟的希望去引誘律師，以“國家幫助”的希望去引誘地主。

阿德格的選舉恥辱事件有兩重好處：輝格黨人的豬仔已經第一次看出，他們必須讓工人加入國會，否則保守黨人進來了。但第二是對阿德格君及其同志們上了一課。不管滑鐵盧怎樣，如果不是一部分的愛爾蘭的工人放棄投票，他本來是可以通過的，這是由於他在總會的辯論中——他們從“梭諾爾咨報”上得知此事——的

言行十分动摇。

你下星期当接到爱尔兰的提案。

祝好。

你的卡·馬·

附带說一句！錫柏尔君——这个家伙或叫做济柏尔——似乎忘記了普魯士人已經遺弃奧地利人，以便排斥他們参加第二次瓜分波兰。普魯士人在那个場合中所用的齷齪方法已經在一七九四年的一本波兰著作中暴露出来了，我讀过此書的德文譯本，而俄罗斯在反雅各宾战争中使德意志这两个大国成为它的工具和蠢材的十分粗笨的方法，在一本用法文写出的一八四八年的波兰小册子中，分析得很好。这两个陈述事实的作者名字，我記不起来，但我的册子中是有的。

一三四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七〇年二月二十一日

一八七〇年二月二十一日。

亲爱的弗利特：

附上波克海姆对卡特科夫論文的摘要。同时，你从哥第薩的信的背面可以看到，因我那晚在他那里偶然对他說及夫勒洛夫斯基，他对我發生怎样無耻的責望。我对于这件事的渴望当怎样回答呢？

又附上盎曼特一信。我觉得普魯士的要求是失了时效。你的意思怎样？这無关于他对大学教授們提出的相对保証的形态？

我今天已将英政府对待飞尼党的囚徒的移行写信告訴得·帕蒲了。这件事必須在大陆各报上刊登出来。

祝好。

你的卡·馬·

一三四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七〇年二月二十二日

曼徹斯特，一八七〇年二月二十二日。

亲爱的摩尔：

盜曼特如果恰和那个北德意志的領事一样，馬上到一个律師那里去，大概也許会听到，在外国立約的一种債務，在苏格兰是不能起訴的——否則苏格兰当构成其他一切国家的一个例外？民法典上关于失时效，有二二六二条載明：一切訴狀在三十年內失去时效；二二六五条載明：誰在善良的信仰中获得一种东西，在十年或二十年內失去时效；二二七一条載明：科学和艺术的宗师和教师关于每月所教的課的訴狀，在六個月內失去时效。現在最后一条既不适用，显然只是提出訴狀去使萊茵普魯士的失去时效一点中止有效，或者試探盜曼特是否忍受威吓，恐怕丧失体面，而付出款項。他提出的相对保証可能是以誓言为憑，那在他的地位上，的确可以大失体面的。依照二二四四条，一种法庭傳喚，使失去时效一点中止有效。

卡特科夫关于巴枯宁的說明沒有多大的价值。这些感觉后悔的信是写給誰的，沒有說出来。借錢的事是一种頂平常的俄罗斯的生活資財，一个俄人不当以此去非难另一俄人。至于巴[枯宁]把借来的六千卢布作为逃亡之用，而不付給总佃戶，恰好可笑。一个被充軍往西伯利亚的人本来对卡特科夫沒有什么留念，也向他作一次接洽請求，这也沒有多大的关系。这会使巴[枯宁]發生憤怒的，不过我看不出哥第薩将由此弄出許多資本来。

关于哥[第薩]对夫勒洛夫斯基的書的意見，你可以告訴哥第薩，英国一个出版人如有意于此，他会自行找到一个翻譯者，依照市价从事翻譯，大不同于哥[第薩]所称的“优厚的報酬”，并且在两

三个月內就会完成工作，而不需要一整年。哥[第薩]不当相信自己是唯一懂得俄文的人。回到另外几点上来說，他如真正找得到一个出版人，还有的是時間。此外，哥[第薩]在倫敦的出版人中如布置偵察，这絕沒有妨碍。他如我得到任何一个人——但我相信是困难的——人們对于这个結合点以后是可以利用的。作序、你可以很好地加以拒絕說，在你把你自己的書用英文出版之前，你的自尊心不願介紹他人的一本書到英文的著作物中去。

附带說一句！你为什么不要使亞卡利阿斯在“人民国家”上攻击監獄的污秽事件。

背着奥地利，第二次瓜分波兰一事，济柏尔确已提过，但同样力求再証明，普魯士对于此事是由奥地利某种預先的出卖行为，变成合法的了。他的全部推理是：当普[魯士]和俄[罗斯]結合去反对奥地利时，是正当的，但当奥地利力求和俄[罗斯]結合去反对普[魯士]时，便是出卖。大德意志人和奥地利人阿涅特、微末諾特及其同志們現在又有相反的主张；所以这两派历史分裂者的行动，現在与俄国相对照，正和当时这两个德意志的强国一样愚蠢的。

可詛咒的爱尔兰的法律、我还老是没有找到。我已發見吉刺达·坎布梭息的書，在蓬那里的是譯本，价五先令。我暂时研究威克飞尔德的書，內中关于气候、土地等等有許多很好的东西，并有各种各样的杂东西。这个人表现得非常博学，喜欢征引德文、荷兰文和丹麦文等等的废料。

昨天看了“人民国家”上摩西关于夫卢龙和其他新的“力量”代替并排挤老布朗基等等的巴黎書信，使我大笑不止，已长久沒有这样笑过。这头老牛永远一样。威廢也是如此：他的二月十九日报上最新的新聞是：汉諾威，一月十三日的。勒拉哈，一月二十三日的。閩行，一月二十五日的。伊倫斯特达尔，一月十七日的！

此外，在法兰西进展迅速。朱理斯·發浮尔絕不能有較好的

行动，只是宣布猛烈反对一切强暴的行为，并赞助——也是有限的——和平的进步。

我于今年残夏移住倫敦，現已是决定的事件。丽子对我宣布，愈早离开曼徹斯特，她愈欢喜，她和她的亲屬有些爭执，这是她在这里不安的整个癥結所在。我們将于九月把房子退去，所以在七月和九月之間，必須把事情办好。

竭誠問候。

你的弗·恩·

一三四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七〇年三月五日

一八七〇年三月五日。

亲爱的弗利特：

我們上星期接到消息，拉法格最小的兒子死了。巴黎的大冷和此事有关。这孩子生下来就是脆弱的。

在飞尼党人的事件中，同时發生过一切事故。我写了一信給布魯塞尔的国际，因法国共和派人愚蠢的民族方針，也曾加以攻击，此信刊印出来了，編輯部表示本星期将發表它的感想。你必须知道，我在总会給日内瓦人們的文件中——这东西也报告了布魯塞尔的人們和在法国的国际总机关——已經詳細發揮了爱尔兰問題对于工人階級运动一般的重要意义（經過对英国的反击）。

历时不久，小燕妮即因葛萊斯頓內閣的私人“官报”“每日新聞”的猪仔論文，發生憤怒。这种狗报在那篇論文中向法国“自由主义的”兄弟們接头，并警告他們不要把陆許福和奧頓諾凡·罗撒的事件混在一起。“馬塞雷茲”真正陷入圈套中，認“每日新聞”是对的，此外，并刊登饒舌者达兰第尔一篇糟糕的文章，这个共和国的前檢察官和現任法兰西人在武力赤的軍事学校教員（同样为

赫尔岑的前家庭教师，他曾替后者写了一种热情的哀啓)，因爱尔兰人信奉天主教，便加以攻击，并归罪他們促成阿德格的落选——因后者参加加里波的委员会。此外，他又加上一句，他們不管米恰尔怎样左袒奴隶主，却一心归附之，好像阿德格不是不管葛莱斯頓怎样更加偏袒奴隶主，竟多方趋附。

小燕妮——愤怒造成诗人——因此除私人信之外，写了一篇論文給“馬塞雷茲”，被刊登出来了。另外并收到編輯部編輯的一封信，特将抄稿附上。她今天又寄一信給“馬塞雷茲”，針對葛莱斯頓因待遇囚徒的質問所作的答复（本星期），有从奥頓諾凡·罗撒的一封信（参看一八七〇年二月五日的“爱尔兰人”）中的摘要。葛莱斯頓在这里不仅因罗撒的信（在事实上，葛[莱斯頓]对于囚徒的全部待遇，即在保守党人中，也是要負責任的）对法国人表现为怪物，同时并被描写为“祷告文”、“福音的宣传”、“教会中的門外汉的职务”和“戴荆棘冠的基督画像”的作者，被描写为可笑的伪善者。

我們有了“国际”和“馬塞雷茲”这两种报，現在会当着大陆的面扯开英国人的假面具。你如發見什么，不論那一天，只要适合这两报之一，你必須参加我們的好工作。

我的健康状况至今不允許我参加总会的會議。然下星期二如不下雨，是要去的。美国众議院对于飞尼党的囚徒的討論，就我所看到的講，竟被英国各报極小心地压下不登。

威·李卜克內西君这一次在充分的光荣中表現了自己。最初是十分迫切地要你的“农民战争”。現在是拖下去，不印此書，竟在“人民国家”十七期上登出一篇汉堡寄来的出于海村宣传小圈子的反“階級”区别見解的文章。

关于梅斯納和“霧月十八日”，他遵守一种示意的沉默。

祝好。

你的卡·馬·

一三四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七〇年三月七日

曼徹斯特，一八七〇年三月七日。

亲爱的摩尔：

你的信昨天在一种很可疑的状态中达到我的手里，尤其可疑的是竟在時間过去足足一点鐘之后。这里星期日邮政既只送信一次，这事显得十分奇怪。那位很值得尊敬的布魯司先生对于我們的通信發生了兴趣嗎？

当我于星期六下午“在巴黎的爱尔兰人”上看到“馬塞雷茲”的事件时，馬上知道在世界上的那一个地方去找威廉茲君，但不能解释那个名字，这也是我的十分愚蠢处。这事件很漂亮，而那質朴的信連同陆許福和奧頓〔諾凡〕·罗〔撒〕質朴的賁望替“馬〔塞雷茲〕”請求一种信件，予燕〔妮〕以最好的机会去涉及囚徒的待遇，并使那边的好人打开眼睛。

你为什么不让总会給日内瓦人的信件公布出来？日内瓦和布魯塞尔等的总支部虽看到这些文件，但不公布出来，即不能达到群众中間。同样应用德文在有关的机关报上登出。长久以来，您們沒有充分刊登了。

請將某几天有关的“馬塞雷茲”和“国际”寄給我。这里对于小燕妮的成功已經激起一种普遍的欢呼，而对于燕·威廉茲君的健康也是用一切适当的敬意祝飲的。我很想知道这件事以后的进展。“巴黎的爱尔兰〔人〕”愚蠢的通訊者应当作一次嘗試，看他能否把这样的作品弄到他的朋友奧利未的各报上去。

几天之前，我的書商突然將塞察斯·摩尔的書，爱尔兰的古代法律送給我，并且的确不是新版，而是第一版。这是我經過許多次催促，幸而得到的。一部書有这样的困难，而倫敦隆曼書店在里

封面上印着为政府所出版！同时，我正看各种现代的著作（关于十九世纪的），必须首先作个结束，还不能看这种东西。

我已和梅斯纳订立了分配利益的契约。

刚才接到巴门打来的一个令人半懂半不懂的电报，没有日期，只是表现母亲患重病。是否有一封信在路上，或早有一个电报没有达到，无从判断。今天也没有接到李卜克内西的小报。现在很有可能，要我在几天之内回德国，如果是这样，去时当便道来看你。但我希望一切还好。

你的弗·恩·

一三四八 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七〇年三月九日

一八七〇年三月九日。

亲爱的弗利特：

附上“国际”两期。你用不着寄还，因为他们每期送了我五份。在第二期中，除掉从“爱尔兰人”上翻译事实外，我没有别的东西。

关于第一期，我很快地写了一封私人信给得·帕蒲，要他改写一篇论文。他没有这样做，竟一字不差地照登，并加一些无聊的注释，例如奥顿诺凡的身体上的惩罚；理解为鞭撻！

赫胥黎关于盎格罗·萨克森人（普通的英国人）和克勒特族人之间没有差异的东西，你看过吗？他于下个星期日对此作第二讲。小达琴斯送了我们的听票券。

自接小孩的死信后，巴黎方面的沉默，使我们这里大感不安。希望没有新的不幸出现。

斯特洛前天来过这里，当日即向大陆出发。

祝好。

你的卡·马·

一三四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七〇年三月十日

一八七〇年二月九日〔1〕。

亲爱的弗利特：

我知道这东西会使你觉得有趣，所以急忙跟着寄上（邮局馬上要关门了）：小燕妮除对葛萊斯頓最近在众議院关于囚徒的声明作一些引論的注释外，并将二月五日（我相信是这个日期）的“爱尔兰人”上所刊奥頓諾凡·罗撒的旧信摘要，一并寄給“馬[塞雷茲]”。“馬[塞雷茲]”（它把这封信装作出自“紐給特”，是真正法兰西人的行为）現在印作星期二晚一期的特刊，这一期只登“政治囚犯”的論文，卖五十生丁。今晚重印（重譯为英文）在“回声”等等上面。利維的“电报”在它的巴黎通訊中也談到这件事。“爱尔兰人”会抱怨它沒有被引作来源。但小燕[妮]将利用这一点指出英国的报纸对于爱尔兰各报所載的事实是怎样地压下不登，它們要以非常的方法，来自巴黎方面，才肯刊布出来。英国的报纸馬上会察觉，有系統地說謊和对事实沉默不言的平靜的日子是过去了。

佩斯〔2〕批評道，“馬[塞雷茲]”把卖价提高到五十生丁，是违反一切規章的，因为“囚犯的商品常是比他人的售价低廉”。

祝好。

你的卡·馬·

〔1〕 馬克思的日期有誤；曾由恩格斯改正为三月十日。

〔2〕 意思是指佩斯的“帝国报”。

一三五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七〇年三月十三日

曼徹斯特，一八七〇年三月十三日。

亲爱的摩尔：

燕·威廉茲君的确有一种輝煌的和有功的成就。“馬[塞雷

茲]”把这封信当作原本来刊布的狡計，已經使整个英国报纸陷入窘境，并且终于强迫“爱尔兰人”对“馬[塞雷茲]”和“国际”，承認它的过失。默不作声是告終了，而布魯司君在“每日新聞”猪仔报上再讓描写奧頓[諾凡]·羅[撒]为“普通的罪犯，并不是别的”，然在回答当前的質問时，也許会操一种完全不同的論調。燕妮，你好呀！丽子对于“国际”的論文，特別感謝你，这非常适合于她。

我从索林根接到两封信，特附上。上述的莫尔是所謂查蒲的兄弟和老同盟会的會員，我曾用“你”字称呼他，故有这种亲密。你也看到，我們已經陷入神話的形象中去了。我对于沙配尔那件外貌显得酩酊大醉的事既不知道一点，也不懂得和我父亲有关的事。父亲一定好好地防备着，不会付給我工資或其他东西的，所以我对于他久已不能作十分正确的打算。我对这些人必須即予答复，你可以确切告訴我，同时是否听到了关于麦克的什么。

我为着母亲的緣故，整个星期来准备随时出發，幸而她好了些。

下面的地方足以充分表示溫柔的葛萊斯頓的长篇的土地提案可称为一种純粹的糞秽：

“成为問題的租佃契約（特別如現在爱尔兰的地主們在各地給佃戶的）和隨意的租佃一样，很不可靠。它們对于消灭不可靠的感觉，絕不發生效力。一种有利于这种目的的租佃契約，除掉再分和再佃的細則外，必須是自由的，不加限制的，尤其对于佃戶利益的出賣不当予以阻碍。但現代的租佃契約恰和此相反。它們充滿了規定耕种方法并处置生产物的語句和協議，消極和積極的約束佃戶的行動，完全禁止自由讓渡的重要权利。这些文件的每一行对于不謹慎的人，可以說是含有一个合法的陷阱，这并不算夸张，如果有人能够逃避它們結尾所用的最后句子的效力，那也真是很少的，这种句子是在破坏前面協議的任何一点的場合，使租佃契約归

于無效。这样的租佃契約沒有給予安全保障。它們比起随意的租佃来，是一样的不可靠，并且更为危险。”

誰說：加尔威君一八六九年十一月四日为基拉尼恤貧委员会肯美耳地产的經理人(11)，但肯美耳地产屬於兰咨道侯爵，他的爱尔兰一切地产的总經理人是可尊敬的“真实的”特梭赤！所以不願有一个更好的当局。而且在这种提案通过后，此等租佃契約就是被視為按照高貴的葛萊斯頓的意旨，縛束每个爱尔兰佃戶的。

您們接到拉法格們的消息嗎？

竭誠問候您們大家。

你的弗·恩·

一三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七〇年三月十六日

一八七〇年三月十六日。

亲爱的弗利特：

附上威廉一种很有礼貌的废料！

这个蠢材开始害怕了。我在最近一信中告訴他，波克海姆病得厉害，就是复元后一个較长的时期中，医生也禁止他从事笔墨生涯；关于巴枯宁的胡說八道，应当永不登載，因此續作一事必須停止云云！

这头牛干什么？在今天达到的“人民国家”一期上，他刊印了流氓涅察澤夫反对波克海姆的一篇私人誹謗的文章！在事实上，我怕波[克海姆]因此在对自己更危险的方法中激动起来。波[克海姆]前天来信，願看看我。我因自己很討厭的伤風咳嗽，不能应允。但我妻昨天前去。他还是很弱，一切刺激完全特別由医生禁止了！今天接到“人民国家”会引起美妙的活劇！

我已立即写信給忠厚的牛威[廉]，并相当加以斥責。同时指

出，他对你的疏忽是“过于稚气”，竟不回信。但他可以放心，他（威廉）“对黑格尔或其他事物的私人见解”，于你完全无关，同样，“那一种”和“多少种研究”，他（威廉）“有点轻视”，也于你完全无关。这个青年以为他“自二十二岁以来，即过一种没有休息的、屏弃每种安逸的生活”，这是可贵的。我们知道，他在这二十二年中约有十五年没有做什么事便过去了。

我将“回声”寄上，为着也在“馬塞雷茲”、“国际”（布魯塞爾）和我們其他机关报上刊载过的否認法蘭西支部一事，你必須加以保存。种种情况终于十分顺利，使我們有机会对这些流氓正式踢了几脚。

馬因斯！也可以！

布拉克把你给他的私人信登在“人民国家”上，这有点不审慎。然这种意图是好的，我甚至相信，这种动作在政治上是对的。他們显然是要借此踢施維澤尔一脚。

“爱尔兰人”为着無聊的爱尔兰立法委员会，已經登出各种各样的东西。我将力求把其中必要的东西审查一下。

我的情况如不馬上發生变化，不致再扰乱我的工作，可能来曼徹斯特住一、二星期。因为其他方法如果不济事，換換环境，也許是有益的。

你的卡·馬·

一三五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七〇年三月十九日

倫敦，一八七〇年三月十九日（1）。

亲爱的弗利特：

附上“馬塞雷茲”，然必須連同以前的各期寄还。我自己还没有看。这論文是由小燕妮和我共同写的，因为她沒有充分的时间

来干。这也是她为什么不回你的信，并为着爱尔兰的国徽，讓我对丽子夫人暂时代为致謝的理由。

你从附上的皮哥特致燕妮的信中可以看到，燕妮曾有一封私人信連同一份“馬[塞雷茲]”寄給奧頓諾凡夫人，她虽署名燕妮·馬克思，这位夫人竟認為是一个男子。我因小燕妮的委托，今天已答复皮哥特，并乘机对他简单地說明我关于爱尔兰問題的意見。

你因布魯司的作伪的示意，已由燕[妮]用在昨天寄給“馬[塞雷茲]”的信中。我們有諾克斯和朴洛克的报告(但沒有审查)，并同样有“为一般所不知道的事件”。在另一方面，你如馬上寄来一、拉薩尔反舒尔慈-德里支的著作，二、發癲的佛里斯兰人“克力門”的書，当十分感謝。

[小]燕[妮]第二封信(含有对奧頓諾凡的信簡約的翻譯)在巴黎和倫敦所聳动的所聞，不能使那个反駁的和咄咄逼人的(但嘴巴和筆墨十分流利的)达兰第尔安眠了。他在“馬塞雷茲”上指斥爱尔兰人为天主教的蠢材。他現在加入——同样是大言的——他們的党，对于“泰晤士”、“每日電聞”和“每日新聞”有关奧頓諾凡的信所說的話，又重复說一遍。小燕妮的第二信既沒有署名(偶然的)，他显然要阿諛自己，以为人家會認他为秘密的投稿者。但在小燕[妮]的第三封信中，他对这一点要受到挫折。此外，这个家伙是散德赫斯特軍事学校的法文教員。

本星期二，我第一次再参加总会的會議。菲力克斯·霍尔特这个流氓〔2〕和我在一起。他很高兴，因为在实际上，例外地有点有趣的事。巴黎“实証主义的”無产者們派了一个代表参加巴塞尔大会，已为世所共知。人們爭論着，他是否因代表一个哲学会，而不代表工会(虽則他和他的同志們“私人”都屬於工人階級)，遂被允可与会。然他終于补派为“国际”个人會員的代表。这些青年現已在巴黎組成国际的支部——倫敦和巴黎的孔德主义者对于这件

事大惊小怪地在吵鬧。他們相信已經杀入一刀了。总会对于“实証主义的無产者們”加入的宣告，最客气地提醒他們，本会只能依照對他們綱領的理解，加以允許。他們因此送来一份綱領——真正孔德主义的正統派的——在本星期二討論过。蠢材主席，他是一个很有理智的（虽是仇視爱尔兰的）老宪章主义者和孔德主义的仇敌专家。經過較长久的討論：因為他們是工人，可以允許加入个别的支部。反之，不能認為“实証主义的支部”，因为孔德主义的原則直接和我們的規程的原則相抵触。此外，他們怎样使他們的私人哲学意見和我們規程的見解和諧一致，那是他們的事。

关于索林根的廢料，下次來說。

祝好。

你的摩尔

〔1〕 国际工人协会总会的信紙。倫敦西中部亥荷尔蓬二五六号。有“国际工人协会倫敦总会”的圓形圖章。

〔2〕 指达琴斯。

一三五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七〇年三月二十一日

曼徹斯特，一八七〇年三月二十一日。

亲爱的摩尔：

你前天的信今天才交給我，而信封（附上）的情况表見牧猪狗布魯司對我們的通信看过一眼，再沒有什麼疑問的了。这几行不是由邮局寄上，同时另有几行是由邮局寄的，皮哥特的信一并奉还。

你的信封要小心封好，应用火漆，盖上圖章，使圖章的印文接触到信封的四边。你现在的信封不合用，四边必須完全密合在一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这会增加那种勾当的困难，那些家伙在短促的时间內，必定弄出显明的証据来，于是我們可以公然加以斥

實。同時，如有重要的事件寫給我，信封可寫曼徹斯特，奧文專校，或曼徹斯特，不倫瑞克街一七二號，瑟勒麥，或曼徹斯特，牛津街，多維街二十五號，撒·穆爾，並且不要自己寫信封。如有完全秘密的事件，最好是用任何種包裹，由環球包裹公司照這裡所開辦法寄來。你也可用這種方法，給我另一個住址，不用寄到你的住宅。然我馬上遷來倫敦，避去這一着，那就好了。我已同樣通知我的家中。這種狗政府除掉從我們的通信得到整個無產階級的黨的行動消息外，的確不能有如心所願的更好的方法，它從此項通信中也會找到許多東西，對於它的大陸同事是可以有利的。我們單為這一點，就当小心謹慎。我們不可替斯提柏耳通信。

但燕妮可以大喊道：全綫勝利！沒有她，可尊敬的葛萊斯頓永不會批准新的審問。在這種審問中，穆爾又怎樣受葛[萊斯頓]的欺騙，試將富於希望的、顯然出自穆爾的“愛爾蘭人”第六〇八頁的記錄和葛[萊斯頓]的星期四演說詞對比一下，就指明出來了，他在這種演說中保留了組成和實施的方法等等。

索林根方面給我的信也被企圖予以拆視，大概是在科倫，但沒有成功，因為蓋印的火漆用得恰當。

竭誠問好。

你的弗·恩·

那些家伙在急忙之中，沒有將信封的四邊再折好，這種証據是完全充分的。

一三五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七〇年三月二十四日

一八七〇年三月二十四日。

親愛的弗利特：

附上“馬塞雷茲”兩期（燕·威[廉茲]的論文在內）和“人民”，

关于后者，下面再詳。

那些家伙在这里对于拆信一点应当注意。有价值的格拉罕的时代是过去了。我一拿到一种完全确切的証据，当直接写信給邮政总局长。人們不应畏縮。

我相信自己又完全复元，近两星期来又輕快地工作着，但因三月間东風的結果，首先患臭咳嗽，現仍为所苦，并且自前天起，右腎部又發生不好的現象，这两天的行走和坐的部分都有困难。真可惡！

附上日内瓦的俄罗斯殖民地的信。我們已經承認它，我已接受它的委托，为它在总会的代表，并且也寄去一种簡單的答复（除私人信外，这是正式的），允許它在它的报上刊登出来。履行青年俄罗斯代表的职务，这对我是一种滑稽的地位！人是永会不知道他能成就什么，并且結成怎样奇异的友誼。我在正式的答复中贊美夫勒洛夫斯基，并着重俄罗斯支部的主要任务在替波兰人工作（这就是說，从他們自己的近邻解放欧洲）。关于巴枯宁，我以为更妥当的是一字不提，不管是在正式的文件中还是在可信賴的書信中。然他們把我当作“可尊敬的老人”，我永不会加以原諒。他們显然相信，我的年齡是在八十和一百之間。

“人民”的出版人的信——这里一并附上——是給我的，信封上沒有詳細的住址，只是写着：“倫敦，国际工人协会荷兰总通訊人卡尔·馬克思先生。”“荷兰总通訊人”这种职务，我向来完全不知道。然我在和“菲力普·奉·罗斯根·奉·夫罗斯君”有何种交接之前，覺得最妥当的办法是先写信到安特衛普我們的法兰德斯支部去，要求对这个长的姓名供給报告。

竭誠問候丽子夫人。

你的摩尔

附带說一句！老柏克终于写信給楊恩了（也写了几行給我，明

天将加以答复)。他对所犯的一切愚蠢錯誤,描写为深深自觉的权术主义。这个好人啊!此外,有一件有趣的事实,如柏克說的,巴枯宁向来極力反对赫尔岑,自后者死后,便吹起贊美的大喇叭来了。他因此达到他的目的,就是富有的赫尔岑每年讓俄罗斯(后者的党在俄国)付宣传費約二万五千法朗,現在轉移給巴枯宁了。巴[枯宁]不管怎样反对遺產制度,但对于这种“遺產”似乎是喜欢的。

如果拿破仑的家系企圖極力証明它的款待是被打耳光,那它正是在走下坡路了。

一三五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七〇年三月二十六日

一八七〇年三月二十六日。

亲爱的弗利特:

“作伪的”莫尔的信奉还。我还没有听到麦克的消息。你如写信給这个青年,也可以告訴他們,一、雷士納已經屢次写信對他們說过,总会对于此事沒有办法;二、他們自己可以用五个指头計算一下,英国人对于他們的合作社絕對不感兴趣,三、欧洲一切角落里都向总会吵着要錢,而大陆沒有任何方面寄錢給它作会費。

你今天早晨的信,我不懂得。这大概是由于身体虛弱的結果,使我的脑子不大清楚。

你明晚如还能(如果星期日邮班出發的話,这里却不是如此)寄我五鎊,作为下季的摊付,十分高兴。我的妻告訴我,下星期一日两点鐘要付煤气賬,这說得太迟,因为錢箱正空了。

我相信,我把載有克兰利卡得傳記的“王后使者”一期遺留在曼徹斯特。这头牛在爱尔兰的特別法令的提案中既很是饒舌,这正是燕·威廉茲对着皮耳·波拿巴予法国人以相等物的时候了。

你曾看过这样的冬季和秋季的糟糕天气嗎?不得复元,正不

必奇怪。

祝好。

你的卡·馬·

一三五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七〇年三月二十七日

曼徹斯特，一八七〇年三月二十七日。

亲爱的摩尔：

你如不懂我前天的几行字，那附入的东西必定失去了。你于二十四日来信說，你对于开拆我們的信一点如掌握了何种完全确切的証据，便当采取步驟。这封信的信封本身就是最显明的証据，圖章的火漆是用烧紅的烙鉄烙去，后来又同样不小心地在信封上擦了一下，所以圖章的每一种痕迹都被消灭了，而弄开的各边的边缘并没有好好地再搭攏去。我馬上将这个信封寄給你，願你能立即采取步驟。附件現在既不在信內，那是被取出了。但如果是在你曾經送出的同一状态中，那你簡直用不着在信封上应用圖章火漆，同样可以完全不封口寄出。这件事既使我發生兴趣，情形怎样，务請告我。

幸而家中有錢，特附上五鎊。——S/7,29808，曼徹斯特，一八六九年一月十六日，英格兰銀行的鈔票。因为是星期日，可惜不能将此信挂号寄出，那些拆信的狗同样会把錢偷去的。我本想昨天将余数弄好，但星期六銀行关門很早，我不能及时来到城內。明天自会办理的。

“王后使者”和克兰利卡得傳記，記不起是否看过。就我所知，我对于一切“王后使者”等等，凡你沒有带走的，都和“鐘”、“灯”打成一包寄还給你了，但我願再查一次。

菲力普·奉·罗[斯根]·奉·夫[罗斯]君在著作中自夸，也已經不止一次了；从那种真正荷兰的精密的書法来看，可以推断是

一个浪费的公证人职务的誊写者。无论如何，在沒有授他以个人証書，作为法兰德团体的会员之时，应謹慎从事。

你的朋友科勒特要是知道，你現在也誠意并直率地做了俄羅斯的代理人，当怎样說啊。但这些人比起我們以前所接触的一切俄羅斯人来，似乎的确是完全另一种人，这是完全可爱的。人們直至在奥地利和匈牙利立定脚跟为止，可以讓他們去企圖替其余的斯拉夫人找一种保护，等有了那种根基，这件事自然停止了。他們对于塞爾維亞的青年会也有好感，这是一种学生的結合，大約具有和德国大学生协会当时那样明白的傾向。

关于巴枯寧的說明很好。但出錢的俄羅斯人不准他再和赫尔岑一样前进，这于他也并無損伤。

您們那里的天气必定比我們这里坏些；这里固然比較冷，而風是在西北和东方之間交換吹来的，但天气本来大半是美丽的，我每天能作相当的散步。只有当一星期前，天气一次变暖的时候，我曾患一种厉害的伤風，三天来，用亚麻仁茶驅散了。

荷兰和俄羅斯的各信，当于第二次邮班奉还，你明天下午会收到的。

我把前一年的通信再看一遍，觉得从七至八月起，凡你的信，最初是个别的、后来沒有例外、都带着被拆閱过的多少明白的痕迹。今早接到的一封，也被拆，不过至少是好好再封起了。

竭誠問候。

你的弗·恩·

一三五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七〇年三月二十八日

曼徹斯特，一八七〇年三月二十八日。

亲爱的摩尔：

昨天因为是星期日，寄了一封沒有挂号的信給你，內附五鎊鈔

票一张，号码为S/7, 29808，曼徹斯特，一八六九年一月十六日，希望你都已收到。現附上八十二鎊十先令的匯票一紙，由弗·恩[格斯]向曼徹斯特和府銀行開出，匯給你的，向倫敦聯合銀行兌取，還有各種荷蘭和俄羅斯的書信。羅斯根在這裡宣稱絕不是那個鹿特丹人的親屬。後者在他的昏亂之中並不壞——君主和人民神聖的權利——對現今的共產主義提出抗議，對抗共和國（荷蘭在這一點上雖只是一個歷史預兆的原子），為立憲的君主制辯護，末了是主張保護關稅。這就已經可以叫做菲[力普]·奉·羅[斯根]·奉·夫[羅斯]。他責斥資產階級，也是好的，因它要首先裝滿自己的錢袋，然後將這由它榨取的国家出賣給在這國土上焚燒的普魯士人。這當送給俾斯麥。

你的弗·恩·

一三五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七〇年四月十三日

曼徹斯特，一八七〇年四月十三日。

親愛的摩爾：

收到議会的東西，至為感謝。有些是預先適合我的意願，另一些對我是新鮮的，並很重要。我將一些“將來”寄給你，以便你有機會能夠贊嘆國民自由派在討論政治犯罪（刑法法典）中那種超過一切標準的卑鄙的行為方法。這壓倒一切。那些怯懦的狗相信，對於公事的犯罪取消死刑——並且這一點還只是紙面上的——做了這樣一種英雄事業，他們現在可以把政治犯安然關在獄中，和普通犯人一樣待遇。他們是要繼續借助戒嚴，彈藥去對付政治犯罪的。

附上威廉一封有趣的信，請寄還以便答復。你看這個人裝作起來，好像是我謝絕了他。他在萊比錫的小報的根基還沒有現

固，已經又要在柏林創辦一種日報了。这个家伙以为天公老为挂滿四弦琴的，但沒有共鳴作用的底板借以發音的弦綫，也是枉然。

我对于威克飞尔德的書——四开本一千六百至一千七百頁——于多次間斷后，終于看完了。

这部書写得令人可怕，印得更令人可怕——几乎所有数字和日期都是錯的——就材料講，在我的实用上是不够的。然对于一个国家写出这样完备的一点东西，我还没有看見过。此外，这个人有限力，并且比較公正。英国人在一八〇八至一二年，为着爱尔兰所怀的恐怖是稀有的。寄往印度的报告为法兰西人所截获，并被公布，內中有威·奔霆卿宣称英格蘭喪失了爱尔兰的事。

現在八點鐘了，我必須跑路，使这信得送入郵筒。

竭誠問候。

你的弗·恩·

一三五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七〇年四月十四日

一八七〇年四月十四日。

亲爱的弗利特：

威廉的信奉还。你从附上的波克海姆的信可以看出威廉令人对我說出怎样粗魯的話来。我不愛看这种莽汉的感情用事，威廉既是一个出生在丹穆斯达的人，不是一个出生在威斯特华倫的人，絕不能因此見諒，所以我已对他發出一种頗为粗暴的答复了。

他故意忽視你的論文中討論“人民党”和“国民自由派”为同一愚昧的两極一点。

星期二，我第一次再到总会去，有机会和普飞德尔接談，他又加入为會員（再当选），但还不是出席为代表。他告訴我，他于一星期前被邀至沙配尔处，后者病得很厉害。沙配尔願意和我見面，普

飞德尔沒有讓我知道此事，因为我的腿有毛病，不能好好行走。但他倘若通知我，自当前去。雷士納当晚(星期二)报告，沙配尔病得要死了。我希望事情不这样坏。

因为我談到医药方面的事，所以告訴情形如下：我視最近的發作只是一种余痛，比較有規律地出現，将因天气逐漸轉暖而消灭。所以我相信，此病今年当結束。現在天气馬上会和暖起来，和平常一样，肝病(或者無論它是什么病)要出現，而我大吃谷謨拍特的藥，加以防备。庫格曼以为，我再好好恢复健康的唯一方法，是于夏末貫徹在卡尔斯巴德的治疗。整个病起因于营养不良，而营养不良是起因于消化不良，这和肝脏沒有發生經常的作用有关系。所以請你讓谷謨拍特对此考虑一下。但最好是对他說，往卡尔斯巴德的提議出自我的英国医生，因为单是“庫格曼”这个名字也許使他逆着意志和知識，不能客觀地評判这件事。我覺得在事实上，必須采取决切的預防方法，因为人是年老一年的，而这种病症对自己或对外动作，都沒有好处。

你知道迈恩死了嗎？

“将来”对于普魯士自由主义的現在，的确給予了一种美丽的形象！然“将来”自身变成“現在”。当作“将来”，这报是破产了。在它的新形态中，它是处于法兰克福的孙納曼指使之下(始終以威斯为总編輯)。就純粹的政治講，据說它是代表柏林的人民党。是何等的無聊啊！它在工人中間的一点影响和讀者，将因不和“社会問題”吊膀子而完全丧失的，至于普魯士的、特别是柏林的“市民”，因它的更強烈的南德意志色采，的确也不会傾向它。

附上維也納工人报两种，“平等”一期，閱后，請將三者一起寄回。

在“人民意志”上有小犹太人利奧·佛郎克尔(施維澤尔的巴黎通信人，我不知道是否仍旧如此?)从我关于价值組成部分的說

明中所作出的形象是美丽的。例如：(劳动力+工资劳动-工资=独立的工人)。

你将从“平等”看到，在拉·勺·得·封的法語瑞士人的大会中，巴枯宁主义者和法語委员会(日内瓦)之間發生了公开的爭鬧，这是由基云(这头牛自称为教授，是罗克尔的巴枯宁亲密机关报“进步”的編輯)指揮的。描写十分紛乱。楊恩于星期二晚作日内瓦委员会的正式报告，这是由法語大会中任秘書的俄罗斯人奥提起草的。反巴枯宁主义者代表两千人，为代表六百人的巴枯宁主义者所压倒，遂被迫造成分裂，因为后者用各种各样的方法，除其他，就用伪造的委托书，获得更多的代表数。对于巴枯宁的行动有激烈的宣言，并揭破奥提的詭計。法語委员会根据最后的(巴塞爾)大会的決議，現在要求总会裁判这件事。我們已經回信說：一切事实連同會議的記錄，必須送來。我們同样委托楊恩写信給基云，使他得同样提出他的辯护詞。

我們新近恰已裁決里昂的一种爭論。巴塞爾有一派(在檢察总长布魯兴領導之下)終於對我們控訴另一派(無产階級的成份較多)。然我們把这件事作为完全地方事件，指示佐·菲·柏克作公断人。

拉法格在巴黎認識一个很有學問的俄罗斯女子(他的朋友雅克拉德——一个很优秀的青年——的女友)。她告訴他說：夫勒洛夫斯基的書在自由主义爆發的时代虽通过了检查，然他因自願，被放逐于西伯利亚。我的書的譯文在未出版之时即被沒收，并禁止發行。

本星期中或下星期初，你还会接到：“爱尔兰的地主和佃农权利。救貧法監察員的报告。一八七〇年。”同样，“爱尔兰的農業租地。报告。一八七〇年。”

救貧法監察員的报告是有趣的。內中和你手中的他們的“农

業工人工資報告”一樣，也表見自飢荒以來，在一方面的工人和另一方面的農民及佃農間的衝突已經開始了。關於“工資”的報告，——假定現在的工資報告是對的，而且這也許是依照其他的材料——從前的工資率或是報告得太低，而從前關於同一問題的國會報告——我將從我收藏的國會文件中替你找出來——或是報告得太高。但就整個講，是證實了我在關於愛爾蘭一章中所說的，即工資的增加趕不上生活品價格的上漲，除掉秋收時期等等外，不管怎樣遷徙出外，工人的相對過剩是確切發生的。在“地主和佃農權利報告”中的一種事實也很重要，即機器的進步使大量手織工變成了貧民。

你對於愛爾蘭的沼地和泥炭濕地等等如給我一些十分簡短的報告，非常感謝。在我所看的一切藍皮書中，沼地時乎出現在山上，特別是在山坡上，但時乎又出現在平原中。情形到底如何？愛爾蘭人所謂市鎮地是什麼意思？

救貧法委員的兩種報告很明白地表現一、自那次飢荒以來，清除工人住宅財產的事，和在英格蘭一樣已經開始了（這不同於一八二九年以後的鎮壓四十先令的自由保有不動產者）。

二、負重債的財產的處理使大量小的盤剝重利者據有被驅逐的破產地主的地位。（就同一報告看，地主的負擔為六分之一。）

你和穆爾如能送幾鎊給杜滂，由我轉去，十分歡迎。他的夫人因肺病住在醫院里。他自己見逐於舊營業。口實是他的政治傾向；真正的原因是他已有了一切發明，而為他的工廠主所占有。因此，他對於這個人（相信他已完全被吸干）久已成為一個不方便的人了。然廠主先生弄錯了，因為杜滂又有一種嶄新的發明，這可以解決鋼琴製造中向來長久提出的一個問題。我已經給了杜滂幾鎊，因為幾星期來，他和他的三個小女孩是陷在僅吃干麵包的苦境。現在只須幫助他幾個星期，直至他找得新位置為止。工人

因有發明，倒被驅逐，誰能够写这种工人史啊！

此外，这可怜的人还為巴黎人的妒忌和法兰西支部的誹謗所苦，这个支部自然馬上包办了夫卢龙。

祝好。

你的卡·馬·

附带說一句！斯忒林(爱丁堡)——為黑格尔“邏輯”的翻譯人，站在黑格尔紀念物的不列顛捐款的領導地位上——已經写了一个反对赫胥黎和他的原形質的小册子。这个家伙為苏格兰人，自然吸收了黑格尔的虛偽的宗教神秘和意識神秘(也因此激动了喀莱尔，公然宣称他改宗黑格尔的学說)。不过他認識黑格尔的辯証法，使他能够指証赫胥黎的弱点，后者在这里是致力于哲学的推理的。他在同一小册子中反对达尔文的事件，和柏林人(旧派的黑格尔信徒)流血的舒尔慈几年前在汉諾威的自然科学家的集会上所說的，有同一的結果。

一三六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七〇年四月十五日

曼徹斯特，一八七〇年四月十五日。

亲爱的摩爾：

波克海姆的信奉还。忠厚的威[廉]沒有想到他关于你的大言，已有人把他的独特的話語报告你了。他一生一世总是一头牛。

各报于星期日晚寄还給你。我明天將尽力去找谷謨拍特，但他自己因“过度的工作”(是那一种呢?)，好些时候以来，有神經上的疾病，当放假的日子，他可能走了。同时，我要向你提議，想法子一連几天作一种强力的散步，走三、四点钟的一段路，如果天气許可的話，每天跑路都在一、二点钟以上，每星期至少走这样长的路一、二次。我現在非至跑了一点鐘或更久的路，絕不能好好

地再工作，效力極好，這對於你的肝臟也的確會有些好處的。此外，我完全贊成庫格曼的意見。

小佛郎克爾是真正的小猶太人。他在巴黎學會了“形式”，並且供給了優良的商品。他把種種費用——內有機器損耗、潤滑油、煤炭（如果這不作為原料的話）、地租等等——看做剩餘價值的部分，真妙。

沼地是單純的泥炭濕地或沼澤，出現於兩種主要的地方：一、在平原的洼地上（舊的海底）、或在凹陷的地上，而它的出水口是被阻塞了的；二、在有平坦的或稍帶波形的圓形山峰的高地上，這是伐去森林的結果，那里的沼澤、青草和枯萎荊棘上所生的野草等等互相糾纏起來，而水的流出比平均所下的雨要慢些。平原的泥濘地上，有許多河甚至可以有一條大河流過，然並不將它們吸干（在善農的許多地點、在巴威的多瑙沼澤等就是如此）。這樣的沼地也常為江河的來源蓄水處（如阿倫的沼地為波印、巴羅和這兩條河的各支流以及善農供給水源，最初是大量的，現在大為減少了）。在利物浦和曼徹斯特之間的察特沼地，你是知道的，也和威克飛爾德所証實的一樣，是一種真正愛爾蘭的模範沼地。它高於麥爾西和厄衛爾至少有三十至四十呎，它們是在一個半圓形中環流的，所以這種沼地很容易干涸，雖然如此，也還不過三分之一被弄干了，而且自一八〇〇年以來，人們即從事這種工作。這關鍵是在地主方面，這樣的一種干涸自然只是由人工有系統地并強制地造成的。在荷蘭也有這種沼地——泥炭的濕地在全歐洲到處一樣。愛爾蘭人現在稱這種平原為紅沼地，稱山沼地為黑沼地。水的滲漏即在斜坡上——甚至很陡，為三〇至四〇度——現在也可以造成類似的沼澤地，而且因時間的關係，造成生產沼澤的地段。在陡峻的斜坡上，沼地自然很淺，在較為平坦的斜坡上，它可以變得越來越深厚了。但最厚的自然是在平坦的圓形山峰上。

市鎮地是爱尔兰最下層的行政区域，那里到处有爱尔兰的旧氏族区域作为基础，在北部和西部，大都还保留着，沒有改变。伯爵的轄境代表地方君主国（多泥哥尔是奥頓涅尔的国家，它又有其他国家，例如馬克·斯微涅及其人民就是在它的治下。替倫是奥泥尔的国家，斐曼那是馬基的国家等等）。男爵領地代表各单个的氏族，在这些氏族中有“巴力柏大”（台維茲这样写着），英文譯为市鎮地，这些单个的氏族代表居民共同保有乡村馬克。这些馬克例如在厄耳斯得是完全在旧的疆界內被保持着的，在其他部分是或多或少地被保持着。教区、救貧法联合会和英国其他的特別部分是后来插入在男爵領地和市鎮地之間的。

你从議會报告中所作的結論，也和我所得的結果一致。只是不要忘記，消除四十先令的自由保有不动产者的进程，終于和清除一八四六年以来的工人的进程，最初还是杂乱地發展着，因为一直到一八二九年，要做自由保有不动产者，租佃必須是二十一年或三十一年，而且是終身的（在不能更长久之处），因为这个人在他的一生中要不致被赶走，才是自由保有不动产者。这种租佃几乎从不排斥再划分。这种租佃有一部分在一八四六年还有效，或者其后果仍有效，这就是說，农民还老是留在这种地产上。同样，在当时經紀人手中的（他們的租佃大都是六十四年和三世，甚至九十九年）地产常是在一八四六年和一八六〇年之間才归还原主。所以这些进程多少是杂乱發展的，或者爱尔兰的地主还没有或很少达到一种境界，即知道特别是工人比起其他残存的小佃农来，更要被驅逐。在这事件中，英格兰和爱尔兰一样發生同一結果：土地必須由住在其他救貧法联合会的工人耕种，因此地主和他的佃农都免去了貧民救助稅。西尼耳也宣布过这一点，宁可說他的兄弟爱德华——爱尔兰的救貧法委員——也宣布过这一点：减少爱尔兰人口的大工具是救貧法。

依我的記載，自从負重債的地产法庭出卖土地以来，几乎占全数的五分之一，在实际上，購買人大都是盘剝重利者和投机者等等，大半是爱尔兰的天主教徒。有一部分是發了財的牧畜者。虽是这样，爱尔兰現在还只有八至九千地主之譜。

你对于欧洲整个资产阶级的出丑有什么話說，它深深信賴自由主义的帝国，并且因坦白地过渡到宪政主义，新近已用桂冠去褒奖路易·波拿巴。而現在明白表現的是，他对于这事件十分坦白地認為，在对他适当的时机中，要明白保留普选的政变权。人們不当再度譴責他推翻宪政。这也是对“直接由人民执政”的一种注释，这現在是瑞士人所实行的，而法兰西人絕不願有。普选在瑞士語言中叫做什么，是“Veto”或“Referendum”？这个问题应当提給威[廉]。講到有关威[廉]的事——你已經看到“人民国家”二十七期上卓絕的广告嗎：誰曾借去了我的“科布的統計学”？威·李卜克內西啓。他不仅把一切都忘記了，还要公开地宣布出来。

“将来”——很美妙。这些駱子啊！

竭誠問候。

你的弗·恩·

一三六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七〇年四月十九日

曼徹斯特，一八七〇年四月十九日。

亲爱的摩爾：

我忘記在上星期五的信中告訴你，家中沒有錢，因此不能附寄給可憐的人杜滂。現附給他五鎊，號碼为 S/6,11916，梨芝，一八六九年七月十五日。我希望这足以維持他，再找到一个位置。

关于沙配尔，以后的情形怎样，也請写信告我。

我还没有看到谷謨拍特。但确切相信，趁这明媚的天气，作强度的运动，必定使你得到極好的結果，并且为卡尔斯巴德之行

造成一种卓絕的預先治疗。我昨天和瑟勒麦跑了約十七、八哩的路，你也这样干罢，会馬上不再知道有一种肝病了。

今天将两期“馬塞雷茲”以及“平等”和“維也納报”奉还，并附有“观[察]”和“泰晤士”关于爱尔兰的一些剪頁，非常特別，因为这是出自一个监理会的教徒，他因他的主义(戒酒主义)等等和此地談主义的人們有关系，否則“观[察]”的确不会登載的。我以后要用它們作参考。有机会可以寄还。

附帶說一句，威廉茲⁽¹⁾君在干什么？杜西来信說，她还在繼續工作，但我沒有看到这一类的东西。

自很久的时候以来，我即訂了夫勒洛夫斯基的書，但以后即沒有消息，猜想是被沒收，再也得不到手了。

竭誠問候。

你的弗·恩·

(1) 燕妮·馬克思。

一三六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七〇年四月十九日

万急。

一八七〇年四月十九日。

亲爱的弗利特：

寄上关于爱尔兰的两种議会的東西，以及最近的“平等”和“团結”。你从附上的日内瓦联合委员会的前任秘書培勒的信——在星期五以前，必須寄还——中会看到那头莫斯科的牛⁽¹⁾是怎样在行动。他現在自然被迫——和已表現的一样——由他的总秘書罗伯也来向总会呼吁。我把这封信也一并附上。你以为我們对这些家伙当怎样办？

威廉茲君問候你。她的論文之一已寄給“棲諾尔咨报”。她进城去另找一份給你，但找不到。本星期、她将另外两篇論文連同其

他“馬塞雷茲”寄給你。

我妻子今晨將五鎊送給杜滂。他至為感謝。他的妻在醫院快要死去了。

我已訪問過沙配爾。惡性的肺炎，很瘦，但也許還能得救。

祝好。

你的卡·馬·

我們將由夫·盧·龍在“馬塞雷茲”上勸令巴枯寧停止活動，前者接近“法蘭西支部”，並加入我們一方面。他是一個有很大決斷力的人。博學。太熱情了。

〔1〕 巴枯寧。

一三六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七〇年四月二十一日

曼徹斯特，一八七〇年四月二十一日。

親愛的摩爾：

瑞士方面的各信奉還。日內瓦的人們的確有點貪睡，否則不致遭遇困難，使巴枯寧主義者對抗他們，取得形式上的權力。然這一點自然不能阻止日內瓦人要好好地保持鎮定；總會目前沒有理由加以干涉，因為日內瓦人已經訴諸各支部去作表決，而您們必須決心等待，直至這種表決在一種或另一種方式中失敗為止。也許巴枯寧主義者不干這種全體復決的事，他們的聯合會章程可能沒有說及這一點，然他們表現出一個破綻，是要在一種空洞的形式主義之下，犧牲國際的一致和國際本身。這便是干涉的充分理由。否則日內瓦人這一次必須當心，要在他們的全體投票中取得大多數。至那時為止，總會至多只能停止這兩個中央委員會的職權，由一個中立的、臨時的委員會（柏克等等）去代替。

在這事件中明白表現的是，同盟即為總會所容許，它在一種如

法語瑞士的地方組織中，是沒有地位的，因為它要和一切國家通訊，並在那里布置支部。它或是當退出那里，或是拋棄它的國際性。同時，在瑞士的事情如向前發展，那結果不外它或是完全退出國際，或為國際所驅逐。但的確要教訓日內瓦的先生們，他們如不能自助，是無法予以幫助的。巴枯寧倘若把法語瑞士的工人的大多數拿在自己一方面，總會能干什么呢？唯一把握得住的一點是對一切政治絕對完全棄權，但這個把柄也是不十分可靠的。

日內瓦的先生們也可以把他們的上帝保持在衣袋中的。

你的弗·恩·

一三六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七〇年四月二十八日

一八七〇年四月二十八日。

親愛的弗利特：

我昨天又去看過沙配爾。恐怕他快要完結了。他自己說到他的死是一件確定的事，甚至告訴我，他已經命他的妻子下個星期日送他入土。這是肺病。沙配爾是在一種卓絕的方式中說話並行動的。當他的妻和長子在房中時，他用法語談話（說起來很吃力）。“我將馬上現出最後的鬼臉。”他嘲笑老的奧波斯基，這人近幾月來崇信天主教，並從事祈禱，他同樣嘲笑再度相信靈魂不死的魯格。他說，在這種場合，沙配爾的靈魂在來世一定要棒打魯格的靈魂。對往事開玩笑，連同路〔易〕·波拿巴、康泥博士、拍辛宜、基·卡維涅克等、以及後來的威里系等都在內，這種玩笑使他得到快樂。他的女兒結了婚，長子卡爾能夠獨立（裝書工人），兩個小兒子每人每星期已賺到一鎊（金飾品工匠），這使他安心。他希望最小的兒子由他的兄弟（在拿騷）帶去。他將少數財產一起贈給他的妻，她將和兩個小兒子共同生活。“請告訴我們的一切人，我是忠于主義

的。我不是理論家。在反動時期，我要养活家內的人，勞碌够了。我生是一個作苦工的工人，死是一個無產者。”我代你問候他，並且說，你如相信事勢危急，當來看他的。這顯然使他歡喜。沙配爾現年五十七歲。在他的性格中那種真正的丈夫氣概現在又明白而觸目地表現出來了。

我離開沙配爾，便去看第二個病人。波克海姆前天寫了幾行給我，說他整個星期病倒在家，大概還要躺一個星期，然後下鄉去云云。當他的夫人接待我時，我馬上看到病情是嚴重的。他患傷寒，現在似乎是向好的方面走。他的肺是無條件地受過侵襲。英國醫生——此地醫院的醫生——已預先說過一切，現在並且重行聲明，希望他這一次會脫離危險，但如不拋棄他的癡狂的生活，難得再換過一年，這几乎是確定的。

事情是這樣，波[克海姆]從早晨四點半或五點到九點瘋狂地研究俄文等等，晚上從七點至十一點又是這樣干。你知道他是怎樣對上帝和魔鬼寫出爭論的東西，自有了一個相當的圖書館以來，他是怎樣要把自己強制造成一個學者啊。

醫生要求，他除業務外，須放棄其他一切工作，至少兩年之久，而閒暇時間只好以輕鬆的讀物和其他娛樂消遣。如果不是這樣，他就完了，而且的確不會錯的。他沒有那種體力去做兩個人的工作。

我看望他約有十分鐘。他顯得非常疲敝而消瘦。我對他說，你為事務所羈，你對其他事情十分有節制。我故意這樣說，因為知道他對你有大敬意。當我再下樓到客堂來看他的夫人時，我將這種談話告訴她。她說，你如寫信給她的丈夫，至為歡迎，我允許對於這一點盡我的力量。第一，這當使他特別愉快——在你的方面有這樣的注意——第二，你如忠告他不要以過度的工作摧殘自己，當使他把這件事放在心上。

據我的感覺，波克海姆目前沒有危險，但必須非常小心。附帶

說一句！他对李卜克内西十分愤怒，后者首先刊布巴枯宁的信，然后写信给他（波[克海姆]），他（波[克海姆]）现在必须回信。这个忠厚的威廉常是先造成过失，因此使别人必须工作！真是一个蠢材。

夫卢龙已来我家几次。他是一个漂亮的家伙。满身是勇气。然他有許多自然科学的修养。他在巴黎大学念了一年的人种学课程，到过南欧洲、土耳其和小亚细亚等的各地方。充满了幻想和革命的焦急，虽是这样，却为一个很有趣的青年，而不属于“严肃的”一派人中。他被推荐到我们的总会，在会中以非会员的资格帮了两次忙。他如留在这里比较长久，那就很好。这值得劳精费神，给予他以影响。但波拿巴于普选后如頒發大赦令，他将回巴黎。法兰西的共济会支部和法兰西支部等等昨晚开宴会款待他和提巴尔第。路·勃郎和达兰第尔等也愿意参加。法兰西这里一切革命的無賴都对他献殷勤，然他对于这些先生們已經頗知底細。

承解释爱尔兰的沼地，至为感谢。我为着好玩，已經找到一八六九年因狩猎法所作的判决（英格兰和威尔士）报告。判决的总数是：10345起。这是英格兰人和威尔士人特别的农业中的犯罪。葛莱斯頓君为什么不将英国的宪法也予以取消呢？

你在皮哥特的信中已經感觉危险的預兆，是对的。人們从附上的“爱尔兰之旗”（“爱尔兰人”的巴黎通訊人的信在那里）中可以看出那些家伙的卑劣。因为皮[哥特]知道我們这里定閱“爱尔兰人”，故讓那渣滓登在“旗”上。

除“旗”外，还寄上“国际”的西班牙机关报五份，即“联合”两份，“工人”一份，“結合”一份。

我要到星期六才将“馬塞雷茲”寄出。在此时以前，还要替总会从中作出关于克勒左事件等等的一些纪录。

本星期二，总会一致通过我的提議（得到蠢材的支持）：断絕我們和“蜂房”的联系，并公布这种決議。当我作此項提議时，阿蒲列

加司君坐在我的对面，把头低下来。他和阿德格都在“蜂房”的編輯委员会工作。我指斥这报是为资产者(撒·摩黎等)所收买，也特别提起它对付我们的爱尔兰決議和討論等等的方法。依照总会的決議，我下星期二要将作成的決議带去。

祝好。

你的摩尔

一三六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七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曼徹斯特，一八七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亲爱的摩尔：

我已立即写了信給波克海姆，而且确是寄至墨星吞西部不倫瑞克花园十号。如果不对，請告訴他。

在事实上，我很喜欢来看一看沙配尔，如果不是你的信使我假定他大概已經死去，我也还是要来的。他老是有点原始的革命气概，这个可怜的人要是活不长久，至最后仍有这样卓越的行为，至少使我愉快。他如因肺炎的結果，得到肺病，这的确沒有办法，并且很快就会完結的。

巴枯宁的信真是十分質朴。說俄国有四万革命的学生，而沒有一个無产階級、甚至也沒有一个革命的农民階級为后盾，并且除西伯利亚或移居西欧这种进退两难的境地外，沒有其他生涯可寻，这如不是大謊話，那对于世界是怎样的一种灾难啊。如果有什么东西能够摧残西欧的运动，那就是輸入这四万多少有教育的、怀野心的、飢餓的俄罗斯虛無主义者；尽是沒有軍队的候补軍官，我們当对他们提供此項軍队；为着在欧洲的無产階級中造成統一，必須受俄罗斯的指揮，这是一种巨大的奢望！巴[枯宁]虽不免过于夸张，然也極明白地表現危險是存在的。神聖的俄罗斯每年将吐出某种数目这样“沒有生涯的”俄罗斯人，他們在国际原則的口实之下，将

到处潜入工人中間，騙取領袖的地位，并将他們在俄人中不可避免的私人陰謀詭計的爭斗帶入各支部，于是总会有的是工作做了。这在我馬上就想到，奧提早已懂得在日內瓦人中占一个位置。而且这些俄罗斯人悲嘆他們国内的一切位置都被德意志人占去了！

我在十分的友誼中，对威廉作各种各样的解释，談到他以前的行为，也涉及他現時在国会的态度。在国会撤消护照法之后，波和斯特因为不完备的身份証，在厄士外勒被捕，而李卜克内西君却放过这种机会，不因一种現行的违法，質問政府，并强迫它承認这样的法律对于工人絕不适用。加以这些驢子还期望工人們当再选他們。此外，我也写了信給对我談及为“党”筹錢的布拉克，說他們到处提出工人候选人，并加以貫徹，是何等重要。威[廉]是准备說这絕沒有必要。

收到西班牙各报和“旗”，謝謝。当我于一八四九年秋天在馬罗卡經過时，从沒有梦想到，二十年之后，我們在这里会有一种報紙。当时这个巢窟是一种科西嘉的荒野。

皮哥特始終是一可疑的家伙。他們在爱尔兰必須有一个“共和国”，但法兰西人应当伏处于波拿巴之下。我的書如果出版，恰和他們現在对“馬塞雷茲”上面的爱尔兰論文一样，是会緘口不言的。

我現在所搜索的爱尔兰的老法律是一个痛苦的伤口。第一，原文本身不很清晰，同时它是以全部爱尔兰的老权利的知識为前提的，現在絕沒有这种知識，第二，它的形象大受毀伤，第三，譯文不好，而且有些地方确是錯誤的；但由此可以明白，农業状况并不完全簡單，像忠实的台維茲因利害关系而描写的那样。就所公布的法律講，只有复杂的方面，而沒有簡單的方面。此外，我还没有弄完这东西，有时迫得去看克勒特的本子，因为我从沒有一本文法，不能很迅速地前进。然我明白看出編輯者挾着他們克勒特文的全部知識，对于这种內容并不比我懂得更好。

这东西是由出版爱尔兰的古代法律和制度的委员会委员用国家经费刊印的。这过分浪费公家的钱财，是完全显明的。人们在那一种议会的文件中可以看到这些家伙每年花费多少呢？自一八五二年以来，他们白坐着，除掉指派工作上的助手外，不做什么事，一直到现在，这两卷是唯一的出版物。

竭诚问候你们大家。

你的弗·恩

一三六六 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七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一八七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亲爱的弗利特：

可怜的沙配尔昨早九点鐘死了。

附上“馬塞雷茲”三期，內有燕·威廉茲的論文。我因要替总会作记录，必須索回这些东西（連同瑞士的〔1〕“平等”和“團結”），至今沒有時間來作。（西班牙的各報不用寄還。）最近的“先驅”同樣附上。你会从上面看到柏克和巴枯宁是公开破裂了。（不用寄還。）

終於替你找到我們“共产党宣言”的俄文譯本一本。我在“工作者”等等中看到遺留給巴枯宁的“鐘”的出版社也有這書，因此讓日內瓦寄來六本。這對於我們總是有趣的。

再會，老孩子。問候麗子夫人、約利迈耶和穆爾。

老尼克

〔1〕 原稿作施維澤爾。

一三六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七〇年五月一日

一八七〇年五月一日。

亲爱的穆爾：

可怜的沙配尔！我們老同志的淘汰會漸次增强的。韦尔特、

衛登麥爾、天狼星、沙配爾——但是一樣，戰爭是戰爭。你能替我找到他的一張照片么？如有可能，要兩張，你知道，索林根的人們也想有一張的。

收到各報，謝謝。凡你所要回的一切報，明天奉還。“平等”和“團結”本來早就要寄出的，但我想總會總接到了多份。西班牙的東西的確還透露一點西班牙的觀點，人們看到到處是巴枯寧的語法。

我昨天看到谷謨拍特。當他向我問及你時，我說，你的肝病又發作了，他不等我再說下去，馬上突然問道：他為什麼不去卡爾斯巴德？你於是得到答案了。他以為最好是在夏初，或將近秋天，因為七至八月，那里人很多，而且非常之熱。普魯士王太子目前在那里，你不願和他作伴罷？他是一個“有學問的”人呀。

關於“蜂房”的決議會使撒姆·穆爾大為歡喜，他至今訂閱“蜂[房]”，而對這種豬仔報滿懷憤怒。我要告訴他，應訂閱“梭諾爾咨報”，或者你知道有一種較好的報？“民主新聞”仍然存在嗎？

附上威[廉]最近的信。他很贊成認普魯士為德意志革命中唯一真正的敵人，但很反對認他是一個真正的敵人。可憐的鬼物啊！

我馬上將威廉茲的三篇論文先翻譯給麗子，她對此十分興奮，並極力感謝威廉茲君。

竭誠問候。

你的弗·恩·

好些時候以來，你的信又是在無可指摘的狀態中達到的。無論如何，人們已經較為小心了。

要在報上替沙配爾登出一種適當的哀啓嗎？我不知道亞[卡利阿斯]是不是那種人，足以公正表揚老秘密活動者這個最好的典型。

一三六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七〇年五月七日

一八七〇年五月七日〔1〕。

亲爱的弗利特：

本星期这里發生了各种各样有趣的事情。然英国的邮局目前的好奇心太厉害，我觉得沒有間接供給它以消息的职責。所以关于这些事，以后当面談罢。

“馬塞雷茲”今天沒有送来。它可能是被扣下了。我們于本星期三已在同一电报中通知，它于星期四当接到法文原本的总会決議，不要从英文翻譯出来。这个电报自然馬上为巴黎警察所看到，而皮亚特里也許不願我們的通告在普选的前一日出現。

路透—哈瓦斯無謂的电报終于給我們一个久已期望的机会，在巴黎报上宣布所謂倫敦的法兰西支部不屬於国际。

“标准”前昨两天登了两篇反国际的臭文章，这直接出自法兰西社的指揮；而在倫敦的法文报“国际”上的文章也是如此。

倫敦的一切報紙都接到布魯司的訓令——自然和生成的狗一样遵守着——关于英国警察局对夫卢龙和国际总会（他們把两者造成一种混杂物）所采取的步骤，不得在报上提起一字，这是上星期完全靜悄悄地出現的事实。

剛才說的“标准”有一万份送往法国。这也是付出的方法，或者十二月十日社已經突然学好英文了？

本星期二，倫敦传播一种謠言，說我們会在我們的會議厅被捕。因此也例外地出現一些渴望消息的報館訪員。

这些家伙在英国一种恐慌的当兒，馬上会忘記他們自己的法律，而讓一半無知、一半有意說謊的報紙挾着前进。

我們为着警察的緣故，認定格龙拍勒、路透和官方的報紙所报告的一切，都是一种福音。然英国政府除掉至多使自己成为笑柄

外，也就不能做什么。

关于夫卢龙的引渡——那个高卢人說，这是被要求的——首先是绝对谈不到的。在法国和联合王国之间只有一八四三年的一种引渡条约。法政府于一八六五年宣布将在六个月之后予以废止，因为由于英国的证据法，它在实施上是行不通的。一八六六年，关于证据的形式上有些改变，但条约的内容并無何种变更。在这种条约中，犯罪有很详细的说明，要引渡的，就中有谋杀（杀父、杀嬰兒和毒杀）和行刺，充分注意的是行刺的意义为表现一种企圖的行动，“此事的直接結果使被攻击的个人的生命或致死亡”。例如柏立要是逃来英国，依照这种条约，不会引渡，而夫卢龙更少引渡的可能。

唯一的問題是，一个外国人因参加在外国的犯谋杀罪的陰謀，是否能由一个英国法院在这里予以裁判？

一直至一八二八年为止，無論是英国人或外国人，不能因在联合王国以外犯了谋杀案而被起訴。英国的决斗者即利用这一点。按照佐治第四在九年所頒布的法律第七章，“女王陛下的‘臣民’無論何人如被控在联合王国以外犯有谋杀或帮助谋杀的罪行，他当在联合王国受审判。”

这种法律在事实上是为英国的决斗者而制定的，因此只涉及“女王陛下的臣民”。

一八五八年，在伯納特博士的訴訟中，他因此辯护道：“这个法庭沒有管轄权”。这个卑鄙的法庭保留这一点，沒有予以判决，并命令，首先应当纪录为恳求無罪。他的释放阻止了以后关于这个法律点的每一种判决。

帕尔麦斯頓于一八五八年奧栖泥的陰謀之后，馬上向众議院提出謀叛的提案，“目的在对于谋杀的謀叛，無論在联合王国或任何外国的地方，宣布为一种犯罪”。这种提案因此証明，

一、“謀叛只是一种犯罪”，按照英国的法律，一种暗杀的謀叛，不多不少，正是污損一个人的品性的謀叛。

二、这由檢察长——理·伯特利爵士——十分徹底地指証，“佐治第四在九年所頒布的法律第七章仅适用于本国出生的不列顛臣民，而在联合王国侨居的外国人在外国犯了暗杀的謀叛罪，是可以免罰的”。

謀叛的提案是人所共知地失敗了，而帕尔麦斯顿卿当时也因此下台。

所以英、法报纸的全部喧扰是十分無聊的。夫卢龙在最坏的場合，因犯罪而被起訴，終于会接到关于佐治第四在九年所頒布的法律第七章条文的一种确切的法律决定，并且因此的确失敗，而被迫采用謀叛提案的一种決議。葛萊斯顿对于帕尔麦斯顿沒有成功的事件，将向魔鬼去作試探。

这种暗杀巴当給的陰謀如果不是警察單純的發明，那的确是人們可能的最愚蠢的事。幸而这个帝国本身不会再因它的敌人的愚蠢而得到拯救。

巴枯宁的代理人洛宾現在巴黎，为巴黎联合会（国际）的會員，在这个会中馬上提出建議，承認新的法語委員會为真正的，并在“馬塞雷茲”上公布，只有它的会众是国际真正的會員。然我們已經警告我們在巴黎的人員，洛宾的提議因此大大地失敗了。当时議決，巴黎的联合会絕沒有干涉的权力，这件事应归倫敦的总会处理。但这件事表現巴枯宁君的行动方式的特点。

巴黎的陰謀使那在巴黎开大会、并乘机也将总会迁至該处的業已大大成熟的計劃，惶恐地告終了。

我从巴枯宁接到“鐘”的最初五期，連同法文的附刊。这种俄羅斯的綱領同样是十分独特的。此报并不是一个单独的党的言論机关，而是一切願意“解放俄羅斯”、并对“現狀不滿”的有体面的人

的言論机关。沒有原則上的炫耀，尤其都是切合实践的！反之，在我們方面，我們的西欧和美国专限于宣传巴枯宁君的理論（这就是說，缺乏一切理論），而且的确是在一切国家好像都已取消的那种方式中。因此，他也禁止我們干預一切，無論是內部的政策，或对外的政策。是何等一个狡滑的家伙！

波克海姆的情况进展迟緩，然是在好轉。本星期四，我又到他那里去过（此行使我得到重伤風，几乎發狂了）。他很醉心于你的信。你从他的“附件”可以看出他要使自己成为笑柄。他是一个生成的滑稽者，批評利味时所表現的漂亮态度是如此謙和，往往笑起来，并以他的病对这一点求原諒，他天真地相信人們对于“哈立·洛勒克”可以像黑莓一样，替他弄到几打！在这件事以后，我将“彼得·新普尔”送給他，在事实上，他覺得这要“好得多”。

沙配尔于本星期三入土。你的記憶中有关于他的傳記的材料，請紀錄下来給我。人們必須写一种簡單的哀啓。

問候丽子夫人、穆尔和約利迈耶。

摩罗（鬍子一天天白起来了。）

你当收到随即寄出的“平等”两期和普选的小册子：“致选举人”，“关于阿尔塞斯替”（写得漂亮），罗格尔的“帝国的全民选举”（極恶劣），亚·罕柏特（“馬塞雷茲”的編輯之一，为有名的談諧家，具有欧芬巴哈音乐的風格）的“波歧倫的全民选举”。

（1）倫敦中西部，亥荷尔蓬二五六号国际工人协会总会的信紙，并有国际工人协会倫敦总会的圓形圖章。

一三六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七〇年五月八日

曼徹斯特，一八七〇年五月八日。

亲爱的摩尔：

关于陰謀的趣剧，我覺得皮亚特里君已經大大地超过目标

了。警察自己对于此等陈旧的愚蠢趣剧，终于不再相信。这太美妙了。这个卑鄙的波那帕脱对于每种疾病有一个固定的方子；在一种民众投票中，必须给人民服一剂行刺的藥，像一个庸医对于每种大治疗从一种强有力的泻藥着手一样。我很想知道这种治疗的结果，至今只晓得巴黎的投票，这太好了，不能使一切官场的作伪得完全加以改窜。

“每日新聞”和“观察者”上面恰恰表现英国警察已经替法国警察准备了必需的东西，并以电报通知。英国警察对待飞尼党人的恐怖，已经完全露出真相，并且比任何人更为卑鄙。注意：要用較薄的紙做信封，至于这种厚信封，我要打开并封好，是不会留下痕迹的。

英国警察对于国际和夫[卢龙]的伟業，您們应当在法国和德国公布出来。

10000份=40鎊，非常便宜，我曾相信“标准”出賣比較貴一点。但这种賄賂的方式在这里是久已通行的。

夫勒洛夫斯基的書似乎沒有被沒收，在萊比錫至少有此書。我的駱子書商沒有要俄文本，却要求一种并不存在的英文譯本。因此沒有書寄來。

“鐘”在巴枯寧主持之下，比在赫爾岑的手中還要美妙些。

对威廉君是忍耐不住了。你当已看到，“因排字人不在”（他是真正的編輯），“农民战争”排得乱七八糟，格龙拍勒不能够加以改善，此外，这头牛丝毫不报告我这个作者，胆敢加入一些十分無聊的注释，而每个人还必定以为这是我干的。我曾有一次坚持不允，他被激怒了，但这种無聊现在越来越多，簡直不行。这个人关于黑格尔的注释：說是較广大的群众所知道的普魯士王国的国家理想（!!!）的發見者（!）和頌揚者（!!）。我对于此事相当地为他服务，在种种情况之下，寄去一种尽可能温和的說明，給他付印。这头牛

长年没有办法地反复申說正义和权力的可笑的对抗，就和一个步兵，被放在一匹暴怒的馬上，关在一个訓馬場中一样——这个無知的家伙竟不知羞耻，要用“普魯士”这个名詞去了結像黑格尔这样一个人，并且使群众确信，这是我說的。我对这書現在厭煩了。威[廉]如不刊印我的說明，我将向他的上司、那个“委员会”交涉，它如果也玩手段，那我就禁止再排下去。宁願絕不付排，不能由威[廉]这样讓我也做驢子。

波克海姆的信奉还。这个人的确很仁慈，要对利味开玩笑。波岐倫十分好，其他东西、我还没有看。

关于沙配尔，你不知道的，我也没有什么可补充，最好是向普飞德尔去探听。

“科倫报”讓自己受欺騙，以为大西洋的地面是由原形質复盖的，即“一种自动的并自养的粘液”。

欧文在倫敦的粘土中發見一个和新西兰沒有翅膀的大鳥相似的巨鳥的头盖骨。

古爱尔兰法律最好的是家庭权。这必定是一个放蕩的时代。多妻至少是被容忍的，而且妾分成六至七級，內中一級是“imris”，“他(男人)得到她的丈夫的許可而取得她”。关于支配财产的規定也是極質朴的。两人的所有如相等，夫和(第一个或主要的)妻共同管理。夫如有一切财产而妻沒有，由夫支配。妻如有一切财产而夫沒有，那“妻取得夫的地位，而夫退居于妻的地位”。然比起現代的英国法律来，总要文明些。

扶养的人們的权利关系也是規定的。

竭誠問候。

你的弗·恩·

不要对我談白头髮罢。我的鬍子都花白了，而应有的威信却没有表現出来。

一三七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七〇年五月十日

一八七〇年五月十日(1)。

亲爱的弗利特：

昨天收到威廉的废料，特附上。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南德意志庸俗人。

你由此首先看出这头牛从没有写信给梅斯纳，而他对于我的一切委托都是在同样的方式中办理的。恰因这样，我现在应“经常地”写信给他，而你应去“斯图加特”，完全和他以北德意志国会议员的资格要向你提议的一样！

我已写信给他，他对于黑格尔如只知道重复说出老洛脱克一味尔刻的渣滓，最好是免开尊口。他称黑格尔为“颇不严格的草草了事云云。”当他在恩格斯的文章之下写出愚蠢的东西时，那“恩格斯固可以(！)更详细地(！！)说呀”。这个人的确太蠢。

在这样一种“离奇的”途径中达到他手中的那种通告，内中说明，关于施维泽尔等等，当总会认为适当时，得立即“公开”说话。威廉把这一点当作我们“愿意公开宣言”——为着威廉！

关于下届的大会，倍倍尔提议在馬因斯或曼亥謨，你以为怎样？宁取馬因斯。这件事的一些好处就在巴枯宁君及其同志们在德意志完全没有力量。

无耻的威廉认我的“波拿巴”几乎没有在他的小报上提及的价值，竟要求允许他转载我关于法国革命的论文！

你从上星期日的“馬塞雷兹”上会看到，普隆普隆的报“国民意见”已经发见，由我执笔的我们的宣言法文原文必然是在巴黎写的！此外，使我欢喜的是，这个报向来赐给我们而为我們所厌恶的保护，终于停止了。

爱尔兰的古代妇女史比起克勒特人在威尔士所表现的事迹来，总是微小的。这完全是（一直到十一至十二世纪）傅立叶的幻想在见诸实行。

庫格曼对我的生日送来萊布尼茲工作室中的两块毯子，使我很欢喜。因萊[布尼茲]的住宅于去年冬季拆卸了，而愚蠢的汉諾威人——他們本来可以用这些遺物在倫敦做一笔生意的——把一切都抛弃了。这两块中的每一块都表现一点神話的东西，一块是涅普条因在他的浪波中之类，另一块是維納司、阿摩尔之类，完全具有不好的路易十四的风格。在另一方面，当时制造工作的优良（坚固），和现在的比較，显然两样。我已把这两块东西挂在我的工作室中。你知道我是欽佩萊[布尼茲]的。

我上次訪問波克海姆，得了伤風的鼻塞症，至今还老是受害，我的女兒們禁止我今晚往总会，如不服从，以对弗利特·恩格斯尽情宣布我的行为相恫吓。我出席那里，在事实上現在很有必要。然我們終于会看到究竟的！

附带說一句！我新近以四个半先令，在拍卖中一共买到斯尉夫特集十四卷的版本（一七六〇年）。你对于爱尔兰的問題如果必須看他的著作，将把有关的各卷寄上。

我們在这里替你找房子，你在这方面給予指示，不正是时候嗎？

祝好。

你的卡·馬·

就法国的选举具有一种意义講，是十分显著地失敗了。共和派人时常从新重演的大愚行是誘惑可怜的兵士們投反对票。目的在哪里？政府因此得重演旧的趣劇，認識了不純粹的份子，并能够加以清除。这四千投反对票的兵士会怎样迅速地逐出巴黎，一部分是送往阿尔及尔，一部分送往边远省份受罰的駐防軍中！

(1) 信首有：西中部，亥荷尔蓬二五六号国际工人协会总会，并有国际工人协会伦敦总会的圆形图章。

一三七一 恩格斯致马克思 一八七〇年五月十一日

曼彻斯特，一八七〇年五月十一日。

亲爱的摩尔：

有关李卜克内西的东西没有看到，明天也许会出来的。

在德国开大会，有它的困难处，因为人们的确不知道，那里在施行什么法律，那里更在施行怎样的一种警察惯例。然比较确切知道的是由警察来驱散大会，这是最坏的；那些人除掉可能受二十四点钟的拘留外，本来还是安全的，然必须马上指定，在被驱散的场合，大会于何处重新集合，是在比利时或在瑞士。不然的话，马因斯本是一个十分好的地方，曼亥谟也行，巴登政府被人民党和极端拥护教皇的党所压迫，难得有什么举动的。

威[廉]既已这样处理了我的“农民战争”，对你的论文又要怎样干！

你对于威尔士的显花植物的生存能替我将材料作一种记录，并将来源一起相告吗？我现在正用得着，在几天之内就要这种东西。

市民破坏莱布尼兹住宅的文物，是很卑鄙的。然无论如何，我祝贺你得到那种遗物。

我在来伦敦之前，很难用到斯尉夫特的著作。

法国各大城市的决定胜负是十分美妙的。其余系伪造，并不算数。关于共和派人要求军队投反对票一点，那只有一个目的，即将直接发难，然按照约定，并不是这样。如像现在所发生的那样，兵士们必须流血，并且将“可靠的”联队派往巴黎。

你和你的家人如果願在附近替我找房子，那我們十分歡迎。這里的房子至九月底為止，我如在八月底前來，還是很早。一直到那時，我這里有充分的材料需要苦干，而且也比較倫敦方便些。至于我要什麼樣的一種房子，你知道：至少四間、如有可能是五間臥室（因為拍蒲斯漸漸長大了），除我的工作室外，要兩間客房并廚房等等。如有可能，附近不要有統治機關相對着。尤願不比你住的房子高多少，因為麗子有氣喘的毛病，厭惡上樓梯。您們如果找到什麼，我可以來的。用不着像你的房子那樣大，較小的地位對於我也夠了。

竭誠問候大家。

你的弗·恩·

你的信似乎又被拆開，并用了極多的胶水，粘得不好，所以剩餘的胶水使它粘在另一封信上，以致扯開時留下痕迹。

你知道一本愛爾蘭文的文法，或能買到一本舊的嗎？一個克勒特文的字引得不對，不是主格、單數，而成為所有格，或主格、多數，使我非常憤怒。

一三七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七〇年五月十一日

一八七〇年五月十一日。

親愛的弗利特：

今天從你的信中才看出，我曾忘記將威廉的信附在信中。今特附上，并有布拉克的信等等，然在星期二之前，必須索回，屆時我想又復元了。馬因斯、丹穆斯達、曼亥謨？曼亥謨不是最好嗎？馬因斯是一個普魯士的要塞城市呀。

關於威爾士的那種材料，我發覺主要的東西不在我的冊子中。然有下面一點：

“古代已經知道的克勒特人的婚姻締結的松懈性是和这种財產共有制并肩进展的，但同时，妇女在宗族會議中有投票权。”（威·發哈斯穆特的“欧洲風俗史”，第二部分，萊比錫，一八三三年。）

發哈斯穆特的描写是特別建筑在带阿窝尔·麦尔木德和豪厄尔·达斯两王的法律上面的。“摩尔穆替那的法律”由威廉·普洛柏特譯出，叫做：“坎布立亚的古代法律，內中含有带·麦尔木德的制度，每三种一組、善良的豪厄尔的法律、三种評論、教育法典和威尔士的狩猎法，倫敦，一八一三年”，并有：“爱德华·台維茲的‘克勒特人的研究’，倫敦，一八〇四年”。

我在我的筆記簿中把如下的东西，当作奇聞記下来了：

“关于試驗童貞的法令。单个的証件、例如女子关于她的童貞的証件就够。”“一个男子为着另一个妾的緣故，已經逐出一个妾，所罰的得拉的数目足以复盖原告的屁股。一个妇女控訴一个男子强奸，用左手拿着他的陽物，用右手放在遺下的物件上，宣誓是这样。”

“和王后通奸，罰給王的款为两倍。”

关于国法的書第一章是論妇女的。“他的妻如和另一男子同睡，而他如打了她，那他丧失了对賠償的要求。……关于妇女可以出賣的东西——按照情形的不同——是有詳細規定的。农民的妻只可以出賣她的飾頸帶，而且只可出借篩子，其路程的确不远于能够听到她的声音——当她呼喊要送回时——的地方。貴族的妇女可以出賣大衣、衬衫和鞋子等等，但得出借全部家庭用具。关于离婚的理由，对妇女方面是丈夫陽萎、有疥癬，和恶劣的气味。”

这些克勒特人是很会献殷勤的青年！也是生成的辯証法論者，因为对于一切都是在三段論法中写作的。关于显花植物，我在再出門时，可以到博物院去查看發哈斯穆特的著作。

当着这个时机，我又在我的筆記簿中發見一些关于爱尔兰的

著作的引文，不过这你一定看见过，或有较好的来源，这也是多余的了。有一本书的名称，我不能好好看出来，是“Cgygia”或“Ogygia”，是奥夫拉赫提著的，伦敦，一六八五年。

查理·鄂康诺博士的“爱尔兰事件的作者”，巴京汗（一八一四——一八二六年，四卷）。

詹姆·威耳：“爱尔兰的古迹和历史”，伦敦，一七〇五年；威尔：“爱尔兰作者的两部书”，都柏林，一七〇九年。

对于巴枯宁的事件或是坐失事机，或是弄到保持外表的地步。我更详细地考察一下，发见奥加勒夫（Ogareff）〔1〕是编辑。巴[枯宁]在第一期中只有一封信，奇怪地抱怨编辑部也缺乏原则等等，自夸为社会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等等。然不管怎样，他的信归结到，在理论上诅咒一切联合，但在实践上，奥[加勒夫]是对的。现在尤其要恢复俄皇的权力，这就有联合一切仇视它的党派的必要云云。它们以后是可以彼此互相攻击的，如此等等。所以在俄国的“政策”决不许可社会主义者在西欧施行！

今天寄给你的俄罗斯的东西，我有两份，你可以留下。

祝好。

你的卡·马·

关于爱尔兰文的文法，我能够再出门，就会马上去寻找的。

上次信的情况不是邮局之过。

〔1〕 原信作Olgareff。

一三七三 恩格斯致马克思 一八七〇年五月十五日

曼彻斯特，一八七〇年五月十五日。

亲爱的摩尔：

马因斯并不十分坏，黑森政府和普鲁士的行政长官老是不合

的，普魯士人在能够有什么举动之前，必須宣布这个城市的戒严。丹穆斯达的無产階級太少，加以有一个小宮廷，一切打算都是枉然。曼亥謨也不像馬因斯有那么多的無产階級，而且我相信，在普魯士兵士的面前开大会，总是好的。大会如被驅散，便可完全有声有色地往布魯塞尔，就是在普魯士受累的人也可在二十四点鐘之內，經過斯特拉斯堡、麦次和卢森堡前去，其他的人可經過科倫或薩尔布律克-卢森堡前去。附带說一句，国际应力求在卢森堡站住脚跟，那里有許多矿工和制革工人等等。这必須从薩尔布律克或亚亨前往实现，以这件事委諸那个委员会罢。

关于克勒特人的报告，極为感謝。我将花几点鐘到茶坦姆圖書館較詳細地考查一下，大概会找到一些。

“Ogygia”是一种非常經不起批評的东西；聞有些記載是有价值的，因有些古代的、現已喪失的著作供他的参考，不过要确定这些，人們至少必須花三年工夫去苦讀爱尔兰的古抄本。查·鄂康諾的“爱尔兰事件的作者”有多少好的来源，不过大半已是較后的；但他也出版过用拉丁文翻譯的“厄耳斯得年鑒”，同样出版过“四先生年鑒”的第一卷，我不知道这些是否包括在內。然“四先生年鑒”是主要的著作，于一八五六年由奧頓諾凡博士發行，并被譯出，我这里有此書，昨天已經看过第一卷。

威耳(我相信詹姆·威耳爵士是卡尔第一治下的法官或这一类的什么官)是老著作家中最最好的，他的手稿也在翻譯中，現在遺失了，他用拉丁文写作(“窩勒阿斯”)，这里有英文和拉丁文本。

爱尔兰的書籍不断出現的材料，这就是說，并立的英文翻譯，对于那种語言的發音和語形变化律，至少应有初淺的認識，否則把握不住。我在这里已發見一本一七七三年的討厭的爱尔兰文文法，前天看了一遍，因此学了一些东西，不过那个人自己对于爱尔兰

兰文本来的規律沒有觀念。唯一好的文法是上面提及的約翰·奧頓諾凡博士著的，他是本世紀最好的爱尔兰文专家。你如去博物院，可以借閱一下：奧頓[諾凡]的“爱尔兰文文法”大約需多少錢(他有一種習慣，只刊印厚本的昂貴的四开本書)。還有，你可以看看：

海·極亞兰拉克的“系譜学、种族和風俗”，这是一八四四年为着爱尔兰的考古学社印的(猜想是奧頓諾凡著的)，和

海·曼尼的“种族和風俗”(同上)，內中是否有关于社会状况的任何材料，那些厚本的、昂貴的書是否即这种东西：如果不是，內中只要有点点，我也要取得。

院內還有“权利書”的版本(奧頓諾凡著)，你如乘机看一下，能够告訴我內中是否有关于剝削的任何情况——注意：只是关于社会状况的，其他一切，我不介意——是否為一種昂貴的華麗版本，那我当感謝你。依据我面前的引文，內中对于这个目的，不会有許多材料。

因此，就屬於这一方面已出版的旧著作講，我相信也是比較枯竭了。

奧加勒夫曾和赫尔岑任“鐘”的編輯，是一个十分卑鄙的市民和詩人。巴[枯宁]如果真正得到那种錢，而奧加勒夫沒有，那的确会以查賬員的資格来阻碍他的。

最近許多天来，我又常常坐在四边写字台前的小凸出部分，这是我們二十四年前坐的地方；我很喜欢，因为彩色窗子的緣故，那里总是美丽的天气。圖書館員老琼斯也还存在，但很老，并不再做什么事，我在那里还没有再看到过他。

竭誠問候。

你的弗·恩·

威[廉]的信(連同布蓝士外喜的一起奉还)真是我曾經看到的

信中最愚蠢的。这样的一头牛啊！現在很想知道他将怎样回答我。我曾在末尾劝告他深思熟虑一下，人們如果願意教什么，預先學習，是否不好呢。

在那一种議会的文件中可以看到，为着出版爱尔兰的古代法律和制度的委员会委員，每年拋掉多少錢啊？这是一种十分巨大地浪費公家財物（在小事件上）。这种錢有多少是用作一、不做事的委員們的報酬，二、真正工作的下級人員的薪水和印刷費等等，知道这一点也是重要的。这必定在一种議会文件中的某一处。这些家伙自一八五二年以来即領薪水，一直到現在出版了兩卷書！三个貴族、三个法官、三个牧师、一个教长和一个专业的爱尔兰文专家，他早已死去了。

一三七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七〇年五月十七日

曼徹斯特，一八七〇年五月十七日。

亲爱的摩尔：

李卜克內西很难把我的信寄給你，因为它和威[廉]所說的內容完全相反。我特意防备，不用任何侮辱的語句，不过整个信自然集中在一种严酷的事实上，即威[廉]在我的牌子之下所写的东西，是他所不知道的（如現在承認的）。这的确是“侮辱了”他。

涅察澤夫的臭信是由純粹的謾罵組成的，此外，除掉最最愚蠢的俄羅斯的赫尔岑的常套話，絕無所有，他怎能刊印这封信，一直到現在，还是令人不解。只有非常的懶惰，不願用自己的劳动極力充实这个报，才可以稍微解釋一下。

为着使这种“状况”了結，你最好是趁本星期来这里，一定要帶杜西同來。更換环境对你总有益的，我們也願意使你运动，比你在那里所获得的要好些。即在最坏的場合，你也可以就商于谷謨

拍特。但要带杜西同来。丽子已經烘了葡萄乾面包等她来，而且自我說过，我当請你带她来，全家都欢喜得了不得。您們明天如能来，更好，請来电，收拾您們的房間，并不需要很多的时间。否則于星期四来。踏踏实实原野間散步，会使我們两人得到好处，加以自我上次到倫敦以后，又發生各种騙局，正可取笑一番。丽子已經允許每晚——星期天常是除外的——十一点鐘当陪杜西同睡，所以这一点也沒有困难。末了，我發覺我的一八五七年的律德斯海姆酒，現在正好是該喝的时候了，我对于此事，需要你的帮助。

所以或是明天来一电报，而且“他自己”的确不是和 22,000 人在一起，像“他自己”所說的那样，却是和杜西同来——或是后天。

竭誠問候。

你的弗·恩·

布拉克为着刊印信的事，已有詢問，并对我提出一个禁止刊印的期間，我讓勾去，因为这和我無关。

一三七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七〇年五月十八日

一八七〇年五月十八日。

亲爱的弗利特：

我們下星期一起程来你处，住两个星期，不能再久，因为杜西把她的一切功課都打断了。本星期不能成行，因亲爱的小燕妮的假期至下星期一为止，在这时期中，我們不要讓她单独度过。

附上的海村的渣滓末尾表现——关于我对拉薩尔关系的虛构謊言——誰是强有力的奴僕海內克的教唆者。这是老哈慈費尔德，也許經過住在紐約的小韦柏的行动。此外，海內克如果相信我当回敬一句話，那他就弄錯了。他对于此事的工作已有多年——是徒劳無功的！

我們的法蘭西會員對法帝國政府明白證明，政治的秘密結社和真正工人結合間的差異。它還沒有監禁巴黎、里昂、盧昂和馬賽等處委員會的一切委員（他們有一部分逃往瑞士和比利時），即有兩倍數目的委員會在報紙上以最驕橫、最傲慢的宣言，表明自己為繼起者（對於受託人還要他們的私人住址）。法政府終於做了我們久已期望的一件事——即政治問題：是帝國還是共和國——這轉變為工人階級存在或不存在的問題了！

總之，普選是予這個帝國以最後的一擊！因為對於這個帝國是用立憲的話語作過許多贊成的聲明的，部斯特拉巴相信現在不用空話，即十二月的統治，就可以赤裸裸地恢復帝國。根據一切私人的消息，十二月十日社在巴黎是充分復元了，並且是在最新鮮活潑的行動中。

祝好。

你的卡·馬·

大會遷往馬因斯——昨天一致的決議——會使巴枯寧跳舞的。

一三七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七〇年五月十九日

曼徹斯特，一八七〇年五月十九日。

親愛的摩爾：

就是星期一罷。你倘若是昨天來，同樣可以把小燕妮帶來，她可住幾天，至星期日為止，和杜西同睡，而且在我們離開曼徹斯特之前，她也必須來看一次。

這個波拿巴的確是一隻真正不可救藥的驢子。這頭牛絕對沒有任何種歷史運動的觀念，全部歷史是沒有聯系的許多偶然的一種混雜物，而老驢子的小詭謀在這歷史中表演了決切的任務，並且

是何等的詭謀啊！对于每一个紧急关头老只有一个相同的方子。他重行組織他的十二月十日社，还老是[……]⁽¹⁾，当他在一八五〇年[……]⁽¹⁾。

老海村真正使人觉得有趣。二十年来，并且自更长的时期以来，唱的是同一的調子，老是不改，永远是动人的。人們只須說：共产主义者，而海村就像一只患痙攣的虾蟆一样，人們只要把它所据有的桌子动一下，它即跳起来。老費慈哈尔德在这里插过手，無可否認，这事的确是在美国干的，因为在德国沒有人知道海村的調子，这就是說，人們必須吹这調子，以便使老海[村]跳舞。拉薩尔的革命企圖受挫于在科倫的我們，此等神話是太愚蠢了。

法国工人的行动是卓越的。那些人現在又在行动，这是他們的因素，因為他們是主人。

竭誠問候。

[你的弗·恩·]

(1) 此信的一部分被撕去了。

一三七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七〇年七月五日

燕妮·馬克思附函

一八七〇年七月五日。

亲爱的弗利特：

自我返倫敦后，断絕通信，务請原諒。有許多国际和其他事件都堆在我的身上。

杜滂的一个孩子(嬰兒)暂时寄在他的姐夫家中，第二个寄在塞拉利尔处，第三个在自己身边——都是小女孩——同时，他已接到两个职位的提議，做營業管理員或主要的監察員(在金屬乐器工厂)，一在巴黎，一在曼徹斯特。我劝阻第一个位置，因为他到那里

不仅馬上会被捕，而且也将完全为各种私派的爭議所吸住。他对于第二个位置虽不願意，我却殷勤相劝。所以他接受了曼徹斯特，斯屈兰奇路一三一号，亥哈謨处的工作。（金屬乐器工厂）

困难之点在他必須馬上把一个孩子——第二个——带去，其余两个願在几个星期之后接去。他因此在曼徹斯特要一所小房子，并有任何一个可靠的妇女看管孩子和家务。他的收入最初是每星期三鎊。丽子对于这种妇女能够直接或間接帮忙找到嗎？

杜滂在政治上是一个角色，但在私生活上極为軟弱。第一，他只要多喝一口酒，就馬上兴奋。第二，他容易受环境的支配和利用。

他在本星期內也許就往曼徹斯特。無論如何，关于他到的日期，我会預先写信告訴你。

你从附上的梅斯納的信中会看出那里的事情是怎樣的。庫格曼将于八月十二日去卡尔斯巴德，来信催我，并期待我对于房租的說明，我已用梅斯納的信答复了他。我請他記憶，梅斯納当面曾使我發生書印第二版和复活节集市时付賬的某种希望，并加上一句，在現今的情况之下，我不能說定几时、或究竟是否去卡尔斯巴德。因此，他寄来这次附上的一封信。我还没有回信，因为我們还在等待都伯林关于奧頓諾凡·罗撒的照片的答复。

拉法格曾告訴我，有一个青年俄人罗帕廷携有他的一封介紹信。罗[帕廷]于星期六來訪，我請他星期日再来（在我們家里从十点到晚上十二点），他于星期一回到他所住的布来屯。

他还很年青，在喀尔被两年，后来在高加索坐过八个月的監獄，他逃跑了。他是貧穷貴族的兒子，在聖·彼得大学时，曾以教課維持生活。現在替俄罗斯翻譯，生活貧苦。他住在布来屯是由于每天可以洗两三次海水澡，不用花錢——离正式的浴場有些距离。

他是一个十分警覺的、有批評能力的人，具有愉快的性格，像一个俄国农民一样淡泊，凡他所遇到的东西，总感到滿足。弱点在

对波兰。他说到这里，完全和英国人——如旧派的英国宪章主义者——说到爱尔兰一样。

他告诉我，涅[察澤夫]（二十三岁）的整个事件是沒有一点根据的。涅[察澤夫]从沒有进过一个俄国监狱，而俄政府从沒有企圖暗杀他云云。

事情是，涅[察澤夫]（巴枯宁在俄国的少数代理人之一）属于一个秘密結社。另一个青年人X富有而热情，经过涅[察澤夫]，以金錢資助这个社。有一个美好的早晨，X向涅[察澤夫]宣布，他将不再出分文，因为他不知道用这錢干了什么事。涅[察澤夫]君因此（也許因他对于这錢不能提出賬单）向他的秘密結社的社員們提議暗杀X，因为这人将来可能改变他的意見，而变成一个叛徒。他真正把后者暗杀了。所以他是简单地当作普通的暗杀者被政府追捕的。

罗帕廷在日内瓦首先叫涅[察澤夫]本人来答辯（因他的說謊），他用政治刺激的效用，替所称的事件請求原諒。罗[帕廷]于是将事件告訴巴枯宁，后者称自己为善良的老人，相信这一切。他要求罗[帕廷]当着涅[察澤夫]的面，把此事重說一遍。罗[帕廷]馬上和巴[枯宁]到了涅[察澤夫]处，重演这一幕。涅[察澤夫]一言不發。当罗[帕廷]在日内瓦的时候，涅[察澤夫]的行动十分謙遜，不再喃喃訴苦了。但罗[帕廷]几乎还没有达到巴黎，猴把戏又从新开始。历时不久，罗[帕廷]接到巴枯宁关于此事的一封信。他的答复更带侮辱性。結果，巴枯宁回一封懊悔的信（在罗[帕廷]的手中，在这里），但他是一个善良的、輕信的老人。（附带說一句：罗[帕廷]說，波克海姆的全部句子絕對不好懂，在俄文中是絕對沒有意思的，不仅文法錯誤，而且毫無內容！同时，蠢材波克海姆在我和罗[帕廷]碰头之前，告訴我，由在柏林的朋友爱喜和夫将他的浅陋草率的作品給予那里一个德人——他是俄文翻譯

者，为柏林警察所使用——以便取得他能写俄文的一张正式的证明書。我們的哥第薩表演失神的滑稽劇的才能，却是無比的！)

我从罗[帕廷]得知車尔尼雪夫斯基于一八六四年被判在西伯利亚的矿山中强迫劳动八年，还要苦干两年。第一法院很有礼貌地宣布絕没有什么表現对他不利，而所謂陰謀活动的秘密信显然是伪造的(确是如此)。但元老院根据皇帝的命令，完全推翻这种宣判，判决把这个狡猾的人送往西伯利亚，其中說，这个人是如此“机巧”，“他把他的著作保持在一种不侵犯法律的形态中，然里面显然出卖毒药。”这就是俄罗斯的司法。

夫勒洛夫斯基的情况較好。他只是在莫斯科和彼得堡之間的一个小巢穴中受行政上的放逐！

你說夫勒洛夫斯基是一个假名，正确地嗅着了。然罗帕廷說，这个名字虽不是原来的俄文，却常在俄国的教士中出现(特別在修道士中，他們認这是俄文对于花的翻譯，他們恰和德国的犹太人一样，对芬芳的名字具有大热情)。罗帕廷生而为自然科学家。这是他的专业。但他也經營过商業，要是人們能替他找到这种業務，便是一种幸运。我将和波克海姆及坡尔說到这一点。关于巴黎等等，下次再談。

你的摩尔

附帶說一句！小燕妮要知道她是否当称你为注释的作者？

又沒有你的特別允許，她不准我——她是很固执的——在稿子中改动一些字句！

竭誠問候丽子夫人。

[燕妮·馬克思附函]

一八七〇年七月五日。

亲爱的恩格斯：

接到您的信和最有趣的注释，十分感謝。我只希望里斯先生

一定会把它们和他似乎貯藏得很多的酸醬調和起来。关于奧頓[諾凡]·羅撒的照片，我已写信給皮哥特。如果要不到一张好照片，自然如您所說的，会将“爱尔兰人”上面印的送給庫格曼。

多謝多謝。

您的最誠實的燕妮

一三七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七〇年七月六日

曼徹斯特，一八七〇年七月六日。

亲爱的摩尔：

你关于杜滂的指示很不确定，我絕不能有所动作。我当替他租一所小房子，但是有家具的，还是沒有家具的？你絕沒有說及，然这是主要的事件。还有，可靠的使女，在急忙中也非常难找，第三，丽子因不安靜、不忍耐，膝的毛病沒有好得应有的那样快，她自己不能出門。

在此等状况之下，我觉得杜滂馬上带一个孩子来这里的計劃，完全不能实行。我以为他的姐夫或塞拉利尔也还可把第三个孩子带一、二星期，倘若这样，最好是他能够馬上单独来，届时，我即可和他到那里去找一所房子，我們現正在寻找一个使女。然他必須去接孩子們，或叫人送来，不管两个或三个，都是一样。

这件事确定了，請馬上來信，我可以在他的工厂的附近代找一个住处，住一星期，如果願意的話，飲食包括在內——我猜他只要一間睡房，不花一个会客室的費用？——他几时来呢？我望对这一点馬上接到答复，以便知道应当怎样做。但如已經說过的，把孩子馬上带来，是最無聊的，这会多花費他許多錢，在最初几天中到处使他不方便。他如果不願立即接受一个随便的使女，那里突然有这种人来呢？

关于卡尔斯巴德，如曾經說过的，我还是主张你本年夏季前去。我可以送四十鎊給你做旅費。这种治疗对你是絕對必要的，虽則你对于庫格曼及其热情也不能完全避开。查·罗斯根也曾在那里，昨天看見他；他說那里并不更昂貴，特别是在治疗中，“絕沒有机会花錢”；这种治疗对他的肝脏（和你的对比，是極健康的）很有好处，他看来固然瘦了一点，但要健康得多。所以你还是下决心罢，除庫[格曼]外，你在那里大概也会看到其他有趣的肝病，当你回来时，經過汉堡，对梅斯納压迫一下。赶快下定决心，閉着眼睛在卡尔斯巴德的噴泉中飞躍，并領受庫[格曼]同样温暖的欽佩感情。注意：为着在奧地利边界上或有的护照困难，你如陪着你的平常看病的医生同游，也許一定好些。

罗帕廷关于其他俄罗斯情况的故事，是很有趣的，并且知道了特別有用。涅[察澤夫]变为一个平常的無賴，完全是心願的。

小燕妮用不着提起我为注释的作者，因为庫[格曼]完全認識我的笔迹；但她可以随自己的意思保持它，至于改动字句，你只管随意干罢。在她所期待的酸醬的面前，的确沒有办法。

关于杜滂。丽子的心目中有一个十分适合他的人，只要我們能够找到她。恐怕在星期日或下星期一之前，我們对于此事不能得到消息。这就是她的堂姊妹安那·揆因，一个不年輕、不漂亮、但非常正直的人。杜西知道她；但在星期五之前，我們难得探悉她現在何处，在本星期末和下星期初，大概不能看到她。

我在这里的官厅記錄委员会版中找着并看过古代威尔士的法律。內中还有很美丽的东西。当一个男子在新婚之夜發見他的新娘不是一个处女，一直和她睡到早晨，那他不得拒絕她的要求，但他一經發見她已破瓜，立即起床，挾着突起的陽物到男儉相那里去，由他們証明，他已發覺她被破瓜，絕不願和她睡到早晨，那她第二天早晨不能对他提出[物質上的]要求。如果乳房、毛髮和陰部

在光綫中显然可見，沒有人能够确切知道她是否为处女，因此必須提出七个發誓証明她所說的为真实的証人，而她的父母和兄弟姊妹都在这种証人之列。她如不願或不能做到这一着，那她的衬衫当剪至臀部，将一头一年生的牛放在她的手中，而牛尾是塗过兽脂的，她如果握着牛尾，能执住牛，她当从私人的财产取得她的部分，如果执不住牛，她不当得到什么。

我們現在的窗子上有“出租”字样。您們还没有找到房子嗎？

弄倫敦圖書館的目录，情况怎样，这对我十分重要，因此得知这里那些書我可以不看。

竭誠問候您們大家。

你的弗·恩·

一三七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七〇年七月七日

曼徹斯特，一八七〇年七月七日。

亲爱的摩尔：

为着杜滂，我昨天必須急急写信給你，却没有和丽子好好地加以考虑；我整天在城内做事，晚間在俱乐部投票，直到很晚才能和丽子安安靜靜地談这件事，所得的結論是：絕沒有理由为着小女孩去煩扰塞拉利尔或杜[滂]的姐夫，他們照顧其他两个孩子，已經够累贅了；那个孩子完全可以和馬丽·厄楞同睡，而对于我們毫無妨碍。杜滂在最初几天同样可以住在我这里，直到我們已經有些安排为止，我和他共同解决，比沒有他自己参加而单独解决要好得多。丽子說，她有足够的被枕等物，也無需馬丽·厄楞患猩紅病时所用的东西，这我自然还不可令其使用。

当昨晨写信給你时，我还不知道这一切，因此，你今天于接到我昨天的信之外，同时将得到其他消息，因为我今早打了电报

給你：

我們歡迎杜滂的小女兒來住，告訴他倆來我家，請報告達到的時候。

我希望你在和杜[滂]再行協商之前，已經接到那個電報。你必須對他解釋，他對於接受我的提議，絕不要覺得難為情（如果這——即解釋——是必要的話），他不僅使自己方便，並且把小的馬上帶到我這裡來，也使我對這事件容易着手了。用我的名義請他照我的提議辦，只是要讓我知道他幾時來，以便我能在車站接他。

竭誠問候。

你的弗·恩·

一三八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七〇年七月八日

一八七〇年七月八日。

親愛的弗利特：

熱得可怕呀！

我接到你的電報後，把必要的事件告訴了杜滂。他下星期一十一點鐘從尤斯頓車站出發。

我贊成他在那裡時，小孩短時期內同他睡。自從母親生病和死去以後，便有某種疏忽，而在上學時，頭上可能有什么活潑潑的東西在爬動。至少此間的婦女們認為是這樣的。

我明天將法文各報連同訴訟的審訊寄給你。但必須尽可能地快些寄回。小猶太人佛郎克爾已經獲得榮譽。你在被告和各報等等中同樣會看到（巴黎）一種占據創造國際的傾向。

關於倫敦的書目，我明天要去看畢士烈。

祝好。

你的卡·馬·

除掉这里附上的皮哥特的信外，燕妮还没有接到爱尔兰的答复。这个青年的信表示，好像他在一种广告上答复过。小燕妮对他太温和了。他需要凶横的爱尔兰女孩去对付。当这里的外国人对爱尔兰人抱有普遍的成见时，像皮[哥特]这样愚蠢的民族主义者不負过失嗎？

一三八一 燕妮·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七〇年七月
十二日?]

星期二晚。

我的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我刚才从一次新的探索回家，特急忙向您作一报告。现在找着一所房子，因它据有非常美丽的开敞的地位，我們都很欢喜。燕妮和杜西同志，她俩觉得特别雅潔。因为地位和内部的设备，自然要比士魯茲巴立別墅稍微貴一点，那个人一定要五十五鎊。我們現在的房租是六十鎊。那所房子靠近普麟洛茲山，所以一切前房都有最富丽的、寬敞的望界和最新鮮的空气。此外，旁街有各种各样的鋪子环绕着，您的夫人对于所需的一切都可以自行备办。现在来讲内部的布置。地下層有漂亮的大厨房和大爐灶。旁边有一間很寬大的浴室，有大浴盆、烟突、焙烤的厨房、一切种类的柜子、煤窖和一个深的地窖，目前虽还没有鋪板子，但可以做成一个很好的陰涼的酒窖。院子小，很小，只能晒晒衣服等等。地上層有两間潔淨的房子，都由双扇門隔开，后房沒有窗子，而是一种特别漂亮的植物暖室，或者您如願意說，是双窗，故使这間房十分明亮可愛。一楼前面一間很美丽的大房，旁边有一間較小的房子，沒有双扇門。二楼有三間臥房：两間很寬敞，第三間較小一点，都完全修理过了。下面两間房子刚裱糊好。我相信您迨不能找着一所更好的

房子，我確認您的夫人是很中意的。那是太漂亮而令人愉快的了。差不多用不着出門，在敞野地方去走動，就看到成千的人。

最重要的自然是您和您的夫人亲自来看，而且的确要尽可能地快，因为这样一所适宜的好房子一定会很快被租去的。但要是您不同意的話，我在附近还找着另外的两所房子，不过不这样惬意罢了。最好是您的夫人馬上同来，亲自看一看。您知道，在我們家里看到您們，我們都非常欢喜。請您馬上來信，使我們知道，是否还要再去找房子，或您們是否願意来。

我要把这几行于今晚好好送往邮局，使您得于明日立即考虑一下。

因此急忙祝好。

您的燕妮·馬克思

一三八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七〇年七月二十日

一八七〇年七月二十日。

亲爱的弗利特：

附上庫格曼的信，会对你大大地解释現今战争的政治秘密。他批評布藍士外喜集会的呼吁是对的，特將此項呼吁附寄几份。再寄上“晨鐘”。你会看到其中所載被告在布腊高等法院訴訟記錄的前半截；法国的謀叛者沒有任何理由，即变成特务，这和飞尼党人比較，是怎样可怜啊！但这报因老得雷克呂茲的社論，也是有趣的。这篇社論虽反对政府，却是極端爱国主义最充分的表现，因为法国是唯一的理想国家（即它自己具有的理想）。这些共和的極端爱国主义者只因他們的偶像——具有輕蔑和欺騙行为的路·波拿巴——真实的表現不符合他們幻想的意見，有些恼怒。法兰西人需要鞭撻。普魯士人如果胜利，国家权力的集中对于德意志工人

階級的集中是有用的。還有一層，德意志的優勢當使西歐工人運動的重心從法國移到德國，人們只要把一八六六年至現在兩國的運動比較一下，就可以看出德國工人階級在理論上和組織上比法國的為優。它在世界舞台上對法國工人階級的優勢，同時就是我們的理論對蒲魯東等等的優勢。

末了，我將喜爾得布藍的“經濟學和統計學報”對我的書的批評附上。我因身體關係，難得歡樂，但這篇文章使我笑出了眼淚，這是自然的笑淚。德國有了反動勢力和哲學的英雄時代沒落以後，德國市民所特有的“小資產者”又得勢——在哲學中是妄談，是無愧於摩西·孟特爾遜的、自作聰明的、討厭的和自負的不平之鳴。政治經濟學現在甚至變成關於法律觀念的無聊的東西了！這還經過“有引誘力的對數”。像席勒是這一科一個有權力的裁判者，已經評論過，小資產者把一切問題推“在良心上”，便算解決了。

附帶說一句！我昨天在總會看到一種美國佬的報，有一批關於資本等等的論文，其中也說到我的書。我相信它說，工人在一天某些時間內，必須為自己的需要工作，因此超過此等時間的剩餘——我稱為剩餘勞動——構成剩餘價值，並因此構成利潤等等的來源。內中確有一點東西，但不是真的。例如一個工廠主製造的商品，非到出賣，對他便 $= 0$ 。現在假定衣服等物的真正價值（他是指成本價格） $= a$ 。於是工廠主在出賣給商人時附加 b ，而各經手這種商品的商人附加 c 。

所有價值 $= a$ 。附加 $= b + c$ 。因此使用價值 $= a + b + c$ 。故剩餘價值 $=$ 使用價值(!)超過價值的剩餘。這竟是佛郎克爾在巴黎所學的“公式”！

寫信剛才被打斷了。法籍意大利人塔拉(Taran)⁽¹⁾乘馬車來(“帕爾·馬爾報”的人)；把我借給他的拉薩爾等的著作送回了。

他將以軍事通訊人的資格前往巴黎。問我是否願以這種資格去普魯士，要是不願的話，是否能有其他提議？我因他的關係，現和“帕爾·馬爾”有聯繫，當這滑稽劇的期間，我如願意寫什麼政治上的文章，或你如願意寫什麼軍事上的文章，都會被登載，並取得報酬。

我們承認日內瓦法語聯合委員會反對巴枯寧所組織的反委員會的決議，和培勒昨天從日內瓦報告的一樣，在那些傢伙中如同受了一顆炸彈的襲擊。他們馬上打電報給巴枯寧。據說在下屆大會中，總會將因這種謀殺而處於被告之列。杜滂最後將我們關於聯合會的決議寄給我，現在是絕對必要的了。請用我的名義，立即嚴肅地催促他。

總會昨天委任我起草宣言。在我的肝病和疲乏的現狀之下，這決不是令人愉快的事。此病如果不好轉，阿倫和馬的孫——我昨天到過他那里——都勸我去海濱，而英格蘭的東方的確較為涼爽。

竭誠問候麗子夫人和朋友們。

你的卡·馬·

附帶說一句！威廉最近在“人民國家”上的東西，沒有達到他的愚蠢的頂點嗎？

(1) 退布林(N. Thieblin)。

一三八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七〇年七月二十二日

曼徹斯特，一八七〇年七月二十二日。

親愛的摩爾：

庫格曼，妙呀！人們看到這個人所受的學校教育，並不是徒勞無功的。假設是完全在告發者的精神中，這說明一切了。在事實上，它如果是对的，那至少俾斯麥已難於對付這事件。那些先生們

在德国引起一种完全的民族战争，显然是成功了。关于德意志领土的割让和卢森堡等等的许多触觉——路·波拿巴因此和通常一样，已经愿意使公众预先习惯于这种迫近的完成的事实——在德国的米雪尔中已经发生完全相反的作用。他这一次显然完全自己决定必须使这种骗局一劳永逸地告终。对于他，又对于双方的军队以及固执的老威廉，假战是不可能的，人们会彻底前进。

法国军事行动中突然出现的动摇和延宕——显然是于本星期三计算好的——是路[易]·波[拿巴]看出他怎样先算的证据。南德意志人的迅速出现，以及后来确知他将要和德意志人民干起来，故迅速轰击马因斯，并用刚才半集合的军力向符次堡方面推进，都失败了。总之，他现在必须用一切力量进攻。但还有时间。直到十五或十六日，才发令组织团的第四大队，它的干部是由每个团的三个野战大队的四个中队组成，所以必须提高到六至八个中队，并由预备军加以补充。七月十九和二十日，巴黎召集给假的兵士，二十一和二十二日召集现役的预备军，明天召集未服军役的预备军。前两类兵在完备之前，必须首先达到他们的团中。因此，中队的开战——小战除外——至少要延迟到下星期三。但到了那时，德意志兵十分强大，故波拿巴以为必须等待第四大队，这又要延迟一、二星期。于是他便完了。

此地一个德国的平常人于星期六在威斯特华伦和一个普鲁士将军同坐火车，后者以为他是一个英国人，用英语和他谈话，他昨天将内容告诉我。那个将军说：我们约迟了十天，这确是真的，但当这十天之中，您如没有听到我们大败，我们马上会得到您的同情啦。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您知道，英国人的同情常在成功的方面。

北德意志的动员开始于十六日，而巴威则在十七日。预备军和后备军步兵从动员开始，约可在八天中完毕，其余的十三天完

畢。所以到二十五日，全部步兵、到三十日，一切都弄好了。但預備軍既已自動地大批出現，則野戰軍的完成会更早。萊茵所駐的的確是第七、第八、第十一和第十二軍團。博洽德昨天從柏林回來，據他告訴我，那里的衛兵同樣開走了；我猜是開往巴威，以便替美丽的王太子服役。從東方開出軍隊經過柏林，據說是從昨天開始的。從星期日或星期一起，波拿巴至多能占領普法爾次，但不是它方犯大錯誤，他再也不能越過萊茵。從下星期末起，德軍可以取攻勢，並派一軍向法國推進，即使經過多次艱苦的战斗，也必定打敗波[拿巴]一切迎戰的軍隊。像現在的情況，我認為波拿巴要有一種幸運的戰役是不可能的。

我本有意替“帕[爾]·馬[爾]報”每星期寫兩篇戰事論文，須取得良好的現金報酬；願完成一篇關於軍事組織的論文，作為嘗試。每篇當有三至四個基尼，“衛報”當時給我兩個基尼，並且當有較多的報酬。你明天如能將此事办好，請馬上讓我知道。至於以普魯士大本營的通訊員資格前去，有許多障礙，最大的叫做斯提柏耳，加以我在那里一定比在這裡減少批評的眼光。

我們在這裡干什么，你可以從附上的剪頁看出來。“衛報”的報告是我們自己寫的，那一個廉價文人由此造出了怎樣的東西，附上的“快遞”的報告表現出來了——使人笑煞啊。在曼徹斯特的法國工人受德國平常人和店員狂熱的稱贊，這確是第一次。

我已寫信給杜滂，大概今晚會看到他。

你願到那處的海濱去？如到東海岸，在恒伯以南，沒有什麼。如到北方的斯卡巴洛，既昂貴，而且客滿，只有去布列得林敦(Bridlington)⁽¹⁾碼頭；你如前往，我們可以在那里相會。要是需錢，我馬上寄四十鎊給你。

但願這可詛咒的恐慌稍微停止一下，我必須出賣股票。

羅斯勒的東西，我還沒有看。

我沒有接到威廉上一期的“人民國家”。

現在恰恰不快樂了。

麗子和我竭誠問候您們大家。

你的弗·恩·

庫格曼的信奉還。

波[拿巴]現在是怎樣和“馬賽曲”吊膀子，而高貴的德利撒怎樣每晚用她那粗魯的聲音歌唱它，你已經看到嗎？

德利撒狗嘴中唱起“馬賽曲”來，這是波拿巴主義真實的形態。呸，魔鬼呀。

[恩格斯將下面的記載附在本信中：]

北德意志聯合軍。

一個衛隊和 12 個常備隊；總數 114 個

步兵團，每團 3 大隊 = 342 大隊

獵兵和射擊大隊 = 16 大隊

黑森師：4 團，每團 2 大隊和獵兵 2 大隊 = 10 大隊

368 常備大隊

後備軍。

93 團，每團 2 大隊和 12 個的大隊 = 198 大隊

黑森估計為 6 大隊 204

572 組織完成的大隊

當野戰軍和後備軍動員的時候，

補充的軍隊即組織起來，而且

的確不會再有特別的命令：

常備軍，114 團的第 4 大隊 114 大隊

後備軍，93 團的第 3 大隊 93 大隊

779 大隊

对于这些补充的军队，军官们在动员中马上要分别出来，他们在动员命令之后的 4 至 6 个星期中，可以完成工作，这是军队中最好的大队。当它们组织起来的时候，常备军的第 5 大队和后备军的第 4 大队即将着手等等。故所组织的是：

常备军	368 大队, 每队 1000 人	368000	
后备军	204 大队, 每队 800 人	<u>163200</u>	531200
计划的组织:			
常备军	114 大队, 每队 1000 人	114000	
后备军	93 大队, 每队 800 人	<u>74400</u>	188400
		全部步兵	719600

巴威 2 军团, 假如 50 大队加 30 大队
 后备军 = 80 大队

符腾堡 1 师, 假如 16 大队加 10 大队
 后备军① = 36 大队

巴登 1 师, 假如 9 大队加 5 大队
 后备军 = 14 大队

130 大队 约 = 110000

我对于南德意志军尽可能地估计得低些。骑兵和炮兵完全不计，只将步兵的实力比较一下，因为这是决定的因素。

法兰西人有

卫兵 33 大队, 常备军 100 团, 每团 3 大队	333 大队
亚尔西亚的轻步兵 3 团 = 9 大队	
阿尔及尔兵 3 团, = 9 大队	
外国等等兵 5 大队	23 大队
步行猎兵	20 大队
	<hr/> 376 大队

① 此处 16 加 10 大队, 等于 26 大队, 与下面 = 36 大队不符, 似有誤。——译者

內中的大隊有 8 個中隊，如果像 1859 年一樣，大隊的 24 個中隊分配于 4 個大隊中，每大隊 6 個中隊，那對中隊可增加 150 人，并對於 115 團構成第 4 個預備大隊

115 大隊

491 大隊

如對機動的守衛軍有許多組織起來，那就是

100 大隊

步兵 580000 人 = 591 大隊

其他一切軍隊必須由從野戰軍保留下來的或再被召集活動的軍官們新組織起來。此外，機動的守衛軍在戰場上不能應用，至少要在兩三個月之後，因為自一八六八年以來，它每年只有兩個星期的操練。在另一方面，法軍（常備軍）的幹部太少，不能領導無數的（沒有或很少訓練的）預備軍。完全新的制度自一八六八年以來才存在。還有一層，這種新的制度幾乎完全沒有觸及法國軍隊的內部組織，我對於它必須等待較詳細的材料，有許多東西可能是悄悄地干了的。然無論如何，訓練出來的軍隊只夠編入戰時員額的組織的常備軍大隊。

〔1〕 原信誤作 Burlington。

一三八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七〇年七月二十八日

一八七〇年七月二十八日。

親愛的弗利特：

我已立即將你的論文發送“帕爾·馬爾”的編輯（腓·格麟武德），要是不願登載，請他馬上寄回。在這種場合，沒有疑問，將論文送到“泰晤士”或“每日新聞”。

“泰晤士”曾經過亞卡利阿斯，給予刊載我們的（國際）宣言的一切希望。沒有實現，也許是由于對俄羅斯的一擊。因此（本星期一），我立即將作品送給“帕爾·馬爾”，并也寫信給編輯人說，關於

軍事的通訊，是和它的軍事通訊員（退布林，現在盧森堡）約好的，關於軍事通訊，並請回信。沒有信來。宣言也沒有刊出。因為這種緣故，我在送你的論文給“帕[爾]·馬爾”編輯的簡短附帶的信中，只說及軍事通訊；這就是說簡單問問刊載或不刊載？

本星期二，總會決議將宣言印一千份。我期待今天有校樣來。

“馬賽曲”在法國的歌唱是遊戲文，和整個第二帝國一樣。但那隻狗至少感覺到，“往敘利亞”在這裡是辦不到的。反之，在普魯士，這樣的戲謔是非必要的。威廉第一唱着“耶穌是我所信賴的！”，俾斯麥在右，斯提柏耳在左，這就是德意志的“馬賽曲”！像一八一二年和以後各年一樣。德意志的庸俗人對他生來的奴隸性，現在可以不受拘束地拋棄，似乎真正不禁狂喜。一八四八年後的二十二年，德國一種民族戰爭當有這樣的理論的表現，誰曾認為這是可能的呢！

幸而這全部證明是出自中等階級。工人階級除施維澤爾的直接信徒外，並沒有參加。幸而階級鬥爭在法德兩國十分發展，而對外的戰爭不能使歷史的車輛真正向後倒轉。

俾斯麥在發表條約（關於比利時的）的事件中，也做得過分。倫敦的公正本身再也不敢談及普魯士的光明正大了。馬揆耳及其同志們！此外，我想到在一八六六年前不久的時候，在可敬的布刺斯的報上和“十字報”上看到的論文，內中指斥比利時為“雅各賓黨人的巢穴”！並推薦把它合併於法國。在另一方面，約翰·牛的道德的憤怒也不是沒有趣的！條約的權利！惡魔啊！後來帕爾麥斯頓作為英國的國家格言所表揚的是，人們對條約宣誓，並不是因此宣誓要遵守它們，自一八三〇年以來，英國即按照這種格言行事！在一切方面，只有戰爭和稅政。

“十字報”要求英國不以煤供給法蘭西人，這是好的，這就是破壞英法商業契約，就是對法國宣戰。煤可能為軍事物資，使英國的

反对派当时能够激昂地反对帕姆。他只好用拙劣的諧語来支吾。然在訂約之中并没有忽視这一点。烏尔卡特于談判时对此加以激烈的指摘。英国从开头起如不宣战，必須以煤供給法国人。但講到宣战，在現存的势力和倫敦無产階級之間，可造成非常严重的破裂。这里工人的情調是决切反对这样的“主要行动和国家行动”的。

日内瓦的俄罗斯人终于来信了。特附上。請馬上寄回，就是下星期一罢，因为我必須回信。

你从附上的尤·奥斯瓦特(烏尔卡特派人，但相对地經過大陆的合理化)的信中可以看出，在民主主义方面，人們也想做点什么。我写信給他說，我已經在国际的宣言上签了名，就它为純粹政治的講，同一观点大都是有效的。他在今天和昨天新的信件中主张我今天下午当参加他家中他們所开的會議。(他住在我們的附近。)又将路·勃郎的信摘要送来。但我目前对于这件事不能照办。誰能对我保証，路易·勃郎所在之处，卡尔·布林德不是也在那里呢？

我为着房子的事，現在馬上到斯密那里去。

祝好。

你的卡·馬·

一三八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七〇年七月二十九日

一八七〇年七月二十九日。

亲爱的弗利特：

你从附件中看到，对“帕尔·馬尔”的一切交涉都办好了，你的第一篇論文今晚登出。所可怪的只是，我給格麟武德君(附带說一句，我至今沒有将你的名字写給他)的第一封信虽明白說到条件，

但他并没有提起。在另一方面，退布林（即塔拉）在往大陆时来辞行，曾对我說，报酬自不用說，每月底付清。

無論如何，我覺得最聪明的办法是再繼續写一些論文，以便在对这一点發出正式通知之前，首先稳拿那报。

我昨天到斯密处。得知人們并不从倫敦探究在曼徹斯特的你，因为你的房东在曼徹斯特附近也有一个住所，要自行从那里取得报告。然人們当写信催他快些办这件事。無論如何，我看沒有“第三者”参入其中来生枝节的。

祝好。

你的卡·馬·

一三八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七〇年七月三十一日

曼徹斯特，一八七〇年七月三十一日。

亲爱的摩尔：

附上“普魯士的出兵計劃”。請你即刻坐一輛馬車，把它送到“帕[尔]·馬[尔]报”，以便下星期一晚上刊出。此文将使“帕[尔]·馬[尔]报”和我获得一种巨大的声誉；至下星期二，事态将已有很大的發展，每只驢子都能解释这件事。我的第二篇論文是于星期六刊出，我不知道，因“帕[尔]·馬[尔]报”今天沒有送到这里的俱乐部。我对于这件事頗足自傲，要猜中这种計劃，真不容易。那个决切的因素是有一种消息說谷謨拍特的表兄弟为第77团的中队长，第7軍团的先鋒，于七月二十七日从亚亨开往居利。于是我明白整个目的了。

此外，你和格麟武德約定，我将論文直接寄給他，因此当日还可刊出，这是必要的。这种論文現在如失去时机，便是致命伤。我想每星期平均寄两次論文給他，在紧急的場合多一点，在事态平靜

中少一点。中間有机会，再来一点短的随笔，他可以随意应用的。

在威廉統治之下作战，对于我們的确总是愈加出丑。然他挟着他的神聖的使命和他的斯提柏耳——沒有后者，德意志的統一即不会完成——使自己大大地成为笑柄，这究竟也好。这里保守党的报“快遞”于星期六刊出国际的宣言，倘若是另一个周日，那其他报纸也把它登載了，而星期六的广告却使它受到妨碍。这种宣言将教育一切阶級的人民，现在还只有工人有一种真正的外交政策。这种宣言很好，“泰晤士”沒有刊載，的确只因俄罗斯人的关系。工人們于战后再安然繼續他們中斷的行动，好像絕没有什么事情發生的一样，那各国政府和資产阶級将大为惊奇。

我对于德意志人軍事成就的信心，每天都在增长。我們当真正贏得严重的第一仗。法国人似乎还絕不知道人們手持后膛槍这东西所給予他們的是什么。

毛奇所作的表演十分勇敢。据我的計算，在星期二或星期三之前，他不能完成他的集中。从亚亨到边界約有二十德哩，須有四至五日奋勇的前进，特别是在这炎热的天气。所以第7軍团在明天之前迨不能完全进駐薩尔，而今天可能已有主要的接触了。無論如何，精确計算起来，24点鐘会决定多少巨大的事件。真正的战斗确將發生于麦齐喜和薩尔布律克之間的薩尔。

法人首先在德国区域进攻，这是好的。德人如于击退一种侵略之后，追踪前进，比沒有受到侵略，向法进军，在法国所發生的效力的确是不相同的。战争在法国方面因此更成为波拿巴主义的。

我完全不怀疑那最后的結果——德人終將胜利——但毛奇的計劃透露在第一仗中有以压倒的优势出現的絕對把握。他是否算錯，我們在星期二晚上会确切知道的。在毛奇的計算中，常沒有把他的威廉加进去。

德意志的庸俗人愈加拜倒在他們的信賴上帝并跪在上帝面前

的威廉之前，他們對於法國將愈加驕橫。為着亞爾薩斯和洛林的固有的怒號，又已經完全發動了——“奧格斯堡一般新聞”在打先鋒。但洛林的農民確會對普魯士人說，這件事並不如此簡單。

關於條約一點，你的話全對。那些人不完全愚蠢，像俾斯麥所幻想的那樣。這事件只有一種好處，現在這全部渣滓必須暴露出來，於是俾斯麥和波拿巴之間的詭詐告終了。

完全依據歷史講，德國人在全部中立性的事物中——煤包括在內——的行為和小孩子一樣。這是這種人民還從沒有遇見過的問題。誰曾提出來問過呢？

那個俄羅斯人的信奉還。俄羅斯人始終是俄羅斯人啊。六個俄人互相爭論，好像世界的統治即依賴這種結果，這是何等的一種胡說八道的愚行。而對於巴枯寧的控訴理由也還不在內，只是對瑞士的黨徒行為發生嗟嘆。無論如何，我們的人似乎是公正的，就一個俄人講，這有可能，不過我對於他們究要小心些。同時認識這一切饒舌是十分好的，它曾屬於無產階級的外交策略之中。

因郵局的過錯，我完全不能如期收到“人民國家”。第23期的封紙上有十九日的郵戳，那些傢伙竟這樣玩手法。許多期全缺。威廉在最後的兩期上，沒有那麼活形活現地蠢干，他已退到德法工人的友愛後面去了。

瑟勒麥有兩個兄弟在黑森師中，為一年的下級軍官。

再沒有聽到斯密的消息。你費了氣力，至為感謝。本星期我得不到消息，將寫一封稍微粗暴的信給斯密。要自行從這裡取得報告，這是這樣一個貴人一種怎樣的意見啊！他倘若把此事交給他的銀行家，那在三天之內當獲得一切解答。但這個人必定自認為一個商人。是一頭牛啦！

竭誠問候您們大家。麗子的膝正在好轉中。

杜滂大概是經過摩澤特，在最不衛生的鄰近、緊靠一條發臭的

河道，找着一所房子，但我曾留心，要为他另找一处。不过沒有和他說及，这事算是完了。他沒有把摩澤特再帶到我這里來；塞拉利爾當已因此寫信給他，杜[滂]不再日夜受那個家伙的糾纏，現在自己似乎感覺輕鬆了。

你的弗·恩·

一三八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七〇年八月一日

萬急。

一八七〇年八月一日。

親愛的弗利特：

你最近的两篇論文是卓絕的。我立即飛馳到“帕爾·馬爾”，格麟武德不在，故沒有決定。但他在十二點鐘之前達到。

我今天寫信給他說，你將直接把論文寄去（我現在將提出你的名字）。

講到“俄羅斯人”，他們將發覺我在一艘海盜船上是一個半海盜〔1〕。

此地的統治階層要使英國幫助普魯士作戰。他們于屈服在波拿巴之下十八年，並徹底利用他為地租和利潤的救主之後，現在想找着確實敬畏上帝的君主的普魯士為大陸一個更有體面和更可靠的警察。然這些家伙應當注意。有一個口號在這里的人民中現普遍流行着，即：那個可詛咒的德意志王朝為着它的家庭的利益，要使我们卷入大陸的戰爭中！

這裏的“費迦羅”——我已給杜滂特有的一期——是一種英文報，由法國的公使館創辦的。

俾斯麥方面已經相當收買了倫敦的報紙，內中有“羅德”和“梭諾爾咨”！後者在昨天一期上要求分割法蘭西。這只豬仔是不惜

用陰謀詭計的。这个家伙向来辱罵德人，諂媚法人，突然变成布林德那种人了。

講到这个青年，他希望借爱国主义的呼号和大声宣布“停止”他的共和主义，被选为下届国会的代表，一登祖国的祭壇。

奧斯瓦特不讓我安靜，直到我昨天出席第三次定期的會議为止。我十分小心，在十一点（規訂的时间）前一刻才到那里。我对他說明，自己不能签名，一、第一是因我已在國際的宣言上签名，二、因我对于一种私人的宣言（这就是說，非國際的），沒有你，我不能签名，单是和你交涉，花費时间，一定丧失时机。将来时机出現，我們当邀他和朋友們到國際从事共同的行动。

我于是对他說，还当有第二次个人的机会。凡路易·勃郎所在之处，他的走卒卡尔·布林德的确也出現的。

他打断我說：“布林德在这里的上次会议中表現了一种完全憤怒的痙攣症。我們要您去反对他。”

“我不能和这个人在一个房間中会面，我向您声明，他如来此，我即离开您的家。”

我是在奧斯瓦特朝街的書房中。确实！这个重要的前学生虽則头上完全是黑的，我戴上眼鏡，却察出远处是这个人，并有两个流浪者陪着。奧斯瓦特說，他将把他們暂时送到楼上的会客室——即會議室。

他于是向我提出：他要上去說明，我在这里，并已声明我不能和布林德相会。換句話來說，他要把后者赶走。

我对他說，这不行。他曾邀請布林德，何必弄成無謂的爭辯等等。

我便拿起帽子，很友善地离开奧斯瓦特，他虽是一个庸才，却是一个十分有礼貌的青年。

塞拉利尔因我的推动，关于摩澤特的事，曾写了一封直率的

信給杜滂，冒犯了杜[滂]，以致他有两个星期沒有写信給塞[拉利尔]。

你如將往海濱的旅費寄給我，十分歡迎。我本星期就要去布來屯。在現有的狀況之下，我不能離開倫敦再遠一步。

祝好。

你的卡·馬·

你現在可把你的信直接寄：倫敦海濱，諾森伯蘭街二號，“帕爾·馬爾報”編輯，腓特烈·格麟武德先生。

(1) 然總是一個優勝者。

一三八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七〇年八月三日

曼徹斯特，一八七〇年八月三日。

親愛的摩爾：

附上 20 鎊，號碼為 W/2 86721，曼徹斯特，一八六九年六月二十日，另 20 鎊，號碼為 W/2 77454，曼徹斯特，一八六九年一月二十三日，作為布來屯的旅費，又 5 鎊，號碼為 S/11 13062，利物浦，一八六九年五月十七日，是穆爾對國際所納的會費。至於我的會費，你當在九月初收到，現在頗缺錢，必須等待分紅。我因要付賬，當出賣股票；還是應等待一下，或馬上賣出，你以為怎樣？現在出賣，還不致受到損失。

法國人向前推進，並已占領薩爾布律克（這是由一個大隊、四個騎兵中隊、可能還有些炮隊占領的），我很歡迎。第一是出於道義上的理由。第二是因德人在第一仗中將在一種防禦的地位上作戰，而這種防禦因有後膛槍，是非常增強了。依我的估計，德人昨晚在戰略上前進，猜想今天將有初步的小戰，明天在奧特外勒—諾印啓耳痕—渾堡陣綫上將爆發大戰，腓特烈·卡爾和王太子的軍隊當在前綫作戰，而斯泰因麥茲的軍隊當襲擊法人的側面（左翼）。

或者是相反的。

格[麟武德]于一批証明已經出現之后，才于昨晚將論文刊出，真是很蠢。他并且也作了各種荒謬的語句上的修改，這暴露了不懂一切軍事的術語。然這種論文已發生作用。“泰晤士”今天有一篇社論，全抄自我的第二和第三兩篇論文。因此，我對格[麟武德]有一篇聲明。

錢你昨天當已收到，不過你的信是由第二次郵班送到，我在四點鐘才看見。

對布林德的玩笑很妙。奧斯瓦特是一八四九年巴登的奧斯瓦特之一嗎？他們共有三個呢。

法人在德軍前進完成之前，即行馳入，這還是有某種危險的。高貴的路易倘若於星期五發動，那他一直達到萊茵，當沒有多少困難。但那些人必須於星期二相當完成工作。最好的進攻機會，是由他自己失去了，這就是說，失在走下坡路的帝國，失在軍隊領導的投機和腐敗，以致羈住了五天，也許現在還被迫沒有完成前進的準備。

德人如逆着期望，對這第一仗打敗了，那他們在四個星期之內，比現在又要強大得多；萊茵綫保護他們，使不致有一種絕對的失敗，法人絕沒有障礙物。

請馬上將收到錢的事告我，掛號信有時也會失落的。竭誠問候您們大家。

你的弗·恩·

一三八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七〇年八月三日

一八七〇年八月三日〔1〕。

親愛的弗利特：

不祥的奧斯瓦特剛才——晚上七點鐘——離開我，雖則投郵

已太迟，然我把那件事写下来，因为不知道明天能發生什么妨碍。

和布林德在一起的那个家伙，是哥德斯屠克教授，为向来的国民自由派。这幕戏是十分激烈的。学生布林德甚至扯谎說，雅科比(Jacoby)⁽²⁾博士站在他的方面(这是贊成現今的法人的)。当那些青年退去时，他們認為奥斯瓦特被波拿巴“收买”了，这不是就字面明講，而是經過示意的。

这使可怜的奥斯瓦特發生瘵癯了。他因此来我处。我应当签名支持他。否則他在倫敦的地位当受到危险的損害。他带来印刷的宣言(只是校样)。我首先将从前所說的一切，对他重說一遍。于是看看那宣言——軟弱、沒有內容、而且对和他共同动作的法人表示客气，並沒有指出德意志人(我不說普魯士人)方面对战争的防御性。

我于是向他提議擱置这整个东西，因为它的效力“不大”，同时如我在答复他的第一封信中已經写过的，工人阶级对于民族的欺騙单独构成一种主动的抵抗力量。

他回答道：第一是有某种数目的法人已經签名，而路易·勃郎声明願意加入(因此确証自己沒有参加宣言的起草)。

第二，奥斯瓦特現在如不刊布，布林德明天将在各德文报上宣称，他已經把这种尊严国君的宣言的印刷打退了。最好还是把它印出来。

后面这一点是对的。我必須說，我怜惜这个青年。所以我給予下面的最后通牒：

依据下面两个条件，我願加入(和路易·勃郎不是原来签名的一样)：

一、在我的名下印出一段注释：

“我同意上面的宣言，因为它的一般的情感和‘国际工人协会’总会所刊布的宣言相符。”

二、加入一句話指出德意志人方面战争的防禦性，那怕是在最謙和并最富于外交手腕的方式中。

他接受这种意見。明晚五點鐘再在他的家中开会，我将前往。

因此他又問：恩格斯不是要和我一样作同一保留才签名嗎？

我說，这是一种倫敦的宣言。我有条件地签名，只是出于对他的客气，并且完全违反自己批評的意識。我絕對看不出，除我外，你为什么也当妥协，因为奥斯瓦特犯了錯誤，簡直把前学生布林德拉到这件事中来。我坚持就是这样罢。

此外，自从星期日以来，我曾用書面促奥斯瓦特注意布林德的另一種手法。我在“拉拍尔”上面看到法兰克福的通訊（只有例外是合理的），作者为一个法兰西人，是很反对極端爱国主义的。然他作反对德人的評論：“法兰克福报”刊出一种倫敦通訊，据說“法国在倫敦的共和主义者邀請一切知名的德国共和主义者共同抗議拿破仑这种战争。德国的共和主义者当已加以拒絕，因为这种战争在普魯士方面是防禦的。”这是前学生的制作品，他时常从、对、替并关于卡·布林德及其英雄事業有所写作的。

“帕尔·馬尔”的管理处对于战争的第一篇論文（当七月的时候），昨天寄給我两个半基尼的支票，注明一切通訊員經常于月底付給报酬。馬克思家庭中較小的一支是由那个凶野的女兒和有名的威[廉茲]組成的，已經宣称“她們当抓住这战争的第一种战利品，作为她們应得的佣錢。”你如果提出抗議，在这些“中立分子”强有力的活动中，必須馬上实现。特附上昨日的“帕尔·馬尔”的剪頁，內有它抗議“泰晤士”剽窃的东西。这种战争如經過一定的時間，那你馬上会被承認为倫敦第一个軍事权威。

“帕尔·馬尔”無論有怎样的一切陰暗面，却有两种好处：

一、它在有体面的報紙中，是唯一稍微反对俄国的。这在战争的繼續中，可成为一种重要的因素。

二、它为卓越的紳士派报纸，在一切俱乐部、特别也在軍事俱乐部中，有领导的作用。

三、它是倫敦唯一沒有被收买的报。

順便說一句！为着流氓布綸諾的照片的緣故，我替你买了一份最近的“倫敦圖解新聞”。你会在他的面部發見俄国外交术的具体化。

附帶講一下。的士累利用維也納的条約对普魯士作可笑的普魯士—薩克遜的保証，借以和平相处，并以此去支持英俄的同盟。（恰在这个时机忘却波兰的独立是英国方面这种保証的条件。）这只是伸出来的触觉。但在事实上，这也是葛萊斯頓的真正的政策——英俄同盟。国际的英国會員在这里必須从事强有力的行动。我对于这件事将写信給下星期二的总会會議。

比利时人已經提議于九月五日在阿姆斯特丹开大会。这是巴枯宁君的計劃。这次大会主要地是要由他的工具組成。在另一方面，我已提出：要問一問一切支部，在現今的状况之下，法国和德国的代表当被屏于大会之外，它們是否認为应当授权总会，

一、把大会延期；

二、使总会得在認为适当的时机中召集大会。这种提議被通过了。

事情更为紧急，因为我們从最近的“团結”上公开攻击我們一事（借口于我們在瑞士的事件中所作的决定）看出，巴枯宁对于阿姆斯特丹大会的小心的策略已經完成。在上届巴塞尔大会中，如沒有在瑞士的德意志分子，他便打击我們了。

罗帕廷在布来屯無聊極了，已离开該处来倫敦。他是我一直到现在所認識的俄罗斯人中唯一“誠实的”，至于那民族的成見，我将馬上从他的骨髓中敲出来。我又从他得知巴枯宁散布謠言，說我是俾斯麦的一个代理人——奇怪呀！这真是滑稽，在同一晚上

(本星期二, 昨天), 塞拉利尔告訴我, 法兰西支部的會員和匹阿的至友沙特来甚至在法兰西支部滿座的會議中報告, 俾斯麦付給我多少錢——250,000 法郎。当人們在一方面注入法兰西的法郎的觀念, 在另一方面看到普魯士的吝嗇, 这至少是一种得体的陰謀!

祝好。

你的卡·馬·

〔1〕 从“八月二日”改正过来。

〔2〕 原信作 Jacobi。

一三九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七〇年]八月四日

八月四日。

亲爱的弗利特:

收到四十鎊, 謝謝。对煤王〔1〕給国际的五鎊, 同样致謝。

关于出卖股票的事, 我的意見是: 它們会再涨, 但在最近的将来会跌, 因为倫敦的証券交易所許久以来, 并不稳定, 它利用破产的机会, 这同样对大陸的交易所發生影响, 所以有大批的証券必須投入市場。

講到奧斯瓦特的“本質”, 我今天对此将加以考察。

祝好。

你的卡·馬·

再者: 战争最初的牺牲之一是拉法格們和什納匹。他們啦永的小屋子在第一次不順利的紧要关头被破坏了。

〔1〕 撒姆·穆尔。

一三九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七〇年八月五日

曼徹斯特, 一八七〇年八月五日。

亲爱的摩爾:

万急。佣錢是真正應該的。

但我們的兵士們用刺刀去對抗霰彈直射炮和後膛槍，奪取一個築有堡壘的地位，你有什么意見？妙呀！我打賭，波拿巴明天會製造一種勝利，借以消滅這一點。

你如有所着重，而時間還來得及，你也可以在同一保留之下，把我的名字加入奧斯瓦特的宣言中。

格麟武德今天來信，十分客氣，我當時常隨意寄論文去。他可以登載的。

竭誠問候。

你的弗·恩·

明天或星期日將發生主要的戰鬥，現時也許在洛林的邊界苦戰。

一三九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七〇年八月八日

一八七〇年八月八日。

親愛的弗利特：

我明天才離開（被國際的事件羈住了），並且不是去布萊屯，而是往藍茲給特，因為據去第一個地方的人的報告，那里太熱，此外，阿諾爾德·焚刻爾里·魯格使那個地方不安全了。

這個帝國是完成了，即指這個德意志帝國。不知怎樣，既不是在擬定的道路上，也不是在想像的方式中，自第二帝國以來，一切詐術似乎終於達到一八四八年要實現的“民族的”目的——匈牙利、意大利、德意志！在普魯士人和俄羅斯人之間一經發生毆打，我覺得這種運動才會告終。這並不是不會有的。莫斯科人的黨報（我在波克海姆處已經看到這報的一切東西）因俄政府對普魯士所持的友好態度，加以猛烈的攻擊，正和法國各報依照梯也耳的意旨，因部斯特拉巴對普魯士的親密，于一八六六年加以攻擊一樣。只

有这个皇帝、这个德俄党和官方的“聖·彼得堡报”才一同反对法国。但他們也同样期望普魯士和德意志的十分决切的成功。他們相信，和部斯特拉巴一八六六年一样，交战的各强国因长期的斗争，彼此必定削弱，于是神聖的俄罗斯能被請出来作为最高的裁判者。

但是現在呢！亚历山大如果不願意被毒死，那必須做一点事去安慰国民党。俄罗斯的威望因一个德意志—普魯士帝国，显然还要更受“损伤”，和“第二帝国”的威望因北德意志联邦受到损伤一样。

所以俄国完全像波拿巴从一八六六至一八七〇年所做的一样，会和普魯士玩欺騙手段，要求向土耳其方面前进的优先权，不管霍亨索倫朝人怎样信奉俄罗斯的宗教，这一切欺騙会以欺騙者之間的战争告終。德国的米雪尔無論老是怎样愚蠢，他的新近增进的民族感情（特别是現在，人們不能再向他游說，叫他必須放弃一切，首先促成德意志的統一）不致忍受压迫，替俄国服务，对于此事絕沒有理由、甚至再也沒有一种借口是存在的。誰活着，誰就会看見的。我們的美丽的威廉如果还活下去几年，我們还可以看到他对波兰人的宣言。老喀莱尔說，当上帝要做什么特別大事时，总是选择最愚蠢的人去做。

目前使我煩悶不安的是法国本身的事态。下一次大战对法人不利，大概不能有例外。于是怎样呢？被打敗的军队如拥入巴黎，在部斯特拉巴的领导之下，那对法国只有一种最屈辱的媾和，也許有奥尔良的复辟。巴黎如爆發一种革命，那就要問它有沒有方法和領袖足以反对普魯士人，作認真的抵抗？二十年波拿巴主义的滑稽戏已經有巨大的败坏，这是不能够隱瞞的。人們几乎沒有理由能依賴革命的英雄主义。你以为怎样？

我不懂軍事，然我覺得沒有一種战役比巴当給所領導的更

沒有頭腦、更沒有計劃，并更平庸的。加以那美丽的開場戲，完全是走下坡路的帝國聖·馬丁动人的演劇藝術之門，那父親帶着兒子站在大炮的火門上，這種“光榮”和耻辱混合起來，而耻辱便是炮擊薩爾布律克！這個傢伙正和他的形象一樣。

馬克·馬洪在麥次最初的軍事會議中催促迅速前進，但勒柏夫具有相反的意見。

附帶說一句！我們從維也納來的一封信（亞卡利阿斯的堂兄，是一個七十二歲的老人）中知道俾斯麥完全靜悄悄地留在那里！

這種戰爭完全和走下坡路的帝國的精神相符合，表現它的兵站部的情况和它的外交策略，口號是：相互盜取并相互誑騙。所以在法國，當事情的真相一經在炮火之下揭發出來，自大臣至官吏、自元帥至兵士、自皇帝至他的擦皮靴者的一切世界都站在那里驚愕起來了。

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君對於我們的宣言大加稱贊。總之，它在倫敦已發生許多效果。除其他外，小資產者科布登的和平協會已用書面請求傳播這種宣言。

關於奧斯瓦特的宣言的事：我實現了你的許可，因為在事實上，沒有“你”，我不喜歡出面。這宣言經過拖誤，自然還要更愚笨。然這和我不相干，因為我們不過就它的一般情調等等講，表示同意。不管它怎樣可笑，我們現在不能夠避去不顧，否則路易·勃郎等一定相信普魯士的勝利應負此事的責任。

附帶說一句！老魯格于一星期前已經寫信給奧斯瓦特，說他不能簽名。為什麼？他“確信這種普魯士人到巴黎，會宣布法蘭西共和國”！你不是在這頭頭腦紛亂的老牛的一切光榮中，再度認識了他嗎？

附上預言家烏爾卡特的一些東西。祝好。

你的卡·馬·

再者：在“兩周評論”关于“我們沒有开垦的土地”的文章中（八月号），有涉及爱尔兰土地的下列一段：

“它的土地肥沃是由某某證據和得·拉甫雷先生証明了，后者云云。”（二〇四頁。）拉甫雷因他关于比利时和意大利的农業的書，在英国人中被視為农業大权威，这段話对于你当有用处。

一三九三 燕妮·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七〇年八月十日]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摩尔和燕妮昨晨乘船往蓝茲給特，以便看一看我們的帐篷能否設在那里。我很怕房租太貴。我到房屋經租人斯密君处已有多次，催他行动起来。他断言已采取了一切必要的步驟，并已写信給曼徹斯特的房东。那个有体面的先生对这件事似乎不慌不忙，所以还没有获得他的答复。同时斯密以为这事对您沒有危险，并有充分的时间給您整理一切。他答应我再写信去；但一直到今天，沒有消息，我明天再去，并断然处置。

拉法格刚才寄来法文报多份，这里特附上一种“晚报”。內中对于您的軍事論文也許有些用处。您不相信这种論文在此处造成何等的一种观感啊！它們写得非常明白而确实，使我不能不称您为青年的毛奇。

“費迦罗”等等上面那种討厭的辱罵，您簡直想像不到。您对于这些破坏文化者真要加以歼灭，因为他們毫無廉耻地集中起来，敢于插足于祖国神聖的土地上。他們是怎样值得受普魯士的鞭撻啊；因为一切法兰西人，甚至較好的最小的一群，心的最深处也都隐藏着極端的爱国主义。这种主义是会一度被清除的。这里的家中也有一点極端爱国主义的意識，对于那些先生十分和善地挾着他們的文明和理想，願輸入并非神聖的国土的德意志一事，發生

憤怒。

我看到勞拉所寄的報紙郵戳，不禁害怕，她們還在勒瓦羅亞·拍勒，逼近防禦工事。我們早已警告她們離開巴黎，帶着小什拉蒲斯去波爾多。但她們不聽，希望她們沒有感受什麼。我現在結束這几行字，以便投郵，并馬上跑到“帕爾·馬爾”去看上面是否有“戰事評論”〔1〕“Z”。它前天把您的論文作為第一篇社論，好從上面弄得更多的政治資本。

和平同盟昨天給國際二十鎊，作為在德、法傳播宣言之用。我不知道摩爾是否認小威廉的譯文為正確。忠實的比利時人的法文翻譯是極可憐的；比起剛才來到的忠實的瑞士人無味的翻譯來，只好一點點。

請為我竭誠問候您的親愛的夫人。

在老友的情誼之中，

您的燕妮·馬克思

〔1〕 恩格斯論文的總名稱。

一三九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七〇年八月十日

曼徹斯特，一八七〇年八月十日。

親愛的摩爾：

今天是八月十日。難道巴黎人已完全忘記了它？就今晚的“帕爾·馬爾報”看，似乎沒有忘記。第二帝國好像一個屁一樣消滅了。巴當給退出軍隊，并且必須將此項軍隊交給巴釐！后者現在是他的還沒有被打敗的人中最好的人。然在事實上，這就叫做他是完全退位了。那些人似乎很容易干起革命來；一切完全自然渙散了，因此也不能有別的期待。以後的几天的確會決定這一點。

奧爾良派沒有軍隊，并非強有力，我相信不能馬上從事復辟的

冒險。他們現在既是尚有可能的唯一朝代，自己也許寧願再有一個共和的王位虛懸時期。在這種場合，前馬塞雷茲派人大概要取得政權？

我相信普魯士人對着一個共和國，自然同意于一種完全公正的媾和。再惹起一七九三和一七九四年的局面，對於他們並不方便。威廉的全部救語意在對一種革命作投機的行為，而人們並不想使事態趨于極端。在另一方面，自此以後，德意志國民的憤怒的確是巨大的，而對亞爾薩斯—洛林的呼聲是普遍的。也不能依賴廉[廉]。然我却相信，目前人們有了少許，便感滿足。法國大概必須割讓一點土地。再產生一七九三年的激昂情況，而且對此的確真正也有一七九三年的仇敵，你說得對，也有其他法蘭西人，不是恰恰出自零落的帝國的。

此外，我猜普魯士人已經和奧爾良派人開過談判。

俾斯麥曾在維也納一事，我覺得是那里一種交易所的謠言。這件事使維也納顯得強有力了。

你關於俄羅斯人所說的，也完全是我的意見。直到那種地步，不會持久的。我確信俾斯麥在這種場合，會預先操縱法蘭西人。

關於巴當給的戰略，有“帕爾·馬爾報”昨天(社論)和今晚的材料。自此以後，還發見新的愚行。菲力克斯·杜亞的第七軍團於八月一日才從柏爾福完全安適地向阿爾特克希前進，在扎柏恩的斯特拉斯堡—南錫綫現在既為或將為德軍所占領，那它必須經過威蘇爾和瑟蒙，向麥次或沙龍急進。這樣的一種胡鬧還沒有出現過。而德軍恰在片刻之中解決這整個騙局，真妙呀。

法軍中對於敵人具有怎樣的意見，丹尼洛艦長自星期日以來，在“時代”所發表的書信表現得最好。這個誠實的人在薩爾布律克被俘，並看到第八軍團(我們的萊茵河流域的人)。這個家伙的驚奇笑得人死。第一次望見普魯士的軍營，馬上使他極受感動。一種

美好而优良的军队，一个为战争而强有力地组织的国家，对他指出一切，一直至普鲁士的下级军官，他们的道德价值，不幸都值得我们的嫉妒。这还是最有理智的人中之一，他自己长于德文！他也承认普鲁士人的射击比法人好得多。

德意志人现有一百二十五万配上武装的兵士，所以就是有100000—200000意大利人（——法兰西人的一半），也很少改变。奥地利如果行动起来，便冒着在维也纳发生一种革命的危險。俄罗斯直到媾和，或一个革命政府在巴黎出现——在詭詐之中，对它是没有信任的——确会是安全的。人们在一切方面会小心谨慎，不再去刺激那已经被引起愤怒的德意志米雪尔。我在这种普鲁士的军事组织中看出一种完全巨大的力量，而在一种民族战争中，和现在一样，是完全不能被战胜的，你看我的话是怎样对啊。

现在官場中叫做：第一、第二、第三德意志軍。

我要再去席勒院看看最近的电报。竭诚问候你们大家。

你的弗·恩·

关于房子的事，还老没有消息。在此等状况之下，不受三年半契約的拘束，也许还要好些；我再等待几天，然后写信给那个家伙。

一三九五 馬克思致在曼徹斯特的恩格斯 藍茲給特

一八七〇年八月十二日

一八七〇年八月二十一日。

藍茲給特，哈德雷斯街三十六号。

亲爱的弗利特：

附上一批东西，必須于閱后連同你的注明的意見寄回。

我在来到这里之前，左臀部已經开始作痛，并繼續沿向腰部。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此病現已具有决定性。这是風湿病，但帶有

一种恶魔般的性质，所以我夜间几乎不能入睡。这里一个英国人也患同样的毛病，他用热的海水浴治疗。你以为怎样？

全家问候丽子夫人和弗利特，我妻同样谢谢你的来信。

你的摩尔

一三九六 伊林诺·马克思致在曼彻斯特的恩格斯

蓝兹给特 一八七〇年八月十二日

哈德雷斯街二十六号。

一八七〇年八月十二日。

我的亲爱的恩格斯：

你从住址上会看出我们再来到了蓝兹给特。我猜你知道摩尔和燕妮上星期二去找房子。——妈妈和我昨天离开伦敦，在一种很愉快的旅程之后，安全而健康地达到这里。我说是一种愉快的旅程，虽然我不以为妈妈也如此认为。海面很不平静，波浪冲过船身，每个人的身上都被水浸湿了。——除一位太太、我自己和几位先生外，所有旅客都晕船。这位太太和我恰恰攀登到船长的甲板旁边，我们便坐在那里。这极有趣。我今晨六点钟就起来了，一直散步到九点。现在想到海滨去好好洗一个澡。——爸爸昨天接到库格曼的信。——他说及那本首页当印有罗撒照片的书。他对于你所写的，十分感谢，但他说没有得到那个照片。——你的序言寄去不久，现在燕妮即把照片寄去了——我猜他们没有收到。你是否愿将你的本子送给他们——你知道同“爱尔兰人”一起给予的那一本。

你如愿意这样做，我们当十分感谢。——我急于要再出去，现在必须结束此信。

竭诚问候你们大家。

你的诚实的杜西

一三九七 馬克思致在曼徹斯特的恩格斯 藍茲給特

一八七〇年八月十五日

一八七〇年八月十五日。

藍茲給特，哈德雷斯街三十六號。

亲爱的弗利特：

你从“每日新聞”——重印在今天的“帕尔·馬尔”上——会看到，一个著名的作者打算刊印一本英文小册子，贊成亚尔薩斯合并于德意志。

这个著名的作者在“每日新聞”上对自己作出这种记录，自然不是别人，只是前学生卡尔·布林德。这个糟糕的家伙经过他的欺騙，此刻和英国的报纸可以弄出灾害来。

你現在既已插足于“帕尔·馬尔”，当那废料出版时，必須訂一本，并徹底揭發这头牛。

說句私話，普魯士人如果——不替自己要求法兰西的一片疆土——要求将薩服雅和尼斯归还意大利，将一八一五年条約所划的中立地带归还瑞士，那他們可以造成外交上的一种大举动。沒有人能有什么反对。然在这种疆土的交換中作忠告，我們是不相宜的。

家眷在这里非常愉快。杜西和小燕妮不离开海，要把健康寄托在这上面。反之，我因風湿病和連夜失眠，多少在休息中。

祝好。

你的卡·馬·

一三九八 恩格斯致在藍茲給特的馬克思 曼徹斯特

一八七〇年八月十五日

曼徹斯特，一八七〇年八月十五日。

亲爱的摩尔：

像我这样的人，三天以来，肚子剧痛，并时时患一点寒热病，即

使在痊愈的途中，也没有大兴趣去传播威廉[的]政策。但你必定再遇到这种东西，这是一定的。

那个确很软弱的布拉克在国民的热情中，让挟着自己前进得·多远，我不知道，因为我在两个星期中至多接到“人民国家”的一期，所以对于这种关系中的委员会，除按照波和斯特给威廉的信外，我也不能下判断，至于那信，就整个讲，是冷淡的，不过泄露理论上的动摇不定罢了。在另一方面，李卜克内西愚蠢地确定原则上的拘执论，在人所熟知的方法中，的确显得优越。

我觉得这件事的情况是：德意志因巴当给而陷入一种民族生存的战争中。对巴当给如果失败，那波拿巴主义要巩固若干年，而德意志的破败也要到若干年，或许几个世代。于是再也谈不到一种独立的德意志工人运动，恢复民族生存的斗争吸去一切精力，在最好的场合，德意志的工人也要陷入受法兰西工人指导的境地。德意志如果胜利了，法兰西的波拿巴主义一定会毁灭，而为着恢复德意志统一的永久争论终于消除了，德意志的工人便可以用比向来完全不同的民族标准组织起来，而法国无论会出现一个怎样的政府，法国的工人比在波拿巴主义之下，的确会有一种较自由的活动区域。德意志一切阶级的人民群众已经理解到争取民族生存是在第一条战线上，便马上踊跃参加。一个德意志的政党在此等状况之下，依照威廉的方式，宣传全面的障碍，并把一切附属的顾虑提在主要的顾虑的前面，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

此外，还有一点，如果没有法兰西人口中的大众、如果没有资产者、小资产者、农民和由波拿巴在各大城市中所创造的帝政主义的、浩斯曼式的、农民出身的建筑业无产阶级的极端爱国主义，巴当给便不能够发动这种战争。如果不予这种极端的爱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这是必要的——则德法间的和平没有可能。人们可以期待一种无产阶级的革命来担任这种工作；但战争既经存在，德

意志人除自己并馬上做此事外，沒有其他办法。

現在来談附屬的顧慮，这种战争是由勒曼和俾斯麦等等指揮的，他們如果幸运地完成了，暫时的荣誉必定归于他們，这一点，我們要感謝德意志資產階級的可怜。这的确十分討厭，但不能加以改变。然因此要提高反俾斯麦主义为一种单独領導的原則，却是荒謬的。第一，俾[斯麦]現在和一八六六年一样，在他的方式中，总是做我們的一段工作，他虽絕不願意，还是做了。他和从前一样，替我們創造清潔的地面。于是我們不再在一八一五年了。南德意志人現在必然参加国会，因此对于普魯士風發生一种相对的重量。加以落在他身上的民族的职责，如你曾經写过的，从开始即禁止他作俄罗斯的同盟。总之，像李卜克内西那样，因不喜欢一八六六年以来的整个历史，要使它退轉去，便是無聊。但我們确認識我們模范的南德意志人。对于蠢材是不能提出什么的。

我的意思是指这些人可以

一、加入民族运动——你从庫格曼的信中看到这种运动是怎样的强大——当它是限于防护德意志的时候（在种种状况之下，并不排斥一直至媾和为止的攻势），

二、对此着重德意志民族利益和普魯士朝代利益的区别，

三、反对一切合并亚尔薩斯和洛林的企圖——俾[斯麦]現在所显示的意見，是要把这两个地方合并于巴威和巴登，

四、只要巴黎一个共和主义而非極端爱国主义的政府一經掌握政权，即催促和它作公正的媾和，

五、德意志和法兰西工人的利益一致，不贊成这种战争，并且也不互相斗争，要繼續闡明这种一致性，

六、对于俄罗斯，如在国际的宣言中所說的。

有趣的是威[廉]的主张，因为俾斯麦是巴当給的一个旧伙伴，那真正的观点是使自己保持中立。如果这是德意志一般的意見，

那我們馬上當再有萊茵同盟，而高貴的威廉當看到他在此中要表演怎樣的·一個角色，工人運動又居于何地。一種人民老只是挨打受踢，的確會造成一種社會革命，而且還是在威廉所喜愛的許多小邦中。

那個可憐的小子為着“猜想”在“易北菲爾報”上出現的一點事，也企圖來指責我，是何等美妙啊！可憐的動物！

法國的崩潰似乎是非常的。一切都破壞了、出賣了、紛亂了。后鎗槍製造拙劣，在戰鬥中發射不出，現在也沒有了，燃發機的老槍又被搜求。雖是這樣，一個革命的政府如果馬上出現，它用不着失望。但它必須把它的命運寄托在巴黎，並從南方出來再度作戰。它要保持到購買武器，並組織新軍隊，把敵人逐漸再壓回到邊界，這總還是可能的。這原來就是戰爭真正的結局，兩個國家互相表現它們不可被制服的證據。但這一點如不馬上出現，那喜劇便完場了。毛奇的軍事行動是極完美的——老威[廉]似乎完全聽他放手做去，而第四大隊已經進入軍隊中，同時法蘭西的第四大隊還不存在。

巴當給如果不是已經離開麥次，那他可以遭遇不好的事件。

海水浴對於風濕病並不好。不過谷謨拍特——他在威爾士住了四個星期——主張海上的空氣特別有效。我希望你的痛苦馬上會解除，這是十分可惡的東西。然無論如何，並不危險，而恢復一般的健康却重要得多。

竭誠問候。

你的弗·恩·

此外，你看糟糕的威[廉]是怎樣繼續和反動的各邦獨立主義者烏爾斯脫、奧柏米勒等等在行詐術，並將黨陷入其中。

威廉顯然算定波拿巴要勝利，僅僅因此，他的俾斯麥便活不長久。你記得他是怎樣用法蘭西人去恐嚇俾斯麥。你自然也站在威

廉一方面！

一三九九 恩格斯致在蓝兹給特的燕妮·馬克思

曼徹斯特 一八七〇年八月十五日

曼徹斯特，一八七〇年八月十五日。

亲爱的馬克思夫人：

我今天到銀行去过，把它作为斯密的备咨詢者，并偶然听到，他終于同意詢問情节，而給予他的报告（如果被要求的話，这个銀行願替我作十倍額数的担保）会使他确实感到滿足。所以我大概馬上会得到他的消息。我不要首先写信給愚蠢的房东貴族，便十分欢喜，他的波尔敦的住宅是在工厂的烟塵中，似乎系一种十分小的建筑物；这个家伙現公然在附近的沼澤上射击鷓鴣，并且兴致勃勃，和佃农作業務上的通訊。这显然是这只驢子純粹装作重要之处。

法国的一切每天都可以垮台的——也許在一、二星期之內——在現今此等狀況之下，租一所房子，以三年半为期，并加以装修，簡直是在冒險，然又必須冒險。我覺得奥尔良派人現在願意有一个由他們自己指揮的过渡的共和国，像一八四八年一样，使它因媾和而出丑，于是王冠落在他們的奥尔良头上，作为現今可能的唯一的朝代。不过这种表演是可以失敗的。

最坏的是——巴黎如果發生一种真正的革命运动，誰当站在領導的地位上？陆許福是最孚人望和唯一可用的人——布朗基似乎被人忘記了。

巴貝已死去，是一种幸运。“党的鬍鬚”要再毀灭一切。我們現在会看到究竟的。

我因自己的論文得到許多幸运，在确切的时机中所作的一些

小預言，及时登在各报上，便于第二天早晨由种种消息証实了。这是一种純粹的幸运，而使庸俗人大为感动的。

“von Thunder-ten-Tronck”这篇論文里面十分直率地将真实情形告訴英国的庸俗人，这是誰写的？英国人現在突然發見德国人卓越的質素，并对于四星期前还十分崇拜的波拿巴，一致加以非难，总之，这是值得注意的。比起这些忠厚的人来，世間沒有更大的無賴。

可惜我沒有時間，今天不能写信給杜西；請您告訴她，我这几天要写信給庫格曼，有关的东西将附寄給他。

我的妻和我竭誠問候您們大家，并希望您們受到海上治疗的益处。

您的弗·恩格斯

一四〇〇 馬克思致在曼徹斯特的恩格斯 藍茲給特

一八七〇年八月十七日

一八七〇年四月(1)十七日。

亲爱的弗利特：

你在这样为难的状况之下，費这許多气力，至为感謝（你給我妻的信，她同样致謝）。你的信和我脑袋中已經安排的答复計劃，完全一致。同时，这样一桩重要的事不仅涉及威廉，而且涉及德意志工人态度的指导，沒有預先和你商議，我不願进行。

威廉对我表示同意的是，

一、由于国际的宣言，他自然預先把它变成威廉式的；

二、由于我已贊成他和倍倍尔在国会声明这种情况。这是一种“时机”，独断論是一种勇敢的行为，然并不由此推論到这种时机繼續存在，更不是德意志無产階級在一种战争——这已經成为民

族的——中的地位綜合在威廉对普魯士人的仇恨中。因为我們在适当的时机中，曾高声反对“波拿巴主义的”解放意大利，而意大利因这次战争的結果，已获得相对的独立，正好像我們要使之倒退呢。

对于亚尔薩斯—洛林的貪欲，在两个范围中似乎很占优势，即在普魯士的宫廷党和南德意志的啤酒爱国主义中。这是欧洲、并且完全特别的是德意志所能遇到的最大的不幸。大多数俄罗斯的报纸已經在談欧洲的外交的干涉成为必要，以便保持欧洲的均势，你当已經看到了。

庫格曼把一种防御战争和防御的軍事行动混为一談。所以当一个人家伙在街上袭击我时，我只能听他毆打，不得把他打倒，因为我如这样做，便变成一个攻击者了！缺乏辯証法，使所有这些都拘泥字面。

我因風湿的結果，和幻想此时的巴黎等等，現在完全失眠已是第四夜了。今晚我将令人为我准备谷謨拍特的安眠藥。

第二帝国的結束和它的开始一样，用一种諧文〔2〕作为丧鐘，然我已用我的“波拿巴”〔3〕击中了！人們能够設想一八一四年拿破仑战役的一种更美丽的諧文嗎？从开头起，在部斯特拉巴的整个平庸性格之中，視他为一个單純的招搖过市者，并且从沒有因他那一时的成功而受迷惑，我相信只有我俩才算得是这样的人。

附带說一句！资产阶级的和平社已送二十鎊給国际总会，作为印刷法、德文宣言之用。

祝好。

你的卡·馬·

“泰晤士”、“电报”和“每日新聞”等等，二十年中拜倒在波拿巴之前，是怎样美妙啊！

布蓝士外喜的人們提議，总会当請波克海姆写一本反俄的小

册子，真是滑稽！

这些人是思想简单的！

海滨的空气对我很有好处，無論如何，这种袭击在倫敦是要討厭得多。

关于三年半房租的事，我对于你的意見不表同意。因法兰西灾祸的結果，独身男子的住宅在倫敦的租金是会增加的，你每天可以“滿意地”把房子脫手了。

〔1〕 八月之誤。

〔2〕 出自一八七〇年七月二十三日总会关于战事的宣言。

〔3〕 即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八五二年）。

一四〇一 燕妮·馬克思致在曼徹斯特的恩格斯 藍茲
給特 [一八七〇年八月十八日前后]

藍茲給特，哈德雷斯三十六号。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这里附上拉法格的一封信，一定会使您發生兴趣的。隔了长久的时期，才第一次听到小伙子們一点消息，現在也知道他們不願坐困围攻之中。这至少是一种安慰。一切从巴黎来的消息是怎样可怕啊。这个大国倘若及时發难，他們現在便不致有欧貞尼和帕利卡奧的統治。他們竟讓青年法兰西唯一的政治头脑陆許福安坐不动，这不是可耻嗎？也許他們值得普魯士的鞭撻，比人們所能想像的还要多些。

我对于房子的事十分生气，真不知道您願意怎样和那个侯爵接洽。也許写一封信給斯密君，比我亲自出面，还要有效一点。他常是推卸一切拖延的責任，推在下級的經租人身上。这是一件十分紛乱的事。

这里昨天下大雨，所以摩尔晚上不能出外。今晨太陽又照耀得很美滿。摩尔如不因風湿病的灾难妨碍他的行动和睡眠，我确信他在这里享受絕妙的海上空气，一定会完全复原的。但今夜当好得多，刚才于餐后，他又去“摆摆”——即我們所称的午睡——一下。女孩子们常在海滨、海中或海上，两颊緋紅，鼻子更紅，此外，很健康并愉快。只是两人为了她们所喜爱的民族的破碎而頗受苦恼。燕妮是完全为“法国的”，而杜西是为“爱尔兰的”。皮哥特的行为是怎样癡狂啊。“恩·馬·”不是杜西。但她今天将把“自由”的剪頁寄給那驢子，內中載有法兰西人正式不許有对爱尔兰的帮助和一切热忱，因为他们很願意和“忠厚的英格兰人”交接。这是他們从波拿巴主义的法兰西得来的。所以人們对于他們的火炬游行和示威运动表示感謝。

大家、特別是我竭誠問候您的亲爱的夫人。

您的燕妮·馬克思

一四〇二 恩格斯致在藍茲給特的馬克思 曼徹斯特

一八七〇年八月二十日

曼徹斯特，一八七〇年八月二十日。

亲爱的摩尔：

我希望你的風湿病已經不大是急性的了。三氯乙醛对你当已奏效，不然的話，去和一个医生商量，要他給你什么藥物，得以安眠。谷謨拍特在威尔士，所以不便就商。

我为着房子的事，今天写了一封強硬的信給斯密。我不能再受那射鷓鴣的貴族的愚弄，在四个星期之內，就应当搬进去。我要把这件事和斯密弄清楚，昨天已是五个星期，至今还没有回信！

德屬法人的合并，我相信現在是确定的事。即在上一个星期，

巴黎倘若仍能組成一個革命政府，那還可以做點什麼。現在它來得太遲，並且經過議會的遊戲文章，只能使自己成為笑柄。我確信俾斯麥當已和一個及時出現的革命政府訂立和約，而不要求土地的割讓。但法國像現在這樣的行動，他沒有理由去抵抗外部的壓迫和自己內部的虛榮。這是一大不幸，然我覺得這是不可避免的。德意志倘若是像法蘭西那樣的一個國家，那麼，這事件還可原諒。但所佔領的必須在三個貼鄰的國家中分配起來，便是可笑的了。還要可笑的是，德意志人要在西方附加一個說德語的威尼西亞。我將竭力去找重要的布林德的有重要性的小冊子，不過大概是太遲了。

你對馬克-巴增有什麼意見？馬克-馬洪已經够壞，現在立即來了個馬克（從烏爾姆來的）。如果十二萬法蘭西人必須放下武器，真是太發癡了，而這一着大概會避開的。磨坊的老驢子威廉昔年還在麥次奸污處女！同時，這樣的一種墮落現在是不存在的，如這個第二帝國所提供的那樣。我只是很想知道，如果巴黎人了解近一星期的真相，他們是否終於振作起來。簡直再也沒有什麼用處。破壞巴黎使不适宜於防禦，非常厲害，我絕不能想像，這是依次序實現出來的。自一八四〇年以來，這個城市的人口幾乎增加三倍，供養的困難也是如此。末了，一切商品的運輸現在大都依靠鐵路，自每一綫上的一些鐵路橋梁被炸毀後，要用車輛將任何值得稱道的存貨送到城市，幾乎不可能，即使封鎖不完備，也是不可能的。

上星期的損失必定十分巨大。德意志人在整個戰爭中，常以最大的決心，挾着刺刀奮勇前進，現在騎兵對着那依然堅定的步兵也是如此，那些人必定和蒼蠅一樣沒落的。美麗的威廉對此也絕不說什麼。但有一點是確切的，論人對人，大隊對大隊，德意志人對付法蘭西人，已經證明是占最決定的優勢。最初在斯皮赫梭，二

十七个大队对抗法人(至少)四十二个大队,法軍且据有一种几乎不能攻取的地位。自星期四的战役后,法軍軍營的士气沮丧,再也維持不住了。

庫格曼是否在卡尔斯巴德?我不知道当将照片送往何处。

丽子和我竭誠問候您們大家。关于風湿病,希望馬上听到好消息。

你的弗·恩·

一四〇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七〇年八月二十二日

倫敦,一八七〇年八月二十二日。

亲爱的弗利特:

風湿病繼續猖獗,家庭會議決定把我送来倫敦,以便就商馬的孙医生。因此星期六下午来倫敦,今天又将返蓝茲給特。

昨天就診于馬的孙。他說,这是髓骨神經痛的猛烈形态。开了藥方,同时有塗擦剂。留在海滨对于一般的健康状况是有益的,不过因失眠受了一些妨碍。他主张在很温暖的时候,洗一种热的海水澡。

在巴黎的人們似乎只是忙着維持人心,直至采取必要的手段,以便巩固奥尔良所信任的人的过渡时期。

祝好。

你的卡·馬·

你已看到路易·勃郎的可怜的信嗎?那种伟大的爱国主义就在保持消極,把全部責任卸在波拿巴主义者身上。

苏格兰的驢子厄尔綽似乎自認為不列顛的毛奇。

佛萊利格拉的“烏拉!澤曼尼亚!”在他那費气力放屁出来的詩歌中,也并不缺少“上帝”,并且有“高卢人”。

我与其做这样一个詩歌小販去叫喊，
宁做一只小猫叫咪咪！

一四〇四 馬克思致在曼徹斯特的恩格斯 藍茲給特
一八七〇年八月三十日

藍茲給特，一八七〇年八月三十日。

亲爱的弗利特：

明早乘輪船返倫敦。第一；五个人留在这里，花費很多，因英国人为着战争的緣故，蜂拥到一切浴場来了。

第二，住的地方相对地华貴，非常“通風”。大的痛苦已經停止，但某些部分几乎麻痹了，所以必須再就診于医生。

詳情到倫敦后再写。

你的卡·馬·

“旁觀者”在一星期前宣称你的論文是英文报中唯一重要的，然却惋惜作者这样吝惜他的言詞和他的事实。

附带說一句！波克海姆昨天从馬給特来这里訪問。使他討厭的一件事似乎是：他本来要写你那种論文，并在我們之前已通知“帕尔·馬尔”竟失望而去。

一四〇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七〇年九月二日

倫敦，一八七〇年九月二日。

亲爱的弗利特：

前晚达到这里。今天将就診于馬的孙医生。

“帕尔·馬尔报”昨晚送来便条，特附上，又有支票一紙。我应将支票給你签字，寄到曼徹斯特，还是应兌現，寄上鈔票？

自从你的第一篇关于馬克·馬洪的論文得到光輝的証实后，你用自己的“战事評論”作自己的摘要，开始写下一篇論文，現在正是时候了。你知道，人們必須对英国人揭穿“各点”，而在大言炎炎的約翰牛中，表示过大的实际的謙遜是不行的。你的論文为一切倫敦報紙所掠夺，从沒有加以征引，我家中的女性都很憤怒。

据我的意見，巴黎的全部防禦只是警察的滑稽戏，以便保持巴黎人的安靜，直至普魯士人站在門前，而秩序、即朝代及其扈从們得到拯救。

巴黎在此刻——我是指当整个战争中——所表演的悲慘的戏剧，指出要拯救法兰西，一种悲剧的教訓是必要的。

除掉穿制服的外，沒有人可以防禦“祖国”，这是真正的普魯士式的宣言。

然普魯士人从他們自己的历史中应当学得，人們对被打敗的敌人，不是經過支解等等达到“永久的”安全。即在丧失洛林和亚尔薩斯以后，法国也还絕不能用拿破仑的的尔西特的医馬术去压制普魯士。这对拿破仑第一有什么帮助呢？这使普魯士强大起来了。

我不相信俄罗斯在这次战争中已有積極的干涉。我也不相信它对此有所准备。但它現已宣布自己为法兰西的救主，这是一种外交上的巧妙手段。

我們的威廉只要合乎自己的目的，即在他人面前謊言和我“一致”，我在詳細答复布蓝士外喜委員會的書信中，已把这种討厭的“一致”扫除了。他的主动性提議供給一个机会，使我得正式解释这种由他挟着坏良心、故意保持的誤会，这是好的。

你对家庭詩人佛萊利格拉有什么意見？像現在这样的历史灾难只是供他作吟咏他自己的小子之用。此外，这个为英国人的志願的“护士”还要轉变为一个“伤科医生”呢。

許華奔的前神學院學生大·斯特勞斯和法蘭西的前耶穌教會
員門徒芮農之間的書信往來，是一種令人愉快的故事。牧師始終
是牧師。斯特勞斯君的历史的課程似乎是在科爾宰施的書中或一
本類似的教科書中找到他的根據。

再會！

你的卡·馬·

關於薩爾布律克彈盡的事，普魯士人似乎是大扯其謊。

巴黎的滑稽戲愈演愈烈。然最美妙的是兵士們從這張城門開
出，從那張城門開進。

又附上勞拉的信。蠢材們遲遲不返波爾多，實不可原諒。

一四〇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七〇年九月四日

曼徹斯特，一八七〇年九月四日。

妻室、我不顧，兒女、我不憂，

我有較遠大的要求；

他們飢餓，行乞不用羞，

我的皇帝呀，我的皇帝竟被囚！

世界史是最偉大的詩人，它造成這種局面，甚至可以比擬海
涅。我的皇帝呀，我的皇帝竟被囚！而且是出自“發臭的普魯士
人”，那可憐的威廉站在旁邊，並保證一百次，他對於這一切事件，
的確完全沒有過錯，這是上帝一種純正的命令！此外，威廉表現像
學童一樣：誰創造世界？——我呀，先生，我已干了，但我的確不願
再干呀！

於是糟糕的朱理斯·發浮爾出來了，並且提議帕利卡奧、特洛
徐和幾個亞加狄亞人當組織政府。這樣卑鄙的一群是從來沒有的。
但現在所期待的是，這一事在巴黎公布，會爆發什麼事故。這

种消息的散布，今天或明天必定传开，我不能想像沒有任何效果。一个左派的政府于稍作抵抗的游行示威后，也許从事于媾和。

战事告終。法国再也沒有軍隊了。巴釐一經投降——本星期大概會出現——德軍的一半就會出現于巴黎之前，其余的一半經過罗亚尔，扫除这个国家的一切武装者的淤积。

講到我的論文，你當已看到，我在前天已將必要的寫出來了。但在英文報中，我的最坏的仇敌就是格麟武德君自己。这个蠢材对于我因他的竞争者的剽窃所給予的一切旁敲侧击，經常一笔勾銷，更好的是，在他的报纸摘要中，他以極端的好心腸，摘出我当夜預先写好的論文，对于剽窃，連开一个玩笑也不干。这个家伙对于自己的一种軍事意見——那是完全無聊的——所作的私人享乐，不願接受批評。像每个庸俗人一样，以为能够騎馬是一件有体面的事，能够懂得一点战略，也是如此。然这是不够的。几天之前，他仅为着填滿篇幅，对于斯特拉斯堡的戒严，替我塞入一些完全無聊的句子。我在第一个場合中，將对此写一篇論文，而所要說的話恰恰相反。但你要什么？在和平中替报纸写作，不过对于沒有学习过的事件，不断地爭論罢了，这样，我本来便沒有权利訴苦了。

將支票兌現，把錢保留罢。一半因权利的关系，屬于你，另一半作为最近一期的摊付，屆时我还要寄七十鎊給你。

亚尔薩斯的騙局，除其中原始条頓人之外，主要的带一种战略的性質，并要以服給熿一綫和德屬洛林为前綫。（語言的界綫：你如从服給熿的多諾或希墨克画一条直綫，經過一点鐘的路程后，东向龙威，那里是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兰西的边界相接的地方，那就几乎确切不差；从多諾沿服給熿达到瑞士边界。）服給熿从多諾向北，并不像南方那样高而陡。相信法兰西因割去这种約为一百二十五万居民所保有的狹长的地带，即被“箝制”，那只有“国家公报”的驢子們和布刺斯等才能够这样想。庸俗人要“保証的叫喊，全是荒謬

的，但因为它适合朝臣的胃口，故風行一时。

那首伟大的护士詩，我还没有看到。那必定是美丽的。加以此等护士是最大的流浪者，当需要的时候，他們便不在場，而吃、喝、談，十分厉害，所以在軍隊中已經很討厭他們了。例外只是極少数。

法兰西人在薩尔布律克已經尽力弄出許多的損伤。射击自然只有几点鐘，并不像在斯特拉斯堡一样，日夜射击至几星期之久。

卡卡杜⁽¹⁾的信奉还，謝謝。很有趣。巴黎的防守如果没有發生非常的事件，也将成为一种有趣的插曲。人們在法兰西人此等永久的小恐慌中——这都出于他們終久必須知道真相的頃刻前的那种畏惧——对于恐怖統治获得一种好得多的理解。我們在这中間懂得引起恐怖的那些人的統治；反之，这是自己受惊吓的那些人的統治。这种恐怖、大部分是些無用的残酷，为那些自己心怀畏惧，借以安慰自己所演成的。我确信一七九三年恐怖統治的过錯几乎都在过度畏惧、自己表现为爱国者的资产者身上，都在一場糊塗的小资产者身上，和在恐怖中乘机取利的流氓群身上。在現今的小恐怖中，也恰恰是这些階級。

我們大家、包括約利迈耶和穆尔竭誠問候您們大家。

你的弗·恩·

〔1〕 勞拉·拉法格。

一四〇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七〇年九月六日

一八七〇年九月六日。

亲爱的弗利特：

我刚“坐下来”，打算写信給你，塞拉利尔来了，并告訴我，他明天离开倫敦去巴黎，然在那里只住几天。主要目的是处理那里

际(巴黎的联合委员会)的事件。这更有必要,因为现在整个法兰西支部对巴黎发动,在那里用国际的名义干些蠢事。“他们”要推倒临时政府。组织巴黎公社,并任命匹阿为驻伦敦的法兰西公使等等。

我今天已经接到巴黎联合委员会给德国人民的一种宣言(明天寄给你),并迫切要求总会特别对德意志人发出宣言。这一点我已有打算,今晚会上提出来。请尽可能地快些将关于亚尔萨斯-洛林必要的、对宣言用得着的军事的英文评注寄给我。

我今天已经详细答复了联合委员会,同时担任一种不愉快的工作,使他们对于真实的事态开一开眼睛。

布蓝士外喜已有回信,他们将确切依照我的指示活动。

附带说一句!朗格已于星期日用电报将共和国的宣言告诉我了。系今晨四点钟接到的。

朱理斯·发浮尔虽是一个劣迹昭著的流氓和参加六月事件的人,但目前做外交部长是好的。他总是对梯也耳的旧政策作斗争,宣言赞成意大利的统一和德意志的统一。

我只是替陆许福惋惜,他是这个政府中的一员,而无耻的加内-帕热斯也在内。然他为防守委员会的一员,不能好好拒绝活动。

关于钱的事,至为感谢。我对你的酬金,怎可分享一半,就是神仙也莫明其妙。

祝好。

你的卡·马·

保罗、劳拉和什纳匹于九月二日幸运地达到波尔多。这更好,因为拉法格在现今的状况之下,本来永不会离开[巴黎]的。

这里被救住资金的逃难者挤得水塞不通。如我从前告诉你的,单身男子的住宅涨价了。

现在法国的天气当是令人憎恶的,如果延长下去——在以前

非常长久的干燥之后，这很有可能——普鲁士人将有“理由”变成有理性的了，尤其是当有英、俄、奥同盟威胁的时候，你不相信嗎？

杜滂从前已經和皮哥特通訊，据說曾用法兰西共和主义者的名义，写一封很粗野的信給这头牛。催他干起来。

一四〇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七〇年九月七日

曼徹斯特，一八七〇年九月七日。

亲爱的摩尔：

(續前)德意志的庸俗人因意料不到的、自己也不配取得的胜利，以致被那种極端的爱国主义浸透了全身，对于这一点采取一种反对的行动，正是时候了。唯願“人民国家”不是如此怪可怜的！但这也沒有办法。当我对“农民战争”作出序言，印成小册子的时候，事变早已跑到它的前面去了。因此，国际的新宣言更有必要(但这一次德文的，你必須自己动手)。

巴黎的国际宣言如果有几分真如来电所述，那它的确証明这些人还完全在空話的統制之下。这些人忍受了巴当給二十年的統治，当半年之前，还不能阻止他对着一百五十万反对票，获得六百万票，他并且沒有理由和借口，驅策他們向德意志进攻，因德国的胜利，送給他們一个共和国——而且是怎样的一个共和国啊！——这些人現在竟要求德意志人馬上离开神聖的法兰西領土，否則战争到底！这完全是法国优越的旧幻想，是法国經過一七九三年神聖化的領土——它不能因后来的法兰西污秽事件而受褻瀆——的旧幻想，是烏托邦共和国神聖的旧幻想。在事实上，这种表現令人想起丹麦人，他們于一八六四年讓普魯士人接近到三十步，便發射排槍，隨即表示屈服，希望普軍不因这种仪式而予以同样的报复。

我希望这些人經過第一次酒醉之后，即加以思索，否則和他們作国际上的交往，是非常困难的。

这整个共和国和它那沒有經過斗争的起源一样，一直到現在，是一出純粹的滑稽戏。如我两星期来并在更长久的時間前所料到的，奥尔良派人要有一个过渡的共和国来签定屈辱的媾和条約，因此这种負担不致落在以后复辟的奥尔良的身上。奥尔良派人具有真正的力量：特洛徐做军队司令，克拉特立据有警察署，而左派的先生們据有閑談的地位。奥尔良現在既是唯一可能的朝代，所以他們可以靜候到适当的时候，自有真正权力的降临。

杜滂刚才离开。他晚上曾来这里，对于这种美丽的巴黎宣言有些生气。塞拉利尔前去，并預先和你談过，才使他安心。他对事态的意見完全明白而正确：利用共和国免不了要給予的自由，在法国組織党，在有成就的組織之后，一有时机，即从事行动，在法国的国际直至有結果的媾和之后，持一种謹慎的态度。

临时政府的先生們和巴黎的資产者（就“每日新聞”的通訊下判断）似乎完全确切知道，繼續作战是一种純粹的說法。下雨对于德国人不会有多少阻碍，那些在戰場上的人現在已习惯于这一点，并且比在炎热中要健康些。此外，的确可發生流行病，特别是在麦次的投降中，确已有这种情形，但这究竟是無定的。一种游击战强迫普魯士人作大量的射击，似乎也不很可能，不过在革命的第一次印象之下，是可以在各处爆發的。麦次的投降在巴黎会發生何种印象，大概至迟下星期将有分晓，我們如首先知道一点，对于战争的繼續进行，也就可以下判断了。新摄政者們的办法，这就是說，言詞，至今很少許諾，我覺得这是馬上投降的表现。

陆許福大概不会长久留在这群中；当“馬塞雷茲”再刊出时，他和他們之間的确馬上就会决定的。

瑟勒麦和威涅尔今天起程，以便将此地救济委员会的一批燒

酒、葡萄酒、毛毯、法蘭絨衫等等（总共超过一千鎊）直接經過比利时，帶往色当，給受伤的人們。他如果有工夫的話，当到你处來，不过他們在那里还有一批事件当处理，要到明天早晨才开始購買并包装物品。如有可能，他們要从色当往麦次，因他們各有一个兄弟在軍中。

巴黎的可鄙的政府对于事件实在的真相怎样，也不敢向群众清楚地表明出来，这正是它的指标。如果没有奇迹發生，恐怕在奥尔良之下的资产階級直接統治的一种时机無可避免，这样使斗争在它的純粹的形态中进行着。現在牺牲工人，本是波拿巴和馬克·馬洪的策略；当未媾和之时，他們在任何情况之下不能干什么，此后，他們也还需要時間組織起来。

同盟的威胁对于普魯士人确会有点压力。不过他們知道，俄罗斯的后膛槍不合用，英国人沒有陆軍，奥地利人很軟弱。在意大利，俾斯麦因和羅馬教皇有勾結（因为佛罗棱薩政府正式宣布它在九月还要去羅馬），更因允許以薩服雅和尼斯为贈品，似乎使統治者的每种抵抗为不可能了；这种手段是美妙的。此外，俾斯麦似乎只在等待有一点压力，自己即以获得金錢、斯特拉斯堡城及其周围为滿足。他还能使用法兰西人，甚至幻想，他們可能視此作为一种慷慨的行为。

再会，竭誠問候。

你的弗·恩·

一四〇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七〇年九月十日

一八七〇年九月十日。

亲爱的弗利特：

我的答复延迟，并且不多，务請你和杜滂原諒。政治事件重重

地堆在我的身上。

你从附上的蠢材料，从对抗之点——布蓝士外喜和巴黎——中会看到事情做得何等适意啊。

你知道，我对布蓝士外喜作过指导。加以大家認定——这是不对的——不是和粗野的嬰兒、而是和有教育的人接触，他們必定知道，信中的粗暴語言并不打算“付印”，还有在指导中必須給予秘密的暗示，这是不得大声泄漏出来的。啊呀！这些驢子不仅“一字不差”地从我的信中印出一些东西。并且赤裸裸地指出我为写信的人。他們印出一些句子，如关于“大陆工人运动的重心由法国轉移到德国”等等，这本来只是用以刺激他們，現在絕不得予以公布。然他們至少沒有将对法兰西工人的批評印出来，的确还要感謝他們。加以那些家伙把他們暴露暗示的草率作品火速地送往巴黎！（不要談到布魯塞尔和日內瓦。）

我将洗刷他們的脑袋，不过那無聊的东西是存在的了！在另一方面，有巴黎那些蠢材！他們把自己極端爱国主义的可笑的宣言大批地寄給我，这在这里的英国工人中引起笑話和憤怒，我費尽了气力，才阻住不致公开表示出来。他們以为我当把这种东西大批地寄往德国，也許要向德意志人指出，他們在自身回家之前，必須首先“撤退，过萊茵河”！还有一層，这些家伙不是合理地回答我的信，竟妄用电报指导我（前学生朗格的指导！），必須怎样在德国活动！这是何等的灾难啊！

我在这里已經进行了一切工作，使工人（星期一将开許多会）得强迫他們的政府承認法兰西共和国。葛萊斯頓很願意馬上这样做。不过在普魯士指导之下的女王和內閣寡头政治的一部分有些問題！

“馬賽雷茲”的格魯塞特是一个很干練的、性格坚定的和勇敢的人，为卑鄙的、闖进的、虛榮的和追逐名誉的饒舌者克卢塞勒特

所紧紧依附,我有点惋惜。

新的宣言(多謝你的增加)至星期二会印好。长是不可避免的。

你关于巴黎的防御工事和炮击斯特拉斯堡的論文,都是杰作。

請告訴杜滂,我对他的意見完全同意,并明白囑咐塞拉利尔写信給他,他目前不当离开曼徹斯特。

前晚瑟勒麦來訪我們。

祝好。

你的卡·馬·

附帶說一句! 杜平根的謝富勒教授刊布了一本無聊的厚書(价十二个半先令!)反对我。

一四一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七〇年九月十二日

曼徹斯特,一八七〇年九月十二日。

亲爱的摩尔:

我們那边的朋友們——在德国的和在法国的一样——的确是互以政治的技巧相尚。在布蓝士外喜的这些驢子啊! 他們要是將指示的觀點加工,恐怕你見怪,所以把它一字不易地写出来。真正令人不快的,只有重点轉移的一段。把它印出来,是太不审慎。同时希望巴黎的人們現在做点別的事,不致尽力去研究这种宣言,特别是因他們并不懂德文。宣言中的德文是美丽的。而威廉在他的报上贊頌这种極端爱国主义的草率作品。朗格也是好的。因为威廉第一送給了他們一个共和国,現在应当馬上在德国干革命。他們为什么不于西班牙的革命之后干起来呢?

宣言中关于亚尔薩斯和洛林的事件,刊在今天的“将来”上,但是从布蓝士外喜的人出發的。当新宣言印出时,請即寄我两份或两份以上。

人們在巴黎如能做点什么的話，那必定是在媾和之前阻止工人的發難。不論是占領巴黎，還是歐洲的局勢使俾斯麥必須把戰爭告一個結束，他馬上會處於媾和的地位。無論和議的結果怎樣，在工人們能夠做什么之前，必定是簽訂條約。他們現在如果勝利——為民族防禦服務——那他們當繼承波拿巴和現今無價值的共和國的遺產，並將被德軍推倒，毫無裨益，而且再被投轉去二十年。他們自己在等待之中，並沒有損失。至於邊疆可能有所改變，本來是暫時的，將來會再翻轉過去。他們替資產者去打普魯士人，是癡狂的。不論政府是何人，它既媾和，因此即不能持久，而由被俘中釋放回來的軍隊對於引起內部的衝突不會害怕的。當媾和之後，一切機會對於工人比以前要順利些。但他們在外國攻擊的壓迫之下，不會讓自己再被挾着前去，而於風暴的前夕，在巴黎宣布社會共和國嗎？德軍如對巴黎的工人作一種巷戰，以為最後的戰爭行為，那是討厭的。我們當被退轉去五十年，而一切都十分紊亂，以致每一個人和每一件事都陷在一種虛偽的地位上，于是在法蘭西的工人中一定發生民族的仇恨和空話的統制！

在巴黎的人們很少敢在現今的狀況之下，願意看一看事實的真相，這是非常不好的。在巴黎那裏有誰敢於想到法國對這種戰爭的積極的抵抗力已經破滅，因此，希望由一種革命去實行驅逐侵略的事是消失了！正因為這個緣故，那些人便不願聽到事實的真相，恐怕還有這一天呢。因為工人們在帝國傾復的當兒所表現的冷淡態度，現在大約已經改變了。

謝富勒的書叫做什么，你大概也能說出來。那你就有了真正的敵人。這個人是在關稅同盟的機構中，是一個完全平常的庸俗經濟學者，更像福黑爾，但是許華奔人。你對此書會獲得快樂。

就形勢看，無論如何，似乎是要合併一點東西，這正是我們要考慮一種方式的時候，使德國和法國的工人都了解，視這一切為無

效，而在适当的时候，是要予以取消的。据我的意见，当战争爆发时，这一着本来已经是有用的；但现当法兰西人遭着退却命运的时候，这是必要的，否则那些人会狂叫起来。

請告訴杜西，我妻对她的信十分感谢，这几天她会接到回信的。竭诚问候您们大家。

你的弗·恩·

一四一一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七〇年九月
十三日前后]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接到您的可爱的、有趣味的长信，至为感谢。

我现在再回轉去談房子的事，可惜您为此事重費过笔墨。关于裱糊一点，情形如下：斯密和另一經租人宣称，您如願意，即准备裱糊房間；但他們两人都以为把紅色壁布打扫清潔之后，再加以修理，使恢复原状，比其它各种較廉价的壁布为好，而且它比前房的壁布貴三倍，是真正餐室的壁布。我后来和倫迅还去过一次，因为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倫迅确切贊成斯密的意見，至今仍認紅壁布比其他各种壁布为好。我不能决定，既不知道怎样办，所以等待您的信。也許最好是您来这里自己看一看，然后加以决定。如願意要新的，一天就可以弄好。您願意怎样，請来一信。我們觉得这所房子从上至下都完全修理过，我們两人不能找出什么破綻。两个破窗子刚刚修好，而洗衣間的洗滌石台上并有一只新的水龙头（不知德文这个名詞是什么）。此外，我觉得一切都已就緒，并相信那个人对于还缺少什么，馬上会准备的。我認他完全願意做好一切事情。

無論如何，您們必須在我們这里住几夜，白天从这里出去从事

您們的布置。現已為您們兩人布置房間。我們住的是一種真正的宮殿，據我的意見，是一所太大并太貴的房子。

塞拉利爾從巴黎寫來一封十分有趣的信，我們大家早已對可愛的空言家所知道的一切，一字不差地都証實了。

塞拉利爾說，人們要是說出真相，幾乎將被分尸，就是較好的和最好的人也生活在一七九二年的回憶中。他極喜歡陸許福，同在一起共有兩次，并參加可愛的考斯道夫的防禦中隊。塞拉利爾幫助防守神聖的國土，暫時不告訴杜滂，也許較好。然他終于“滿懷憂慮”，并願意離開。這有什麼好呢？杜滂挾着他的敏感性，可能在那里受到優良的待遇。我們沒有接到拉法格夫婦的消息。他安全，我是高興的。

燕妮覺得好一點，可惜太關切那個大民族，這兩個女孩子簡直弄得癡迷了。因時間的推移，會有另一個樣子的。我們都有這種瘋狂呢。

竭誠問候您的親愛的夫人。

您的燕妮·馬克思

一四一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七〇年九月十三日

一八七〇年九月十三日。

親愛的摩爾：

這些普魯士人是何等不可救藥的驢子啊！他們依照福吉爾·奉·法爾克斯泰的命令，把布藍士外喜整個不幸的社會民主委員會、甚至連善意的、真正還是順從的宣言的印刷人逮捕并監禁起來，解往東普魯士的勒村。你知道，在法蘭西人登陸的借口之下，幾乎整個北德意志宣布戒嚴，因此，軍事機關可隨意捕人。幸而立即押解往東普魯士一事証明，只把他們扣留至媾和為止，不願將他

們送交一个軍事法庭，否則他們確會由指揮的少尉判處十年要塞或監獄的監禁。但人們看到，这个共和國的空話是怎样恐吓了这些可怜的人，而政界如沒有政治犯，感觉得怎样不舒服啊。

总之，战争因時間的关系，具有一种不愉快的形态。法兰西人的挨打还不够，而德意志的驢子們所得的胜利已經太多了。微克忒·囂俄写出法文的無聊的东西，美丽的威廉辱罵德意志的語言。“在这样一封信的結尾，用激动的心情，現在說一声再会。”那是自認为王！而且还是出自世界上最有教育的民族！他的夫人要把这东西印出来！如果还有一个星期如此繼續下去，那人們会达到一种結論，以为他們將对我们做什么事情等等。

在这样一封信的結尾，用激动的心情，或者并不如此，說一声再会罢。

你的弗·恩·

一四一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七〇年九月十四日

一八七〇年九月十四日。

亲爱的弗利特：

除这封信外，同时寄上宣言十二份。內中有各种小的排印錯誤，小的文字脫落等等，然不致有語言不明的地方。再版时将加以改正。你不要忘記，总会要以善感性去顧到一切方面，因此，不能像我俩用自己的名义那样写作。

布藍士外喜的消息是由李卜克內西寄給我們，昨晚达到的，但和威廉平常一样，老是不确定，故不能用。我对此已有評論，今天送交“帕尔·馬尔”和“回声”等报。

事实是很好的。这一次开始煽惑民众的鼓动是在战争結束之前，而且不是对抗自古以来的浮躁的学生們，而是对抗工人。普魯

士人表現他們的真面目，并在媾和之前，已經毀滅了工人階級中一切可能的幻想，這是很好的。工人階級也只能經過直接的国家迫害，才被激怒。

然这个“共和国”——即使只是空言——給了事情完全另一种轉变。例如佐治·扑特君——“蜂房”这个工人英雄——公开宣布自己是一个共和主义者。这对你指出倫敦的情調。我希望普魯士宮廷的政策在这里成为輕輕的一叩。这是一种卓越的杠杆，是佐治第三的孙女、即佛利慈的岳母违反宪法的干涉！

虽是这样，俾斯麦却是一只驢子。他如果作为德意志的統一努力中的一种工具，即可获得一切成功，竟丧失头脑，現在相信，他可以毫無廉耻地特別推进普魯士的政策，不仅是对外，而且也是对內的。

昨天在林肯旅館区的一个酒館开工人会。我們和平常一样，于星期二坐在我們的會議席上。电报来作帮助。和平社的家伙在工人中大加“收买”（例如克列墨），也有一种十分微弱的多数。我們的突然出現把这种局势扭轉来了。所涉及的是关于法兰西共和国的各种決議，像和平社所主张的，可以和普魯士作起战来。我今天已写信往比利时和瑞士，予以詳細的指导，并同样写信往美国。

附上塞拉利尔的信，会使你和杜滂發生兴趣的。这只是一部分，另一部分談家事的保留下来了，即留下塞拉利尔夫人的部分。

祝好。

你的卡·馬·
俄羅斯的秘書！

謝富勒的書名是“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等等”。

一四一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七〇年九月十六日

万急。

倫敦，一八七〇年九月十六日。

亲爱的弗利特：

請讓杜滂用总委員會的名义，答复馬賽的人們（包括他們的宣言和信件），洗清他們的头脑；同时将我們的宣言寄給他們。他如果需用的話，我可以將新的宣言从这里寄給他。

除掉“旁觀者”對此項宣言寫了一篇自作聰明的論文，和“帕爾·馬爾”上面有簡短的摘要外，倫敦的一切報紙尽力压制了我們的宣言，不予登載。

祝好。

你的卡·馬·

一八七一年

一四一五 恩格斯致在布莱屯的马克思 伦敦

一八七一年八月十八日

一八七一年八月十八日。

亲爱的摩尔：

随同此信，寄上“輿論”，內中所載“国民报”的論文較為詳細；你会看到，紧接在归罪国际的一段話之后，有一节被这报很聪明地省去，这是必須予以答复的。这个报对哥德斯密特和燕妮·林德的訴訟刚才失敗，想借此喚起故意的誹謗。我不仅送登一种答复，而且要求这报在同一地位上作一种詳尽和充分的道歉。

登載这論文在“人民”上的同时，同样对“国民报”要加以粗暴的应付。这个可鄙的擦柏尔在俾斯麦之下，大概觉得自己又是太残忍了。

罗慈瓦多夫斯基在索美塞得邑有一个教师的位置，供給伙食住宿，沒有薪水，十二月十五日滿期，他明天前去。他在那里必須学英文。我尽力替他支付的是——代理人的經手費一鎊一先令，衣服三鎊七先令，債務一鎊十三先令，旅費和意外費用一鎊十先令，共計七鎊十一先令；加以昨天替杜滂的孩子們墊付十二鎊十二先令，我也完全弄光了。我們今晨还没有去把东西加以整理，你的夫人将提巴尔第的一封信帶給我，內中說及罗[慈瓦多夫斯基]經過陶維多夫，有其他的許諾。但現在太迟，罗[慈瓦多夫斯基]至少必須首先到那里。我們以后如果發見各方面都商妥，总可以找到一個法蘭西人——也許是标斐特——担任他的职位，而他能回来，并領取俄羅斯的錢。

希望海上空气对你有好处。

你的弗·恩·

一四一六 馬克思致在倫敦的恩格斯 布來屯

一八七一年八月十九日

一八七一年八月十九日。

布來屯，曼徹斯特街，環球旅館。

親愛的弗利特：

請將反面致海濱南罕普吞街第四號“輿論”的東西，用我的名義寫出來。我的親筆可以予那些傢伙以排印錯誤的借口。至於對德國方面怎樣辦，等我回來再說。

我在這裡，今天是第一次好天氣。昨天和前天下雨。那惜沒有帶肝病藥，不過空氣對我非常有益。如有可能（孩子們沒有先來），我很高興留在這裡至星期四，但身邊沒有錢，從你的信中知道你也沒有錢。

講到涅察澤夫，他依照自己的方式，將關於自己的虛偽謠言親自傳播于世，所以等我回來後，必須從總會方面對他進行法律手續。

祝好。

你的卡·馬·

凡你認為對的東西，請補充或寫在下面。

一、私人信

先生：

我不僅要求您將附上的答復刊入您們下一期的報上，並且要求在您曾經登載誹謗詞的報上的同一地位，作一種詳盡和充分的
道 歉。

如不照辦，我將被迫對您們的報採取法律上的行動，抱歉之至。

您的順從的

卡·馬·

二、致“輿論”的編輯

先生：

八月十九日，您們的報上載有您們從俾斯麥臭名昭著的機關報柏林“國民報”上翻譯出來的一篇對國際工人協會最可恥的誹謗文字，內有下列一段：

“卡爾·馬克思說，‘資本用工人的精力和生命來做生意’，但這個新的救世主自己並沒有更前進一步：他取得工人用勞動向資本家換來的錢，慷慨地予以一個國家的支票，而這個國家也許要在一千年後才能出現。關於社會主義的煽動家卑鄙的腐化，有何等富於教訓的故事被傳播出來，他們對於信託自己的金錢，是何等無恥地濫用，他們是怎樣互相非難，這些事我們從大會上和這個黨的機關報上，知道得真夠了。這裡有一座非常巨大的醜惡的火山，而它的爆發，不能產生比一個巴黎公社更好的東西來。”

為着答复“國民報”受賄的作者，我認為宣布從來沒有要求或接受這個或其他任何國家工人階級的分文，也就足夠了。

除掉總秘書每星期領取十先令的薪水外，“國際總會”一切會員的工作都是沒有報酬的。總會的財政報告每年提出於“國際”的大會，常被一致通過，從沒有引起任何討論。

您的順從的

卡·馬·

一四一七 馬克思致在倫敦的恩格斯 布來屯

一八七一年八月二十一日

一八七一年八月二十一日。

親愛的弗利特：

時間在星期三以前。

楊恩星期六來這裡，今天回去。

我将经过一个名巴斯噶的牧师（法国的），替那些亡命者找一点钱。

祝好。

你的卡·馬·

笔太不好写了。

一四一八 恩格斯致在布来屯的马克思 倫敦

一八七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倫敦，一八七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亲爱的摩尔：

万急。附上五镑，B57 68868号，倫敦，一八七一年七月二十七日。只要有可能，还是住在那里，比来这里对你更有好处，女孩子们本星期并不来。据“帕尔·马尔”说，拉法格也是自由的。

雷士纳说，拉萨尔多派人已议决，他们下星期如果接不到钱，将控诉你！

佛郎克尔在这里，昨天和加雷及巴斯特利加当选为总会的会员。今天和罗沙特来我家，我觉得他不是逃亡者。

奥尔索普昨天在会中，给我五先令转你，作为亡命者的费用，又出城去，将再写信给你，在拥挤之中，自然没有机会和这个聋子详谈。

杨恩来信，说我当对美国佬作一种呼吁，我昨晚七点钟才接到信，是太迟了。所议决的是，你被委托写这种呼吁，本星期六由轮船寄去。你如不能写，我可以写点这样的东西，附上的信件指出，这会是有结果的。昨天的全部收入在两三镑之间！

整个会议又转到讨论下列一点上：衛斯吞、嘿尔兹、阿蒲列加司、还有我们的英国人之一，由佐·扑特邀请参加一个会议，而英

格兰德博士！也在座。扑特提出爱德·瓦特琴爵士和加拿大政府协商一种计划，将凡尔赛的俘虏送往加拿大，每人当取得一亩地——猜想梯也耳是站在后面，以便抛出这些人。衛斯吞很热心于此事，他总是表现出稚气。结果，由朗格、台慈和發永提出的議事日程極好。

我从早至晚被人包围，連一种报也不能看，現在下面又有人坐候。加以我的兄弟們也有消息給我。

祝好。

你的弗·恩·

一四一九 馬克思致在倫敦的恩格斯 布来屯

一八七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布来屯，一八七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亲爱的弗利特：

你的信和五鎊——对此至为感謝——于十二点鐘达到，是在我的电报已經發出之后。

我明天将写几行往紐約。現要求我回倫敦(星期六实现)。

“輿論”是怎样屈服在“十字”之下，你会从我今天寄給我妻的信中看出来。

拉法格是自由的！

祝好。

你的卡·馬·

一四二〇 馬克思致在藍茲給特的恩格斯 倫敦

一八七一年九月八日

一八七一年九月八日。

亲爱的弗利特：

奥尔索普的住址是：拍格衛尔海灣。門牌号数沒有說出来，也

沒有必要。拍格爾海灣在那里，人人會告訴你的。你和他談，那是好的，因為他于星期二携錢來倫敦，并邀我到他那裏去。我已寫了詳細的信給他，同時并聲明，人們如讓我有完全辦理的自由，而不以作出亡命者“困苦程度不同”表冊的要求來相麻煩，我才能繼續為他自己及其朋友們的救濟款項的募集人。

你對於光榮的發浮爾有什麼意見？可鄙的倫敦報現在必須用電報報告它自己的耻辱。

“自由的將來”——在巴黎出版的波拿巴主義的報紙——上星期一宣布我死去了。

因此事的結果，有各種各樣的來件，內中有德郎克今天給我妻的信，盎曼特也將消息送登“丹梯廣告”，內中是同樣愚蠢的東西。

在明天以前，你到倫敦後，望即來我處。

問候您們全家。

羅沙特模仿佛郎克爾的法文，很好。

你的卡·馬·

九月六日的“標準晚報”對於致編輯的信只是在後面附注：“我們沒有接到附件。”

我昨天才看到那東西。給那些家伙的信既是你的手筆，故叫妻借口我離開倫敦有幾天，用她的名義立即寫信給他們。她寄給（而且信是掛號的）“輿論”，以進行法律手續相威脅，要求刊布并道歉。信中放入一個“舊”名片，為“威斯特華倫男爵女公子燕妮·馬克思夫人”，這是對這些保守黨人加點威吓。

一八七三年

一四二一 馬克思致在倫敦的恩格斯 曼徹斯特

一八七三年五月二十三日

一八七三年五月二十三日。

曼徹斯特，多維街二十五號。

亲爱的弗利特：

昨晚住在不倫瑞克旅館；既沒有看見穆尔，也沒有看見瑟勒麦。

今晨我到穆尔处，不在；問他的女房东，能否在附近为我找一間房子；她以自己屋子中的一間睡房給我，我即和她訂立租約。

旋往谷謨拍特处，他到德國去了；我今天会（經過扎蒲）知道他几时回来。

回到不倫瑞克旅館时，在門口遇見穆尔。我和我的房东訂了租約，他很滿意。

今天已写信給杜西，并确知利〔薩加賴〕君在目前必須逆来順受。

你的卡·馬·

問候你的夫人。我会看到梭蕭們的。

一四二二 恩格斯致在曼徹斯特的馬克思 倫敦

一八七三年五月二十四日

倫敦，一八七三年五月二十四日。

亲爱的摩尔：

我前天写信給谷謨拍特，并将我关于你的情况的意見，連同經

过的简短事实(自然不谈一切家事,只说你在各种事件中有许多烦恼处)告诉他,因此至少做了我的一着,以便对诊断赢得我的打赌。他前妻最大的儿子回信说,谷[謨拍特]在八至十日之内才回来,已将我的信寄去了。

因拉法格的缘故,忙到四点半,太迟了,我不能寄挂号信,星期一寄钱给他,你如有兴致的话,可因此利用时间作远足旅行。

这里我也放了五十镑,应当给你的夫人吗?

我们将在几天之内完结对俄罗斯的事件,直到一个小的插曲为止,我必须为此看遍俄罗斯的文件,真是够麻烦了。

问候穆尔和瑟勒麦。

你的弗·恩·

一四二三 马克思致在伦敦的恩格斯 [曼彻斯特]

一八七三年五月二十五日

一八七三年五月二十五日。

亲爱的弗利特:

我在瑟勒麦的房中急忙写这几行作复,马上将和他去散步,因为穆尔在他的情妇处,打算六点钟才再见面。

这里非常之冷,发东风,一直吹到今天,故我患了一种最良形态的伤风。

我于同一天、宁可说当晚、来这里,到我处来的第一个人,和平常一样,是不能避免的博洽德。

昨天也遇着有价值的诺而兹,红红的脸,喝得醉醺醺的。

如穆尔告诉我的,勇敢的达琴斯因为国际已经破碎,不愿再过问它的事。

你如将五十镑给我的妻,我十分高兴。

祝好。

你的卡·马·

懇勸麥囑問候你，并告訴你——暗指你給谷謨拍特的信——他現在從新確信你是一個偉大的戰略家。

一四二四 恩格斯致在曼徹斯特的馬克思 [倫敦
一八七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五月二十六日，星期一。

親愛的摩爾：

附上十鎊，計鈔票兩張，C 76,48876 和 77，倫敦，一八七三年二月六日。——我今天下午將那筆錢帶給你的夫人。

星期六我做了一樁蠢事。你的夫人來這裡，我在急忙之中將你的信給了她——她對末尾一節看得很久，但沒有說什麼。此外，她從你確信利[薩加賴]君在目前必須逆來順受一點中也不能看出什麼特別的東西。她倘若問我，那我就說，我只知道你會有一種想像，人們不能直截了當地相信利[薩加賴]遵守諾言，並且你因此曾在這裡說過，要用一封信去影響杜[西]。

梯也耳君被多數票巧妙地打敗，并由法蘭西最大的驢子馬克·馬洪逐出。反動派正是一個傾斜的平面，人們一經站上去，就會滾下來的。馬[克·馬洪]如果算得一點什麼，那是由於他為波拿巴主義者，正像一八四八年，兩個舊的保皇黨必須把路易·波[拿巴]安置在元首的位置上一樣，現在它們必須把他的總督安置在元首的位置上，這是可笑的。據我看，因此會成為帝國復辟中目前唯一可能的君政的聯繫。奧爾良派人和王室派人的吵鬧將使馬[克·馬洪]生厭，而魯亞耳等等將愚弄他，他如果走得很遠，便教導他必須怎樣統率軍隊等等，造成波拿巴主義的政變。於是一切都取決於軍隊，無論馬[克]·馬[洪]本來的為人怎樣，的確會盡力——而且用專門智識——為此去訓練它們。同時，梯也耳現在會比向來要

人心些，而甘必大再进入后台，所以如再有爆發，那批人因出丑从新使自己不能混下去，現在是从梯也耳达到菲力克斯·匹阿了。

令我特別欢喜的是，馬[克]·馬[洪]对梯[也耳]再度証明，完全特別的無賴、即軍界的老實人是誰。

問候穆尔和瑟[勒麦]。

你的弗·恩·

一四二五 恩格斯致在曼徹斯特的馬克思 倫敦

一八七三年五月三十日

一八七三年五月三十日。

亲爱的摩尔：

今晨睡在床上，脑子里忽对自然科学發生了下面的辯証的东西：

自然科学的对象是动的物質，即物体。物体不与运动分离，它們的形态和方式只有在运动中去認識，除去运动，除去对其它物体的一切关系，即不能談物体。物体要在运动中才表現它是什么。因此自然科学認識物体，是在它的相互关系中、在运动中加以考察的。認識各种各样的运动形态，就是認識物体。所以探討这些各种各样的运动形态是自然科学的主要对象〔1〕。

一、最简单的运动形态是地点的更动（在这時間之内，是对老黑格尔效劳）——是机械的运动。

a. 一种单个的物体的运动是不存在的；然相对地說起来，落体可視為这样的东西。运动是向着一个許多物体共有的中心点。但单个的物体如不是向中心而是向另一个方向运动，虽然它还是在落体运动定律支配之下，不过此等定律是在下列的情况中变化的〔2〕。

b. 即在拋物綫的定律中，并且直接达到更多物体的交互运动——行星等等的运动，天文学，均衡——，在运动本身中是暫时的或外表的。但这种运动方式的真正結果終久总是自动物体的接触，它們交錯在一起。

c. 接触的力学——相遇的物体。通常的力学、杠杆、傾斜的平面等等。但接触并不以此竭尽它的作用。它直接表现在两种形态中：即摩擦和撞击。两者具有特性，在一定的强度之内和一定的情况之下，不仅产生單純的力学作用，而且产生新的力学作用：即热、光、电、磁。

二、严密的物理学是此等运动形态的科学，它于探討每一单个的形态后，确定它們在一定的条件之下交互变迁，并終于發見，它們都在一定的强度之内——这种强度是依照各种各样运动的物体而变化的——發生作用，而这些作用超过物理学，引起物体内部构造的变化——化学的作用。

三、化学。以前的运动形态的探討，或是对生物或是对無生物所作的，这多少無关重要。無生物甚至在它們最大的純粹性中表現种种現象。反之，化学只能在起源于生活进程的材料中認識最重要的物体的化学性質；化学的主要任务愈加在以人为的方法，制造这些材料。它构成对有机体的科学的过渡，但要到化学已經造成或准备造成真正的有机体，辯証法的过渡才出現〔3〕。

四〔4〕、有机体——我在这里暫时不講辯証法〔5〕。

你在那里既处于自然科学的中心点，內中有什么，你最好是准备加以評判。

你的弗·恩·

您們如果相信这东西里面有什么可取之处，不要談及，免得任何卑鄙的英格兰人把我的偷去，把它精制出来，还需要許多時間。

〔1〕 卡尔·瑟勒麦在这一段的旁边注道：“很好，是我自己的意見。卡·恩”。

- (2) 瑟勒麦的边注：“完全对！”
(3) 瑟勒麦的边注：“这是要点！”
(4) 原信誤作三。
(5) 瑟勒麦的边注：“我也不講。卡·瑟”。

一四二六 馬克思致在倫敦的恩格斯 曼徹斯特
一八七三年五月三十一日

多維街二十五号，一八七三年五月三十一日。

亲爱的弗利特：

刚才接到你的信，对我很有啓迪。然我在对这事件沒有加以深思、同时并就商于“权威”之时，不敢下判断。

我在这里把早已作过思想斗争的一件事告訴穆尔。但他相信这事不能解决，或者至少因內中含有許多、而且大部分才探索出来的因素，暂时不能解决。这件事是：你知道那些表格，內中表現价格、貼現等等在它們长年的运动中上下升降的曲綫。我为着分析危机，已屡次企圖把这些升降算作不規則的曲綫，并且相信（我还是相信，有充足的經過选择的材料，这是可能的）由此用算式确定危机的主要規律。如說过的，穆尔認这件事暂时办不到，我已决定目前把它擱置起来。

就法兰西的灾祸包括梯也耳及其尾巴的耻辱講，我是适意的；但不适意的是，在相反的結局中，我希望看到各个人馬上离开倫敦，此外，在法兰西的利益中，和我們的利益一样，現在也視每种粗暴的灾祸为不合时宜。

然我絕不相信这事变会造成复辟。田舍貴族的确打算在巴黎、里昂、馬賽——特别是在巴黎——引起任何暴动。在这种場合，当受到打击，一部分激烈的左派被捕，如此之类，总之，势必造成一种局势，在一种或他种方式中，使复辟結束，而且的确是迅速結束。

波拿巴自己在企圖实行政变之中，即在对他造成一种結果之中，看到因巴黎人单纯消极的抵抗，在最初几天即被麻痹了，而且深知这种状况繼續六至八天，这种政变即要失敗，并且确是难于挽回的。因此，沒有任何种煽动，可以在林蔭道上等处开始各种惨杀，这种信号临时造成一种恐怖。特別真正的主动者莫尔尼君后来对于这种行动的計劃——他是这計劃的創始人——赤裸裸地說出来了。

加以田舍貴族缺乏胆量；他們倘若只有一个僭夺者，而不是三个僭夺者，这样的事才是可想像的。这些家伙宁可說具有相反的希望，要事变把他們从自己布里丹的驢子^①地位中抛出来。

反之，他們現在处于一种純粹議会的地位，于是爭吵又直接在他們自己的行列中开始了。每个人希望从最接近的一派——例如左傾的中央派——夺取必需的許多东西，以便逐出敌人。但关于馬克·馬洪的事，依我的判断，这个忠实人永不会独立行动的。还要加上另一种情况，它必定加速这种組織的解体。在形式上把他們合在一起的唯一东西是上帝，这就是說，天主教。右派更激烈和“更誠实的”人将無条件地要求內閣对教皇和西班牙表示意見，我觉得完全不計內部的阻力，即对俾斯麦君的顧慮，也必定阻碍向这一方面的每种行动。但耶穌会的長老——在事实上，他們至今指导田舍貴族的全部共同策略——也还有老太婆、馬克·馬洪的妻子，是不会讓人在这种方式中加以搪塞的。当着这样的机会，和新近一样，很容易在国会再發生一种同样迅速的感情表現的变化。只有九稟的变化就使这个必要的人成为不可能，順便說一句，和黑格尔相反，因此証明，必要的并不包含可能的。

我前天到过南港德郎克处。他胖得不成样子，那不是他的身材所許可的。我在他那里偶然看到一个庸俗德人借給他的斯特劳

① 見本書第一卷第 441 頁脚注。——譯者

新的書：“新旧信仰”。翻閱一下，表現“人民國家”真正的大弱點，對於這個可詛咒的牧師和俾斯麥的崇拜者（他對抗社會主義，表現大人物的神氣）竟沒有人予以迎頭痛擊。

今天和穆爾往伯克斯吞，從下午至下星期一，我不在此處。一看到谷謨拍特，即回來。單純的游玩和不工作，對我很有益處。

附上杜西的信。我在給這孩子的一封信中說，她上次的信已使我放心云云；她責備我反對利〔薩加賴〕為不對，那是沒有理由的。我對他別無要求，只要他提出證據，而不是空說他比風傳為好，以便人們有權利信賴他。你從此項答复中看到這個堅強的人是怎樣在進行。可詛咒的是，我為着這孩子的緣故，必須很愛惜地并謹慎地加以處理。我要在回來和你商酌後，才回信。請保持那封信。

瑟勒麥剛才來。因為洛斯科生病，現在正是考試的準備時間，他不能和我及穆爾在一起。

瑟勒麥于看過你的信後說，在根本上，完全和你具有同一意見，不過詳細的地方也還有保留。問候麗子夫人。

你的卡·馬·

一四二七 恩格斯致在倫敦的馬克思 藍茲給特

〔一八七三年〕八月十二日

藍茲給特，八月十二日，星期三。

親愛的摩爾：

“農民戰爭”收到了，謝謝。

如果還沒有執筆，請隨便馬上寫兩行。燕妮從朗格處知道你的腿不大如法，她很挂念，昨天說及此事，要來你那里。海對於她顯有益處，沐浴對於她也很好，就我能夠判斷的講，咳嗽也好了，可

惜还老是有些失眠，我除掉劝她于餐后稍睡一会外，不知要怎样办，然这一点她能照办，是有结果的。

你如果时常写信给她，总是好的，你知道她对你是怎样依依不舍啊。

你的弗·恩·

一四二八 馬克思致在藍茲給特的恩格斯 [倫敦]

一八七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一八七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亲爱的弗利特：

塞拉利尔今晚来这里。他很诉苦，并且对于去日内瓦一事动摇不定。除掉私人的理由外，他说，原来所以接受，只因相信我们都去；还有一层，他现在才看到委托书，据他说，本来允许在大会以前十五天即送给他的。现在发见内中有些事件，例如增加总会的权力，他私人或用联合委员会的名义，都不能代表这一点。

但这一切都不是主要的事件。联合委员会已接到培勒的一封信，内中表现：

一、法语联合会要取消海牙大会给予总会的权力；

二、除度发尔外，法语的日内瓦派没有一人愿接受一个英国支部的委任书，而度发尔也只是在第一项所说的条件之下才干的；

三、如培勒信中所说的，那里的庸俗落后的工人没有人愿意因大会损失时间，那怕只有一星期，这是接受委托书所必需的。

在此等状况之下，我极力主张塞[拉利尔]不去，这要好些。他如到那里，在此等不能预先看到的状况之下，耻辱是落在我们的身上，并不在他的身上。依我的意思，他应当写封信，把美国方面的文件附在里面，再声明因病不能履行自己所接到的纽约、伦敦等处

的委任書的任务；末了，便說他从倫敦所接到的来自大陆主要国家的文件看，确信在現今的情况之下，要在法兰西、德意志、奥地利、丹麦、葡萄牙等国开正式大会是不可能的。

你如同意这种意見，請即来电說是；如不同意，即說否。你如不預先知道此事，我不願作積極的說明。

我觉得在瑞士的种种情形中——直至最后一点鐘，人們很小心地對我們隱瞞起来——把塞[拉利尔]送去，絕無意义。不管誹謗怎样，我們的絕對节制还能并会使政府和資產階級获得印象，至于那种誹謗，各报在开始时是会传播的——，然在此等状况之下，塞[拉利尔]如前往，那就糟了。

祝好。

你的卡·馬·

左尔格还来信(你也許已經知道此事)說，荷兰人报告他們，也要派遣代表参加汝拉大会，左尔格并要求塞拉利尔為他們的受委托者，应当明白支持不准荷兰人参加我們的(!)大会。

問候你的夫人。

一四二九 恩格斯致在倫敦的馬克思 藍茲給特

一八七三年八月三十日

藍茲給特，一八七三年八月三十日。

亲爱的摩尔：

塞拉利尔如果不願意去，我們不能相强，不过我不能使他放弃諾言，因为我打过电报，無論如何，他自己必須看一看他对总会怎样相处。

你所指的理由有一相反之点，即我們認為重要的是有一个作报告的人；沒有塞[拉利尔]，我們对于所發生的事件，特别是对于

秘密會議，得不到報告了。

这里附上的两种报告——英文的报告在日内瓦全無用处——要及时譯成法文，寄往該处，这是絕對必要的，并且是对总会的义务。您們在种种情况之下，必須無条件地加以处理。要是有三、四个人，同时每人弄一件，那在一、二天之内也就办得好，即使不能完全如願执行，也正是由于倉忙急劇，可以原諒的。

在种种情形之中，我們的大会結局愈是可怜，自然愈好，而塞[拉利尔]不去也更好。不过我在糟糕的局势之下，已經贊成他去，不能片面地再予以取消。

但日内瓦的驢子們也为什么不及时写一种报告！这样一桩污秽的事件恰發生在他們中間，他們开始全部的吵鬧！此外，別人会嘲笑他們，要求他們当完全屈服，并承認別人的大会和別人的新規模。这个度發尔在海牙曾以憤怒的姿态出面，現在也一起在叫喊，真不可思議。

現在將轉晴了。問候您們大家。

你的弗·恩·

一四三〇 馬克思致在藍茲給特的恩格斯 [倫敦]

一八七三年八月三十日

一八七三年八月三十日。

亲爱的弗利特：

电报收到；塞拉利尔后来来了，口袋里藏有培勒致德斯的信。我不能替你把信留下，因为此地联合委員會的秘書德[斯]下星期二必須对此作报告。然塞[拉利尔]已允許替你抄录下来。那信是典型的，那些“無限的”权力、宁可說“無限的权力”，由海牙大会給予总会的，必須收回。日内瓦方面的人对于此事是同意的，培勒君也

是这样；于是希望汝拉一些支部会加入他們一方面。許多年来，这个培勒即在文字上宣布，只願意总会采取更强硬的手段去对付汝拉的人們，此等支部一定加入他們中間！加以最愚蠢的瑞士人总是具有地方的观点。此外，佛郎克尔对我說，这个無賴对于鄂尔敦——或者这个地方有另一种叫法，为瑞士的地方大会所在之地——的決議，并不滿意！在此等情况之下，再也絕對談不到为着这些人的緣故去日內瓦，他們甚至拒絕接受英国各支部的委任書。你如馬上对赫普涅送出相反的命令，我相信你做得是对的。他还能及时接到报告。

昨天在写信給你的几点鐘之前，我几乎死去了，今天一切骨头上也还感觉得到。我喝了一匙复盆子醋，有些跑进了气管里。我患真正的窒息痙攣症，顏脸变成完全黑色等等，如果还延长一秒鐘的几分之几的話，便丧命了。后来馬上想到的是，人們能否用人为的方法引起这样的不測之事。这是干掉一个人的最得体的并最少可疑的方法，而且也很快。人們公开地推荐这样的实验，实对于英国人有大功劳。

朗格夫人于到处發电报之后——部罗涅当时很乱——明天会来。

附带說一句！拉法格和穆緒是确切分离了。这件事——这种分离——的出現是由于穆緒方面对此准备宣言，因为另一方面相反的意志是显明的。穆緒現在依賴你。我相信这种分离是好的，并且对于双方是必要的，因为一切時間都浪費在这种蛙鼠之爭上面。

祝好。

你的卡·馬·

講到塞拉利尔，他因病一星期不能工作，如去日內瓦，还得丧失十五天內外的時間，我們不使他有什么理由，以后抱怨我們把他

的全部事業毀壞了，我對於這一點十分滿意！你知道這個法蘭西人在自己的黨內負有義務，要使他的和“資產者”相對峙的“工人感情”怎樣，在何處并何時發生作用。

我接到了夫藍薩的信。

一四三一 恩格斯致在倫敦的馬克思 藍茲給特

一八七三年九月三日

藍茲給特，一八七三年九月三日。

親愛的摩爾：

今早接到你夫人的信，得知燕妮幸而過了這一關。我們誠心祝賀。大家對於這第一件事，總有些擔心的理由，幸而過去，使人加倍地歡喜。

日內瓦的人們是純粹的庸俗人。為着汝拉的一些支部有再參加的可能，一切都要被推翻！我確信他們現已和其他支部在行詭詐，并具有充分的妥協欲——我們倘若去的話，也許看到一切已經決定了。總會的機密報告是難得對這樣的一個大會詳細宣布的。此外，其他支部也開始表現有些糟糕，只有三十個人！

我對於穆緒已經允許兩件彼此不相干的事情：

一、在任何情況之下，將他的執照所需的二十三鎊預先付給他——

二、他如果為拉法格所拋棄，或拉法格自願退出，或此項分離是在一種適當的形態中出現，就拉[法格]講，允許我和他及穆爾在和他前此類似的基礎上進行協商。就你的信看，似乎此項分離是在一種方式中出現，即使我加入穆[緒]一方面來代替拉[法格]，他不能見怪。如果這是对的——而你對此事的意見，我是完全滿意的——那穆爾和穆緒可以因我為着安德魯茲、必須在家等候的那

天晚上来我处，我們便可討論这件事。但他如因執照的緣故，馬上要錢，應立刻讓我知道，我必須即來倫敦，為他籌備。

恭喜你死里逃生。可惜對於產生這一類痙攣病的原因不能有確切的把握，至於復盆子醋、甚至硬的東西就是一百次侵入你的氣管中，也不會引起這種征候。

給赫普涅的信已經寫去了。

你如認我對於拉[法格]是心安理得，你願將上面的意思告訴穆[緒]嗎？要徹底地了解一下，我所提供的只是有關拉[法格]在“穆爾和穆緒”公司所處的地位，至於其他事件——大印刷業——即因商業上的理由，無論如何，在目前是要放棄的——至少是最初利用執照本身，也就有的是事做。當我來時，將對這一切加以說明。

麗子和我竭誠問候您們全家。

我希望安德魯茲也已將書的名稱、內容和里封面送給您們了？在里封面的下邊用小字載明定價二先令。

你的弗·恩·

一四三二 馬克思致在藍茲給特的恩格斯 [倫敦]

一八七三年九月九日

一八七三年九月九日。

親愛的弗利特：

附上赫普涅的信。

“同盟”的各期上星期六雖已在達孫處看見過，但還沒有寄來，這當寄至你的家中。所以除掉還在你家中的十二期外，我至今沒有什麼可寄出的。

祝好。

你的卡·馬·

据特魯索夫的报告，培勒和度發尔等所签名的作品是克卢塞勒特写的。我曾即时告诉你，因为是一种装腔作势的小模小样的文学体裁，那些庸俗落后的工人并没有写这种东西。

一四三三 恩格斯致在哈洛格得的馬克思 [倫敦]

一八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一八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亲爱的摩尔：

罗帕廷昨晚再往巴黎，要在一、二月之内来此間，届时罗洛夫如不因費用項下的緣故——我曾要罗[帕廷]特別注意这一点——另择地点，也会連同他的印刷所，搬来这里。

罗帕廷和烏廷大概永不会成为很密切的朋友，他們的性情彼此很少同情之点，而他們在日内瓦第一次冷淡接触的陰影还籠罩在彼此的身上。加以罗[帕廷]仍抱有俄罗斯的大爱国主义，还老是把俄罗斯的事情看做有些特殊的，与西方無关，似乎对于奥[提]不很感激，而且認这个人把神秘的事告訴我們了。加以罗[帕廷]刚才經過罗洛夫的手出来，完全是新近才脱离西伯利亚的孤独生活，对他的和解的梦幻的确必定是可以理解的。

在另一方面，他对于整个俄罗斯亡命团的事件十分厭恶，不願再和它發生什么关系，而奥[提]不管怎样反对这一派，并且因为反对这一派，还老是深深糾纏在这种饒舌中，对于每个屁都認为重要——所以对于下面的事件非常生气，即罗[帕廷]不願将你所知道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手稿給特魯索夫付排，却要給罗洛夫付排，因为这可使他們获得一种威信！

例如罗[帕廷]或不認厄尔皮狄为一个复杂的無賴，而認为是一只简单的驢子；这个厄尔皮狄虽正因对某个斐得慈基或斐勒慈

基不知謹慎，因他的饒舌，使俄国政府知道罗[帕廷]在伊尔庫次克，以致罗[帕廷]被捕——然据我看，这些都沒有重大的意义。

当罗[帕廷]来伊尔庫次克时，車尔尼雪夫斯基“就在極近的地方”，这就是說，远在涅特希斯克七至八百英哩，但馬上被帶往雅庫次克的北方斯累涅·尉尔宇斯克，这是緯度六十五度，除土著的坦谷生外，只有一个看守的下級軍官与两个兵士和他在一起。

罗[帕廷]自七月潜逃后，在伊尔庫次克还躲了一个月，最后躲在那个特別受命找他踪迹的人家中，于是化装农民，扮成車夫，推着自己的車子向托木斯克前进，乘輪船离开那里，在托波兒斯克乘郵馬，終于坐火車到彼得堡，老是扮成农民；他在这里还隱藏一个月，畢竟安然坐火車越过国界。

“資本論”的俄文翻譯，第二至第五章(包括机器和大工業)是由他担任的，算是一种好的譯品。他現在替坡尔耶可夫翻譯英文的作品。

我昨天看过工厂立法一章的法文翻譯。極力尊重艺术，这一章因此成为优美的法文，然这美丽的一章却使我心焦。气力、血汗和生命都完了。通常的作者用某种光彩表达出来的可能性，是用語言上的閹割購得的。在这种現代的強制的法文中产生思想，会愈加成为不可能的了。应用夸张的形式邏輯，几乎到处必需改变語句，这已經夺去描写中的一切引人注意的、一切活力的东西。在英文的翻譯中以法文的装束作基础，我認这是一大缺点。在英文中不要把原文有力的語法削弱了；在原来辯証法章节的东西不可避免地消失掉，由其他許多章节的英文用更大的活力和簡潔来补偿。

附带說一句，科科斯基君用什么去原諒他的拙劣的翻譯？即用我是写出很难再表現的“李卜克內西—馬克思的体裁”！何等的一种客气啊！

杜西的信傍晚才到。明天将答复，免得您們在一天內得到一切。

谷謨拍特怎样說？

竭誠問杜西的好。

你的弗·恩·

一四三四 馬克思致在倫敦的恩格斯 [哈洛格得]

一八七三年十一月三十日

一八七三年十一月三十日。

亲爱的弗利特：

我于星期四到过谷謨拍特处，發見他的头光秃秃的，并且显得老了。这个可怜的人大受他那發展的一串痔疮的痛苦，終願行手术，但如他自己所說的，这总有几分危險。他家有四个孩子都自己劳动，还有一个女教师，我在那里就餐（我留在曼徹斯特的短時間內，除他外，自然不能看任何人）。

谷謨拍特检查我的身体，發見肝脏有某种延长，据他的意見，要去卡尔斯巴德，才能够完全好。我当喝杜西所喝的同样的水（因为同类的性質，他們在这里称它为啓星根），但不用矿泉浴。此外，杜西的治法和我的稍有不同。她只能作适度的散步——这一点，谷[謨拍特]对杜西此地的医生麦特尔完全表示同意（麦特尔的名字是很芳香的，他是苏格兰人，至此刻为止，以詹姆士黨員〔1〕自夸；求助于頓·卡罗斯的陆軍上校斯圖亚特），反之，我当多跑路。尽管谷謨拍特的关于少做事的忠告未必必要，因为在实际上，我至今沒有做什么事，連信都沒有写。我以为在这里住两星期足够了，但谷[謨拍特]主张三星期。在事实上，杜西也要到下个星期中才可有一种比現在猛烈得多的矿泉浴。

附帶說一句！我送給谷[謨拍特]的同盟小冊子，他沒有收到；
總之，曼徹斯特對郵局方面不送交報紙和印刷物，大有怨言。請將
此項小冊子馬上寄給他；你關於西班牙的論文由“人民國家”刊印
的，如已收到，請同樣寄去。谷[謨拍特]說，這一切使他很感興趣，
我們必須時常從倫敦寄點東西去支持他，否則他在曼徹斯特的庸
俗人中會完全受到污染的。

誠實的羅帕廷和我沒有相遇，很可惜；但這個青年在他的困難
中何等的幸運啊！他如遷居倫敦，我們將用魔力護衛他去抵抗羅
洛夫的甜蜜的諂媚。

昨天這裡（空氣平均是非常流暢的）下暴雨，我在這個時機中
得到重傷風，今天堅守房中，因為這就叫做首先防禦。

我們的度蜜月的一對——杜西把此事報告你了——在頭三天
中已經非常無聊——也叫做布立格茲的一對——這個青年丈夫便
寫信邀請一個朋友，是一個跛子，昨天來過。自此以後，就他們所
作的喧嘩下判斷，似乎活潑些。杜西和我昨晚以下棋為避難所。
此外，我看聖·柏甫關於沙多勃里盜的書，我對這個作家、是向來
不相得的。這個人在法國很著名，因為他在每一方面是法蘭西虛榮
心典型的化身，而且這種虛榮心不是穿上十八世紀輕浮的服裝，而
是一身浪漫的化裝，在新制的詞句中炫耀出來的；那種虛偽的深
刻、諂媚的誇張、感情的賣俏、雜色的光彩、語言的修飾、戲劇式的
表演、壯麗的形態，總之，是一種謊言的混合物，在形式和內容上
是他從沒有寫過的。

李卜克內西-馬克思的體裁，真是承科科斯基的好意。然似乎
是指我們所不知道的李卜克內西的法文體裁。他的德文體裁完全
和科科斯基君的體裁一樣粗鄙，因此必定對後者有益，並使之具有
鄉誼的感覺。

你既干過“資本論”的法文翻譯，如再繼續下去，十分歡迎。我

相信你会發覺內中有些地方比德文的为好。

問候丽子夫人。

再会。

你的卡·馬·

(1) 一六八八年退位的斯圖亚特朝的党羽。

一四三五 恩格斯致在哈洛格得的馬克思 倫敦

一八七三年十二月五日

倫敦，一八七三年十二月五日。

亲爱的摩尔：

我明白允許昨天写信給你，但因有一种享乐，眼看你的社員先生穆緒从下午三点到六点坐在我处，并听他訴苦——不要怕，我把这种饒舌对你重述一遍，并没有报复的意思。我已劝告两人和解，并对他們說，他們曾經結婚，必須和善（对穆尔是在一星期前，对穆[緒]是昨天說的）。这是人們所能遇到的两个最滑稽的家伙，每个人对于自己和自己的成就都具有一种無限的概念，只因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專業中，而此項專業是不相同的，每个人批評他人到了極处。我上星期給穆[尔]五鎊，昨天同样給穆[緒]五鎊，劝告他負有义务，自己只能取得半数，这使他有些不快意，但穆尔既不来，只好送去，依照已經出現的事例，这是我的責任。穆[緒]現在說，还有執照的十鎊要付，因此一百六十鎊是用完了。如果沒有收入錢，而你授权給我，那下星期我还可付他們五鎊；同时穆尔会無条件地要求由朗格收款，因为款項从十月以来即足够，把它們收集起来，便可使机器轉动。你如在同一意思中写两行給穆尔，那就好了。此外，他們倘若用信件来麻煩你，那須写信說，他們必須絕對忍受，等你回来，事情也进行得很好，一切困难絕不十分迫切，如他們所造作的那樣。

同盟的报告已寄給谷謨拍特。他对于你的头說些什么？希望你的伤風好了。

現在准备付出耶蘇誕節到期的一百鎊。我当付給你的夫人，还是只付一部分，其余的等你回来，付給你？还有一点，您們既要住三个星期，你那里是否还需錢用，如果要，請說明多少，并充分地計算一下。

自两个多星期以来，我委托亚士吞出卖一些股票，但这些特种的东西沒有买主。如能把它們卖出，我明天会看到他，那你的債務可以馬上整理一下，否則我們必須等到二月初，那时我将再得到錢。

为着使你愉快，特寄上斯特拉斯堡的教授吉夫曼关于烏廷所屬的銀行的一个小册子。这是何等聰明的人啊！并且老是只征引他們自己渺小的一群的作品，权威就是奧格斯浦格（誰曾听見說过这个犹太人）和伟大的瓦根涅，他說：

托斯未斯·約恩托夫再也不行了，

行的是什么？呼号，呼号！

烏廷有很多这样的小册子留在我这里，这是癡狂的产物，如果他任听他的書商去加以选择，正是活該，就書名講，內中四分之三本来只好用在廁所中；內中沒有一本書的書边被裁开过，这也就足够說明一切了。

关于法文翻譯，下次詳談。到現在为止，我發見凡你加工的东西，的确比德文的为好，但法文的和德文的都不能照此做去。最好的是关于穆勒的注释，我所指的是体裁方面。

附上关于人体中机械力怎样变热的样式剪頁。部士是現存的第一等外科医生之一。这里所描写的現象也說明双方作战开始提出的主张，反对者违反習慣，使用爆炸彈。冷靜的部士的描写完全适宜于使一个人回忆一种老的警告：不要玩弄火器。如果自己的

脑筋爆破头盖骨，那是愉快的现象。

竭诚问杜西的好。

你的弗·恩·

一四三六 马克思致在伦敦的恩格斯 [哈洛格得]

一八七三年十二月七日

一八七三年十二月七日。

亲爱的恩格斯：

你给我的六十镑，约剩二十三镑作为我的旅费，计付穆尔公司十镑，分期付款的是：啤酒商五镑，杂货商五镑，尉德斯五镑，当铺的利息两镑十七先令，又四镑（给杜西买衣服和靴子等等），五镑（留给我妻）。再有十镑很够用，但如经过曼彻斯特回来，需要十二镑，我对谷谟拍特这样允许过，并将在那里住两天。

那一百镑中只给我妻二十镑，请将八十镑保留下来给我，因为我于明年一月三日和十六日必须作更重要的支付，她对于不大迫切的账目不用想付出。

五镑给公司必定是投入深渊中。我因筹钱的事，今天写信给穆尔。

我的伤风原来非常厉害，现在还没有完全好，老是吃药，这是谷谟拍特于接到消息后，马上从曼彻斯特开来的。我希望在一、二天内，病可痊愈。此地的空气和宁静的生活（我绝不^做一点事）对我非常有益，不管这种讨厌的并压迫脑袋的意外疾病怎样，许多年来，我没有感觉这样舒适的，你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来。

我的伤风是由于依照字面实行谷谟拍特的处方，于喝过矿泉水之后，尽力跑路。天气预示有一种暴雨。

小杜西在治疗上得到非常的益处。加以有一项规则，至少要

在十一点上床睡觉。

得·帕蒲的大著作的内容指标表示第二本书的主要一章是生理学的提要：

“劳动力的分析及其存在的生理学的条件”。一、卡尔·马克思关于劳动力的理论，必需劳动和剩余劳动。——这种理论的经济学和社会的重要性；二、对马克思所称的劳动力或劳动者的力作生理学的分析。这种力是由三种主要因素形成的：脑力、肌肉力、感觉力。你看他因此得到机会，使自己投入医药方面。这一章的结尾是：

一四、前面的生理学的提要是怎样允许我们最确切地确定劳动力的价值，作为一切交换价值的基础，并建立每种经济学的科学。最后这一点是由误解所发出来的声响。于是在“由研究再生产作用所供给的纲要”的标题之下，来谈人口的理论。我从目录中看出，他因“资本论”法文翻译的延迟，不知道那里所供给的东西，因此绝不能占为己有。

古巴蓄奴主人的反抗是一种天赐的东西；这件事如此没有决断地消灭下去，绝不是值得愿望的。我也希望知道卡斯退拉公司每种不愉快的混乱状态。

你已经看到罗马教皇的通告吗？我们的美丽的威廉和迫害耶稣使徒及信徒的罗马的皇帝，在信中列在一起，是很可理解的。

法国议会的左派大概还会站在特别的规程之下。那些无赖不愿接连退出。因此，第一等的公民义务、职务的重要性和日薪的支取等等的保障都没有了。

谷谟拍特问你倒底几时愿在曼彻斯特再相见？我安慰他道，你为着事务的缘故，春季也许就会来的。

问候丽子夫人。

你的卡·马·

一四三七 恩格斯致在哈洛格得的馬克思 倫敦

一八七三年十二月十日

倫敦，一八七三年十二月十日。

亲爱的摩尔：

附上五鎊鈔票三个半截；收到后，請即通知，以便續寄其余的三截。

从昨天早晨起，發生浓霧，我剛才在灌木林散步，花了一小时。那里的上面是蔚蓝色的天和温暖的太陽，这是霧海中一个光明的島。

無賴罗德力之·柏涅狄克斯在反“莎士比亚狂躁症”的一本厚書的形态中，留下一股臭气，他在書中条分縷析地証明莎[士比亚]是我們的大詩人，然沒有达到新时代詩人的水平。人們也許只須將莎[士比亚]从他的座位上拖下来，以便使大屁股罗·柏涅狄克斯坐上去。单是“快乐的妻子”的第一幕比起全部德意志的文学来，即有更多的生活和真实，而那个唯一的兰斯及其狗克拉柏比德意志一切喜剧总合起来更有价值。但在另一方面，大屁股柏涅狄克斯对于那种輕佻的方式加以同样严肃和公正的考虑，而莎[士比亚]在这种方式中的解决，常是草率从事，并且縮短——在实际上确是不好交游的——無聊的閑談。我希望他快活。

昨天接到萊茵省的一个地質学圖。我在目的地所作的表面上的推測大半証实了。

竭誠問杜西的好。

你的弗·恩·

一四三八 馬克思致在倫敦的恩格斯 哈洛格得

一八七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哈洛格得,一八七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亲爱的恩格斯:

半截的鈔票已收到,至为感謝。我接到左尔格的信;他迫切托你馬上将还缺少的二十五张“同盟”寄往紐約。

当您們那里天空有霧的时候,这里正是真正的春天,而且空气十分清潔,这是人們在英格蘭不常見到的。

罗德·柏涅狄克斯并不使我惊奇。他和他的同等人倘若懂得莎士比亚,何来勇气,在群众的面前产生他們自己的“作品”呢?

对于巴矜的事弄得不好。奥尔良派人除掉借这样惨杀一个波拿巴主义的將軍外,沒有更便宜的方法去传播他們自己的爱国主义。奧馬尔侯爵是第二个伽圖。

我剛才写信給谷謨拍特,并报告他說,我們将于下星期一十二点鐘在曼徹斯特相会。

祝好。

你的卡·馬克思

一八七四年

一四三九 馬克思致在藍茲給特的恩格斯 賴德

一八七四年七月十五日

一八七四年七月十五日。

賴德，納爾孫街十一號。

亲爱的弗利特：

我还没有写信给你，真是可耻，但在绝对的疏懒中，要找出时间来，是人所共知的十分困难。这个岛是一个小天堂，特别对于那些到处以最好的地方为游息所的先生们是如此。我们乘小船围着这个岛游了一圈，到过文特那、散道温、考兹、纽坡特，此外，并在各处作步行的游览。为着贯彻后一件事，未免太热了，虽则和伦敦比较，气候的确还是很温和的。

宗教在这里的本地人中似乎到处兴盛，但此外，他们都是些切合实际的人。“选举富人斯坦莱”，我们在这里的近郊看到被打败了。赖德的市议会中有赖德码头公司和铁路公司的各种会员，而他们的辩论在此地的地方报纸上代替了英国的下院，这个市议会是纷乱措施的真模范。

我们的房东是一个对贫民宣讲“圣经”的人，他的神学图书约有二十四卷，装饰了我们整个居住室。他虽属于英国的国立教堂，然我发见有斯拍准的説教。我在散道温洗了一个热水澡，在澡堂看到类似的图书，人们如果不看虔诚的集会通告，便没有步骤可取。在事实上，这里的人民很穷，似乎是在教堂中去找他们主要的娱乐。探讨这些原来的渔民人口怎样即刻被压在这种对上帝懺悔的状况之下，是完全有趣的。“过剩人口”的确没有造成这一点，因

为这里的真正居民合起来不到十万人。

我的健康状况较好，无须丸药，但不管这一点怎样，头脑并不完全如法。

上星期六，小劳拉来，使我们大为欢喜；可惜她星期一晚上必须再回去。我们当她起程时，陪送至码头，恰有一个禁酒会的远足队由布来屯达到。内中的半数人都酩酊大醉。这像站在我旁边的一位英国老人所批评的，“是我有生以来所遇到的最坏的一群”，在实际上，我也从没有看见过一些侵犯的、粗野的、猥亵的蠢材有这样的一种滋扰，加以那些妇女极丑，都是“青年人”。自外国人看来，这是生而自由的不列颠人的榜样，十分触目。

俄国的皇帝在萨克逊没有被毁灭，真是憾事。你从报纸的记载上会看到，当俄罗斯人对于俾斯麦在布鲁塞尔会议的战争条文允许给予欧洲的认可时，在事实上，有相反的目的，他们关于海上法在巴黎的准备工作（一八五六年）要在那里继续进行。如果不是的士累利而是葛莱斯顿做总理大臣，他们的诡计也是成功的。就现状看，这个会议只会是一种失败。

对俾斯麦的射击不中，暂时似乎改变了他的头脑。否则不管启星根的水怎样，他对于在战争中阵亡者以及他自己曾为德国争取的“自由”，究竟说过吗？但人们以为再也值不得劳神去射击他，美丽的威廉必定觉得这是违反礼法的。

在法国所恐怖的是解散议会，这使那些家伙感到畏惧。不管马克·马洪堂皇的普鲁士式的内阁命令怎样，显然没有像他所装作的那样的决心。一种政变——他也知道这一点——会使他依赖波拿巴主义者，并且使那七年任期的政权很快就完结。在另一方面，没有元帅府预先的规划或“组织”，他对于解散的事也有些害怕。当田舍贵族把他们的利益放在他们意识形态的狂想之上时，不管一切抗拒怎样，他们会“尽可能地使他统治”的。但在世界史

上，人們曾看見像这种冲突及其英雄們如此滑稽的情状嗎？当共和国丢丑时，沒有罪的人的确無过于专业的共和主义者。

竭誠問候丽子夫人和拍蒲斯。

你的摩尔

一四四〇 恩格斯致在賴德的馬克思 藍茲給特

一八七四年七月二十一日

藍茲給特，阿波特山十一号。一八七四年七月二十一日。

亲爱的摩尔：

上星期五晚上，我突然接到谷謨拍特自倫敦發來的一封信，他到那里請人行手术，要我們于手术（星期六）后去看他。我馬上發電報并写信給他，今天接到回信說，幸而受得住这种手术，他希望在几天之內又能起床。我将依照他下次来信的結果，本星期或下星期初去看他，屆時必須往倫敦料理事务，并接拍蒲斯。

我希望你的头也終於享受了海上空气，不再造反了。

卡罗斯党人曾以射击一个普魯士軍官作为娱乐。普魯士的艦队既能立刻前去，加以报复，便不会在賴德封鎖你了。普魯士人和西班牙人时常發生这样或那样的冲突，似乎是确定的了。同时，俾斯麦利用那人被击坏的手关节是不坏的。一定会有一种新的报纸法、集会法、联合法等等出現的。

我耽心你对威廉的看法是不对的。我猜他現在把他的一切大臣在和平时代承受真正宪法上的一切弹丸为他們的主要义务之一。这是他認真看待宪政論的唯一的方面。

朋友狄稷自被他的疯狂的乡紳們强迫直接推翻——这在英国历史上也許是第一次——他的前任两种国会的成就：学校事件和現在贈予的学校經手費后，大概又願意做少数派大臣。当那些驢子推翻曾經实行的規程中传统的不可侵犯性和断然的解决时，并

不知道他們做了什麼事。這在舊英國的忠貞的傳統中是一個相當的漏洞。這樣的詭計還有一些，而這個保守黨的國會對於選民完全處於凡爾賽議會的地位，並且會抓緊馬克·馬洪七年任期的政權，正和他一樣緊張起來。

但這是何等一個軟弱的頭腦啊！最初是這種普魯士的使命，隨後是發出使命的人的退休，現在是這同一馬克·馬[洪]請求延期，而他剛才還幾乎是指揮這種風暴般步驟的！我相信這都沒有結果，議會作成矛盾的決議，延會至冬季，沒有結果，於是重新開始循環運動，直至造成大多數人認為非要解散不可。它倘要有點成就，只有經過一種偶中，一種在彈子台上的幸中，才有可能，然一直到现在，這個議會也並沒有碰到一次唯一的偶中。

這個馬格尼從過度緊張的間接稅中還要借一種更大的緊張去榨取更多的金錢，這是何等的一個理財家！這是第二帝國財政上的偉大處！此外，甘必大作一種長的儀式演說，以便轉變三個主義上的騎士勃郎、歧內及其同志們，是何等體面啊！而被打的意大利人和被打的法兰西人在亞威農和阿夸紀念“拉丁種族的最高權威”佩脫拉克的屍體！同時，德意志的庸俗人樂於天主教和政府的鬥爭，而英國的庸俗人則醉心於教會和國家的事。各統治階級的腐化的確到處是同樣迅速的，而我們德意志的國民在這一點上甚至完全處於時代的最高峰。

竭誠問候。

你的弗·恩·

一四四一 馬克思致在藍茲給特的恩格斯 [倫敦]

一八七四年八月十四日

一八七四年八月十四日。

親愛的弗利特：

本星期二寄給你的信現在想必已收到了吧？如果沒有的話，

必須向郵局詢問，因為寫給小杜西的另一信也沒有達到目的地。

昨天和我妻算賬，發見她有許多另外的開支。因此，我把作為旅費的錢提出十六鎊半給房東，十五鎊給她自己。我在各種旅行的購備以後，目前所需不多於居住的費用，在九月十八或二十日以前，大概不離開卡爾斯巴德，你便可以从下一季的款項中將必需的錢數寄給我。

然我恐怕不見得能住在卡爾斯巴德。維也納上星期有一件訴訟，除對一個被告的其他控訴的理由外，有一點是他曾寄“社會共產主義者（檢察官這樣稱呼我）卡·馬·”的照片往倫敦。法院的確不認這一點為犯罪。

在俄國的一切大學中有新的逮捕事件發生，在歐洲顯然有一種普遍的企圖，要使“國際”再成為令人可怕的一個機構。

然無論這事件怎樣，我明天起程，否則在這一季中便太遲了。

杜西好得多；她的食欲依幾何級數增加了，但這是此等婦女病的特有性，而癢躁病也加入其中表演一個角色；大家必須裝作毫不察覺她又是以地球上的養料為生的。當完全痊愈時，這一點便馬上消滅了。

膿瘡永不長大，但大大地加深，從昨天起，所化的膿完全除去了，這是治療的進程。我不作較早的旅行，是一種真正的幸運。要是在路上，這病便討厭。然朗格的說法是無聊的，小燕妮也寫着同樣的東西。我在卡爾斯巴德如厭煩的話，大概會被迫回到漢堡。波克海姆起程了。

竭誠問候您們大家。

你的卡·馬·

小燕妮已經接到“燈”嗎？這是我把它和“農民戰爭”同時投郵的。

陸許福本星期要是沒有好的“燈”交出來，那他就不可救藥。

法政府做了人类可能的一切事去嘲弄别人。

一四四二 馬克思致在倫敦的恩格斯 卡尔斯巴德

一八七四年九月一日

一八七四年九月一日。

奥地利, 卡尔斯巴德,

施罗斯堡, 澤曼尼亚。

亲爱的弗利特:

至本星期三, 我来此已两个星期了, 而我的火藥、換句話說, 錢、还只够用到第三个星期。你如写信給我, 請用上面的地址, 但信封上写伊林諾·馬克思小姐。治疗对杜西有奇效; 我也觉得好些, 不过还没有克服失眠症。

我們两人的生活严格遵守規律。早晨从六点钟起即到各矿泉, 我須喝水七杯。总是每隔十五分鐘喝一杯, 在这時間内上下走动; 于最后一杯之后, 并散步一点鐘, 末了喝咖啡。晚上临睡时还有一杯冷飲。

我一直到现在, 是以判拍海默 (Pumpenheimer)^① 为限, 喝非神聖的飲料; 反之, 杜西每天有一杯比尔森啤酒, 这使我側目而視, 不免有些妒意。庫格曼推荐給我的医生是奥国人, 在他的态度及語言等等上, 和著名的塞息力亚將軍相似, 他对我的居留, 最初不是沒有顧慮的。我因他的忠告, 写作倫敦依租金为生者查理·馬克思, “依租金为生者”的結果是要替自己和伊林諾付两倍的疗养稅給可敬的市財庫, 不过避去了我是有恶名的卡[尔]·馬[克思]的嫌疑。然昨天还被維也納饒舌报“噴泉”(浴場报)作为这样的人

① 这是俗話, 意指普通的水。——譯者

攻击过，而波兰的爱国者普拉脱伯爵（善良的天主教徒，自由主义的贵族）伴着我被斥为“俄罗斯虛無主义者的領袖”。但这一着現在也許是来得太迟，因为我据有本市付序养税的收据了。我本来也可以住廉价得多的地方，如庫[格曼]曾留我住，可是在我的特別情况之下，为着体面的排場，这个样子也許是必要的。我的回程庫[格曼]虽还没有知道，然决不經過汉諾威，大致是走我来时的南路。这个人以自己的性情上的煩悶——或粗野——来苦恼我，因此使他自己和他的家庭的生活完全没有理由地痛苦起来了。在另一方面，我在卡尔斯巴德可能必須住五个星期。

这里的近郊很美丽，人們穿过和越过森林的花崗石山，不会知道滿足。然这些森林中沒有鳥栖息。鳥是强健的，不喜欢矿山水蒸气。

我希望小燕妮已經好了一些。

竭誠問候您們大家。

摩尔

一四四三 恩格斯致在卡尔斯巴德的馬克思 倫敦

一八七四年九月五日

倫敦，一八七四年九月五日。

亲爱的摩尔：

經過十分起伏的、但又优美的航行后，昨晚、宁可說今晨两点鐘，幸而又达到这里——波浪高达二十呎。燕妮起初有些晕船，波浪减低后好一点，整夜在甲板上，处于一个保护很好的位置上。她的主要的病患現在是沒有規律的睡眠，这可怜的孩子整夜思念她的死去的小孩，这就沒有办法。

上星期日，我写給你的信是庫[格曼的]住址，并向他簽發一张

三十鎊的橫叉支票，這張支票如不能兌現，請致電朋斯小姐：說支票退回，你將支票寄轉或帶回給我，我會寄上鈔票的。這是作最壞場合的打算，我不能有別的法子，不過認為錢達到時，一切都弄好了。錢數如果不够——我從這裡看到你的信後，幾乎怕不够——請來信說一句，當再多寄。無論如何，你必須依照醫生認為必要的時間，從容治療，並且為防萬一起見，我特將手邊還有的兩張五鎊鈔票，寄上第一個半截，幾天之內再寄第二個半截。鈔票的號碼見信末。

米扎的信也找着——十分漂亮，很令人有愉快的驚異。

治療起初使你的失眠稍有增加，我覺得在礦泉不可避免的刺激作用中，這是正常的。你如使你的醫生隨時明了這種征候，他會對此處方，並注意使這一點不致達到嚴重的程度。

燕妮本星期——我相信是星期二或星期三——寫信給杜西，信大概會達到的。

游行洞穴的余痛，在燕[妮]沒有表現出來，甚至本星期二在做車中遇着下雨兩點鐘的一次旅行——我們在回來時受天氣的襲擊——也順利地經過了。還有一層，她有傘、雨衣和圍巾，保護得好。但就整個講，直到最後幾天，我們所遇的天氣常是好的，在大陸上一定有很大的雨呢。

自我們上次旅行後，澤稷已大加改變。大興土木，有精緻的別墅、大旅館，只是昂貴，其中幾乎是英國的價格，市場上的一切也貴得多，倫敦的市場對這裡也發生漲價的影響。法國語言迅速消滅，就是在鄉間的小孩子們，彼此也幾乎只說英國話，三十歲以下的人說起英語來，沒有法文的一切重音，差不多都是如此。只有老紳士們仍用法語，絕不改變。那裡現在也有兩條小鐵路，路上從沒有聽見過一句法國話。這一季，每天有五個不同的企業主的旅行隊由島上經過，我們有一次和超過一百五十人的一隊在一起，他們乘

八、九輛車，群眾是小市民、職員和自願效勞者和趨炎附勢者，造成了許多愉快的事和個別憤怒的情況。真正的不列顛人在澤稷這樣的旅行中已經拋棄他所苦的馴化教養，但在旅客的桌上又勉強裝出故態。英國小的中等階級中某些上升的个人——人們幾乎不能稱他們為階層——資財有增無已的擴大以及因此聯帶發生的奢侈和裝作高尚的風氣，在澤稷很好地觀察得到，正因澤[稷]還認為是一個廉價的、因此不時髦的小島。澤稷游歷者的高尚標準似乎每年在降低——此外，我們在藍茲給特也有同樣的感覺，那里沒有人比不幸的理髮師對此訴苦的聲音更宏大，他在今年四月曾替我們把頭髮剪得短短的。

先生，現在你釋放我罷——我還有一堆東西要寫，而且這封信掛號寄上，是時候了。竭誠問杜西的好，同樣問汾策爾的好。

你的將軍

兩個五鎊——D67 77773 和 4，倫敦，一八七四年七月十三日——英格蘭銀行的鈔票第一個半截附在信內。

一四四四 馬克思致在倫敦的恩格斯 卡爾斯巴德

一八七四年九月十八日

卡爾斯巴德，一八七四年九月十八日。

親愛的弗利特：

我們下星期一起程；經過萊比錫，將稍停留一下，看一看威廉，然後往漢堡。

你知道我是十分懶于動筆的；然這却不是此次頑強沉默的原因。最初的三個星期幾乎沒有睡眠即過去了；這一點連同在此處的努力奮鬥會對你說明一切。

飲礦泉雖只在早晨（晚間在臨睡前，讓人送來一杯特種礦泉的

冷水),然整天就像一种机器,几乎沒有一刹那間是停止轉动的。

早晨五点或五点半起床。然后在各泉水处相繼喝六杯水。在一杯和下一杯之間,至少必須有十五分鐘。

于是准备早餐,首先是購買适合治疗的干点心。以后至少散步一点鐘,末了喝咖啡,郊区一个咖啡館中的咖啡,在这里是有名的。此后在附近的山上步行;約于十二点鐘回寓,每隔一天还要洗澡一次,又費去一点鐘。接着到更衣处;然后在任何一个客栈进午餐。

严禁餐后半睡(餐前是准許的),而且这是对的,如我有一次的嘗試所証明的。所以再从事游行,以馬車輪流交替。晚間六至八点鐘回卡尔斯巴德,稍进晚餐,然后就寢。逢看戏(和其他一切娱乐,总是九点鐘散場)、开音乐会、进閱覽室,这种程序即有变动。

这里因为水的效用,头脑是很受刺激的;因此,你懂得,時間一长,庫格曼便使我不能忍受。他为着亲热,曾給我一間房子,在他的和杜西的房子之間,所以不仅我和他在一起,得到对他的享乐,即使我单独一个人时,也是如此。我对于他的經常的、低声的、严肃的瞎說还可以忍受;对于那种汉堡-布勒門-汉諾威的庸俗男女的胡說八道,已經有些不耐烦;但当他以他的家常瑣碎时常来相扰时,我便忍不住了。这个自命極为渊博的、資产階級小气的庸俗人自以为他的妻不懂得、不領略他的浮士德的、在更高的世界觀中造成的性格,使那个在每一方面胜过他的小妇人在最不幸的情况中受苦。因此在我們之間即發生非議;我搬到更上一層,完全从他那里解放出来了(他使我的治疗大受妨害),直到他起程(上个星期日)之前才重归和好。但我極力表示不去汉諾威訪問。

对西門·德赤(我曾在巴黎和他發生爭論,他在这里馬上來找我)却有一种十分愜意的周旋;而此地医学院的一半人也馬上团集在我們父女的周围;都是些适合于我这里的目的的人,在这里必須

是想得少，笑得多。而柏林的画家克尼尔也是一个很可爱的伴侣。

关于我和汉斯·亥林式的庫格曼的意外事件，有許多滑稽的，到倫敦时再談。

人們“从奥地利”所听到的愈詳細，便愈加确信这个国家是無望的了。

我到現在为止，已退瘦四磅(稅关磅称)，自己可以用手感觉到，肝的脂肪消失了。我相信在卡尔斯巴德终于达到了我的目的，至少是一年的。到汉堡如能在梅斯納处接到你的几行字，十分欢迎。

杜西和我竭誠問候丽子夫人和拍蒲斯。

你的摩尔

我被邀赴易士尔(由“維也納医藥报”的編輯克劳斯博士邀請的)，并由奥本海姆君(庫格曼夫人的兄弟，是个很可爱的人)邀赴布拉格，但任何人都会在到某一点时爭取回家的。

一四四五 恩格斯致在汉堡的馬克思 倫敦 一八七四年
九月二十一日

倫敦，一八七四年九月二十一日。

亲爱的摩尔：

如果不因卡尔斯巴德的消息老是不定，信是否还能寄去給你，我早就写信了。

卡尔斯巴德之行有結果，令人十分欢喜。如果肝脏首先治好，那被扰乱的和因治疗而更加兴奋的神經系統，会因時間的关系，再复原的。你大概將貫徹一种相当的病后疗养，并从卡尔斯巴德带来对于这一点的教訓。您們不經過德勒斯登，絕無意义，那种旅行要美丽得多，而且一点旅行式的游蕩現在对你正十分有用。不过还有時間从汉堡到好斯敦海滨去玩，無論如何，你应逗留几天，那

里是很美丽的。你如缺錢的話，梅[斯納]可預付一点，我們当从这里寄还給他。

你当已从“泰晤士”上面看到布魯塞尔大会的报告，这显然是由在海牙的温斐尔德——这个人或有别的称呼——写的。这是一种可伶的失敗，除掉两个拉薩尔派的德人（法兰克福的夫洛姆和？〔1〕）、施味慈吉柏尔、一个西班牙人哥麦司和亚卡利阿斯外，十四个人尽是比利时人。——罗沙特已經將布魯塞尔一个小报“新聞”上面一种小摊子的最滑稽的描写寄給我們了。

更有两个蓄斯和孜孜不倦的佛郎克尔几乎把我們这里的德意志共产主义联合会破坏了。他們为着滿足活动欲，在他們的地方召集一个公开的會議，并邀請拉薩尔的賊党戚林斯基等等参加，这些人是他們在两年前費尽气力赶出去的！我得知这件事太迟了，遂促佛[郎克尔]进軍，并指示他一些行动的方略，对于这些方略自然是实现了相反的方面。然如預期的，戚林斯基带着五、六十个人（联合会本身几乎不滿十个人！）来了，建立他的一个事务所，并使一切都依他們自己的意志做去。这个会終于展期，幸而終止，然并没有結束。我还没有看到雷士納（他的良心上也必定有什么事，否則当来了），故沒有得到关于經過的正确报告。佛郎克尔对于他的英雄事業很自豪，你的夫人相当地叱責了他。两个蓄斯似乎是不可馴服的好管閑事者。

你在萊比錫也許已看見布洛士，他明天或后天恢复自由，然無論如何，当已听见說，科倫的工人要办一种日报，布洛士曾向我接洽，是否可称为“新萊茵报”。——听说布洛士将任編輯。你当时刚才住在卡尔斯巴德，我还没有接到你的消息，不能和你商量，必須临时作一决定。想到这些人以适当的态度来向我們接洽，这是第一次，二、因为科倫是省份的地位，我們难得再出版一种“新萊茵报”，所以我就我一方面講，并不反对这件事，并且也宣布，猜想你同样

会承認的。我視燕妮为你的代表，和她商量，她的意見正是如此。我們倘若拒絕的話，萊茵的工人会对我們有一种十分吝嗇的印象。然你如有疑慮，也还来得及把这件事扭轉来。

“人民国家”在威廉的主持之下，不加选择，登載一些徒充篇幅的材料，愈加变成無聊和拙劣的了。只間或有些可看的東西。

我在深入研究本質的學說。从澤稷回来，在这里看到丁鐸尔和赫胥黎在伯尔發斯特的演說詞，又表現这些人在事物本身中的全部緊急和困迫状态，以及他們要求一种拯救的哲学的恐怖呼号。在第一个星期各种各样的紛乱后，我又投身于辯証法的課題中。大“邏輯”在事物的真正辯証法中虽深达本源，但在自然科学家的微弱的理解力中只是間常应用一下，反之，百科全書中的描写好像是替这些人做的一样，种种說明大都取自他們的領域中，是令人惊异的，加以为着通俗的描写的緣故，免去了唯心論；我現在恰恰由于研究黑格尔，对于这些先生們既不能、也不願豁免懲罰，所以这里正是宝庫；因老部士至今也还給这些先生們以种种难题，够他們去解决，那就更多了。此外，丁鐸尔的就职演說是在英国这样一个集会中所表現的最勇敢的演說，并且造成巨大的印象和恐怖。人們看到赫克尔的極坚决的方式并没有使他睡覺。我有“自然”一字不差的版本，你可以在这里翻閱。他推崇伊壁鳩魯，会使你高兴的。回到一种真正有理解力的自然觀，在英国这里进行比德国認真得多，这是确切的，这里的人們要找救星，不是面向叔本华和哈特曼；至少是面向伊壁鳩魯、笛卡兒、休謨和康德。他們对于十八世紀的法兰西人的向往，簡直是受到禁止的。

在紐約总委員會中，那些爭吵者和裝作重要者占大多数，左尔格已經辭職，并完全退出了。这更好。我們現在对于这种局面再也絕不負責，这算是已經死去了。我們据有議事录，是何等幸运啊！

关于高等政策的事，幸而我們現在可以讓它自己进行；当你回来时，有的是時間加以嘲笑。

此外，这里一切都好，燕妮前天的气色很好，并且躺着休息很久。洛布[勒夫斯基]好了一点，已經过电疗。至于截去手臂，絕談不到，只是截开一条肌肉，大概有一神經末稍牢牢地长在里面，这是造成痛苦的原因。但他的确衰弱得令人可怕，而我們的錢恰在紧急的时机中送到了。

竭誠問候梅斯納；我因各种事件，即刻会写信給他的。

竭誠問杜西的好，再会。

你的弗·恩·

〔1〕 除夫洛姆外，还有保罗·刻斯騰。

一八七五年

一四四六 馬克思致在倫敦的恩格斯 卡尔斯巴德

一八七五年八月二十一日

一八七五年八月二十一日。

卡尔斯巴德, 施罗斯場, 澤曼尼亞。

亲爱的弗利特:

我于上星期日达到这里。克劳斯博士又已离开, 到格蒙特去了, 他和家眷住在那里; 他們夫妇已重归于好。

如我决心著手的, 現在我就是自己的医生, 并如干斯医生以默默忧伤的心情信任我的, 凡較老的浴場客人有三分之一都是如此。而我的侍医庫格曼不在, 对我也發生很大的治疗效力。

不管客人有怎样的变迁, 这里的公众每次的情况都是相同的: 像刻特雷一样平均的人构成例外; 大多数是畸形的, 有的肥笨如酒桶, 有的瘦削如橈骨。

我至少有十二点鐘是在戶外, 于做完事务后, 我的主要的享乐就在新的散步、在山林中找好景致的地点, 并且愈少方向的意識。便愈处于惊讶之中。

今天接到付疗养稅的收条, 从今天起, 我在警察方面是安全的。我把自己写做哲学博士, 而不是依租金为生者了, 这对于錢袋便有好处。維也納的警察处长是和我同名的人, 他十分殷勤, 老是和我说同时达到。

我昨晚去和蒲芬斯托克, 那里以啤酒著名, 但我的杯中是基斯庶柏尔的矿泉水。既然有卡尔斯巴德的庸俗人, 全部談話便圍繞

在老比尔森的、市民的和股分的啤酒各有优点的無窮無盡的爭論問題和党派問題上。一个人說，嗜，我喝老啤酒，可尽十五杯（而且是大杯），没有什么。另一个人說，啊，我也曾为党人，但现在超出此等爭吵之上，我相繼喝一切啤酒，都有同样的效果等等。但除这些白种土著外，也有两个柏林的浮华子、高等文官或这一类的人在座。他們对于卡尔斯巴德各著名餐館中的咖啡的优点又發生爭執，一个人以严肃的态度确切声明：兴勃隆园中的咖啡最好，这是有統計（！）証明的。同时一个本地人叫道：我們波希米亚是大的，并有大的成績。它的比尔森啤酒送往各国；在巴黎的大釀酒者撒耳士曼現在有一个支店，这种酒也送往美国啦！可惜我們的大岩石酒窖不能一起送給他們，这是屬於比尔森的呀！

我把至今在这里世界机构中新得到的見聞簡單报告你之后，将把我的旅行遭遇講一点。

在倫敦有一个外貌狡猾的犹太人提着一只小行李箱，急忙上了我們的車箱。快要到哈立治的时候，他找鑰匙開箱子，看——如他所說的——他的賬房僕役是否把必要的衣服檢在里面。他說，“因为我在賬房間接到我兄弟自柏林的来电，催即往柏林，于是遣这个僕役到我家去拿必要的东西。”他于东寻西找之后，終于沒有找到那个真正的鑰匙，但有一个鑰匙把箱子打开，發見褲子和上衣不在一起，晚上的衬衫和外套等等都沒有。这个犹太人在船上对我說出他的心里的話。他再三叫道：“这样一种勾当是世界上还没有过的。”事情的經過如下：一个德意志血統的美国佬名泼恩斯泰或伯恩施坦的，由他的柏林朋友紐盟介紹給他，已經騙去他一千七百鎊，他是被認為最聰明的商人之一的！那个家伙經營所謂非洲貿易，将几千鎊貨物的賬单給他看，这是在布刺德佛德和曼徹斯特的第一等商店購買的；因此船停泊在南罕普吞。他由此給那个人以所要求的預付款項。但他再沒有听到那人的消息，便惶恐不

安。他写信去曼徹斯特和布刺德佛德，也将回信給我看，內容是：泼恩斯泰在他們那里取了貨样并买了商品，两处的价格要在提取貨物时照付；賬单只是形式上的；而貨物从沒有提取过。在南罕普吞的貨物被扣押，但發見泼[恩斯泰]的船貨只是些裝滿草褥的包。我們这个犹太人除一千七百鎊外，尤其气憤的是受了一个那样狡猾的商人的欺騙，遂写信給他在柏林的朋友紐盟和他的兄弟。后者打电报給他說，已在柏林發見泼[恩斯泰]，并报告警察加以監視，他必須火速起程。我問他：您要使那个人受法律制裁嗎？“决不，我要他給錢。”我說：那人会欢喜的。他說：“决不！那人还在城中(他現在列举一切可能的家伙来)騙去一些人一千二百鎊。他必須把我的付清。別人要看在何处捉住他。”最妙的是，當我們来到鹿特丹时，看見他只到民登，要到第二天上午十一点鐘才能离开那里。这个家伙和疯狂一样罵鐵路管理处。但一切于事情沒有帮助。

我們在船上曾有一个特別客人——一个死尸。他的照料人是一个紅头髮的德意志人；告訴我說，死者叫做拿騷厄，是馬因斯一个三十四岁的青年人，来倫敦訪問，被車輾斃，他的家庭要把他运回去安葬。但这个运尸的人也不能馬上前进。船长对他宣布，他非在德国領事处履行某种仪式，他們不能將死者交出。

在科倫和法兰克福之間(我是坐在一輛車中繼續前进的)，有一个善于处世模样的天主教牧师上車。我从他和別人的談話中知道他是参加都柏林的鄂·康尼紀念会，回到法兰克福的住宅去的。他談論起来很生动。到了科不林士換車，我单独和他坐在一輛車中。他經過維里心根的新道路：小船显然比哈立治齷齪的船好得多。我企圖使他对天主教和政府的斗争表示意見。但他起初有猜疑，說得很保留，然却用卡白尔閣下的口才的大热忱在說。聖灵終于来帮助我。这个牧师拿出他的瓶子是空的；他此时告訴我，自到

荷兰后，感觉飢渴。我将科納克的酒瓶給他，飲了几口之后，他被带动了。此时滿心愉快，自由談話。当旅客上車来，他操祖國的語言和他們开不好的玩笑，和我交談却用英語，并說得很好。“我們在德國的自由是很大的，人們對於天主教和國家的斗争必須用英語急忙而費解地說一下。”我們在法蘭克福下車之前，我對他說，我的名字必須保守秘密，当他第二天在各報上看到黑色國際和紅色國際之間的一種新陰謀，他不可認為奇怪。我在法蘭克福得知（在“法蘭克福報”的編輯部）我的同行者是木截尔柏格尔君，他有几分要代替那里天主教的主教。他在“法蘭克福報”（這是他所看的）也會發見我的名字。此報對於我的旅行經過作了一点記載。

我看到孙納曼，他恰因拒絕交出通訊員的姓名，再出現于法庭之前，又接到延期十天的通知，不过这是最后一次。孙[納曼]是一个明白世事的人，然人們看到他的重要性的意識。他對我作了較长久的雜談，他的主要目的是在把小資產階級的風尚引入社會民主主義的運動中。他的報的金融力量就在它是被公認為最好的南德意志交易所和商業報。他的報作為工人報刊的政治上的沿街售賣者，他對於供給這種勞務是完全明白的。但在另一方面，這個黨並不替他做什么事情。例如他曾任用瓦尔台治為通訊人；但這個人被禁止作聯合理事會的通訊。李卜克內西以煽動的政客姿態出現于國會是過火了；反之，倍倍爾得到最普遍的承認等等。我在回來的旅程中會再看到他的。我也看見基多·威斯博士，他是來看他的女兒（“法[蘭克福]報”的編輯之一斯騰博士之妻），小住几天的。我倘若早到編輯部几分鐘，即有一桩不幸的事件——和許華奔的卡尔·梅爾（“觀察者”的前任人員）碰頭。

順便說一句：法蘭克福和一切主要商埠的營業，比從德文各報上所看到的，還要坏得多。

你的朋友卡飛羅住在巴枯寧處，並且也已在卢伽諾替他买了

房子。

再会。我必須再工作。竭誠問候丽子夫人。

你的摩爾

一四四七 馬克思致在倫敦的恩格斯 卡爾斯巴德

一八七五年九月八日

一八七五年九月八日。

卡爾斯巴德,澤曼尼亞。

親愛的弗利特:

你也許已從杜西得知,我於八月十八日,當着小干斯博士的面,親手交此地總郵局寄給她的第一封信被截去,這沒有疑問是普魯士的郵局干的。以後的信卻達到;但我上星期寄給她的最近一信似乎又遭遇第一封信的命運,否則我當已接到她的回信。

這一次的治疗完全良好;除少數例外不計,夜間睡眠也好。然依照和我友善的無數醫生的說法,我也是卡爾斯巴德的标准治疗客人。這些先生們在“醫生面前”等等的口實之下,甚至到處企圖使我離開“安寧”的道路,不過他們却失敗了。

我以第二年的病人的資格,在礦泉的名次單上是提升了。忒累濟恩泉(列氏四一度)、馬克特泉(三九度)和陸爾泉(四三·六度)是去年供給我的礦泉,而我只有兩次取飲噴泉的一杯水。今年自第二個星期起,我所飲的是岩石泉(每天一杯,列氏四五度)、伯爾拿泉(兩杯,五三·八度)和噴泉(兩杯,列氏五九至六〇度);每天早晨還飲五杯熱的,另加起床時飲施羅斯泉冷的一杯,臨睡時再飲一杯。

依照斐迪南·刺格斯基[?]教授的分析,噴泉的水是由下列各項組成的:

16 噸 = 7680 克冷	
硫酸鉀.....	1.2564
硫酸鈉.....	18.2160
氯化鈉.....	1.7196
碳酸鈉.....	10.4593
碳酸鈣.....	2.2870
碳酸鎂.....	0.9523
碳酸鋁.....	0.0061
碳酸鐵亞氧化物.....	0.0215
碳酸錳亞氧化物.....	0.0046
磷酸氧化鋁.....	0.0030
磷酸鈣.....	0.0015
氟鉀.....	0.0276
砂土.....	0.5590
固定成分的总和.....	41.7099
游离和半受限制的碳酸.....	5.8670

来这里被传喚参加色当祝典的家伙中，有巴門的商人考斯道夫·科特根；他是应当和那个老蠢材一起絞杀的。

你必須注意：卡尔·格龙和你竞争，明年春季出版一本自然哲学的著作，在柏林的“天秤”上已有前奏，这是威斯从柏林寄給我的。

我将于星期六离开这里，先往布拉格，因为今天接到奥本海姆自那里的来信。从布拉格出来，将經過法兰克福。

夫勒克尔斯博士刚才来，并邀我去进餐。所以长信沒有写成；夫[勒克尔斯]也說，这不是依照治疗規則的。竭誠問候丽子夫人。

你的摩尔

一八七六年

一四四八 恩格斯致在倫敦的馬克思 藍茲給特

一八七六年五月二十四日

藍茲給特，阿得雷德園三號。

一八七六年五月二十四日。

親愛的摩爾：

我剛才收到兩封信，特附上。受僱的煽動者、未受充分教育的人的詛咒重重地加在我們德國黨的身上。如果這樣繼續下去，拉薩爾派人馬上會變成最清楚的頭腦，因為他們吸收無聊的東西最少，而拉薩爾的著作是最少損傷的煽動手段。我想知道這個摩斯特對於我們本來願意要的是什麼，而我們要適當地處置他，應當怎樣對待。在這些人的想像中，杜林借他對你的狗樣卑鄙的攻擊，對我們沒有損傷，因為我們如果使他的無聊的理論成為笑柄，就是對那些人的行為的報復！這是明白的。杜[林]愈粗野，我們必須愈謙遜，愈柔和，並且除杜[林]君外，要懷着好意、私自去找出他的錯誤（好像這所涉及的是單純的錯誤），使他在下一版中得以改正，那他也還是最值得親吻的人——摩斯特君還沒有作這種要求，在實際上是一種真正的恩惠。這個人——我是指摩斯特——已經對全部“資本論”作過摘要，然無所理解。這封信是顯明的證據，並且因此表現這家伙的特性。如果不是威廉而是另一個稍有一點理論判斷力的人站在上面，不歡天喜地地讓每種可能的無聊的東西——愈癡狂，便愈好——刊印出來，并用“人民國家”的全部權威對工人加以推薦，那麼，這一切類似的無聊的東西是不可能的。總

之，这件事很令我恼怒，现在要问，我们对这些先生们的态度認真加以考虑，是否正是时候了。

这一切对于愚蠢的威廉只是榨取手稿的一种如意的借口。何等的一个党的領袖啊！

昨天的“每日新聞”上有来自君士坦丁堡的一篇有趣的通訊，特附上；人們更可相信这个人，因为伊斯兰教教堂弟子的革命是很逆着他的意志的。东方的事件开始尖銳化，塞爾維亞重新作借債的嘗試，以及匯兌的停止和赫集哥衛那叛乱者的新要求，同样表示俄罗斯在那里是怎样地推进，并加以压迫。我很想知道以后的进行是怎样的。

我們这里今天是第一次的雨天，昨天只有一种短促的陣雨。我希望燕妮一切都不断地进步。丽子和我竭誠問候您們大家、朗格們和拉法格們。

你的弗·恩·

我刚才得悉威[廉]已将摩斯特的全部手稿不封口地寄給我。誰知道国际的形势是否允許，即是否达到！你要去查看一下，是否在那里，如在，請寄給我，在下星期五以前，我仍在这里。利孙夫人会指給你看，給我的来件等等，她放在何处。

一四四九 馬克思致在藍茲給特的恩格斯 [倫敦]

一八七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一八七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亲爱的弗利特：

我同时将这封信和在摩斯特自己分封达到的手稿投邮。附上威廉的廢紙，这我已拆开过，因我認为它也是有关摩斯特的手稿的。此外，我将从你家中取来的大北鐵路的一种寄件附上，以为这是有

关業務上的什么东西，現在却發見它是單純的旅行筹备的綱領。

我的意見是，要不顧一切，批評杜林，才能采取“对这些先生們的态度”。他显然已經煽动諂媚他的那些耍弄笔杆的無知的名利熏心者来阻止这样的批評；在他們方面，就憑借他們所熟知的李卜克內西的弱点。順便說一句，李卜克內西有义务对这些家伙宣布——而且这也必須告訴他——他屢次要求这样的批評，我們多年來（因为这件事始于我第一次从卡尔斯巴德旅行回来之后）認此作为一种附屬的工作，予以拒絕。他屢次將庸俗落后的职工書信送来，引起我們注意党的一种庸俗化宣传的危險，才覺得这件事——如他知道的并給我們的信所証明的——有劳神的价值。

特別关于摩斯特的事，他自然必定認杜林为一个真正的思想家，因为这个人不仅在柏林工人的演講中，并且后来也白紙印上黑字，传播一种發見，說摩斯特才从“資本論”中作出一点合理的東西来。杜林有系統地諂媚这些庸俗的落后工人，而我們方面却不諂媚他們。摩斯特及其同志們对于你怎样使这个許华奔的蒲魯东主义者哑口無言的方法，發生憤怒，这是表示特性的。这是一个令他們畏懼的警告例子，他們要在閑談、操守坚定的質朴和激怒的友爱这条路上，断然使这样的方法成为不可能的。

然根源始終是由于李卜克內西缺乏稿件，而他的主笔的才能似乎是专注在这一点上。他很小器，对柏克的法兰西公社史也不肯用一言半語加以承認，或至少从中作出一些撮要，这証明缺乏稿件也并不能令人原諒一切。

你将記得，不久之前，我們談及土耳其，我对你提及，在土耳其人之下組織一个清教徒的（以“可兰經”为根据）党是有可能的。此專現在出現了。就“法兰克福报”君士坦丁堡的一种通訊看，如果这样繼續进行下去，人們的目的在廢去苏丹，而以他的兄弟繼位。通訊員懂土耳其語文，和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人有許多私人的接

活动的,并談到他对席勒所作的一种贊美詩(由帕尔——Pauer——作曲),而这个俗物曾对我隱瞞了什么事件。后来我又接到他的第二封信,說我似乎是对的,不过他的参加有一部分是破坏了高特弗里德的計劃。

我現在看見这个人,他很激动地說出这事的全部經過。金开尔的代理人柏塔和犹和曾从美国方面得知佛萊利格拉替波士頓写詩咏席勒的事。高特弗里德除演說外,連宴会的贊美詩也替自己保留权利。因为他相信同一題目不能写两次,于是延請佛[萊利格拉]而不将詩歌部分讓給他,不如說請求他担任(但估計他会拒絕此項請求)是办不到的,因此,犹和和柏塔用金开尔委员会的名义,要求佛[萊利格拉]参加委员会,并作贊美詩。佛[萊利格拉]說他已替波士頓做了詩,当时回答得不坚定,并允許参加委员会的活动。想不到这个委员会处理这件事只是一种形式,再也不来請求他了。但佛[萊利格拉]急忙(他对“人民”永不能写上两三行,此时不再感觉困难了)着手写就一首贊美詩(依席勒的狂热詩歌的韵律;他朗誦給我听过,鋪張而喧鬧),跑到帕尔处,令为作曲,并由他的席勒紀念会歌唱者中的朋友們强迫金开尔及其同志們再来邀請。他于是将这臭貨送給他們,“由于一种时代錯誤”,它是早就准备的,不仅是作了詩,而且也作了曲,并在他的信件的末尾自比为“僕役”,在接到他的“主人”命令之前,已經侍奉周到了(主人是金开尔、柏塔、犹和及其同志們)!(这个俗物亲自对我說出此事。)

然佛[萊利格拉]和高特弗里德的“緊張关系”并没有因此告終。他訪問委员会,受到高特弗里德十分冷淡的待遇。在佛[萊利格拉]的贊美詩中据他說,“完全偶然地”——安排了一个地位,讀到这里席勒的半身像“必須”揭露出来。然高特弗里德也同样偶然地把自己說教的精采处安置在“这种揭露的时刻”上。在这长久的斗争中俗物佛[萊利格拉]常是坐着不声不响,讓他的朋友們說話(各

种各样的流浪人)，但后来终于决定了：佛[萊利格拉]应有这种“揭露”，于是，高特弗里德发出了沉重的呻吟，因为他现在只得继续向那“复上面纱的雕像”进行他的说教了。此时佛[萊利格拉]的同伴之一站起来说，金开尔如在赞美诗之后来演说，这问题便解决了。但高特弗里德坚决反对，表示极为愤怒，并决切宣布，“他对这件事已有这许多让步，大家不能向他作这种要求”。这时，大家沉默了。所以说教将首先出现。

佛[萊利格拉]很严肃而郑重地将这全部渣滓告诉我；他觉得自己在委员会中对此不作表示，金开尔私派专擅僭越，而他（佛[萊利格拉]）的所谓“党友”不致被邀入委员会，于是把委员会转变为一种金开尔的示威运动，这都是完全自然的。他说，我一定不会去，但在他自己出席的一个委员会中，不能允许这种“贝壳放逐法”。布林德自然也在场。

佛萊利格拉自对莫斯开尔作过诗以后，虽把我们做朋友看待，“完全是秘密的”，然对我们的敌人却公然手挽手地连在一起。这是世人有目共见的。

关于布林德。这臭东西现在荷林格处。“奥[格斯堡]一[般]新[聞]”曾特别写信给他，他如保持沉默，会被很不愉快地抛在公众的面前。该报掌握了一种不利于他的文件。他对荷林格诉苦，而荷林格又将这事泄露给我们。荷[林格]说得对，那不是真的，但布林德为什么不愿意承认？他告诉荷林格，这稿件确由他抄录，却是他的一个朋友写的。事实是布[林德]写了并抄了这东西，然谴责最厉害的各点是来自葛革处。葛革绅士现为伏格特“外表上的”朋友，而且也必须这样，因为法济（Fazy）经过瑞士银行，有二万五千法郎的股份在他的制镜厂，简直成为他的银行家。因此葛革只能在静悄中发泄自己对那种“卖国”的愤怒。这就是“真实的共和主义者”。

你对于普魯士軍隊的新改革，不能替我写一篇文章嗎？

問候天狼星。祝好。

你的卡·馬·

六二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九年十一月四日

曼徹斯特，一八五九年十一月四日。

亲爱的摩尔：

佛萊利格拉的确值得受一次严重的惩罚，我希望在对席勒的蠢事（或这事的余痛）过去之前，即有这么一种机会。这种詩人的虛榮和文人的煩扰，与卑屈的賚緣取悅結合在一起，真是太恶劣了，加以“奧格斯堡”以政治的道德称許他！

“奧[格斯堡]一[般]新[聞]”二九七号和后面一号所載伏格特的訴訟，你已經看到嗎？这事結束得很好，但畢士坎蒲的信是非常丟臉的。这家伙本来可以很好地把自己的私事写在另外一張紙条上，可是“人民”的編輯竟对“奧[格斯堡]一[般]新[聞]”提出一种請求通訊的証据，而且这东西被刊印出来，真討厭極了。伏格特对此将巧妙地發出喧鬧的声响。我們的周圍竟老是有这样輕率的驢子徘徊着！

然布林德的丑出得十分美妙。这个誠实的外交家如果不願将这丑行更扩大的話，那因你的信中的說明和那种文件，他現在只好爬行。他曾以有証据自夸，現在如不張开狗嘴，便表現为一个純粹的說謊者了。

伏格特也同样美妙地陷入其中。他因超出权限而不予受理，被判付出一切費用，并受陪審官的斥責，他能干什么？

他必須在巴威陪審官前告發“奧[格斯堡]一[般]新[聞]”——那他預先就完蛋了——或是告發“人民”——那布林德会受罰——

或是告發布林德本人。在这一切場合，都于他不利，除扩大自己的丑事外，我看不出他能有别的办法。

这一切是很令人愉快的。

加里波的似乎表演一个颇为模棱两可的角色。这样一个将军是遭遇不幸。那个恶魔对他得寸进尺。维克多·厄曼[紐伊尔]的真理自然是首先掠夺加[里波的]，然后加以毁灭。另一个例子是在革命的“实践”中这事可达到怎样的程度。此外，这家伙十分可惜。在另一方面，皮亚梦忒失去意大利统一的代表们說謊的特質，这是卓絕的。

德国的军队改革如稍有进展，我将替你写一篇文章。不单是普魯士，并且其他地方，奥地利等处，在军事上都有非常的醞釀。到处采用法国的军服等等，而且在许多方面甚至因此作了决定性的退步。但一直到現在，一切还是模糊的；待我看得稍微清楚一点，馬上会替你写这篇东西的。

我同样希望中国和东亚細亚方面馬上又都有些报告可供应用。摩洛哥也是如此。但还没有成熟。下星期也許写摩洛哥。你已經写过这个问题嗎，或者有什么帕麦的政治事件相告，使我得知底細？

我現正深入研究烏尔匪拉(Ulfilas)，可是終久必須将有关可詛咒的哥德語弄好，这我向来总是急急忙忙干一下。然我所知道的比自己从前所想的，要多得多，不免奇怪起来；如仍能获得一种参考書，我想两星期內可以完成。于是进而研究古代北欧的和盎格罗·薩克森的，我在这一方面的根基总是不大牢固。一直到現在，我工作沒有辞典或其他参考書，只有哥德人的本文和格林，但这个老汉的确出色。

我这里很用得着格[林]的“德国語言史”，你能够再寄給我嗎？

我想今晚可以看到天狼星。

这里也有席勒紀念会(附上程序单)。我和这整个事件自然没有关系。梅斯納君将寄来一种开場白。錫柏尔写一篇閉幕詩，自然是一种平常的朗誦的作品，不过要用适当的形式。此外，这个游蕩者又指揮“华倫斯泰軍营”(Wallensteins Lager)的演奏；我曾两次看过試演，那些人如果大胆的話，是可以过得去的。委员会尽由驢子組成，沒有例外；博洽德在公众前表演反对派；他作出否定和他人作出肯定，是同样虛張声势，不过他的否定和他人的肯定是站在同一观点上，所以他承認在基本上是屬於他們的。

祝好。

你的弗·恩·

对于聰明的以法蓮沒有新聞嗎？

六二四 恩格斯致燕妮·馬克思 一八五九年十一月五日

曼徹斯特，一八五九年十一月五日。

亲爱的馬克思夫人：

因我的遺忘，摩爾終于动員您來催促有關的論文，真对不起，務請原諒。我原不知道他除防禦普爾茨基君方面可能發生的誹謗外，還另有一些用場，因此絕沒有急于把它送還。可是這一次一定附在信內。

俗物佛萊利格拉胖子的行為確是可耻，應該受一種相當的懲罰，希望馬上就有這種機會。此外，誰當作贊美詩，誰當作宴會演說，是否應先讀贊美詩，後來演說，對這種重要問題所作的特洛伊戰爭(Trojanerkrieg)是滑稽的。天狼星和我絕沒有混在這里的席勒紀念事件中，庸人們也很生氣；昨晚我還和三個狂熱的席勒信徒跳舞。人民絕不懂得，在這樣一個美麗的機會中，人們為什麼不沖進去做做宣傳。他們在這裡要建立一個“席勒館”，這就是說，一

个德意志俱乐部,在里面閱讀、飲食、講演、操練、演劇、开音乐会、以及誰知道还要做其他什么事情。博洽德很蠢,竟参加預备会,并發出反对的言論(他逼迫我也前去,但我恰因此避开了),当表决时,只有跛足的画家何約尔(Hoyoll)和另一人与他一致,自然是大大地失敗了。后来对这事捐助了四鎊十先令,因此得做三年會員。但您絕想不到,在这个場合,这里是怎样突然表現德国的学識啊。有一个革截博士、一个馬卡斯(Marcus)博士、一个多尔施(Dolch)博士、一个薩麦尔孙(Samelson)博士,尽是人們从来沒有听見的一些家伙。这些人和几个美学的犹太人操縱全部事务,除薩麦尔孙外,所謂学識就是犹太人处的家庭教师,他是一个医师,四年来,常“在曼徹斯特重新迁居”。一切都是宣傳和空談,在这种情形之下,人們还是要参加进去!

您看,我自己也陷入这种空談中,最好是完全断絕关系。为我竭誠問好女孩子們,也不要忘記摩尔。

您的弗·恩格斯

六二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十一月七日

倫敦,一八五九年十一月七日。

亲爱的恩格斯:

我会将格林寄給你。

关于摩洛哥,我还没有写什么东西,也沒有写过高加索,也沒有写过亚細亚的軍事。我沒有获得摩洛哥的外交詳情。因此,你再写成为必要的了。我对于第二分册認為是决定性的重要,但我的状况不允許自己写下去。这在事实上是全部資产階級秘事的核心。畢士坎蒲的信真無限地出丑;从他的情况去解釋是不能加以原諒的。整个庸俗的民主派爭取在德文报上替布林德隱瞞这件

事，并推在我的身上。現在編輯“自由射击”的迈恩君就是这样。我在“奥[格斯堡]—[般]新[聞]”和汉堡的“改革”上已刊布一篇鋒利的声明。我如果要在伏格特和布林德之前架起大炮的話，将把这两个家伙轟到一起去。

糟糕的普尔茨基对于我的那封好像出自“發瘋的”烏尔卡特派的信，在“論壇”上只用短短的几行字加以了結。这些家伙不敢乱吠。他們不知道我們掌握了什么証据。如塞麦写信告訴我的，噶苏士在非拉法郎加(Villafronca)的条約后，秘密共同逃跑，沒有对克拉普卡和其他軍官們吐露一句話。他特別害怕将被引渡給奥国人。因此匈牙利軍营对他怀有最大的仇恨。我对于普[尔茨基]将相当地加以斥責。

你的卡·馬·

六二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十一月十六日

一八五九年十一月十六日。

亲爱的恩格斯：

我希望星期五会刊出你的一篇关于摩洛哥的論文。除其他一切外，現在是总统选举的时期，恐怕对于寄去的一批論文，又要加以限制。現缺乏材料，而我所写的如果不是那些家伙所中意的題目，这种命运更会加速的。

你对于曼徹斯特席勒的滑稽剧必須写一点給我，这自然是私人的，并不給“論壇”。我在下次信中也要将这里的金开尔宴会告訴你。佛莱利格拉現对高特弗里德怀有很深的仇恨。你暫且翻閱上一期的“赫尔曼”，便会亲眼看到那个“最可爱的牧师”〔1〕自己是怎样在小便。

我以为“奥[格斯堡]—[般]新[聞]”沒有登載我的声明，是由

于布林德寄去了声明，似乎認此为多余的。我現已将对这个巴登狡徒的一种答复寄給它，坚决要求予以刊布——提及它寄給我的信件。

祝好。

你的卡·馬·

〔1〕 高特弗里德·金开尔。

六二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九年^①十一月十七日

曼徹斯特，一八五九年十一月十七日。

亲爱的摩尔：

一个俄国人紧纏着我，今天又来了一个日内瓦人，而厄門且开始将代表店中事务的繁重部分愈加往我的身上堆。虽是这样，我今晨还以为找得着時間写一篇文章，但畢竟絕不可能。下星期二你会接到一篇关于摩洛哥的东西，那是确定的。在極短的時間內，即有来福槍志願兵运动、普魯士軍隊改革和其他各事件的多篇接着寄上。

毆打事件解决了。三十鎊損害賠償，二十五鎊用費。付清了——一部分是借来的。这事前在倫敦沒有裁決，除这里的誹謗外，又当成为金开尔及其同伙們完全美滿的飼料，要使它由“泰晤士”傳播到德国各报。

席勒紀念会。附上程序单与創作的詩品，如你会看到的，是

由梅斯納的開場白、

薩麦尔孙的节目、

錫柏尔的閉幕詩

① 編年遺漏年份，特补入。——譯者

組成的。

開場白和閉幕詩僅因和節目對照，得到挽救。

第一部分以顯明的失敗告終。馬卡斯博士先生（破產的羊毛商人和值六十六達列二十銀格羅興的埃爾蘭根——Erlangen——博士）哭喪着臉宣讀委員會的報告，錫柏爾朗誦開場白，還過得去，不過不大清楚，狄奧多列士（Theodores）說的盡是無聊的話，而且完全不清楚，除連接一串的R音外，聽不到什麼——歌唱隊唱得極好——摩勒爾（Morell）講的是英國的老生常談，但還流利動聽——易比卡斯（Ibykus）的鶴^①使全體聽眾昏昏欲睡。幸而時間已經很晚，足以掩蓋這一點，如完全依程序單做去，當達深夜一點鐘。所以薩麥爾孫的詩句停止不念了。某個名林克（Link）的朗誦“無敵艦隊”，很好，其次為演劇。舞台很美觀，但表達音響不好。排場也優美，背景每幕都生動，幾乎太生動了。就大體講，青年們演得還好，不過因嘴上挂着巨大的鬍鬚，又沒有對着觀眾作響亮的發音，不容易听懂。那個卡普栖教徒（Kapuziner）是好的（德國大學學生會的老會員多爾施，為德國大學生生活習慣史“驢子和蠢材”的作者）。林克以端莊的態度與和諧的聲調，朗誦錫柏爾的閉幕詩，獲得效果。總之，第二部分挽救了這事件，在第一部分的第二和略去的劇〔1〕中占勢力的是青年們（間接也有好一段受了我的“暗中的影響”，如對“華倫〔斯泰〕軍營”的導樂是依我的意見作曲的，而且的確很好），在第一部分中占勢力的是那些自作聰明的人、向前沖的俗物和教師。

他們現在還要从余款中建立一個席勒館，但這種余款竟是亏空一百五十鎊！

星期六是紀念會的大嚼會，我沒有去。舉杯祝飲的多得很，一

① 當指席勒對這事件的故事詩。——譯者

切不受欢迎的演說辞都宣讀出来了。

星期五晚上还有歌唱者和演剧人的痛飲会，直到四点钟——很愉快。

你的弗·恩·

水晶宮中的毆打事件怎么样了？

〔1〕 原信誤作在第二部分的第一和略去的劇中。

六二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一八五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倫敦，哈味斯托克山，梅兰公园，格拉夫頓里，九号。

亲爱的恩格斯：

你今天会接到我寄上的一切奇异的東西：一、俗物佛萊利格拉給我的信；二、“奧[格斯堡]—[般]新[聞]”的) 奥尔格斯 (Orges) 致畢士坎蒲的信；三、在萊比錫出版的“園亭”一份(四十三号)；四、蓋曼特給我的信，連同“居利人民报”的剪頁。末了，我劝你購買今天的“赫爾曼”，因为上面載有柏塔君所草的关于这里席勒紀念会的紀事，并对于我們的朋友佛萊利格拉的行为有一种特别的考察。

我在詳述这些事件之前，为防备遺忘起見，特提及一事，即在紐約、芝加哥、新奥尔良等处的匈牙利人曾开过會議，議决写信給噶苏士，要求他对“紐約論壇”上我的論文所指的，辯明嫌疑。如不照办，他們即对他解除忠誠的关系。塞麦最近告我的消息，不知道是否告訴你了。第一，自維拉法朗加媾和以后，噶苏士跑出意大利，沒有对那些軍官——克拉普卡也在內——說过一声。噶[苏士]怕被波拿巴交給法兰茲·約瑟夫 (Francis Joseph)。和塞[麦]現在所写的一样，这个紳士原来不[在]波拿巴的事件之

列。克拉普卡、啓斯和忒勒啓 (Teleki) 自己負責，和普隆-普隆 (Plon-Plon)^① 商談在匈牙利掀起一種革命。噶[蘇士]得到風聲，便加以威吓，如果他本人不參加這種契約，當從倫敦向各英文報告發他們。那些貴人就是這樣。

你住在曼徹斯特，能夠自外于蛙鼠之戰，我真有幾分妒羨。我不得不涉過這整個泥潭，而且是在耗費我原來足夠研究理論的時間的情況下進行的。在另一方面，你只是間接經歷這一切污濁事件，又使我高興。

上星期四接到佛萊利格拉的信，特附上。你由此可以在他的完全可鄙的固陋中懂得下列的事件：布林德在當時反對我們，表演一個奸猾的角色，却和佛萊利格拉的交接最為親密。布林德在金開爾與佛萊利格拉的大衝突中，在席勒紀念會的籌備委員會中，都做佛萊利格拉的代理人。即就這個紀念會講，當演劇時，佛萊利格拉一布林德的家眷坐在一起。“廣告晨報”于翌晨刊布一種報告，稱佛[萊利格拉]的詩為“中等以上”。這同一批評的機敏（在實際上，要扯開學生布林德的假面具，並不費多少氣力）曾對我指出，布林德、而且只有布林德在“自由新聞”上反對伏格特，寫了那些章節，此時又對我指出，他就是這篇文章的作者。這個卑屈的諂媚者竟有膽量用這樣冷淡的態度說及佛萊利格拉，我真有些奇怪。我將報上的剪頁寄給后者。便接到此次附給你的這封信，多少可以看出他是疑心我在學生布林德的勾當中——反佛[萊利格拉]的各點——夾帶了一種偽貨。我于星期六到佛[萊利格拉]處。還不知道他已在“奧[格斯堡]—[般]新[聞]”登有聲明（說他不是告發伏格特的人，並從沒有在“人民”上寫過一行字）。他也小心警戒，對我不露半句話。我首先對他說，布林德如果覺得他的詩是在“中等

① 拿破侖親王(Prinz Napoleon)的綽號，是克里木戰爭時他的士兵給取的。意思是“鉛彈鉛彈”(Plomb-Plomb)或“害怕鉛彈”(Craint-plomb)。——譯者

以上”，我絕不把這看做布林德犯了什麼罪。這是一種美學上的評判。我曾經過一個神秘的人，矯正布林德的作業，並刪去反對他（佛[萊利格拉]）的各點，而他竟和布林德結合，這在事實上是我所認為瘋狂的。這俗物在窘迫之中首先承認，他將我的信給布林德看過，並將布林德的两信給我看。學生布[林德]在第一封信中所描寫的那個人，是五月九日烏爾卡特的會議中，除我外，時常被注意的，而且是在水晶宮（十一月十日）秘密跟踪他的。布[林德]在第二封信中（佛[萊利格拉]竟這樣卑屈，寫信給布[林德]說，他不能相信，我曾插入反對他的節段）宣布他也不願直接說出這一點。我於是對這俗物說，兩個唯一的德國人，而且是五月九日我在講台上幾次碰到的人，就只是布林德和福黑爾，不是別人。但布林德現認識福黑爾，在席勒委員會中曾自行介紹，并用佛[萊利格拉]的名義，感謝他袒護佛[萊利格拉]的“贊美詩”去對抗那種“演說辭”。這個巴登的狡徒不再提及福黑爾的名字了。（我曾馬上將此事告訴福黑爾。）福黑爾認識“廣告晨報”的編輯格蘭特，如果他要求布林德親自解釋他（福黑爾）是否促使格蘭特對布林德的文章加以改竄，他是可以助成布[林德]被逐出那特許酒店主的報紙的，因此學生布林德要回憶福黑爾在五月九日有那些特點。他想起這同一特點的人於十一月十日在水晶宮秘密跟踪着他。但他却忘記了，他確切認識的這個人就是同一的福黑爾呀。

這整個事件是如此可憐——複雜——并為佛萊利格拉和布林德這種紳士所特有，致使我必須對這臭事詳加分析。總之，紳士佛萊利格拉的特點就在不相信因自己和金開爾及其同志們在公眾面前的出現，因自己在“奧[格斯堡]一[般]新[聞]”上的聲明，因對“赫爾曼”的賣弄風情，還因於知道布林德的“誓言”時，竟和這個流氓往來等等，負有對我提出理由的義務——一切都歸結到有什麼人不贊美他的詩（特附上）為美和崇高的真實的體現，竟敢說是在

“中等以上”。

我对他说，这件事我毫不在乎。但在我和布林德之间，便有更重要的事云云。

关于金开尔等对他的“阴谋”，他只当感谢。他为什么要和那些家伙混在一起呢？

末了，当时我想知道“园亭”四十三号载些什么。后来得知佛莱利格拉君因和柏塔君有很亲密的关系，曾在自己的家中予以款待，柏塔遂“容许”他的一种过分赞扬的自传和他的家庭神圣化的事，但是引起了愤怒，因柏塔终于（自然是受了金开尔的指示）让佛[莱利格拉]的诗和他的品格同时毁灭了——说这是由于我啦。佛莱[利格拉]君原来绝不是很有成就的，许多年来，他从事于银行业务，而不专心致志于诗歌一道，我对于这一点要负过失的责任。流氓柏塔是路易·德鲁克的“你好呀？”〔1〕从前的副编辑，佛莱利格拉君和他结交，在我的面前竟不以为耻。这个彻底卑鄙的家伙还有那种笨拙的谄媚行为。但自公众看起来，好像他是受了我的“影响”，这使他感觉不愉快。他弄不明白是否应对此事作一点声明。仅因害怕我一方面的反声明，才阻止了他这种举动。如果他放一个屁，人们就会叫乌拉；他一方面崇拜玛门(Mammon)①，另一方面是“穆斯的祭司”；他在实践上没有品格，在理论上将被称颂为“政治的道德”——这家伙觉得这是“自然的”。这个人极端地敏感。他把秘密和高特弗里德所作的滑稽式的小争吵看做重要的阴谋。在另一方面，他以为我的家人不独不应赞许我的深思熟虑的工作——如关于货币的那个分册——甚至不该重视；因我在政治上不愿一切，家中必须经历许多困苦，事实上是过着一种没有欢乐的生活，他以为就事实论，这是应该的。这个人觉得我妻在公众之前，对世人对抗我所表现的种种卑鄙行为，必须以感谢的心情忍受着，并应

① 现世之神。此词在叙利亚语中又为“财富”之意。——译者

了解佛萊[利格拉]夫人是受稱贊的、祝賀的，甚至他的不懂一句德語的小喀特(Kätchen)^① 这只蠢鵝也被推薦給德國的俗物。這個人也絲毫沒有一點朋友的同情心。否則他當看到我的妻是怎樣受苦，而他們夫婦還添了多少力量，增進這種苦難啊。他從黨的观点和私人的观点出發，行為是怎樣的虛偽和曖昧。

然我不能、也不可和這個青年發生爭吵。他擔任“論壇”的期票貼現，我必須始終承認這是一種效勞的事（雖則他自己沒有因此替我在別蕭夫斯海謨處獲得信用付款）。否則從“論壇”支款時，我又將陷入舊時的緊急狀態中。在另一方面，金開爾及其同志們——整個庸俗的民主派（佛萊利格拉夫人也包括在內）——對於這種爭吵的發生，是再願意也沒有的了。因此現在還不可出現。然我對一切卑鄙的橫逆之來，不予抗議，只能靜悄悄地吞下肚去，的確是難堪的。

關於水晶宮和後來席勒委員會中所發生的事件，下次信中再說罷。

祝好。

你的卡·馬·

布林德君在最近的卑鄙的“赫爾曼”上是怎樣自我介紹為“預言家”，也可看一下。

“赫爾曼”所載的從柏林發出、暴露斯提柏耳的整個內幕的“結果”，就是前警察鄧克爾力求再排擠他的（一八四八年以來的）仇敵和競爭者斯提柏耳。在“赫爾曼”最近一期的前一期上，警察顧問鄧克爾^{〔2〕}的復職也被那個柏林通訊員宣布為現代世界史上真正的目標。

〔1〕 參看第五八六信注三。

〔2〕 由“斯提柏耳”改正過來。

① 佛萊利格拉的女兒。——譯者

六二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一八五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倫敦，哈味斯托克山，梅兰公园，格拉夫頓里，九号。

亲爱的恩格斯：

星期一寄上一封关于此地蛙鼠之爭的詳細的信。星期二又寄上“园亭”和柏塔的文章。現每天盼望你的来信，因为在这样的事件中只有你的信才能使我妻沮丧的精神得到鼓舞。生活如果过得去的話，这样的污泥簡直是可笑的。但在我的情状中，却沉重地压迫了我的家庭。

你今天会收到：

一、拉薩尔給我的信。我曾寄給“人民报”的声明和“奥[格斯堡]—[般]新[聞]”三二五号刊出的相同。（另一种关于我对庸俗民主派的关系，长两栏，刊在“汉堡改革”一三九号上面。我利用这个机会，提及你是“波河与莱茵河”的作者，这是同一个庸俗民主派坚决地秘而不宣的。）你从拉[薩尔]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在事实上是和伏格特一鼻孔出气，絕不願柏林的公众知道我反对伏格特及其宣傳。

你从同一信中也可以看出，他終于要开始他的“国民經济学”，但将更聪明地等待三个月，一直等我的第二分册到手为止。就是这个“友好的”方面为什么也不采取一切办法去打破沉默的陰謀，这些动机現在是明白了。

我已利用这个机会，将我对于意大利事件的意見，十分简单地写給拉[薩尔]，并向他指出：在这样紧急的时机中，一个人将来如要用党的名义出面，那下面两种方法之一应視為有效。或是他預先和別人商議，或是別人（即你和我的婉轉的說法）不顧一个人的意思，有权向公众發表他們自己的意見。

二、李卜克內西給佛萊利格拉的信。你从“奥[格斯堡]—[般]新[聞]”上当已看見佛[萊利格拉]的声明，第一，他是“逆着意志和見聞”，被变成告發伏格特的人；第二，“他从沒有在‘人民’上写过一行字”（完全沒有写过）。科布（Kolb）君虛偽地解釋了李[卜克內西]給他的私人信，并于佛[萊利格拉]發出这种声明后，受到科塔的斥責，自然要把李卜克內西当作替人贖罪的羔羊而加以打击。但被激怒的佛[萊利格拉]——他是法济的屬員——竟写了一封粗野的信給李[卜克內西]。附上的就是李[卜克內西]的答复。

佛萊利格拉給李卜克內西的信中有如下的一段：

“我的手中只有伏格特的一封信，日期为一八五九年四月一日。这信馬克思在上星期六还对我承認（着重号是我加的）过，并不含有一个字，可作为告發伏格特的根据。那我怎能指証他有行賂的企圖。”

在一方面，我确因向紐約開發期票，不能缺少佛萊利格拉，另一方面又因政治上的顧慮，不願和他破裂，他虽有一切过失，我私人畢竟不嫌惡他，然涉及这些字里行間，我就不能不給他一种郑重的抗議，这是絕對必要的。因为誰保證他不将同一事件写給伏格特，而伏格特不刊印出来呢？

他所曲解的事就是：我和他相会，問題在布林德，而不在伏格特，我告訴他（一种辯論是談不到的；更不用說他对我責問“馬克思承認……”这句话所能产生的結論是什么），他自已曾認布林德为那个小册子的作者，因为布林德将那件事告訴过他，和告訴我的一样；我在五月九日和布林德碰見之前，除伏格特給他的信外，絕不知道伏格特有什么活动，而且他自己也会回忆到，我並沒有由那封信推論到行賂的事，宁可說只是重新發現那并不使我覺得惊异的淺薄的自由主义的政治閑談。然这和我对他“承認那封信并不含有一个字，可作为告發的根据”一点，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把

这一点对他加以分析，同时使我感觉奇怪的是，布林德在“自由新聞”上把类似的信件（佛萊利格拉的也在內）作为証件加以討論，为什么作答辯的是他，而不是布林德？他对于其他事件虽总是馬上回答，但对于此事至今沒有回答我。他利用这个机会来断絕那对他似乎久已累贅的党的旧关系，这是可能的，而且是糟糕的。無論怎样，我对于这种扮演必須提出抗議。

这臭事也够了。

昨天一个拖雷党的新聞記者告訴我，他下星期将在拖雷党的一种周刊（我相信是“邮务周刊”）中証明，当加里波的在南美洲以商船船員的資格活动时，已經接受了波拿巴的金錢。我們会看到究竟的。

問候天狼星。

你的卡·馬·

附帶地說！我昨天在給“論壇”的論文中已經說过，下次将写关于此地的来福槍运动。你如对此写点东西，十分欢迎。

六三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曼徹斯特，南門，七号，一八五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亲爱的摩尔：

我上星期沒有写信的理由是在全部文件都給了天狼星，經過許多天才收回，因为时常碰不到他。天[狼星]和我的意見一样，就佛[萊利格拉]的行为講，几乎不允許再和他作党务的交接，即使不管你私人的关系，单从党的考虑上出發，如有可能的話，現在避免和他破裂，完全是对的——否則这便是金[开尔]及其同志們的一种胜利，他們会猛烈宣傳，并尽量加以利用。但我們不会忘記这軟弱的驢子。佛[萊利格拉]对法济的关系如果逼迫他在“奧[格斯堡]

一[般]新[聞]”上有所声明，那必須和你商量，無論如何，比起他在該報上所刊布的笨拙的东西來，會表現得完全不同。他對於大赦似乎十分憤怒，也絕不參加“人民”的工作。但他和柏特齊黑君有私人的交誼，並在家中款待他，天狼星對這一點永不會原諒，他當時因“你好呀？”的事，和佛[萊利格拉]到柏特齊黑那里去。這也是一種完全直接的卑鄙行為。現在事情怎樣，確成問題，大家不作公開的破裂，或者還能長久和他相處，但他那種文人的過敏性繼續會增加的，他的太太也不會放鬆日日夜夜勸戒他說，柏塔君、金開爾及其同志們至少在公眾之前會贊美他，而在我們方面，他只能私下取得一点点稱許，並且永不能期望我們使他“因他的聲譽而著名”。佛[萊利格拉]很知道，金[開爾]及其同志們在和平時對他雖有用，但到了戰爭的關頭，沒有我們，他就等於零，所以他不冒各種各樣不愉快的風險，即不能和他人聯合來反對我們。我相信他謹防自己走得太遠，並且終於要來試一試我們的忍耐性。

你在“奧[格斯堡]—[般]新[聞]”上的聲明將使布林德君處于一種很狼狽的地位。我看不出，他怎能不受恥辱而以扯謊脫出這種虛偽的境界。

你的夫人看到這些無賴的行為，必定很受痛苦。然這種臭事將要消滅，我希望馬上就會消滅的。佛[萊利格拉]君在幾星期之內大概又將放棄左傾，尽情發揮他自己的胡說八道。再會，我現在要回家，將由夜班郵寄一篇關於來福槍運動的文章。這一類的東西無論如何會有許多的。

竭誠問候你的夫人和小姐們。

你的弗·恩·

六三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十二月一日]

親愛的恩格斯：

你到明天倘若还没有完成关于摩洛哥的东西，那可擱到星期六（即经过科尔克—Cork）。我今天所写的（因为星期二没有写）是苏彝士（Suez）问题。摩洛哥的事件必须附在里面。否则他们将被迫抄袭“泰晤士”的。

祝好。

你的卡·馬·

六三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十二月十日

倫敦，一八五九年十二月十日。

亲爱的恩格斯：

論文收到了。希望你的健康已有进步。

关于佛莱利格拉的事，这信就会说到的。围绕金开尔的流氓无产阶级暴徒集团在“席勒委员会最后一次之前的会议”中作自我表扬，你在一星期前的“赫尔曼”上也当已看到了。那篇文章是由可敬的柏塔草成的。

拉薩尔君突然将他的“国民经济学”告诉我，你以为怎样？第一，对我的著作为什么这样延宕，第二，那样不肯登广告，现在不是明白了吗？如菲协尔（Fischel——在英格兰住了几天；是“柏林文書夹”（烏尔卡特的）的編輯，第一、二期載有我的反帕尔麦斯顿小册子中关于波兰和温歧阿·斯揆勒栖的撮要）从柏林告诉我的，拉薩尔住在邓克尔的家中。因为他（拉薩[尔]）爱虚荣，在柏林似乎引起注意。他被痛打的那根棍子是他自己的——是一种在巴黎购买的遺物，即罗伯斯庇尔的棍子，上面有一句格言：自由、平等、博爱！

我已写信給拉薩尔，能否代筹点錢（将我的期票給他）。回信說，他自己至七月为止，靠信用借款为生，并且已經占用了邓克尔流动的余款。我当取得他（拉[薩尔]）的一張期票，在这里貼現，于

到期之前將錢寄給他。可是拉薩爾的名字在這裡自然不值一文。我近因各種各樣的小民、如牛奶商之類，被傳至地方法院，半年以來，危機有增無已，在事實上，我看沒有逃避它的可能性。還有附帶的用費，如因可鄙的“人民”訟案，約花去五鎊，對畢士坎蒲君已供養了三個月（而且還不能擺脫他），更稍微增加了一點困難。在根本上，這算得什麼。整個的鬼困難就在我在倫敦再沒有班堡格了，因為現在如有期票的交易，便很好辦。俗物佛萊利格拉胖子倘若願意的話，也可以替我借一筆債，並確有把握。但這青年對我向“論壇”開發的期票如能早一星期付出兩鎊，就以為（甚至自夸）是了不得。此外，我對接觸盤剝重利者，還在另作嘗試。不過至今一無結果。

我知道你因最近的訟案，自己也窘迫，所以把這種情況寫給你，只是要對一個人發泄一下。希望我家中的困難不致妨礙你來這裡呆幾天。我的女孩子們在家里再看到一個“人”，是絕對必要的。這些可憐的孩子為日常生活上的臭困難所苦惱，實在太早了。

現在來談佛萊利格拉。

這俗物在等待一星期之後，寄來一信如下：

“親愛的馬克思：

我已收到你本月（十一月）二十三日和李卜克內西同日的信，為簡化手續起見，特一起作答，這裡是給你的。

講到李卜克內西的信，我對它的傲慢和粗魯的論調以及它的內容——不幸的倒戈相向的企圖——並不驚異！很好，在實際上：‘奧[格斯堡]—[般]新[聞]’的倫敦通信員可以隨便使用我的名字，而且沒有預先通知我，就叫我供科布君的騙策；但我對這樣濫用權力如提出抗議，必須首先作有罪的告發！李卜克內西對這種明白的原則的辯論，十分幼稚，用不着我這一方面嚴肅的反駁。只簡單說一句：在任何情狀之下，由於任何私人的或黨的動機，我不

能忍受这一类的武断行为。

对于李卜克内西说到这里为止！

现在来谈你的信：

你对我给李卜克内西的信（十一月二十一日）中所用的‘承认’的说法，提出抗议，我乐于接受。我没有重视那种说法。里面也不含有任何种用意，我同样可以用‘察觉’或‘表示’的。所以‘承认’是可以对你承认而没有矛盾的。我们两人如果预先具有这同样的意见，那就更好了！（这个狡徒没有注意他因此承认我对伏格特和布林德的意见。）

至于你反对柏塔的宣传，自然必须完全依照你的判断进行。我虽承认你不理会这件事的最初的冲动为较好，而且对你更值得！现在四十八点钟的考虑时间早过去了，你当已作出这样或那样的决定。然这样或那样，对我是完全无所谓！（1）

‘如朋友间所通行的’，你曾愿将反对柏塔的宣传通知我，这很值得感谢。此外，据我的了解，你的声明是为反对柏塔、而不是为反对我而发，那么，预先报告你的意见也几乎是非必要的。

然在我一方面，的确不得不提及一事，即我也许还要刊布一种声明，对于伏格特的事件重复地并决切地谢绝将我的名字牵涉进去。

你的佛莱利格拉”

我对于这封用这许多！！修饰和“不怀好意”的信，在此情况之下，自然只能用一种很温和的论调，予以答复。我马上回信说：

“亲爱的佛[莱利格拉]：

我原不是李卜克内西的书记，也不是他的律师。然对你的信中涉及他的部分，将抄送给他。

一想到‘我恨卑鄙的人并厌恶他们’，便放弃了临时拟定的声明。

声明的确是反对柏塔的，但和你从撮要中看到的一样，正因此

不可避免地同时涉及了你。故我特通知你。至于你的家眷和柏塔的家眷一同出现在他的小作品中，这种亲密的情形还没有计及。

你看见自己的名字牵涉在伏格特的事件中，便感觉不愉快。我对于伏格特和他在‘俾勒商务快遞’(Bieler Handelskurier)上无耻的谎言绝不介意，但我不愿将自己的名字给民主主义的狡徒作假面具。如有任何人迫得被傳作証，那你知道，除被喚作証人外，別無他人能够‘謝絕’。按照英国的法律習慣，違抗的証人——說來可怕——甚至可以被压迫至死的。

末了，講到党的利益一層，我为着整个党，被人在报上橫加污蔑，并眼見我私人的利益时常为着党的利益，受到損害，这是我所習慣的，在另一方面，絕不因反对我而有种种私人的顧慮，这也同样是所習慣的。

祝好。

你的卡·馬·”

佛[萊利格拉]沒有对此作答，我不确切知道我們現在站在怎样的共同地位上。

問候天狼星。

你的卡·馬·

- 〔1〕 佛萊利格拉的原信接着还有：“刊布海涅給你的信件，也許确会引起兴趣的——然除非你相信把它們当作証明書，自有必要外，我看不出在这个場合有什么必要。人們至少会这样去理解此事。”

六三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九年十二月十二日前后]

亲爱的摩尔：

附上郵匯五鎊，在卡謨登(Camden)^{〔1〕}鎮照付。柏塔是我曾經遇見的最大的牧猪狗。那篇卑劣的文章使我極為憤怒。可惜这家

伙已是一个殘廢者，人們不能再痛打他一頓；然对这只狗必須再度作私人的报复。金开尔美丽的心灵不能不找这样一个齷齪的东西做补充，这总是令人滿意的。在一个唯一的柏特齐黑能够产生之前，齷齪的生存能力要經過怎样一长串的达尔文的自然淘汰达到極点，才能發育出来。这大粪也屬於它的生存因素經過选择的殘廢鼯鼠之列。極端無耻的謊言和完全無力的邪僻，就是虛伪牧师金开尔力求支持他那坏良心的方法。讓我們对这些家伙再面对面地干一下，你就会看到这些無賴所处的地位。

此外，我正在研究达尔文，他是非常卓絕的。目的論在这方面还没有破产，現在却破产了。証明自然界历史的發展，至今从沒有作过这样大規模的嘗試，而且从沒有这样成功的。然人們自然也要忍受那种笨拙的英国方法。

竭誠問候你的夫人和孩子們。

你的弗·恩·

〔1〕 原信作 Canden.

六三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一八五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哈味斯托克山，梅兰公园，格拉夫頓里，九号。

亲爱的恩格斯：

五鎊感謝之至。你可以想像，它来得怎样合时，因为妻在几天之內要到地方法院去償清一个家伙的到期付款。我昨天干了一种最后的家庭政变，也許会成功。于是又有自由呼吸的可能了。

在俄国的运动比在其余的整个欧洲要前进得多。一方面有貴族反沙皇的立宪运动，另一方面有农民反貴族的立宪运动。而亚历山大終于也發見波兰人不願听到自己被吸收在斯拉夫、俄罗斯的

民族之內，并且鬧得很凶。自最近十五年以來，特別是自一八四九年以來，俄國外交策略的非常成就超過了平衡。在下次革命中，俄國會很高興參加的。

波拿巴在給地方行政長官的文書中，除其他外，要求將一切有體面的奧爾良派人、王室派人、共和主義者、社會主義者、但完全特別的是“可靠的”波拿巴主義者的正確姓名，詳細開給他，你已經看到這種可怕的文書嗎？

你從附上的字條中可以看出“赫爾曼”的所有人貳子猶和在斯提柏耳的事件中，現在可以轉到我這一邊來。那些卑鄙的狗在“赫爾曼”上將愛喜和夫反斯提柏耳的告密中有关我們訴訟〔1〕的一切刪去，只偶然說到那個“不重要的小黨”。我對這個無賴將相當地加以斥責，但自然要盡我的一切力量去打擊斯提柏耳那只狗。此外，愛喜和夫在這整個斯提柏耳事件的暴露中不過是一種工具。這事件系出自柏林的前警察鄧克爾，他在一八四八年的革職，多半是由斯提柏耳經過民主主義的軍營中的吠聲造成的。他自那個時候起，即利用自己私人的警察，一步一步地監視斯提柏耳，以便終於找到一個他認為適當的時機，踢斯提柏耳一脚。愛喜和夫這驢子也蠢得很，在他上次對“赫爾曼”的柏林通訊中，竟豎起驢耳，決心告發斯提柏耳——為的是什麼？為的是滿足有道德的警察顧問鄧克爾完全復職的要求。

這些傢伙只是暴徒和驢子，然佛萊利格拉對於他們“武斷地使用他的名字”，並不見怪。

無論如何，我希望你來這裡住幾天。

問候天狼星。

祝好。

你的卡·馬·

小燕妮已經替你選定拉斐爾（Raffael）的一張很精美的聖母，并替天狼星選定兩個負傷的法國兵。

〔1〕 科倫共产党人的訴訟。

六三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一八五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亲爱的恩格斯：

你似乎沒有看过“奥[格斯堡]—[般]新[聞]”(附張,必定是十二月八、九、十或十一日)上佛萊利格拉和布林德的声明。因此,即使沒有金开尔的加盐加醋,“佛[萊利格拉]和馬[克思]已經破裂”的謠言也能傳播出来的。

我因在柏林的斯提柏耳訴訟,和犹和碰过一次头(对爱喜和夫的訴訟只是因他对共产党人訟案的發言,所以——开审在二十二日——这整个訴訟在柏林公众前的出現是第二次了。我已将我的小册子送給爱喜和夫。司乃得、布耳革斯等倘若不是懦夫,現在便可作一种美滿的报复),他又問及布林德和佛萊利格拉这次的联合,我当时还一無所知。可惜我暂时为势所迫(在物質上,“也許”在政治上),对这个家伙有所顧慮。学生布林德讓“波克海姆”在最近一期的“赫尔曼”上宣布他(布林德)是南德的金开尔。

我現在必須写論文。还不知道要写些什么。

祝好。

你的卡·馬·

六三六 恩格斯致燕妮·馬克思 一八五九年

十二月二十二日

曼徹斯特,一八五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亲爱的馬克思夫人：

我今晚很空閑,为着节日,特送您一打酒,希望能适合您的胃。

口，并有助于全家的欢乐。

香檳和波尔多(沙托达栖——Chateau d'Arcins)即时可喝，反之，葡萄酒必須稍微等待一下，要到新年才好飲。

关于佛萊利格拉的事件，我在这里确很生气。这个文人集团常是老一套，他們总願报纸予以称頌，自己的名字不断映入公众的眼帘，而他們所作的最蹩脚的小詩，自以为比最巨大的历史事件还重要。但沒有朋党的組織，这一切弄不成功，所以此項組織自然成为第一要着，可惜我們是些不幸的共产主义者，对此全不中用，尤其糟糕的是我們認識这整个騙局，嘲笑这种有成就的組織，而且自己具有一种几乎达到犯罪的厭恶心，不願成为与时好相投的角色。这样一个詩人在这样一个党中如因此感觉不舒适，那的确証明他十分愚蠢，因为他在这里絕对沒有竞争，若在其他地方，到处是免不了的一——他从开头就和金开尔立于竞争的地位，而又投入其怀抱，那更証明他的愚蠢。但他們要什么？这个詩人为着自己的生存，需要奉承，而且需要很多的奉承；他的夫人要消灭更多的竞争或沒有竞争，总是極热心地每天把她的高貴而有天才的斐迪南^①、她自己、她的有趣的后裔、她的猫兒、狗兒、兔兒、金絲雀兒和其他害虫夸示于公众之前，而且还要加上孟加拉的火^②、矯飾的情操和浪漫的謊言。凡詩人的夫人所要的东西，这位詩人先生也大都是不可少的，尤其因为夫人是从心灵的最深处向他表达出来的。人民，用不着提起！还有“园亭”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报纸，而卑鄙的柏特齐黑比起共产主义者来，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园亭”还把我們当作詩人的家庭看待，每一星期总要說到我們，而駝子柏特齐黑一有机会总要對我們小小地恭維一下，或替我們宣傳一番。——金开尔的詩虽远不及我們的，的确被称贊得更厉害，而且在这报上也有关

① 佛萊利格拉的名字。——譯者

② 燃放的冲天焰火。——譯者

于他的更多的軼事，不过他好像是柏特齐黑的兄弟一般，因时间的推进，会归于正常的。接着有席勒的纪念会！那些共产主义者蔑视并譏笑席勒，怎能和他們共开一个席勒纪念会呢？但这个席勒纪念会比其余的整个世界史还重要，而且席勒生于一百年前，我們現在对他写一首贊美詩，为的是什么呢？

还有一層，自許多年以来，高貴的斐迪南挾着他的詩歌，頗覺無聊，而他还能从脑袋中挤出来的少数东西是非常之坏的。于是必須有全集出版等等的詭計，但也不能天天这样鬧下去。因此不要忘記，宣傳是一种日常的更需要的工作。在事实上，誰提及过一八四九至一八五八年的佛萊利格拉？沒有人。柏特齐黑才又發見这个文豪，然他已被遺忘，只能被利用作为聖誕节的和生日的礼物，而且已經在文学史上、不复在文学中露面了。对这一切負有罪責的自然不是別人，而是馬克思和他的“浸染”。但佛萊利格拉一經“园亭”的奉承，如再紅得發紫的时候，您当看到，他又怎样泡沫直流地吟起詩来！

然这对于此等詩人是一件何等淺見的、無价值的和可怜的事。我喜欢錫柏尔，他的确是一个極拙劣的詩人，自己也知道他完全是一种欺騙，而且只是要求人們当允許他把宣傳工作当作現今一种必需的方法，如沒有这一着，他就完全等于零。

您对于这一切喧鬧用不着多多記在心头。佛萊利格拉这“角色”已經暴露了弱点，在适当的时机中是可以被捉住的。暫時尽可能地不要破裂。

星期五不能前来，十分抱歉，这里已有变动，除其他外，我昨天不得不苦于到晚上九点三刻，更談不到离开。請为多多問候摩尔和小姐們。

您的弗·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

六三七 佛萊利格拉致馬克思 倫敦 一八六〇年一月
十一日 附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

一八六〇年一月十一日〔1〕。

亲爱的馬克思：

今天封寄了一份去年的“科倫報”三四九号的附張給你。

其中“因淫亂”而被通緝的威廉·約瑟·賴夫，如我所探知的，就是現居
这里、并由黨維持生活的科倫共產黨人訴訟中的賴夫。

我今天已写信給賴夫（因不知从那里去找他，特由李卜克內西處轉），我
对他再也不感兴趣，——禁止他再涉及我，——并謝絕他來訪！

凡我的分所當為，已自動採取行動。至于黨要怎樣處理這種穢物，那是
您們的事。你現在獲得事實了！

你的佛萊利格拉

〔馬克思致恩格斯〕

我从沒有在家中接待过这个“賴夫”，因为这家伙可疑，而且他
在共產黨人訴訟中的行為更不止于可疑。可是“胖子萊姆施密德”
（Reimschmied）却加以保護，并使他和李卜克內西作精神上的結
合。此后，这家伙即依賴李卜克內西、那个拉伯兰人、拉薩尔、士勒
得和其他可怜的人为生，也在工人联合会中为自己募捐等等。

佛〔萊利格拉〕上面的信，是大撤退以来，我从这个条頓人那里
所听到的一切。这信又是何等可笑。那种隱藏着的到处小便的龙
狗意識的妄自尊大狂是怎样怪誕啊。佛〔萊利格拉〕似乎相信驚嘆
号能够加强散文。“黨”当“處理”。什么？威廉·約瑟·賴夫的“淫
亂”——像柏塔的朋友所評注的“这种穢物”。何等的期望。还有附

带的事件。一个叫做晋恩 (Zinn) 的可疑的排字人創立了“德意志人联合会”，已經指派亚尔伯特亲王、金开尔、布林德和佛莱利格拉为它的“名誉会员”。那个舍罗斯克^① 自然已經接受这种証書了。

我在下个月要对美立勒逢 (Marylebone) 地方法院付出一镑新的到期款項。同时又接到韦斯敏斯特地方法院(由于一个面包商)的廢紙,特附上,請即寄还。我預見的事开始出現了。只要有一个俗物一經找着地方法院这条路,其他家伙也会發見的。如果是这样进行下去,在事实上我不知道当怎样較长久地保持这个住所。这些不断的騷扰很糟糕,因为我絕對不能从事自己的工作。

“丹穆斯达軍事报”的評論很受欢迎。你已因那个新的小册子巩固了你在德国做軍事評論家的地位。你在下一次的机会中,可用自己的名字出一种書,上面写着:即“波河与萊茵河”的作者。我們的卑鄙的敌人不久会看到,我們只是使公众敬服,不用去求公众本身和它的柏塔們的許可。

依我的意見,現在世界上所發生的最大事件,在一方面是因布朗的死而展开的美国的奴隶运动,另一方面是俄国的奴隶运动。你当已看到俄国的貴族直接投入宪政的煽动中,而主要的家族且有两三人已解往西伯利亚。同时亚历山大最近的告諭一字不差地宣示“共产主义的原則”必須与解放絕緣,已經惹起农民的不欢。所以在西方和东方的“社会”运动开始了。这和中欧当前的崩潰結合起来,会呈現出壯觀。

我剛才从“論壇”看到密苏里 (Missouri) 發生一种新的奴隶暴动,自然已被鎮压下去。但信号是發出来了。这事件不久如变严重,曼徹斯特將發生什么?

荷涅已去职。他最后簡短的报告充滿了譏諷的苦味。曼徹斯

^① 指金开尔。——譯者

特的工厂主人是否插手在这种引退的事件中，你能否探听一下吗？

工厂视察员的报告（“一八五五年”至“一八五九年的上半年”）表现英国的工业自一八五〇年以来，有非常的发展。工人（成年的）的健康状况自你的“工人阶级状况”（我在这里的博物馆又看过一遍）出版后，已有改进，反之，儿童的健康状况（死亡）却变坏了。

祝好。

你的卡·馬·

〔1〕 佛萊利格拉的信是用“瑞士总銀行，皇家交易大厦二号，国际和地产信托部，倫敦經理处”的信紙写的。

六三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一月二十五日

一八六〇年一月二十五日。

亲爱的恩格斯，

伏格特的小册子用最卑鄙的言論反对我，你已經听到嗎？加以这东西受到德国市民的欢迎。第一版已售完。“国民报”昨天的一篇社論从那小册子作出一种很长的齷齪的撮要。（你能攬得“国民报”这一号嗎？我自己在这里找不到。）現在当怎样办？我的最后一信〔1〕得罪了拉薩[尔]君，他似乎再不来信了。

你如能为星期五或星期六（有一船經過科尔克前去）写好一篇論文，十分欢迎。

祝好。

你的卡·馬·

〔1〕 由“論文”改正过来。

六三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〇年一月二十六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〇年一月二十六日。

亲爱的摩尔：

明天是“論壇”日，可惜又沒有材料；“泰晤士”通訊对摩洛哥的一些評論沒有涉及卡波（Cabo）黑人的战斗，而且也沒有什么事發生；然你对議會事件有充分的材料。至于普魯士的軍隊改革，我也还在等待中。

你对美、俄两国奴隶运动的重要性的意見，現在已經証實了。哈拍渡口（Harpers'-Ferry）的事件和这事件在密苏里的余波，产生了結果，南方自由的黑人到处被驅逐出各州，我剛才从紐約的第一次棉花报告（来特公司——W. P. Wright & Co.——一八六〇年一月十日的）中看到种植者已急忙将他們的棉花运到各口岸，防备哈拍渡口事件引起任何可能的結果。俄国的事件也錯綜复杂到十分美滿的地步；“奧[格斯堡]—[般]新[聞]”現有一个很好的通訊員在彼得堡，他多注意于貴族的宪政运动，这运动对于农民自然也有冲动力。

印度的一种新危机正在准备中。这里的俗物对此的意見，可看附上的市場报告。現在有許多紗价非常高，比一八五七年的最高点，几乎还要高，而棉花要便宜二又八分之三辨士以至两个半辨士。单是本利（Burnley）正在建筑二十六个新工厂，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情形。工人的工資到处逐漸增加了百分之十，馬上还要增加。依我的意見，在印度營業中虚拟資本的活躍又正和一八四六至四七年那样普遍，大多数人的購買只是由于必須，和無法停止。即使不是这样，单是生产的增加到秋季、至迟到一八六一年的春季，将造成巨大的崩潰。

愚蠢的英国人現已相信，他們不久会将貨物充滿法国的市場。

一只棉布印花業者的驢子——最貪婪的人中之一——說，法国有百分之三十的保护稅，他能在那里營業，比在其他任何市場要多賺百分之十五。这蠢材幻想，即使壟断消灭，在法国的壟断价格将仍然存在。这整个事件只是一种騙局，是要在尽人皆知的軟弱的方面去捉住約翰·牛，并終于相当地欺騙他，这一点却沒有人想到。

菲协尔君曾替科堡公爵写了他的小册子，現在“自由新聞”上写东西，这人原来是誰？这个科堡人具有烏尔卡特派的傾向，我已从这小册子的撮要中看出来。

德郎克現在利物浦，并为法、西銅矿公司作代理处，很好，保証有五百鎊，据称可賺到一千鎊。这种業務是加內·帕热斯(Garnier-Pagès)替他找的。他常来这里，但总是避开我，随后再令人向我問好。

天狼星曾患严重的支气管炎，現在虽好一点，但并没有好透，仍很危險。他对房东太太又形成了一种慢性的斗争。

我現在賬房中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因此不能經常通信，如不能如我所希望的，达到一种危机，我也不能預先看出当怎样改变这种过度的劳苦工作。

多多問候你的夫人和小姐們。

你的弗·恩·

六四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一月二十八日

一月二十八日。

亲爱的恩格斯：

我已訂了伏格特的小册子，也会寄給你的。这是他在奥格斯堡放弃訴訟时的重印版(或第一个完全版本)，并有一篇序言。特別对我作战，而且似乎是第二版和修正版的牟勒·推列林。那东西

一来这里，我們必須看看应当怎样办。福黑尔兴高采烈地对我說，伏格特以非常輕蔑的态度对待我。那个流氓企圖使德国的俗物真的相信，我在这里是以一个庫尔曼（Kuhlmann）医生的資格，依賴工人的供养而生活等等。（这整个臭事，我自然瞞着妻。）

柏林有一种新的軍事周刊出版。我以为你可借口詢問这种报的詳細情形，即刻写信給拉薩尔。我們在柏林，現在絕對須有一种联系。拉[薩尔]对你的回信会指出是否能和他較长久地往来。如果不能——这确令人不愉快——我必須利用菲协尔博士（普魯士的陪审官），下面还要談到的。你在給拉[薩尔]的信中可以直接流露，我所遭遇的困难是由他安下的（至少是由于他在这种关系上的劝阻），我对伏格特登在“国民报”上的声明（即登入“奥[格斯堡]一[般]新[聞]”的东西），可視為他和邓克尔方面勾結伏格特的一种陰謀。你随后自然可以透露几句，說我因某些老党友的模棱两可（对佛萊利格拉不妨偶然指摘一下）、自己的处境困难以及我所当斗争的那些人的無耻，脾气有时不大好，并曾告訴你，已有一信給拉[薩尔]，似乎激怒了他。在你一方面自然認定拉[薩尔]知我很深，自不致因形式上偶然的粗魯而有所介意云云。这样一来，他就会將全部真相說出来。我以为玩点外交手段，現在有絕對的必要——至少可确切知道我們的关系怎样。拉[薩尔]和他人比，总算是一匹馬力。

有趣的是德国的無賴集团、其次是德国的国民联合会集团、末了是自由主义的集团、現在都尽力在德国的俗物中从道德上毀灭我們。不管一切和平的呼号怎样，也許在本年之内，很可能在夏初，会有一种新的战争出現，这几乎不用怀疑。在如此复杂的国际情况下，蒙住德国小市民（即公众）對我們的耳目，截断我們對他們的通路，無論如何，是庸俗民主主义派和自由主义所視為極端重要的。不管它，就是滿不在乎，这在个人和党的事業上，只能达到一

定的限度。对伏格特的事件不能完全和对待推列林、海村和其他姓甚名誰的一切人一样。这个腹語术者在德国是被認為一个科学的大人物，他曾为国家摄政者，現受波拿巴的支持。你也可附带問問高貴的拉[薩尔]，他对伏格特事件認為怎样才算是适当的？他在給我的書信中已經陷入僵持的状态，不能完全轉圜。但無論如何，必須企圖把这个家伙置于一个或此或彼，任擇其一的地位上。

菲协尔是普魯士的烏尔卡特派。他在柏林出版的“文書夹”曾提及我反帕姆的小册子，并撮要刊出。（出自烏尔卡特的直接指导。）烏尔[卡特]派人曾令他来英国。他在这里被外交政策委员会反复声明为大陆（对烏尔[卡特]的）胜利的“信仰”的証人。我在这里和他碰过头。表示在北德意志各报中如有相需之处，他極願效力。

“嗜！往意大利！”（在巴黎的虱子班堡格写的）据說对你在“人民”上的論文加以攻击。

奥尔格斯君已有怎样的声明？我没有注意。

关于薩服雅（和尼斯——Nice）对法国的軍事重要性，如有可能，請替星期二写篇論文（用不着很长）。参看今天“泰晤士”所載上院諾曼比（Normanby）的話。

附带地說！这里的“工人教育联合会”“为承認我發展共产主义原則的功績”，特邀我于二月六日参加它的創立紀念会。（这些家伙还老是自視為風車街旧联合会的繼承人。）对沙配尔、普飞德尔和亚卡利阿斯也有类似的邀請，不过动机不同罢了。在現今的状况之下，我自然接受邀請，以便借此消灭和工人集团的旧爭論的最后痕迹。佛萊利格拉君沒有被邀。在实际上，我現在必須避免和这个大胖子碰头。因为我对伏格特的臭事——大部分是他参加的——發生憤怒，容易引起破裂。問候天狼星。

祝好。

你的卡·馬·

六四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〇年一月三十一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〇年一月三十一日。

亲爱的摩尔：

我打算明天写信給聰明的以法蓮；这种外交的書信不可輕率寄去。几天以来，脑袋中起了一种繼續写“波河与萊茵河”的念头。“薩服雅、尼斯与萊茵”。我决定把这东西給邓克尔；不会超过两印張，这是联络以法蓮的一种很好的借口。無論如何，我将在下星期中写好这書，并馬上将稿件寄往柏林。除掉关于法兰西在尼斯和薩服雅的革命战争的一些事件外，用不着准备，所以进行是迅速的。

对伏格特君自然必須相当地加以叱責；不过在我們沒有知道这家伙曾印出什么之前，不容易說話。菲协尔如真有种种联系，的确和他人一样有用。小犹太人布藍^①現在也会看出，你的声明以及伏格特和“奥[格斯堡]—[般]新[聞]”的全部爭論，比起柏林的俗物最初所幻想的，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意义。就事件的情况講，我們必須公开保持这一切联系，那种沉默的陰謀和其他詭計，目前虽必須当作不見，但一俟基于实际的政治的理由有必要于一个决定的时候和他們破裂时，就会解除我們一切責任。

关于新的斗争的时机，完全同意你的見解。不过我以为不管伏格特及其同伙們怎样，我們要在公众前立住脚跟，必須以科学的态度出現。創辦流亡者的报纸，我們缺乏金錢；而且不止一次地看到，一种流亡者的报或在倫敦刊印的德文小册子，至少要能够行銷一年，才可打入(德国的)公众中。按照我們党的意旨，在德国散布直接政治的和爭論的东西，是完全不可能的。有什么办法？或

^① 拉薩尔。——譯者

是不声不响，或是尽力干，这只能达到一般流亡者和美国的德人中，至于德国的任何地方是談不到的，或是依照你对你的第一分册^①、我对我的“波河与莱茵河”开始时的方法进行。我首先認这为主要的事件，这一着能出現，無論伏格特写什么，我們也馬上会再得到許多立脚点，在德国各报可时作个人必要的声明(如果需要的话)。此外，你的第二分册的出版自然是最最重要的，希望你不要致被伏格特的事件羈住，繼續工作罢。末了，你对自己的著作不要过于謹严；給那些平凡的公众看，还是太好了。这書要写出来并出版，是主要的事件；你所感觉的弱点，驢子們还是找不出来的；要是动蕩的时代出現在你完成一般資本之前，这整个著作会被打断，有什么好处呢？我深知中途出現的其他一切潮流，我也知道主要的迟延始終是在你自己的犹豫。这書出版比因同一考虑而絕不出版，畢竟要好些。

奥尔格斯君已經刊布一种純粹私人的声明，由此可以知道这个奇怪的家伙是誰。原来是柏林的普魯士炮队尉官，在軍事学校(一八四五至一八四八年)讀过書，同时并获得学位，于一八四八年三月退职(他的辞职書日期为一八四八年三月十九日)，往什列斯威-好斯敦炮队，一八五〇年在一艘商船上“服务”，并周游世界，一八五一年来倫敦參觀展覽会，对“奥[格斯堡]—[般]新[聞]”作报告，当时和希墨尔斐尼系、威里系、泰霍夫等混在一起，后来接管“奥[格斯堡]—[般]新[聞]”軍事部門。这家伙确是該报最有才能的人，而且又已使它活躍了。我前以为海尔布洛涅(Hailbronner)写的社論，都是出自他的手笔。不管怎样，我仍会好好和他相处的。

庸俗的落后职工的邀請，来得正好。但希望你自然不要多与

① 指“政治經濟学批判”。——譯者

他們往來，我們深知這個領域，幸而你住得很遠。

多多問候。

你的弗·恩·

普魯士人要在我父親處扣押我一千零五達列、二十格羅興、六分尼的財產，因為我是逃避後備兵的人。父親已告訴他們，他的手中沒有我的財產，這才使他們安靜起來。我將於二月十八日受宣判。

六四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一月三十一日

一八六〇年一月三十一日。

親愛的恩格斯：

你的論文收到了。很好。

附上拉薩爾的信，我昨天接到時，馬上寫了一個簡單的回信。如果沒有一個小冊子——我們必須共同來寫——我們不能把這件事弄個明白。我也秘密寫信給柏林的菲協爾，詢問對“國[民]報”是否可以誹謗罪起訴。從伏格特的著作（沒有一個倫敦書商有此書；他也沒有送給佛萊利格拉、金開爾或這裡其他任何相識的人。顯然是想獲得一種優勢。因此我必須訂購）涉及到我們來看，它明明白白是何迪·瑟努（Hodde-Chenu）的作品。我已看過“國[民]報”的第二篇文章，由此所見到的，除其他外，它也硬認天狼星（稱為暗炮台一狼、國會一狼）于一八五〇年送過一種傳單給漢諾威的反動報。它並重述一八五〇至一八五二年的整個亡命者的爭吵臭事。資產階級報紙的歡欣鼓舞，自然是無限的，對於公眾的印象，拉[薩爾]信中的論調表現得十分明白，請把該信內容告訴天狼星，並為保管。

昨天看見佛萊利格拉一會兒。我以十分嚴肅的態度對待他（他如果還有絲毫廉恥心，必須作一種反伏格特的聲明），而我們的整個談話如下：“我：關於‘奧[格斯堡]—[般]新[聞]’的訴訟的小冊子，我向一切書店找過，都沒有，你的朋友伏格特必定送給你了，特來向你借閱。佛[萊利格拉]（有最大的動人的表情）：伏格特不是我的朋友。我：拉薩爾有信給我，必須馬上作答。你沒有那個小冊子嗎？佛[萊利格拉]：沒有。我：晚安。”（他向我伸出有價值的右手，作威斯特華倫式的握手。）這是全部的經過。

我從猶和（“赫爾曼”的所有人和現在的編輯，我因柏林的愛喜和夫在斯提柏耳事件的訴訟中，認識他的）處確定金開爾至今也沒有收到伏格特的書。反之，這個猶和却接到伏格特一批反對我們的書信，他沒有刊印出來。這個傢伙在他的方式中是完全正直的，我必須暫時和他保持親密的關係。因為現在只有“赫爾曼”在倫敦出版，而我們在自己的領域竟沒有武器去對付伏格特派，真是慘。

附帶地說！因我第一次與猶和碰頭的結果，愛喜和夫接受我的勸告，已傳喚在漢堡因偽造罪入獄的同伴希爾士為証人。這種訴訟在本月二十六日開庭（我在“公法家”看到這件事），經過激烈的辯論後，從新展期。現在斯提柏耳對希爾士是結束了。

祝好。

你的卡·馬·

剛才盜曼特通知我，海斯死了。

六四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〇年二月一日

一八六〇年二月一日。

亲爱的摩尔：

这次的事件一天比一天变得严重了。在巴黎的阿尔腾和斐 (Altenhofer) 君和駝背的赫夫尼私人在“奥 [格斯堡] 一 [般] 新 [聞]”上也沒有發表很明白的声明。現在还来了拉薩尔聪明的信。这家伙自己已是一个半波拿巴主义者，看来对波拿巴主义吊膀子是柏林的时髦，所以伏格特君在那里的确也找着一个良好的园地。拉薩尔的好主意是人們可以利用对“奥 [格斯堡] 一 [般] 新 [聞]”的联系，而不反对伏格特和波拿巴，但伏格特也許为着波拿巴的目的而使用波拿 [巴] 的金錢，并且完全保持清白！这些人以为打击了奥国人已是波拿巴的一种功績，特殊的普魯士風尚和柏林人的自作聪明又占上风，在柏林必定几乎显出巴塞尔和約以后的情景。对这些人是不能說理的。然拉薩尔把这多量的施舍湯看做和他的小便一样滔滔不竭，是自然的，并且也許还要容易得多——人們对于这样的無聊和廉价的聪明有什么可說？这家伙作了奇怪的建議。

我們先要取得那个小册子，同时并找一个印刷处和發行人，以便答复。如有可能，要在德国，并在敌党大本营的柏林。三千本的说法显然是伏格特的謊話。然却充滿了流言。我今天还要去看天狼星，也要告訴他，尽力想想对于伏格特能够找到的一切材料。同时我将整理一八五〇至五二年的文件，你必須把我們对于流亡者的旧手稿〔1〕再找出来。那家伙真正說些什么，我还没有一点影子。

問候家人。

你的弗·恩·

〔1〕 反流亡者的“大人物”。

六四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〇年二月二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〇年二月二日。

亲爱的摩尔：

昨晚和天狼星商議过。当我对他大声宣讀拉薩尔的信时，才充分明白那家伙的庸俗气和驕傲心，但同时也明白他的“方法”。那家伙又陷在老黑格尔絕对精神的極端瑣屑中，正如他在經济学中要使自己在最終的对立中、在你和一般經济学者之間成为更高的統一一样，現在又要使自己在你和伏格特之間成为更高的統一。从你取得“原則”，从伏格特取得“意大利的政策”，还有什么更好的呢。这种鄙陋的青年律师的自作聪明一开始就要人們宣布伏格特沒有受贿，而視佛勒伯尔在自己的声明中所开的唯一巧妙的玩笑为荒謬，因为把这玩笑看得太認真了！

天狼星以为人們是否能按照普魯士的法律，强迫“国民报”刊载你的声明。我也相信普魯士的法律上有这么一条。如果是这样，那在接到小册子后，当馬上利用这一点；因为拉[薩尔]說得对：書籍有它們的命运，大家不能知道那个小册子究竟怎样，回答愈快，效力便愈确切。

講到我們的小册子，不利之点是个人站在防禦上，不能用謊言去答复謊言。第二个不利之点是公众=俗物，預先就憎惡我們，我們的确不憎惡人类，只憎惡資產階級，但这完全是一样。

在另一方面，我們也有优点，对自己意大利的政策能加以說明，将事情推到另一个領域，便把个人的私事擱置一边了，而且这种說明虽不是在柏林的自由派中、却是在德国最大部分地方給予我們一种好处，即我們是代表大众的、民族的方面。尤其是薩服雅的作品对于我們来得正巧。

我想，只要一接到那小册子（拉薩[尔]不能投邮寄出嗎？），你

馬上收拾行李来这里，我們便可决切确定怎样、什么和何处。我本来很想利用机会到倫敦，不过既不能讓你的夫人知道，还是你来的好，而且如有什么必須做，我又不能久留倫敦。还要决定我是否将在書上列名；我看只有一种唯一反对的理由，不过我觉得这是完全决切的；这一点，当面谈罢。

关于薩服雅的东西将写好，明天写信給拉[薩尔]和邓[克尔]。前打算給拉[薩尔]的信自然还没有寄去。

奇怪，海斯的死，我为什么要从丹梯和倫敦才得到消息。小家伙^①上星期四或五来此地，并来看我，我不在，他晚間来俱乐部又没有遇着；他倘若知道死訊，当讓第三者告我，如平常那样。他也看見过查理。

祝好。

你的弗·恩·

六四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二月三日

一八六〇年二月三日。

亲爱的恩格斯：

經過一种小的改动、宁可說刪去一句后，科勒特昨天表示同意，但同时說必須将这东西提交烏尔卡特，要延擱二十四点鐘，因为烏尔卡特是真正的主笔。科勒特承認我自然也可不管他們，令将声明付刊，但在某种程度上，以后仍可追溯到他和烏[尔卡特]的关系来。好罢。我对此讓步，看烏[尔卡特]爸爸怎样說。（关于这一点的詳情，下面再說。）

此外，現时出小册子不妥，也不能在各报上作声明。現在鼓吹

① 指德郎克。——譯者

伏格特的偉大的同一報紙是要扼杀这种小册子的。伏格特对我的攻击——他尽力描写我是一个不重要的、普通的卑鄙流氓(这从我向来由道听塗說所知道的一切中表現出来的)——当是資產階級庸俗民主派的大进攻，同时也当是俄国的和波拿巴的暴徒对整个党的大进攻。所以必須同样用一种大进攻予以答复。还有一層：防御是不适宜于我們的。我要对“国民报”起訴。这一着現在是决切的。暂时可不需耍很多的錢——我所指的是法院暫时的保証金。但律師們会非常願意效劳，因为这总算是一种傳遍整个德国的誹謗的訴訟。一經接到菲协尔的信(我想明天会到)，即在各德文报上作一种簡短的声明，表示我在柏林以誹謗罪对“国[民]报”起訴。我有它的第二篇文章，已在內中找到起訴的各点，在法律上，它馬上会遭毀灭。整个資產階級的答案系于这种訴訟上——系于法院。猪仔伏格特以后便可由我們动手了。

你如考虑到，在几星期之內，因斯提柏耳的机会，整个科倫共产党人的訴訟会再度出現，那么，如巧妙地加以利用，群狗的襲击不能損伤我們，却有益于我們，而在工人群众中又会馬上鳴起号筒来。

在另一方面，伏[格特]或“国民报”能指証什么来反对我們？除掉泰霍夫最無聊的胡說八道，也許还加上(这是最坏的事件)呂宁一些不完全愜意的报告，此外，伏格特对于这里的情形一無所知，甚至会造成最愚蠢的混淆状况，关于这一点，他在俾尔(Biel)的“商業快遞”上的文章已經表現出来了。

我的計劃是：伏格特的劣貨一經收到，我下星期即前来你处呆几天，以便討論一切。至于必需的訴訟費，德郎克——他本来欠我的錢——也应担負一部分。(無論如何，你必須于复活节来这里住几天。)

此外(我已向世界各处写过信)，除征集訴訟必要的材料外，正

在写我的“資本論”。如决切地干下去，六星期內便可完成，訴訟后，它会行銷的。

現当危机迫在眼前，而普魯士王不久会死去等等的时刻，讓一个帝国的伏格特及其同伙們用这种方法来暗杀我們，并有拉薩尔的策动——倒不如我們自己斬下脑袋为好。

你从附上的条子可以看出，伏格特先生現在干什么，而且你至少可在你的小册子的一个注釋中，对这人輕蔑地踢一脚。

根据我的信的内容，你便可看到对付布林德的行动与在德国的行动無关，不过会供后者的利用罢了。

你的卡·馬·

六四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〇年二月四日

一八六〇年二月四日。

亲爱的摩尔：

种种决定每夜在改变，这是沒有办法的，因为我們还没有看到那廢物。

关于希尔士的事，妙極。

在柏林的訴訟只要办得到，我也認為很好，不过我不懂人們怎能拒絕你在司法上的行动。

昨晚因天狼星、一般也因这事件詳細搜索了較大部分的一八五〇至五二年的文件。天狼星已丧失一切記憶，必須予以帮助。我也不見得好多少；自从咽下許多苦啤酒后，許多事情都难于证实。关于天狼星的事件如下：

一、当那文件在“卡尔斯魯厄报”上刊出时（我們对民主派的作战計劃），天狼星还在沮利克，那是一八五一，而不是一八五〇年，并且那些家伙把他看做滲入他們中間而为我們同盟会的會員，遂

加以攻击。

二、但前此还發表另一文件，我如沒有弄錯的話，确是“汉諾威报”所載科倫中央局的通告，系布耳革斯写的。然我不能确切証实这是否登在“汉諾[威]报”上。請查一下。

三、伏格特把这一切混在一起，硬說天狼星于一八五〇年在倫敦写了一种文件，其实这是在科倫起草的，而天狼星当时还住在沮利克。（天狼星是于一八五一年五月五日以后、七月二十一日之前来倫敦的。）布耳革斯的文件是否真正刊在“汉諾[威]报”上，并怎样落入汉諾威警察的手中，这仅仅还要加以証实。我于一八五一年二月至四月給你的信必定提过。請对于此事作一解答，否則我相信天狼星的声明是不会够的。

“泰晤士”上面的节段（来源是“奥[格斯堡]—[般]新[聞]”）已經記下。

我的东西〔1〕今天开始。伏格特的爭論妨碍了我一直到現在。这一次我还要自称为“波河与萊茵河的作者”，以便在軍事著作中确定这个身份——用了我的名字，沉默的陰謀一定馬上开始。但同时，这就是說，出版約两星期之后，我将經過錫柏尔，把有关通告登在各报上。在伏格特的爭論中，这个人对我们很有用处，因为他有很多的联系。

多多問候家人。

你的弗·恩·

〔1〕“薩服雅、尼斯与萊茵”。

六四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二月四日

一八六〇年二月四日。

亲爱的恩格斯：

柏林还没有消息来。此外，易齐施(Itzig)^①倘若不是流氓，当“国民报”出版后，至少要马上自动寄给我。

至于从“国[民]报”替天狼星撮录一点，我初次是从记忆中写下，不能作为一种公开声明的支点。第二次是照抄，但为避免误会起见，现在再抄一遍。我不能寄出原来的报，因为没有第二份可寄。

一月二十五日“国[民]报”四十一号的撮录。（这是社论末尾的一节）：

“只有一点还值得费神说一下：那封致国民联合会的公开信马上落入汉诺威反动派的手中，并由这一派公布出来；一八五〇年有另一种由伦敦寄给德国‘无产者’的‘通告’（如伏格特自信记得的，是由国会一狼、即暗炮台一狼起草的），同时被暗送到汉诺威警察的手中。”

可诅咒的乌尔卡特还没有答复。

我对于一切旧书信和报纸都详细检查过，凡在“过程”中能要的东西，即放在旁边。你必须布置一下，使我在你的家中能检查曼彻斯特的“整堆”东西（书信和报纸等等），以便集合所需要的。狗一般的民主派目前自然充满了幸灾乐祸的心情，然绝不得将它的革命的旅行计划、革命的纸币和革命的胡说八道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当使它暴露于德国之前，而伏格特此地的秘密通讯员金开尔正是它的领袖。

你的卡·马·

六四八 恩格斯致马克思 一八六〇年二月七日

曼彻斯特，一八六〇年二月七日。

亲爱的摩尔：

① 指拉塞尔。——译者

給科勒特的通告收到了。来得正是时候，“每日電訊”昨天对于伏格特的臭事和暴徒們有两栏。这一切如果就是刊在“電訊”上的，那易齐施是为着一个屁而受惊了。人們只要捏着鼻子，就可以“擋住襲击”。

朗格君来这里，跑到錫柏尔处，并要求介紹！！他又問到我是否也在暴徒之列——在事实上，錫[柏尔]沒有他、而我沒有錫[柏尔]、对于“電訊”上的渣滓便一無所知。

錫[柏尔]是一个純粹虛伪的人，急想在这件事中替我們服务，他有很多联系，尤其是完全靠得住的。这家伙知道，金开尔及其同伙們这整个强盜队伍是正和他一样的騙子，但終于找着我們这些人，絕不能用一个騙子有所成就，故有無穷的敬意。

为着那份通告，明天也許必須檢查日报？

再会。

你的弗·恩·

六四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二月七日

一八六〇年二月七日。

格拉夫頓里，九号。

亲爱的恩格斯：

寄給你的刊物，請送一份給德郎克，一份給布刺德佛德的布琅涅博士。至于博洽德，我自己已寄去一份。

“每日電訊”星期一号的第五頁上有一篇狗屁文章（来自柏林，在事实上是来自美因河的法兰克福）是依照“国[民]报”的两篇制造出来的。我对那些狗已馬上以誹謗罪起訴相威胁，他們将張开狗嘴来道歉的。

菲协尔（可以进行訴訟，甚至不必花錢）、拉薩尔（非常荒謬）、

希利(有趣的)等的信件。明天詳談。

我現要付印刷費(約一鎊),并于下星期一付地方法院一鎊,另外還需要一些錢,一部分作為來曼徹斯特的旅費,一部分留在家中。同時,在離開這裡之前,我必須作并令人作各種各樣宣誓的保證。

附帶地說! 薇黑(Wiehe)現將在警察判事官之前宣布,他因布林德和荷林格的迫切要求,曾在虛偽的口供書上簽過字。

祝好。

你的卡·馬·

昨天已將聲明寄給“國民報”、“科倫報”、“人民報”、“公法家”(柏林)、“改革”、“奧[格斯堡]—[般]新[聞]”、“法蘭克福報”。聲明簡短。第一,我對“國[民]報”將採取法律的步驟;第二,提及連同送出的對布林德的英文“誹謗文字”。

六五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二月九日

一八六〇年二月九日。

親愛的恩格斯:

你的小冊子自己提出每一印張兩個路易多(Louisdor),是不體面的。人們出賣這樣的小冊子,不是以每印張計算,而是總共計算的。每印張收四十達列,還是太少。此外,坎拍比鄧克爾好。又擔任“丹穆斯達軍事報”出版的那個書商一定高興承印這種小冊子。在事實上要點是書快些出版,我如處在你的地位,至少當用電報和虱子鄧克爾商談這件事。

自那臭東西出版的時候起,我對“每日電訊”即站在一種秘密和信任的通訊關係上。那個家伙在正式謝罪和賠償之前——我曾寫了一封很粗率的信給他——願意取得他的通訊員〔1〕的回答。在

相反方面，我要求他至少馬上提出一種報告。無論他提出自己願意的什麼東西，我現將以一種誹謗罪對他起訴。在這些情況下，總有律師高興出來，以投機的方式，擔任辦理。愛底溫·詹姆士(Edwin James)對於琼斯告發梭諾爾咨的誹謗，正是自願效勞的。因此，我昨已寫信給琼斯。此外，當這東西刊出的星期二那一天，我即寫信給帕爾麥斯頓的暴民報編輯，內中說到“那封所謂來自美因河的法蘭克福的信，在實際上是由柏林方面寫就的，而且不過把‘柏林國民報’的兩篇社論很笨拙地加以擴大云云”。作者即“每[日]電[訊]”的柏林狗仔通訊員，是一個猶太人，叫做買爾(Meier)，系一個城市財主——一個英國猶太人名利未(Levi)——的親戚。因此這兩個傢伙——借伏格特的幫助——譴責海涅是一個改教的猶太人，這是對的。附上易齊施最近的信，你必須當作一種珍品加以保存。這個客觀的東西！試想一切瓦塞波蘭的猶太人中這種最違反希臘的可塑性。我對這個傢伙只回答道，我馬上在各報——“人民報”也在內——上宣布對“國[民]報”以誹謗罪起訴。(我雖依照偉大的易齊施的說法，不“當為這種辯論的效果所迷惑”，然關於布林德的通告是到處附寄去了。)

此外，這整個星期還沒有對“論壇”通過一次訊。我至少已經寄出五十封信至世界各處，而跑科勒特和神呀鬼呀的地方並沒有計算在內。又對虱子“電訊”通訊，並對“明星”通訊，而對“電訊”的整個通訊是寄給“明星”的。附上的“明星”書信，請加保存。我也寫過信給梭諾爾咨。看他怎樣辦。又為薇黑的緣故奔走，並跑警察局。結果寫在下面。我寄往大陸的書信，就不是寄給各報的講，現有的兩封回信。一封是希利的。含有整個暴徒隊伍和步斯騰海默(Bürstenheimer)事件。是無價之寶。另一封是塞麥的。對於革命的匈牙利“自己的”(波拿巴除外)基金——伏格特假裝已從此取得他的金錢——供給了綫索，很有價值。蓋曼特有信來，也不完全

坏。至少有一两点是如此。我尤其盼望涅沙忒尔的莱那哈(Reinach)君的回信，他可当作帝国的伏格特的一部活动的丑行史。(附带地说！特务赫夫尼在“奥[格斯堡]—[般]新[聞]”上用的什么住址？我可以(用得着他。)我也写过信给波克海姆(从没有亲自见过)。他是日内瓦暴徒队伍的首领，这个队伍盘据王冠咖啡馆，如希利写信告我的，你于偶然的旅行中，也在那里喝过酒的。

我向柏林市法院检察官告发“国民报”的状辞已做好了。在我来你处之前，即将寄出。但为着它的首尾、称呼的规定方式等等，还要等待菲协尔的回信。那小包(一切作品、文件必须放在里面)应由邮局或运输公司寄往柏林吗？无论如何，这是要挂号的。

凡我在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九年这个时期所有存在伦敦这里的书信，全发掘过。必要的材料都集中起来，加以整理了。请准备一下，使我在曼彻斯特能够从一个现成的“清清楚楚的堆”中加以收集。

星期一是工人的宴会。有八十人出席。“无产者”愤怒而一致地通过一种反伏格特的决议。虱子“赫尔曼”要求我的报告。当加以拒绝，但告诉它应从李卜克内西爸爸处取得一种简短的纪录。

附带地说，回转过来说我们的鬘羊即拉萨尔罢。当我接到他的第一封信时，不知道你是否按照我们原来的口头约定(当时种种情况还是不同的)，已经写信给他，我只写了两行，说我曾经相信，他几个月来的沉默，必须由我最后稍微粗鲁的(是很粗鲁的)信激怒了他一点去加以解释。但甚愿不是这样。我本来早就要把我的疑虑告诉你的。好了！这头牛对此事是怎样在骚动啊！这家伙对着李卜克内西，在道德上是自矜自炫！这青年运用最无耻的方法，和最无耻的人们勾结，去替哈慈费尔德伯爵夫人服务！我曾拟把他收入同盟会，但科伦的中央局因他的名誉不好，一致议决不许可加入，这头牛忘记了么？在事实上，我相信自己是由于慎重，替此人

保守这一切秘密，即对几年前杜塞尔多夫送来我处的工人代表也没有提过，他们对他是提出了极端耻辱的谴责，而且有一部分是无可辩驳的谴责！现在看这只目空一切的猴子罢！他几乎还不相信——从他的波那帕脱的着色的眼光来看——拿住了我们的弱点，便是怎样地自夸，怎样地说神话，怎样地显出真正滑稽的姿态。在另一方面，他惟恐我不是直截了当地被伏格特践踏下去，而使我的温情的朋友拉萨尔得到利益——他是怎样失去一切法律上的本能！怎样自相矛盾！怎样卑鄙！人们不应再“触动”这件事。“人们”不会“善意看待”它的。不善意看待！人们！由教师斯溃尔(Squeer)、又名擦柏尔(Zabel)的，命令我倒站起来跳舞，才使他的喝啤酒的俗物们高兴呢！我现在完全懂得拉萨尔先生了。

我已立刻写了信给布林德——宁可说是将和他有完全密切关系的通告用信封寄给他。他自然闭住狗嘴。可是这头牛却往城里跑，并想借私人的饶舌来抵制（参看下面他要利用的东西）。自上星期起，这家伙展开一种疯狂的活动，一个一个的小册子相继刊出，在“赫尔曼”上拼命地自夸，对于在席勒委员会所认识的几个资产者，无论当面背后，都加以谄媚，自己并挤进新计划的席勒联合会做秘书，时而否认他的“祖国的朋友们”，时而又在半隐藏的、政客式的暗示中，对他们装作重要等等。你现在马上会看到这个溺水者这一切希望将化为泡影。

大腹的俗物佛莱利格拉的行为最糟糕。我曾将通告送给他。他从没有表示收到过。这头牛相信，我即使愿意，也不能把他投入地狱吗？他忘记了我握有他的一百封以上的信吗？他以为将屁股对着我，我便不看见他吗？昨天同样将下面的膏药寄给这俗物，有一明白的条件，他不得向任何人，甚至他的朋友，秘密的民主主义者布林德说及其中一个字。这会使他感到难于着手，并对过于接近他的犯刑事的朋友，马上会发生烦恼，他和这人在“奥[格斯堡]

一[般]新[聞]”上，当着公众共同表演过（我在上次的信中是完全偶然地叫他回忆一下）。除他外，这个圈子的一切人几乎都很反对我，连十分疏远的人也如此。

现在来谈主要事件。第一，我从犹和处探悉薇黑早前在布勒門行过窃，因此必须来伦敦。第二，我从沙配尔处得知薇黑曾自称为“人民”的排字人，沙配尔代为谋得现在的位置。我叫沙配尔先悄悄地告诉薇黑，说知道他在布勒門的事；然后当着他的雇主的的面宣读我的通告，并多方加以盘问。那个家伙承认了一切。你可以从下面的文件看到结果，我对这文件有一个官方证明的副本。一份寄往柏林。另一份保存在这里，以便对那个摇头摆脑的家伙采取十分决切的步骤。还有一点。你由此可以看出这些“绅士”所交接的是何等的人。我自然已经让薇黑知道，他和我在警察判事官处呆了半天，所损失的工作日将予以补偿。当一切完结时，我给了他两个半先令。他还在诉苦。我问：那么，您每天赚多少？他说，约三先令，但您必须给我五先令。我说出真情，当得点报酬。——然最妙的是：我问：布林德和荷林格对您行贿，您已拒绝了么？他答道：为什么，拒绝！那些流氓虽允许了，但从没有给我一点东西。这就是排字人薇黑。荷林格是一头还要坏得多的牛。昨天约好阜格列(Vögele)，竟不来。一定是布林德和荷林格用金钱留住了他。但他们是白花钱。我知道这个家伙还有良心，将加以督促。因我的通告迷惑了他们，以致向一个虚伪的人进行接洽。他们以为我不能和薇黑本人接近。现在竟成事实了。

“当去年十一月初旬的一天——正确的日期我记不清楚——约晚上九、十点钟，荷林格君把我从床上叫起来，我当时被他雇用为排字人，并住在他的家中。他把一种文件给我看，内容是：当过去十一个月中，我继续被他雇用，而在这整个时期，并没有在索荷，利池菲尔(Lichfield)街三号荷林格君的事务所排过并印过某种德

文小册子‘警告’。我在窘迫的状态中，而且沒有察觉这事件的重要性，遂遵从他的意志，抄出一份，签上我的名字。荷林格君允許送錢給我，但我从沒有收到分文。如我的妻后来告訴我的，当此事正在进行的时候，布林德君在荷林格君的房中等待着。几天之后，荷林格夫人把我从午餐桌上叫出来，讓我到她丈夫的房中去，我看見布林德君一个人先在那里。他拿出荷林格君从前給我的同一文件，請我照抄，并再签上名字，因为他要两份，一份自己保留，另一份刊在报上。并說他当对我表示激謝。我于是又抄了一份，并签上我的名字。

今特表明上面的陈述是真实的，并宣布：

一、当文件中所提及的十一个月中，有六星期不是受雇于荷林格君，而是受雇于一个厄曼尼君。

二、当‘警告’这种小册子刊布时，我不在荷林格君的事务所工作。

三、我当时听到替荷林格君工作的阜格列君說，所說的小册子是他和荷林格君自己共同排印的，而这种稿件是布林德君的手笔。

四、当我回到荷林格君处工作时，这种小册子的排版仍然存在。我亲自把这种排版拆成一栏一栏，再把它印在倫敦的德文报‘人民’上面，这报是索荷，利池菲尔街三号荷林格君承印的。小册子刊在第七号上面，即‘人民’一八五九年六月十八日的一期上面。

五、我看見荷林格君将‘警告’这小册子的校样交給住在索荷，教堂街十四号的李卜克內西君，而这校样曾由布林德君亲自改正四、五个錯誤。荷林格君給校样时，最初有些迟疑，待李卜克內西君走后，他对我和我的同事阜格列表示悔意，說不該使校样离开自己的手中。

佐罕·腓特烈·薇黑
弓街，警察法院

这是薇黑于一八六〇年二月八日在弓街警察法院当着我和該院判事官亨利(J. Henry)的面,宣布并签字的。”

我故意将这事件提到亨利的面前,因为他是政府的警察判事官,一切政治訴訟都归他处理。至于上面那种英文,我不負責,只担承事实的正确記載。先生,您現在怎样說?易齐施說:“这种辯論沒有效果。”易齐施万岁!关于陰謀反对我,連同企圖对証人行賄,那个警察官說:我現可强制布林德君出境。这就表現小市民的狡猾!

你的卡·馬·

(1) 卡尔·阿柏尔(Karl Abel)。

六五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〇年二月九日

一八六〇年二月九日。

亲爱的摩尔;

我只要知道德郎克的住址,即当寄去一份。今天有一份寄給布琅涅博士。

“电[訊]”請求原諒,很令人愉快,一直到今天,还没有登出什么东西来。

很想知道詳細的情形。

注意不要失去薇黑和阜格列。有可能失去他們,由于几鎊錢,这样的事总是可憂慮的。

附上五鎊 D/M 34115, 一八五九年一月四日曼徹斯特。如不够用,請来信,将再寄几鎊,如沒有必要,因賬房青年人的关系,我不願由郵匯局寄出,宁願迟延一下,等我再能获得一張五鎊;同时你也可以从这里將錢寄給你的夫人,如認為适宜的話,也可預先取得。

“国[民]报”与伏格特的書老沒有来嗎？

我現在要走了，今明两天打算至少写成一个大槪。

再会。

你的弗·恩·

六五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〇年二月十二日

一八六〇年二月十二日。

亲爱的摩尔：

你当已收到五鎊，至少我希望是这样。

薇黑的文件很令人欢喜。照这样看，昏愚的布林德也許会逃跑。在这时期中，希望你已取得阜格列的一种証据。証据愈多愈好。

“科[倫]报”仍然登出声明，同时还砍了布林德一下。那更好。

斯特洛在汉堡，听说对这特殊事件，态度很好。我将写信去。

他也是有用的。

祝好。

你的弗·恩·

六五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二月十三日

一八六〇年二月十三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那書今天收到了。不过是一堆廢料。真开玩笑。幸而可敬的“国民报”在它的两篇社論(三十七和四十一号)中，恰将在法律上可掌握的一切地方刊布出来，全部卑鄙的东西集中了。

今天(于收到菲协尔第二信时)立刻将訴状寄給法律顧問韦柏(柏林的第一等律师),并附带十五达列的預付金(两鎊十先令)。我如果不作一种私人的誹謗罪起訴,而訴諸王家普魯士的檢察官,那对于这案件可以免費,不过如我写信告菲协尔的,不能期待王家普魯士的代訴人“以特別的热誠,照顧我的名誉”。何况这全部訴訟是很便宜的。

你寄給我的五鎊已付出两鎊十先令給韦柏,今天付一鎊給地方法院,五先令給阜格列,两先令給他簽發的宣誓書,此外又付了大批書信的邮資。我在进城之前,今天还必須向一个面包商借一鎊,星期三償还。

幸而烏尔卡特写了一封很粗率的信給科勒特,責备他曾將掛印的賬单送給我。这是(即我的刊印)屬於他的活动費用的一种。所以我無須付賬。

明天还有一笔費用,不知道应怎样支付。就是要到猪仔齐麦曼(史盘刀——Spandau——人,是一个伏格特派,同时也是奧国公使館的律師)那里去,要他替我把格式弄好,我必須回信將全权委托書寄給韦柏。尤其不能耽擱时候,因为这样的訴訟在普魯士是很快就“失时效”的。

除“人民报”外,柏林的“公法家”也登載了我的声明;它还把反对布林德的英文通告摘要登出。我今天已将这种通告和薇黑及阜格列的宣誓書寄給路易·勃郎和菲力克斯·匹阿。

“科[倫]报”和“国[民]报”沒有刊出我的声明。

佛萊利格拉君——我将特別(外表上是善意的)对他和解——从沒有对我表示收到了所寄的东西。

最近重要的寄件,你已收到了罢?

我明天將全权委托書的事件弄妥,星期三(預先还会通知你的)来曼徹斯特,除我們必須碰头外,为着罗伯茲的緣故,也当一行。

我已不剩一文，你从上面的情形可以看得出来。

你的卡·馬·

六五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二月十四日

一八六〇年二月十四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附上阜格列宣誓書的抄件，我相信星期六已寄过一份給你。

波克海姆已經將暴徒队伍的“起源、發展和衰落”的历史稿件交給我。他是——我大概告訴你过——馬可街一家商店的第一个店員；每年有六、七百鎊的收入。

我和希利的通信自然繼續下去，因为有某几点要反复盘問他。

拉薩尔已將伏格特的書郵寄給你嗎？我曾回答这蠢材的信，叫他将書寄到你那里。

盼望明天接到法律顧問韦柏的复电。

有些事情要到明天才解决。

如有錢，我明天也許可以离开。但不能說定，因为可能有意外事件把我多羈留一天。只是請准备一下，使我能在“一个清清楚楚的堆”中找着一切書信和文件。

糟糕的“赫尔曼”沒有登出工人联合会的決議（似乎是由于金开尔的干涉，他正在要娶一个英国妇人，每年有两千至三千鎊的收入）。但这些先生們是会想到这一点的。

我昨天还是“电訊”的通訊員，这虱子今天竟又来信，把我摒除在它的虱子通訊員之外了。我对这只狗将加以抵抗。

祝好。

你的卡·馬·

还没有听到布林德爸爸的什么消息。

六五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二月十五日

一八六〇年二月十五日。

亲爱的恩格斯：

五鎊收到了。

我約于明早七点半动身(尤斯頓街)。

你从附上的謝柏尔 (Schaible) 的声明(这个剪頁出自“每日電訊”)可以看出我所投的炸藥已經見效。它現在变成反日內瓦的檢察官的事实了。

我已立刻写了一个便条給謝柏尔,內容如下：

他的声明在反伏格特上,即对主要事件上,是重要的。然对于布林德在“奧[格斯堡]一[般]新[聞]”“故意虛构”的和并不“錯誤的”陈述,無所改变。对于布林德的陰謀更是如此,他从附上的薇黑宣誓書的抄件可以确信,那是为着拯救布林德脫出最坏的状况,遂对于反伏格特提出真正的事实,并且还在我們的面前被那些家伙降服了。

祝好。

你的卡·馬·

六五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〇年四月八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〇年四月八日。

亲爱的摩尔：

我留在巴門的最后几天,从法律上徹底研究了曼徹斯特公司

的契約，使我确信这里的一切都在尖銳状态中，我不能犹豫一分鐘，急忙再来此地。我是星期五早晨六点离开，昨天中午十二点又回来了，一共三十点鐘。事情是我們要留住查理。就必要的講，这在昨晚已經成功，我現在必須靜候哥特夫里〔1〕，看他怎样办。但我的作战根据地是巩固了。

要在这一切都整理好的状况之下，我才能来倫敦。一直到那时为止，我須潜心于營業事务和法学，極为忙碌，簡直不能做事情。同时我已从谷謨拍特和錫柏尔处探悉他們所知道的事件。关于我的小册子，沒有听到消息，請将那个册子和谷謨拍特寄給你的信（大概是菲协尔的？）寄还，以便知道情形怎样。那封信如还没有拆开，你可代拆，以免来往写信。

在这里住宅中所發生的卑鄙事件，谷謨拍特已經告訴我了，我現在即将迁居。

关于普魯士的警察，我沒有看到、也沒有听到什么。既不要护照，也不要其他东西；我在巴門遇着几个警察，都对我行軍礼，这就是一切。

萊茵的工業有巨大的發展，而宪法这东西在市民中是根深蒂固了。醱酵的旧面塊虽仍旧有的是，但自一八四八年以来，情勢已有巨大而多量的改变。

韦柏还老沒有回音嗎？如不馬上来信，那除非請聪明的以法蓮突然前去訪問外，別無办法。

竭誠問候你的夫人和小姐們。我把这里弄妥貼了，馬上就来。

你的弗·恩·

請將下面書櫥的鑰匙寄来。据谷謨拍特說臥室中放了一包信，那是什么？

〔1〕 厄門。

六五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四月九日

一八六〇年四月九日。

亲爱的恩格斯：

今天大失望，来的不是你，而是你的信。然同时理解了“这事件的理性”。

錫柏尔很机警地履行了他的使命。

我今天还没有找到鑰匙。然“上面的”鑰匙也合下面的鎖眼。它是鎖住这两个部分的。

几天内当将衛登麦尔的信寄給你。

我于离开曼徹斯特之前，曾在谷謨拍特等的面前說过一些大話，替我不往游荷兰作解釋，这是必要的。

佛萊利格拉来了一封友善的〔1〕信。我还没有作复，也没有看見他。

那封写着你的地址，由谷謨拍特寄来的唯一的信，是李卜克内西写給我的，說“奥〔格斯堡〕一〔般〕新〔聞〕”通知他解約了。

菲协尔沒有信来。

韦柏也是这样。

我于星期四从这里寄出你的小册子。波克海姆在“赫爾曼”（上期）上、我在“論壇”上都替它登了广告；李卜克内西現在（星期三）在“新奥尔良报”也照办了。

祝好。

你的卡·馬·

美国各报（“紐約州报”等等）充滿关于伏格特拙劣著作的記載。那些家伙得到那部書，比我們在倫敦为早。

〔1〕 由“客气的”改正过来。

六五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四月十二日

一八六〇年四月十二日。

亲爱的恩格斯：

一百鎊，感謝之至。这是今晨一件非常惊人的事。全家皆大欢喜。

“科[倫]报”(在倫敦的施勒辛格——Schlesinger)厚顏無耻地談論暴徒队伍和他們的俄国人气味，你是否已經看到。好了！我借助于破产的朋友斯白克，現在真正得知倫敦整个暴徒队伍的踪迹。

你从报上当已首先看到，帕尔麦斯頓表演了一出滑稽剧，把路透君(的里雅斯德的电报业犹太人)介紹于女王之前。这个不能正确綴字的犹太人路透有个包攬一切的助手——英格蘭德，此人曾被逐出巴黎，因为他虽是領薪的法国特务(每月六百法郎)，但却証明为“秘密的”俄国特务。这个路透和英格蘭德、赫斐尔(Hörfel)、施勒辛格在巴黎共同創辦一种波拿巴主义的石印通訊(他們的名譽會員厄斯忒哈稷——Esterhazy——是一个耽于享乐的人，为奥国公使館厄斯忒哈稷的堂兄弟)，互相爭鬧云云。本哈特·华尔夫(Bernhard Wolff)君是“柏林国民报”的主要所有人兼柏林电报局的所有人，和在路透名义下現正編輯欧洲的世界史的英格蘭德是一条心和一個錢袋(公司)。注意：俄国現已加入“德、奥电报联合会”，并“为鼓励他人起見”，讓它的路透由帕姆介紹于女王。我获得施勒辛格和路透全部詳尽的履历。

祝好。

你的卡·馬·

錫柏尔今天将报告和“宗教与爱情”寄給我，十分感謝。我妻

覺得后者很好。

六五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四月十六日

一八六〇年四月十六日。

亲爱的恩格斯：

今天接到罗麦尔 (Lommel) 很有价值的材料。更有些反复的詢問今天已寄去，这是他自願担承的。也是完全必要的。我在哄騙他的那封信中也曾說过，他应将他的“在舞台的后面”三百份寄交这里的貝池 (Petsch——書商)。我当留意出卖的事 (在工人联合会等处)。他現要求一百五十法郎的預付金。我的意思是您們在曼徹斯特馬上共弄几鎊，余数由我在这里来筹。这个人对于我們是無价宝。他因此也写了信給錫柏尔。我今天也写过几行給錫柏尔。錫柏尔在沒有和我預先商酌之前，不得采取任何行动。

特將衛登麦尔的信附上。

我上星期五写了一封信催問那个可詛咒的律師，至今还没有消息。然他收到預付金，而我收到他接受委任的憑証。我不能想像他为什么要使自己陷入一种被起訴的境地。

又接到〔1〕拉薩尔一封更长的喋喋不休的無聊的信，連同替瓦勒斯洛德 (Walesrode) 还没有出版的政治手册所写的并印好的文章 (关于斐希特——Fichte——政治的遺產)。从拉〔薩尔〕的信可以推知他已看过你的小册子，那是在柏林出版了。那个書商大概是要把它当做复活节的彩蛋，現在才宣布出来。拉〔薩尔〕的信完全滑稽可笑。他又病了。他又写一部“大著作”。除这部大著作外，还另有三部大著作，其中的“国民經济学”在他的意識中已經明白刻划出来了，此外，他研究六至七种不举名的科学，具有“生产的企圖”。他并写道，伯爵夫人有巨大的金錢損失，他因此必須往科倫。

也許是錯誤的鐵路投机等等。

我从藍皮書对薩服雅所附的地圖看，栖翁 (Sion) 山是有的。
(在日內瓦方面，即前中立区。)

附帶地說！

請問問天狼星：

一、我在他由沮利克發來的一封信中知道他認識布刺斯 (Brass)。他知道他的詳細情形嗎？

二、斯圖加特的尾巴国会是否曾作成一種決議，授权前国家摄政者在某种时机中再召集德意志国会？

一八四九年的普法尔次临时政府有一种合并的請願書送給法兰西的国会，你或天狼星知道一些嗎？

你几时来这里？

你的摩尔

还没有看到佛萊利格拉。我要和这家伙会面，实在討厭，然不得不尝一尝这味道。由于要巩固我們相互的友誼的政策呀。

他写信給我也是亲切的。

(1) erhalten, 原信誤作 enthalten (包含)。

六六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四月十七日

一八六〇年四月十七日。

亲爱的恩格斯：

我希望你的病不厉害。然必須当心，不要工作过度。

我今天已寄了一百五十法郎給罗麦尔。(您們在曼徹斯特沒有筹得的数目，由这里募集了。)理由如下：

一、他要付五十法郎給釘書人，取出書本。他自己只剩一百法郎。对此斤斤計較，極不高明，并且不会替我們的党引起敬意。

二、主要的事件是迅速而無条件地把所謂預付金寄給这个人。因此使他和我們結合在一起。他慢慢地取得另一半，便巩固了对我們的联系。

三、他一有錢，願往游薩服雅，以便就地作出报告。

四、你从附上的貝池的便条（我将錫柏尔带来的書給他了）可以看出，他相信可从事于其他有趣的小册子的書店營業。

五、罗[麦尔]是規矩的。否則現在一定要出卖了。我从柏克寄来的書信中看出罗麦尔是旧共和党的头目。和海岑也是友善的。关于背党的叫囂是什么啊！

錫柏尔参加“斯特拉斯堡报”的工作，我看是可疑的。

你的卡·馬·

六六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四月二十四日

一八六〇年四月二十四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附上韦柏的信。我从这信中才看出（这驢子早就可以好好告訴我的），他对擦柏尔原来沒有以私人侮辱起訴，只以刑事起訴，依照普魯士的法律，王家代理人必須連署刑事的告訴。他現在初級法院敗訴；已經上訴。自然是普魯士政府的“公共利益”，要求尽量地誹謗我們。

你从他的信中看到他于十八日也提起了民事訴訟。

你願将这事件报告赫克瑟医生，請他对此替“汉堡‘改革’”写一报告（几行）嗎？他自己曾屡次对我表示願为这样的事效劳，而这事件（已經使普魯士政府稍微謹慎一点）必須在公众中宣布出来。因此我也写了信給錫柏尔。公众不要相信这事件是消灭了。

罗麦尔的来件（我还从他接到六、七种文件）对于伏格特的受

賄有充分的情节上的証据。伏格特在日内瓦感觉到自己没有从前那样安全，因向許衛士請求市民权。此外，你的事情怎样，希望詳尽地告訴我一次。你对我可能有些保留，对他人却傾吐出来，这不是完全友好的态度。

你的身体怎样？我十分担心。

你的卡·馬·

佩累耳的事件和波拿巴談妥了，不过沒有采取原来拟定的范围。佩累耳和法济在巴黎，柏克的兒子看見过他。

我因你的小册子，曾写信給菲协尔(希利也因此催促过)，还没有回信。

西德“斯特拉斯堡报”的文学輕步兵和德文“波罗的海月刊”(在里加)的文学哥薩克兵在作小战斗，所以我們德国人是两面受敌了。

六六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五月七日

一八六〇年五月七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附上：

一、菲协尔的信。谷謨拍特以为柏林給你的一封信寄到这里来了，那是錯的。他送給你的信包含李卜克內西給我的一封信。

二、塞麦的信。我长久沒有写信給他，因为非常討厭他的著作中对巴当給和帕姆的諂媚。然現在願对他說出真心話来。

三、恩麦曼(Emmermann)和倍斯特給希利的信。你对于这些紳士有什么意見？对于佩劍的倍斯特有什么意見！他要来和緩我，因为他得着腹瀉病，并且从科倫逃来了！这些信用不着寄回，但請保存。

关于菲协尔的建議，我必須首先詳細知道擬議的报是那一种类，具有怎样的傾向等等。

希墨尔斐尼系是泰霍夫的收信人，我很喜欢，因为我可以利用这一个去标志另一个。威里系沒有答复沙配尔，也是好的。我将以較温和的諷刺对待他。

已和佛萊利格拉碰过头。这俗物显然願意和我們友善。只是要远远地站在“誹謗”之外。他的見解是非常平庸的。

希望馬上得到你的消息。

你的卡·馬·

六六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〇年五月七日

一八六〇年五月七日。

亲爱的摩尔：

赫克瑟立即担承了对“改革”的事，有什么結果，我还不知道；他和平常一样，又曾过分夸張他的影响，現在却說不能期望它登出来等等。

同时錫柏尔已經把它登在“中萊[茵]报”上。

柏林可有什么新聞？

塞麦君的陀卡日（Tokajer）使我花去不少錢。那酒太甜，沒有人能喝，我只留下几瓶，其余都退还了，自然要担負費用、捐稅等等。他的信写得很客气，但开出其他酒类，比查理的布达佩斯的酒商要貴三倍。这家伙要从他的“完全爱国的企業”中覓取一种巨大的利潤。我們会看到的。

錫柏尔患一种“天才”病，总是驕傲。我今晚将去訪問他。

我在各报上沒有听到并看到关于我的小册子的消息。又充滿了沉默的陰謀。

附带地说！赖夫来这里，据他说是听从李卜克内西、罗系勒等的劝告！他要我加以援助，现从事于街头音乐。我曾说，在如此情况之下，必须先写信给你，他似乎不愿意——说你是被激怒了等等。怎么办？你以为这家伙怎样？无论如何，我不能对他有多少帮助。

我的兄弟爱弥尔（Emil）来这里，并和厄门谈判。我也许暂时在哥特夫里处做营业员，收益分成，并在几年之内保证成为股东。我尽可能地使哥特夫里对契约得不到便利，否则他在决切的时机，就会欢天喜地把我赶走的。本星期末，至迟下星期，一切大概会弄妥当。此外，我以后也许必须相当辛苦地工作，哥特夫里君初次做公司的独裁者，马上要大加改革并改组的。

多多问候你的夫人和小姐们。

你的弗·恩·

六六四 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五月八日

一八六〇年五月八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赖夫是一个流氓，没有人叫他来曼彻斯特。他在这里被揭穿后，即不见踪影。他已于一八五〇年被逐出同盟会。在科伦诉讼的预审中曾直接叛变。我现重新找到柏姆巴哈一封和此事有关的信。不要理他。

关于你的小册子，可以在菲协尔的信中找到一些东西。此外，我现在要是处你的境地，当直接利用朋友锡柏尔（他一经再活动时）在文学上的小联络，去抵抗沉默的阴谋。你倘若在小册子中直接提出自己的名字，那公众出于好奇心，一定早就在寻觅了。又具伦慈（Behrends）似乎比邓克尔还要坏些。

塞麦的为人，喜欢要求别人服务，而自己却很吝啬。你现已替他做了很多的事，我要是站在你的地位上，让他的酒去受他们完全爱国主义使命的摆布好了。

我觉得和哥特夫里·厄门的协定不够合式。问题在你的家庭是否将资本留在这种营业中？如果留下的话，那在这种交易中仍有一个把柄。

从你的信看，你来这里似乎又要展期，或根本取消。然交通便利，不过几天工夫，你必定腾得出来的。

你对于西西里的事件，觉得怎样？

这在维也纳当表现为很革命的。

英国人现在自然是用布鲁克（Bruck）来麻烦人。前天有一个家伙又以此事来扰我，并问道：“您现对于布鲁克的自杀有什么意见？”“先生，我愿意告诉您。在奥国的流氓们是割断自己的喉管，而在英国的是戳破他们人民的钱袋。”

刚才接到波克海姆从都柏林发来的信。他将于星期六晚达到曼彻斯特，于星期日来访你。

祝好。

你的卡·马·

六六五 恩格斯致马克思 一八六〇年五月十日

曼彻斯特，一八六〇年五月十日。

亲爱的摩尔：

我的兄弟于今晚离去，因为母亲重病，来电叫他回家。

和厄门的交涉大致就绪。我的家庭在营业中留下资本一万镑，我如果要成为股东，必须留下此数。我的物质的地位马上改善了，至少参与的百分比是如此。我要是在圣灵降临节前来，一切

当面告。这就是說，在那时以前，諸事都已弄妥，而我的母亲又不發生什么事故，我便可以来了。不过真有些害怕父亲也受到傳染。我感觉到伤寒現在对我家有恋恋不舍的样子。

关于其他各点，明天再談。

錫柏尔想知道，在他帶來的文件中，是否發見“法兰西皇位上的獅身女首怪物”这个小册子；希利不見此書，恐怕是遺失了。

昨天看見天狼星。骨节还是痛。又加以風湿病。谷謨拍特的严格医治好像使这种过程变得更加猛烈，然这也好，能早些过去，天[狼星]以后又会健步的。

問候全家。

你的弗·恩·

六六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〇年五月十一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〇年五月十一日。

亲爱的摩尔：

母亲很危險。巴門連來兩電。不准人看她。我當再回去，將採取必要的步驟。要怎樣進行，我不知道。我對這件事，腦子完全紛亂了，似乎真是傷寒。

我的腦袋裝滿了東西，今天對於其他事件不能再寫，而且時間也很晚了。七星期來，一直在一種繼續緊張和興奮的狀態中生活着，現已達到頂點，比以前更壞。幸而我的身體已復元。如果要往巴門，也許要取道倫敦，再呆一天，便來看你。

多多問候。

你的弗·恩·

六六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一八六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亲爱的恩格斯：

附上拉薩尔的信。你認我因菲协尔的緣故，当怎样写信給他，望回信告知。

我不同意他关于柏林方面的提議。

罗麦尔还没有寄来什么。

你的卡·馬·

六六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〇年五月三十一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〇年五月三十一日。

亲爱的摩尔：

聪明的以法蓮的信奉还。他替你設計，在事实上是發了瘋。你对于在科倫所發生的事件，仍絲毫不能陈述。然以法蓮在这事中如有可用之处，他比起在科倫那些参預其事而忍受一切的老妇人来，至少有較多的勇气。从科倫方面是否能干一下，也当試試看。

講到菲协尔，人們也許必須对这蠢材說点真心話，并向他解釋，他把“反动的”这一形容詞当作純粹的空話达到怎样的程度。你也可偶然促他解釋，那个深邃的以法蓮在“反帕尔麦斯顿主义”上为什么原来同我們及菲协尔一致。到这里为止，至少是没有观察到的。至于拉[薩尔]和菲[协尔]的柏林私人之爭，和我們無關，菲[协尔]的行为很好，我們不可抛弃他，去討好拉[薩尔]。除对晦涩的赫拉克利特給予一些神秘的暗示外，簡直沒有别的办法，就是在外交政策上不得和“反动者”办交涉，而在这种領域中比菲协尔

还大得多的“騙子”，只要熟習內情，仍是有用的。當我們的徹底的革命思想家和实际上是王家普魯士宮廷的民主主义者听到烏尔卡特要扩大君主的权力时，才吃一惊。此外，在外交政策这个特殊的領域中，和內政有一种美丽的推論上的分离是可能的，你一定可以开一个玩笑，对他解釋主觀的反动者这一次在外交政策上成为客觀的革命者，因此这人就会安靜下来。給他一种轉变，而他在理論上会感觉滿意，因为我們和菲协尔的連結在实际上必定很使他恼怒，那他更要滿意，因为他知道，他曾照料过我的小册子。

你也可以对这人好好指出，首先毀坏德国人最好的地皮及其民族的生存条件，或者借口現在盘据这地皮上的当权者是反动的，将地皮等等加以毀坏，然后倚靠革命，这正是很革命的行动呀。又对于虾蟆們〔1〕革命發难权的迷信說一点点，也是好的。在平常的、充滿暗示的方法中写出这整个东西，他当要四个星期去咀嚼，并且当有四印張长的手稿才会了結这事件，然后你不再予以答复。

我星期六回到此地很有好处。星期日馬上探知对重要談判的一切，現正研究契約的草案。

竭誠問候夫人和孩子們。

錫柏尔要走了。

你的弗·恩·

〔1〕指法国人。

六六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六月二日

一八六〇年六月二日。

亲爱的恩格斯：

我已写信給易齐施，約有十頁之多，八頁关于科倫的訴訟，兩頁关于菲协尔的。这使我吃了十足的苦头，因为我老沒有复元，而

且还不断地服藥。

罗麦尔通知由火車送那小包給我，已經多天了，这很討厭。本应当老早就寄来的。

菲协尔来信說，柏林某个阿柏尔是“每日電訊”的通訊員。

希利的信收到了。由此看出錫柏尔将你的小册子寄到曼徹斯特的事告訴他了。我必須由萊茵蘭德 (Rheinländer) 去找一本給希利。我为着供自己的小册子之用，也必須有一本。

在星期三以前，你能对加里波的事件，替“論壇”写篇短文嗎？如果办不到，在星期五以前好嗎？

祝好。

你的卡·馬·

附帶地說！由希利的信看出摩西〔1〕同时是“希望”的通訊員（有很重的波拿巴主义的色彩，甚至有一个法国人对他宣布絕交），同时又是“奧〔格斯堡〕—〔般〕新〔聞〕”的通訊員。

〔1〕 赫斯。

六七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六月十四日

一八六〇年六月十四日。

亲爱的恩格斯：

在星期一以前，你能寄点錢給我嗎？我在訴訟和伏格特事件中至今約墊付了十三鎊，三个星期来，又因病不能作任何通訊。

錫柏尔昨天离去。

像片至为感謝。

一件在政治上很重要的事要报告你（明天）。有人來訪，在下面等着，今天不能再写了。

你的卡·馬·

六七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六月十六日

一八六〇年六月十六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十鎊收到不誤，感謝之至。

像片很出色。你当同样收到我的一張。

罗麦尔的書还没有达到此間。依他的挂号，这样的包裹（他为着节省，打成小包寄出）老是要經過許多星期。

下面的摘录出自罗麦尔最近一信：

“您当已看到六月八日的‘奥[格斯堡]—[般]新[聞]’。登在該报上的百倫通訊發表伏格特派人的攻訐，据猜是出自‘联邦’的編輯同事插涅尔（Tschärner），目的在使他們的巴黎主人能在报上看到，且从巴黎間接傳到百倫的联邦的官署以及德意志各邦的宮廷。这是重温一种陰謀梦，即德国的煽动政客們企圖煽动法兰西和德意志，实现一个中央共和国。伏格特的陰謀在联邦的圈子中……和在日内瓦一样……并没有發生影响；然在德意志王侯的有限的理解力中似乎不無效力……这个由巴当給保持的陰謀的幽灵据說甚至已經指定一些怯懦的人作为他在巴登—巴登（Baden-Baden）的热烈的听众。两星期来，‘一般’〔1〕已将我从薩服雅和吐林送去的最辛辣的报告擱置一边，而十天前回到这里时伏格特曾对一个工人表示，那些在德文各报上乱写乱說的家伙，将馬上〔2〕勒令停职，以后人們还会听到更多出乎意料的事情。”

阿部（About）現在巴黎出版一个小册子，名“拿破侖第三与普魯士”。首先是对德国写些殷勤的客套話。德国的一切偉人为法国所熟知，就和日常用語一样，如“歌德、席勒、洪保德、伏格特、貝多芬（Beethoven）、海涅、利比喜等等”是。人們虽不断地挑撥法国，

但它完全是公正的。于是对德国的統一胡說八道，認為是由法国的帮助造成的。后来就很淺薄地批評普魯士現今的状况。(又尼哥勒夫斯基——Niegolewski——的事件也被詳細說及!) 唯一的救星是拥护法国“民主主义的原則”去反抗奥国的封建主义。这种民主主义的原則就在“普选”上建立君主的专政。过分地滿足了!

但好得很，王家普魯士宫廷民主派現正处于恶劣的窘境中，希望那个摄政王馬上也会充分地陷入困境。

祝好。

你的卡·馬·

(1) 即“奧格斯堡一般新聞”。

(2) “馬上”是由馬克思加入的。

六七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〇年六月二十日

一八六〇年六月二十日。

亲爱的摩尔：

朋友罗麦尔認波拿巴方面的攻訐在巴登—巴登事件中占主要的地位，我觉得他大都是从自己的幻想中創造出来的。不过在这事件背后隐藏着某种勾当以及伏格特—波拿巴集团也玩这种手法，那的确是完全对的。

小德意志的国民联合会的表演在阿部的小册子中描写得恰恰适合波拿巴主义的利益。我們的朋友易齐施恐怕馬上会有一种轉变；依照这个小册子，那些先生們或是暴露自己为波拿巴主义者，或是連同他們普魯士的德国陷入大困难中。

古丹麦的“英雄詩”偶然落入我的手中，在許多廢料中間有很美丽的东西。这里是烏兰翻譯的一首。

阿諾夫(Oluf)君請客吃喜酒，

独騎远行黄昏后，

但見草地群魔舞不休。

魔王公主手相招，

“阿君何事匆忙過吾郊？

禮應陪儂舞一遭。”

“跳舞我不敢，跳舞我不能，

明早就是我的吉日良辰。”

“阿君，請听着，若能陪儂舞，

奉送兩根金制踢馬刺。

一件美麗絲襯衫，

是母后用浩月銀光所漂洗。”

“跳舞我不敢，跳舞我不能，

明早就是我的吉日良辰。”

“阿君，請听着，若能陪儂舞，

送你黃金一堆作禮物。”

“黃金一堆好商量；

但是跳舞仍不敢，跳舞仍不當。”

“阿君，你如真要拒舞蹈；

瘟疫疾病萬難逃。”

於是對準心頭猛一擊，

痛徹心肝無與比。

然後一手提他上馬背，

“值得回去見你的寶貝。”

回到家門前，

慈母一見心慘然。

“兒呀，趕快說，
你的臉色如何蒼又白？”

“臉色本來不蒼白，
只因誤入魔王國。”

“啊呀，你这被爱的兒郎，
叫我如何告新娘？”

“請告她，我在林中耍，
聊以試犬馬。”

清晨日未升，
新娘率隊到門庭。

送來蜜酒葡萄酒，
“阿郎何事竟出走？”

“阿郎現往林中耍，
正在試犬兼馳馬。”

新娘揭開鮮紅布，
驚見阿郎已物故！”

我很歡喜這一首，遠過於精心雕琢的烏蘭的譯文。但另一首歌“約盜先生”還要好。

你的弗·恩·

六七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六月二十五日

一八六〇年七月〔1〕二十五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我停止服藥，約有一星期，但如紅色华尔夫所說的，还老是“很痛苦”。我因阿倫的命令，每天从事于“强迫散步”，也許在本星期末又会复元的。

林那在我們家“休假”。将住一个月。关于錫柏尔，还没有听到消息。

在星期五、六以前，如能为“論壇”写一篇論文寄来，十分感謝，不論是講英国的防禦、加里波的、或印度的商業都可以。印度財政大臣威尔逊关于印度至今几乎没有給那糟糕的“經濟學者”任何东西。又不要忘記（虽則本星期还是非必要的）关于波希米亚对德国、宁可說对俄国在軍事上的重要性，替我写四开的一頁左右，而这个波希米亚是伏格特要轉移給俄国的。

附帶地說！

剛才收到“雅各·味涅帶‘为自己的事件和祖国反对伏格特’，一八六〇年汉諾威出版”（四十頁）。从这个人的观点看来，并不完全坏。含有伏格特一些怯懦的事实。

雅各有关我們的地方如下：

一个朋友写得極為友善：

“这个伏格特也把味涅帶拖入他对‘奥格斯堡新聞’和‘暴徒派’的胜利中，这是可耻的。”（第四頁）

“为自己的事件只有一句話。伏格特在他的‘声明’中对讀者反对我所用的一切陈旧的、無味的冷言冷語——如‘高貴的雅各’、‘丰富的感情’、‘国泪’和其它說法——在十年前馬克思、恩格斯及其同志們的‘萊茵报’上就新鮮活潑、維妙維肖地表現过，他竟忘記了嗎？他所謂‘倫敦一些惡徒’这种‘齷齪的私派’在‘帝国摄政者’的同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成为‘奥格斯堡’斥責他的出發点——中完全用他反对我的‘声明’〔2〕中的調子作战，这用得着回忆嗎？”

我对他的‘誹謗’是从馬克思、恩格斯及其同志諸君借来的，然他看出并不因此妨碍他非难我。他知道，在对我的輕蔑中，他只是他們的盲从者。”(第七頁)

“伏格特这种关于自己的訴訟的作品完全具有一种凱旋队的形态。把‘奥[格斯堡]—[般]新[聞]’以及‘倫敦的暴徒派’很紛乱地送往倫敦⁽³⁾，在事实上，他并没有表現自己更为正当。”(第六頁)

这就是一切。

祝好。

你的卡·馬·

[封面]

曼徹斯特，聖·美立茲(St. Marys)，南門七号。

弗利德·恩格斯

- (1) 六月之誤。
- (2) 味湿带的原文有着重号。
- (3) 味湿带的原文为“往家”。

六七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〇年六月二十五日]

亲爱的摩尔：

你看到星期四或星期五的“科倫报”上“拉·桑的消息”嗎？易齐施又是怎样造成自己被逐出維克多利亞(Viktoria)戏院的局面啊。

这个家伙真要有一个人每年給打一次耳光，当他自己那种犹太人的厚顏無耻不再引人注意的时候，人們便会因这种打談到他。同时他保有一种忍受被痛打并被驅逐的輝煌的才能。

多多問候全家。

你的弗·恩·

六七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六月二十六日

一八六〇年六月二十六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关于易齐施投机的东西，沒有看到。

你从附来的韦柏信中可以看出普魯士群狗的卑鄙。現在对于高等法院，恐怕也沒有什么可期望的。

何等有名的法学啊！起初“拒絕”我关于“誹謗的訴訟”，因为这在普魯士政府的兴趣之中。后来又不准公开进行“侮辱的訴訟”，因为“沒有事实”表現出来。这是替“国民报”作合法的“辯护”。

在另一方面，巴威对于伏格特表現何等寬大啊。这正是“普魯士的进步”。

讓赫克瑟在“改革”上再作一种簡短的評論。普魯士的办法，至少必須使大家都知道。

群狗从我寄給韦柏、附入状子的証件中認識，这訴訟倘被允許“提出”，“国民报”必定被判罪。因此有这一切恶劣的狡計。

祝好。

你的卡·馬·

六七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〇年六月二十六日

曼徹斯特，南門，七号，一八六〇年六月二十六日。

亲爱的摩尔：

我能否写那論文，很难說定，我的妹夫現在倫敦，已通知我明天或后天来。

所以还不能过分期望。我至多只能在加里波的对大陆的机会

上推論一下，至于印度的商業，我知道得太少，不能写成一篇文章。

你的弗·恩·

六七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〇年六月二十七日]

亲爱的摩尔：

附件請即寄还，我对于在柏林的事件，将馬上写两行給錫柏尔，并連同我的答复寄給他，以便作进一步的處理。同样将写信給赫克瑟。

今天将看看，还要写波希米亚。快到八点，我仍在賬房里。明天能否对加里波的写点东西，尙不知道；一、缺乏材料，二、我的妹夫。但当尽可能的做。

易齐施在公众的面前和伏格特一起，而暗中是我們的同盟者。这倒不坏。望馬上写信給梅斯納。

你的弗·恩·

六七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六月二十八日

一八六〇年六月二十八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附件奉还。我将写信給梅斯納。

和拉薩尔所开的玩笑，我昨已知道，因为“国民报”对那些优越的“研究”，写了一篇十分贊揚的社論。

你对于普魯士政府的無耻有什么話說？

祝好。

你的卡·馬·

此外，你現在必須到处拿出自己的名字来。匿名出書，从开始

起就是不利的。

六七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〇年六月二十九日前后]

亲爱的摩尔：

附上关于来福槍队閱兵式的論文一篇；我在最近的失望中还突然想起这个題目。請切实看一遍，我没有工夫干此事。

普魯士的大人先生們現在确实具有“一种美妙的态度”。对“国[民]报”的訴訟在一般的宪法的和諧中既然只能形成一种尖銳的不协和的情調，就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加以阻止。“还留在柏林的”法官是受了影响，我并确切相信，即韦柏君也受了影响。那信的整个体裁便对我表明了这一点。現在当赶快进行小册子的事，这会对高貴的普魯士人指出，他們并不能消灭这一公案。这些猪东西啊。他們也許因此毫無顧忌地暗算了我，对你会更加卑鄙？

如有可能，今晚还要写波希米亚。此外，現在無論有怎样的困难，你必须絕對好好地安排小册子，使普魯士人不能加以禁止。尤其要快，在一八六一年以前的最近期間，也許会有和平的夢囈統制一个时期，因此便迟鈍了人們对背叛祖国的关切。然为了赶時間，至少会表現出点膚淺来。

罗麦尔的書包寄来了嗎？

天狼星下星期将往爱尔兰度四个星期的休假云云^①。

六八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七月九日

七月九日。

^① 一九二一年斯圖加特版此信末有“你的弗德·恩·”字样。——譯者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我觉得将印書事委托梅斯納，并不妥当，因为他和伏格特等有直接的联合。他如不預先訂好契約，我至少不将稿件寄去。

写波希米亚？現在就要；否則使我为难。可是短点不要紧。

同样請你对于法尔斯塔夫式的伏格特在下面表现的軍事上的無聊，辯駁几句：

一、这个人对于“力和材料”的关系有十分确切的研究，竟認多瑙河联合的諸国在現今的广袤之下，能够作为一道对俄国的独立王国的“堤防”，并且可以抵抗俄国人、奥国人和土耳其人。

二、他企圖用下面的話作为巴当給^①的大公無私和非征服政策的主要証据，即在“光荣的”克里木战役之后，既沒有侵占“俄国的”、也沒有侵占“土耳其的”土地。

我老是沒有复元。好一天，坏一天。

祝好。

你的卡·馬·

附帶地說！我（因一个英国青年名格灵——Green——的介紹）曾看見加里波的的一封信，大罵波拿巴，希望終于再能举兵反抗他。

六八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七月十七日

七月十七日。

亲爱的恩格斯：

罗麦尔的書包經過各种各样的風險——下次当說到——今天或明天必定由科倫送来。日内瓦的發送单（由火車寄的）已在我的手中。

① 拿破侖第三的綽号。——譯者

几天前接到亚卡利阿斯的来信，說裁縫的業務現已結束，這就是說，他的體力不允許他繼續下去。医生已經說沒有办法。空气地点的更換等等成为必要。因此我出錢在附近租了一个住所（自然和他的家眷分离，家眷仍留在原处）；他当在我們家中就餐，除在荒草地上跑跑，每星期寄篇文章給衛登麦尔，得到三元外，不做別的事情。希望他会养好。并替他买了葡萄酒。但这不能长久繼續下去，因为因他引起的其它額外費用，在現今这个时节和我們的錢庫大退潮的当兒，已經是难于担負了。

你对于加里波的、或在議會背后貫徹軍隊改革的普魯士政府、或類似的題目，不能馬上写点东西嗎？

加里波的已經將法里拿解職，這很好。

祝好。

你的卡·馬·

六八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七月二十一日

七月二十一日。

亲爱的恩格斯：

帕尔麦斯顿将于星期一晚上作建筑英国防御工事的提議——这是个大欺騙。在星期三以前（因为我要到是日才从这里寄出），你如能供給“論壇”一篇这样的短文，那就很好。

祝好。

你的卡·馬·

六八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〇年七月二十三日前后]

亲爱的摩尔：

如稍有可能，你当收到关于防御工事的文章，不过决不能于第

一班郵期達到。

你覺得輕雷克 (Kinglake) 的聲明怎樣？如果巴登—巴登攝政王的高尚心情僅顯示為非拉法郎加戲劇中一個可憐的補缺演員，而法蘭茲·約瑟夫竟是真正的“貴人”，那絕不算壞。此外，這些王侯們似乎發生一種見解，以為這一次是要他們的命；他們不會得到拯救了。

我正在看烏略阿 (Ulloa) “一八四八至四九年意大利的獨立”。這是我所看到的一切軍事拙劣作品（專業作家的）中最愚蠢、最膚淺的東西。純粹尿泡式的批評歪曲了或不正確知道事實，常是亂七八糟混在一起。這個烏略阿當一八四八年為那不勒斯的海軍炮兵上校，自普隆—普隆予以保護後，即自稱為“將軍”。而秘密的將軍們就在這個隊伍中產生出來了。此外，人們如果要按照這個類型去評判那不勒斯的軍官們，那他們確是卑鄙的。

加里波的如果不馬上前進，可能于他不利；除非在那不勒斯的事件向前進展，但形勢不大像。在米蘭左 (Milazzo) 和墨西拿的前面也許還有一些逃亡的事，不過向大陸遠征的機會可能是惡化了。艦隊不會妨害他的行程，它不致對意大利人作戰，但在那不勒斯的陸軍中似乎有憤激的流氓，這種軍隊可能抵抗外國人，而加里波的却不可遭遇失敗。他倘有一萬可靠的士兵，那在三天之內，就自然將一切收拾好了。他現時必定有五、六千人，而西西里人自不計算在內。

附上五鎊，你可以替可憐的亞卡利阿斯再準備一點東西。

你的弗·恩·

六八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七月二十五日

七月二十五日。

亲爱的恩格斯：

五鎊收到。論文也收到了。

关于防御工事的“报告”，我将寄给你。烏尔卡特在七月四日的“自由新聞”上对这一点的悲惨的呼声，你已經看到嗎？你如願用英文写出来，似乎很合时宜，那你弄好当寄到这里来。我要向各書商处試一試，在最坏的場合，这东西也可登在一种評論或周刊上。

輕雷克的声明是对的，正如“官报”重刊他的談話所用愚昧的形态表現出来的那样。

祝好。

你的卡·馬·

六八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七月二十九日

七月二十九日。

亲爱的恩格斯：

你当从这里接到高等法院坚决拒不受理的通知。还要向最高法院上訴，也沒有用。徒然增加費用。現在一件迫切的事是我将欠韦柏的三十二达列、三銀格罗兴、六分尼寄去，要他馬上把各种文件(他的訴状包括在內)寄来。我为着小册子，需用此等文件，而在八至十天之內，小册子就会完成，由妻眷出来(她抄写是很快的)。

現在首先要做的是什麼(我是指**在报上**)？

我还没有找到一种类似的法律程序(例如你看高等法院判决中所用的那种报纸上放肆的爭辯的論調)。普魯士的狗是要用棍打的。然他們曾供給**我“材料”**，总算不錯。

高等法院怯懦的無賴对于伏格特君勒索等等的嫌疑，却巧妙

地駁回了。

祝好。

你的卡·馬·

亞卡利阿斯在隔我們几家的邻近住着，現已是第三星期，健康較有进步。

六八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〇年]八月一日〔1〕

曼徹斯特，南門，七号，八月一日。

亲爱的摩尔：

附上五鎊F/L12596作費用。天狼星坚持分担其中的四鎊。这是松苏栖 (Sanssouci) 的米勒有名的高等法院。我想知道，倘若不是你、而是一个普魯士的官吏受到如此待遇，那判决和理由是什么。

惊动最高法院，完全是多余的；可是也許应征詢普魯士一个第一等律师的意見？

从那紛乱的辯論中完全明白表現，这种無賴直接受內閣的摆布。他們不願有誹謗的訴訟，这是可以破坏一般官僚主义的梦幻般和諧的。因此在“国民报”中，士来尼慈 (Schleinitz) 一定也要被处罰。

特将附件寄还。但現在当以任何代价作出小册子，并找出版处！如有可能，下星期再替你写点有关加里波的东西。

你可以問問“論壇”，是否要一批关于来福槍武器的論文，約四、五篇，包括最近的一切改进——冒險做，我不干。

你的弗·恩·

〔1〕 这信是用铅笔写的。

六八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八月四日

八月四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那五鎊寄給韦柏了。

我尽可能地赶快写小册子。有几天，某些障碍几使此事成为不可能，那时我的情况是特别“恼人”的。

此外，我已决定繼續訴諸最高法院。現值假期。在最高法院开庭之前，小册子出版了（內有我对普魯士向来的訴訟手續的批評）。沒有大耻辱，这些家伙是不能脱身的。

在星期三以前請將关于加里波的写給我。

祝好。

你的卡·馬·

六八八 燕妮·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八月十四日]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如有可能，摩尔請您在星期五、六以前写一篇文章。可惜有許多次脫了期，今天的似乎还成問題。無論什么題目都可以。也許是关于攻击威尼斯的杂談或这一类的东西。

我希望本星期还能开始抄写那小册子。这东西实在拖得长久，而卡尔把这事件也弄得太結实了。

“泰霍夫的信的分析”使我非常怀恨；我觉得疙瘩就在这里。其他一切进展得較好。

希利和柏克每天有一批新的文件寄来，將作为加入書中的材

料。可惜还没有开始去寻找一个書商。然本星期內，一切事务都要解决的。“誰不相信这一着，便弄錯了。”

女孩們和我竭誠問候。

您的燕妮·馬克思

六八九 恩格斯致燕妮·馬克思 一八六〇年八月十五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〇年八月十五日。

亲爱的馬克思夫人：

只要办得到，那篇文章不論好坏，是会写的。錫柏尔今天送来一个巴門青年糾纏着我，故不能动笔，我想明天开始罢。此外，我因錫柏尔的事屢次提出詢問，摩尔沒有答复过一次，这是不能原諒的，我已将回信延迟了十天，我应当对錫柏尔說些什么，他至少可以写給我。至于还没有去找出版人，也荒唐，今后誰知道談判要历多久，德国印刷中的慣例是有名的，我們这样“慢慢地但是靠得住地”进入一八六一年，这不是別人的过錯，而是摩尔先生自己及其結实的过錯，因为他自己既不去找出版人，又不發动錫柏尔去办。同时整个欧洲的斗争一开始，公众对于誰原来是真正的暴徒，“警告”的小册子怎样起源，关于泰霍夫的信，那些是捏造，那些不是，都失去兴趣了。我們老是干最卓越的事情，但要时常防备出現得不及时，以致都落了空。

对伏格特立即作三印張的答复，畢竟比向来所表現的一切有价值得多。关于找出版人的事，請您尽力催促一下，但馬上要實現，而小册子畢竟也要完成才好。否則我們把一切机会葬送，終久完全找不到一个出版人。

現在來講点趣事，但这是一种大秘密，不可讓它出格拉夫頓里九号。您想想看：这个可笑的錫柏尔前往巴門，爱上一个庸人的

女兒〔1〕，已經訂婚，即將結婚，并在巴門住家。这个乳臭未乾的小兒啊。他对我有些不好意思，不知道我已知道此事，他曾写信給此处西格尔下面的另一人云云。这事如不再破裂，便是一种有趣的婚姻。

請为竭誠問候摩尔和小姐們。

您的弗·恩格斯

〔1〕 来恩喜尔得·舒特尔(Reinhilde von Hurter)。

六九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八月二十七日

一八六〇年八月二十七日。

亲爱的恩格斯：

我的长久沉默是由于可怕的不断的肝脏毛病，因此必須利用一切自由的时间去工作。

我为找書商事，約于十天前写信給錫柏尔，正等待回信。所以长久拖延下去，半因我相对地不适宜于工作，半因直至最近才得到一切可得到的材料。此外，我相信除意大利的事件外（奥国干涉的意圖是波那帕脫的一种發明），本年不会再有其他事情發生（請对加里波的写点东西。你对于班涅的朋友杜尔有什么意見？），当一种过渡的状况出現时，这样的小册子还是可以看的。

附上希利的信，会使你觉得十分有趣。但請寄还。今天已将你的“薩服雅·尼斯与萊茵”寄給他了。

約两星期前，我用書面对齐麦曼博士（普魯士前市区法院院长）提出有关訴訟的問題（形式問題）。他觉得此事必須亲自詢問柏林同業公会的會員。在本星期內大概会接到他的書面商談。普魯士的人們不当这样輕易地逃避我。

我現陷入巨大的金錢困难中。

衛登麦尔君的报〔1〕又已完結：就是他要退出編輯部，往紐約做測量師。反之，他的同伴〔2〕会将該报出租，即出賣給一个政党。衛登麦尔現在終于理解到自己对于美国的新聞事業是太正直了。

祝好。

你的卡·馬·

曼徹斯特的營業怎样？印度呢？國內市場呢？

〔1〕“人民之聲”。

〔2〕斯坦道(Standau)。

六九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八月二十九日

一八六〇年八月二十九日。

亲爱的恩格斯：

为着亚卡利阿斯的緣故，在曼徹斯特的裁縫業務还可开办嗎？他又恢复了工作能力（現还住在我們的附近），必須离开这里，因倫敦这种營業不好，他仍須回到肮脏的地方去。

他和家眷前去的款項，会在这里筹好。

为使你注意起見，我对他必須評論一下：我相信他患有一种脊髓病〔1〕。他的妻是一个討厭的妇人，具有要求人家尊敬古怪脾气（教会委員的女兒）和爱尔兰風。他們对于家事是疏忽的。他自己只有消極的活动力，絕沒有積極的行動去向各方面伸手，特別自生病以来是如此。当他初来曼徹斯特时，必定感觉不滿意。他特別需要从外面取得一种夾拇指的刑具，因此使她不致表現种种幻想。

关于加里波的，我必須馬上有一点东西。这是美国佬感到兴趣的唯一一点。

今天接到我的柏林律师的来信，报告他替我向最高法院所遞

送的訴狀。你以后当收到此項訴狀。关于小册子和布林德一点，是他自己沒有懂得清楚；反之，其他是写得很好的。

祝好。

你的卡·馬·

〔1〕 Rückenmarkübel, 原信作 Rückenmarktsübel。

六九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九月一日

一八六〇年九月一日。

亲爱的恩格斯：

附上衛登麦尔的信。

第二是我的律师的信。这信必須寄回。这人对于小册子一点显然沒有了解，倘若最高法院指定这案件再由市区法院認真审理——这是不会的——那我必須从新把这种小册子的事报告他。这是普魯士法学的一个美丽之点。我現已經过五个临时法院，不知是否会得到“官僚的允許”，真正办理这案件。只有在“光明的国家”普魯士才表现这样的事情。

現在三点鐘了。我不相信你的加里波里的論文还会达到。本来不当用这东西来麻煩你。但美国佬在选举期中，除意大利动人的事件外，不看外交政治的。此外，至多只有关于秋收和商業的論文，不过为着礼貌的緣故，每星期自然只能写一篇。

你的卡·馬·

墨辛〔1〕的教长是“扫倫海默”（Saulenheimer）〔2〕，曾委任阿布特为“步斯騰海默”的教长。寄件收到了（星期四）。

〔1〕 赫斯夫人。

〔2〕 扫尔海默（Sauernheimer）。

六九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九月八日前后]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你如将“衛报”寄来，十分欢迎。

收到五鎊的事，我相信上次信中已經提及。谷謨拍特从苏格兰寄来的一封信也收到了。下次再詳。

祝好。

你的卡·馬·

錫柏尔还没有信来。

依我的意見，現在首先出現的一种轉变是皮亚梦忒反对馬志尼。

六九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九月十三日

一八六〇年九月十三日。

亲爱的恩格斯：

如有可能，希望你有一篇論文作星期六之用。

附上齐麦曼对我提出的問題所表示的法律上的意見。（請于下星期寄还。）

此外，为了娱乐起見，特将亚卡利阿斯給我的信另抄寄上。

你的卡·馬·

六九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九月十五日

一八六〇年九月十五日。

亲爱的恩格斯：

謝謝論文。

附上爱喜和夫的作品，但在两三天之后，至少要完好如故地寄回。这不是我的。这废物几乎还没有出版，就在柏林被沒收了。这一份是倫敦唯一的存貨。第二部分論帕慈克 (Patzke) 等，虽写得很坏，却令人發笑。此外，你看柏林的猪仔法官們的情形是怎样的。柏林的狗报对小轟王^①發泄了它們全部慷慨的勇猛的獅子力量，而对于它們的帕慈克、它們的法官和它們最卑鄙的摄政王便沒有余力了。

加里波的是真救星。否則波拿巴因俄、普、奧的神聖同盟，又会得人望并保持人望。

我們温和的布耳革斯投奔到摄政王那里去了，你从附上的拉薩尔的信中会看得出来(也請寄回)。拉薩尔在亚享用沐浴治風显病，首先写信給我。內中說到科倫和杜塞尔多夫的工人联合会是在两个为我們不認識的青年律师〔1〕領導之下改組的，那两处热烈盼望我反伏格特的著作。波克海姆从瑞士也带来同一消息。我写信給催促的拉薩尔說，除在倫敦付印外，沒有其他希望(就錫柏尔的信講，是这样)，貝池經過通常的道路(萊比錫)，从倫敦对德国經營这种業務，但对外国却是直接的。这需要錢。因此写信来。但他不得推諉。我今天再写信去。他至少必須弄到三十鎊不义之財。波克海姆給十二鎊。已經抵补了最大部分。附上希尔士斐尔德的样張。每两印張要四鎊半。不过字数多，和平常的两印張一样。試看拉薩尔無尽长的信末尾的几頁，他对我大大地称頌經濟学。他对于經濟学的許多地方似乎沒有懂得，这从他的用語看得出来的。

祝好。

你的卡·馬·

① 法兰西斯第二的綽号，因一八六〇年炮轟巴勒摩得名，又称轟王第二；因他的父亲也是以炮轟出名的。參見第三六三信注一。——譯者

附帶地說！

“新普魯士報”說，“民主主義的研究”（瓦勒斯洛德、班堡格、拉薩爾、伏格特、格龍、奧本海姆等）是由八個真正的和兩個假裝的猶太人寫的。

〔1〕 科倫的柏塞爾(Bessel)博士和杜塞爾多夫的克諾施(Knorsch)律師。

六九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〇年九月十五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〇年九月十五日。

親愛的摩爾：

法學的東西奉還。雅各鼯鼠〔1〕的信明天寄上，愛喜和夫的信、谷謨拍特還要看。我們的鼯鼠的信使我很開心，寧可說，我的嘴笑成橢圓形了，這對於你的肝病總算是一付有效的藥罷。關於普魯士政府的事件是完全有趣的；但最好是這家伙具有一種想像，以為我們在意大利的問題上現在要予以支持!!!當意大利自己的革命黨直接攻擊和威脅喀富爾的現在。這是天真的。當加里波的將在羅馬攻擊波拿巴，現在，我們倘若承認在今年春季曾和喀富爾及波拿巴同道，那——誰知道？——現在也許還要和他們同行！鼯鼠先生對於現時是非常保守的。

無論如何，你的小冊子不當在倫敦付印。我已立刻再度寫信給錫柏爾。第一，這東西會馬上被沒收，也許即在邊界上或在萊比錫，第二，即使能避免這一點，那在傳播上一定又是很可憐的，沒有人會看得見它。我們對於亡命者的作品已有百數次的經驗，老是同樣無效，常是白費金錢和氣力，還要嘔氣。何況錢從哪里來呢？就你的信看，必須在五十到六十鎊以上，拉薩爾一定不會籌三十鎊的。此外，也要計算到這東西能否在德國印刷、發行；如果沒有人能夠看到，那我們對伏格特的答復有什麼用處啊？我也絕對看不

出，这書为什么必須具有可沒收的內容。即依照現今的出版狀況，你还是可以說許多話，使普魯士人氣煞的，这总比在外国〔2〕的一种滿足好些，何况这种滿足不能达到公众的面前，可以說只是你私人的。

約三星期前，我写了一篇关于来福槍运动的論文給丹穆斯达的“一般軍事报”，并在一封附寄的信中告訴那些家伙，我曾在巴登参加起义者方面的战役，因为我在这些官方的軍人中不可用虛伪的旗帜行动。他們对于那篇論文已依照原稿刊出，現在这里又以英文出版了。如有可能，今晚寄給你，用不着寄还，因在一星期內，我会得到自己的一份。这种結合对于我在軍事上是很有价值的。

神聖同盟的事件很糟糕，这大大地帮助了法国的波拿巴。加里波的意外突变是唯一的救星。我很想知道普魯士自由主义的庸俗市民对于再度受俄国的宰制，有什么話說。此外，像柏林这样的猪仔报，真是世間少有；它們似乎也終于触怒了鼯鼠。我告訴你，“国民报”和“人民报”尽作些無聊的瞎談和自作聪明的蠢話，即离开一千步，已是臭不可当，把它們拿在手中是不可能的。

就是米刻尔君也以真正的国民联合会的智慧攻击了国民联合会。但亨利終于找着他的立脚点了。

問候你的夫人和孩子們。

你的弗·恩·

〔1〕 拉薩尔。

〔2〕 沒有信仰者的国度，即外国。

六九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九月二十日

九月二十日。

亲爱的恩格斯：

你回信必須將愛喜和夫的書和拉[薩爾]的信寄還。

我算定星期六會有一篇關於加里波的、拉摩里舍耳或中國戰爭的論文。

詳細情形也許明天寫給你。

急忙中。

你的卡·馬·

我這裡的經濟狀況雖極混亂，但還是把妻和孩子們送往哈斯丁斯住一星期。金錢不允許她們住得更長久。可惜那裡老是下雨。

六九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九月二十五日

一八六〇年九月二十五日。

親愛的恩格斯：

家眷昨天又幸運地回來了。

附上德納的信，情形如下：自你來倫敦後，我曾寫信給德納，盼望他將“海軍”的條文讓給百科全書的另一同事擔任。從那時起沒有接過回信，以為事情吹了，直到昨天，竟飛來附上的這一信。現在如有可能，請你寫一點——不管怎樣短和膚淺，都沒有關係——這對於我目前極關重要，因為我被迫於九月十四日向德納預先開出一張兩個月為期（兩個月後支付）的期票。曾寫信表示，這全靠他的舊友誼，否則違反了“論壇”的原則。我的信現和他的信相左了。除掉他必定相信我們對於一切都能寫作外，現時正應好好保持他的情緒。你如能寫這東西，那對我是一種最大的可能的厚意。德納所規定的最大限度是十頁。如只有五頁，也行。問題在總要供給一點東西。

拉摩里舍耳的情形怎樣？

你對於加里波的的局勢有什麼意見？

因馬志尼的干涉，噶蘇士遭到拒絕，他是由波拿巴派遣的。加[里波的]當舍棄羅馬，直接向威尼斯進發。

現在來講伏格特。

書將在這裡印刷。

一、錢。我只須付二十五鎊。內十二鎊是波克海姆的，八鎊拉薩爾已經允許我了。還只剩下五鎊。其他印刷費和運費由書商貝池支付。扣除并償還一切費用后，在利潤上我們是平均分攤的。書一定要在倫敦出版，這是我現在對貝池所提的唯一條件。

二、書不會被沒收。被沒收是拉薩爾的一種誤解。我寫信給他恰恰相反，說書不致被沒收，但不能在柏林出版，因共產黨人訴訟的緣故，那裡沒有書商肯印刷這種書。

三、我們不再處于一八五〇至一八五八年的時代。貝池在萊比錫、柏林和漢堡都有代理人。此書可由書商經常的途徑在德國銷售。他并直接由在比利時、瑞士和美國的代理人推銷，將節省許多時間。至於報上的廣告和書商的報告等等，這是在我的參加下處理的。我們將寄五十份給錫柏爾，分派各報館等。我以為沒收是不可能的。伏格特不是攝政王，而斯提柏耳在政界也失寵了。我在政治上故意持一種保留的態度。

四、我們節省時間，因為在德國可能還要奔走幾個月；然後又要花校正等等的時間。這是貝池的第一次出版（還有波克海姆反阿部的一個小冊子），他就是為自己的利益，也要盡一切力量去干的。

五、這書如果行銷——我有一切原因相信這一點——無論是你的或我的、德文的或英文的小冊子，貝池都會出版，而德國書商們的絞索即從此告終。（兩印張已經排好了。）

因此我覺得這一次的困難卻是一種德行。你以為怎樣？“波河與萊茵河”，又“薩服雅、尼斯與萊茵”倘若在倫敦這裡出版，我相信影響要大得多。

祝好。

你的卡·馬·

附帶地說！我覺得“前帝國的伏格特”確是一種不適當的書名。“卡爾·伏格特”也不相宜，因為我不願意將“卡爾·馬克思”放在“卡爾·伏格特”的後面。我心目中的書名是“達·達·伏格特”。如我在批評伏格特的“研究”一章中所指出的，達·達 (Dâ-Dâ) 是一個阿剌伯的著作者，在阿爾及爾完全為波拿巴所利用，和伏格特在日內瓦一樣。達·達使俗物迷離恍惚，而且是滑稽的。

六九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〇年十月一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〇年十月一日。

親愛的摩爾：

你的家眷又幸運地回來了，曾在何處旅行？我一無所知。是去海濱，或往陸地？希望已獲得良好的效果。

“海軍”，現在很不適宜。因營業上的事務，我和律師們正陷在困難中——德國沒有人懂得這裡的拖延，那些傢伙恰恰在本星期內要用大批的文件等等來麻煩我。但我願盡力來寫，很快是不會的，而且也不可能，我對於當前的情況完全不明了。

關於伏格特：我必須說，絕不喜歡你那種書名。你如果要給他一個綽號，必須是人們沒有看書就懂得的，或者是在本書中的解釋節段後才出現的。我相信書名愈簡單、愈不費解，便愈好，不過除伏格特外，如有可能，還要有波拿巴或至少普隆-普隆在裡面。你如討厭“卡爾”·伏格特，可稱為“伏格特先生”，但是我看不出“卡爾” (Carl) 為什麼不能放在“卡爾” (Karl) 之前——關於這一點，沒有人會對你開玩笑的。

在倫敦印刷：我們必須把全部或一半金錢投入一種出版書店，我沒有信心。附上錫柏爾的信，這对你證明他並沒有認這件事是失敗了，恰恰相反，他只是期待指教，以便活動（信還沒有答复，請寄回）。我對於在外國印刷的事看得太多了，恐怕這一次又恰是一樣。伏格特雖構成一個例外（然他的書是在法蘭克福印刷的！），但他有報紙的支持，而我們一定不會有。加以貝池君並不準備多登廣告，因為他必須付出廣告等費。你會看到的。你如有條理地發動錫柏爾，無論如何，在德國早已找到一個出版處，我總以為這較為妥貼；而希爾士斐爾德的小排字所也不致於急忙付印。然事件已在進行中，我們現在必須看怎樣了結。我相信在廣告上除各章的標題外，你最好不再加什麼到書名上去，這完全夠了。尤其要催促把這東西弄成功。

如已印好三至四印張，可將樣張寄給我嗎？

附帶地說！在德納那里五或十頁是多少？我不懂。

拉摩里舍耳為皮亞夢忒人所襲擊，受到羞辱。他在側面絲毫沒有準備，只對加里波的自行掩護，而且是用小隊衛戍軍駐扎在各城市不堅固的衛城，這只能防止暴動。因此有一批投降的事出現，皮亞夢忒人到處是以六對一作戰。奧地利軍在卡斯忒爾飛達多（Castilfidardo）打得很好，在安科訥（Ancona）也是如此，那里朝乡村的方面絕沒有要塞，不過就整個講，羅馬教皇的軍隊對那部分優良的、但由各種因素構成、并由一切種類的外國軍官統率的軍隊，是如何沒有力量啊。皮亞夢忒人簡直是以三對一作戰。

在軍事上，加里波的似乎沒有喘息的余地。他的優良軍隊分散成西西里和那不勒斯大隊，不復有有組織的隊伍，當他達到一條頗可防禦的河流綫時，有一個不能統制一切的要塞如加普亞（Capua），他即停下來了。這暫時並不嚴重，因為三萬那不勒斯人在這個小地帶上不能夠生活，在兩星期內必須解散或前進，而前進是不

会成功的。但如沒有完全特別的偶發事件，加里波的恐怕不易馬上來到奎利納(Quirinal)。現在還有喀富尔派人的叫囂；这些糟糕的資產者是能在短时期內使他站不住脚的，所以他在能够胜利之前，必須以进攻为最后的出路。否則重要之点就在尽可能地迅速使那不勒斯人潰敗，而在維克多·厄曼[紐伊尔]来到皮亚梦忒人中之前，即和他們友善，不然便太迟了，而他們一定忠于維克多·厄曼[紐伊尔]的。但加[里波的]公然使在羅馬的法人与在威尼斯的奧人处于同样的地位，这是最最重要的；至于現在是否馬上实行驅逐他們，倒不甚重要。

在奧地利的情形絕妙。一个国民联合会的俗物系萊茵省普魯士人，住在巴威(法兰克)，他說，新近往維也納参加铁路庆祝会的閔兴人原来很相信“奧[格斯堡]—[般]新[聞]”关于奧国状况的报告，竟完全垂头丧气回来了，因为他們所發見的一切全是两样。奧地利人本当對他們解釋，这一切尽是欺騙，那里的状况再也令人忍受不了。奧国的資本家也本当以反对財政的紊乱為他們的特效藥：奧国一切地产中有百分之二十屬於教士，这是必須沒收的。人們能够想像一种更良好的革命局势嗎？普魯士的整个自作聪明的行为及其国民联合会对这样的一种綱領竟站在什么地方呢？

我看到腓特烈·卡尔(Friedrich Karl)亲王和發尔得最(Waldersee)君的著作，現在确切相信普魯士人把自己的軍隊組織并訓練得很好，然他們必然要被打敗的。他們为着避去四十五年来缺乏战争經驗的弱点，特在演習中創造一种人为的習慣的战争，在这里，一切都和真正的战争不同，用每种口实明白指示兵士和軍官們撤退，并将完全虛偽的觀念和事物灌輸給他們。例如兵士在演習中自然不可侵入住宅而予以占領；然人們标记此等住宅为被占領，令兵士們在四周加以圍守。普魯士一个上尉在什列斯威得到命令，在交战中占領一种田庄，把他的兵士們好好圍守在籬笆的外

面，像在演習中一樣！發爾得最親自看到這一點。此外，腓特烈·
卡爾親王做一個士兵絕不壞，並十分痛恨普魯士那種軍人式的拘
謹。但做一個司令有無價值，却不能說定。

你的弗·恩·

七〇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十月二日

一八六〇年十月二日。

親愛的恩格斯：

我曾寫信告訴你，我的家眷在海濱住了一星期，那信你必定沒
有收到。

關於德納的書頁，你的一大頁（例如炮隊的）正合他的一頁。

我對錫柏爾的信所引起的印象正和你相反，就是他沒有辦法。
梅斯納因“民主主義的研究”，直接站在敵視的地位。加以他在和
錫柏爾的私人談話中，表現他期望一種“有敬意的”評論，並認伏
格特為一個大人物。威根是我的私人仇敵，許多年前，因我的提
議，來信要求將“霧月十八日”讓給他（甚至沒有報酬），這是一種鄙
陋的答復。波恩的厄爾柏曼是一種純粹的幻想。我認識波恩的子午
綫圈了。總之，依照這反動的十年中所流行的風格，這種著作殆不
能在德國出版（特別是錫柏爾在萊比錫〔1〕沒有書商的聯繫）。稿
件甚至從一家轉到另一家，全體都在瞎說一頓，並沒有因此——或
者還要經過長期的誤轉之後——找到一個人！和貝池君相比，我
自然寧願要科塔、布洛克豪斯、甚至於坎普；不過在上述的情況之
下，我認貝池還是一種意外的幸運。波克海姆是一個很精明的商
人，却很相信貝池。末了，我們在德國最後的經驗並不是令人興奮
的。

希爾士斐爾德處的印刷，本星期將進行得快一點。他手中有

各种各样的东西必须要做。

書名，我还要考虑一下。达·达会使俗物迷离恍惚，我中意这种状况，并适合于嘲笑和輕蔑的体系。然我还要用自己批評的良心詳細斟酌一番（書名是最后付印的）。內容如下：壹、暴徒。貳、步斯騰海默。叁、警察方面。一、自供。二、穆騰（Murten）的革命日。三、瑟瓦尔。四、科倫的共产党人訴訟。五、洛桑的中央工人宴会。六、杂录。肆、泰霍夫的信。伍、帝国摄政者和諸侯。陆、伏格特和“新萊茵报”。柒、奥格斯堡的战役。捌、伏格特的“研究”。玖、代理处。拾、保护者和共同流浪者。拾壹、对“国民报”的訴訟。拾貳、附录。

你現在既沒有工夫写論文，請写些要点給我私人，非常短的，如意大利常有什么軍事發生之类。然后由我自己来造成必需品。

柏克要去那不勒斯（由希利陪伴着）。他想在那里創立一种德国的志願軍。（III）

祝好。

我窮極了。本星期如还能寄我几鎊，十分欢迎。

你的卡·馬·

“泰晤士”的無耻（昨天）达到極点，以为“当加里波的被認為拿破侖第三的秘密意志的代理人时，”他便取得“信任”。小丑爱底温·詹姆士在恐惧之中，一直逃来倫敦，于前天达到。噶苏士在普隆—普隆的“国民意見”上發表一封按照波拿巴意旨和委托所写的信給加里波的。

你的来福槍的論文已形成了倫敦的全部報紙上的循环运动；即在內閣的“观察者”上面也談到。这是一种激动。

〔1〕 由“德国”改正过来。

七〇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〇年十月五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〇年十月五日。

亲爱的摩尔：

附上五鎊，E/L33688。一八六〇年一月十二日。

本当早些寄給你，但谷謨拍特向我借去十鎊，我必須等待几天，才不致因一次取出許多錢，引人注目。

关于在倫敦排印的事，要点自然在書的出版，而且迅速；但在德国付印更好，并当爭取达到目的。貝池可能仍是十分厉害的，然一个德国出版人，例如梅斯納（他早已不是你所想像的忠实的人，只須細看他的出版目录）具有完全不同的力量去打破沉默的陰謀。而且党还須在这上面投資——这在我們中間确是够稀奇的了——我决不能把它看做一种幸运。

書名——人們要在讀过半本書之后，才会懂得，我重說一遍，無論如何，这种書名是最不幸的，而且这也是天狼星十分坚决的意見。一般俗物对于伏格特早已不大發生兴趣，你称他为达·达，就会使他們迷离恍惚。能够使人对伏格特發生兴趣的唯一事件是他和波拿巴及普隆—普隆的联系，你必須在書名上着重这一点去引起俗物的好奇心。专就書名講，你要衬出嘲笑和輕蔑的体系，那除弄出一个矯揉的或穿鑿的名称外，难得有別的样子。最簡單的名称的确最好；嘲笑和輕蔑在書中已經出現得够早了。

加里波的爸爸又打击了那不勒斯人，并捉得两千俘虏。这家伙所給予軍队的印象必定是巨大的。杜尔出了丑，呂斯托夫的理論也是如此，这很好。否則后者的脑袋中充滿了無条件要做德国的加里波的的思想；这家伙在資產階級的共和主义者中可能是危險的。小轟王現在大概馬上要完蛋了；軍队不久会絕粮并潰散，那个小小的地带不能供养他們。关于这件事，目前沒有有什么再可說

的。此外，当这个勇敢的王現在去那不勒斯时，他的表演十分鋒利，这是不能否認的。

我的来福槍論文的成就不完全是自然而然的。我将該小报划上粗紅綫，寄給倫敦主要的和这里地方的各报，并写上下面几句话：“一[般]軍[事]报”的英国通訊人致意……的主笔，并請注意本人在“牛頓評論”上用 V.J. 所發表的一篇論文（由邮局寄上一份）。这是一种外国軍事报对于志願軍运动第一次的专家意見，也許頗有趣味——这自然完全是匿名的。我对“泰晤士”沒有写什么，但它却登了一个摘要。

錫柏尔已将他的未婚妻⁽¹⁾的照片寄来此間，很美丽，馬利·安东尼特(Marie Antoinette)^①，却極少貞潔的欧貞尼(Eugénie)^②的傾向，而且很富于男性的氣質——她要宰制丈夫的。他对于“合理的人”还会覺得奇怪。她的母亲“男爵夫人”是一个制帽兼服飾的妇人——是杜塞尔多夫的一个店員，且常于午后在屈別(Küpper)的露天啤酒店喝三、四杯啤酒。俗物們是这样說的。

据最近的消息，加里波的的孙子或曾孙約瑟·加里波的(Jos. Bapt. Maria Garibaldi)博士出生于阿耶佐(Ajaccio)，曾由提奧多·諾易和夫(Theodor Neuhof⁽²⁾)派往德国，在那里和威斯特华倫的喀德邻·諾易和夫(Katharina von Neuhof⁽²⁾)小姐結婚，自他的內兄顛复后，寄居尼斯。在容貌上的确具有一种威斯特华倫的特点。亞威伯克和威里系各自的形态，只是加[里波的]的一种諷刺画。

据说科拉社克的德文月刊⁽³⁾第三年第一期載有一篇反对伏格特的文章，十分激烈。

竭誠問候全家。

① 法王路易十六的王后。——譯者

② 拿破侖第三的皇后。——譯者

你的弗·恩·

- (1) 来恩喜尔得·舒特尔。
- (2) 原信作 Neuhof。(按原信并不错,本书后索引亦如此写,编者改为 Neuhoff 似无必要,故仍照原信。——译者)
- (3) “时代之声”。

七〇二 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十月十一日

一八六〇年十月十一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我目前很忙。星期六当写信给你。布刺斯的小册子中有些好的东西。

如有可能,望对于加里波的大战给我几行指教(在星期六以前)。

你的卡·馬·

七〇三 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十月二十五日

一八六〇年十月二十五日。

亲爱的恩格斯:

附上韦柏的信,我约须寄给他六个达列,而和普鲁士法院的玩笑即因此告终。你可将此事告诉锡柏尔。

我以后将在伦敦刊布一印张左右“论普鲁士司法”的文章,但要那个小册子在德国平安无事之后才着手。

希尔士斐尔德在最初四个星期中,进行得很慢,排字工人晋恩一度卷逃,他又忙得很,而我的书一页有平常两页那样多。然我上星期还是和他订了书面契约,在十一月半以前,必须弄完。

科拉社克在“时代之声”最近一期的“欢呼”中又使这事件新鲜

活潑起來，而朋友拉薩爾憤憤地同人家一起跑開了。

關於“海軍”情形怎樣？

你相信本年秋季內還能發生一種戰爭嗎？

我為着校稿和家務的奔走，非常忙碌，暫時很少工夫寫信給你。

祝好。

你的卡·馬·

七〇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十一月五日

一八六〇年十一月五日。

親愛的恩格斯：

星期五的前一星期，我將韋柏最近的信寄給你，現要收回應用。

沒有得到你一點消息，希望沒有什麼不幸的事情發生。

我很忙，一部分是私事，一部分是校稿（總是兩次）；因增加最高法院的材料，上星期又將訴訟的一章完全重寫過，末了還有“論壇”。

“曼徹斯特衛報”現從巴黎方面該時時得到有趣的新聞吧？

祝好。

你的卡·馬·

倘若信賴錫柏爾，你看有什麼結果。兩星期以前，我就問他是否願意擔任對德國各報（和對誰？）處理（分送）書本？自然沒有回信。

七〇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十一月十三日

一八六〇年十一月十三日。

亲爱的恩格斯：

看到你的信，知你自己正陷在金錢困難中。如有可能，我还是要請你在本星期內將允許的五鎊寄下，因为我实在再也沒有东西可供抵当了。本星期六（十一月十七日），要付希尔士斐尔德的期票二十五鎊，而錢还没有完全弄好。

書（十二印張，依平常的排印頁數計，有二十四印張）在下星期將完成。关于訴訟一章，原来只有几頁，因最高法院判決的結果，完全重写过。現約有一印張。最后的整个印張是六号字（附录）。我没有將各单个的頁數寄給你，因为这和其他任何作品一样，必定毀坏作品的全部效力。我将寄六本到你那里，即你一本，天狼星一本，谷謨拍特一本，博洽德一本，赫克瑟一本，查理一本。

你問及罗麦尔的小册子——你再也沒有听到消息，“而且这花費了金錢”——似乎含有一种責备我的意思。第一，如果不付出分文，那我对伏格特个人抨击最重要的“代理处”的一章，沒有罗麦尔，便不能写。这个人因我的各种反复盤問，至少来过四十封信。加以他又把原来要給“一[般]新[聞]”的反伏格特的声明寄交我。我看不出完全無干的人負有替我們党無償工作的义务。此外，貝池昨天对我說，已賣得两三鎊，其余的（他在德国正为此登了一个新的广告）如不能自行出售，無論如何，在美国和澳大利亚是会賣出的。

你一經看过我这种作品，就会抛弃由錫柏尔在德国交涉出版（也許在一八八〇年）的意見，因为他只有一些文学上的結合。已經有信来了。

我在書名上已对你讓步，（昨天）把“伏格特先生”排进去了。妻絕對反对，坚持“达·达·伏格特”，她很博学地提到，就是在希腊的悲剧中，驟然看来，名称和内容常是沒有关联的。

我不知道你是否看过科拉社克的“时代之声”。“欢呼”这篇文

章(我們的朋友拉薩爾憤憤地跑開了)在實際上(雖則科拉社克這驢子忘却看看這一點)因一種報告的事實,說明了伏格特出賣給波拿巴的動機。當一八五八年初,日內瓦創立一個股分公司,即某一種為購買家具的信用銀行,名“塞門德”(La Cimentaire)。除沒有指出名字的經理外,伏格特是協理。到這一年的年底,經理先生們已經將全部資本吃光,破產了。主管的經理被關在獄中。刑事訴訟就跟着出現。伏格特在百倫做全國議會顧問,跑往日內瓦。法濟撤消了這種訴訟。股東們沒有得到分文。

我從同一“歡呼”(附帶說一句,既已出賣給奧地利人,科拉社克為什麼不稱他們為蠢材?)中看到。“噲!往意大利!”(我雖看過波克海姆提供的伏格特私派的“民主主義的研究”,却不能克制自己)即在巴黎的銀行家“路易·班堡格”,當一八四八年為“梅因斯報”的主筆時,是一隻討厭的螞蟥,冒險談論“受半餉的共產主義者”。因此我對這個自作聰明者在伏格特的共同流浪人中还補充地簡單說了一下,對於其他歡呼者路易·西門、哈特曼(Hartmann——他在瑞士對波克海姆說,伏格特已經收拾了我)和奧本海姆也同樣開了幾個不好的玩笑。

祝好。

你的卡·馬·

七〇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十一月十四日

[倫敦]城,一八六〇年十一月十四日。

親愛的恩格斯:

我們彼此的信相左了。現在波克海姆處寫這幾行,通知你今天早上收到五鎊。

近來信寫得很少,而且多限于幾行,這你必須簡單從過勞、生

病和各种各样的煩扰去加以解釋。下星期末，我如再有閑暇的話，將仍照老樣子寫信。

今天已將昨天提起的“時代之聲”的一號付郵，但這是借來的，至遲必須于下星期三收回。

我把“衛報”值得感謝的文字安排在一項“附錄”中——即末尾一章。

畢士坎蒲已于前天結婚；是一個美國妓女。祝他幸福。

盜曼特已有信來。有一個女兒。瘦得和一條馬鞭子一樣；整個夏季一直到現在，生病。可憐的人！

波克海姆囑為問候。波[克海姆]已得到店中的允許，經營私人的酒業，并向你致意，請在這一方面予以幫助（一切可能的酒類）。

此外別無新聞。

祝好。

你的卡·馬·

七〇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一八六〇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親愛的恩格斯：

妻自星期一以來即患一種惡性的神經炎。我在阿倫醫生的指示之下，昨已帶着三個孩子出屋，因為怕它要傳染。阿倫說這病危險，但希望能突出難關。上星期六，妻已經覺得很不舒適，我看出有熱病的征候，要請醫生。她不願意。星期日也是如此。到了星期一，我自然不能再耽擱，她自己也覺得這不是平常的一種感冒或這一類的病。

塞麥來倫敦。也將經過曼徹斯特，並來訪你。

祝好。

你的卡·馬·

七〇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一八六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收到十鎊和“海軍”(卓越的条文)，至为感謝。

关于妻的病况，我所知道的是一方面好一点，而另一方面又坏一点。阿倫在沒有确定病的性質时，把病的真相隱瞞起来。昨天再也瞞不住了。妻患的是天花呀，她虽种过两次痘，病却是十分恶性的。(除天狼星外，不要告訴任何人。)因此阿倫也馬上把孩子們帶出屋。这是一种可怕的病。倫迅倘若被傳染，我将立刻把她送进医院。一直到現在，我自己担負看护病人的任务(主要的)。但这使我太緊張了，今天因收到十鎊，立即請了一个女看护。許多星期以来，妻即陷在一种非常的神經緊張的状态中，因为我們遇着許多麻煩的事，所以她的感染性更大，在公共馬車、商店或这一类的处所便受到傳染。

写文章在我是几乎談不到了。我能够保持心神必要的安逸的就只有数学。近几星期来，我替“論壇”写过各种可能的东西，主要的是华沙會議，波兰、意大利、法兰西的状况，金融市場。中国还没有。

你已經接到科拉社克的报嗎？

医生已允許妻飲少量的波尔多酒，因为她非常軟弱。今夜很可怕，在事实上我此刻也感覺自己是病了。

鬼知道我們遇着什么灾难。

李卜克內西是我的近邻，我把可怜的孩子們寄在那里，每天送

食物去。她們因宗教的儀式，不願在學校寄餐。

祝好。

你的卡·馬·

七〇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十一月二十六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在現狀所許可的條件之下，妻的情況比較好了些。這會是一
桩長久的事情。所謂驟然發病的情形，是過去了。

阿倫以為這種傳染要專從過度的神經緊張去加以說明，她許
多月來即陷在這種狀態中。

請經過赫克瑟，將附件馬上送登“改革”。

“伏格特先生”前天已由貝池在“赫爾曼”和“雅典娜”上登了廣
告，本星期出版。

你從日期上可以看到，我給“改革”的廢物，星期六已經寫好。
本來要把它連同給你的信一起寄上，但突然感覺不適，談不到寫
信。阿倫給我一種藥，今天又好了。問候天狼星。

你的卡·馬·

[信中附有下面的聲明]

主筆先生：

附上聲明一紙，如蒙刊載，至為感謝。您將于下星期收到我反
伏格特的小冊子一本。

此致

敬禮。

您的最忠誠的

卡爾·馬克思

致“改革”編輯部

声明：

承“改革”編輯部于一八六〇年二月初刊出我的一种声明，那是以下列的話开始的：

“柏林‘国民报’对于伏格特的小册子‘我对一般新聞的訴訟’，写过第三十七和第四十一号的社論，我特宣布采取步驟，准备以誹謗罪对该报起訴。并保留以后对伏格特作一种文字上的答复。”

我于一八六〇年二月間对“国民报”的負責編輯擦柏尔，在柏林以誹謗罪起訴。我的律师法律顧問官韦柏先生首先擇定預审的手續。但檢查官一八六〇年四月十八日的批示拒绝对擦柏尔“起訴”，因为“沒有公共的利益”作根据。他的拒絕于是年四月二十六日由高級檢察官批准了。

我的律师此时轉取民事訴訟的手續。但王家的市区法院以一八六〇年六月八日的批示禁止我进行訴訟，因为擦柏尔真正毀損名誉的“說法和主張”“仅在对別人的征引”，也沒有“侮辱的意思”。王家的高等法院一方面以是年七月十一日的批示宣布，所謂征引的形态不能变更条文上的处罰，不过內中所含毀損名誉的节段并没有涉及我的“个人”。此外，“在当前的案件中”，“不能認為”有侮辱的意思。王家高等法院因此批准市区法院駁回的批示。我于同年十月二十三日接到王家最高法院同月五日的批示，認王家高等法院方面“在当前的案件中”沒有“表現”“法律上的錯誤”。所以对擦柏尔起訴的駁回是确切不移的，法院公开的审理沒有可能。

我对伏格特的答复在几天之內就会出版。

一八六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于倫敦。

卡尔·馬克思

七一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一八六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亲爱的恩格斯：

妻現在沒有危險了。請馬上告訴天狼星，并竭誠問候。這事情會長久遷延下去，如阿倫所說的，她痊愈后，必須立即離開這裡，至少四星期。

至于我，昨天又从新种痘，因为从这一天起的十天內，是傳染最危險的时期。倫迅也种了痘。一种可怕的牙痛对于我倒是一种很有利的情况。我前天拔掉了一颗牙齿。那家伙（叫做迦伯列——Gabriel）于我肉体上大受痛苦之后，的确将牙根拔去，但留下一片。使得我滿臉肿痛，喉头也半閉塞起来了。这种肉体的压迫大大地助长了思想上的無能，从而助长了抽象力的無能，因为像黑格尔〔1〕，純粹的思維或純粹的存在或無是同一的。

十天来，隔离愈加严格了。

我在这种状态之下，自然不能写作，还有两个半月前向德納开出的五十鎊的期票不能好好用工作去償清，而妻在患病之前，已有各种各样的神經疾苦，所以有各种各样的表現——我現在陷入大困难中，請你至少在两个星期內，尽可能地时常写作一些。在現今的情况下，写信給我母亲，似乎是适宜的。但自她把那普魯士的下級軍官〔2〕招进家中作女婿后，因我这一方面的一些批評，一切交往都已断絕。現各方面的催逼可怕地增加了。我已花去十鎊的最大部分，至少可以和緩某些方面。你尽的力量已在可能的程度以上，我本不当将这些事相告，不过怎样办呢？有什么办法呢？加以我不能到別处去工作，因为我不能离家，說也奇怪（大概要从病勢好轉去解釋），妻恰于我不宜在旁照顧的現時（自然不可對她說），时常要我留在她的身边。

阿倫覺得她如果不是種過兩次痘，便逃不出來。就情形看，他自己認這次出痘是一種幸運。因為他昨天告訴我，她的神經狀態不良，他認這種病比可能發生的神經炎或這一類的病要好些。

可憐的孩子們非常害怕。阿倫於星期五替她們和李卜克內西全家種了痘。

你大概於星期五可收到“伏格特先生”。上星期拖延了一下，因我對於最後幾印張的修改，不能及時完成。

酒至為感謝。在收到之前，阿倫處方，已有此酒，還有其他藥物，但沒有這樣適意的。

你的卡·馬·

〔1〕 顯然漏去“說的”字樣。

〔2〕 康拉狄(Johann Jakob Conradi)，和馬克思的妹妹愛密利(Emilie)結婚。

七一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〇年十二月三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〇年十二月三日〔1〕。

親愛的摩爾：

因天曉得的形形色色湊合的情況，我在最近四星期中必須取出非常多的錢，以致現在應無條件地等待幾天。如有可能，明天寄一鎊給你，以後再有辦法，馬上會增加的。在某些時期內，我至少當以每次付出小小的數目為限；我在目前要對厄門表現出我在收入限度之內生活（前一決算年度沒有做到）；這是談判中的一種方法，我絕不可破壞的。倘若有所借口，一定向谷謨拍特試借五鎊，以兩星期為期，但卻不能找到此項口實，使他不致察出真相，加以不知他在这个年關有沒有錢。我很知道你正陷在怎樣的困難中，將盡我的力量做去——但新近寄給你的十鎊已經是十二月賬中的預支，所以這個月也已有了重大的負擔。不過你明天一定可接到一

点东西。

我准备今晚替你写篇文章(上星期五,眼睛發炎,在瓦斯灯下不能写作),但塞麦剛来此,問候你,今天又談不到动笔了。明晚尽可能地干罢。

書已收到。这东西好得很。特别是研究和附录两章;这是有毁灭性的。关于其他各点,下次再詳。样書大半已經分配好了。

你的弗·恩·

(1) 由“二日”改正过来。

七一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〇年十二月五日

亲爱的摩尔:

畢竟附上可庆幸的邮匯两鎊,在徹灵十字街照付,我不知道有較近的兌款邮局,望告知一处,以备将来应用。

天狼星特囑我暂时告訴你,对西門⁽¹⁾君的襲击使他特别高兴。我愈讀那書,便愈加中意。不过有很多排錯和写錯的地方。有一处竟把俄罗斯的去代替奥地利的皇帝。又你的夫人对一切外国字用拉丁文写法,排字时也是这样,那就不大好看。这在一切外国的印刷所可以过得去,反之,必須特別作預防的措置。

你所忽略的地方是总结。例如在步斯騰海默和暴徒两章的末尾;还有在警察方面的末尾、全部私人事件的末尾(即在研究之前)以及其他地方后面須有一种总结,使平常人明白获得总的印象。这只需再增四頁就够了,而在一本充滿材料和平常人多少生疏的大批人名的書中,会产生很大的效果,同时使很美丽的整个結構的艺术明白显示出来了。

你的夫人情况怎样?

你的弗·恩·

一八六〇年十二月五日。

〔1〕 爱德华·西門 (Eduard Simon)。

七一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十二月五日

十二月五日。

亲爱的恩格斯：

論文至为感謝。

妻的情况很有进步，我相信那酒比一切藥物对她更有帮助。只是在夜間有不安宁和失眠、又頗涉幻想等現象，还很受妨碍。

在星期六以前，你如能供給一篇文章，那也許写关于我的訴，發自柏林？当我觉得写社論不方便时，便从柏林、巴黎等处發稿。这样的通訊，比較容易。

对于中国战争没有什么可說的嗎？或者波拿巴的武装軍隊等等？

我此刻絕没有什么“思想”，但有討厭的头痛。

孩子們——可怜的小鬼——还老是过着出亡的生活。我已送了几只酒瓶給她們做安慰品。小的前天看見我在李卜克內西的住宅經過，从窗子內叫道：哈罗，老孩子！

附带地說！当佛萊利格拉听到我妻生病（自然不知道什么病）时，自然馬上写一封“感动的”信給我。但是当我将“伏格特先生”——自然（三行就有三个“自然”，你看我有多少思想）写上友誼的題詞——寄給他时，他因另外的事情来信，竟忘記对这書提一下，或对我承認收到了。他为掩飾这一点起見，特在信中加上“急忙中”一語。我相信各方面曾使他大为恼怒。有一次是他因伏格特的緣故“不謹慎”。但尤其是法济。佛萊利格拉要于春季往日内瓦。問題在法济的廢物的揭露对他是否發生妨碍？

布林德已于星期四在貝池處訂了一本，但直到昨天才收到。在我的書的包裹達到柏林之前，倫敦方面不會發行，以免普魯士大使館的亞爾伯慈君對柏林發出警報。倫敦方面對我在攻擊中“不足取的”態度，自然會有許多嘲笑的。虱子特律布涅昨天訂了十二本。
祝好。

你的卡·馬·

七一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十二月六日

一八六〇年十二月六日。

親愛的弗利德里赫：

兩鎊至為感謝。較近的郵局是卡謨登鎮（Camden Town）匯兌郵局。

你說缺少總結一項，完全對。原來本有，以後看見這作品的體積增得很大，便把它勾去了。因為如照平常一樣排印，有很厚的一本。此外，你會看到，在“一種訴訟”的第十一章中全部私人事件是這樣灌輸給平常人的，他會一生一世忘不了。

講到愛德華·西門君，這狗曾在他的齷齪的文章中（惡意地翻譯泰霍夫的“特務”）稱你為“老是忙碌的特務”。我決心指出一個例子給這個傢伙看，因為侮辱你的人格比侮辱我還要使我更生氣。

此外，順便說一句，當天狼星一經看完，自己寫幾行給我，十分歡迎。妻現在主要的享樂就在接到關於這書的來信。就整個講，有良好的進步，但很遲緩。

俗物佛萊利格拉君，那張“傷風的、威斯特華倫式的嘴”，昨天來信，有一節如下：

“你的書（決不是小冊子）貝池已送給我了。至為感謝！就我至現在為止所讀的看，和我曾經期待的一樣，是充滿了精神，充滿

了憤怒。細節很多，几乎阻碍了总体的一覽。恕我不能对这著作的本身作深入的研究。我对这全部爭論，至今仍認為遺憾，并始終站在局外。”

你对最后这两句話怎样說？这只牧猪狗早就知道伏格特的謊言和布林德的無耻，現在却黑字写在白紙上，不願（我絕沒有要求对此予以充分的注意）“对这著作的本身作深入的研究”。而且他“始終站在这全部爭論的局外”。我現在覺得他还没有讀完全書，以后他会看見自己站在哪里。我此时知道了他和布林德發生亲密关系的秘密（一种業務自然使他和伏格特、法济連結在一起）。就是他在席勒紀念会时，将自己的詩刊印两万本，花去四十至六十鎊。他要从这里造成一种營業。但卖出去的不到四十本。此項投机既完全失敗，只好把这笔費用“推到”——如貝池正确指出的——席勒委員會。而布林德是这件事最順从的工具。因此，那張伤風的、威斯特华倫式的嘴便声称是“互相帮助”。

你在正誤表中發見你所指摘的排字錯誤。这个表原来要长三倍。这太不像样，我們已把它縮小了。全部錯处在希尔士斐尔德的身上，他是一个庸碌的人，不能支配自己的排字人。貝池再也不在他那里排印稿件了。

祝好。

你的卡·馬·

你的脑子里如想起什么，要写一个一至三印張的軍事小册子，貝池一定很欢迎，他現在要以“出版書商”的資格出面。他是一个很利落的家伙。

七一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〇年十二月八日]

亲爱的摩尔：

我整天勞碌，以便于下午獲得寫文章的空閑，當我把瓦斯燈點燃時，它竟慘淡無光，使整個賬房必須停止工作。在我的住宅，一星期來幾乎還要壞些，長期的寒冷加上霧天，白日消耗瓦斯很多，到了晚間，瓦斯絕沒有壓力，所以也沒有光了。這使我今天不能寫文章，又據說從修達(Ceuta)出發，每天有開始反得土安(Tetuan)的運動，那等到后天或星期四寫，也許較為容易。然這對你簡直是糟糕的，因為你本來拿定我有供給，明天你必須自己苦干了。

錫柏爾在漢堡，從那里的游惰文人處聽說，“佛萊利格拉和馬克思破裂了”。你看，金開爾君于莫斯開爾死后，也還在繼續干通訊、宣傳、瞎說的事業。在漢堡“自由射擊”任職的斯特洛德曼君似乎又成為高特弗里德親密的黨羽了。

我的眼痛，不寫了。竭誠問候你的夫人和孩子們。聖誕節我不能來，因厄門對於賬房又有新的改變，恰在這年尾，我不能離去，否則須負很大的責任。復活節或聖靈降臨節，一定會來的。

你的弗·恩·

七一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十二月十二日

倫敦，十二月十二日。

親愛的恩格斯：

論文至為感謝。

“新普[魯士]報”上的報告(它自己的批評不計)不過是“倫敦石[印]通[訊]”(施勒辛格)所載的一段話；一切德國報上都有，很少例外的，大都在“倫敦”欄下。

廣告的簡短只在英國出版的各報上是如此。至于德國各報上連目錄都加進去了。

我這裡將“書商交易所報”上的廣告寄給你，這是貝池自己草

拟的。他在广告末尾說到的著名的“政治家”，就是偉大的步协，后者曾在这种意义上对波克海姆表示意見。

至于德国各报上的广告大概在本星期內登出。会比書的达到要稍迟一点，因为不当引起普魯士人的注意（因訴訟的緣故）。

登有广告的是：

“一[般]新[聞]”、“布勒斯劳新[聞]”、“因結”（伯倫）、“德意志一般”、“法兰克福杂志”、“汉堡新聞”、“自由射击”、“改革”、“卡尔斯魯厄新[聞]”、“科[倫]报”、“哥尼斯堡的一月”、“曼亥謨杂志”、“国[民]报”、“新普[魯士]报”、“政論家”、“柏[林]人民报”、“东德邮报”、“新聞”、“罗司托克新[聞]”（Rostocker Zeitung）、“許华奔的水星”、“居利报”、“北德意志报”、“沮利克新报”〔1〕、“新南德报”（閔兴）、“晨报”、“国[民]协[会]周刊”、“德国博物館”、“画报”、“外国”（奧格斯堡）、“德意志历史月刊”（布藍士外喜）。

“紐約州报”、“紐約罪言报”、“紐約晚报”。

“泰晤士”、“雅典娜”、“批評”、“星期六評論”、“圖解新聞”、“曼徹斯特衛报”、“赫尔曼”。——

贈閱的，除其他外，有科塔、“改革”、邓克尔，錫柏尔处就有六本；英国各报（“星期六評論”、“雅典娜”、“批評”、“圖解新聞”）；罗麦尔、布刺斯、菲协尔。一共贈出五十本以上，內中只有少数是給各报的。

倫敦至現時为止，卖出四十一本。

注意：罗麦尔的“在舞台的后面”現時在德国很行銷。甚至有从里加来訂閱的。

步协（在“奧[格斯堡]一[般]新[聞]”的附張上写作，例如論拍辛宜和帕尔麦斯頓）已經答应波克海姆在“一[般]新[聞]”上作批評。恐怕畢士坎蒲要比他占先一步。

李卜克內西在四种德、美报和四种英、美报上都作了广告和詳

細的摘要。他現替一種英、美報作文[學]的通訊。

“伏格特先生”是某些美、德地方報的通訊員，有他自己的簽名。他罵“波拿巴”^①。宣稱我的著作永不會出版。

妻好多了。只是孩子們大概要在兩星期內才回來。我自己現在差不多要整天呆在她的身邊，而她的體力絕沒有復元。然只要一經再達到更正常的狀態，便會漸入佳境的。

一星期來，阿倫已不用波爾多酒、改用葡萄酒處方。因此，你如能寄幾瓶葡萄酒來，至為歡迎。

我的圖書已到。還在稅務處，因為稅務員尚未決定我是否當免稅取出。

我當怎樣窺探路易·西門的秘密，現請給予啓示？（參看附件十六c.。）

問候天狼星。

你的卡·馬·

〔1〕 正確的寫法是：“新滄利克報”。

七一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〇年十二月十八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〇年十二月十八日。

親愛的摩爾：

星期日除塞麥外，我的妹夫也來了，塞[麥]今天往利物浦，也許再來，妹夫明天離去——所以我不能寫文章。星期六如有可能，當寫點關於奧國的東西。

塞[麥]本人是一個十分利落的傢伙，具有奧地利人的誠實性格，當革命的時期，在匈牙利也可能是精壯、堅決並有見識的，不過

① “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的省稱。——譯者

在本国以外，論他的学識和思想，的确就不大够了；我至少不能从他察覺許多合理的东西来。他在自己的小册子中是以波拿巴主义的面目出現的，現在又完全变了，这是滑稽的。除其他外，他对我作了下列的提議，企圖予以解决：哈布斯堡皇室因帝国的崩潰，只做匈牙利王，而德—奥归屬德国，倘發生这件事，我以为怎样？我自然对他說明，我們可認这样的一种解决完全是对的，并当欢天喜地地将整个贼党作为礼物送給匈牙利人。他在这里的酒生意很好；因科布登的介紹以及他在巴黎科[布登]处曾經結識的人緣，使这种營業十分順利。

如有可能，明天再寄两鎊給你，可惜今天太迟了。

希望你的夫人日見康復，問候她和女孩子們。

你的弗·恩·

附帶說一說葡萄酒！我再也沒有合适的，但明天將去找好一点的，立刻寄上。

七一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十二月十八日

一八六〇年十二月十八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妻好得多了。阿倫以为孩子們——两份伙食不仅很麻煩，而且也太花費了——星期日或星期一可以回来。屆时我自己再开始对“論壇”通訊，現在是第五个星期，它只收到两篇論文。如有可能，在星期六以前，还請你供給一篇。

两天来，我躺在在床上，并正服藥，但阿倫說不要紧，三、四天之內我当复元。这是兴奋等等的結果。

你关于塞麦的意見，我私下告訴你，我完全同意。最滑稽的是我曾用諷刺的方式，对他提議：他們当替自己保有哈布斯堡皇室，

布达佩斯当为皇室最后的逃难所等等。

祝好。

你的卡·馬·

七一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〇年十二月十九日

一八六〇年十二月十九日。

亲爱的摩尔，

附上两镑，在卡謨登鎮兌取。

我愈讀那書，便愈加看出伏格特怎能从这种“永不会出版”的故事中脱身出来。几天之内在倫敦卖出四十一本，是很多的，現在必定更多了。这的确是你所写的最好的战争作品，比起那部“波拿巴”来，文体要簡朴些，然在必要处，却同样有力。

你的弗·恩·

七二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十二月十九日

一八六〇年十二月十九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謝謝你的两镑。我已着倫迅到邮局去取了。

如阿倫所說的，妻不会留下疤痕的。她自然还是苦痛（而且病人恰因好轉，变得更不安宁，更少忍耐性），但阿倫对于这种进步完全滿意。

至于我（失眠是最坏的），經過酣睡之后，今天好多了；我想在两天、至多三天之内，又会痊愈。

本星期因生病不能出外，故不知道倫敦出賣書的情形。只有李卜克內西告訴我，倫敦工人联合会本星期替它的圖書館卖了六

本。

史盘刀的齐麦曼(现在伦敦做律师)是前国会议员,伏格特的亲密朋友,从前为“人民”和我个人的大诽谤者,上星期宴请侯赫斯特(Höchster——易北菲尔有名的、现在巴黎很忙的律师),我们的朋友莱茵兰德⁽¹⁾也在座。齐麦曼宣称布林德是不可救药地陷入窘境。至于伏格特,他虽知道这家伙的轻浮和虚荣,却不相信受贿赂的事。我的书现当使他确信,伏格特是一个完全平常的“特务”,不过因报酬优厚,有别于普通特务罢了。他(齐麦曼)又写信给在瑞士的一个熟人,嘱不要怀疑他对伏格特先生的意见。

步协有信给波克海姆,承认对伏格特的证据是完全提供出来了。此外,我的著作打破了“他对马克思的煽动活动所怀的成见”。他对于这两种关系已在坎柏卫尔的商人团体中(他在那里演讲德国的法律史)说过,并已写信给“德国有力的人物”。

因为庸俗人的缘故,齐麦曼和步协在这里是重要的。

(我在锻炼的时期中——最近四星期——读过各种各样的书。内有达尔文的“自然淘汰”。这书虽是用粗率的英文发挥出来的,然这是含有我们见解的自然史基础的书。在另一方面,巴斯棠(A. Bastian)的“历史上的人”(三厚册,这家伙是布勒门的青年医生,旅行世界多年)企图对心理学和历史的心理学描写,作一种“自然科学的”分析,却是拙劣的、纷乱的、不成形的。内中唯一可用之处,那就是一些人种志上的奇事。此外,有许多矫饰处和討厭的体裁。

附带地说!因路易·西门的缘故,你必须给我启发,对于这个温柔的昆尼根(Kunigunde)当怎样探得诡计。

许多星期前,接到拉萨尔的信,他病得厉害。不是风湿病,是骨炎?如他写给我的,有“一部重要的大著作”在布洛克豪斯出版,共两册,他躺在床上十七点钟,起床三点钟,忙着校阅“重要的大

著作”。我想，我送給他的反伏格特的作品迫不适宜于減輕他的痛苦。他是柏林“理想的政治家”，誰能負這種罪責呢？

在佛萊利格拉和學生布林德間親密的“粗糙物質基礎”是什麼，我已經寫信告訴你了嗎？

祝好。

你的卡·馬·

(1) Rheinländer 原信作 Reinländer.

七二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①

親愛的弗利德里赫：

酒和五鎊至為感謝。妻覺得紅葡萄酒十分醇美。

從今天起，我復元了。

開爾(Keil)從萊比錫來信：書一到，馬上賣出一百二十本。

利希脫從漢堡(由“改革”)來信，書的銷路很好。

妻囑竭誠問候。

你的卡·馬·

七二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一八六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親愛的弗利德里赫：

附上“日內瓦邊界消息”上“伏格特先生”廣告的剪頁，那巨大的字體已經表現布刺斯對“伏格特”的愛好了。此外，在“邊界消息”的最近五號上有很好的文章。

^① 此信沒有日期，但一九二一年斯圖加特版是有的，這裡或系遺漏，否則照編者向例，應于標題的日期上另加方括符。——譯者

貝池昨天告訴我，倫敦至現時止賣出八十本。在另一方面，他抱怨曼徹斯特“簡直一本都沒有”賣出。

就我所知，除“改革”上有一批記載（表示好意的）并允于下星期登出一篇長文外，德國各報至今還沒有什麼表現。而“奧[格斯堡]—[般]新[聞]”更是奇怪。它已收到兩篇詳細的批評，一是“察塞斯”（Schaises）^①畢士坎蒲的，一是步協君給副刊的。還沒有登出只字。但我們會看到的。

其次是：

一、路易·西門。有天晚上很晚，我因校稿的事到希爾士斐爾德那里去，先在商業區朋友萊茵蘭德⁽¹⁾的事務所停了片刻，那書已至最後一頁，就要弄完了。他非常愉快地告訴我，青年侯赫斯忒（律師的兒子）從巴黎來倫敦就業。萊茵蘭德在巴黎時深識侯赫斯忒父子。我後來在他那里看到青年侯赫斯忒一次，是一個老實人，缺乏一切政治觀念——我不願說政治意見。他在銀行家哥尼斯瓦脫或類似的人名（這個著名的波拿巴主義的名字，我目前不能完全確定）處做書記，而路易·西門是這裡的第一書記。萊[茵蘭德]盤問這個侯赫斯忒關於溫柔的昆尼根的事。那人說：啊，我們在事務所不大喜歡他。他雖是書記中的首領，但十分膽小，每一行動都要問首長，對於業務也懂得不很多，並且不耐煩，而他的很大部分的時間都花到政治上去了。著名的阿部幾乎每晚在他那里，一起工作；我曾親自看見他們在校閱一種共同著作。反復盤問萊[茵蘭德]，便證明“一八六〇年的普魯士”即是這種共同的工作。路易·西門在哥尼斯瓦脫的波拿巴事務所中頗以和阿部有聯繫相夸，而青年侯赫斯忒在政治上和一個新生的嬰兒一樣，信任萊[茵蘭德]，自然沒有絲毫疑慮，以關於西[門]一些很榮譽的事報告

^① “察塞斯”非畢士坎蒲的名字，而辭典上也沒有這個名詞，可能是一種諷刺話或綽號。——譯者

他。最奇特的是萊[茵兰德]后来在齐麦曼的宴会中(青年侯赫斯忒沒有被邀請)十分直率地問老侯赫斯忒,对我的攻击路易·西[門]有什么意見?侯赫斯忒說明政治已經毀灭了他两次,多年来在原則上再也不彈此調了。然他似乎認这件事为不可信;但萊[茵兰德]坚持我是据有一种很“可靠的”来源的。

二、布林德已用巨大的方法作了报复。他对貝池等宣布解除主顧关系。这是“瞎子的报复”。老稷斯卡(Ziska)啊!

三、关于佛萊利格拉——你曾在他的伤風的嘴上貼了膏藥,現在会神清气爽的——及其和布林德关系的物質基础,我如沒有弄錯,从前已写信告訴你了。事情正确的經過如下:

当席勒紀念会的时候(一八五九年),这高貴的詩人經過他的代理人布林德首先向水晶宮的指导部献議作著名的贊美詩。它当給他四十鎊現款,获得刊印这有名的贊美詩的权利,并于席勒紀念日的当天在水晶宮出賣。而这商業化的詩人自己并保有在別处銷售的权利。指导部非常感謝这种善意,并請佛[萊利格拉]君自行經營他的贊美詩。

此时这高貴的人以所謂自費在希尔士斐尔德处排印这臭貨两万本。生产費是四十鎊。依照这个高貴詩人的計劃,純利的一半当送給席勒院,另一半則供奉自己的家神,所以扣去生产費(每本的价格是六辨士),他能替自己积得二百十鎊,此外,以他的高尚的思想和行为,还可在德国大吹一下子。

不过这种打算完全錯了。在整个英国也許賣去几百本(总計),的确只是由于私人的極力强迫,才达到世人的手中。

現在困难来了。布林德从早至晚、从晚至早劝誘倫敦席勒委员会支付排印費,經過激烈的辯論后,算是成功了。因此有那么些眼泪。

至于許多放在儲藏室的書,佛萊利格拉信托他的盲目的朋友

去卖，而这个不知疲劳的小欺騙者在最近的十一月（一八六〇年）还共同陰謀在倫敦开一个特有的席勒紀念会，以便拍卖佛 [萊利格拉] 的廢料。所以佛 [萊利格拉] 始終和他的布林德“接近”，并不奇怪。沒有他人像佛 [萊利格拉] 那样懂得自己的私利，而營業的利益（詩人的荣誉自然也包括在內）要超越一切。

在这个时机中，还有一个为布林德所特有的笑話不可不一說。

这个深沉的布林德沒有报告朋友佛萊利格拉和朋友金开尔，悄悄地（从人所共知的一百鎊基金中取款）关于席勒和布卢謨刊印一点临时的东西或临时的一点东西。当早晨七点半，适逢人們神清气爽，满怀好意的时候，在水晶宮的入口处放一只装有他的“激烈傳单”的箱子，由那从“广告晨报”借来供使喚的僮僕看守着，对每个来訪者給予这种廢料一份。人家問起价錢时，便按照他的外表，索取六辨士、三辨士，低至一辨士。要是不問时，即無償地获得这廢料。所以还在金开尔的演說或佛 [萊利格拉] 的贊美詩出現之前，这个巴登的狡徒已經強迫世人接受他的劣貨，获得优胜了。

祝好。孩子們又回来了。問候天狼星。

謝謝論文。

你的卡·馬·

〔1〕 原信作 Reinländer.

七二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一八六〇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万急。

亲爱的恩格斯：

佐罕·柏克从那不勒斯發来一信剛才达到，为着加里波的，要求波克海姆寄給他；

一、“波河与莱茵河”。(我还有一本,是在貝池处找到的。这事解决了。)

二、“薩服雅、尼斯与莱茵”。(我的一本早送給希利。希望你有一本,請立刻郵寄倫敦商業区馬可街四十四号波克海姆。)

三、“伏格特先生”。

祝好。

你的卡·馬·

人名索引

二 圖

- 卜特曼 (Püttmann—1811—1894)——
易北菲尔急进的詩人,一些“真正社会
主义”杂志的出版者,四十年代加入
“新萊茵报”。——第 63 頁。
丁革尔斯志(Dingelstedt—1814—1881)
——德国政治抒情詩人及劇作家。
——第 424 頁。

三 圖

- 大腓特烈姊妹 (Frédérique Sophie
Wilhelmine [Schwester Friedrichs
II. von Preußen])——第 129 頁。
小丑(Clown)——見鮑威尔,爱得加。
小劳拉 (Laurachen)——見馬克恩,劳
拉。
小家伙(der Kleine)——見德郎克。
小轟王(Bombalino)——見斐迪南第二。
久来(Gyulai—1798—1868)——奥地利
元帅。——第 447、448 頁。
飞阿勒廷諾 (Fiorentino—1810—1864)
——意大利人,法国文学家,一八三五
年起住于巴黎。——第 125 頁。
士来尼慈(Schleinitz—1807—1885)——
普魯士国务活动家。——第 585 頁。
士来登(Schleiden)——第 376、383 頁。
士罗塞 (Schlosser—1776—1861)——
德国历史学家。——第 256 頁。
士勒得(Schröder)——第 528 頁。
士勒得,节·芝·(Schröder, J. H.—
1784—1883)——汉堡商人,在倫敦开
設商店。——第 295 頁。

- 士勒得,基利基当·馬提亚 (Schröder,
Chr. M.)——汉堡老商店。——第
295 頁。
士温(Swan)——詳見散得維慈。——第
140、146 頁。
士楞密尔,彼得(Schlemihl, Peter [bei
Chamisso])——沙密索故事中的
人物;被用来作为不順利的普通名字。
——第 41 頁。

四 圖

- 丹尼尔和帕尔麦 (Dunnill & Palmer)
——書商。——第 458 頁。
丹达斯 (Dundas—1785—1862)——英
国海軍上将,东方战争的参加者。——
第 87 頁。
丹昆(Duncombe—1796—1861)——英
国急进的政治活动家。——第 403 頁。
丹涅堡 (Dannenberg—1792—1872)
——俄国將軍,东方战争的参与者。
——第 52 頁。
丹敦 (Danton—1759—1794)——法国
大革命杰出的政治活动家。——第 93
頁。
什瑙斐 (Schnauffer—1822—1854)——
德国社会詩人,革命家,在美国的亡命
者。——第 58 頁。
匹阿 (Pyat—1810—1889)——法国文
学家,政治活动家,社会主义和民主主
义者,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参加者,巴黎
公社社員。——第 15、155、156、195、
347—349、395、396、401、403、406、555
頁。

匹斯托尔 (Pistol [bei Shakespeare])
—— 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谈谐人物。
—— 第 224—225 頁。

厄士 (Ersch—1766—1828) —— 有名的
德国图书馆学家, 哈勒大学地理学和
统计学教授, 曾与葛鲁贝尔一起出版
有名的“科学和艺术通用百科全书”。
—— 第 45、240、271、323 頁。

厄布涅 (Ebner) —— 民主主义的出版商
及新闻记者。—— 第 63 頁。

厄尔柏曼 (Oelbermann—生于 1832 年)
—— 德国文学家。—— 第 499、600 頁。

厄尔锦 (Elgin—1811—1863) —— 英国
国务活动家; 曾镇压中国的反英风潮,
后为印度总督。—— 第 402、404 頁。

厄狄帕斯 (Oedipus) —— 希腊民间传说
和悲剧中的英雄。—— 第 433 頁。

厄門, 高特弗里德 (Ermen, Gottfried)
—— “厄門和恩格斯公司” 股东。——
第 202、239、398、433、508、558、566、
567、613、618 頁。

厄曼尼 (Ermani) —— 倫敦的德文报“日
耳曼尼亚” 编者。—— 第 455、552 頁。

厄斯志哈稷 (Esterhazy—1786—1866)
—— 奥地利大臣, 曾任駐德莱斯登、罗
馬及倫敦大使。—— 第 560 頁。

厄斯志德 (Oerstedt—1778—1860) ——
丹麦国务活动家, 司法部长, 首相。
—— 第 229 頁。

厄斯帕退洛 (Espantero—1792—1874)
—— 有名的西班牙国务活动家。——
第 75、168、259 頁。

厄斯琴 (Erskine) —— 彼得大帝的御医。
—— 第 127 頁。

厄楞巴洛 (Ellenborough—1790—1871)
—— 英国国务活动家。—— 第 206 頁。

內 (Ney—1769—1815) —— 有名的拿破
侖的元帅。—— 第 260 頁。

內格黎 (Négrier—1788—1848) —— 法

国將軍。—— 第 262 頁。

內斯密司 (Nasmyth—1826—1861) ——
英国中尉, 东方战争时在土耳其军队
中作战, 与蒲脱勒一起领导西里斯的
黎亚的保卫战。—— 第 54 頁。

开尔 (Keil—1816—1878) —— 莱比錫的
書商, 出版商及作家。—— 第 624 頁。

天狼星 (Lupus) —— 見 华尔夫, 威廉。

夫列尔 (Freyre—1765—1834) —— 西班
牙將軍。—— 第 69 頁。

夫吕林和格瑟公司 (Fruehling & Gös-
chen) —— 第 294 頁。

夫罗特衛尔 (Flottwell—1786—1865)
—— 普魯士国务活动家, 大臣, 威斯特
法里亚总督。—— 第 424 頁。

夫奎因德 (Freund [Arzt]) —— 马克思
的家庭医生。—— 第 39、41、45、46、48、
51、62、67、74、78—80、116、224、229、
409 頁。

夫奎因德夫人 (Freund, Frau) —— 第
86 頁。

夫洛斯特 (Frost—1785—1877) —— 宪
章主义者。—— 第 158 頁。

巴卡蒲 (Buckup) —— 在倫敦的德国商
人, 德郎克就在他处服务。—— 第 50
頁。

巴札庫耳 (Bazancourt) —— 法国軍事作
家。—— 第 161、162、165、176、178、
182、194、222、224、225 頁。

巴当給 (Badinguet) —— 見 拿破侖第三。

巴克, 赫尔曼 [柏格尔] (Buck, Hermann
[Berger]) —— 普魯士的秘密财政顧
問, 柏林当鋪的經理, 柏林-安格特銀
行經理, 路德福·施兰姆的朋友。——
第 273、274、279 頁。

巴克雷 (Barclay de Tolly—1761—1818)
—— 俄国將軍。—— 第 254、333 頁。

巴里治 (Parish) —— 英国作家, 外交关
系史家。—— 第 217 頁。

巴貝(Barbès—1809—1870)——法國革命家。——第 80、93 頁。

巴貝治(Babbage—1792—1871)——英國經濟學家。——第 348—350 頁。

巴枯寧(Bakunin—1814—1876)——有名的俄國無政府主義者。——第 324 頁。

巴退爾米(Barthélemy—約1820—1855)——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參加者，一八五五年在倫敦被吊死。——第 83、86、88 頁。

巴爾納姆(Barnum)——見拿破侖第三。

巴斯夏(Bastiat—1801—1850)——法國經濟學家。——第 325、367 頁。

巴斯棠(Bastian, A.—1826—1905)——有名的德國人種學家。——第 623 頁。

巴雅(Bayard—1476—1524)——法國的軍人，“無畏無辜的騎士”。——第 39 頁。

毛奇(Moltke—1808—1891)——有名的德國軍事活動家及國務活動家。——第 23 頁。

五 國

卡爾格(Karger)——第 22 頁。

卡司卡特(Cathcart—1794—1854)——英國將軍，一八一二、一八一三及一八一四年反對拿破侖戰爭的參與者，“一八一二年俄國和德國戰爭評注”一書作者。——第 360 頁。

卡貝(Cabet—1788—1856)——法國空想共產主義者。——第 110 頁。

卡拉杰奇，服克·史梯芬諾威慈(Karadschitsch, Wuk Stephanowitch—1787—1864)——現代塞爾維亞文學語言及正字法的奠基人，塞爾維亞民間創作有名的收集者。——第 138、145 頁。

卡姆(Kamun—死于 1867 年)——德國

民主主義者，一八四八年革命的活動家，在美國的亡命者。——第 360 頁。

卡倍耳(Kapper—1821—1879)——奧地利作家及醫生，寫作德文及捷克文的抒情作品。——第 138、145 頁。

卡勒爾(Carrel—1800—1836)——有名的法國政論家。——第 73 頁。

卡替來那(Catilina—紀元前 108—62)——紀元前六三年組織民主派的密謀反對羅馬土地占有者的首領。——第 123 頁。

卡斯忒羅(Castello)——葡萄牙的錢莊。——第 438 頁。

卡斯忒雷因(Castellane—1788—1862)——法國元帥。——第 331 頁。

卡斯騰斯(Carstens)——見雷士納，弗利德里赫。

卡塔爾(Catull—約生于紀元前 87 年)——古羅馬杰出的詩人。——第 45 頁。

卡維涅克(Cavaignac—1802—1857)——法國將軍，曾鎮壓一八四八年巴黎的六月起義。——第 262、282、373 頁。

丙(Bing [Byng]—1704—1757)——英國海軍上將，一七五六年被派把米諾卡島從法軍手中解放出來，因退却而按軍事法庭審判死刑。——第 67 頁。

蘭多爾夫(Landolphe)——法國共產主義者，在倫敦的亡命者。——第 409、415 頁。

蘭得(Landor—1775—1864)——英國詩人。——第 358 頁。

印格力茲(Inglis)——第 323 頁。

加內·帕熱斯(Garnier-Pagès—1803—1878)——法國政治活動家，一八四八年臨時政府成員及財政部長。——第 532 頁。

加爾德倫(Calderon—1600—1681)——有名的西班牙劇作家。——第 33 頁。

- 加杰勒(Gatterer—1727—1799)——德国史学家,哥丁根大学史学教授。——第136頁。
- 加里波的(Garibaldi, Giuseppe—1807—1882)——有名的意大利政治活动家,統一时期的英雄。——第462、464、504、517、571、576、579、581—583、585、586、588—590、592—596、598、599、601—604、627頁。
- 加里波的,約瑟(Garibaldi, Joseph Baptiste Maria)——前者之孙。——第603頁。
- 加波的斯得利亚(Capodistria—1776—1831)——俄国和希腊国务活动家,曾任俄国外交大臣,后来曾任希腊政府“主席”。——第33頁。
- 加涅特(Garnett)——第211頁。
- 加涅特(Garnett, Jeremiah—1793—1870)——英国政論家。——第118頁。
- 加根(Gagern—1799—1880)——德国国务活动家,一八四八年国民會議主席,君主主义者。——第476頁。
- 加特(Garthe)——在倫敦的德国亡命者。——第469、484、485、493頁。
- 台斯普雷(Desprez)——一部关于巴尔干各民族的書(一八五〇年巴黎出版)的作者。——第136、139頁。
- 台圖納尔公司(Destournel & Co.)——法国的酒店。——第242頁。
- 叶那撒治(Jellačić—1801—1859)——反动的奥地利將軍,在鎮压一八四八年革命中曾起过大作用。——第43頁。
- 司乃得(Schneider)——第50頁。
- 司乃得,卡尔(Schneider, Karl)——科倫的律師,民主主义者,科倫共产党人的辯护人。——第525頁。
- 司各脫(Scott—1786—1866)——美国將軍。——第1、79、81頁。
- 司旺(Schwann—1810—1882)——德国生理学家。——第383頁。
- 包呂(Pauly—1796—1845)——語言学家,“古典考古学实用百科全書”的出版者。——第240、271頁。
- 卢森堡的預言家(Orakel von Luxemburg)——指路易·勃朗,見路易·勃朗。——第374頁。
- 扑特(Potter, J.—1817—1898)——英国政治活动家,为托馬斯·扑特之子。——第203、211、213、215、219頁。
- 扑特,托馬斯(Potter, Thomas—1773—1845)——英国政治活动家,“曼徹斯特衛报”创办人之一。——第215頁。
- 布卡南(Buchanan—1807—1882)——英国政治活动家。——第415頁。
- 布兰士外喜公爵(Braunschweig, Herzog von)——見斐迪南。
- 布兰克,卡尔·爱弥尔(Blank, Karl Emil—1817—1893)——恩格斯的妹夫,商人。——第172頁。
- 布耳革斯,亨利(Bürgers, Heinrich—1820—1878)——四十年代德国的共产主义者,科倫共产党人审判案的参与者,后来接近自由主义者。——第50、113、116、117、146、292、393、424、427、462、480、481、525、544、592頁。
- 布耳革斯之母(Bürgers [Mutter])——第117頁。
- 布耳革斯小姐(Bürgers, Mademoiselle)——第68頁。
- 布呂宁夫人[本姓列文](v. Brüning [geb. Liven]—死于1853年)——民主主义者,曾参与安排金开尔的逃亡,亡命于倫敦。——第411頁。
- 布呂协(Blücher—1742—1819)——普魯士元帅,战胜拿破侖者。——第256、258、259、261、263、264、281、323、333頁。
- 布林德(Blind, Karl—1826—1907)——

民主主义者，巴登起义的参与者，六十年代成了俾斯麦的信徒。——第 22、24、25、77、78、84、114、170、182、264、378、381、406—409、413、414、426、427、448、453、457、464—466、472、476、481、495、496—499、502—504、507、525、529、543、547、548、550、553—555、557、589、616—617、628、624、626、627 頁。

布林德(Blind, Frau)——第 84、408 頁。

布林德內(Blindney)——第 333 頁。

布刺斯(Braß)——革命者，“新瑞士报”的出版者，六十年代起为俾斯麦的拥护者。——第 562、604、619、624 頁。

布洛克豪斯(Brockhaus)——萊比錫的出版商。——第 43、136、221、222、282、327、342、404、600、623 頁。

布胡亥姆(Buchheim)——在倫敦的德国亡命者。——第 77 頁。

布琅涅(Bronner)——德国民主主义者，亡命者。——第 409、413、415、546、553 頁。

布朗(Brown, John)——第 529 頁。

布朗，佐治(Brown, George—1790—1865)——英国將軍。——第 256、259、266、333 頁。

布朗基(Blanqui—1805—1881)——法国革命家。——第 80、171、447 頁。

布勒刻(Blenker—1812—1863)——美国將軍及酒商。——第 110 頁。

布累(Bray)——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四十年代英国社会主义思想家。——第 365 頁。

布輪(Brune—1763—1815)——法国元帅。——第 256、333 頁。

布魯克(Bruck—1798—1860)——奥地利国务活动家，一八五五年起为財政大臣。——第 567 頁。

布德堡(Budberg—1817—1881)——外

交家，俄国駐柏林、維也納和巴黎的大使。——第 463 頁。

布魯諾(Bruno)——見鮑威尔，布魯諾。

布卢謨(Blum, Robert—1807—1848)——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家，在維也納被文迪喜格利茨槍杀。——第 251、254、333、410、627 頁。

布藍，小犹太人(Braun, Jüdel)——見拉薩尔。

尼扎(Nisard—1802—1888)——法国批評家及文学家，法兰西学院教授。——第 124 頁。

尼古拉一世(Nikolaus I.—1796—1855)——俄国皇帝。——第 5、8、16、32、96、136、450、453、473 頁。

尼科尔孙(Nicholson—1809—1861)——倫敦教育法庭的創办人及主席。——第 76 頁。

尼哥勒夫斯基(Niegolewski)——第 573 頁。

切恩齐(Taentzien—1760—1824)——普魯士將軍，一八一三——一八一四年战役的參加者。——第 265 頁。

汉尼拔(Hannibal—紀元前 247—183)——有名的迦太基統帥。——第 361 頁。

本尼格森(Bennigsen—1745—1826)——参加反对拿破侖战争的俄国將軍。——第 254、260、333 頁。

本哈德(Bernhardt)——紐約“新时代”的名义上的編輯。——第 113 頁。

札尔斐尔特(Saalfeld)——皮拍的主人。——第 306 頁。

札博依(Zaboi)——見薩莫。

瓦尔得內(Valdenaire—1791—1859)——居利附近庄园的所有者，第四届萊茵議會議員；一八三六年曾代表农民向皇太子請願；一八四八年为普魯士国民會議成員，急进的民主主义政

綱的拥护者。——第 189 頁。

瓦茨, 約翰 (Watts—1818—1887) ——
英国社会改革家。——第 18、23、389
頁。

瓦勒斯洛德 (Walesrode—1810—1889)
——德國民主主义作家。——第 561、
593 頁。

立普力 (Ripley, G.—1802—1880) ——
美国的出版者, 一八四九年起为“紐約
論壇报”的出版人之一。——第 251—
252 頁。

立普力 (Ripley, R.—約 1824—1887)
——美国的將軍, “墨西哥战争”的作
者。——第 76、79、81、84 頁。

皮尔司 (Pierce) ——第 62 頁。

皮托 (Peto) ——第 212 頁。

皮拍 [塔普曼, 夫里多林] (Pieper [Tup-
man, Fridolin] —約生于 1827 年)
——語言学家, 倫敦共产主义者同盟
盟員。——第 1、6、15、19、20、22、23、
25、27、41、49、54、58、62、67、68、74、
99、126、141、149、152、157、158、160、
161、166、167、169、172、174、180、198、
217、221、223、225、257、259、306、311、
320、321、330、405、406、424、440、461
頁。

皮波狄 (Peabody—1795—1869) ——美
国人, 銀行家, 慈善家。——第 294 頁。

边諾芝·特威替曼和立格 (Bennoch,
Twentyman & Rigg) ——曼徹斯特
的商店。——第 285、286、304 頁。

邓克尔 (Duncker, Franz—1822—1888)
——德国的出版商, 民主主义者, 政治
活动家, 职工会的組織者。——第 430、
433、434、436、439、441、442、444、459
—461、466、467、476、477、482、483、
487、494、498、519、535、541、547、567、
619 頁。

邓克尔 [警察] (Duncker [Polizeirat])

——第 514、524 頁。

邓克尔, 亚历山大 (Duncker, Alexander
—1813—1897) ——柏林的出版商店
的所有人。——第 107、361、363、392、
404、415、418、422、423、457、533 頁。

六 國

亚天 (Estien) ——第 372 頁。

亚历山大 (Alexander der Große—紀元
前 356—323) ——馬其頓王。——第
220 頁。

亚历山大·巴甫洛維奇 (Alexander Pa-
wlowitsch) ——見亚历山大第一。

亚历山大第一 [巴甫洛維奇] (Alexander
I. [A. Pawlowitsch]—1777—1825)
——俄皇。——第 69、72、73 頁。

亚历山大第二 (Alexander II.—1818—
1881) ——俄皇。——第 131、141、524、
529 頁。

亚卡利阿斯 (Eccarius—1818—1889)
——成衣匠,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員,
第一国际的秘書。——第 28、32、424
—426、428、438、457、534、582—
583、585、589、591 頁。

亚卡利阿斯夫人 (Eccarius, Frau) ——
第 615 頁。

亚尔伯慈 (Alberts) ——倫敦普魯士大
使館的秘書。——第 616 頁。

亚尔伯特 [薩克逊-可堡亲王] (Albert,
Prinz von Sachsen-Koburg—1819—
1861) ——英女王維多利亞的丈夫。
——第 16、120、529、532 頁。

亚尔斯涅 (Elsner—1809—1894) ——普
魯士国民會議成員, 民主主义者, “新
奧得报”所有人之一。——第 80、107、
443 頁。

亚伯丁 (Aberdeen—1784—1860) ——
英国国务活动家, 首相。——第 31、32、
38、89、90、206 頁。

亚里斯多德(Aristoteles—紀元前384—322)——希腊大哲学家。——第221、382頁。

亚威伯克(Ewerbeck—1816—1860)——科倫的革命者,作家,在巴黎的亡命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第110、178、408、603頁。

亚蒲列頓(Appleton—1785—1849)——紐約的出版商,出版德納的美国百科全书。——第326、340、343、345、356、394頁。

华尔夫,本哈特(Wolff, Bernhard—1811—1879)——柏林电訊社的创办人和所有人,柏林“国民报”的所有人。——第560頁。

华尔夫,威廉[天狼星](Wolff, Wilhelm [Lupus]—1809—1864)——德国革命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4、7、15、17、19、31、39、42、53、61、74、84、101、102、105、106、113、117、143、146、150、158、159、161、167、175、178、189、190、192、198、207、208、217、218、219、221、225、227、228、231、232、237、238、249—251、283、296、299、304、306、307、311、312、315、317、319、320、325、326、328、336、338、345、348、351、356、360、371、374、376、378—380、382、383、393、394、396—398、400、403、405—407、412、413、415—417、427、451、456—458、461、466、467、472、477、478、481—483、485、487、488、490—492、497、499、503、505、517、522、524、525、532、534、537—540、543—545、562、568、580、585、602、606、609、610、612、614、616、620、627頁。

华尔夫,菲迪南[紅色华尔夫](Wolff, Ferdinand [der Rote])——“新萊茵报”編輯部成員,在倫敦的亡命者。

——第85、86、189、576頁。

华尔·司特劳斯(Wohl-Strauß—1783—1861)——伯涅的女友,法兰克福的索洛蒙·司特劳斯的妻子。——第148頁。

华盛顿(Washington—1732—1799)——北美殖民地独立战争的英雄,美利坚合众国第一任大总统。——第75頁。

伍德(Wood—1800—1885)——英国国务活动家。——第89頁。

伐倫廷尼(Valentini—1775—1834)——在普魯士服务的中将,一八一〇年在俄軍中参加土耳其战役,許多軍事著作的作者。——第10頁。

伊文思(Evans, George de Lacy—1787—1870)——英国將軍及政治活动家,东方战争的参与者。——第98、140、368頁。

伊文思,波呂(Evans, Polly)——見却斯得尔。

伊立治(Erich)——美国的商人。——第193、196頁。

伊哥耳(Igor)——第133、138、145、155頁。

伊壁鳩魯(Epicur—紀元前342—271)——希腊哲学家,唯物主义者。——第221頁。

伏龙錯夫(Woronzoff—1781—1856)——諾伏罗西边区总督,卑斯薩拉布省及高加索总督。——第54、217頁。

伏格特(Vogt—1817—1895)——法兰克福国民會議成員,有名的唯物主义自然科学家,拿破侖第三的間諜。——第59、447、448、451、453、465、470、472、480、481、496、502、503、507、511、516、521、522、530、532—546、548—550、554—557、560、564、571—573、576—579、581、585、587、592—593、596—598、600、601—603、606、607、

- 610—613、615、617、620、622—624、628 頁。
- 休慈 (Schütz)——德國亡命者，一八四九年為普法爾茨政府駐巴黎的代表。——第 414 頁。
- 休謨 (Hume—1711—1776)——有名的英國哲學家，史學家及經濟學家。——第 432 頁。
- 列嘉騰堡 (Lichtenberg)——倫敦德國醫院的醫生。——第 266 頁。
- 吉爾曼 (Gercken—1722—1791)——德國史學家。——第 135 頁。
- 吉布哈迪 (Gebhardi—1735—1802)——德國史學家，漢諾威的圖書館員及檔案保管人。——第 136 頁。
- 多爾施 (Dolch)——一八五九年在曼徹斯特舉行的席勒紀念會組織者之一。——第 506、509 頁。
- 多布洛甫斯基 (Dobrowsky—1753—1829)——有名的斯拉夫學家，十八世紀末及十九世紀初復興捷克的傑出代表之一。——第 120、133、135 頁。
- 多布納 (Dobner, Gelasius)——“波希米亞年鑒” (布拉格，一七六一年及一七六三年) 的作者之一。——第 135 頁。
- 多勒沙爾 (Dolleschall)——警察參事，“萊茵報”出版時科倫的書報檢查官。——第 126、139 頁。
- 安娜 (Anna, Kaiserin von Rußland—1693—1740)——俄國女皇。——第 122 頁。
- 安得斯 [綽號拉伯蘭人] (Anders [der Lappländer])——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盟員，在倫敦的亡命者。——第 458、528 頁。
- 安斯特 (Anstey—1816—1873)——英國律師及政治活動家。——第 27、209、212、214、217、440 頁。
- 托盧克 (Tholuck, Friedrich—1799—1877)——新教神學家，柏林大學教授。——第 123 頁。
- 托克 (Tooke—1774—1858)——英國經濟學家。——第 201、224、354 頁。
- 掃爾海默 (Saurenheimer)——德國制刷手工藝工人，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參加者，在瑞士的亡命者，有一個時期為日內瓦工人協會的主席。——第 548、590 頁。
- 朱納斯 (Junius)——第 66 頁。
- 朱塔 (Juta)——馬克思的妹夫，在好望角從事書籍買賣。——第 7、9、414、426、428—429、487 頁。
- 牟勒·推列林 (Müller-Telling)——“新萊茵報”維也納通訊員，倫敦的亡命者。——第 532、534 頁。
- 米爾巴哈 (Mirbach)——反動的新聞記者及亡命者。——第 116、117、169、172 頁。
- 米那·伊·厄斯坡 (Mina y Espoz—1782—1836)——(正確的寫法為厄斯坡·伊·米那) 西班牙將軍。——第 67 頁。
- 米刻爾 (Miquel—1828—1901)——德國國務活動家，青年時為社會主義者及馬克思的朋友，後為民族自由主義者及普魯士大臣。——第 59、61、147、158、159、167、199、200、205、231—232、594 頁。
- 米勒，亞丹 (Müller, Adam—1779—1829)——德國浪漫主義者，政論家。——第 123 頁。
- 米斯科夫斯基 (Miskowski—死於 1854 年)——波蘭亡命者。——第 35、37 頁。
- 考力 (Cowley—1804—1884)——英國政治活動家。——第 445 頁。
- 西尼耳 (Senior)——第 352 頁。
- 西門，愛德華 (Simon, Edouard—生

于 1824 年)——法国作家,柏林生的人,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向法国人介绍德国的情况,“外交回忆录”的编者。——第 616 頁。

西門, 路易 (Simon, L.—1810—1872)——德国政治活动家,居利的律师;一八四八年革命时属于德国国民会议的極左派,于是在一八四九年被迫逃亡国外;在一八七〇年前为亡命者。——第 148、170、191、205、607、620、623、625、626 頁。

西波涅 (Siborne—1797—1849)——英国軍事作家。——第 356 頁。

西科尔 (Sicore)——第 110 頁。

西思蒙第 (Sismondi—1773—1842)——法国—瑞士历史学家及經濟学家。——第 224 頁。

西格尔, 法兰兹 (Sigel—1824—1902)——巴登革命者,曾在美国参加一八六一——一八六五年的內战。——第 9 頁。

西塞罗 (Cicero——紀元前 106—43)——罗马国务活动家,哲学家及演說家。——第 123 頁。

达尔文 (Darwin—1809—1882)——有名的博物学家。——第 523、623 頁。

达兰第尔 (Talandier)——在倫敦的法国亡命者。——第 156、347、348 頁。

达·达 (Dâ-dâ [arabischer Dichter])——阿拉伯作家。——第 597、601、602、608 頁。

达里芒 (Darimon, Alfred—1819—死于 1870 年后)——法国政治活动家,普魯东的学生,“人民报”的编者,“新聞报”的撰稿者。——第 191 頁。

达武 (Davoust)——第 260 頁。

达哥伯 (Dagobert——在位时为 628—638)——墨罗温香朝的法兰克王,曾与斯拉夫人战,失利。——第 138 頁。

迈耶 (Meyer)——第 6、15、30、59、118 頁。

迈恩 (Meyen—1812—1870)——左派黑格尔分子,民主派的政治活动家。——第 36、40、77、137、205、453、507 頁。

迈奥尔 (Miall—1809—1881)——英国政治活动家。——第 213、338 頁。

齐麦曼 (Zimmermann)——民主主义者,普魯士国民会议成员,亡命者,倫敦奥地利大使馆律师。——第 555、588、591、623、626 頁。

买尔 (Meier)——“每日电訊”的柏林通訊員。——第 548 頁。

七 画

亨利 (Henry, J.—1807—1876)——倫敦警察法院判事官。——第 553 頁。

亨利——見布耳革斯。

亨利第四 (Heinrich [Henri] IV., König von Frankreich—1553—1610)——法兰西王。——第 73 頁。

亨利第四 (Heinrich IV. [bei Shakespeare]—1367—1413)——英国王,这里是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物。——第 162 頁。

亨里 (Henricus, König—1211—1242)——德国王。——第 57 頁。

亨澤 (Hentze)——德国工人,在倫敦的亡命者,威里系的拥护者。——第 59 頁。

伯克斯吞公司 (Buxton and Co.)——第 304 頁。

伯涅 (Börne—1786—1837)——德国政論家及批評家。——第 148 頁。

伯納伦特 (Bernadotte—1763—1844)——法国元帅,后为瑞典王 (查理十四)。——第 192、255、256、259—262、265、333、345 頁。

伯納特 (Bernard—1808—1883)——法

- 国政治活动家，一八四八年革命的积极参加者，亡命者。——第330、346、348、371、372页。
- 伯勒斯福 (Beresford — 1768 — 1854) ——英国将军。——第333、342、343、345、351、354、356页。
- 伯顿脱 (Bright—1811—1889) ——英国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论者。——第6、92、203、208、210、213、214、224、292、344、345、410、411、439页。
- 但尼尔斯，罗兰 (Daniels, Roland—1819—1855) ——医生，科伦审判案的参与者之一。——第50、60、93、113、393、411页。
- 但尼尔斯，阿瑪利亚 (Daniels, Amalie—1820—1895) ——前者之妻。——第113、116、393、424、427、480页。
- 何迪 (De la Hodde—1808—1865) ——法国新闻记者，诗人及密探。——第537页。
- 何约尔 (Hoyoll, Dr.) ——画家。——第506页。
- 佛尔德 (Fould—1800—1867) ——法国银行家，领导佛尔德—奥本海姆家族钱庄，国务活动家，一八四九—一八五二年任财政部长，后为皇室部长。——第278、290、346、368、381、454页。
- 佛尔德 (Fould [Sohn des vorigen]) ——前者之子。——第380页。
- 佛伊格特 (Voigt) ——第135页。
- 佛利施 (Frisch, Johann Leonhard—1666—1743) ——教育家，博物学家及语言学家，关于斯拉夫方言的研究著作的作者。——第135页。
- 佛里德兰得 (Friedländer — 1829—1872) ——德国政论家，拉萨尔的堂兄弟，维也纳“新闻报”的编辑。——第80、307、316、325、443、450—452、461、463页。
- 佛罗棱库尔 (Florencourt, Franz—1803—1886) ——德国政论家，民族主义者，马克思妻子的亲戚。——第111页。
- 佛罗棱库尔 (Florencourt) ——马克思妻子的亲戚，前者的兄弟。——第111页。
- 佛阿·厄芬迪 (Fuad Effendi—1814—1869) ——土耳其国务活动家及作家。——第153页。
- 佛郎克 (Frank) ——德国民主主义者，在伦敦的亡命者。——第137页。
- 佛勒 (Furrer—1805—1861) ——瑞士国务活动家，苏黎世市长。——第102页。
- 佛勒伯尔 (Fröbel—1805—1893) ——德国急进政治家及政论家，一八四八年革命的活动家，六十年代在奥地利政府服务。——第382、408、540页。
- 佛教 (Buddha) ——第120页。
- 佛莱利格拉 (Freiligrath, Ferdinand—1810—1876) ——德国诗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马克思的朋友。——第6、15、54、61、77、86、87、101、113、117、143、161、169、173、176、188、189、197、200、201、202、211、223、236、292、307、324、327、337、381、385、389—392、398、400、408、410—412、414、417—419、421—422、424—407、436、443、447—449、465、475、476、478、500—503、505、507、510—513、515—522、524—528、533、534、537、538、550、551、555、559、562、565、615—618、624、626、627页。
- 佛莱利格拉 (Freiligrath, Ida—生于1817年) ——前者之妻。——第411、424、513、514、518、526页。
- 佛莱利格拉 [小喀特] (Freiligrath, Ka-

- tharina [Kätchen] —1845—1904)
——佛萊利格拉的女兒，女作家，在倫敦的德國商人的妻子。——第514頁。
- 佐治第一 (George I. —1660—1727)
——英國王。——第127頁。
- 佐治第三 (George III. —1738—1820)
——英國王。——第65、66頁。
- 伽圖 (Cato) ——第135頁。
- 克尼斯伯克 (Knesebeck—1768—1848)
——普魯士元帥。——第107頁。
- 克尔布 (Kerb) ——旅館主人。——第137頁。
- 克列麥 (Crämer) ——見瑟瓦爾。
- 克勞斯嘿 (Crawshay) ——第481頁。
- 克勞塞維茨 (Clausewitz—1770—1831)
——普魯士將軍及軍事作家。——第281、320、323頁。
- 克拉林敦 (Clarendon—1800—1870)
——英國外交大臣，巴黎會議的參加者。——第88、153—155、216頁。
- 克拉普卡 (Klapka—1820—1892) ——
匈牙利革命軍的將軍，匈牙利戰史的作者。——第43、381、462、507、510頁。
- 克拉普洛特 (Klaproth—1783—1835)
——東方學家，亞洲、高加索及西伯利亞非俄羅斯民族語言的研究者。——第145頁。
- 克萊因 (Klein) ——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科倫審判案的參與者。——第480頁。
- 克倫威爾 (Cromwell—1599—1658)
——一六四九年英國革命的領袖及英國的攝政者。——第267頁。
- 克諾施 (Knorsch) ——第592頁。
- 克魯柯衛慈基 (Krukowiecky—1770—1850) ——
波蘭將軍，在奧地利軍隊中服役。——第255頁。
- 克盧斯 (Cluß) ——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後來在華盛頓為官吏，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美國的通訊員。——第2、4、6、19、21、25、26、28、29、31、37、39、40、44、47、51、59、60、68、97、105、115、196、375、377、414、417頁。
- 別蕭夫斯海謨 (Bischoffsheim—1800—1873) ——
法國銀行所有人，在倫敦有分行。——第6、61、514頁。
- 利比喜 (Liebig—1803—1873) ——
有名的德國化學家。——第573頁。
- 利未 (Levi, Joseph—1812—1888) ——
有名的倫敦的“每日電訊”報創辦人及所有人。——第548頁。
- 利未，愛撒克 (Levi, Isaak) ——
見羅得柏喜，朱理亞。
- 利希脫 (Richter) ——
德國新聞記者，“改革”的撰稿者。——第624頁。
- 利味舍 (Livesey—1794—1884) ——
英國律師，社會活動家。——第338、339頁。
- 利細阿狄 (Ricciardi) ——
第109頁。
- 利奧 (Leo, Heinrich—1799—1879) ——
有名的德國史學家及保守主義的政論家。——第139頁。
- 利維 (Levy, Gustav) ——
杜塞爾多夫的商人，拉薩爾派的社會主義者，全德工人協會的出納。——第133、141—144、147頁。
- 利德爾 (Liddle) ——
工廠主。——第288頁。
- 判克爾 (Pöckel) ——
第110頁。
- 判策 (Panzer) ——
第500頁。
- 判穆爾 (Panmure—1801—1874) ——
英國國務活動家，軍事秘書。——第140、155頁。
- 呂寧 (Lüning) ——
社會主義派的作家，後來為溫和的自由主義者，“威斯特法里亞汽船”及其他“真正社會主義”雜誌的出版者。——第542頁。
- 呂特 (Rüth) ——
第182頁。

- 呂特根 (Lütgen)——前陸軍少校，“一八五〇年什列斯威—好斯敦陸海軍的出征”(基尔，一八五二年)一書的作者。——第 37 頁。
- 呂得斯(Lüders—1790—1874)——俄國將軍，東方戰爭的參與者。——第 52 頁。
- 呂斯托夫 (Rüstow—1821—1878)——德國軍事作家。——第 225、235、236、240、481、602 頁。
- 君士坦丁 (Konstantin, Grossherzog—1827—1892)——俄國大公，尼古拉一世的次子。——第 462、496 頁。
- 坎寧 (Canning—1770—1827)——英國國務活動家，外交大臣和首相。——第 71、72、230、398 頁。
- 坎柏爾 (Campbell) ——第 236、269、360、372、393、415 頁。
- 坎普 (Campe—1792—1867)——漢堡的出版商，曾出版左翼作家的作品。——第 200、547、600 頁。
- 希爾 (Hill)——在曼徹斯特的“厄門和恩格斯公司”事務所的店員。——第 190、311 頁。
- 希爾士 (Hirsch)——在倫敦的普魯士警察代辦，煽動者。——第 538、543 頁。
- 希爾士斐爾德 (Hirschfeld)——倫敦的印刷廠主。——第 455、469、592、598、600、604、606、617、626 頁。
- 希利 (Schily)——居利的律師，巴登起義的參加者，馬克思的密友。——第 22、32、547、548、549、556、564、568、571、586、588、601、628 頁。
- 希墨爾斐尼采 (Schimmelpfennig—1824—1865)——普魯士軍官，巴登起義的參加者，曾亡命於倫敦，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美國內戰中為將軍。——第 18、21、23、24、26、28、30、31、115、536、565 頁。
- 庇爾 (Peel—1788—1850)——英國政治活動家，首相。——第 201、203、206 頁。
- 庇護九世 (Pio IX—1792—1879)——一八四六——一八七九年為羅馬教皇。——第 34 頁。
- 志涅 (Turner, Jack)——后者之子。——第 215 頁。
- 志涅 (Turner, J. A.)——第 211、215 頁。
- 志勒啓 (Teleki—1821—1892)——匈牙利政治活動家，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匈牙利革命的參加者。——第 511 頁。
- 李卜克內西 (Liebknecht—1826—1900)——有名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第 75、116、141、146、150、217、396、415、454—457、459、461、462、466、469、477、478、484、486、495、496—499、515、516、520、521、528、549、552、559、564、566、610、613、615、619、622 頁。
- 李卜克內西 (Liebknecht, Frau)——威廉·李卜克內西之妻。——第 390 頁。
- 李斯特 (List—1789—1846)——德國經濟學家，擁護保護關稅制度。——第 369 頁。
- 李嘉圖 (Ricardo—1772—1823)——有名的英國經濟學家。——第 224、353、364、432 頁。
- 杜爾 (Türr—1825—1908)——第 381、393、588、602 頁。
- 杜西 (Tussy)——見馬克思，伊林諾。
- 杜伯勒·德·聖·卯列 (Dupre de St. Maure)——第 134 頁。
- 杜隆 (Dulon—1807—1870)——不來梅的牧師，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參與者，一八五二年起住於紐約。——第 9、42、45 頁。

- 步协 (Bucher—1817—1892)——德國政治活动家,国民會議成員,急进主义者,一八六四年起曾亡命于倫敦,俾斯麦的同事。——第 123、137、170、181、447、448、457、465、481、619、623、625 頁。
- 步若 (Bugeaud—1784—1849)——法国元帅。——第 256、259、262、333 頁。
- 步斯德海默 (Bürstenheimer)——見扫尔海默。
- 沙化利克 (Schaffarik—1795—1861)——有名的捷克历史学家及語言学家。——第 134、138 頁。
- 沙多勃里盎 (Chateaubriand—1768—1848)——有名的法国作家和国务活动家,长篇小说“阿答拉”及“勒耐”的作者。——第 34、69—72 頁。
- 沙拉 (Charras—1808—1865)——法国軍官及軍事作家。——第 332、355 頁。
- 沙配尔, 卡尔 [綽号河馬] (Schapper, Karl [Hippopotamus]—1813—1870)——正义者同盟盟員,一八三九年巴黎五月起义及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的参加者;一八五〇年起亡命倫敦;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員。——第 93、156、377、386、387、412、427、460、461、534、551、565 頁。
- 沙配尔夫人 (Schapper, Frau)——第 427 頁。
- 沙密尔 (Schamyl—約生于 1797—約死于 1871)——达格斯坦山地居民反抗俄国爭取独立的領袖和統一者。——第 10、46、58 頁。
- 沙倫和斯特 (Scharnhorst—1772—1813)——有名的普魯士將軍。——第 97、99、264 頁。
- 狄別奇 (Diebitsch—1785—1831)——俄国將軍及元帅。——第 238 頁。
- 狄奧多列士 (Theodores)——一八五九年在曼徹斯特举行的密勒紀念会的参加者。——第 509 頁。
- 犹和 (Juch)——德國新聞記者,“赫爾曼”的編者。——第 438、455、456、476、501、525、538、551 頁。
- 却尔涅耶夫 (Tschernjajeff—1828—1898)——俄国將軍,曾参加东方战争。——第 17 頁。
- 却斯得尔 (Chester)——曼徹斯特的妓館鴿母。——第 215 頁。
- 罕默(Hammer-Purgstall—1774—1856)——有名的德國东方学家。——第 17、19 頁。
- 谷謨拍特(Gumpert)——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曼徹斯特的朋友。——第 378、381、383、392、400、428、456、458、478、482、559、564、568、591、593、602、606、613 頁。
- 貝龙热(Beranger—1780—1857)——著名的法国詩人。——第 73 頁。
- 貝池(Petsch)——書商,馬克思的“伏格特先生”一書的出版者。——第 561、563、592、596、598、600、602、606、610、616—618、625、626、628 頁。
- 貝多芬(Beethoven—1770—1827)——德國作曲家。——第 573 頁。
- 貝倫慈(Behrends)——德國出版商。——第 567 頁。
- 里亚哥(Riego—1785—1823)——西班牙革命家。——第 69 頁。
- 里拍达(Ripperda—1680—1737)——荷兰冒險家,西班牙的外交家,后为西班牙大臣。——第 128 頁。
- 里利·帕夏(Riza Pasha—1809—1859)——土耳其將軍及政治活动家。——第 3 頁。
- 里德(Reed)——德裝的商店,大綢緞厂主。——第 285、304 頁。
- 里宾特洛普(Ribbentrop)——在巴黎的

- 德国亡命者, 费尔巴哈派, 亚威伯克的朋友。——第 408 頁。
- 門得尔 (Mendel) ——曼徹斯特的商店。——第 286 頁。
- 門第茲·达·科斯塔 (Mendes da Costa) ——商店。——第 304 頁。
- 那多 (Nadaud—1815—1898) ——法国共产主义者, 卡貝的追随者。——第 9 頁。
- 甫拉狄密尔 (Wladimir) ——第 145 頁。
- 甫拉狄密尔 (Wladimir) ——見薩索諾夫 (馬克思錯誤地把薩索諾夫称为甫拉狄密尔)。
- 麦尔克 (Merck) ——第 302、303 頁。
- 麦尔克, 伊倫斯特 (Merck, Ernst—1811—1863) ——有名的汉堡商人, 汉堡麦尔克商店的店主, 一八四九年为帝国财政大臣。——第 303、314 頁。
- 麦克洛克 (MacCulloch—1789—1864) ——英国经济学家。——第 108 頁。
- 麦塔薩克思 (Metaxas—1786—1860) ——有名的希腊国务活动家。——第 33 頁。
- 麦維森 (v. Mevissen, Gustav—1815—1899) ——德国政治活动家, 自由主义者, 萊茵大商人及工業家。——第 150、307 頁。
- 麦維森, 爱丽賽 (v. Mevissen, Elise—死于 1857 年) ——本姓萊登, 一八四六年嫁与麦維森。——第 307 頁。
- 芒模倫西 (Montmorency—1760—1826) ——法国政治活动家, 以外交大臣資格代表法国出席味罗那會議。——第 70 頁。
- 辛普孙 (Simpson—1792—1868) ——英国將軍, 东方战争时指揮英軍, 死后追贈刺格蘭勳爵。——第 140 頁。
- 来特 (Wright) ——商者。——第 531 頁。
- 舍罗斯克人 (Cherusker) ——見金开尔。
- 舍罗斯克族的赫尔曼 (Hermann der Cherusker) ——見金开尔。
- 刷則尔 (Choiseul—1719—1785) ——法国外交家, 外交大臣。——第 65 頁。
- 刻尔泥 (Kellner) ——民主主义者, 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革命的积极活动家。曾在加塞尔出版左派民主主义机关报“大黃蜂”, 这是最后几个革命机关报中的一个。后来亡命于美国, 出版“改革”。他通过彌登麦尔与馬克思恩格斯交往, 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改革”写稿。——第 19 頁。
- 刻盆 (Köppen—1807—1863) ——柏林的青年黑格尔分子, 急进的政論家,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 后为佛敎史专家。——第 120 頁。
- 刻斯脫利慈 (Kösteritz) ——杜塞尔多夫的檢察长, 因哈慈費尔德伯爵夫人的离婚案而失去职位。——第 142 頁。
- 味涅带 [科伯斯第一] (Venedey [Kobes I]—1805—1871) ——德国急进政論家及政治活动家, 后为温和的自由主义者。——第 82、86、148、357、576 頁。
- 和尔 (Hoare) ——英国的商店。——第 304 頁。
- 坡佐·第·波哥 (Pozzo di Borgo—1764—1842) ——俄国外交家。——第 71、123、473、474 頁。
- 坡林雅克 (Polignac—1780—1847) ——法国国务活动家, 駐倫敦的大使, 自一八二九年至七月革命为外交大臣。——第 73 頁。
- 坡特 (Pott—1802—1887) ——德国語言学家。——第 45 頁。
- 参孙 (Samson) ——第 296 頁。
- 弥尔納, 紀卜生 (Milner, Gibson) ——

- 見紀卜生, 弥尔納。
- 孟采尔 (Münzer—1490—1525)——宗教改革时期的鼓吹共产主义思想者, 一五二五年农民起义的領袖之一。——第 139 頁。
- 孟德斯鳩 (Montesquieu—1686—1755)——有名的法国宪法学作家。——第 432 頁。
- 屈別 (Küpper)——啤酒店主。——第 603 頁。
- 帕尔 (Pauer)——第 501 頁。
- 帕尔麦 (Palmer)——見丹尼尔和帕尔麦。
- 帕尔麦斯顿[帕姆] (Palmerston[Pam]—1784—1865)——英国国务活动家, 首相。——第 2—5、7、9、15、20、27、34、36、38、45、54、55、67、75、87、90—92、95、97、120、126、140、160、182、183、203、205—212、214、216、217、226、230、231、307、330、344—346、348、354、363、402、416、419、426、437、439、440、443、445—447、449、450、472、474、504、519、534、548、560、564、569、582、619 頁。
- 帕克忒塔 (Pucteta)——第 168 頁。
- 帕姆 (Pam)——見帕尔麦斯顿。
- 帕西 (Passy—1793—1880)——法国国务活动家, 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为财政部长。——第 278 頁。
- 帕特庫尔 (Patkul—1660—1707)——立窩尼亚的爱国者, 俄国—瑞典战争时为波兰俄軍的长官。——第 474 頁。
- 帕特南 (Putnam—1814—1872)——紐約的書商及出版者, 一八五二年起出版“帕特南杂志”。——第 106、112、113、130、161、174、176、178、183、189、194、197、199、222、234 頁。
- 帕斯絮維赤 (Paskewitsch—1732—1856)——俄国元帅, 东方战争时为总司令。——第 44 頁。
- 帕慈克 (Patzke)——第 592 頁。
- 彼得曼 (Petermann—1822—1878)——德国制地圖专家, “地理通报”的編者。——第 105、106、404 頁。
- 彼得第一 (Peter I—1672—1725)——俄国皇帝。——第 127—129、192、217 頁。
- 拉加德 (Lagarde—生于 1720 年)——法国外交家, 將軍, 駐瑪德里的使。——第 70 頁。
- 拉伯兰人 (Lappländer)——見安得斯。
- 拉甫 (Love)——格拉斯哥的書商。——第 473 頁。
- 拉法夷脫 (Lafayette—1757—1834)——法国大革命的活动家, 美国独立战争中的將軍。——第 75 頁。
- 拉勒斯騰特 (Lallerstedt—1816—1864)——瑞典作家。——第 192 頁。
- 拉得茨基 (Radetzki—1766—1858)——奥地利元帅, 對意大利的奧軍总司令。——第 265、449、450 頁。
- 拉梅內 (Lamennais—1782—1854)——法国天主教神甫, 社会作家, 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第 73 頁。
- 拉累 (Larrey)——第 332 頁。
- 拉斐尔 (Raffael—1483—152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名画家。——第 525 頁。
- 法·斐罗內 (La Ferronnais—1777—1842)——法国外交家。——第 71 頁。
- 拉·瑪摩拉 (La Marmora—1789—1863)——皮蒙特的將軍, 前法軍軍官。——第 373 頁。
- 拉摩里舍耳 (Lamoricière—1806—1865)——法国政治活动家及軍事活动家。——第 62、190、262、595、598 頁。
- 拉撒路 (Lazarus)——“新約全書”中的一个有病的乞丐 (見“路加福音”)。

- 第40頁。
- 拉薩尔[綽号小犹太人布藍,聰明的以法蓮,易濟施,威塞爾退尔](Lassalle [Jüdel Braun, Ephraim Gescheit, Itzig, Wieseltier]—1825—1864)——著名的德國社會主義者及黑格爾派哲學家。——第8—10, 13—15, 59, 67, 68, 80, 93, 111, 141—143, 146, 157, 160, 225, 226, 306, 307, 316, 317, 319, 320, 325, 327, 329, 331, 334—336, 342, 345, 361, 370, 372, 378—380, 382, 393, 394, 422—423, 425, 429—434, 436, 438, 439, 442—444, 450—452, 459, 460, 462—464, 466, 467, 469, 470, 475, 480, 483, 498, 505, 515, 519, 520, 528, 530, 533—535, 537—541, 543, 545—546, 548—550, 553, 556, 558, 561, 569, 573, 578—579, 592—596, 605, 607, 623頁。
- 拍爾通 (Pelletan—1813—1884)——法國政論家及政治家。——第158頁。
- 拍托 (Patow—1804—1890)——一八四八年普魯士國務活動家,貿易部長,後為財政大臣;自由主義者。——第422頁。
- 拍利科 (Pellico—1789—1854)——意大利詩人及革命家。——第115頁。
- 朋斯, 馬麗 (Burns, Mary—死於1863年)——愛爾蘭女工,恩格斯的前妻。——第30頁。
- 林克 (Link)——一八五九年在曼徹斯特舉行的席勒紀念會的參加者。——第509頁。
- 林那 (Lina)——見瑟雷,林那。
- 林肯 (Lincoln)——“每日新聞”的編者。——第18頁。
- 林得·特拉盆柏格 (Linde & Trappenberg)——巴門零星用品製造廠主。——第304頁。
- 林登諾 (Lindenau—1779—1854)——薩克遜國務活動家及天文學家。——第45頁。
- 河馬 (Hippopotamus)——見沙配爾, 卡爾。
- 法蘭茲·約瑟夫第二 (Franz Joseph II—1830—1916)——奧地利皇(一八四八——一九一六)。——第476, 510, 568頁。
- 法布里斯 (Fabrice)——經理部參事,與波爾曼一起襲擊拉薩爾。——第379, 380頁。
- 法里拿 (Farina—1686—1766)——第一個香水製造廠廠長。——第217, 582頁。
- 法濟 (Fazy—1794—1878)——瑞士急進黨的首領,拿破侖第三的老友,瑞士銀行經理。——第502, 516, 517, 564, 607, 615, 617頁。
- 波爾曼 (Bormann)——經理部參事,與法布里斯一起襲擊拉薩爾。——第380頁。
- 波那 (Bona)——見拿破侖。
- 波克海姆 (Borkheim—1825—1885)——政論家,巴登起義的參加者,一八四八年的民主主義者,在英國的亡命者。——第525, 549, 556, 559, 567, 592, 600, 607, 608, 619, 623, 627頁。
- 波里瓦爾 (Bolivar—1783—1830)——把南美殖民地從西班牙統治下解放出來者。——第333, 340, 343頁。
- 波那特 (Bonat)——第113頁。
- 波易叔 (Boichot, Jean Baptiste—生於1820年)——法國革命家及政論家。——第41, 45頁。
- 波易叔 (Boichot [Mutter des vorigen])——前者之母。——第45頁。
- 波哈內 (Beauharnais—1781—1824)——意大利總督,列赫騰堡公爵,法國將軍

- 亚历山大·德·波哈内与约瑟芬(后为拿破仑之后)之子。——第260頁。
- 波恩斯特(Bornstedt—1808—1851)——急进派的政論家,普魯士政府的秘密間諜。——第347頁。
- 波拿巴(Bonaparte)——見拿破侖。
- 波拿巴,約瑟(Bonaparte, Joseph—1768—1844)——那不勒斯及西班牙王,拿破侖第一之兄。——第1頁。
- 波斯契(Bosquet—1810—1861)——法国元帅。——第256、259、263、363頁。
- 波旁(Bourbonen)——法国王朝。——第73頁。
- 欧贞尼(Eugénie)——第125、603頁。
- 昔浦尔斯(Cyples)——烏尔卡特主义者,“自由新聞”的撰稿者。——第160、167、168、170頁。
- 的士累利(Disraeli—1804—1881)——有名的英国国务活动家及作家。——第54、63、88、89、91、206、446—447頁。
- 易济施(Itzig)——見拉薩尔。
- 易斯坎大·培(Iscander Bey—1814—1864)——东方战争时土耳其战将的綽号。——第51、52頁。
- 季尔品(Gilpin)——瑞士銀行經理,“人民报”撰稿者。——第398頁。
- 季叶密洛(Guilleminot—1774—1840)——法国將軍及外交家。——第72、73頁。
- 秀厄尔和涅克(Sewell & Neck)——挪威商店。——第295頁。
- 服尔泰(Voltaire—1694—1778)——法国啓蒙派大师。——第181頁。
- 服克·史梯芬諾威茲——見卡拉杰奇。
- 肯宁汉(Cunningham)——第292頁。
- 罗[波布](Lowe, Robert [Bob]—1811—1892)——英国律師及政治活动家。——第203、205、208、213頁。
- 罗伯[息普立安](Robert [Cyprien]——生于1807年)——法兰西学院斯拉夫語教授。——第137、139頁。
- 罗伯茲(Roberts)——第556頁。
- 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1758—1794)——法国大革命有名的活动家,雅各宾党的領袖。——第144、519頁。
- 罗麦尔(Lommel)——德国民主主义者,在瑞士的亡命者,在为筹集出版“伏格特”一書的物資时,給馬克思的帮助甚多。——第561—564、569、571—573、580、582、606、619頁。
- 罗系勒(Lochner)——工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在倫敦的亡命者。——第455、566頁。
- 罗来(Lawley)——第91頁。
- 罗素(Russell—1792—1878)——英国国务活动家。——第20、54、88—92、111、216、372、439頁。
- 罗得柏喜,朱理亚[爱撒克·利未](Rodenberg, Julius [Isaak Levi]—1831—1914)——作家,“德国概观”年刊編者。——第400頁。
- 罗斯根,查理(Roesgen, Charles [Charley])——长期在曼徹斯特的“厄門和恩格斯”公司当店員,恩格斯的私人朋友。——第193、203、211、320、541、558、565、606頁。
- 罗登堡(Rutenberg)——在柏林时曾隶属“自由人”社,后来轉而为俾斯麦服务。——第120頁。
- 罗德(Rohde)——“关于俄罗斯的統計資料”的作者。——第83頁。
- 罗德[奥味斯頓男爵](Loyd [Baron Overstone]—1796—1883)——英国銀行家及經濟学家。——第298頁。
- 社耳(Scheuer)——杜塞尔多夫人。——第142頁。
- 社策尔(Scherzer)——老威特林派,倫

- 敦“新时代”的編者，“人民报”撰稿者。
——第 156、410、417、454、457、471、476、484 頁。
- 空洛貝尔 (Canrobert—1809—1895)
——法国元帅。——第 363 頁。
- 芬隆 (Finlen)——宪章派，琼斯的朋友。
——第 148 頁。
- 苏卢克 (Soulouque)——海地的黑人皇帝 (一八四八——一八五八)，称为浮士廷第一。——第 340、447 頁。
- 苏俾茲 (Soubise—1715—1785)——法国元帅。——第 65、66 頁。
- 苏斯·息柏特 (Suse & Sibeth)——保护金开尔的倫敦商号。——第 294、434 頁。
- 金开尔，高特弗里德 [舍罗斯克族的赫尔曼] (Kinkel, Gottfried [Herman der Cherusker, Gottfried]—1815—1882)
——德国詩人，民主主义者。——第 23、53、59、80、287、360、396、400、406、408、411、412、414、417、418、420、421、424、425、427、434、437、442、455—459、465、466、468、472、480、484、498、500—502、507、508、511—514、517—519、523、525—527、529、537、538、545、546、556、627 頁。
- 金开尔，約翰娜 [本姓莫斯开尔] (Kinkel, Johanna [Mockel]—1810—1858)
——高特弗里德·金开尔之妻，女作家。——第 408、411、414、421、424、427、458、466、502、618 頁。
- 阜格列 (Vögele)——排字工人，伏格特訴訟案中的見証人。——第 551—556 頁。
- 阿尔谷 (d'Argout—1782—1858)——法国国务活动家，一八三四年为法国銀行經理。——第 246 頁。
- 阿尔騰和斐 (Altenhofer)——在倫敦的德国亡命者。——第 539 頁。
- 阿尔騰斯泰 (Altenstein—1770—1840)
——普魯士大臣。——第 45 頁。
- 阿布特 (Abt)——德国民主主义者，伏格特的信徒，“夫賴堡教会报”的編輯。——第 590 頁。
- 阿加綿农 (Agamemnon)——特洛依之战中希腊军队之統帅。——第 500 頁。
- 阿达尔柏 (Adalbert—955—997)——在捷克人、匈牙利人和普魯士人等多神教徒中間傳布基督教者。——第 138 頁。
- 阿利渥斯安 (Ariosto—1474—1553)——有名的意大利詩人。——第 228 頁。
- 阿克吞 (Acton)——恩格斯在曼徹斯特的朋友。——第 222 頁。
- 阿辛 (Assing, Ludmilla—1821—1880)
——德国民主主义女作家，与拉薩尔和馬克思相識。——第 434 頁。
- 阿姆斯特朗 (Armstrong—1810—1900)
——一家有名的兵工厂的所有人。——第 437 頁。
- 阿柏尔 (Abel, Karl)——德国新聞記者，“每日电訊”的柏林通訊員，伏格特的信徒。——第 547、571 頁。
- 阿倫 (Allen, Dr)——馬克思的家庭医生。——第 275、281、385、387、489、576、608—613、620—622 頁。
- 阿倫特 (Arndt, E. M.)——第 454 頁。
- 阿特武德 (Attwood—1783—1856)
——英国政治活动家和經濟学家。——第 365 頁。
- 阿基里斯 (Achilles)——希腊神話中的英雄。——第 500 頁。
- 阿部 (About—1825—1885)——法国政論家和散文家，按信念來說是波拿巴主义者。——第 572、573、596、625 頁。
- 阿答拉 (Atala [bei Chateaubriand])
——沙多勃里盎长篇小说中的人物。——第 34 頁。

迦伯列 (Gabriel)——治疗馬克思的牙科医生。——第 612 頁。

九 画

拜倫 (Byron—1788—1824)——有名的英国詩人。——第 28 頁。

保拉[保洛](v. Paula, Frau [Paulaw])——第 397 頁。

俄斯騰-薩刻 (Osten-Sacken—1790—1881)——俄国將軍。——第 52 頁。

侯赫斯志(Höchster)——易北菲尔的律師,在巴黎的亡命者。——第623、625、626 頁。

刺多維次(Radowitz—1797—1853)——普魯士將軍及国务活动家。——第 434 頁。

刺格蘭(Raglan—1788—1855)——英国元帥,东方战争时指揮軍隊。——第 140、363 頁。

勃郎,路易(Blanc, Louis—1811—1882)——法国史学家,社会主义者,一八四八年法国临时政府成員。——第9、10、29、80、171、373、469、482 頁。

度微飞(Duvivier—1794—1848)——法国將軍,曾参加一八四八年的阿尔及利亚远征。——第 262 頁。

哈尼[亲爱的](Harney[the Dear, der Edle]—1817—1897)——宪章派領袖之一,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 272、274、280、324、326—327、337—339、362、372 頁。

哈布斯堡(Habsburg [Dynastie])——奥地利王朝。——第 621 頁。

哈克斯特浩森(Haxthausen—1792—1866)——德国作家及普魯士和俄国土地关系的研究者。——第 402 頁。

哈拍(Harper—1795—1869)——现在还存在于紐約的一家出版社的創办人。——第 204、234 頁。

哈味罗克(Havelock—1795—1857)——英国將軍,鎮压一八五七年印度潮佣兵起义者。——第 261、267、268、312、320 頁。

哈林(Harring—1798—1870)——德国詩人及民主主义派的政論家。——第 338 頁。

哈格克(Hagek)——一七六一及一七六三年在布拉格出版的“波希米亚年鑒”的作者之一。——第 135 頁。

哈特曼(Hartmann—1821—1872)——奥地利詩人及政論家,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参与者。——第 607 頁。

哈脫(Hart)——烏尔卡特主义者。——第 244 頁。

哈密尔敦(Hamilton)——英国国务活动家,議員。——第 140 頁。

哈契特(Hacquet—1739—1815)——奥地利学者,博物学家。——第 134 頁。

哈慈費尔德(Hatzfeldt, Gräfin)——以其与拉薩尔的友誼聞名于世,拉薩尔在其活动开始时替她进行离婚訴訟。——第 59、142、146、306、331、480、549、562 頁。

哈慈費尔德(Hatzfeldt, Graf)——伯爵,前者之夫。——第 142、146 頁。

哈維(Harvey)——第 123 頁。

哈黎尔·帕夏(Halil Pasha—1825—1901)——土耳其国务活动家。——第 3 頁。

威尔逊(Wilson)——第 323 頁。

威尔逊(Wilson, George—1808—1870)——反谷物条例同盟主席,浆糊、胶水厂厂主。——第 214 頁。

威尔逊(Wilson, James—1805—1860)——英国經濟学家及政治活动家。——第 440、576 頁。

威尔德(Wylde)——第 130 頁。

威里系[綽号亲爱的](Willich [der

- Edle]—1810—1878)——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德国革命家, 美国内战的参加者。——第 31、157、401、403、417、418、460、536、565、603 页。
- 威灵敦(Willington—1769—1852)——英国统帅及政治活动家。——第 65 页。
- 威根(Wigand—1795—1870)——四十年代莱比锡激进派书籍出版者。——第 600 页。
- 威特林(Weitling—1808—1871)——德国共产主义者, 成衣匠。——第 35、410、457、461 页。
- 威斯(Wiß)——在伦敦的亡命者, 金开尔的拥护者, 在美国的威特林的杂志“工人共和国”著文反对马克思。一八六七年他同迈恩一起去柏林民主派的“改革”杂志编辑部, 并成为俾斯麦的信徒。——第 35—37、414 页。
- 威斯瓦密特拉(Wiswamitra)——印度史诗“刺闍耶那”中的王。——第 133 页。
- 威斯吕(Wesely)——翻译家。——第 138 页。
- 威斯洛夫茨基(Weselowsky)——彼得大帝时为俄国外交官, 一七一七年起为伦敦宫廷的驻外代表。——第 127 页。
- 威斯特华伦(Westphalen, Christian H. Ph.—1724—1792)——七年战争时布郎士外喜公爵的私人朋友和秘书。——第 97、99 页。
- 威斯特华伦, 兰德罗斯特(Westphalen, Landdrost von [Großvater von Frau Marx])——马克思夫人的祖父。——第 99 页。
- 威斯特华伦, 卡罗琳(v. Westphalen, Karoline [Mutter von Frau Marx])——马克思夫人的母亲。——第 4、5、45、97、100、167、170 页。
- 威斯特华伦, 爱得加(v. Westphalen, Edgar—1819—1890)——马克思夫人的兄弟, 一八四六年接近共产主义者, 长时期侨居于伦敦。——第 22、41、110、157、170、193 页。
- 威斯特华伦, 斐迪南(v. Westphalen, Ferdinand—1799—1876)——马克思夫人的兄弟, 一八五〇—一八五八年为普鲁士急进的內务部长。——第 4、5、99、173 页。
- 威斯特华伦, 路德维希(v. Westphalen, Ludwig[Vater von Frau Marx])——马克思夫人的父亲。——第 99 页。
- 威塞尔退尔(Wieseltier)——见拉藤尔。
- 威廉(Wilhelm, Prinz von Preußen. [später Wilhelm I.]—1797—1888)——普鲁士亲王, 后为普鲁士王及德国皇帝。——第 401、419、474 页。
- 威廉兹(Williams—1800—1883)——英国将军, 曾参加塔斯的保衛战。——第 147、148 页。
- 威廉第三(Wilhelm III, König von England—1650—1702)——英国王。——第 127、128 页。
- 施兰姆, 康拉德(Schramm, Konrad—1822—1858)——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 “新莱茵评论”的出版者。——第 110、157、216、251、257、272—274、279、280、282、307、319、324、326—328、332、337、338、362、381 页。
- 施兰姆, 路德福(Schramm, Rudolf—1813—1882)——德国政治家及政论家, 普鲁士国民会议成员, 柏林民主主义者俱乐部主席。——第 273、279、319、328、342、381、403、411、419、467、495 页。
- 施奴勒(Schnurrer—1742—1822)——

- 德国学者，杜平根大学哲学教授。——第 135 頁。
- 施勒辛格 (Schlesinger—死于 1881 年)——新聞記者，“科倫報”倫敦通訊員，慶祝席勒誕生百周年紀念倫敦委員會委員。——第 560、618 頁。
- 施略截 (Schlözer—1735—1809)——有名的历史学家，統計学家，政論家及教育家。——第 134、135 頁。
- 柏力 (Burleigh—1520—1598)——英国国务活动家。——第 278—279 頁。
- 柏卢 (Bellune—1766—1841)——法国元帅，一八二一年为陸軍部长。——第 72 頁。
- 柏立 (Berry—1778—1820)——查理第十之子，波滂王朝后裔之一。——第 72 頁。
- 柏尔加德 (Bellegarde—1756—1845)——奥地利將軍。——第 262 頁。
- 柏尔蒙特特 (Belmontet—1799—1879)——法国詩人及政論家，波拿巴主义者。——第 158 頁。
- 柏孙 (Besson)——第 348 頁。
- 柏多 (Bedeau—1804—1863)——法国將軍及政治活动家，一八四八年临时政府的陸軍部长，立宪會議的副主席。——第 190 頁。
- 柏克 (Becker)——第 77 頁。
- 柏克 (Becker, Joh.)——第 67 頁。
- 柏克 (Becker, Joh. Phil.—1809—1886)——革命家，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革命的参与者，第一国际的積極的活动家，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 563、564、586、601、627 頁。
- 柏克，赫尔曼 (Becker, Hermann—1820—1885)——紅色柏克。科倫审判案的参与者，后来为民族自由派。——第 50、292 頁。
- 柏舍耳 (Bessières—1768—1813)——法国元帅。——第 256、261、333 頁。
- 柏姆巴哈 (Bermbach—1822—1875)——科倫的律師，青年时为共产主义者。——第 480、566 頁。
- 柏林的小犹太人 (Berliner Jüdchen)——見拉薩尔。
- 柏耶 (Berryer)——第 204 頁。
- 柏格尔 (Berger)——見巴克，赫尔曼。
- 柏根洛特 (Bergengroth—死于 1869 年)——德国的共产主义者，在倫敦的亡命者，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参加者。——第 120 頁。
- 柏塔 [柏特齐黑] (Beta [Betzich—1813—1876)——德国民主主义作家及新聞記者，亡命者。——第 457、465、486、500、501、510、513、515、518、519、521—523、526—529 頁。
- 柏替亚 (Berthier—1753—1815)——法国元帅。——第 254、333 頁。
- 柏塞耳 (Bessel)——第 593 頁。
- 柏謨 (Bem—1795—1850)——波兰將軍，一八三〇年波兰起义及匈牙利战争的参与者。——第 254、257、333 頁。
- 查理 (Charles [Charley])——見罗斯根，查理。
- 查理十二 (Karl XII., König von Schweden)——瑞典國王 (一六九七——一七一八)——第 127—129、192 頁。
- 查理第一 (Karl I., König von England—1600—1649)——英國王 (一六二五——一六四九)——第 267 頁。
- 查理第十 (Karl X., König von Frankreich—1757—1836)——法國王 (一八二四——一八三〇)——第 73 頁。
- 洛脫克 (Rotteck—1775—1840)——历史学家及政治活动家，自由党的領袖之一。——第 448 頁。
- 洛特細尔德 (Rothschild)——有名的銀行家。——第 230、310 頁。

- 洛特細尔德(Rothschild, A.)——第166頁。
- 洛澤斯(Rogers)——第372頁。
- 洪保德(Humboldt—1769—1859)——有名的德國學者及旅行家。——第123、282、393、573頁。
- 活布拉(Wrbna)——奧軍將軍。——第43頁。
- 冒勒布勒协(Maurenbrecher)——第217頁。
- 科宁汉(Coningham)——俄文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作為肯宁汉(Cunningham)之誤。——第209頁。
- 科尔夫(Korff)——前普魯士軍官，“新萊茵報”的發行員，曾亡命于美國。——第451頁。
- 科布(Kolb—1798—1865)——德國政論家，自一八三七——一八六五年為“奧格斯堡一般新聞”編者。——第516、520頁。
- 科布登(Cobden—1804—1865)——英國國務活動家，自由貿易論者。——第5、122、213、224、621頁。
- 科西尔斯基(Koscielski)——波蘭亡命者，“新萊茵報”的朋友，在該報發表文章反對巴枯寧時曾起過大作用。——第112、208頁。
- 科伯斯第一(Kobes I)——見味涅帶。
- 科克斯(Coxe—1747—1828)——英國歷史家，副僧正。——第136頁。
- 科拉社克(Kolatschek—生于1821年)——奧地利急進的政論家及作家。——第205、603、605、607、609頁。
- 科姆蒲(Komp)——達姆斯塔特銀行美國分行通訊員，一八五八年紐約共產主義者俱樂部的組織者，衛登麥爾的朋友。——第395、424、457、473頁。
- 科林(Colin)——第312頁。
- 科修斯古(Kosciuszko—1746—1817)——波蘭民族英雄，一七九四年起義的領袖。——第187頁。
- 科柏特(Cobbet—1766—1835)——英國政治活動家及急進派作家。——第158、340頁。
- 科恩(Korn)——一八四八年以前為匈牙利書商，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參加解放戰爭，一八四九年亡命于土耳其，後來在英國。——第114頁。
- 科息第厄(Caussidière—1808—1861)——法國社會主義者，二月革命後巴黎的地方警察長官。——第379頁。
- 科勒特(Collet)——烏爾卡特主義者及急進主義者。——第169、170、184、347、496、497—499、541、546、548、555頁。
- 科塔(Cotta)——奧格斯堡的書商。——第414、516、600、619頁。
- 科德司(Cortez, Fernando—1485—1547)——征服墨西哥者。——第79頁。
- 紀卜生, 弥尔納(Gibson, Milner—1806—1884)——英國政治活動家。——第213、215、344、345、439頁。
- 約旦(Jordan)——德國史學家。——第135頁。
- 約克(York von Wartenburg—1759—1830)——普魯士元帥，一八一二、一八一三及一八一四年戰役的參加者。——第264頁。
- 約克公爵(York, Duke of)——第158頁。
- 約克孫(Jackson)——第129頁。
- 約斯林公司(Josling & Co.)——倫敦的商店。——第301頁。
- 約斯特(Joest, Karl)——科倫共產黨人審判案的陪審官。——第116、118頁。
- 約翰遜(Johnson—1709—1784)——英國作家、學者及批評家。——第162頁。

美休 (Mayhew—1816—1872)——英国新聞記者，“笨拙”的出版人之一。——第 192 頁。

美洛斯拉甫斯基 (Mieroslawski—1814—1878)——波兰革命家，曾指揮巴登革命軍。——第 180、182、186、192、203、205 頁。

美恩 (Mayne—1796—1868)——倫敦的警察專員。——第 330 頁。

計刺当 (Girardin—1806—1881)——法國政論家及政治活動家。——第 98、191 頁。

若米尼 (Jomini—1779—1869)——法國將軍及軍事作家，拿破侖戰爭的參與者。——第 260、262、356、360 頁。

英格蘭德 (Engländer)——急進的新聞記者，曾被疑為從事特務活動者。——第 114、560 頁。

貞琴茲 (Jenkins)——第 348 頁。

退耳施 (Thiersch—1784—1860)——語言學家，教育家及希臘語學家。——第 217 頁。

退姆，法蘭茲 (Thimm, Franz)——曼徹斯特的書商。——第 458、472、476、490—493、499、500 頁。

革次 (Götz)——德國民主主義者，馬克思的朋友。——第 85、93、94、188 頁。

革革易 (Görgei—1818—1912)——一八四八年戰爭時匈牙利武裝暴動軍的總司令。——第 43 頁。

革斯特堡 (Gerstenberg—死於 1876 年)——拉薩爾的朋友和同學，倫敦的銀行家，金開爾的信徒。——第 80、414、438 頁。

革斯頓次外格 (Gerstenzweig)——倫敦的德國商人。——第 77 頁。

革戴 (Götze, Peter Otto—1793—1880)——作家，塞爾維亞及俄羅斯民歌的出版者。——第 138、145 頁。

革戴博士 (Götze, Dr.)——一八五九年在曼徹斯特舉行的韋勒紀念會的參加者。——第 506 頁。

韋爾特 (Weerth, Wilhelmine)——第 200 頁。

韋爾特，卡爾 (Weerth, Karl)——第 200 頁。

韋爾特，喬治 (Weerth, Georg—1822—1856)——德國政治抒情詩人，“新萊茵報”編輯部成員，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密友。——第 107、117、173、178、200 頁。

韋柏 (Weber)——柏林的律師，馬克思在反對柏林“國民報”訴訟案中的代理人。——第 555、556、558、559、563、578、580、584、586、604、605、611 頁。

香加涅 (Changarnier—1793—1877)——法國將軍。——第 262 頁。

十 画

席勒 (Schiller—1759—1805)——德國大詩人。——第 408、498、500、501、503、505—512、514、519、527、573、617、626、627 頁。

俾布刺 (Bibra)——倫敦的飯店主人。——第 116、479 頁。

俾特孫 (Beatson)——英國將軍。——第 153—155 頁。

倍克 (Boeckh—1785—1867)——著名的德國語言學家和史學家。——第 393 頁。

·倍那丁·德·聖·佩耳 (Bernardin de Saint Pierre—1737—1814)——法國作家及自然主義者。——第 34 頁。

倍斯特 (Beust, Friedrich—1817—1899)——前普魯士軍官，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參與者，在瑞士的亡命者。——第 564 頁。

倍慈勒 (Petzler)——在倫敦的德國亡

- 命者。——第 13 頁。
- 倫迅(Lenchen)——見德穆絲,海倫。
- 唐·吉訶德(Don Quichotte)——西万提斯同名小說中的主人翁。——第 34、61 頁。
- 晒延尔(Sheyll)——荷兰政治活动家。——第 474 頁。
- 晋恩(Zinn)——排字工人,“德意志人联合会”創立人。——第 529、604 頁。
- 哥尔德海姆(Goldheim)——在倫敦的普魯士警察官。——第 93 頁。
- 哥尼流(Cornelius)——德国的醫商及民族主义的革命家,曾参加德国大学生协会运动。五十年代起亡命于倫敦,后来亡命于美国。新聞記者及政論家。——第 22、80、193、194、216 頁。
- 哥尼斯瓦脫(Königswarter—1817—1878)——銀行家,拿破侖第三的崇拜者,立法會議議員。——第 191、625 頁。
- 哥罗文(Golowine—1816—1890)——俄国政治作家及亡命者。——第 26、95、175、178 頁。
- 哥洛夫斯基(Gurowsky—1805—1866)——波兰政論家,泛斯拉夫主义者,在西欧及美国聞名;曾为“紐約論壇报”撰稿。——第 183、184、200、201、221 頁。
- 哲罗姆(Jérôme—1784—1860)——拿破侖第一之弟,法国将官及政治活动家;一八五一年十二月十二日之后为法国王位的繼承人。——第 360 頁。
- 庫尔曼(Kuhlmann)——共产主义的“預言家”,騙子,在威特林从瑞士放逐后从事的威特林的手工艺工人运动中曾起过作用。——第 533 頁。
- 庫克(Cooke)——牛津的工厂所有主。——第 295 頁。
- 庫渾(Coehorn—1641—1704)——荷兰工程师,發明可移动的臼炮。——第 323、324 頁。
- 恩麦曼(Emmerman)——萊茵省的主要林务官;巴登革命軍的射击兵上尉,在瑞士的亡命者。——第 564 頁。
- 恩格尔(Engel—1770—1814)——匈牙利历史学家。——第 134 頁。
- 恩格斯,爱弥耳(Engels, Emil—1828—1884)——恩格斯弟,商業顧問,工厂主,“厄門和恩格斯”公司股东。——第 565、567 頁。
- 恩格斯(Engels, Friedrich [Vater]—1796—1860)——恩格斯之父,曼徹斯特的“厄門和恩格斯”公司股东。——第 18、25、60、67、96、124、172、178、197、202、250、285、303、433、488、537、568 頁。
- 恩格斯(Engels [Mutter])——恩格斯之母。——第 567、568 頁。
- 息普立安(Cyprien)——見罗伯。
- 爱恩賽第(Ironside, Isaac)——烏尔卡特主义者,烏尔卡特机关报“自由新聞”的編者之一。——第 160、167—170 頁。
- 爱伯格(Egbert)——見鮑威尔,爱伯格。
- 爱得加(Edgar)——見鮑威尔,爱得加。
- 爱喜和夫(Eichhoff, F. G.—1799—1875)——法国語言学家。——第 138、145 頁。
- 爱喜和夫(Eichhoff, Wilhelm)——社会主义者,曾揭露斯提柏耳在“赫尔曼”上的特务活动,一八六〇年亡命于倫敦。——第 524、538、592、593、595 頁。
- 爱雷(Airey—1803—1881)——英国將軍,东方战争的参与者。——第 232 頁。
- 爱德蒙(Edmond)——原名霍亦茨基,出身是波兰人,法国文学家,用沙尔利·爱德蒙为笔名。——第 137 頁。
- 挪利斯(Norris—1660—1749)——英国

- 海軍上將。——第 192 頁。
- 拿破侖第一—[波那] (Napoleon I. [Bona])—1769—1821) ——法國皇帝。——第 1、67、72、184、186、256、259、260、262、264—266、340、464、476 頁。
- 拿破侖第三[波那、巴當給、巴喃、部斯特拉巴、路易](Napoleon III. [Bona, Badinguet, Barnum, Boustrapa, Louis])—1808—1873) ——拿破侖第一的侄子，一八五一年用政變的手段奪取政權後稱帝。——第 3—5、8、31、33、38、64、80、81、95、98、104、107、120、124—126、148、158、164、165、181—186、190、191、195、203、205—207、230、250、255、256、277、297、299、308—311、331、332、339—342、344、345、354、357—360、362、363、372、377、393、395、407、409、419、422、423、434、437、443、445—449、451—454、464、469—471、474、476、477、479、517、524、534、539、560、564、571—573、581、592—594、596、597、601、602、607、615、620—622、625 頁。
- 拿破侖親王 [普隆·普隆] (Napoleon, Prinz [Plon-Plon])—1822—1891) ——威斯特里亞王約羅尼木·波拿巴的兒子，拿破侖第三的從兄弟，以急進出名。——第 511、583、597、601、602 頁。
- 格龍 (Grün—1817—1887) ——德國政論家，哲學家，所謂“真正社會主義”的代表。——第 171、593 頁。
- 格立斯海謨 (Griesheim—1798—1854) ——普魯士將軍，杰出的軍事活動家和作家。——第 256、338 頁。
- 格爾慈 (Görtz., Baron—1668—1719) ——瑞典國務活動家，查理第十二的大臣。——第 128、129 頁。
- 格蘭特 (Grant—1802—1879) ——新聞記者，“廣告晨報”的出版者。——第 211、512 頁。
- 格里力 (Greeley—1811—1872) ——有名的美國政論家，“紐約論壇報”的出版人。——第 81 頁。
- 格拉哈 (Grach [Bankier]) ——居利的銀行家。——第 97、98 頁。
- 格拉哈 (Grach, Frau) ——前者之妻。——第 98 頁。
- 格拉哈 (Grach, Hauptmann—1812—1854) ——居利人，克里木戰爭的參與者，以土耳其炮兵司令的身份保衛西里斯的黎亞。——第 44 頁。
- 格拉罕 (Graham—1792—1861) ——英國政治活動家，採取介於自由主義者與保守主義者的中間立場。——第 112 頁。
- 格林 (Grimm—1785—1863) ——有名的德國語言學家，德國語言學的奠基人。——第 120、145、217、270、504—506 頁。
- 格奈則瑙 (Gneisenau—1760—1831) ——普魯士將軍，一八一三、一八一四及一八一五年戰役中為布呂協的戰友。——第 264、265 頁。
- 格雷 (Gray—1799—1850) ——英國社會評論家，經濟學家，歐文派空想社會主義者。——第 365 頁。
- 格靈 (Green) ——第 581 頁。
- 西夫欽和梅因 (Sieveking & Mann) ——商店。——第 301 頁。
- 西林·帕夏 (Selim Pasha) ——土耳其將軍，東方戰爭的參加者。——第 51 頁。
- 泰羅 (Taylor, Bayard—1825—1878) ——美國外交家及作家，“紐約論壇報”通訊員。——第 28、281 頁。
- 泰羅 (Taylor, Tom—1817—1880) ——英國劇作家，“笨拙”的出版者。——第

- 211 頁。
- 泰罗(Taylor, Zacharias—1784—1850)——北美將軍及政治活动家。——第 81 頁。
- 泰理細阿斯(Teiresias)——席伐(Thiva)的術士和預言者(索福克勒斯戏剧中的人物)。——第 433 頁。
- 泰霍夫(Techow—約生于 1812—死于 1893)——前普魯士軍官,在柏林參加二月革命,为巴登軍司令部长官,倫敦的亡命者。——第 536、542、565、586、587、601、616 頁。
- 泰霍截夫斯基(Tchorzewsky, Stanislaw)——波兰亡命者,主持赫尔岑的出版社; 赫尔岑一家的密友。——第 404 頁。
- 海尔布洛涅(Hailbronner)——“奧格斯堡一般新聞”的撰稿者。——第 536 頁。
- 海村(Heinzen—1809—1880)——德国政論家,資產階級急进主义的代表,在奧国的亡命者。——第 9、14、16、45、110、282、322、332、408、460、534、563 頁。
- 海門达尔(Heimendahl)——易北菲尔的縐絲厂主及商人。——第 304 頁。
- 海涅(Heine—1797—1856)——有名的德国詩人。——第 82、86、148、160、174—176、548、573 頁。
- 海涅,馬提尔德(Heine, Mathilde)——前者之妻。——第 174 頁。
- 海特(Heydt—1801—1874)——萊茵省的自由主义者,一八四八年为普魯士貿易大臣,自一八六二年至就职俾斯麦政府为財政大臣。——第 150 頁。
- 海斯(Heise—1820—1860)——德国民主主义者,亡命者,一八四八年革命的活动家,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与刻尔泥一起在加塞尔出版革命报“大黃蜂”。——第 13—15、28—32、37、39、40、48、50、53、59、60、111、131、137、188、379、538、541 頁。
- 浮士德(Faust [bei Goethe])——十六世紀有名的魔術家,許多神話和民間傳說的主人翁,哥德的“浮士德”就利用了关于浮士德的傳說。——第 34、192 頁。
- 涅斯杰(Nestor)——有名的历史学家施略截的著作。——第 135 頁。
- 盎格尔栖(Anglesey—1768—1854)——有名的英国將軍。——第 233 頁。
- 盎曼特(Imandt, Peter)——亡命者,語文教师,共产主义者。——第 10、29、32、40、50、59—61、63、74、111、131、137、160、166、188、240、242、246、449、460、510、538、548、608 頁。
- 盎曼特(Imandt, Roblrt)——前者之侄。——第 275 頁。
- 烏兰(Uhland—1787—1862)——德国詩人及学者。——第 453、574、575 頁。
- 烏尔卡特(Urquhart—1805—1877)——英国外交問題作家,帕尔麦斯頓的政敌。——第 2、7、9、13、15、19、21、26、27、34、36、55、76、95、123、148、160、169、170、172、178、181、189、194、208、209、211、214、217、224、244、321、347、354、365、440、448、457、472、474、483、493、496、507、512、519、532、534、541、545、555、570、584 頁。
- 烏尔姆(Wurm—1803—1859)——汉堡的教授,历史学家及政論家。——第 450 頁。
- 烏尔柏格和克刺麦(Ullberg & Cramer)——在汉堡的瑞典商店。——第 295 頁。
- 烏尔匪拉(Ulfilas—311—383)——西哥德雅利安主教,哥德字母的發明者,曾把聖經譯为哥德文。——第 504 頁。

- 烏略阿 (Ulloa—1810—1891) ——意大利將軍及軍事作家。——第 583 頁。
- 特律布涅 (Trübner) ——倫敦的出版者。——第 9、54、161、165、355、435、616 頁。
- 特洛斯特 (Troost) ——第 313 頁。
- 特魯圖 (Troupeau) ——治療皮拍的醫生。——第 6 頁。
- 班涅 (Bangya, Johann—1817—1868) ——匈牙利革命家，新聞記者。在亡命中為普魯士政府服務。——第 22、25、33、58、206、211、374、378、381、397、416、453、588 頁。
- 班涅 [夫人] (Bangya [Madame]) ——第 427 頁。
- 班堡格 [銀行家] (Bamberger, Louis [Bankier]) ——倫敦的銀行家。——第 236、240、487、520 頁。
- 班堡格, 路易 (Bamberger, Dr. Ludwig—1823—1899) ——德國民主主義者，曾參加一八四八年革命，亡命者，一八五三年起在巴黎為銀行家，後加入民族自由黨，曾任議員。——第 465、534、593、607 頁。
- 索利斯 (de Solis, Antonio—1610—1686) ——西班牙劇作家及歷史學家。——第 79、81 頁。
- 索里治 (Csorich) ——將軍，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匈牙利戰役的參加者。——第 43 頁。
- 索依蒙諾夫 (Soimonoff) ——俄國將軍，東方戰爭的參加者。——第 51 頁。
- 索福克勒斯 (Sophokles——紀元前 495—405) ——偉大的希臘悲劇作家。——第 331 頁。
- 納披爾 (Napier—1786—1860) ——英國海軍上將，東方戰爭時在波羅的海指揮英國艦隊。——第 41、43、67、79、112、354 頁。
- 茶坦姆 (Chatham—1708—1778) ——即威廉·畢特，為茶坦姆伯爵，世稱大畢特，其次子亦名威廉，世稱小畢特；英國國務活動家。——第 65 頁。
- 配第 (Petty—1623—1687) ——英國經濟學家。——第 364 頁。
- 郎格羅 (Langeron—1763—1836) ——在俄國服務的法國將軍。——第 264、265 頁。
- 馬爾 (Mar, de) ——英國厄斯琴系的伯爵族。——第 127 頁。
- 馬爾服格利阿 (Malvoglio [bei Shakespeare]) ——莎士比亞的喜劇“第十二夜”中的人物。——第 27 頁。
- 馬卡斯 (Marcus) ——一八五九年在曼徹斯特舉行的席勒紀念會的組織者之一。——第 506、509 頁。
- 馬克多那爾 (Macdonald) ——第 304、313 頁。
- 馬克拉梭 (Maclaren) ——經濟學家，“通貨史”(倫敦，一八五八)的作者。——第 377 頁。
- 馬克思, 伊林諾 [杜西] (Marx, Eleanor [Tussy]—1855—1896) ——馬克思的幼女，英國工人運動的積極活動家，社會主義者愛維林的妻子。——第 96、226、383 頁。
- 馬克思, 勞拉 (Marx, Laura [Tochter]—1846—1911) ——馬克思的女兒，拉法格的妻子。——第 15、149、226、325、376、393、471 頁。
- 馬克思, 法蘭西斯 (Marx, Francis—1816—1876) ——烏爾卡特的擁護者。——第 27 頁。
- 馬克思, 亨利愛蝶 (Marx, Henriette [Mutter]) ——馬克思的母親。——第 62、389、392、397、400、403、405、408、426、612 頁。
- 馬克思, 愛密利 (Marx, Emilie [Schwe-

- ster]) —— 馬克思的姊妹。—— 第 408 頁。
- 馬克思, 爱得加 [穆芝] (Marx, Edgar [Musch]—1849—1855) —— 馬克思的兒子。—— 第 1、15、17、96、97、100—104、109 頁。
- 馬克思, 燕妮 (Marx, Frau Jenny—1814—1881) —— 馬克思的妻子。—— 第 2、8、41、44—47、49、51、59、60、62、67、74、78、84、85、87、93、94、96、97、100—105、109、112、116、118、120、126、132、147、150、159、160、167、170、172—174、179、182、184、186、189、197、204、208、209、214、216、218、222—224、226—229、234—245、248、253、261、273、280、282、288、296、297、303、304、307、319、320、323、329、333、339、351、355、356、360、362、370—377、381、385、386、388、389、391、392、394、395、400、405、410、412、421、426、443、465、473、480、481、488、491、500、505、513、515、518、523、525、532、533、541、554、558、561、566、570、584、587、594、595、607、608、610、612、614—616、618、620—624 頁。
- 馬克思, 燕妮 (Marx, Jenny [Tochter]—1844—1883) —— 馬克思的女兒, 朗格之妻。—— 第 15、149、226、227、325、376、393、471、525 頁。
- 馬克·高范 (Mac Gowan) —— 宪章主义者。—— 第 62 頁。
- 馬利·安东尼特 (Marie Antoinette) —— 法王路易十六之后。—— 第 603 頁。
- 馬志尼 (Mazzini—1805—1872) —— 有名的意大利革命家。—— 第 42、236、347、401、403、406、434、462、464、469、483、591、596 頁。
- 馬爾 (Mary) —— 見朋斯, 馬爾。
- 馬格內 (Magne—1806—1879) —— 法国国务活动家, 财政部长。—— 第 370 頁。
- 馬基亞維里 (Machiavelli—1469—1527) —— 有名的佛罗伦萨作家及史学家。—— 第 271 頁。
- 馬略特 [假名安东尼欧·加倫吉] (Marrionti—生于 1810 年) —— 意大利作家及政論家, 用英文写作。—— 第 109 頁。
- 馬得 (Mader) —— 第 16 頁。
- 馬提尔德 (Mathilde) —— 見海涅, 馬提尔德。
- 馬斯約夫斯基 (Maciejowski[?]-1793—1883) —— 波兰史学家。—— 第 187 頁。
- 馬塞那 (Masséna—1756—1817) —— 法国將軍, 拿破侖部下的元帥中最有名的統帥。—— 第 262 頁。
- 馬賴 (Marei) —— 第 383 頁。
- 高夫列 (Godfray) —— 第 338、372 頁。
- 高特弗里德 (Gottfried) —— 見厄門, 高特弗里德。
- 高特弗里德 (Gottfried) —— 見金开尔, 高特弗里德。

十 一 圖

- 勒戎德耳 (Legendre—1755—1797) —— 国民公会的成員, 法国大革命的有名活动家。—— 第 93 頁。
- 勒麦 (Römer) —— 第 77 頁。
- 勒希德·帕夏 (Reschid Mustafa Pasha—1802—1856) —— 土耳其国务活动家; 东方战争时为外交大臣。—— 第 5 頁。
- 勒辛 (Lessing—1729—1781) —— 有名的德国作家和批評家。—— 第 335 頁。
- 勒味 (Löwe—1814—1886) —— 德国政治活动家, 法兰克福議會主席, 一八五二——一八六一年为亡命者。—— 第

- 113、148 頁。
- 勒耐(René [bei Chateaubriand])——沙多勃里盎的長篇小說。——第 34 頁。
- 勒根(Lölgen)——四十年代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舉行集會的科倫的一家小酒店主人。——第 480 頁。
- 勒勒味爾(Lelewel—1786—1861)——波蘭史學家，民族主義的民主主義者。——第 120、187、203、205 頁。
- 勒拉(Leroy)——見聖·阿諾。
- 勒滿(Lemoine)——在澤稷島上出版的英國波拿巴主義的報紙“公正”的編者。——第 272 頁。
- 勒德克利夫(Redcliffe—1786—1880)——英國外交家，一八四一年至一八五八年為駐君士坦丁堡公使。——第 3、147、153—155 頁。
- 康狄(Condé—1736—1818)——親王。——第 66 頁。
- 康拉狄(Conradi, Johann Jakob)——馬克思的妹夫。——第 612 頁。
- 康德(Kant—1724—1804)——大哲學家，德國古典哲學的始祖。——第 6、408 頁。
- 曼永(Magnane —1791—1865)——法國元帥。——第 331 頁。
- 曼茲柏立(Malmesbury—1807—1889)——英國國務活動家，德斐內閣的外交大臣。——第 447 頁。
- 曼推斐爾(Manteuffel—1805—1882)——普魯士國務活動家，大臣，反動分子。——第 150、437、467、474 頁。
- 曼斯斐爾德(Mansfield—1819—1876)——英國將軍，駐君士坦丁堡英國大使館軍事參贊。——第 153 頁。
- 培爾飛爾德(Belfield)——第 312、336 頁。
- 基倫波格(Gyllenborg —1679—1746)——駐英國的瑞典公使。——第 129 頁。
- 基翁(Guyon—1812—1856)——東方戰爭時安那托利亞土耳其司令部司令。——第 22 頁。
- 密紐托利(Minutoli—1804—1860)——德國作家，一八五一年起為駐西班牙總領事，曾寫過幾部關於比利牛斯半島的著作。——第 108 頁。
- 得米多夫(Demidoff)——俄羅斯的族。——第 6 頁。
- 尉爾克，華盛頓(Wilks——死於 1864 年)——“三個時代的帕爾麥斯頓”一書的作者。——第 20、209、212 頁。
- 尉爾克斯(Wilkes)——俄文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認與前者為一人。——第 66 頁。
- 推列林(Tellering)——見牟勒-推列林。
- 捷斯柯夫斯基(Czieskowski)——第 453 頁。
- 啓斯(Kiß)——匈牙利民主主義者，噶蘇士的代理人。——第 511 頁。
- 梅特涅(Metternich—1773—1859)——奧地利國務活動家。——第 70、378、381 頁。
- 梅斯納(Meißner, Alfred—1822—1885)——德國社會主義詩人及作家。——第 175、505、508 頁。
- 梅斯納(Meßner, Otto)——德國的出版商。——第 202、579、581、600、602 頁。
- 梯也爾(Thiers—1797—1877)——法國國務活動家，歷史學家。——第 34、360 頁。
- 梯也里(Thierry, Augustin—1795—1856)——法國歷史學家。——第 55、56 頁。
- 朗格(Lange)——在倫敦的德國工人，共產主義者，威特林分子。——第 484

- 頁。
- 朗格 (Ronge—1813—1887)——德國民主教神學家，“基督-天主教”教堂的創辦人，民主主義者，在倫敦的亡命者。——第 77、114、546 頁。
- 畢士坎蒲 (Biskamp)——德國新聞記者，民主主義者，倫敦德文“人民報”的創辦人。——第 455—457、461—463、465、466、468、473—474、477、479、484—486、491—492、494—495、498、500、503、507、510、520、608、619、625 頁。
- 畢特 (Pitt—1708—1778)——杰出的英國國務活動家。——第 65、66、136 頁。
- 毫則，卡斯帕 (Hauser, Kasper)——秘密被人收養的弄嬰，他的歷史到現在還沒有弄清，他于一八二八年出現于紐倫堡。——第 132、141 頁。
- 荷几斯 (Hodges)——英國上校。——第 416 頁。
- 荷爾勒奔 (Holleben——死於 1864 年)——普魯士將軍及軍事作家。——第 273 頁。
- 荷蘭人 (Holländer)——見菲力普斯。
- 荷林格 (Hollinger)——在倫敦的印刷廠的所有主，大部分德國亡命者的報紙都在那里印刷。——第 465、469、474、476、482、485、494、496、498、502、547、551、552 頁。
- 荷特 (Hood)——倫敦的商家，一八四六——一八四八年佛萊利格拉在那里服務。——第 223 頁。
- 荷涅 (Horner, Leonhard—1785—1864)——英國地質學家，國民教育活動家，工廠視察員。——第 529 頁。
- 荷馬 (Homer)——希臘史詩“伊里亞特”及“奧德賽”的作者。——第 395 頁。
- 莎士比亞 (Shakespeare—1564—1616)——英國最偉大的詩人及劇作家。——第 150、162、408 頁。
- 莫爾尼 (Morny, C. —1811—1865)——法國國務活動家，拿破侖第一的異父同母兄弟；十二月二日政變的參與者。——第 125、150、185、195、360 頁。
- 莫斯開爾，約翰娜 (Mockel, Johanna)——見金開爾，約翰娜。
- 莫萊蕭特 (Moleschott—1822—1893)——有名的生理學家。——第 351、408 頁。
- 第澤爾 (Diezel, Gustav—1827—1864)——法學家，基爾大學教授。——第 83 頁。
- 笨度 (Pondu)——曼徹斯特的商人。——第 314 頁。
- 陶柏 (Taube)——第 134 頁。
- 陶斯瑙 (Tausenau—1808—1873)——第 137、464 頁。
- 彪特 (Bute—1713—1792)——英國政治活動家。——第 65、66 頁。
- 部爾 (Buol—1797—1865)——奧地利大臣。——第 419 頁。
- 部里恩 (Bourrienne—1769—1832)——拿破侖的秘書。——第 251、254、333 頁。
- 部斯特拉巴 (Boustrapa)——見拿破侖第三。
- 閔夫林 (Müffling—1775—1851)——普魯士元帥，關於軍事問題的許多著作的作者。——第 258、264、265、281 頁。
- 閔尼系 (Münich—1683—1767)——俄國國務活動家，在安娜統率下的土耳其戰爭中任軍隊總司令。——第 122 頁。

十二

- 傅立叶 (Fourier—1772—1837)——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第 35 頁。

博洽德 (Borchardt)——曼徹斯特的德國醫生, 華爾夫和恩格斯的朋友。——第 14、311、380、383、394、397、472、482—485、505、506、546、606 頁。

凱立 (Carey—1793—1879)——美國大經濟學家之一, 保護關稅論者。——第 367 頁。

凱撒 (Caesar——紀元前 100—44)——羅馬皇帝, 國務活動家和作家。——第 220、225、319 頁。

喀富爾 (Cavour—1810—1861)——意大利國務活動家。——第 373、593、599 頁。

喀德爾第二 (Katharina II. —1762—1796)——俄國女皇。——第 66、122、128 頁。

喜雷立阿斯 (Saint Hilaire—1772—1844)——著名的法國博物學家。——第 322 頁。

提威安 (Tizian—1477—1576)——有名的意大利藝術家。——第 228 頁。

插涅爾 (Tschärner)——第 572 頁。

揚 (Jahn)——第 454 頁。

散得維慈 (Sandwith—1822—1881)——英國軍醫, 曾參加喀斯保衛戰。馬克思錯誤地把他稱為士溫 (Swan)。——第 150 頁。

斐希特 (Fichte—1762—1814)——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第 561 頁。

斐刻勒 (Fickler—1808—1865)——巴登革命政府成員。——第 110 頁。

斐迪南 (Ferdinand, Erzherzog)——大公爵。——第 259 頁。

斐迪南, 布蘭士外喜公爵 (Ferdinand, Herzog von Braunschweig—1721—1792)——七年戰爭時普魯士軍隊的統帥之一。——第 97、99、365 頁。

斐迪南第一 (Ferdinand I., König von Sizilien—1751—1825)——西西里王。

——第 109 頁。

斐迪南第二 [綽號轟王和小轟王] (Ferdinand II. [Bomba, Bombalino], König beider Sizilien—1810—1859)——西西里王 (1830—1859)。——第 109、592、602 頁。

斐迪南第七 (Ferdinand VII., König von Spanien—1784—1833)——西班牙王。——第 73 頁。

斯白克 (Speck)——馬克思的朋友。——第 468、469、493、560 頁。

斯托克揆勒 (Stocqueler—1800—1885)——英國新聞記者及編輯, 曾出版軍事彙編。——第 232 頁。

斯托庫姆 (Stockum)——哈慈費爾德伯爵在離婚訴訟中的代理人。——第 142 頁。

斯志列 (Steheli)——意大利人, 柏林的一家文學家和新聞記者聚會的糖果店的主人。——第 35 頁。

斯杜亞 (Stewart—1712—1780)——英國經濟學家。——第 365 頁。

斯坦萊 (Stanley—1826—1893)——英國國務活動家, 德斐內閣殖民地問題秘書 (一八五八——一八五九)。——第 414、440 頁。

斯坦道 (Standau)——第 589 頁。

斯帕勒 (Sparre—1665—1726)——瑞典國務活動家。——第 129 頁。

斯泰因 (Stein, Julius)——“新奧得報”的所有人之一。——第 80 頁。

斯泰因將軍 (Stein, General)——普魯士將軍。——第 378 頁。

斯泰達爾 (Steinthal)——曼徹斯特的商店。——第 178、200、485 頁。

斯特立脫 (Stritter—1740—1801)——德國歷史學家, 彼得堡科學院研究生, 用德文出版的“俄國史”的作者。——第 134、135 頁。

- 斯特勞斯 (Strauß, David Friedrich—1808—1874)——德國神學家,有名的“耶穌傳”一書的作者。——第 45 頁。
- 斯特刺吞, 保羅、貝次 (Straton, Paul & Bates)——第 177 頁。
- 斯特洛 (Strohn)——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 110、174、186、471、478、482、554 頁。
- 斯特洛德曼 (Strodtmann—1829—1879)——政治抒情詩人,民主主義者,金開爾傳的作者。——第 411、618 頁。
- 斯特魯威 (Struve—1805—1870)——德國急進派作家及政治家,巴登革命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後來僑居美國。——第 410 頁。
- 斯密, 亞丹 (Smith, Adam—1723—1790)——有名的英國經濟學家及哲學家。——第 353 頁。
- 斯密小姐 (Smith, Miss)——第 240 頁。
- 斯提芬茲 (Stevens)——第 304 頁。
- 斯提柏耳 (Stieber—1818—1882)——普魯士政治警察官。——第 147、157、422、514、524、525、538、542、596 頁。
- 斯溫伍德 (Swingwood)——第 243 頁。
- 斯蒂芬 (Steffen)——前中尉,共產主義者,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 4、24、61、62、93、157、220、223、225、234、235、240、257、259、273、291、424、457、473 頁。
- 斯蒂芬 (Steffen [Schwester des vorigen])——前者的姊妹。——第 4、291 頁。
- 斯蒂納 (Stirner, Max—1806—1856)——德國哲學家,個人主義的無政府主義理論家。——第 35、176 頁。
- 斯蒂納 (Stirner-Schmidt, Marie Wilhelmine [Frau des. vorigen]—1818—1902)——前者之妻;有幾年住在倫敦,後亡命於奧地利。——第 176 頁。
- 頁。
- 斯蒂漢 (Stechan——約生于 1815 年)——漢諾威的細木匠,被壓迫者同盟盟員,一八五一年起亡命倫敦。——第 93 頁。
- 斯窩博達 (Swoboda—1781—1849)——捷克詩人及語言學家。——第 138、145 頁。
- 斯圖治 (Sturge—1793—1853)——英國政治活動家,曾加入憲章派。——第 339 頁。
- 斯潰爾 (Squeer)——狄更斯的長篇小說“尼古拉·聶克爾別”中的人物,這裡是指傑柏爾。——第 550 頁。
- 普飛德爾 (Pfänder—生于 1876 年)——畫家,共產主義者同盟倫敦分會成員。——第 48、106、375、424、434、439、443、449、455、461、534 頁。
- 普爾茨基 (Pulszky [A. P. C]—1814—1897)——匈牙利革命家,噶蘇士的戰友。——第 10、75、378、381、407、497、505、507 頁。
- 普洛科蒲 (Prokop——約生于 495 年——約死于 565 年)——杰出的拜占庭歷史學家。——第 134 頁。
- 普淮爾 (Pfeil, Graf)——普魯士議會議員。——第 139、145 頁。
- 普隆-普隆 (Plon-Plon)——見拿破侖。
- 普魯慈 (Prutz—1816—1872)——德國作家,詩人及批評家。——第 408、424 頁。
- 茨狄士格累次 (Windischgrätz—1787—1862)——奧地利將軍,在鎮壓一八四八年布拉格和維也納革命時,曾起過大作用。——第 43 頁。
- 森密諾夫 (Seminoff)——見索依蒙諾夫。
- 樓諾爾咨 (Reynolds—1814—1879)——英國政治活動家及急進派的作家,曾

- 加入宪章派。——第81、211、307、325、398、400、403、548頁。
- 温克斯騰 (Wenckstern) —— 德國詩人及新聞記者，在波兰的亡命者，四十年代在易北菲爾德做英語教師，后迁居倫敦，在“泰晤士”和“每日新聞”編輯部工作，東方戰爭時，以“泰晤士”通訊員的資格去克里木，去后無消息。——第26頁。
- 温亲吉洛德 (Wintzingerode—1770—1818) —— 將軍，一七九七年以前及一八〇九——一八一二年在奧地利軍隊中服務，一八一二年起在普魯士軍隊中服務，曾參加反對拿破侖戰爭。——第265頁。
- 温德汉 (Windham—1810—1870) —— 英國將軍。——第322、323、328、332頁。
- 發尔得最 (Waldersee—1795—1864) —— 軍事作家，一八五四——一八五八年為普魯士陸軍大臣。——第599頁。
- 發利立 (Valérie) —— 法國女演員。——第380頁。
- 發哈斯穆特 (Wachsmuth—1784—1866) —— 德國歷史學家。——第334頁。
- 發勒甫斯基 (Walewsky—1810—1868) —— 法國國務活動家。——第158頁。
- 琼斯 (Jones, Captain) —— 上尉。——第210、212頁。
- 琼斯 (Jones, Ernest Charles—1819—1869) —— 英國詩人及憲章主義運動的領袖之一。——第9、62、63、80、81、93—96、98、105、113、115、117、119、148、150、156、158、160、168、172、213、240、244、288、292、307、325、338、398—400、403、548頁。
- 琼斯 (Jones, Frau) —— 前者之妻。——第113、240、244頁。
- 腓特烈·卡尔 (Friedrich Karl Nikolaus, Prinz von Preußen—1828—1885) —— 普魯士親王。——第599頁。
- 腓特烈·威廉第四 (Friedrich Wilhelm IV. —1795—1861) —— 普魯士王。——第191、484、543頁。
- 腓特烈第一 (Friedrich I., deutscher Kaiser—1123—1190) —— 霍亨斯陶芬，日耳曼王，一一五五年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第56、57頁。
- 腓特烈第二 (Friedrich II., deutscher Kaiser—1194—1250) —— 霍亨斯陶芬，日耳曼王及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第56頁。
- 腓特烈第二 (Friedrich II., König von Preußen—1712—1786) —— 普魯士王 (一七四〇——一七八六)。——第65、129、188頁。
- 舒特尔 (von Hurter [Mutter der folgenden]) —— 后者之母。——第603頁。
- 舒特尔，来恩喜尔得 (von Hurter, Reinhilde) —— 第588、603頁。
- 菩罗 (v. Bülow, Adam Heinrich Dietrich—1757—1808) —— 普魯士軍官，軍事理論家，有名的戰略著作的作者。——第18、123頁。
- 菩罗 (v. Bülow, Friedrich Wilh.—1755—1816) —— 普魯士步兵將軍，反對拿破侖戰爭的參與者。——第265、333、342、343、345、351、354—356、360頁。
- 菲力普孙 (Philippson—1809—1883) —— 俄國將軍及參議員。——第374頁。
- 菲力普斯 [荷蘭人] (Philips [der Holländer]) —— 第389、392頁。
- 菲次澤刺德 (Fitzgerald—1818—1885) —— 英國國務活動家，德裴內閣時外交問題秘書。——第414頁。
- 菲协尔 (Fischel—1826—1863) —— 德國政論家，烏爾卡特主義者。——第519、

532-535、537、542、546、549、555、558、564、566、569—571、619 頁。

菲林(Féline)——第 216 頁。

萊布尼茲(Leibniz—1646—1676)——最偉大的德國唯理論哲學家。——第 28 頁。

萊那哈(Reinach)——德國民主主義者，在瑞士的亡命者。——第 549 頁。

萊恩哈特(Reinhardt)——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的朋友。——第 174 頁。

萊茵蘭德(Rheinländer)——在倫敦的德國亡命者，馬克思的朋友。——第 571、623、625、626 頁。

萊莫札(Rémusat)——奧爾良派的陰謀家。——第 124 頁。

萊登(Leyden, Kosmos)——科倫大酒店的所有人，麥維森的岳父。——第 307 頁。

波綸, 達維(Born, David)——斯蒂芬·波綸的兄弟。——第 465 頁。

波綸, 斯蒂芬(Born, Stephan—1824—1899)——排字工人，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柏林工人的組織者，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盟員。——第 465 頁。

費柏爾(Feibel)——第 410 頁。

都羅志(Touroute)——法國前上校。——第 147、161 頁。

鄂康諾(O'Connor—1794—1855)——憲章派領袖，“北極星”的編者。——第 113 頁。

鄂圖(Otto I., König von Griechenland—1815—1867)——希臘王(一八三二——一八六二)。——第 33 頁。

鄂圖(Otto, Ottomar)——醫學博士，因參加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革命被判处十二年徒刑。一八五四年五月大赦被釋。——第 42、44 頁。

鄂圖(Otto, Karl Wunibald——約生于 1810 年)——化學博士，科倫共產黨

人審判案的參與者。——第 174、181 頁。

雅科布斯(Jacobs[Jakob, Jakobs])——翻譯西伯利亞民歌的德國女翻譯家。——第 138、145、221 頁。

雅科俾(Jacobi, Abraham——生于 1832 年)——醫學博士，科倫審判案的參與者。——第 110、198 頁。

雅科俾, 夫(Jacobi, F.)——第 361 頁。

順克·蘇竭公司(Schunck, Souchay & Co.)——曼徹斯特的商店。——第 300 頁。

黑格爾(Hegel—1770—1831)——有名的德國哲學家。——第 45、231、283、299、306、324、330、334—336、383、384、540、612 頁。

十三 圖

塔刻(Tucker)——烏爾卡特的小冊子及馬克思關於帕爾麥斯頓的小冊子的出版者。——第 2、6、54、55、78、105、208、209、213 頁。

塔細利爾(Tassilier)——第 147 頁。

塞麥(Szemere—1812—1869)——匈牙利作家及政治活動家，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參加者，亡命者。——第 492、507、510、548、564、565、567、609、614、620、621 頁。

塞姆尼次(Selmnitz)——德國軍官，與佛萊利格拉相識。——第 202 頁。

塞特(Sädt)——科倫共產黨人審判案中的檢察官。——第 116 頁。

塞勒狄(Szeredy)——第 111 頁。

塞斐·帕夏(Sefer Pasha)——第 206、208、374 頁。

“奧力”或“奧狄”(“Oly”oder “Ody”[正確寫法是“Ohly”])——“奧格斯堡一般新聞”一八五二年倫敦的主要通訊員。——第 86—87 頁。

奧日洛 (Augereau—1757—1815) ——拿破崙的元帥。——第 233 頁。

奧匹次 (Opitz—1597—1639) ——德國詩人，詩學理論家，所謂第一個西里西亞學派的創始人。——第 53 頁。

奧·夫拉赫提 (O'Flaherty) ——第 91 頁。

奧本海姆 (Oppenheim) ——第 454 頁。

奧本海姆 (Oppenheim, Heinrich Bernhard—1819—1880) ——德國政論家，民主主義者，亡命者。——第 200、205、593、607 頁。

奧蘭多 (Orlando) ——第 210 頁。

奧爾良 (Orleans) ——最初是瓦羅亞朝，後為波旁王朝的最小分支。——第 360、377 頁。

奧爾良公爵 (Orleans, Herzog von) ——見路易·菲力普。——第 72 頁。

奧爾格斯 (Orges—1821—1874) ——德國政論家，“奧格斯堡一般新聞”軍事欄編者。——第 510、534、536 頁。

奧爾索普 (Alsopp)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 346、363 頁。

奧古斯都 (Augustus—紀元前 63—紀元 14) ——第一任羅馬皇帝。——第 98 頁。

奧布賴恩 (O'Brien) ——憲章主義者。——第 325 頁。

奧麥·帕夏 (Omer Pasha—1806—1871) ——土耳其統帥。——第 14、20、26、41、75、118、155 頁。

奧西尼 (Orsini—1809—1858) ——意大利的暗殺者，以其謀刺拿破崙第三出名。——第 330、346、347、356、357、359、411 頁。

奧得喃夫 (Ordenave) ——第 108 頁。

奧斯瓦特 (Oswald) ——巴登的民主主義者，烏爾卡特主義者。——第 137 頁。

奧爾斯德 (Olmsted) ——“紐約論壇

報”撰稿者。——第 174、176、183、197、199、200、202、204、222、234 頁。

微叶尔 (Villele—1773—1854) ——復辟時代法國政治活動家，極端保皇派的最有名的領袖。——第 69、70、71、73 頁。

楊恩 (Jung—1814—1886) ——普魯士國民會議的左派議員，“萊茵報”的創辦人之一，帝國議會的民族自由主義代表。——第 480 頁。

瑟瓦尔 [克列麦] (Cherval [Crämer]) ——密探。——第 59、601 頁。

瑟努 (Chenu) ——見何迪。

瑟雷，林那 (Schöler, Lina) ——女教師，馬克思家的朋友。——第 116、123、387、398、424、427、480、576 頁。

瑞特 (Naut) ——亡命者，“新萊茵報”的撰稿者。——第 50、292 頁。

聖大·安娜 (de Santa Anna, Antonio Lopez—1797—1876) ——墨西哥總統和獨裁者。——第 82 頁。

聖·阿諾 (Saint Arnaud—1798—1854) ——法國元帥，東方戰爭初期聯軍總司令。——第 38、53、74、98 頁。

聖路易 (Ludwig IX., der Heilige—1215—1270) ——法國王。——第 73 頁。

葛革 (Goegg—1820—1897) ——一八四九年巴登革命政府的成員，曾在瑞士工人運動中起過很大作用。——第 22、77、502 頁。

葛林格 (Göhringer—生於 1810 年) ——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參與者，曾亡命於倫敦。——第 74 頁。

葛萊斯頓 (Gladstone—1809—1898) ——英國政治活動家。——第 40、88—91、395 頁。

葛魯貝爾 (Gruber—1774—1851) ——有名的德國學者及文學史家，與厄士

共同出版有名的“科学和艺术通用百科全书”。——第 45、240、271、323 頁。

葛累 (Grey—1802—1894) ——英国国务活动家。——第 92 頁。

道布(Dowb)——第 140 頁。

道布嫂(Dowbiggin)——第 140 頁。

路易(Louis)——見拿破侖第三。

路易十八 (Ludwig XVIII—1755—1824) ——自一八一四——一八二四年为法国王。——第 69、71—73、139 頁。

路易·菲力普(Louis Philippe—1773—1850) ——法国王。——第 16、33、86、126、183、255、277、278、308、309 頁。

路得(Luther—1483—1546) ——偉大的德国宗教改革家。——第 140 頁。

路透(Reuter—1821—1899) ——路透通訊社的创办人。——第 560 頁。

路德福第一 (Rudolf I., deutscher Kaiser) ——德王 (一二七八——一二九一)，哈布斯堡王朝实力的奠定者。——第 57 頁。

雷士納，弗利德里赫[卡斯騰斯](Leßner, Friedrich[Carstens]——1825—1910) ——成衣匠，共产主义同盟盟員，科倫审判案的参与者，在倫敦的亡命者，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 469、476、482、485、492—494、500 頁。

雷匹那斯(Espinasse—1815—1859) ——法国將軍，东方战争的参与者，一八五九年若干个月曾任內务部长。——第 62、125、339、359 頁。

雷雅特 (Layard—1817—1894) ——英国国务活动家及考古学家。——第 205 頁。

詹姆士(James)——第 112 頁。

詹姆士 (James, William——死于 1827 年) ——英国史学家。——第 186 頁。

詹姆士，爱底温 (James, Edwin—1812—

1882) ——英国律师。——第 372、548、601 頁。

十四画

歌利亚 (Goliath) ——根据聖經傳說，是非利士人的一个巨人，为大衛所杀。——第 27 頁。

歌德 (Goethe—1749—1842) ——有名的德国詩人。——第 33、322、417、573 頁。

滿克 (Monk—1608—1669) ——英国將軍，內战的参与者。——第 75 頁。

槐特賽德 (Whiteside—1804—1876) ——爱尔兰最高审判官，早先住于意大利，“十九世紀的意大利”一書的作者。——第 450 頁。

福尔麦拉叶 (Fallmerayer—1790—1861) ——德国历史学家及旅行家。——第 122 頁。

福尔斯塔夫 (Falstaff [bei Shakespeare]) ——莎士比亚剧本中的人物。——第 157、581 頁。

福耳斯脫 (Forster) ——英国作家及神学家。——第 98 頁。

福克思 (Fox, Charles——1749—1806) ——英国政治活动家。——第 66 頁。

福克思[奥尔丹] (Fox[Oldham]—1786—1864) ——政治活动家及作家，谷物法的反对者。——第 213 頁。

福克思·亨德孙公司 (Henderson, Fox & Co.) ——英国建筑铁路的公司。——第 204 頁。

福黑尔 (Faucher—1820—1878) ——德国政論家，左派黑格尔分子，六十年代时为德国曼徹斯特派的代表。——第 137、192、224、512、533 頁。

福斯德 (Foster) ——英国律师。——第 76 頁。

瑣罗亚斯德 (Zoroaster) ——神話中的智

- 者和宗教的創始人，伊朗傳說中的英雄。——第 171 頁。
- 截巴托夫 (Schtscherbatoff—1733—1790)——俄国历史学家及政論家，貴族等級的思想家。——第 128 頁。
- 窩尔坡尔 (Walpole—1806—1899)——保守的英国政治活动家。——第 348 頁。
- 窩拉却夫斯基 (Walachowski) ——第 255 頁。
- 窩策尔 (Worzel—1799—1857) ——一八三一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亡命者。——第 26 頁。
- 維克多·厄曼紐伊尔 (Viktor Emmanuel II. —1820—1878) ——薩丁王及意大利統一后第一任王。——第 310、504、599 頁。
- 維理森 (Willisen—1790—1879)——普魯士將軍，曾統率什留斯威—好斯頓軍，在对丹麦戰爭中失利。——第 37、38 頁。
- 維提霍夫 (Vittinghoff) ——鷄眼开刀医生。——第 77 頁。
- 維維安 (Vivian—1802—1887)——英国將軍，东方戰爭中指揮土耳其軍隊。——第 153—155 頁。
- 蒙喜豪姆 (Münchhausen—1720—1797) ——写一些不可能發生的历险記的作者；他的名字成了說謊的普通名詞。——第 224 頁。
- 蒙森 (Mommsen—1817—1903)——有名的德国史学家，法律家及語言学家。——第 361 頁。
- 蒙塔隆貝耳 (Montalembert—1810—1870)——法国作家，演說家及政治活动家。——第 406、412 頁。
- 蒙騰慈 (Monteith)——第 27、304、313 頁。
- 蒲脫勒 (Butler—1827—1854)——英国中尉，东方战争时与內斯密司一起在土耳其軍隊中作战，曾领导保衛西里斯的黎亞。——第 54 頁。
- 蒲魯东 (Proudhon—1809—1865)——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 35、137、191、204、365、367、432、476 頁。
- 裴因 (Payne)——芭蕾舞女。——第 215 頁。
- 輕雷克 (Kinglake—1809—1891)——克里木战争史家。——第 583、584 頁。
- 赫夫尼 (Häfner—生于一八二〇年)——一八四八年在維也納出版的左翼报纸“宪政报”的編者，亡命者。——第 539、549 頁。
- 赫夫脫 (Heffter—1792—1873)——历史学家及語言学家。——第 136、138 頁。
- 赫尔岑 (Herzen—1812—1870)——著名的俄国的政治活动家及亡命者。——第 24、26、93—96、98、101、114—116、162、374、404、448 頁。
- 赫尔曼 (Hermann [bei Goethe])——歌德著作中的人物。——第 417 頁。
- 赫尔曼 (Hermann, Ernst Adolph—1812—1884)——研究俄国史的德国史学家。——第 122 頁。
- 赫尔曼 (Hermann)——見金开尔，高特弗里德。
- 赫伯特 (Herbert—1810—1861)——英国国务活动家，一八五二年起为亚伯丁助爵內閣的軍事秘書。——第 54、85、216 頁。
- 赫克瑟 (Heckscher)——在曼徹斯特治疗恩格斯的医生。——第 227、229、238、242、247、279、281、284、323、412、417、458、477、478、563、565、578、579、606、610 頁。
- 赫刻 (Hecker—1811—1881)——德国革命家，巴登起义的参加者。——第

264, 413 頁。

赫味喜(Herwegh—1817—1875)——德國政治抒情詩人。——第 478、479 頁。

赫拉克利特(Heraklit—約紀元前 500 年)——希臘哲學家, 由於他的學說的曖昧, 被稱為晦澀的哲人。一八五八年在柏林出版了拉薩爾的“愛非斯的晦澀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學”一書。——第 306、317、331、334—336、463 頁。

赫羅列夫(Chruloff—1807—1870)——俄國將軍, 東方戰爭的參加者。——第 51 頁。

赫得(Herder—1744—1803)——德國作家。——第 134 頁。

赫斯, 亨利(Hess, Heinrich—1788—1870)——一八五〇——一八五四年在加里西亞指揮軍隊的奧地利元帥。——第 112 頁。

赫斯, 摩西(Hess, Moses—1812—1872)——德國社會主義者, 所謂“真正社會主義”的代表。——第 175、178、200、205、230、448、571 頁。

赫斯夫人[墨辛](Hess, Sybille [Mösin])——前者之妻。——第 175、178、590 頁。

赫斐爾(Hörfel)——在巴黎的德國亡命者。——第 560 頁。

十五 圖

嘿衛德(Hayward—1801—1881)——英國政論家及政治活動家。——第 91 頁。

圖內森(Thurneyssen)——銀行家, 動產信用銀行經理。——第 229 頁。

德拉茨(Darasz—1808—1852)——波蘭革命家。——第 42 頁。

德哈特, 馬利(Dähnhardt, Marie)——第 176 頁。

德郎克[小家伙](Dronke, Ernst [der

Kleine]—1812—1891)——社會主義作家, “新萊茵報”編者之一, 亡命者。

——第 7、24、31、44、46—48、50、55、59、61、63、74、78、101、104—106、110、117、203、211、240、285、292、327、424、471、473、475—478、486、532、541、546、553 頁。

德郎克(Dronke[Bruder des vorigen])——前者的兄弟。——第 424 頁。

德納(Dana, Charles A.—1819—1897)——美國新聞記者, “紐約論壇報”編者。——第 1、6、26、63、64、76—81、106、112、117、174、183、193、197、198、201、211、216、219—225、231、232、234、236—238、243、250—252、254、256、258、259、262、274、279、281、304、317—319、325—327、332—334、337、338、340、342、343、355、412、414、428、429、439、440、462、463、485、487、489、497、595、598、600、612 頁。

德特列(d'Etrée—1695—1771)——法國元帥, 七年戰爭時與蘇俾士一起統率法軍。——第 66 頁。

德斯特里爾(Destrialh)——“關於土耳其的機密報告”(一八五五)一書作者。——第 147、155 頁。

德雷拍, 匹特洛尼公司(Draper, Pietroni & Co.)——倫敦的商店。——第 286、301 頁。

德裴(Derby—1799—1869)——英國首相。——第 6、90、348、349、445—447 頁。

德衛孫, 柯爾公司(Davidson, Cola & Co.)——倫敦的商店。——第 177 頁。

德魯克, 路易(Drucker, Louis)——柏林的出版商, 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參與者, 在倫敦的亡命者。——第 513 頁。

德穆絲, 海倫[倫迅](Demuth, Helene [Lenchen]—1823—1890)——馬克

思家的女僕。——第 47、106、395、609、612、622 頁。

摩拉尔特(Muralt)——法国历史学家。——第 122 頁。

摩勒尔(Morell)——一八五九年在曼徹斯特举行的席勒紀念会的参加者之一。——第 509 頁。

潑恩斯泰 (Börnstein—1805—1892) ——德国政論家, 演員, 亡命者, 巴黎的“前进报”的編輯。——第 408 頁。

潑萊斯 (Place) ——动产信用銀行第一經理。——第 229 頁。

穆斯卡 (Ziska — 約生于 1370 — 死于 1424) —— 胡司派的有名領袖。——第 626 頁。

衛史(Worth—1794—1849) ——美国將軍, 墨西哥战争的参与者。——第 81 頁。

衛特 (Wette—1780—1843) ——有名的德国新教神学家。——第 334 頁。

衛登麦尔 (Weydemeyer—1818—1866) ——德国革命家, 政論家。——第 4、7、19、20、395、424、457、473、559、561、582、588、590 頁。

魯格(Ruge, Agnes) ——阿諾尔德·魯格之妻。——第 291 頁。

魯格, 阿諾尔德 (Ruge, Arnold—1802—1880) ——德国作家, 急进的政治家, 左派黑格尔分子。——第 9、22、36、42、45、77、137、162、182、200、205、291、408、419、431 頁。

魯格 (Ruge [Tochter des vorigen]) ——前者之女。——第 291 頁。

魯登·德·呂伊斯(Drouyn de L'Huys—1805—1881) ——法国国务活动家。——第 124 頁。

魯濱孙(Robinson) ——第 214 頁。

黎伯洛尔 (Ribeyrolles—1812—1861) ——法国政論家, 一八四八年为“改

革”的編者。一八五一年政变后在澤稷烏編“人报”。——第 98 頁。

墨辛 (Mösin) ——見赫斯夫人。

十六画

囑尔諾 (Carnot—1753—1823) ——法国国务活动家, 大革命时和拿破侖时的軍事組織家。——第 140、155、220 頁。

囑苏士 (Kossuth—1802—1894) ——有名的匈牙利革命家。——第 29、82、244、332、378、381、397、462、464、465、470、479、492、497、498、507、510、511、596、601 頁。

囑查哥夫 (Gortschakoff—1793—1861) ——副官, 东方战争的参加者。——第 21、51 頁。

澳厄巴哈 (Auerbach, Berthold—1812—1882) ——德国作家。——第 119 頁。

澤尔内 (Tzschirner—1812—1870) ——革命年代(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 薩克逊極左政党的領導者, 德萊斯登起义后曾亡命国外。——第 10 頁。

澤稷公司 (Jersey & Co.) ——曼徹斯特的商店。——第 314 頁。

穆芝 (Musch) ——見馬克思, 爱得加。

穆罕默德·別 (Mehmed Bey) ——見班涅。

亲爱的(Dear) ——見哈尼。

亲爱的(der Edle) ——見哈尼。

亲爱的(der Edle) ——見威里系。

諾伊奧的季尔伯特 (Guibert von Noyon) ——第 57 頁。

諾易和夫, 提奧多 (Neuhof, Theodor—死于 1756 年) ——德国冒險家, 曾为科西嘉王。——第 603 頁。

諾易和夫, 喀德邻 (Neuhof, Katharina) ——前者的姊妹。——第 603 頁。

諾格特和威爾茲(Norgate & Williams)
——現在還存在于倫敦的一個出版社。——第 133、235 頁。

諾特永(Nothjung—1821—1880)——
成衣匠，科倫共產黨人審判案的參與者。——第 480 頁。

諾曼比(Normanby—1797—1863)——
英國政治活動家，駐巴黎公使，佛羅梭薩的大臣。——第 534 頁。

賴夫(Reiff—約生于 1824 年)——科
倫共產黨人審判案的參與者。——第
528、566 頁。

賴得律-羅蘭(Ledru-Rollin—1807—
1874)——法國政治活動家，一八四八
年革命的參與者，小資產階級民主黨
的領袖。——第 22、42、195、347、482
頁。

霍亨索倫(Hohenzollern [Dynastie])
——德國王朝。——第 467 頁。

霍治克(Hutschke)——第 116、161、
165、168 頁。

鮑威爾，布魯諾(Bauer, Bruno—1809
—1882)——左派黑格爾分子，神學
家。——第 35、45、67、76、83、105、
106、119、122、123、126、130、174、191、
192、224、437、468 頁。

鮑威爾，愛格伯(Bauer, Egbert)——
布魯諾·鮑威爾的兄弟，夏爾洛騰堡
急進的出版商。——第 191 頁。

鮑威爾，愛得加 [綽號小丑](Bauer,
Edgar [der Clown]—1820—1866)
——布魯諾·鮑威爾的兄弟，德國政
論家，青年黑格爾派分子。——第 35、
36、119、157、191、205、219、224、243、
271、407、410、414、417、420、437、442、
454—457、463、465、466、471 頁。

錫柏爾(Siebel—1836—1868)——萊茵
省的社会詩人，恩格斯的親戚。——
第 421、483—486、493、499、505、509、

527、544、546、558—561、563—566、
568、570、571、576、579、587、588、591
—593、596、598、600、603—606、618、
619 頁。

十七 画

撥柏爾(Zabel)——“國民報”主編。——
第 563、611 頁。

聰明的以法蓮(Ephraim Gescheit)——
見拉薩爾。

謝柏爾(Schaible—1824—1899)——醫
生，一八四八年巴登革命的參加者，一
八五三年起亡命英國。——第 557 頁。

繆拉(Murat)——第 205 頁。

薇黑(Wiehe)——倫敦荷林格印刷廠的
排字工人。——第 547、548、551—
553、555、557 頁。

賽列，瑟爾士梯安(Seiler, Sebastian
—約生于 1810—約死于 1890)——
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曾亡命美國。
——第 47、48、131、132、141、146、149、
152、157、160、379 頁。

賽列夫人(Seiler, Frau)——第 131、
141、149 頁。

賽依(Say—1767—1832)——法國經濟
學家。——第 431 頁。

韓卡(Hanka—1791—1861)——捷克民
族復興時期捷克的活動家，斯拉夫語
言學家。——第 133、138、145 頁。

十八 画

薩麥爾孫(Samelson)——在曼徹斯特
舉行的席勒紀念會的組織者之一。
——第 506、509 頁。

薩索諾夫(Sassonoff—1815—1862)——
俄國亡命者。——第 175 頁。

薩莫[札博伊](Samo [Zaboi])——七
世紀斯拉夫的公爵，按其出身來說是
法蘭克的商人；有一種假定說薩莫僅

仅是神話中的人物，是捷克民間傳說中的英雄。——第 138 頁。

薩德勒 (Sadler—1814—1856)——財政部副卿，替拍累立銀行經理。——第 91、177 頁。

歸錫摩獨 (Quasimodo)——魯俄的長篇小說“聖母院”里的人物。——第 406 頁。

二十一画

魯俄 (Hugo, Victor—1802—1885)——有名的法國詩人及作家，一八五二年曾出版過反對拿破侖第三的政論集。——第 340 頁。

轟王 (Bomba)——見斐迪南第二。

霸栖 (Boissy, Sire de France)——第 125 頁。

England)——1472
雅科比博士 (Jacoby, Johann, Dr.
1805—1877)——1318, 1336, 1337,
1389
雅克拉德 (Jaclard, Charles Victor)
——1359, 1504
黑格尔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
rich 1770—1831) —— 1093, 1096,
1118, 1119, 1137, 1203, 1266, 1275,
1351, 1359, 1369, 1370, 1425, 1426,
1445, 1508, 1534

十三画

塔拉 (Taran)——見退布林
塔西佗 (Tacitus, Publius Cornelius)
——1119, 1555, 1562
塞諾-索罗尉尉池 (Serno-Solowie-
witsch, Alexander Alexandrowit-
sch) —— 1216, 1218, 1223, 1230,
1314, 1315
塞察斯, 摩尔 (Senchus, Mor)——1338,
1347
塞息力亚 (La Cecilia)——1442
塞拉利尔, (Serraillier, Auguste)——
1341, 1378, 1379, 1386, 1387, 1389,
1407, 1408, 1409, 1411, 1413, 1428—
1430
塞拉利尔夫人 (Serraillier, Frau des
Auguste S.)——1413
奥社 (O'Shea, William Henry)——
1320
奥提 (Outine)——見烏廷
奥尔曼 (Allman)——1486
奥尼尔 (O'Neill)——1360
奥尔良 (Orléans, Dynastie)——1392,
1394, 1399, 1403, 1408, 1438
奥马尔 (Aumale, Henri Eugène Phi-
lippe Louis d'Orléans, due d')——
1438

奥栖泥 (Orsini, Césare)——1153
奥栖泥 (Orsini, Felice)——1368
奥利未 (Ollivier, Emile)——1333,
1334, 1338, 1347
奥尔索普 (Allsop, Thomas 1795—
1880)——1418, 1420, 1473, 1503
奥加勒夫 (Ogareff, Nikolai Platon-
witsch)——1372, 1373
奥顿涅尔 (O'Donnell)——1360
奥柏米勒 (Obermüller, Wilhelm Dr.)
——1398
奥柏文特 (Oberwinder, Heinrich)——
1247, 1250, 1260
奥波斯基 (Oborski, Ludwig)——1364
奥布赖恩 (O'Brien, James, genannt
Bronterre)——1320
奥本海姆 (Oppenheim, Max)——1444,
1447
奥本海姆 (Oppenheim [Abul-Haim])
——1165
奥斯瓦特, 尤 (Oswald, Eugen) ——
1384, 1387—1392
奥顿诺凡, 约翰 (O'Donovan, John)
——1373
奥顿诺凡·罗撒 (O'Donovan Rossa,
Jeremiah) —— 1196, 1319, 1322,
1323, 1341, 1346—1350, 1352, 1377,
1396
奥柏德耶 (Obedejah)——1511
奥尔巴尼公爵 (Albany, Robert Stuart,
Duke of 1345—1420)——1244
奥格斯浦格 (Augsburg, Dietrich
Wilhelm Andreas 生于 1818 年)
——1435
廓尔科 (Gurko, Joseph Wladimiro-
witsch)——1475
微威, 佛 (Vieweg, F.)——1195, 1197
微耳和 (Virchow, Rudolphv.) ——
1123, 1541

- 微末諾特 (Vivenot, Alfred)——1345
 楊 (Young, Arthur)——1311, 1313, 1323
 楊夫人 (Young, Charles, Mrs.[Madam Jung])——1513
 楊恩 (Jung, Hermann 1830—1901)——1142, 1161, 1230, 1339, 1354, 1359, 1417, 1418
 楊恩, 佐治 (Jung, Georg Gottlob 1814—1886)——1230
 楊恩夫人 (Jung, Pauline, ♀Frau des Georg Gottlob J.)——1250
 楊尼克爾 (Jungnickel, K. W.)——1216
 瑟雷, 林那 [林那] (Schöler, Lina [Lina])——1458, 1459
 瑟瓦爾 (Cherval, Julien)——1277
 瑟勒麥, 卡爾 [約利邁耶] (Schorlemmer, Carl [Jollymeyer])——1090, 1091, 1095, 1103, 1120, 1123, 1133, 1135, 1136, 1153, 1172, 1187, 1198, 1250, 1254, 1275, 1282, 1305, 1320, 1321, 1340, 1353, 1361, 1366, 1368, 1386, 1406, 1408, 1409, 1421—1424, 1426, 1474, 1475, 1483—1489, 1491—1494, 1499, 1512, 1523, 1533, 1536, 1537, 1539, 1540, 1546, 1564, 1566
 聖·西門 (Saint-Simon, Claude-Henri, comte de)——1473
 聖·保羅 (St. Paul, Wilhelm)——1160
 聖·柏甫 (Sainte-Beuve, Charles François)——1434
 聖·克拉耳 (Saint-Clair, S. G.)——1302
 蓬 (Bohn, Henry George)——1345
 葛革, 阿馬德 (Goegg, Amand 1820—1897)——1095, 1096, 1108, 1123, 1216, 1299, 1307, 1314, 1315
 蓋克 (Ranc, Arthur)——1311
 葛萊斯頓 (Gladstone, Rudolph)——1206, 1209, 1213, 1245, 1286, 1315, 1319, 1320, 1322, 1323, 1342, 1343
 葛萊斯頓 (Gladstone, William Ewart 1809—1898)——1172, 1346, 1349, 1350, 1353, 1364, 1368, 1389, 1409, 1439, 1455, 1460, 1461, 1462, 1511, 1542, 1549, 1550, 1558
 費爾巴哈 (Feuerbach, Ludwig 1804—1872)——1096, 1202, 1203, 1308
 諾道 (Nordau, Max)——1502, 1503
 諾維科夫 (Novikoff, Olga Alexejewna)——1455, 1460
 諾比令 (Nobiling, Karl Eduard)——1512
 詹姆士 (James)——見格拉罕
 詹姆士 (James)——見雅各第一
 路得 (Luther, Martin)——1257
 路透 (Reuter, Paul Julius, Freiherr v.)——1368
 路易·菲力普 (Ludwig Philipp [Louis-Philippe], König der Franzosen)——1178, 1207, 1266, 1283
 路易·波拿巴 (Louis Bonaparte)——見拿破侖第三
 路易第一 (Ludwig I., Karl August)——1525
 路易十四 (Ludwig XIV. [Louis XIV.], König von Frankreich)——1341, 1370
 路易十六 (Ludwig XVI. [Louis XVI.], König von Frankreich)——1472
 雷雅特 (Layard, Henry)——1471
 雷士納, 弗利德里赫 [卡斯騰斯] (Leßner, Friedrich [Carstens, Karstens])——1089, 1090, 1176, 1189, 1190, 1192, 1196, 1211, 1230, 1261, 1279, 1355, 1359, 1418, 1445, 1485,

1486, 1495

雷士納夫人 (Leßner, Frau des Friedrich L.) — 1189, 1196, 1211

十四圖

圖書館 (Library) — 見李卜克內西
蔡勒默尔-拉庫尔 (Challemel-Lacour, Paul Armand) — 1470

歌德 (Goethe, Johann Wolfgang v. 1749—1842) — 1295

福勒 (Fowler) — 1267

福勒 (Fowler, Frau des vorigen) — 1267

福克思, 彼得·安德烈 (Fox, Peter André 死于 1869年) — 1094, 1011, 1103, 1106, 1113, 1124, 1160, 1178, 1279

福克思 (Fox, Mutter des Peter André) — 1279

福揆德·得·拉·洛克特 (Forcade la Roquette, Jean Louis Victor Adolphe de) — 1325

福斯德 (Foster, John Leslie) — 1182, 1239, 1242, 1243, 1244

福黑尔 (Faucher, Julius 1820—1878) — 1151, 1156, 1166, 1410

福格勒 (Vogler, C. G.) — 1195

福尔麦拉叶 (Fallmerayer, Jakob Philipp 1790—1861) — 1113

福吉尔·奉·法尔克斯泰 (Vogel von Falkenstein, Eduard) — 1412

窝雷斯 (Wallace, Alfred Russel) — 1456

維德 (Wiede, Franz, Dr.) — 1465, 1466, 1468, 1470, 1471, 1472

維达里 (Vidal, François) — 1230

維也納斯 (Wiens, Heinrich) — 1289

維星尼尔 (Vésinier, Pierre) — 1140, 1142, 1154, 1161, 1171, 1176

維多里亚, 英女王 (Viktoria, Königin von England) — 1316, 1409, 1413

綸 (Roon, Albrecht Theodor Emil, Graf v.) — 1315

綽尔頓 (Chorlton) — 1199

綽林斯基 (Chorinski) — 1134

綽拉斯, 来伯尔 (Choras, Leibel) — 1131

蒙森 (Mommsen, Théodor) — 1513

蒙提尔 (Monteil, Amaas Alexis) — 1339, 1341

蒲魯东 (Proudhon, Pierre Joseph) — 1119, 1176, 1244, 1322, 1341, 1382, 1513

蒲郎克 (Planck, Gottlieb Georg Karl) — 1253

蓄斯 (Scheu, Heinrich) — 1445

蓄斯 (Scheu, Andreas) — 1445

豪厄尔 (Howell, George 生于 1833年) — 1455

豪厄尔, 达斯 (Howell, Ddas, König von Wales) — 1372

赫克尔 (Haeckel, Ernst) — 1196, 1445

赫尔岑 (Herzen, Alexander Iwanowitsch 1812—1870) — 1229, 1334, 1339, 1340, 1346, 1354, 1356, 1369, 1373, 1374

赫普涅 (Hepner, Adolf) — 1430, 1431, 1432, 1450, 1568, 1569

赫胥黎 (Huxley, Thomas Henry) — 1253, 1265, 1348, 1359, 1445

赫黎斯 (Harris, George E.) — 1320, 1324, 1326

赫斯, 摩西 (Heß, Moses [Moses] 1812—1872) — 1100, 1101, 1102, 1110, 1161, 1175, 1176, 1345

赫喜堡, 卡尔 (Höchberg, Karl) — 1470, 1472, 1484, 1485, 1487, 1492

赫尔姆霍斯(Helmholtz, Hermann v.)
——1450, 1522

十五画

嘿尔兹(Hales, John)——1320, 1418
嘿伍德和厄力孙(Haywood and Ellison)——1222
噶查哥夫(Gortschakoff, Michael)——
1450, 1493
墨伊林(Moilin, Jules Antoine)——
1244, 1246, 1253, 1254
墨塞耳(Möser, Justus)——1113, 1119
德纳(Dana, Charles Anderson 1819—
1897)——1486
德斯(Days, Alfred)——1430
德利撒(Thérèse [Valadou, Emma])
——1383
德穆丝(Demuth)——1457
德里支(Delitzsch)——見舒尔慈-德
里支
德拉勺(Delachaux, Dr.)——1526
德鲁力(Drury)——1219
德赤, 西门(Deutsch, Simon)——1444
德郎克[小家伙](Dronke, Ernst [Kleine, der] 1812—1891)——1420,
1426, 1474
德伦格勒(Drengler)——1279
德穆丝, 海伦[伦迅](Demuth, Helene
[Lenchen] 1823—1890)——1326,
1411, 1452, 1454, 1468, 1477, 1496,
1499, 1503, 1504, 1506, 1509, 1510,
1512, 1514, 1516, 1531, 1532, 1534,
1542, 1543, 1544, 1550
摩西(Moses)——見赫斯·摩西
摩泽特(Moethet)——1386, 1387
摩斯特(Most, Johann)——1448—1451,
1468, 1489, 1492, 1493
摩黎, 约翰(Morley, John)——1158,
1163, 1164, 1175, 1195

摩黎, 撒母耳(Morley, Samuel)——
1296, 1297, 1315, 1364

摩道特太太(Mordaunt, Lady)——
1342

撒拉(Sarah)——1205, 1231

撒耳士曼(Salzmann)——1446

撥克(Böcker, Schwester der Berta
B.)——1503, 1504

撥克, 柏达(Böcker, Berta)——1503

樊得豪騰(Vanderhouten[richtig:Van-
denhouten], Alphonse)——1140

發恩斯泰[或伯恩施坦](Börnstein
[oder Bernstein])——1446

聰明的以法蓮(Ephraim Gescheit)
——見拉薩尔

衛斯吞(Weston, John)——1254, 1320,
1322, 1418

衛斯特(West, Charles)——1308

衛登麦尔, 約瑟夫(Weydemeyer, Jo-
seph)——1104, 1135, 1367

魯协(Reusche, Friedrich)——1113

魯格, 阿諾尔德(Ruge, Arnold)——
1155, 1308, 1336, 1364, 1392, 1484

魯亚耳(Rouher (s), Eugène)——
1424

黎塞留(Richelieu, Armand-Jean Du-
plessis, duc de)——1301

十六画

霍亨索倫朝(Hohenzollern, Dynastie)
——1392, 1513

霍亨索倫-息馬林根, 卡尔·封, 羅馬尼
亞侯爵[霍亨索倫朝人](Hohenzol-
lern-Sigmaringen, Karl von, Fürst
von Rumänien[der Hohenzoller])
——1131

霍亨索倫朝人(Hohenzoller, der)——
見霍亨索倫-息馬林根, 卡尔·封, 羅
馬尼亞侯爵

穆尔 (Moore, George Henry)——
 1285
 穆尔, 撒摩尔[撒姆, 煤王](Moore, Samuel[Sam, King Coal])——1090,
 1117, 1142, 1149, 1162, 1164, 1171,
 1174, 1182, 1198, 1201, 1218, 1236,
 1246, 1248, 1253, 1254, 1260, 1275,
 1284, 1304, 1309, 1315, 1320, 1321,
 1336, 1340, 1353, 1359, 1366, 1367,
 1368, 1388, 1390, 1406, 1421—1424,
 1426, 1431, 1435, 1436, 1492, 1498,
 1512, 1542, 1553, 1554
 穆緒(Moussu, Le [Le Moussu])——
 1430, 1431, 1435
 穆罕默德 (Mohammed [Mahomet])
 ——1524, 1569
 穆罕默德·阿利 (Mehemet Ali Pa-
 scha)——1471, 1475
 穆勒, 約翰·斯图亚特 (Mill, John
 Stuart)——1103, 1104, 1211, 1266,
 1275, 1392, 1435
 諾而茲 (Knowles, Alfred) —— 1102,
 1221, 1232, 1423
 諾克斯(Knox)——1244, 1352
 蕭, 罗伯特(Shaw, Robert)——1174
 賴得律-罗兰 (Ledru-Rollin, Alexan-
 dre Auguste)——1226, 1318, 1319
 賴痕斯拍格尔 (Reichensperger, Au-
 gust)——1476, 1478
 錫柏尔, 卡尔 (Siebel, Karl)——1089,
 1090, 1095, 1121, 1122, 1131, 1134,
 1135, 1159
 錫柏尔夫人 (Siebel, Reinhilde, Frau
 des Karl S.)——1131, 1134
 錫尔維斯(Sylvis, William)——1306
 鮑威尔, 爱得加 (Bauer, Edgar 1820—
 1886)——1126

鮑威尔, 布魯諾 (Bauer, Bruno 1809—
 1882)——1113, 1301, 1546

澳厄巴哈, 柏托尔德 (Auerbach, Bert-
 hold 1812—1882)——1453

蕃涅利(Fanelli)——1462

十七画

擦柏尔(Zabel, Eugen)——1415

穆拉(Murat, André)——1281

穆狄(Medy)——1335

謝富勒 (Schäffle, Albert Eberhardt
 Friedrich)——1409, 1410, 1413

賽列, 瑟晏士梯安 (Seiler, Sebastian)
 ——1168

十八画

薩拉 (Sulla, Lucius Cornelius)——
 1135

薩干特(Sargant, William Lucas)——
 1473

薩德勒 (Sadler, Michael Thomas)
 ——1313

薩力凡(Sullivan, Alexander Martin)
 ——1114

聶文体, 多麦拉[小牧师](Nieuwenhuis,
 Ferdinand Domela[Pfäfflein])——
 1549

二十画

薩尔嘿林(Sauerhering)——1128

露材 (Mottershead, Thomas) ——
 1322, 1324, 1352, 1364

露材, (Schaute)——見波克海姆

二十四画

露俄, 微克志 (Hugo, Victor 1802—
 1885)——1412